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一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一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四十二回
秀娘相夫寻宝刀　红蝶贪淫遭恶报…… (1)
第一百四十三回
陆炳仁作恶殒命　李铁掌避祸离家 …… (21)
第一百四十四回
元断涧教徒有方　丁庆远纵子为非 …… (51)
第一百四十五回
风流道得趣天后宫　赤胆侠大闹樊家港…… (107)
第一百四十六回
苗广后大战兔子队　马元龙巧得人骨鞭…… (144)
第一百四十七回
三姐妹庙会遇恶少　少寨主排难遂成亲…… (193)
第一百四十八回
樊氏兄弟横行霸道　张伦儿女习武报仇…… (222)
第一百四十九回
周天民招婿纳浪子　老侠客夜捣樊家巢…… (279)
第一百五十回
来龙降龙两寺积怨　和尚剑侠争相厮杀…… (346)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单鞭侠路飞除暴安良　老和尚脱尘传授绝艺…… (398)

第一百五十二回
兄弟反目酿成杀戮　太平侠客无能太平…… (427)
第一百五十三回
郭凤如突袭玉顶山　林相南风火结良缘…… (474)
第一百五十四回
张敬山聚赌悦来店　苗广后揭发胡知县…… (506)
第一百五十五回
张方说媒两全其美　太岁呈艺三贼殒命…… (544)

第一百四十二回

秀娘相夫寻宝刃　红蝶贪淫遭恶报

且说上回里，那女子一见自己的人落了下风，立刻娇滴滴的喊了一声，拿出一种暗器，向王十古打来。老人家见这种暗器形象个别，便知作用也自奇特，所以大吃一惊。可是老人家虽然不认得这是什么暗器，却知道这样奇形怪状绝非正类，只得闪身躲过。这个时候，老头子正然后背向着八卦堂的门口站立，老人家倒是把这种暗器躲过去了，就听“吧”的一声，这件东西撞在八卦堂门框上面，就见那种东西因为一撞，立刻由打咀内冒出一股火苗，由短而长，由小而大，呼呼直响。一刹那之间，火烧木料，浓烟四起，大火飞腾。老侠客不由得就是一怔。正在怔神之际，动手的那人与打暗器的女子，相偕逃走去了。老侠客有心救火准知道无益，不由得一跺脚道：“好！我王十古算跌了，八卦堂被焚所值无几，我的名誉要紧，还不如追上前去，跟他们一死相拚。”老人家主意已定，鞭往腰中一围，并不管这里的火，可就追赶贼人去了。坊前左右的买卖商家，看见八卦堂起了火了，大家全都惊醒起来，鸣锣集众，竭力扑救。从中把一位少年英雄可给吓坏了，就是那金睛红龙应太和。在贼人来到之时，老侠客打发他保护师母暂时躲避，那个意思，不知道贼人来了多少，就是师徒爷儿两个，顾前难以顾后，自己跟贼人动手，那怕当场亡命，那倒算不了什么，如果后宅之中出点儿意外，岂不教天下英雄耻笑。应太和也明白老人家这个意思，不过

想贼人一时之间，他也未必就能到的了后宅，再者说有我在旁看着，就是他往后面去，随后前往，谅他等也难以逞其贼智。这个地方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当时答应了，走倒是走开了，暗中却登房，隐身观看，一直看到老侠客跟来的这个小子，在门外动上了手，把应太和可就吓了一跳。心说可了不得了，我以为来的贼人，不过就是平常之辈，跟我的老师打在一处，用不了三合两趟，必然能够将他拿获。有谁知来人的武术虽说不比我的教师高，可也是不相上下，旁边那个女子，还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这还真不能在此久留，快奉他老人家之命，保护师母离开八卦堂要紧。应太和不敢怠慢，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来到后面见着师母，把前后情形一说，所有后宅众人，跟随太和开后门走出八卦堂。到关庙之中，王大奶奶的妹妹家里暂避，因为时在半夜，叫门很费了半天劲，好容易把门叫开，主人一见是娘家姐姐，不由得就吃了一惊。赶紧问八卦堂有了什么事故，何以半夜三更跑到这里。王大奶奶摆手道："也没有多大事，咱们到屋里谈吧。"大奶奶的意思，打算到里面打发太和赶紧回去观看，这个话还没容大奶奶说出，就听外面有锣声响亮。应太和一听，了不得了，果然不出老师所料，贼人真正是结队前来，不然那里来的锣声，告诉师母不必担惊，待弟子我前去观看，说完了话，转身够奔八卦堂去了。

走着远远就见火光灼天，浓烟四起。应太和来到了切近，火可就差不多全都救灭了，再找贼人以及自己的老师，全都是踪迹不见。应太和心里非常着急，你说这个事可应当怎么办？想了半天没有主意，只可到关庙禀知师母。王大奶奶得着这个信，心里非常难过，虽然我是女流之辈，不懂得外面

江湖侠义之道，可是十古他也对我谈过，并且他的行为，我也不是不知道，不敢说所行皆是正大光明，但伤天害理之事并未作过，悬壶问世，每日清晨起来给人治病，这可算不了什么德行。难道说还能够得罪人吗，为什么竟会有这种事情！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事到如今可应当如何呢？十古失踪生死不明，无论怎么办，也得先找着他的下落才成呢。大奶奶思想了半天、这才叫了一声："太和，我想这事绝不是附近人所为，还不定什么年头，你师傅在外面行侠作义得罪了仇人，这一定是访仇来的。至于你师傅现在究竟到那里去了，凭你一个人出去查访，当然很费事了，他的最好的朋友，人位倒是很多，别人也很不容易找，你就找八卦山的李昆李大爷去吧。再找一个人可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只要找着他们二位，这个事可就好办了。你把经过的情形对他们说明，这二位在外面手眼也宽，认识人也多，或者他们知道仇人是由打哪里来的。"应太和一想，师母所说的话很有道理，事不宜迟，收拾行李包裹，带好了路费银两，这个工夫天也亮了，并不休息，跟着就起身了。

在中途路上，并不敢耽误，除去吃饭之外，不过略一休息，不分昼夜往前行走。这一天来到了八卦山九宫连环堡，教人通禀进去，里面传出话来，请到后面相见。应太和跟手下人，到了后面见着混元叟逍遥侠，大爷李太极，跪倒行礼。李昆摆手让孩儿一旁落坐，跟着问太和："你这是由打那里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应太和并不隐瞒，就把火焚八卦堂前后话说了一遍。李昆闻听，不由得连连皱眉道："竟有这等事？"又详细的问了问，动手之人使的什么军刃。应太和告诉老人家，他使的是七星针，武术高强。大爷明白了，使针的主儿有的

是，可有一样儿，能够凭一对短针，跟成名的剑侠动手的，简直说是没有，有，便是他等弟兄三人，当然是来龙山玉鸡岭，西岭樊家港樊家弟兄。如果是他弟兄所为，这个事不好办之中倒好办了，不好办不过是他们弟兄，全都不是平常之辈，并且来龙山天生险要，不用说平常人，连成名剑侠，想要登山也有些费事。又一想，来龙山下有座降龙寺，里面的住持，马王降世多目佛智慧长老，那也是一位世外高人。此事求他帮忙绝对不能不管，只要调查明白八卦堂是什么人烧的，十古的下落，自然就不难寻找了。想到这里，这才问孩儿："遭事之后，你就到我这里来的，还是先到别处去的呢？"太和实说，自己是奉师母之命，头一位叫我来找你，第二位找童侠客海川。就此跟你请示，这位童叔父，他老人家现在哪里。李昆说道："很好，事不宜迟，你就找他去吧。他现在在陕西西安府，钦差年大人手下当差。你见着童海川就提是我说的，教他够奔来龙山降龙寺。你就不用管我了，我自有办法。"太和答应一声："是"，外面有人给他预备酒饭，吃饱喝足之后，李大爷送纹银二十两，打发太和跟着够奔陕西。

行走中途并非一日，这一日到了西安府钦差公馆里面一打听，才知道童侠客，已然到天锡山去了。应太和只可够奔天锡山，皆因他对于这条道路不大甚熟，把个天锡山绕着走过去了。跟人家一打听，才知道走错了，只得问明了道路又往回翻。这个地方可是不巧不成书，正遇上童林往前走，比如说要不是走错了道路，到了天锡山也见不着。应太和喊了一声，童林竟一时想他不起，太和一报名这才知晓。问他到那里去，太和说的也好，就为的是找你，童林细问，才知道火焚八卦堂前后事。既然是李昆教自己够奔来龙山下的降龙

寺，咱们马上就走才是。姜达老剑客，于廷醉仙翁，也全都没什么说的，连同应太和，一同够奔降龙寺而来。

到了山门切近，老人家于廷前去叫门。这庙的规矩，平常日子山门不开，无论是谁也得走旁边的角门。叫了好半天，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先看了看于廷，又看了看后面的众人，这才问："各位施主，但不知敲打山门有何事故？"于廷和颜悦色说道："劳驾少师傅，这里当家的可是上智下慧，别号人称马王降世多目佛？"小和尚一听找当家的，赶紧说道："不错，未领教你贵姓？"于廷报完了自己的名姓，又用手一指姜爷道，这位名叫姜达，那一位叫童林，那一位叫应太和，那一位叫于秀娘。小和尚说："你老别忙，我一个人那里记的了许多，那几位没记住还不说，反倒连你的也忘了。"于廷也乐了，只得又说了一遍，小和尚说道："众位在这儿候一候，我到里面通禀，如果他老人家不肯见，那可也没有别的法子。"醉仙翁说了一声："少师傅多受累吧。"智慧长老正自闭目养神，猛然闻听小和尚回报，外面于廷姜达童林等众人前来。当时不由得就是一怔，因为这几个人，很不容易见的，怎么一旦之间，来到我这里呢，莫非有什么事不成。别位都不说，这位姜达姜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二，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何如人也。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英雄爱英雄。老和尚想到这里，叫徒弟头前带路，一直来到山门外，小和尚首先向着于爷说道："老施主，我们当家的出来了。"话音未落，果然听见里面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若洪钟。于子玉顺着声音观看，就见出来这位僧人，生得好不怕人，方面阔目，在二龙斗宝的上面，生来一个大疤痕，猛一看如同三只眼的马王爷一般。身上穿着僧服非常朴质，来

到外面先问那一位是姜达姜本初。姜爷一听问到自己这里，也随着念了一声："弥陀佛，这位师兄，姜达问讯了。"智慧也手打问讯还礼，上下打量姜爷，也是出家和尚装束，精神百倍，果然名不虚传。姜爷从中给众人一一介绍，彼此行礼。老和尚把众人让到里面，禅堂之中落坐，智慧先向童林说道："这位童侠客，当然就是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兴一门武术，在世界上再造一家把式，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杭州北高峰贺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可是阁下？"按和尚说的话，全都是童爷过五关斩六将，露脸的地方，童林应当客气客气，岂敢多蒙高僧台爱了，仿佛这么说才算对。童林可就不然了，听老和尚把话说完了，连说道："不错，就是小可童林。"智慧点了点头，心说，就凭他这个样儿，竟会闯出这么高的名誉。又细一看不对，别看穿章打扮像个乡下人，二目神光充足，不亚如两盏明灯相仿，老和尚看到这里，这才心平气和。童林接着问："老人家可会见着八卦山九宫连环堡李昆李太极吗？"智慧一听，这叫突如其问，连连说道："莫非有什么事不成吗？"童林就把跟李大爷相约，来此相会，又把火焚八卦堂前后话一说。老和尚听到这里，连连皱眉，沉了一会儿说道："既然逍遥叟混元侠他说到这里来，那个人绝不失信，有什么事等他来了，咱们大家再从长计议。"老少众人可就住在了降龙寺，够时候摆饭，跟老和尚一处吃喝。

到了夜晚之间，童林一想，这里离百灵如意观并不甚远，反正也是在这里闲住，又不知道李大爷多怎来，就着这个机会，我何不前去探探如意观。倘若蓝衣仙姑贺玄真在那里，或者宝剑可以早得回来一天。自己想到这里，这个话可没跟大家说，本打算着单身前往。晚饭后收拾好了一对子母鸡爪鸳

鸢钺，悄悄的出离了降龙寺将然到了庙外，就见面前一晃，走过去一个人，那个人的意思，也似乎看见童林了。童海川这个地方叫作明人不作暗事，遂问道："什么人？"可巧那个人也是这样问法，彼此一听声音辨别得出来，赶紧凑到一处。这二位非是别人，正是夫妇一双，秀娘问童林到那里去，海川也问秀娘到那里去。秀娘并不隐瞒："因为白昼之间，跟智慧高僧坐在一处闲谈，知道百灵如意观，离此并不甚远，我打算到那里看看去。"童林一听，不由得乐了："既然你把话说出来了，也可以算替我说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夫妇二人这才凑在一起，双探百灵如意观。这个时候堪堪到了定更，道路上面可称得起是路静人稀，夫妇二人嫌走的慢，各自施展夜行术。这可不是捧秀娘姑娘，讲究走，别看童林有绕树之功，素称腿快，跟人家秀娘比到一处，他可差点儿。于秀娘不敢放足了脚力，恐怕把自己的丈夫拉下。这才两个人走得相平。不到三更天，来到了百灵如意观，童林跟秀娘定规的，分为东西，到观内窥探。进了头层殿没有人，二层殿也是暗无灯火，到了三层殿，里面灯烛辉煌，在窗纸上还可以看得见人影摇摇，各自登房观看。喝，这可算是巧急了，太极观的老道钟离图远，循环道长贺清虚、贺玄真，不但是他们全都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尼姑，还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并不知道这两人是什么人。

书中代言，自从打火焚太极观，把钟离图远可给吓傻了，皆因他不知道董老剑客这边去了多少人。据他想这个火，一定是镇古侠带来的人放的了，其实连董老剑客也不知道怎么起的火。钟离图远一面咬牙痛恨，一面心里害怕。他们原本不打算回河南考城百灵如意观，怕的是董乾跟踪而至，不是

照样找麻烦吗。又因为别处没有相当的地方，正在大家没决定之时，董爷带人就到了，动手之间太极观烧了，仓卒之间，别的法当然就不能想了，只可暂回百灵如意观安身。在中途路上，钟离图远叫了声二位师弟："据我想，到了河南，也不能算是乐土，因为这个董乾，跟我们三番五次为难，看他这个意思是跟咱们干上了。到了如意观，难道说他就找不到吗？"蓝衣仙姑闻听此言，不由得一阵冷笑道："师哥，你只管放心，别的我全都不怕，就怕你的箭疮未好，只要你的伤痕好了，我这个话可不是高抬你老，只要你老肯的帮忙，对于董乾毫无可惧。这一次咱们在太极观失败，就因为人太少了，所以未曾防范到了，致被他火焚了太极观。比如说咱们再有几位帮手，观中不起火，凭当面动手，咱们也未必不是他的敌手。"钟离图远叫道："师弟，我的箭疮倒不算什么。"这个地方请看官千万不要误会，因为什么呢，蓝衣仙姑是个女的，钟离图远怎么管他叫师弟呢？这乃是道门中的规矩，既然同在一道，并没有性别，因为人家不婚不配，故此无男女之分，再说叫师弟也显着好听，不然叫师妹妹，大概不顺耳朵吧。闲言不表，单说钟离图远告诉蓝衣仙姑，自己的伤并不要紧，皆因弩箭之中，并没有毒药。过两三天之后，虽不能完全好了，大概一切动作就全都不妨事了，甚至於跟人动手也不要紧。贺玄真说道："但愿如此，只要你好了，到了如意观，我另外请我的师弟性慧，咱们弟兄三人再加上她，慢说是董乾一个，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一齐来到如意观，也无所怕。"钟离图远因为别无良策，也只可依着他这个办法。果然在中途路上走着，弩伤已经平复，三个人自然心中喜悦。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百灵如意观，有看庙的小道童，开门把众人接到了里面。钟

离图远问性慧现在住在那里，蓝衣仙姑答道："他住的地方也不算甚远，就在山东曹州府白衣庵，无论叫谁前去，给他一个话他就来了。"当天是不用说了，次一日将然打算派人去请性慧。道童进来回报：外面有红蝶师哥，求见老师。贺玄真一听徒弟回来了，心里非常高兴，传话教他赶紧进来。工夫不大，红蝶到了里面，一看二位师伯，全都在这里呢，这才挨着位先行过了礼，然后落坐。玄真问他这是由打那里来，红蝶就把如何遇见甘凤池，宝剑被他削折，师傅有话，只要宝剑折了，叫弟子急速回庙，弟子不敢不遵，故此回到百灵如意观。贺玄真闻听，点了点头："你这个时候来的很好，现在庙内正在用人之际，你先到一趟曹州府吧。到白衣庵务必把你性慧师叔请到这里，就提我这里跟人为仇作对，求他前来助战。"话说完了，另外给了红蝶一口宝剑，带好了盘费立刻动身。红蝶见着师傅，自己心里非常喜悦，二次奉命出来办事，不由得非常高兴。走在中途，也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

这一天正然行走，来到旷野荒郊，道路上行走的就是红蝶一个人。要是平常的女子，走在这个地方，还不一定怎么骇怕呢，红蝶她可不在乎，也得说是艺高人胆大。正然往前走，猛然间横着来了一伙人，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全都是背着弓箭，手里拿着刀枪，猛一看，就如同什么地方的山大王一般。仔细再一看不是，后面有人带着许多獐鹿野禽，这才知道是打猎的。留神看了看马上的几个人，全都是青春少年，后中有一个衣服穿的极其阔绰，生得面如桃花，唇红齿白，年纪也就在二十岁左右。红蝶本来是浪漫成性，那个男子也停马注视，然后吩咐一声："家将们，把这个女子带回

花园，告诉她过一夜就把她放出来，我赠送她路费银子一百两。如果不愿意的话，把她捆回去就是了。”本来相隔不远，马上的人所说之话，红蝶全都听得真真切切，知道这个小子有意抢自己。心说瞎眼的东西，你要喜欢我，请着我走倒可以，打算抢，你们这几个人能行吗？自己思想的功夫，众家丁如狼似虎的已经把红蝶围在了当中，把刚才的话跟红蝶一说。红蝶点了点头说道：“我正然走得很累，到你们那里休息休息也好，可有一节，得教你们主人过来说句话。”家人们厉声喝道：“你就快走吧，早晚准跟你说话，不但跟你说话还得……”有个年岁大的，不等他把话说完了，拦道：“你别这么说，咱们跟三爷说一声，费不了什么事。”仿佛这个人是个头儿，众人无法，这才到骑马那人跟前，把话说明。这个小子喜喜欢欢翻身下马，来到红蝶面前，深深的作了一个揖说道：“大嫂，咱们荒郊相遇，可见得是有缘，我打算请你到我家里住些个日子，大概绝不至不允吧。”红蝶越看这个小子越可爱，不由得笑了笑说：“你说的倒很容易，你认得我吗？”小子一看红蝶笑了，更是魂飞千里，只得乐嘻嘻道：“别忙啊，一会到了家中，不就认识了吗？”红蝶说道：“就凭你这么一说可不成，我得问问你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小子答道：“这个容易，大嫂听我说。”小子如同背书一般把自己家世说了一遍。原来他姓李，叔叔在北京城，什么亲王府内当大管事的，这个小子名叫李宝如，由打十五岁就跟着他叔叔在王府之中，他的叔叔给王府作事，他可算是伺侯他叔叔。小子天然男生女相，明着算是伺候他的叔叔，其实就是他叔叔的男妾。日子长了，上上下下差不多全都知道了。皆因他叔叔在王府里是红人，没有人敢得罪他，可是里面有坏人，偷过李宝如的也

很不少。后来宝如长到十九岁，他叔叔年岁也不小了，对这个事也就疏淡了。宝如已经上了瘾的人，离开这个还是不成，所以在王府之中，什么瓦匠、木匠、鸟把式、花儿匠，有谁是谁。他叔叔一看，太不像样子了，这才打发他回家。好在一样儿，他叔叔没儿没女，就拿宝如当儿子。把自己所赚的家财，完全教他拿回家去置买田产。李宝如这一回家不要紧，竟买了七个庄子，这个声势就算很不含糊，人人都知道他叔叔在王府之中当管家，别说平常人，就连官衙之中，都要买他个喜欢，跟附近皇粮庄头，也全都有穿换。尤其是李宝如交朋友最容易，长的十分俊美，说话也柔和，所以跟他有特别交情的很多。有人替他出主意，家里雇着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十来个，就专为伺候他。当地有一个地痞，整天以敲诈讹索吃饭，他看见李宝如有财有势，托过人来甘心把女儿配宝如为妻。要说这个姑娘可不错，怎奈这李宝如出身不正，对于妻子身上也是胡作非为，凡是预备给他过瘾的人，教他妻子全都跟他通奸，竟作无遮大会。所以不到半年，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竟作践死了。现在这小子还打着光棍呢。当时跟红蝶他可没说这些个话，净把他如何有钱有势，对着红蝶说了一遍。红蝶其实也全都没听见，不过就是看见李宝如长得人头好看就是了，当时点头答应，跟随李宝如一同回家，少不得摆酒吃饭。吃饱了喝足之后，二人可就兴云作雨起来。正在二人高兴之时，猛然间由打外面进来一个彪形的汉子，上下无条线，红蝶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将然要问，就见这人已然登床，竟把宝如鸡奸起来。跟着又进来几个人，全都是赤身露体，前来任意轮奸。宝如旁边看着取乐。红蝶遭此淫报，虽说太过，哪知她从此便悔过进道，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红蝶一连三日夜，弄得精力毫无，她乘人不备将军刃衣服找着，偷偷的逃走，来到一家店里，倒身便睡。正睡得香甜之际，猛听人声嘈杂，她在梦中惊醒，但见一群如狼似虎的恶奴已破门而入，方要起身，但四体酥软，无力抵抗，只得任他等将自己捆了出去，装在车上，仍回李宅，重入罗网。这也是红蝶的报应循环，那才是万分痛苦，自己想想过去之事，未免后悔起来。我红蝶若不是倒采花，作不法之事，绝没有今日之报，如果由此死了，那只可说报应而死。倘若是得一线活路，保住了性命，我必然挽发为尼，从此绝不沾染红尘。这不过是红蝶悔深悟极的表示，可就是得不着机会，脱离这个鬼域。正在无奈何之时，这也算是人不该死必然有救，半夜三更忽然间外面有人喊着了火了。红蝶一听，知道自己这条性命完了，就是不死于淫，也得死于火。这时全宅之人全都乱了，不住喝叫，男子们一个个全都跑到外面去救火。红蝶强打起一百二十分精神，也把自己的衣服找着，穿戴齐毕，又把军刃包裹好了，拿到了手中。本想赶忙往外逃走，怎奈就是头昏眼花难以迈步。红蝶紧咬银牙，正在勉强挣扎，“唰”的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白发苍苍，手中擎着一口刀，向着红蝶说道：“打算逃命速随我来。”说罢，背起红蝶就走。就觉这个人行走如飞，踏高纵矮出离了李宝如的宅院。到了大道上面并不停止，施展夜行术，陆地飞腾法，两耳生风。大约走了有两个多更次，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来，这人把红蝶放在一座大树林之中，告诉她此处极其僻静，你可以在此休息休息，话说完了，不等红蝶答言，一晃身已然踪影不见。红蝶看着又惊又喜又羞又怕，打算到林外观看，身上却没有这个力气，只可倒卧埃尘，不知不觉，已然入了睡乡。睡多长

功夫红蝶她自己不知道，睁开眼已然明月当天，星斗灿烂，觉着身上已然有点儿力气了。自己不敢出树林，怕的是再遇见什么恶人，就在林中稍微遛达遛达，然后接着还睡。又睡到天交正午，二次醒来，这才觉着精神充足，不过胳膊腿酸疼，还有不能说的痛苦。别看这样，挣扎着也能走了，不致于头昏眼花。自己回想过去之事，实在是觉着可怕；又想到搭救自己的那位老者也不知是谁，他老人家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遇难呢，莫非是一位神仙不成，又一想自己的行为贪淫好色，这样下贱，那里有神仙来救我。自己胡思乱想一阵，究竟也想不明白。自己这才慢慢的走出了树林，顺着道路往前行走。走了没有多远，面前来到一座村镇，自己已觉着腹中饥饿，找了一家店房要酒要菜，饱餐一顿。然后就住在这里，睡到晚上起来吃喝，吃喝完毕接着还睡。又到了次日清晨，红蝶这才养足了精神，身上的难过，也就剩了一点儿了，自己准知道不至于死了，这才顺道前行。由打这一次之后，红蝶打算永不再犯淫念，她的志向倒是不错，就是因为容颜的关系，她不想人，人还想着她呢。就这一层，后文里也有相当处置，看官务必要明了这是因果报应，千万不可当作闲文。且说红蝶本来不是有病，不过就是失了精神了，精神养足，自然复旧如初。自己不敢再耽延，连夜赶到曹州府白衣庵，把师叔性慧请出来，爷儿两一同回归百灵如意观，今天还是头一天到这里，蓝衣仙姑把经过之事，对性慧说了一遍，如何跟董乾结仇。正在大家说话之际，童林妇夫到了。

这二位并非寻常可比，不见贺玄真那就没有办法了，既然见着，岂能轻轻将她放过去。飘身来到下面，喊了一声："贺玄真，宝剑交出还算罢了，不然的话今天要取你项上人

头!”这一声喊嚷不要紧，把屋中人吓了一跳。倒不是害怕别的，有人来到院中，就凭我们都是剑客身分，怎么就会一点声息没听见，可见来人绝非寻常之辈。一面想着，各自由打屋中纵将出来。于秀娘不找别人说话，单找贺玄真：“我跟你无仇无恨，为什么将我的宝剑盗走？交出宝剑来可以善罢甘休，不然今天你还走的了吗？”，贺玄真念了一声无量佛，问道：“你是什么人？”秀娘报通了名姓，蓝衣仙姑知他是剑客的弟子，未免心中有气，连连叫道：“于秀娘，你也是剑客门徒，怎么说话这样无理？宝剑在那里，什么时候被我拿走的，好端端找到我这里要宝剑，就只问你有什么凭据？说出理由来还算罢了，说不出理由来，出家人今天要大开杀戒。”秀娘听了这话，哈哈冷笑道：“就凭这样问你，绝以问不出来真情实话，我要不亮军刃跟你动手，大概你也不知道我是如何人也。”话说到这里，并不往下多说，一回手按住剑把，呛啷啷宝剑出匣。蓝衣仙姑看见秀娘亮军刃，自己也撤出了宝剑，二人并不多说，各自擎剑往前一纵，当时过招。秀娘的功夫可不是作书的捧，要跟蓝衣仙姑比上，可比他高的多。贺玄真也明白，并不敢抢着进招，不过就是看关定式，不求有功单求无过就是了。钟离图远在旁边看的明白，准知道自己师弟不是他人的敌手，自己打算亮剑过来助战，旁边童海川亮双钺挡住了老道。贺清虚看的明白，师哥斗童林足可有馀，自己的妹妹不是人家于秀娘的敌手。他这个说不是敌手，并不是马上就得落败，不过是不能取胜就是了。老道一想，嗳，不就是来了你们两个人吗，我们这里人位很多，何不给他来个以多为胜，除掉一个，少一个对头。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亮剑过来帮助贺玄真动手。于秀娘的功夫倒是实在不错，不过

力敌他们兄妹可差点儿，好在一样儿，也能够跟他们敷衍。童林那里跟人家钟离图远动手，也不过就是招招架架躲躲藏藏，不用说赢，要是工夫长了，不输就是好事。正在动手不得已之时，猛然听见有人念佛，唰唰两道黑影，由打房上来了两个人。童林动着手观看，一位是老剑客姜达姜本初，那一位可就是于廷子玉醉仙翁。

二位老人家这是由打哪里来？皆因说话的光景，忽然间不见了童林，老人家还以为是方便去了。过了一会儿仍然不见回归，再一找于秀娘也不见了，姜老剑客知道他们二人是夫妇，口头上说，可是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这个也不过由他们自己一说，年轻人未必就能够如此，也许一时高兴起来，两个人找地方安歇去了。这是姜老剑客心里的话，可是没说出来。到了于爷这里就不然了，秀娘是自己的女儿，脾气性情，当然是知其子者莫若其父，秀娘绝不跟自己说瞎话，准知道自己女儿跟童林二人志同道合，各自爱惜功夫，并不如凡夫俗子履行男女之事。现在两个人全都不见，莫非是前去打探来龙山不成。自己越想越沉不住气，这才向姜爷说道："老剑客，可了不的了，两个孩子不见，当然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姜达闻听，念了一声佛道"于老剑客，大半他二人找地方安歇去了吧。"于爷一听这个话，就明白老人家不知道童林秀娘之为人。老头子并不碍口，遂把二人为夫妻的意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姜爷闻听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可以到前前后后看看，然后再定他们的行止。"于廷准知道这两个人走了，看不是也白看吗！可有一节，不好意思当面驳姜老剑客这个面儿，只得说道："好吧，我到各处看看去吧。"老头子到了外面教小和尚领着各处观看，连一个人影也没看

见，回来把这个意思跟姜老剑客一说。碧目金睛佛口念佛号："童林大胆，竟有这等事。"又一想不对："来龙山的事，既然李昆有话，等他来了大家再作商议，彼时说话的时候，童林并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然他们不能到来龙山去。本庙住持说话之时，我听他说百灵如意观，离此并不甚远，或者这两个人，到百灵如意观去了。"于爷一想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又重新想了一回不错，姑娘不为的是找百灵如意观前来要剑，她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当时要求老剑客一路同行，到一趟百灵如意观。"贺玄真不在那里，那就不用说了，倘若在那里，不问可知必然得有一场凶杀恶战。我们也可以给他二人打打接应，姜老剑客你就多辛苦吧。"姜老剑客闻听这个话，连连摆手道："于老剑客，这个话您可别这么说，我为找红蝶历沙求油的找这个贺玄真，若能够见着他，不就更好了吗？那么我也应当说这是于老剑客您帮我的忙了。"于爷遂哈哈大笑道："老剑客既然您不喜欢这个话，咱们不说好不好。"二位老人家彼此哈哈一笑，这才带好了军刃，出离了降龙寺。道路早就听说了，按着方向往前行走，到了如意观，并不招呼山门，施展飞檐走壁到了庙内。二位老人家一看，可了不的了，童林秀娘夫妇正跟老道等战得难解难分，二位这才飘身来到了院中。

姜达一眼就看见了蓝衣仙姑，遂高声问道："你就是贺玄真吗？"这个工夫动手之人，已然各自跳出圈外，留神看看都是什么人，贺玄真听老剑客问自己，念了声无量佛："出家人便是贺玄真，报通你的名姓。"姜爷实话实说："我是姜达姜本初，找你也没有别的事。为什么你的徒弟，叫什么红蝶，在外面作无耻之事，各处强奸男子，作案多端，要按着天职义

务侠义道说可也管的着，不过我上了年岁没有这份精神了，我不来管你们也就是了。为什么你们还要犯到我的头上，在外作下无耻之事，为什么冒充我的孙女刚肠女姜瑞芝？别的事我全都不恼，就是这个毁名败誉，无论如何跟你也完不了。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没有别的要求，你把你的弟子红蝶当面交出来，有话我跟她说，那就找不着你了。”贺玄真听了这个话，也吓了一跳。心说可了不的了，莫怪都说这个孩子命犯桃花，连我也看到这里了。不过我总以为她已经把年岁过去了，有谁知还是难逃此关，姜达找到这里，我应当以何言语答对呢？想了想这才说道：“姜本初，你也是一位成名的剑客，以前也没见过面，可也没有仇。如果按你所说之话，不但悔辱你的孙子你不愿意，真要是我的徒弟这个样儿，连我也不能善罢甘休。你来到这里给我送信，我就应当承情，你替我把她惩治了，我更承情，绝以不能说出一个不愿意的话来。话可是这么说，拿贼要脏，捉奸要双。凭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能信呢？如果有真凭实据，我情愿把我的徒弟叫到面前，当面将她置于死地。别看我说不信，你把话说完了，我要加意调查，以后我必然给你一个回覆就是了。”姜达一听，不由得有气，这分明是用言语搪塞，但并不着急，就说：“刚肠女亲遇红蝶假充字号，是她亲自听见的，你尚且说没有凭据，那末你要什么凭据呢？你这分明是旁门左道，教出徒弟来到处淫乱。你不说规戒你的徒弟，反倒说我没有凭据，可见得你们师徒全都是不作好事，有其师才有其徒。这可不怨我多管闲事，将你等师徒产除了，给世界上除害，给道门中雪耻！”贺玄真听着这个话也有气了：“姜达，我认为你身为剑客，又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二，当然是有见识了。有谁知有名无实，竟

是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可告诉你，别拿你是四大名剑吓唬我，论到当场动手，还不一定怎么样。如果不服，你就亮军刃，出家人陪你走个三合两趟，也教你开开眼。”姜老剑客听了这个话倒乐了：“好，既然你愿意动手，老朽奉陪就是了。”说到这里，伸手取出来一对鹿角棒，贺玄真本来擎着剑，宝剑交在右手，当场过招。于廷于子玉一看，两个人既然打上了，心说我也别闲着，将然往前一走，贺清虚摆住动手。钟离图远本打算帮助贺玄真，即被于秀娘摆住了，童林一分双钺来到当场，红蝶摆剑拦住动手。八个人打了四对，杀了个难解难分。大约动手的工夫也不小了，东方已渐渐发晓，各位老剑客一看天已然亮了，这个战法也不见得准能够赢的了，闹得大天亮未免不合适，这才各自作了个暗号儿，众人明白，各自撤军刃跳出了圈外。老道们也不便甚追，姜爷于爷秀娘童林，出离如意观回到降龙寺。

智慧和尚不知道他们众人到那里去了，看了看来了五位，只剩下一个应太和，当家的问应太和，也是不知道。和尚正然纳闷，这么个工夫，老少四位全都回来了，马王降世多目佛接着问：“你们几位这是到何处去了？”姜爷摆了摆手叫道：“师兄别忙，回头我细细对您说明。”到了屋子里面先洗脸，然后用过点心，这才跟多目佛把昨夜晚经过之事，对着智慧说了一遍。和尚当面埋怨：“既然几位有这个事，为什么不知会我一声呢？比如说预先给我个话，我也可以跟众位同行，多少也可以帮个忙。”姜老剑客连连说道：“这您可千万别怪，皆因我们到这里来，眼前来龙山这场事，必然得麻烦您，再要添上如意观，我等于心不忍，故此未敢通知。”多目佛连连摆手道：“姜老剑客，这个话太客气了。我辈行侠作义，并不讲

究人给人帮忙，秉的是义务天职，只问这段事能管不能管，应办不应办。如果不应办不应管，不但多么近的交情也是不管，或者还许从中破坏作对呢，当然这个事就是不合乎天职义务侠义道。如果说这个事应该办的，不问认识不认识，更不能管有交情没交情了，所以才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路上见着不平的事，请问这个人能够认识吗？比如非得认识的才能够管，那就不能叫路见不平了，只可说路遇相识有事，故而拔刀相助。比如说非得有交情不办事，那就更得改了，只可说路逢好友有事，当然得拔刀相助。我说这个话，猛然间就像是抬杠，这可得明白人听，自然就把我的话听出来了。大义灭亲，这四个字便是英雄本色，亲情皆可以置而不顾，只问事之当为不当为，何况身为剑侠，讲究的是替天行道，天并无薄厚，可称得一视同仁，我辈侠剑客应当如此。”于廷子玉醉仙翁，一听这位多目佛，越说话越多，成了马三打马老没完又没了，在旁边插言说道：“高僧，高论我们已经领略了，按您这段话，说的实在很有道理，这个事任凭哪一位，只要是三条大道走中间的侠剑客，他听见这段事，也必然要怒发冲冠。今天咱们略为休息休息，黄昏以后照样前去，这一次连同你老人家也一同请着走，到了百灵如意观，必然要跟他等分个胜负高低。”多目佛被于爷这篇话，方才打断了话头儿，接着说一句：“好吧，你们几位既然一夜未睡，可以随便休息休息，老僧也要到禅堂之中打坐去了。”一日两餐，除了吃喝之外就休息，这都不必细表。

单说掌灯以后，智慧和尚随着众人把军刃收拾好了，由打降龙寺起身，够奔如意观。到了观中一看这可倒好，山门倒锁，里面连一个小道僮也没有。众人不由得后悔，不应当

昨天晚上走的时候，一同全都走了，应当留一个人在附近隐着身形观看，老道逃走好知道他们走向哪里去了。别看头一次准知道他们逃到这里，皆因蓝衣仙姑他的庙在这里呢，现在还知道他们到那里去？如果再找那可就费事了，天下地方多的很，那才是海底寻针，应当到哪里去找。又一想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现在一定不该着我们把他拿着，如果到了该着之时，就是不找也可以遇见。他们既弃庙逃走，这地方跟太极观不一样，太极观是被火烧了，这个地方整整齐齐这么一座大庙，.如果无人看守，里面木料更不用说，就连砖瓦，也得被人偷走。还是老人家于廷见解宽大，当时把地方找来，禀知地面，这座庙就作为是降龙寺的下院，改名伏虎寺，由智慧那边拨过小和尚来看庙。在天锡山老少群雄分手之时，原说的是在河南考城县百灵如意观相见，现在如意观已经改成了伏虎寺，恐怕众人查访不着，山门贴上黄表纸写的字柬，书明伏虎寺，即如意观所改。并嘱咐小和尚有人到这里来打听童侠客的，就教他到降龙寺去。全都托付完了，众人回归降龙寺。将然到了山门内，门头僧小和尚说道："童侠客你出去后来了一位找你，姓李单字名源，我说你准回来，故此他就住在庙内等候。"童林一听，知道是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源，赶紧说道："这位现在哪里？"小和尚陪童林来到东配殿，李源早就听见了，迎接出来彼此行礼，童林问道："老哥哥你这是由哪里来？"李源闻听，叹了一口气，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

第一百四十三回

陆炳仁作恶殒命　李铁掌避祸离家

书中代言，李源自从打三月三亮镖之后，回到家中，别无所事，闭门课子教给两个孩儿练功夫。长子李永，为人极其安详，除了练功夫之外，就在家里一呆。次子李宽，可就不然了，没有事的时候，不但是在本镇上各处乱串，就是旁的村镇他也常去。倒不是到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他所去的地方差不多全都是把式场子，他到人家那里，看看人家练的怎么样。坊前左右的人，差不多全都认得他，就有人说侠客的少爷功夫当然不错，可以露两手教我们开开眼吗？这位二少爷也不客气，不管当着谁说练就练，日子长了短不了受人的嫉妒。有个姓石的名叫石勃，闹着玩的送他个外号，管他叫石碑，这个小子的武功可算不含糊，别人往一块拢和，李二少爷这个能耐，除了石勃能够比的了，别人谁也不成。李宽听了忙问道："你们说的是谁呢？那一个姓石的，你们能够把他找来吗？"众人说："找他很容易，他的武术可很好，你要跟他比在一处，倘若是输了，那不显着我们大家不好看了吗？"李宽瞪着两只眼说道："不要紧，惯骑马惯跌脚，打倒了爬起来，好武好练，这很不算什么，你们找他去吧！"众人摇头说："不成，你老这么说他绝以不跟你比，皆因他知道你是侠客的少爷，跟你比了，教你赢了犯不上，赢了你不合适，再说他就是不跟你比，不是也没有法子吗？"李宽教大家替他出主意，"我怎么说他就跟我比了呢。"大家说："你要非打算跟他比也

成，他在后村自己还教着一个小场子，你只可去踢他的场子，他一着急自然就跟你比上了。”李宽一听这个法子很对，马上就教人带路，一直来到石勃场子里面。高声喝道：“姓石的出来跟我比手还算罢了，不出来我可要踢你的场子了。”石勃一听这可倒好，武大郎服毒，不吃也死吃也死。我出去跟你比，赢不了你，这个场子不也就算踢了吗？石勃知道他是侠客的少爷，又不好甚得罪他，再说真要谈到比手，自己也未必是李宽的敌手。双眉一皱计上心来，乐嘻嘻说道：“二少爷你不是打算跟我比手吗？这倒很容易，说比不过几下子就完了，不是我把你赢了就是你把我赢了，那都很不费事。现在我有一句话问你，只要告诉了我，回头你说怎样就怎样。”李宽答道：“好！有什么话你问吧，只要我知道，我一定告诉你。”石勃乐嘻嘻说道：“我听说你的令尊大人，外面传说叫作侠客，这个话可是真的吗？”李宽答言说道：“啊，侠客那还假的了吗？难道说，你不忿是怎么着？”石勃笑道：“我可不敢不忿，不过我不明白这侠客都管什么？”李宽闻听也笑了：“看起来你这人，太以无有知识了，就让你们家里没有侠客，难道说也没听见说过吗？身为侠客就是秉正天职义务侠义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脏官斩恶霸，济困扶危，救忠臣孝子，诛奸夫淫妇，这就叫替天行道。”石勃闻听连连抱拳道：“多多领教了。现在我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容我说不容，如果容我说，这事与令尊大人侠客的名誉，可很有关系；如果不容我说，我也不敢强说。”李宽一听这小子说话恍惚，怎么还会与我父亲名誉有关呢？自己想到这里，连连说道：“既然我让你说话，当然就教你把话说完了，任凭你有什么话，我全都容你说完了。”石勃说道：“这个话很有关系，这个地方可不能

说，你要打算知道，请你屈尊屈尊，咱们到里边谈去吧。”李宽答应：“那也不算什么。”这个地方这叫小孩儿，来的时候粗风暴雨，被人家用稳坚计，几句话给说到屋里去了。领他来的人，本打算看看动手的这个热闹，倒看看是石勃高，还是李宽强。到现在看这个手未必比的了，准知道这个石勃非常厉害，倘若是他知道是我们众人出的坏，回头他用鼓惑的口齿，就许教李宽怨恨我们大家。众人之中有聪明的可就说了：“二少爷，你不是教我们领你到这里来吗？已然见着了石老师傅，你有话到里边谈去吧，我们大家可回去了。”像李宽要是有在外面跑的经验，就应当接着说：“你们众人暂时不能走，回头我们把话说完了，还得比手呢，不是你们大家要看看吗？”真要是补上这么一句话，教石勃也好明白自己来是众人架来的。二少爷他那有这个阅历，并且也听不出来人家众人所说的话，为是推干净，如同告诉石勃一样，李宽上这里来，是他自己要来，教我们领来。李宽不但听不出来，反倒证明了一句。众人说要回去，他说你们走吧，没有你们的事了，众人这才一哄而散，躲开是非之地。石勃把话听明了，知道是李宽这个小子，跟自己过不去，心说我要不给你找点事，那算我对不起你。气往下一压，作出来满面笑容，叫了一声少侠客，请里面坐吧。李宽跟着石勃，到了场子里面客屋落坐，石勃吩咐一声倒茶。李宽这才问道：“究竟是什么话，为什么关系我父亲的名誉呢？”石勃这才说道：“方才我不是问你吗？身为侠客都应当管什么？就让我这个人糊涂，既是干这个，也不能一点儿不知道，当然身为剑侠，就是替天行道。可有一节，这个管闲事，可得分人的性情来，就有爱管闲事的，就有不爱管闲事的。这并不是给国家当差，到时候吃口

粮，有事当然就得管。侠客本来是武术高强，因为行侠作义，蒙大家抬爱才有这个称呼，有的好动，就多管点儿闲事；有好静的主儿，就许少管点儿闲事；这个事并不是应当责份的。所以我得先问问你的令尊，他老人家这个侠客管闲事不管？听你刚才所说之话，当然他老人家也是秉正天职义务道的一位侠客，杀奸诛盗，认为是份所当为。故此我才敢跟 你说，现在河间知府刮剪地皮，贪脏卖法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到现在远近没有不知道的，河南的人差不多都活不了啦。多少人都说平常没有事，这里也有剑客，那里出了一位侠客，到现在赃官在位民不聊生，也不怎么侠客也没了，剑客也没了，连一个惩戒他的人都没有，就让他这样任意胡行，你说这不是活该人民遭劫吗？别处的剑侠我可不知道，要说你们令尊大人，这位侠客可不是一天半天了，总得说就是大名鼎鼎。我说二少爷，这个事能不能教老爷子费点事，想个法子惩治他一下。头一样也少得教外人说这个侠客不管事，再者说这关乎救多少人的性命，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你今天要找我来比手，我才跟你说这个话。你跟我比手，那不用问当然是我不成，别说我的功夫不成，就凭你的老人家身为侠客，你是侠客的少爷，耳鬓厮磨，不用说练，你听的武术就比我高，无论如何我也不敢跟你比手。再说咱们是自己人，想法对待外人，只要能够露了脸，不是咱们全都好看吗？”李宽被人家说得半天没答出话来，手也不比了，遂说道：“石勃，你这个话对我告诉了很好，不然别人都知道我们爷儿们，身为侠客反倒不晓得，外面人他不说我们不知道，必然说我们不敢管。这不是你把话告诉我，我回头跟我父亲说，必然教他老人家出头，无论如何也得惩治这个知府。”石勃一听，李宽已经上了

套儿了，遂说道："好！不枉你是侠客的后人，实在是英雄气概。我这里外面有许多朋友，不断常来常往，河间府的一动一静，我都能够知晓，你教老侠客办到什么地步，我全都随时能给你报信。"李宽答言说道："好了，你就听信罢。"话说到这里站起身形。石勃道："二少爷，闲着请你到我这里来闲坐，你要能够常来，我还可以多得些个知识。"李宽也只可欢欢喜喜跟人家告辞。

回到家中，一看老爷子没在家，先把这个事跟自己哥哥念叨一回。这就说是年青的人好面子，李永也认为这个事应当管，不然教人家说咱们家里这个侠客，任什么事也不管。哥儿俩计议完了。到了晚间，这位展翅金雕李老侠客回到家中，弟兄二人容着老人家吃完了晚饭，哥儿俩一齐说道："老爹爹，今天我们有一句话不明白，当面要求你老人家教训。"李源一听，这两个孩子今天说话，竟会这样规矩，心里还非常喜欢，遂说道："何事不明当面讲来。"二人一齐说道："听外面人说你老人家身为侠客，这个话可是实在的吗？"李爷闻听乐了："这个话要是对外人说，那就得说是人家高抬。咱们自己在家里说话，侠客当然不假，这还有什么假的吗？"二人点头答应："是，老爹爹身为侠客，这当然就不能假了，但不知侠客全都管些个什么事。"老头子可不知道他二人是什么心思，以为这两个孩子有志为侠客，先打听打听侠客的行为如何，这才高高兴兴说道："告诉你侠客剑客都是一样，就是有肝胆的大英雄，一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只要见着不平之事，必然要抑强扶弱，济困扶危，那怕这件事解决不了，以至于动手拚命，就让不是他人的敌手，性命送掉也无所怨。归到俗语上，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切的行动，就是秉正天职义

务，替天行道。凡是赃官恶霸，欺压黎民百性，不知道还倒罢了，只要是知道了，那怕远在千里，自备川资，也要前去结果他的性命。”老头子说的得意，还要接着往下说，两个孩儿说道：“老爹爹不必再往下说了，孩儿已然把话听明白了，你老所说的当然是侠客剑客都应当如此。你也是成了名的侠客，现在河间知府，欺压百姓，贪脏卖法。刮尽地皮，擅自加税，河间的百姓，堪堪就要全都死在他的手里，难道说这个事，你老不应当管吗？”李源不听这个话还倒罢了，一听这个话，心说好小子，合着是跟我说了半天，全都是拿话套我。可是已然将话说出，一时翻口，还真翻不过来，心说好小子，我这么大年纪，反倒教你买住了，想了好半天，这才说道：“既然是河间府如此贪赃卖法，身为侠客者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我要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既然知道岂能不管。但不知这个河间知府他叫什么名字？”这一句话倒把二位少爷给问住了：“只听石勃说是河间府的知府，并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当时告诉老人家这个很容易，明天孩儿出去一问就知道了。”老头子一听，这两个孩子话来的不切实，这就得着台阶了，叫道：“你们两个人小小年纪，功夫没学到那里，就敢在外面造谣生事。你要知道身为剑侠，固然应当管路见不平，可是这个不平之事，非得亲眼目睹，并且还得辨明了是非，然后才能够出头管呢。侠客是应当多管闲事，然而可不能受人家利用。河间知府不好，我也没看见，你们也没看见，就凭在外面听人一说这个知府贪赃卖法，凭据在那里？倘若是说这个话的人行为不正，受了河间府的惩治，因此跟人家有仇，自己打算不利人家，没有这个能力，故此想出这个法子来，慌说河间府贪脏卖法，教咱爷儿们出头，倘若是好官，咱们错

下了手，不但是与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天下英雄知道，当然全都不容，到那个时候就叫害人如害己，并且落个骂名不朽。你们不是说到这里了吗？务必得把实际打听明白了，就凭一两个人一说那可不成。”李宽不等老头子把话说完，接着说道：“老爹爹，你老先别怨我们打听得不明白，皆因外面人人这么说，个个这么讲，大家全气忿的不得了。平常日子这里也有侠客了，那里也有剑客了，赶到出了赃官苦害黎民，侠客也没有了，剑客也不见了，就让他这样任意猖狂，你说这个世界可笑不可笑。人家说这个话也不是冲着咱们爷儿们说的，这是我们自己偷着听来的，所以才不知道河间府知府姓字名谁，既然你老要知道知道这很容易，到了外面无论问问谁都可知晓。”老头子到了这个时候不能说两个儿子所说之话并无其事，只可给他来一个拖延的法子：“既然你二人这么说，明天你就探听探听知府姓字名谁，他所作所为最明显的是那一条，只要有凭有据，我就有相当法子惩治于他。”这个话也就是暂时支吾的法子，二位少爷认为老侠客所说的话很好，当时爷儿三个各去安歇。

一夜晚景不表，到了次日清晨起来，照样练功夫，功夫练完了吃早饭，饭后老侠客仍然到各处闲游。二少爷这才前去找石勃，重新加细问他河间府知府姓字名谁，他既然贪脏卖法，最明显的是什么事？石勃知道这位二少爷年青人喜欢挂火，不问可知，这个事一定达到老侠客的耳内了。这种话必然是老侠客问他了，这段事如果不给他说出个真凭实据，李老侠客就许说我这个人，诬造黑白，迁怒到了我的身上，那我可受不了。一面想着，教二少爷请坐，手下人献上茶来，这才说道：“二少爷，我要跟你说完了，这个话不用说没有这段

事，就是稍微有点儿不切实，我这就算没有人格了。既然你要详细问，你可别着急，我慢慢的告诉你。你要问知府姓名，他姓陆，双名炳仁，此人是捐班出身，断案极其糊涂还不说，最好贪财无比，任凭是什么案子，只要有钱就能办事。至于说的怎样贪脏卖法，那一样最明显，尽我所知道的就是几十件，那一样都明显，真可以说是说不胜说。按说你问到这里，我得跟你学说几样，可把话听明白了，剑侠作事不是只听一面之辞，如果说就凭任何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剑客侠客马上就会去将这个人结果性命，如果这个人说实话，那就不用说了，倘若他不说实话，岂不是把人屈杀了吗？天地之间，还有这种侠客吗？所以我跟你说了，也等于没说，与其这样我还不如不说，只告诉你这个陆炳仁他是无恶不作，这不就全完了吗。你回去对老侠客把这个话说了，他老人家当然赞成。”李宽二少爷，听完了这个话，还是站在那里怔怔柯柯，那个意思话尚且未能听明。石勃这才接着说道：“二少爷，这个话你还听不明白吗？我怎么说，老侠客他也不能信我的一面之辞，他老人家不是也得身临其境，调查调查才成了吗？”李宽听着这个话也很有道理，这才说道：“好吧，有什么事我明天再来打听吧。”这才站起身形告辞。

老爷子每天晚上才能回来呢，李宽只可把这个话，又对大少爷交代一遍。弟兄二人认为这个人是好人，对于河间知府宝地劣迹，人家一字不谈，因为说得不要紧，不教人注意；讲得太要紧了，未免显着张大其辞，就仿佛是自己跟河间知府过不去，打算利用别人似的。故此还不如不说。剑侠作事，当然要亲自调查，人家这个话说的很好，等到晚间老爷子回来，咱们就照这个话跟老人家说。哥儿俩计议停妥，等到老

侠客回来，吃过了晚饭，两个孩儿，就把知府名姓一说。老人家问到他的最明显的恶迹，二位少爷就把剑侠作事，不能听片面之辞，当然凡事都得讲究身临其境，如果说话的人，说得太厉害了，容易教人说是利用人，故此只说是无恶不作，别的一概不谈　老头子一听这个话，倒是也很有道理，本来这种事说到这个地步就算完了，再要往深里说，实在容易教人认为利用人。好，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我这么大的年岁，在世界之上，总算是经过了无数的坎坷危难。到现在可不是说在家中抱胳膊忍了，因为外方之事，敢说是管不胜管，头一节我也不是天下无敌手第一的武术家，再者这个年月不对，凭着一份好心去管闲事，反倒落不了好处，甚或连累了自己。可并不是我贪生怕死，凡事但能躲，还是躲的为妙，不过一时之间，这个话不能跟孩子们说，只可说道："这不是你们打听清楚了吗？明天我起身，够奔河间府明查暗访，如果这个陆炳仁果然是劣迹多端，我必然设法惩治他就是了。"二位少爷听到这里，非常欢喜。

到了次日老头子果然收拾行囊包裹，带着军刃盘费起身。你猜老头子到那里去了，不过到知已莫逆朋友家中，住了十来天，然后回到家中。二位少爷接着问老爹爹，查访河间知府陆炳仁怎么样了？老头子假意说道："你们那里知道，大凡成了名的剑侠，任凭惩治什么人，头一次也不能下毒手，不过警戒于他就是了。"二位少爷还接着问："但不知老爹爹怎样的警戒，孩儿等愿闻其详。"老头子也笑了："这也没有什么不明白，不过访查访查他，果然有贪赃行为。夜晚之间，我到了他的书房，当时给他留下了字柬，教他改过前非就算罢了；如果前恶不改，以后绝不相容。"二位少爷听到这里，不

由得就是一挺胸脯儿，话未说出来，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爷儿们真是不愧为侠客，果然把字柬送到了河间府。当天晚间不谈，次一日，二少爷一出门先到了石勃那里，就把自己爹爹如何到了河间府。怎样留下字柬，警戒于他，如果前非不改，必然不留他的狗命。石勃听到这里，微微点了点头，遂问道："这个话有多少天了？我有几个朋友，由河间府来，说这个陆炳仁知府，现在更不是东西了，奸淫案内女子，纵恶霸行凶，这可都是前两天的事，我这里不断有人到这里来，我留神打听就是了。"二少爷本来打算告诉他，自己拔拔胸脯跟他笑笑，没想到没笑成，反倒叫石勃给来了这么几句，自己只好接着说道："好吧，你只管打听，如果他不改前非，仍然苦害黎民，你告诉我，自然有办法。"石勃也答应了。李宽这才告辞回家，见着自己的哥哥，把石勃的话说了一遍。这哥儿俩作梦也想不到，老头子说瞎话蒙哄他们二人。当时也不敢跟老头子再说，不过隔几天到石勃那里看看去。

敢情这个话不传出去，没有人注意，自从这个话往外一说，清河油坊镇的李老侠客访查河间府的知府陆炳仁，为官不清苦害黎民，老侠客亲身前往，在府衙留下字柬警戒于他，如果前非不改，必然追取他的性命。既然有了这个话，外面人对于由打河间府来的人，必然要打听打听，怎么样，现在你们那里知府已然好了吧？河间人一个个都是长吁短叹，说反倒一天比一天厉害，简直那里活不了。跟谁打听都是这么说，清河油坊镇的人，可就起了疑心了，怎么会李老侠客越警戒他，这个陆炳仁反倒越厉害了呢？你传我我传你，这个话越说越多，这就算哄嚷动了。众人都知道了，石勃他如何会不知道，见着二少爷把这个话可就说了。这位二少越听心

里越不痛快，回到家中，跟自己哥哥一说，弟兄二人计议好了，到了晚间非得问问老爷子不可。那知道这个话不用问，老爷子早就知道了，皆因这段事并不是一个两个人说，街上全都哄嚷动了，都知道是李老侠客曾到河间府留柬警戒陆炳仁，可有一节，这个小子是再接再励一点儿也没有听。老头子一听可了不得了，本来就说的是一句谎言，不料想这两个孩子，把这个话闹到了外面去了，到现在居然竟弄假成真了，这一来河间府我还是非去一趟不可，不然人必说我这个人是虎头蛇尾，既然警戒他一番，他不听难道说就罢了不成。老头子自己正然打算到这里，偏巧两个孩儿来问。老人家以前瞎话，也犯不着明说，皆因不愿意在孩子手里失信，当时听二人一问，不由得长叹一口气："老夫本打算留他一条活命，不忍杀害于他，那知陆炳仁怙恶不悛，这可不怨我了。你二人替我收拾行囊包裹军刃路费，我要二次到河间府。"二位少爷一听，老人家允许到河间府，不问可知这一次对于陆知府，必然有相当办法。

到了第二天老头子由打家里动身，前一次不过是假的，这一回可是真的了，顺着道路一直够奔河间府而来。在中途路上也没有多少话，不过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本来李爷住家就在河间府搭界的地方，到府城也算不得什么，侠客的脚程又比平常人快的多，所以很不费事，就到了河间府城内。在东门里找了一家店房住下。老人家一想，我要是今天到府衙去探听，未免路途生疏，还不如先休息一夜，明天踩踩道，晚间再去不迟。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要酒要菜，在店房里吃喝，等酒菜端上来，老侠客自斟自饮，将然喝了两三杯，就听后窗户外有隐隐的哭声，老头子一想，这个日子既不是清明又

不是七月七，平常日子哭什么呢，也许是故去人了。又听了听不对，这个哭声，是无限伤心悲悲切切，绝不似死了人的那样大放悲声。书说到这里，有几句闲话不能不写出来。大凡人要是笑，本有许多分别，什么微笑，大笑，冷笑，还有巧笑，回眸一笑，嫣然一笑，虽然种类不算少，可是还不如哭多。直说出来的有大哭，恸哭，除了哭以外，用别的字能够代表哭的就是泣、悲、流泪、涕泣、洒泪、垂泪、泪如断线珠、泪湿襟袖、泣下数行、大恸、悲恸、嚎啕、挥泪、泪珠盈眶、泪夺眶出、伤心、伤感、伤心泪下、伤怀、悲伤、悲泣，哽咽、啜泣，俗语还有裂着大咀哭，一时之间可算是写不胜写。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已经想不起来了，就这些样子来说，已经各自有不同。老侠客一听，这个哭声也不像烧纸，也不像死人，要不怎么说是侠客呢，就知道这里头有了别的事了。自己本打算今夜晚间探听探听，这个工夫店里伙计进来问酒够不够，老头子告诉他酒倒是够了，伙计你贵性，伙计一听遂说道："老爷子你可别这么说，小子我姓叶，排行在二，他们都管我叫叶老二。"李爷点了点头，自己不好意思叫他叶老二，只说："老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情，这后边是干什么的住着？"叶老二听老头子问，不由得一怔，沉了半天，这才叫声老爷："你好好的喝酒，问这个干什么！依我说你还是喝你的酒，河间府的事可以少打听。我听你的口音不是这里的人，也别管你是买卖经商，哪行发财，谁出门也是找痛快，谁出门也不愿找别扭。我说这个话你可别多心，并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我是教你吃一顿痛快饭，不给你心里添堵。"老侠客一听，准知道这里头有绕脖子事，或者由打叶老二身上访查出来陆炳仁的劣迹，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老二，各扫

门前雪，不关己事莫劳心，没有什么可别扭的。我这个人生来爱打听事，只要知道了，也就算完了，如果不知道，倒显着别扭。你要是知道的话，也用不着细说，大概你告诉告诉我就是了。我看你这个人精明强干，绝不能离着这么近你不知道，你只告诉我一个头儿就成了。”这种闲话可是个学问，太软了他就不说了；太硬了他又不敢说了，恐怕说出这个话去惹是非。一面夸奖他能干，一面有一搭无一搭的问，并且还不问详细，只教他草草一说就成。这可是个法子，因为话一说开了头儿，你不让他说他还要说呢，李老侠客这也是漂落江湖阅历出来的能为。叶老二一听，果然入了这个圈套，遂说道：“老爷子你别抬爱了，不过坊前左近的事，我不知道的很少，你既然非问不可，我告诉你。这后面也是咱们店里的房子，由三月住下一家行路的客人，大小四口，就是夫妻二人，跟前一个女儿，一个小少爷，小子八岁，姑娘十七。由打住在这个店里，这位男客人就病了，一直病了三个多月，病没好死了，你说扔下这孤儿寡母娘儿三个，这可怎么办。在人没死的时候，就欠了许多店饭账，皆因我们掌柜的脾气好，要是依着我，早就把他们赶了。到了人一死，果然更没有办法了，这位女店客跟掌柜的这么说的：‘就是你的店饭账不要了，我们也走不了，一者是没有路费，再者也没有钱买棺材，这口灵怎么往原籍运呢？我现在打算这么个主意，小女玉子，今年已经十七岁了，虽然比不了大家的闺秀，容貌上还算不错，对于针黹，女红全都很好，并且还能认几个字，还能够作一首浅近的诗。我的意思，打算托掌柜的你，把我这个姑娘卖了，做使女也可，做妾也可，那就分她的命了。得下这笔钱来，除还店饭账之外，装殓他爹爹尸身。可有一样儿，得

求你老人家大恩大德，先借一笔钱，把棺材买了，然后还你'。我们掌柜的，外号叫善人，皆因他姓贾，外面人都管他叫贾善人，猛一听就仿佛他不是好人，其实他还真是心慈面软。听了听，人家母子这样可怜，当时就说了：'以前的店饭账我不要了，以后的分你们钱多钱少，钱多随便给我留下点也可，钱要少的话，我也分文不取。这不是你打了这个主意吗，那你们姑娘就只得给人做妾去了，棺材我替你买来，先记一笔账吧'。话说完打发人出去，连装裹衣裳全都买了回来。死人不是装起来了吗？贾善人跟着就托人给玉子找主儿，就在河间府东门外五里地，地名叫青石河，庄子里有一家大财主，在河间府可称得起第一富户，-买卖一百多处，家里长工月工三四百号人。这一家姓齐跟玉子同姓，要拿宗谱一考他们还是堂家子呢。齐家老头儿一死，就是这一个儿子，名叫齐国兴年三十一岁，这小子生来的就是色鬼，除了贪恋男女色之外，其余一概不好。他家里除了元配之妻，已经有了四妾，他尚且不足兴，还化钱买了些个男童，以备酒后取乐。玉子这个消息，可就被他知道了，托人前来跟我们掌柜的说，贾掌柜一听是他，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准知道姑娘到了他的家，不过就是爱惜一时，以后就算闲起来了。我们掌柜的那个心思，打算教玉子嫁一个四十多岁的，因为膝下无子才纳妾，那才觉合适。故此可就把齐国兴托来的人给拒绝了，照样还托人给玉子找人家。有谁知齐国兴记恨在心，化钱买动了河间知府陆炳仁，出了一张签票，把我们掌柜的就传去了。一过堂，说掌柜的霸占孤儿寡母，有意变卖。这个话哪里说起呢，就是因为他托人提亲，掌柜的从中作梗。知府发堂谕，教我们掌柜的取保下来，赶快把齐家的女儿送到齐国兴宅中去做

第五房妾。光棍不斗势力，何况他又是个老实买卖人，只可就这样下来了。有谁知齐国兴这小子天良丧尽，他说已经把娶玉子的钱财，全数化在了衙门口，现在就凭一顶素轿，就要搭人，如果不答应他，不但还得告状，还要约人砸我们贾家店。真要是让他搭了去，店里不算什么，掌柜的忍肚疼不要了，玉子的母亲这个盘费可怎么办呢？你说不是这么办还是真不成，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府里又来人传玉子母女。到了府衙之中也没过堂，糊里糊涂，就把玉子的母亲给哄下来了，可把玉子留在府衙之中。到了夜晚不说青红皂白，知府陆炳仁教玉子陪他睡觉。可别看人家玉子是穷家的姑娘，那就得说是知书懂礼，别看他是知府，姑娘并不怕他，用手指着大骂淫贼，可惜皇上教你做这个四品黄堂，不想尽忠治民，反倒作此伤天害理之事，我至死也不从。陆炳仁也不着急叫道：'玉子，你这叫不识抬举，因为我一句话，你才能够嫁齐国兴为妾，不然你还得在家里受罪呢？本府看你容颜长的不错，打算尝尝鲜，你竟敢不允，实话告诉你，既然来到了府衙里面，愿意也得那么办，不愿意也得那么办，你要顺着我的脾气，可有你莫大的好处。'任凭他怎么说，玉子也是不从。后来陆炳仁见实在不成了，到外面叫来三四名长随，强把玉子的衣裳完全脱去，赤条条放在春凳上面，两只手捆在春凳腿上。全都收拾好了，陆炳仁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来到近前先威吓一番，然后竟把玉子强奸。可怜玉子无力挣扎，只可饮恨忍辱，听其恣意蹂躏，先前还破口大骂，后来因痛苦万分，只剩下呻吟了。事后命人把玉子绑在暗室，也不断她的饮食，一连照样强奸了七夜。这才打发人通知齐国兴，说本府传到齐姓女玉子，他自己情愿给你做妾，你可以到大堂

上来领人，可有一样儿，得带彩礼银三千两，以作他母亲生活费用。齐国兴得着这个信不敢不遵，好在家里有的是银子，当时拿了三千两到府衙去领人。有谁知银子收下了，人没领出来，说教他再等几天，齐国兴不敢违背，只得暂时回家。玉子的母亲到府衙一打探，也没打探出来玉子的下落。到如今已然半个多月了，齐国兴也没把人领走，玉子的母亲，也不知道女儿到那里去了，故每日急得痛哭。我们掌柜的认识一位镖行朋友，这个人能耐大了，会蹿房跃脊飞檐走壁，他老人家已然去找这位朋友两趟，皆因人家现在没在家故此没来，打算把这位请来，到府衙之中打听打听，调查调查玉子倒是藏在那里，可巧这人没在，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儿。老爷子，这大概你就不闷的慌了吧。”李爷点点头道“唉”原来有这等事，我现在已经饿了，你赶快给我端饭去吧。叶老二乐嘻嘻出去，给老人家端饭，老头子吃完了饭，又喝了一杯茶，这天可就黑了。老头自己坐定了一想，非常抱愧，明明是这样脏官，我这个侠客竟放任他这些个日子不管，未免于天职义务侠义道差点儿。现在实事全都在这里摆着呢，这我可不能不管了。府衙我可以先别去，莫若先到青石河，看看这个齐国兴是个什么人，这场事从中要是没有他，绝以糟不到这个地步。

老人家主意已定，等到店房之中，客人完全安歇，自己把身上衣服收拾好了，倒带房门，跳墙出店，越过城墙。按着叶老二所说的方向，走了四五里地，果然有一个村庄。老侠客知道，齐国兴是大财主，那个房舍当然很讲究了，虽然在黑夜之间，也能看得出来大概。老人家就够奔房屋高大地方走去，到了近前施展飞檐走壁，到了院里各处观看。一直看到第三道院儿，就见上房之中灯光很亮，屋中并且还有一

种声音，老人家细听，才知道是男女狎亵之声。老侠客这就第一个不愿意，不枉店房伙计说，这个小子荒淫无度，为什么作这种事，还掌着这么亮的灯呢？老人家又一想不对，这个事我还得身临其境看看，倘若他把玉子弄了来也未可知。老侠客想到这里，这才飘身来到院内，慢慢的奔窗台下，腰间取出树棕来，在口间浸湿，将窗户纸扎破一个小窟窿，然后把树棕带好，这才用目往里一看。老侠客这一看，差点儿没气死，屋子里头一拉溜摆着三张床榻，一共是六个人，全都赤身露体，实行苟且之事。老头子看到这里，真有心到屋中，将这几个狗男女完全杀死；又一想岂有此理，我是来找齐国兴，这是不是齐国兴的家，里边哪个是齐国兴我并不知道，如果杀错了，这叫打草惊蛇，以后倒不好探听了。但是这里又不好久呆，只可暂时躲开，回头再慢慢的探听。老头子想到这里，打算转身要走，就听屋中哈哈一阵笑声，老头子以为他们是淫欲已毕，暗说齐国兴是宅中主人，在平常时候说话和一切行动，当然跟旁人不一样，我既然来了一趟，何不把他审查明白了。再说我看看这小子的面貌，以定其善恶，该杀该留不难判断。老侠客想到这里，二次往里观看，这屋里一共是四个男子两个女子，敢情是屋里的人，到了换班的时候了。老头子借着灯光望里细看，四个男子之中，有三个都是十七八岁，或者十五六岁，就是有一位年近三十，李老侠客就知道他是齐国兴了。其余的男女，当然是他的妻妾娈童。他老人家看了看他，倒是满面淫气，别的大恶还看不出来。老头子这才决定了，这一次算是白来就完了，有什么事等我惩治完了知府再说。老人家想到这里，抖身上房，心里觉着非失望，里面的女子一个个全都是喜欢非常，可见得并不是有

被难的人被强迫在这里，这样看起来玉子绝以没在这里了。自己便回店安歇不表。

次日清晨起来，吃过了早饭，老爷子到河间府府衙左近，前前后后全都看了一遍，这就算把道踩好了。全都看完了，自己回归店房休养精神。够时吃晚饭，饭毕告诉伙计沏得一壶茶，有事我叫你，没事你就伺候别人去就是了。伙计答应，把他老人家应用的东西，完全预备好了，自己就出去了。老爷子喝完了茶之后盘膝打坐，静候天时。定更后老头子收拾衣服，带好了军刃，人不知鬼不觉老人家就走了。这一次比昨天可省事了，昨天得出城，今天因就在城里，老人家有心在道路上走，恐怕被人看见坠上。这个地方可就显露出侠客的本来面目，平地不走，施展飞檐走壁，在民房上前行。不会功夫的人，看见也就是一晃，但知道有个影儿，究竟他也说不一定准是人。武术家可以看得出，准知道这是借道，但得不管，谁也不愿意多事。就让真正打算追上看看，可也实在办不到。在平道上讲究的是脚程，在房上可不然了，是房都有院子，比如说后面有人追，他就许下去，容着追的过去他再走。这个事都不算新鲜，不然为什么追人一追到村镇之中就算完了呢。也就是这个原因，老侠客今天就是借民宅道路行走，那个意思就是严密不让人知道。转瞬之间来到了府衙，各处探听，一直来到后书房，老人家看着屋中灯光暗淡，并未注意。又往后走到了后面卧房，灯光很亮，屋里有人说话，可是女子声音。老头子心里非常喜欢，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赃官的眷属了，欲知他人秘密事，还得听人背后言。我只要能够找到他们的眷属，这个事就不难明白了。老侠客没敢在前面听，因为天时尚早，被人看破了马脚，那就算栽了。想

罢纵身到了正房，跟着一纵，又到了后坡，来在后窗上用夜叉探海珍珠倒卷的法子。别看说着不算什么，这手功夫最难不过，用脚尖勾住阴阳瓦，身形往下倒垂，用指湿破窗户纸，不但是听得切真，并且还看得非常清楚。

屋里就是一老一少，上岁数的老太太也就在五十左右，旁边坐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满面泪痕，看那个情形就是娘儿俩。老太太长叹一口气说道："你父亲这样的行为，早早晚晚必然得遭恶报，我要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女孩儿，我早就自己寻死了。"那个姑娘闻听，泪如泉涌，叫了一声："娘，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劝他也不成，就凭四品黄堂知府，所得薪俸已经就是绰绰有余，何况府衙里面还有许多定例，这个钱已然不在少处了，何必还弄这些个亏心钱呢？真要是因为这个出点儿什么事，我就不知道，这个钱留着给谁用呢。"老太太听了这个话也是悲悲切切，娘儿俩个越说越伤心。李老侠客听了半天，准知道说知府不好，然而听不出所以然来，有心走又想听听；有心不走，又不知知府现在那里。李老侠客正在游移不定之时，就听里面娘儿俩说道："天不早了，咱们睡觉吧，他在书房之中，又写那种缺德文件，咱们不用管他了。"李老侠客一听，呕，这我可叫失计，方才我来的时候，我就没看出书房里的人，既然知府陆炳仁现在书房里面，我何不前去探听，到了他们办些个什么公事。想到这里，身形往起一纵，蹿房越脊够奔书房而来，仍然用以前的法子，在后窗窥探。原来屋里就是一个知府，一个师爷，师爷的长像太好看了，尖头顶缩腮帮，小鹰鼻子，翻鼻孔，三角棱角口，薄咀唇，脸上雪霜白，一点儿血色没有，说话是南边口音。就听陆炳仁问道："齐国兴的三千两银子已然收了他的，这个玉

子丢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个人说道：“这个不要紧，监狱里面不是还押着两个女孩子了吗？可以提出一个来给他就是了。”陆炳仁闻听，面现喜容，点头说道：“不错不错，这么说三千两银子咱们算落住了，跟那两挡儿合到一块，一共是一万一千两，事情全都办符了，我要整数，那一千归你就是了。”师爷连连说道：“多谢府大人。”话说到这里，知府忽然间一皱眉：“你可别看那两件案是三条人命，皆因那个把握在我手里攒着呢。惟独玉子这件事，我心里总不放心，怎么会好好端端的，在府衙里面就会把人丢了呢？玉子自己逃走，当然他没有那么大能为，不问可知，一定是有人把他盗走了，莫非盗他之人，就是所说的剑侠不成?”就见那个师爷把脑袋摇得如同播浪鼓一般，说道：“这个话可不是给你开心，世界上所说的剑侠，那就是哄弄愚人的。人类的能力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不过就是力量稍微差一点儿就是了，就让练功夫也练不了飞檐走壁。没有学问的人愚鲁不堪，故此他信这些个剑侠，究竟念书的有学问的，他那里信这些个事。你身为国家四品黄堂，怎么也信起这个来了呢？这全都叫谣言惑众，如果我说的话不对，谁看见过剑侠，来无踪去无影的人，一个人没看见过，怎么会全都没看见过呢？可见得这个话就是假的了。”知府听罢点了点头：“不错，我倒是也不信这些个话。你说这个玉子到那里去了。”师爷笑嘻嘻的道：“老大人，这点小事你就不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你把他弄到衙内，不过就是玩玩，后来你老人家玩够了，给齐国兴送信教他领走。彼时我就要说这句话，可没好意思说，在你玩得高兴之时，那就不用说了，你玩够了之后，可以送给众人。这里没有家眷的很多，那个玉子又长的那么好，不用说别人，连我心里还

想着呢。我想老大人乐够了，一定会赐给我们大家的，没想到你老人家传出话去，竟教齐国兴来领。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为的是跟他要三千两彩礼银子，大概外面还有不明白的，以为大人白给了齐国兴。不问可知，一定是他们众人误会了，所以把玉子偷走了。"知府一听这个话倒也有理，当时埋怨师爷："你既然有这个见解，不应当从前不跟我说，玉子又不是我妻我妾，把她弄进来，如同一个娼妓玩玩就是了。你既然还有爱她的心，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以后再有这个事你千万不要不言语。听你这个意思，大概也燥渴到了极点，监中的那两个女子，全都不算甚丑，提出来之后，教官媒把他打扮打扮，先别教齐国兴领走，让他跟你在一处乐几天，你看好不好。"老侠客听到这里一想，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半点天良皆无，这种人留在世上，将来还不一定害多少人呢。我来到这里，本打算设法惩戒，可是没心结果他等性命，这可就不能怨我意狠心毒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大开杀戒，要追取这两个人的狗命。

老爷子想到这里，就在将然要撤身之时，屋里灯灭了，把老爷子吓了一跳，莫非说这两个小子，是江湖内行不成吗？又一想不对，刚才二人说话分明是两个无知之辈，既然灯灭了，我倒要到屋里观看。老头子索兴也不往前面来了，就把后窗户支开，就从此处，嗖的一声纵到了里面。这个地方，就得说是侠客的胆量，不管屋里是怎么回事，唰的一声就去了，这就算是奋不顾身。老头子到了下面留神一看可了不的了，知府跟那个师爷的尸身完全跌倒，就是没有人头了。这么大的铁掌展翅金雕，看到这里竟怔了！哎呀这才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怎么这个人竟会有这么快呢，自己怔了半天，哎呀！

我这叫干么，人家把人杀了，我在这里看死身，这是为什么许的呢。老爷子仍然由打后窗出来，施展夜行术往回走，猛然间又想起齐国兴来了，既然这个小子这样荒淫，也应当略为惩戒惩戒他。主意已定，够奔青石河，将然来到附近一看，可了不的了，人声喊嚷大火飞腾，看了看起火的方向，正是齐国兴的宅院。老头子一看，准知道杀官放火当然是一个人所为，自己任什么话没说，转身便跑进了城来。到店房里面，思前想后这个武术两个字，真可以说是渊源无底，出来一次害一次怕，以后还是不出来才是。

当天晚间不说，次日清晨起来，算还了店饭账，跟着就起身回家去了。老人家顺道又看了几个朋友，后来有人见着老人家问道："老侠客，你老人家闯荡江湖有年，何必作事这样明显呢。"李源不知道这是怎么一段事，反问人家你这是那里的话，朋友把所闻之事一说，把老头子倒吓了个目瞪口呆。原来老人家由打家中走后，二少爷就跑到外面把这个话全都嚷嚷动了，前一次我的老爹爹，因为给河间知府留柬惩戒，小子竟敢不听。这一次老人家非常震怒，已然到河间府去了。大家一听老人家生气了，这一次到了河间府，必然得办出一个样儿来，众人那就叫拭目以待。你说过了几天，这个消息真正传到了："河间知府陆炳仁，以及他的师爷，夜晚在书房办公，双双被人杀死，人头不见。"这个传说当然是大快人心，不过准知道这个事是老人家办的了。外面普通人也不知道这个侠客有多大势力，以为是既然称侠客，就可以随便杀害知府了。大家还以为这是露脸，你传我我传你，还是咱们老人家是第一份的，杀死了赃官给多少人除害呀？这个清河油坊镇附近左右，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这就算哄嚷动了。所以跟

老头子不错的朋友，见着老人家才问，杀官等于造反，这个事可办不可说，那才合乎剑侠的行为呢，怎么你倒大嚷特嚷起来。老头子明知道这是两个浑蛋孩子闹哄出去的，事到如今已然无法可想，只可赶紧回家。到了家中两个孩子全都喜欢了，老头子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好深责备他们，皆因责备也没用。只问了问这个话，怎样传说出去的。二位少爷倒是并不隐瞒，就把由打老人家走后，对外人如何说的话，跟老人家细说了一遍。老头子一想不错，前后整搭碴儿，这事要说不是我办的都不成了，堂堂四品知府，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事，话既已传说出去，无法挽回，这个地方不能呆了，只可到别处躲避去吧。老头子不住的长吁短叹，想了好半天，才想起一个好朋友，当时告诉两个孩子，携带家眷，带好了金银细软，教他们够奔山东东昌府侯家庄，找二大爷一轮明月照九洲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两个孩子细一问这个原因，也全都吓傻了，不敢怠慢，收拾收拾带着家眷，就够奔山东去了。老头子托咐乡里乡亲，有人找我，就提在半年前就出门走了，自己又嘱咐好了家人看守门户。老头子也走，他老人家有他老人家的主意，一想这段事，既然闹哄出去，早晚官面上不能不知道，争说暂时躲避，一时半时能够完的了吗，难道说还能永远不回家。此事必须托个人情，在内里头解说，就提我外面有仇人，知道河间府被杀，故意给我造谣，为的是官府知晓，将我拿到以泄他人的私恨。如果这个话，要是在有势力的咀内说出来，必然能够有效。老人家可就想起朋友堆内，要讲究势力最大，可就是贝勒爷，按说可应当先托童海川，好在一样儿，贝勒爷这个人也是礼贤下士，就是我自己去了，也未必不管。主意拿定够奔北京城。

在道路上无书，一直来到北京城，看了看天已然晚了，只可先找店房住下，次日早起梳洗完毕，用过了早点，这才够奔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巷。老侠客的心思，见着贝勒爷，无论如何就算有了主心骨了。高高兴兴一直来到贝勒府，到了门前叫声回事的，跟着里面走出一位家人来，出了大门，先上下打量李爷，然后问你贵姓。老侠客没敢说名字，只说我姓李，来到这里禀见贝勒爷给爷请安，望求你老分神，替我回禀一声，要是问的话，就提我是清河油坊镇的，别号展翅雕，他老人家就知道了。手下人一听这个外号，不问可知，这一定也是一位练武术的了，并且看那个样儿精神百倍，绝不像平常人。这才说道："老人家你来的不巧，贝勒爷出去了。"老侠客一听，赶紧问："他老人家出去，什么时候回府？我可以再来。"家人道："我可不知道。"老头子一听，这话分明是言语支吾，不愿意见我，如果说爷不见我，那就不用说了，你不过是府里一个用人，为什么在你这里就不成呢？想到这里气往上撞，皆因求人的事太难，门上向来是这个规矩，不能够跟他们动横的，气往下一压，作出来满面笑容，这才说道："管家，我来这一趟路途遥远很不容易，如果爷在府中，求你多多辛苦，替我回禀一声。爷要是果然出去的话，到那里去我就不必问了，求你指示我个时间，倒是得几天工夫，他老人家才能回来，你多费心吧。"手下人一听，不由得一皱眉说道："你这位老者，怎么这样死心眼呢？我不是说了出去吗，几时回来我说不一定，我怎么叫你来呢。"李爷一听，真正是憋拗，这分明是这个小子成心刁难不让我见，我何不提个朋友，大概他就不能拒绝了吧。老人家想到这里说道："管家，我跟你提个朋友，大概你许认识，有一位南京霸州童家屯的

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在这里当看家护院的教师，现在这个人在这里吗？”家人说：“不错，这位童侠客是我们府里的教师，现在也不在这里，跟钦差大臣年大人当随行委员，察勘四川去了。”李老侠客接着说道：“这位童教师和我是换命的好友，贝勒爷对我也很器重，所以特此前来给他老人家请安，如果没有别的情形，请你受累还是给我回禀一声吧。”家人说：“你这个人，真正是岂有此理”这又不是我不让你见，爷实在没在家，我怎么给你通禀呢？”老侠客也实在急了，连连说道：“爷不在家，为什么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不说呢？”那管家也非常着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说呢？”老侠客把眼一瞪道：“呸，你是管着干什么的，你不知道，你这不叫欺负我吗？莫非说你看我是乡下老儿了吗，告诉你，你给我通禀便罢，不然的话，我也一样能够见的着，到那时可要你留神小心。”那家人听着这个话有气，跟老爷子争论这个理儿，门前一斗嘴里面可就听见了，大管事的何吉，二管事的何春，赶紧来到外面观看，说：“什么人敢在此喧哗！难道不知道这是贝勒府吗？”这个地方就得看人的身分了，平常人到了这个地步，人家里面出来的人如此质问，当然这是特别管事的了，立刻就得吓的分辩理由。到了老侠客李爷这里不然了，满没理那套，仍然向那个家人问道：“别的我全都不问你，就问问你们因为什么不知道？贝勒爷不是你们主人吗，你们主人的行动，你为什么不知道呢？教我看，你哪里是不知道，分明是欺负我是个乡间老头儿，看不起我，故意不给我回禀。”何吉何春，一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外面究竟是什么人，故此先说了两句横话。到现在一看说话的这个老头儿，精神百倍，又仿佛像在哪里见过似

的，可就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二人准知道这人有些个来历，不敢得罪，赶紧走到近前叫了一声："老人家，你不是打算见贝勒爷吗？没领教你贵姓。"李爷看见何吉何春，自己想起来了，知道这是贝勒府的大管事的，也因为姓什么想不起来了，只可说道："我姓李单字名源，外号人称展翅金雕的便是。"何吉何春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是清河油坊镇的李老侠客，恕过我等眼拙，望求老侠客莫怪。"回头又向那个家人说道："有人找，你不问清了名姓，这是李老侠客，还不过去请安认罪吗？这幸亏是侠客身分，不与你计较，不然的话，焉有你有命在。"家人一听也害怕了，赶紧走上前去请安，口称："侠客爷，求你老人家莫怪，恕过小子有眼无珠。"老侠客哈哈一笑："你不要这么说，我求你恕过我就是了。"家人赶紧说道："侠客爷你说的是那里话来，只要你不见罪，小子就感恩了，怎么还说别计较你呢。"老头子接着说道："我说的话也有个理由，教你别计较我，就是下次到这里来给贝勒爷请安，你别拦住不让我进去就是了。"何吉何春恐怕这个家人不会说话，赶紧插言："老侠客没有那个事，你只管望安。不过是日子多了不见，猛然间想不起来就是了，只要你报出名姓来，话可不敢不给你传。现在他老人家果然没在府里。"说到这里把声音放低道："你问到那里去了，请你里面谈谈吧。"李爷点了点头，跟随何吉何春来到里面外客厅落坐，这时候老头子把这两位管事的想起来了，一位是何吉，一位是何春。没等老头子说话，管事的吩咐献茶，然后何吉这才说道："贝勒爷这一次没在府内，乃是私自出都。"就把爷跟随老洒海金元，一同够奔天锡山的话说了一遍。老侠客这才明白，随着站起身形要走，二位管事的还非要留饭不可，后来老侠客执意要

走，何吉打发人取纹银三十两送老侠客做路费。老人家一想，既然贝勒爷没在家，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要人家的钱，怎奈何吉何春非给不可，说道："老侠客，你不能全收，你可以取几两，我们弟兄也好下台阶，如果分文不取，未免教我们弟兄太难看了。"老侠客这叫万不得已，收了五两银子，向二位管事道了谢，这才告辞出了贝勒府。

老头子心里大失所望，本想这次到北京城，见着贝勒爷总有个办法，有谁知他老人家到天锡山去了。这个地方是天子脚下辇毂之地，我可不能久居，倘若一个不留神，就许被官人把我拘进去。事不宜迟，我还是赶奔天锡山，还是早早见了他老人家的面才好。老人家把主意拿定，当天不说，次日算还了店饭账，起身出离了北京城，顺着够奔山西大道，可就走下去了。老头子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步来到天锡山见着贝勒爷才好，偏巧这个天气太热，白昼之间红日如火晒得人难过，稍微走的一忙，就是遍体生津。老侠客猛然间自己叫着自己名字："李源，你是越老越糊涂了，白天这么热，你为什么不夜间走呢？"主意已定，老人家在太阳很高就住下了，吃过了晚饭，堪堪快掌灯了，老侠客起身行路。许多人都看着这位老头儿新鲜，这么大年纪，天黑了他反走了。就有脑筋过敏的人，说老头子一定是黑道的朋友，白昼之间住店，到了夜晚好去作买卖。不表众人猜度，单说老人家一个人，走到大路上面，天色已晚并无闲人往来，不但没有太阳晒，小风徐徐吹得遍身爽凉，老头子非常喜悦，放开脚步往前紧走。

书不可重叙，天天这样前行。这一天晚上，老人家正然往前走着，来到一片坐南树林切近，猛然间听林中有说话之声："众位你看来了没有。"别看老人家身为侠客，听了这话

也吓一跳。将然要问，见唰唰唰由林中跑出来三四个彪形大汉，为首之人，穿一身紫花布的裤褂，蹬洒鞋打绷腿，紫花布手巾罩头，发边双打麻花蝴蝶扣，手里摆着一口金背鬼头刀。夜晚之间面貌看不清楚，只见他是一张漆黑的脸膛，看了看老侠客，不由得冷笑一声："不问可知，你这一定来找棺材本来了，不然你这大年岁也不能去入贼伙，你是自己来的吗？后面还有何人，说了实话，或者能饶你不死，不然马上就教你死无葬身之地。"老侠客一听，准知道前面这几人，不是绿林道拦路劫财，当然从中有段事，可巧我走在这里赶上了。老侠客明白这个意思，并不着急，连连说道："诸位，你们所说的话，我是一概不懂，我是由打北京城够奔山西，但不知你们几位所问何事。"头前大个儿一听哈哈冷笑："任凭你怎么能说也办不到，前两天别人在此放卡，贼人走过去就是这个法子，现在你又用这一套来哄我办的到吗？趁早说实话还倒罢了，不然的话，看见了没有？"说着把刀一擎道，"我要你项上的人头。"老侠客一听，这个人未免太浑蛋了。大概用好言解释他是绝不能听，倒不如跟他叫得横横的，打倒了之后，再问这个事就容易明白了。老人家想到这里把眼一瞪："你们这群人，深夜拦路劫人，究竟安着什么心？大约不出拦路劫财之圈儿，皆因老朽有事在身，不愿意多管闲事。话跟你们说明白了，仍然仗势压迫，莫非说你们打算不活着了吗？"大个儿一听气得哇呀呀怪叫道："早就看你是丁家坡的奸细，果然不假，既然敢当面说此横话，别走，你就接军刃。"身形向前一蹿，嗖的一声，照定老人家顶梁便劈。老人家一看刀到了，并不慌忙，矮身向左一上步，右手往小子胳膊上一压，跟着动手。可别看这小子这么大个儿，噗咚一声随着

老人家的胳膊跌倒在地。后面这四个人一看，同声喊道好厉害的贼人，弟兄们还不齐上等待何时。这一句说完了，各自亮军刃，如同蜂拥一般，把老人家围在了当中。平常说一位侠客，就仿佛这个能耐很不算什么，原因就是跟成名剑侠客全都比在一起，那当然就不算什么了，要不怎么说武术看在那里说呢。在平常武术堆内，要是来一位侠客，那个功夫就如同天神一般，就拿今天比就知道了。四个人各亮军刃，把老头子团团围住，李爷徒手不拿军刃，也不着急，不过前蹿后纵，两三个照面之后，这四个人这个乐儿可就大了。呛啷噗咚之声接连不断，这个军刃飞了，那一个躺下了，俗语有一句话，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全都打躺下了。老头子纵到旁边哈哈大笑："尔等休要胆小骇怕，谁要是走，我必然取你的性命。"众人当时全都吓坏了，又是惧怕老爷子这句话，谁也不敢动。李爷这才问："我告诉你们，我是行路的，你们这里有什么事，我是一概不知道，你们偏偏不信。现在我倒问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说了真情实话便罢，不然一个休想逃生。"头一个那个大个儿，上下打量老头子两眼，然后说道："你说你是走道的，为什么白天不走，单夜间走呢？再说到了夜晚之间，前后站的店房，都知道我们这里闹事了，你要是在店房里打尖，难道说他们就没告诉你吗？"李爷说道："你这个人太糊涂了，大道上面断不了路行人，任凭是谁他也不能全告诉了，何况我又是独自一个人。你们这里到底有什么事吧。"众人将然要说话的光景，就听对面传过来一片喧哗，里面有梆子声，有锣声。大个儿说道："你听见了没有，我们庄上贼人又去了，如果你若不是贼人的同伙，你可以帮助把贼人打退了，我们庄主必然多多送你路费银两。"老侠客一听

也乐了："这倒不必，我可不敢说是见义勇为，大凡有理的事，只要教我知道了，我必然出头维持。但不知你们所为何事？"大个儿一听，知道老侠客很有点儿来历，赶紧说道："老人家既然肯其济困扶危，总算我们村里有福气遇上你老人家，你要问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李爷不听便罢，听了大个子的言语，差不多没把个展翅金雕给气死。

第一百四十四回

元断涧教徒有方　丁庆远纵子为非

这个大个子姓卫，就是前面七星庄的人氏。七星庄的庄主姓郭，排行在八，普通人全都称他郭八爷，他的名字叫作郭敬林。有个外号人称大刀郭敬林。村中统共有五百多户人家，虽然也有杂姓，究竟还是姓郭的多。郭八爷有三位少爷，郭英，郭豪，郭俊，还有两个姑娘，大姑娘郭宝金已经出阁，二姑娘今年十七岁，郭宝银尚且待字闺中。大姑娘不说，惟独这位二小姐，生得女儿身，长就男儿性，自从幼年不喜习学针黹女红，专门欢喜舞枪弄棒。郭八爷因为这是老生子，爱如掌上明珠，宝银欢喜什么，就让他学什么，好在有三个哥哥在头里，对于学习武术那就太省事了。可巧大嫂子张氏，二嫂子邱氏，也全都会武术，宝银姑娘所以练得更高兴了。由打十二三岁已经就练了一身好功夫，不用说普通不会武术的，平常会武术的主儿，打算赢个姑娘都不容易。皆因她的心灵性巧，岁数不大把三兄二嫂的能为，全都学到自己身上。哥哥嫂子全都教不了啦，只可跟郭八爷学，几年的功夫，把老头子的能为，也全都拿过去了。并且宝银善创武术，教给她一套拳脚，她自己拆完了之后再施展出来，连教给她的主儿，都摸不着门儿。所以跟郭八爷过招，爷儿俩只能够比个平平，有一次姑娘问他爹爹，您这个武术在天下可以数第几？八爷一听乐了："傻丫头，像爹爹这个能耐，在世界上多了没有。找万儿八千的不难，要按岁数说，或者倒可数的着二三。"姑

娘一听紧皱双眉："据您这一说，外面高武术家太多太多了，咱们爷们这个玩艺算不了什么了？"八爷说："你才知道，这不过就是防身而已，到外面跟人比武那如何成的了。"宝银姑娘听到这里，非常不喜欢，叫道："老爹爹，依您这话，这不是把我耽误了吗？学这么二不愣把式干什么用呢？"八爷说的也好："丫头你要打算往高处学那也成，那除非是另请高明先生。"宝银马上就让爹爹去找，老头子为难，一时之间上哪里找去呢。当时告诉姑娘："你现在加意熟习你的功夫，我托人找名师就是了。"老人家这也不过是敷衍话，有谁知姑娘还是真认真了，过几天就问老头子怎么样。郭八爷无法，才跟眼前几个朋友说，教大家留神请一位高明的教师。

这个话说了没有半个月，朋友来见郭八爷，一问才知道荐教师。八爷只可叫人请进来，同着一位武术家，约有四十多岁，倒是精神百倍。朋友从中介绍，这位老师姓元名叫元断涧，外号人称神行无影。不问可知这个人飞檐走壁的功夫一定错不了，不过他这个名字教人不明白，因为什么叫作断涧呢？原来他有他的历史，暂时无暇补叙，后文书另有表白。郭八爷跟元爷略微谈了谈，倒是对于武术上很高明。元爷要看看学生，八爷打发人把三位少爷，一位姑娘，全都叫到了面前。八爷从中引见，你们几个人行礼吧，这是我给你请来的老师，四个人全都见过了礼。元爷这才说道："你这里当然有便当地方练功夫了，请你跟随我们到场子里坐吧。"八爷说道："可以。"老少一同来到后花园。到了把式场子之中，元老师并不客气，遂说道："按说当师傅的，可应当先看看徒弟的功夫，我这个当教师的可不然，我先把我的功夫练两趟，连老庄主请一同看看，如果说可以练，你们哥儿几个就跟我练。

一看我练的不好，那就不用费事了，请庄主另请高人。”八爷一听人家这个当教师的算对了，皆因我们都练过，人家到了这里，不敢自称为好，先练练教大家看，这才是凭功夫卖钱呢。元爷把话说完，大褂也不脱，站起来走到场子当中叫道：“庄主爷上眼，好不好我可听你一句话。”八爷连连说道：“岂敢岂敢。”话未说完，元断涧已然发招开式。先练的是前进九步十八连环掌，每一掌还挂着一掌，后退的也是九步十八连环掌，前进三十六掌，后退三十六掌，共合七十二招。别看就是这七十二招，一拆可就太多了，一进一退，改为五进五退三进五退，十退八进，参差不等，就可以说是变幻无穷。起头招法是慢的，后来越练越快，简直练得如同脚不沾尘，亚赛旋风一般，滴溜溜乱转，来回打盘。不用说这几个孩子，郭八爷看着都不住的点头吐舌，暗暗的叫好。练了有半个多时辰，元爷把式收住，站在那里就像没练一样，叫声庄主：“这趟拳太长了，我现在练的这不过是四分之一，练全了得两个时辰，因为时间不长，故此未把他练完了。我再练两趟军刃，有什么咱们回头再说。”说罢，来到军刃架前，伸手把头号的大杆子拿起来了。这根杆子除非是郭八爷能够勉强抖两下子，其余的人那一位也练不了。元断涧拿起来不亚如面条相仿，但听噗噜噜的声音，那才叫把杆子抖活了呢。郭八爷看到这里，已经就是十二分佩服。杆子抖完了，又拿起大刀；大刀完了换枪；简断捷说，架上所有兵刃，全都练了一回，然后这才说道：“这些个军刃全都是你府上的，小可我都不常动，要按我随手用的军刃，乃是一对短笔。”说着话，由打腰中取出来，每支都是一尺多长，又轻巧又灵便。当时把双掌一分，慢慢的把招数走开，小绵软巧，那个功夫太高了，说玄了就是风

雨不透。笔招练罢，仍然带好了，然后归还了座位，向着郭八爷说道："老庄主你老人家千万不要客气，看我这功夫，能教孩子们练吗？"八爷说了许多客气话，元爷就算在郭宅当了教师。

郭英哥儿三个不说，单说的姑娘郭宝银，她的功夫本来就不含乎，又受了这位元老师一指点，说不说这个功夫就算高了。姑娘专门就爱元老师的双笔，皆因这种军刃半明半暗，随便藏在身上，人家也看不见。元断涧也因为姑娘聪明，非常愿意教，先把三盘架子练下来，然后再慢慢的加手术，不到一年，姑娘的双笔，已然拆招拆了一半了。这个双笔里面，每一盘之中，有一手出手的招数，那可以说是过招，动手到了极点，或者实在赢不了人家，才使用此招。当然这种功夫是百发百中，不然军刃出了手，再赢不了人，那不是自取落败吗。打算教他百发百中，只可就是加意练习，在院内把式场子，未免显着地势狭窄。姑娘每天五更时候起来，带着军刃够奔七星庄西，约有七八里地，那里有一带树林，拿柳树枝当靶子，发出笔去，要把树枝打下来，指哪里打到哪里才成呢。难处就是发笔之时，不是规规矩矩站在那里，要在各种笔招里，任凭练到了那一招，也许一转身，也许是一翻身，也许身形一矮，教人看着不过就是施展笔招，不知不觉那个笔就打出了。元爷又告诉姑娘，准能够把功夫练好了，这两支笔能够成飞的。宝银听着高兴，这才加意练习。

这一天正然在柳林之中练得高兴，猛然间听见有人拉着长声叫好。宝银一听有气，留神一看在山坡上，站着一个小子，手里拿着一对双戟，看那个意思也是出来练功夫的。只见此人二十来岁，长得粉面桃腮齿白唇红。姑娘不暇细看，因

为他既然叫好，当然是看不起我，短笔练了堪堪一年，我正没处去试验，莫若今天我拿你试试手吧。想到这里叫声小辈，量你有多大能为，竟敢在你姑娘面前喊好。那人不等姑娘说完话，连连说道："好不识抬举，我夸奖你功夫练的好，你倒不愿意了，要不说你那是耍狗熊。"姑娘有气，当时破口大骂，非要教他过来当场动手不可。那个小子也不含乎，擎着一对双戟，果然就过来了，姑娘把手中双笔一分，二人当场动手，双笔对双戟，打了个棋逢对手。二人心里各有所思，姑娘自己想，凭我十几多年的功夫，总想赢他费不了多大事，有谁知人家双戟招数，并不比自己矮，未免心里着急。那个小子也是这个意思，一个女子可能有多大能为，用不了三招两势，将他打倒了取个笑就算完了，那知道动上手一看，可了不的了，人家姑娘的能为，并不比自己软，慢说三招四势赢不了人家，倘一失神，还许输招，故此也是非常着急。两个人谁也怕输，便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拿出来了，并且还加上十二分小心，各自留神恐怕输招。这一来不要紧，动手这个工夫可就大了，每天姑娘在外面练习完了，回到家中，还得跟元老师傅盘盘。今天元断涧坐在场子里面，越等越不回来，自己不放心。因为姑娘出去练习是自己出的主意，倘若是出点儿意外，自己可担不起这个沉重。一声没言语出离郭宅往前迎接，一直迎到柳林，正赶上姑娘跟一个男子动手，打得难解难分。元爷来到近前一声断喝："住招，因何你二人在此动手。"姑娘一看师傅到了，只得撤军刃闪在旁边道："你老要问因何动手，是因我在这里练习飞笔，他竟敢在旁叫好，分明是小看我的功夫。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将小子结果性命，方才出我胸中的恶气。"元爷看了看这个小子，遂问道："你为什么

叫好，既练武术就应当懂得练武术的规矩，莫非说你看不起这门功夫吗？真要是那样，那可是你自行找死。”那个小子，听元爷说话非常强硬，不由得有气道：“不错，看不起这门功夫。”这一场祸事，就可以说是由这一句话起的。元爷听他说出看不起的话来，微然一笑并不着急，说：“你先别忙，看不起我们的功夫，那倒好办，练把式一辈子不出马，那算不得会武术，谁看不起谁很容易，就是当场比试。我先问问你，姓字名谁家住那里，回头把你打伤了，或者结果性命，好给你家里去送信。”小子闻听有气：“问我的名字，告诉你姓丁名图外号神戟将，家住丁家坡，我的爹爹丁庆远，外号人称天地叟盖世雄。小子知道我们爷们的大名，就应当躲避才是，如果耀武扬威，说句大话可不是吓你，教你等马上死无葬身之地。”元爷一听，不由得一皱眉，别人不知道丁庆远，自己可知道，不过跟这个人没见过面儿。倘若勾起事来，丁庆远可够个门儿，自己在郭宅当份教习，可不应当给人家惹事。可有一样儿，转不过咀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寒钩住火了。老头子听罢哈哈笑道：“原来你是丁庆远的小子，按说今天我可不应当答理你，既然提出字号来，我要是不答理你，就仿佛是我怕你似的，你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个功夫吗？来来来，你可以试验试验。”

说着话老人家取出自己的双笔。丁图也可以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也不问问这是谁，双戟一摆照定老头子刺来。就见人家元断涧并不慌忙，看戟到了，双笔掳住戟尖，唰啦转了一个圆圈，右手笔够奔丁图咽喉刺来。小子的双戟是回不来了，只不过老人家不打算要他的命，他往旁边一躲，笔没撒手，纵起来给小子来了一脚，登登两声响，先把双戟落于

埃尘，身形应脚而倒。这一下子把小子摔的还是真不含糊，一翻身并没起来。元爷看着哈哈大笑："凭你这样能为，也敢笑话我的双笔功夫不好。大概像你这样人，一定是没遇见过高手，你以为你自己的能力，打遍天下无敌手。这就是你的传授不高，没跟高人在一处谈过话。天下的武功，也不用说哪一门哪一户，是功夫都是好的，有时候输招，你可别怨那个功夫不好，那是你自己没练，真要是练到家，那个功夫也可以打遍天下。这说的练拳脚，军刃也是一样，本没有另谈的必要，不论长短只要是军刃，便是辅佐臂膀之不及。运用军刃的好坏，也得看你的拳脚如何，长的军刃取直臂式，短兵是曲臂，直臂力猛，不如曲臂灵活。那就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之意。功夫练到了拿起一块车轮瓦来，也能当月牙刀使用；没有功夫的主儿，拿干将莫邪给他，不也是白费吗？普通人说什么军刃跟什么军刃是仇家伙，那简直是岂有此理。真要是军刃之中，有天然厉害的，一样功夫，谁拿厉害军刃谁赢，那么那个不厉害的军刃就没有人练了，为什么不练打胜仗的家伙呢？这就是你传授不高的明证，你以为你手使双戟，亚赛当年典韦，大概世界上什么军刃也赢不了你，这不是叫作梦吗？你看不起我手中这一对双笔，这就是太糊涂了。并且在无人之处，男女守礼应当讲授受不亲，无端叫好，大概你是安心不良。本应当手起军刃落，结果你的性命，一则我看你小小年纪，生了一次人，还没办人事，死了未免可惜；再者说你提了半天字号，我要是不留你的活口，就仿佛像我怕你似的。告诉你，我姓元双名断涧，外号人称神形无影。现在住七星庄郭八爷的府上，这位姑娘是郭八爷的二小姐，名叫郭宝银。话全跟你说明白了，你起的来起不来，如

果不能起，我把你搀起来，你可以回家送信。不忿气找我，我在七星庄候着你。”丁图这时候摔的那口气才喘上来，一咕噜爬起，说了声“姓元的候着吧！”下腰拾自己双戟，回归丁家坡去了。

元老师也带着姑娘回七星庄，到了家中刻不容缓，打发人把庄主郭八爷请到后面，就把早晨所遇之事，跟老人家学说了一遍。郭敬林闻听，非常有气，叫道：“元老师，你老人家不知道，这个丁家坡的丁庆远，跟咱们庄上不合，已经有了年头了。因他手下有一群匪类弟子，在外面横行霸道，我观着他的面子未加管束，有谁知他等闹来闹去，闹到我七星庄上来了。这段事因为咱们村里有个姓齐的寡妇，大概为人不大甚好，他的娘家就在丁家坡，跟丁庆远一个徒弟，叫刘三儿勾搭通奸。后来这小子常到七星庄齐寡妇家里来，村上人以为不好看，多少人全都跟我说了。我一方面教姓齐的这个娘儿们搬家，一面打发人告诉刘三儿少往这村里来，如果不听，可没有你的好处。这小子因为恋奸情热，竟置之不理，并且还散布风言：‘村子是七星庄，可有一节，不能说不教别人到这里来。通衢大道，如果断了路行人，我就不上这里来，既然有走道儿的，谁敢不教刘三爷来。’我听了这个话，亲自找他，问是你说的不是，比如说这小子给我来个虚面儿，不认是他说的，可也就完了。小子不但不这么办，反倒跟我讲理：‘不错，话是我说的，皆因我听人传说，不许我到这村子里来，所以我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讲理的主儿，还能说不让来吗？’那时是我一时沉不住气，说道固然是人走的。因为你的行为不正，我就不让你来。刘三儿瞪着眼说道：“正与不正，我没上你们家里去。再说我跟姓齐的是亲戚，你前者让他搬

家，我就听着不忿，干什么？仗着你是七星庄的庄主，大刀郭敬林吓人，吓别人行，我可不听那个。”我当时一着急，伸手便给了他两个咀巴子。小子连连说道：‘好好，咱们回头见。’小子说着话就走了，有人坠着他知道回归丁家坡去了。大家说这小子回头准得约人来打架，教郭八爷也预备预备，省得措手不及，八爷并不在乎，大家暗含着就把人齐集了。到了晚半天刘三儿来了，还是一个人，由打进村就喊就骂：‘郭八我是你祖宗，今天三太爷给你送打来了，小子有胆量，你把太爷我打死。’这个七星庄姓郭的占十分之七，没等郭八爷出头，大家一看，这小子买打来了，出来十几个都喝令把小子打死，我们给他抵命，也用不着拿家伙，只用拳脚就把这小子凑开了。那小子也不还手，越打越骂，后来大家把小子捆起吊在树上，衣服扒下去，用竹扫帚条抽。并且还预备碗盐水，说告诉你小子，今天打不含糊你，就把你活活打死，有的是人给你抵命，你要一含糊还是就不打了。按说刘三儿可不应当含糊，怎奈，竹梢抽完了，肉皮完全裂口，就着往外冒鲜血，用盐水往口上浇，这叫咸盐淹活人。头一碗往上一泼，小子就含糊了：‘哎哟我的妈呀！众位别打了，我小子算跌了。’大家闻听哈哈大笑：‘打倒可以不打了，冲好了的盐水，这可是给你一个人预备的，本来打算是给你零吃的，既然是小子你认跌了，便宜便宜你，一回都给你吃了吧。’说罢，盐盆端起来，完全泼在小子身上，疼得小子如同鬼叫一般。众人把他解开问道：‘刘三是你自己回去，还是教我们送你去呢。’刘三强咬牙说自己回去，并不教人送。这个工夫我也出来观看，一看众人要教刘三走，我一想，不对，他一回去，必然得激起一番事故，不是咱们钉着跟他闹事吗？不用让这小

子走，暂时找个地方把他押起来，打发人到丁家坡去送信，一面教人哄齐寡妇立刻就走，事全都办了。”

经郭敬林叙述，元爷才知道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天居然没有动静，到了次日清晨起来，就听庄外锣响。有早起到田中工作之人回来报信：“可了不得了，丁家坡全庄的人各持军刃，来到庄口，说是不让咱们七星庄的人出去，见一个宰一个，见两个宰一对，八爷赶快想主意吧。”依着大刀郭敬林，要集齐集齐人出去跟他等一死相拚。后来有一个人出主意，那一来这个事可就闹大了，不是就因为一个刘三吗？真是咱们已竟把他打死，那可就无的怨了。人是打了，不过也没打他怎么样，无论是闹到什么地步，难道说还能把刘三杀了吗？依我说还是先礼后兵，问问他这是干什么来了，如果能了咱们就跟他了，反正是咱们把他的人打了，也不是他把咱们人打了，咱们可以跟他没完。郭八爷一想，这个话很对，这才派人出去问话，将然到了村口外，丁家坡的向上一围，问话人高声说道：“你们大家听明白了，我们可不是为打架来的，比如说，出来打架，还能不带军刃吗？如果你们要说不管那些个事，见人就打，那我也没法，你们就打。”从中有为首之人，一听这个话，拦住众人别打，先问问他有什么话，回头再打不迟，大众果然止住脚步问道：“有话快说。”几个人说道：“倒是也没有别的话，我就问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呢，还是特来打架呢？”为首人说道：“既然你这么问，我倒是也有两句话，别的全都不问，我们村上的人，那里去了，为什么前去送信，当然是看我们敢来不敢来，你们七星庄是不是这个意思？”问事人一听，就知道这个事能了，因为他们是僵着火来的，只要是把他这个火解了，就算完了，有能言善辩

之人这才说道："你们这个意思全都错了，别看我们几个人也是七星庄的人，我们出头可不是为打架来的，出头实在为两造无事。这么些个人，大家打起来，能够说不死不伤吗？伤了，倒还可以医治，当场出了人命，以后应当怎么办呢？打架不过就是一口气，真要是那么回事，彼此拼命倒也不冤，不是那么回事，那不就太冤了吗？你们众位是为刘三来的，刘三现在就在我们村里，皆因打起架来了，有几个人打他一顿，别看伤痕不算很重，不过是把皮打破了，猛一看很不好看。这是我们几个人出的主意，不教他回去，就怕的是众人一看，激出别的事来，所以打发人前去送信。据我们想，丁家坡得着这个信，露头露脸的必然来几位，把这个话说明白了，这个事可就好说了。有谁知你们竟把这个意思误会了，集合全村人前来打架，可不是七星庄的人骇怕，因为得把话说明白了，再打不迟。里面人位也全都预备好了，不打还倒罢了，只要是一打，那就是杀人流血。所以我们几个人出头，一面摆住我们村里的人，一面跟你们把话说明白了。听我们几个人的话，咱们有说有议，如果不听，我们闪在一旁。你们就算事有事在，比如说看着我们这几个人有气，喝令一声，先把我们这几个打死，头一样我们也不是出名的武术家，再者说，就让是武术家，还有个寡众不敌了，无论怎么办，听凭你们众位就是了。"

每逢闹事，当中必然有说和人，这个说和人可得站住了脚步，也不能卑，还不能亢。过于卑，容易引起对方欺人之强心；过于亢又恐怕了事不成反为僵，处到这个地位就叫不卑不亢，把自己的脚步择清，表白清楚，并没有左护右袒的意思，这个事才能够办成呢。世界上短不了阴错阳差，发生

争斗，了事人固然是一片热心，为的是息事宁人，不过这里面可研究的地方太多了。热心了事者，应当熟习明了，庶乎临事不至于发生枝节，以副自己的热心。比如说了事的功夫一点儿不学，有朋友闹了事了，本着自己的热心出头去了，心倒是好心，不过言语上没研究，不但人家的事没了成，反到把自己卷入漩涡，加入了战团。又辜负朋友，又辜负自己，似乎这样了事，不了也罢。今天七星庄这几位了事的，就算很有能为，头一样他想这个，丁家坡，姓丁的是大户，被打这个小子姓刘，可见得姓丁的齐人前来打架，不过是给村子里找个面儿，要是把村子里的面儿找过去，至于姓刘的一个人，他们也未必肯其替他来拼命。知已知彼，然后说明利害，其斗志不解自消。你说这个主意，还是真教七星庄这几位猜着了。众人一听本来对么，姓刘的什么东西，给咱们丁家坡出过什么力。真要是七星庄欺负了姓丁的，这个话还有一说，皆因是一笔写不出两个丁字来，不管远近，反正都是当门家族。这个话人人都想到了，就有人说完了，既然姓刘的并没死，打伤了，你们七星庄治伤就算完了。丁家坡为首之人一看这个事，众人不打算闹了，自己想了想，也是无味，不过就是在老庄主丁庆远那里，不好交代就是了。

刘三这个小子，他在七星庄，挨了郭八爷两个咀巴子，回到丁家坡，见着丁庆远搬弄是非。他可也管丁爷叫师傅，究竟丁爷也不认得他，这都是徒弟们代收的。老头子为的是联成一气，庄村结团体的关系，故此也不管这些个事，全是我的徒弟就完了。刘三这小子被打，回到丁家坡见着丁爷，先叫了声："师傅，我给你老人家跌了跟头了。"丁庆远问是什么事，小子假意说七星庄有我一家亲戚姓齐，因为她居孀守

寡，家里的事必须要求人照顾，时常托人给我带信，我因为嫌麻烦，可是又不能不去看看，他捎几次信我才去一趟看看。刚才我到齐家看了看，原来托我替他购粮食，还买些个零碎东西。我站起来走，将然一出大门，碰上了郭敬林，因为我认识他，可是没有介绍过，只可低头走过去不就完了吗？也许是他怪我没跟他说话，吼叫一声，教我站住，问我姓什么那里人，来到我的庄上找谁。我跟他实话实说，他说我不是好人，一定是跟齐寡妇有奸。我告诉他，你这个话别这么说，你知道丁家坡老庄主那是我的老师。郭八爷一听，把眼一瞪道，你不提丁庆远没事，你既然提他的字号，今天我非打你不成。说着，过来给我两个咀巴子，当时我可没还手，我告诉他，好，咱们回头见吧。我这回来告诉你老一个信儿，你老要替小子我出气更好，如果你嫌麻烦，小子我自己带刀子前去，跟他一死相拚就是了。”丁庆远这个人本来就护短，脾气又不好，当时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气往上撞，连连说道：“刘三，你小子有骨头没有吧，如果有骨头的话，你自己二次找到七星庄，进庄就骂郭八，他约出人来打你，你就卖给他们，咬住了牙，千万别含糊，不怕教他们打死，我必然有法子替你报仇。如果打伤了，我也有办法。”刘三这叫赶上刀口了，没法子，只可说：“好，只要老师你给小子我报仇，死了也不算什么。”刘三二次来，是这么来的。可巧打完了之后，郭八爷不等小子回去，打发人前去送信，刘三在七星庄放着了，打算要的话，你们就打发人去取吧。丁庆远一听这个话，不用说七星庄是把个刘三儿给打死了。自己不由得后悔，要不是我一句话，刘三儿因为什么竟会把命丧了，既如此我总得对的住他死去的灵魂。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把庄上几个头

目人找到家中，可就把这个话跟他们说明白了，吩咐一声齐人要跟七星庄势不两立。自己也带着军刃，跟在众人后面，前面嘱咐好了："郭敬林出头给我送信，我自然前去敌他。如果他不出来，我也犯不着出头了，大概咱们这人，总能够敌的了七星庄。"大家一齐答应了，这才来到了七星庄。到现在听人说刘三并未死，大家这个气不由得就泄了。因为刘三这个人在丁家坡跟大家没有什么好处，为他一个人大家出来拼命，这幸亏是没打起来，真要是交上手，还不一定出多少人命呢？再者说，这又不是什么军队，有军法，有纪律，这就叫合村打群架，全都有一份事不干己不出头的思想，所以也没等说到了怎么样，众人就自动的解散了。所余的也就是丁庆远跟几个头目人，丁庆远也知道刘三没死，只得叫七星庄赔二十吊钱养伤费，把刘三带回丁家坡。丁庆远一方面不满意七星庄，一方面不满意丁家坡的同乡。幸亏七星庄不打，真要是人家打算打架的话，一看了这种情形，输赢不说，够多么难看哪！我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坏处，他们竟会对我这个样儿，这可得想特别的法子，不然日后有事可办不了了。由打这一次以后，丁庆远才宝地练庄兵，招集绿林道的英雄。据说钱财不敷余的时候，还在后面作过买卖，这都是过去的话。

郭八爷今天因为姑娘练功夫碰上丁家坡的少寨主，他竟无故欺压软弱的女子，不问可知，这是有意挑逗。元教师将然一说，所以郭八爷非常有气，就把当年之事跟元爷细说了一遍。元教师不知道以前还有这个事，把话听完非常后悔，叫了一声郭老庄主："既然有这等事，我可实在不知，假如说我要知道以前的事，无论如何今天我也不惹他，因为我这惹他，岂不是有意勾事吗？事到如今，把七星庄闪开，我简直一人

到他的丁家坡，先礼后兵，给他道歉之后，能够完事更好，不能完，只可跟他以死相拚。”郭八爷闻听连连摆手：“元老师你这个话错了，姓郭的并非是怕事。再者说这个事是他找咱们，也不是咱们找的他，你老人家遇上，把小子打倒，老夫感激的不得了。勾起事来，正要借重你的能为，跟丁家坡势不两立，为什么你说这个话呢？你我全都是在外面跑腿的朋友，咱们把客气话甩开，不是已经把姓丁的儿子打了吗？应当想相当的办法才是。”元爷一听人家郭敬林不愧是条英雄，说出话来慷慨大方，这才叫道：“老庄主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可就不多心了，俗语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预备打架，就得预备打手。不知道咱们七星庄有武术的人多少位？”郭八爷算了算这才说道：“凡是会的摆到一处，也就是二百多位，能够打一气的也就是三十来人。”元爷一听，不由得一皱眉，心说可了不的了。耳出耳入，可听说丁家坡手下有喽卒兵，大约不足三百名，里面的大小头领全是在绿林道招募的绿林英雄。谈到群打群殴，大约七星庄不是敌手。郭八爷也知道丁家坡的消息，看见元爷皱眉不语就知道是人位不顶对，这才说道：“元老师，如果人位不够用的，这个你倒不必着急，按说我这个朋友不能对别人说，事在急紧那就不能不说了。在咱们七星庄西北十里地，有座白玉峰，山上有二位寨主，是亲弟兄二人，大爷乘龙将张金奎，二爷跨虎将张金顺。这弟兄二人，每人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力大无穷，手下有三百多名喽卒。别看身为绿林道，不专为作绿林买卖，指着开垦山田，管辖的各庄村纳粮，偶尔作一次绿林买卖，不是赃官卸职，就是劫绿林道。这号买卖的钱财赚下来，并不是大份分金小份分银，完全把他买了棉花谷粮存在白玉峰上，预备年

头不好，拿出来救济自己管辖的各村庄。这两个人跟我是八拜之交，一股香的兄弟共是九位，现在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还有一位二爷姓林名孚字柱天，外号人称五彩凤凰镇徐州，他可是山东人，后来移居到徐州府的。张氏弟兄行五行六，我行八，林二爷是我们的二哥，如果论到武术上，他老人家就是不肯出头，只要能够出来，还别说是丁家坡就是普天下的武术，能够赢老人家的很少。每逢见着我的面就嘱咐两句话，在外面作事要正大光明，不可惹祸，有人额外欺负你们，也用不着给我送信，如果被人杀死，或者残废，再给我送信也不迟。任凭他是谁，我到了那里，必然一掌将他击死，给你们报仇就是了。不过这位老人家不易惊动，现在已竟九十多岁了，平生没拿过什么军刃，浑身上下寸铁不带，就凭两只胳膊一双手，不亚如铁打铜铸的一般。自幼年间练就的硬功夫，整世童男子，当年平过扶风寨，老人家当面跟他叫话：'二人一同自尽，免得为仇作对，我死了我这里的人有的是，可是也就不跟你作对了，你要死了多少人民不受罪，如果你不敢跟我同死，你就不算是英雄。'扶风不肯输口，二人定规的在山口两统石碑那里各自碰碑而亡，林孚将碑碰碎，一点事都没有，扶风脑浆迸裂。就是他老人家这个脑袋那个功夫就大了。现在咱们要是不够用的，我可以到白玉峰送信，叫张家二位老哥前来帮忙就是了。"元老师一听遂说道："很好，庄主既然有这个好友，那就太好了，事不宜迟，一方面庄上预备地方，一方面去人送信，最好别过今天来到这里才好。"郭八爷说这个容易，也用不着派人前往，只要我到了那里，马上他们弟兄，就能跟着我来了。话说到这里，赶紧吃早饭，派人安置地方，回头白玉峰兵到了好住。郭八爷备了一匹快马，

马上加鞭奔白玉峰去了。

老人家也就走了有三碗茶的工夫，庄上人来禀报，丁家坡有许多人各执刀枪棍棒，够奔咱们七星庄来了。元老师一听了不的了，庄主没在家，庄上的人又没聚齐，何况齐集了也未必是人家敌手。想到这里不由得着急，赶紧把三位徒弟请来叫他们每位带领五十名壮汉，把七星庄前后都把守住了，用抬筐多预备碎石瓦块，任凭丁家坡的人说什么千万不可出敌，他们往前来就用石瓦打。又教人用竹槁在村口里面搭了一座高台，到了上面往四外那里看都看得见，全预备好了，丁家坡的人也到了。元断涧登高了望，就见丁家坡所来不足一百人，可是非常齐整，不问可知当然受过多少次的训练了。见他们来到这里，先鸣锣，然后又敲鼓，这百十来个人不亚如潮水一般，往七星庄口而来。将然来到切近，七星庄的壮汉，飞石走瓦不亚如飞蝗一般。丁家坡的人，还是真没注意，连一点预备都没有，一阵砖瓦不要紧，打得众人叫苦连天，立刻队伍便散了，发一声喊，全都抱着脑袋往回走。丁庆远留神一看，哎呀村子里头，都搭起台来了，当然这是有预备了。赶紧鸣金收兵，聚集残军，退回二里多地，当面嘱咐："你等何其胆小，他们这是惧丁家坡的势力，打仗不是不成吗？故此才出了这么个主意，这一次咱们前去，也用不着进庄子，不是离近了，他们才能够扔砖瓦了吗，咱们不会不往近处去吗？队伍拉开了，四面八方把他的七星庄一围，咱们把帐棚支起来，埋锅造饭，这就叫围困七星庄。我看看他们怎么出来。"众庄兵一听这个话有理，这才二次擂鼓前进。元断涧在高台上面看的明明白白，这一次丁家坡的兵去而复返，并不逼近七星庄，只是在村四外，取围困之势。元老师看罢，心中大

喜，小子你要围困七星庄，你可算是倒了霉了，到了今天晚间，老庄主带领白玉峰的人一到，给你来个里外夹攻，必然杀你个片甲不回。想到这里，另外选一百多壮汉，各自手持长枪，对郭家三位少庄主说："这人也全都归你等带领，我在台上预备信炮一个，如果老庄主带人前来，听我的炮响，你们弟兄三个人各自带三十名，杀出村外跟老庄主夹攻贼兵。"全部预备好了，净等老庄主，那知道一直等到夜晚仍然不见回归。元爷心里未免着急，如果今天晚上不能解围，夜里这个觉就没法子睡。想到这里无法，只可改变方针，预备三更天，亲自带人去劫营夺寨。正在大家会议之时，猛然间庄上人来回报，不知道因为什么，丁家坡的人，全都蜂拥一般，跑回丁家坡去了。元爷一想，呕，不问可知，一定是他等得着什么消息。话虽然是这么说，还恐怕他等有诈，自己带好了一对短笔，亲自出庄探听，不错，丁家坡的人果然是退了走了。元老师赶紧回到庄中，把三位少庄主分成三个大队，每队带庄汉五十人，其余又凑了二百名，教姑娘郭宝银带领保守七星庄。贼人来时，只宜守不宜战，分配完了，自己带着三位少爷，随后追赶下来。来到丁家坡切近，就听锣鼓齐鸣，杀声震地。这个天已然就黑了，借着灯火观看，丁家坡的人是白光号坎，跟红光号坎的杀得难解难分。红光这边两个老头儿，都是身高六尺开外，每人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往来追杀丁家坡的庄兵，盖世雄丁庆远，舞动双戟向前拦住动手。元爷看的明白，不问可知这二位当然就是白玉峰的二位大寨主，还是真被老人家猜对了。

郭八爷由打家中起身，不到二十里地还骑着马，那就太容易走了。不过就是一顿饭的工夫，已然来到白玉峰下，走

到山口，守山喽卒一看，认得八爷到了，赶过来请安问好。郭八爷教人通禀进去，白玉峰二位寨主张氏弟兄，一听八弟到了，不问可知，一定是有事，不然他绝以不到山上来，自己弟兄也用不着摆队迎接，弟兄们一同来到山口。郭八爷说了一声五哥六哥，小弟可短给你请安，说着话，就要跪倒磕头。张氏弟兄赶紧掺住道："兄弟，咱们彼此都是这个年纪了，何必行礼，里面坐吧。"老哥儿三个，相携来到后面聚义厅，手下人献茶，张金奎问："兄弟，有什么要紧事不成，我看你是骑马前来。"八爷也不隐瞒，叫了一声："二位哥哥，实话告诉你老吧，如果小弟没事，绝以不敢到你这里打搅。"遂就把当年如何跟丁家坡闹事，就算把事办完，现在你侄女怎么练功夫，怎么遇见丁家坡丁庆远之子，如何叫好动手未分胜败。元教师不放心到林中观看，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元断涧一脚将小子踢倒埃尘，大概可就摔伤了。元教师回到庄中，把话跟我说明，我提起以前的事，元教师非常后悔，我用言语解释开了，这才想对付的方法。元教师问我庄上共有多少能打仗的人，我把数目计算，元爷摇头，这样看起来七星庄一定不保，皆因丁庆远手下练了数百庄兵，如果前来，我等如何抵敌。小弟才想起二位哥哥来，这可非得请你出头了，不然七星庄跌跟头事小，关乎弟家败人亡。"张金奎、张金顺一听，不由得哈哈大笑，叫声贤弟："方才你一说话，竟把我们二人吓了一跳，不知道贤弟你有了多大事。小小的一个丁家坡，可又算的了什么。你要提别人，我们弟兄或者还不知道，提我们这里的丁家坡丁庆远，我可知道他的出身。这小子自从年青没有父亲，那时他母亲才二十多岁，因为长的容颜不错，跟他村一个有钱的富家子弟，勾搭成奸。奸夫看见丁庆远不错，

给他请教师练武术，因这个奸夫无子无女，拿着他就当亲儿了，他的武术也练成了，奸夫也死了。遗产就算是他的了，当族之中倒是有人，皆因不敢惹他，所以连一个敢问他的也没有。到现在他就称了富家翁了，行为还没有甚大的坏处，故此我们弟兄，也不加管教他。既然他对于老兄弟你有这种行为，无论如何我们弟兄也不能袖手旁观。你现在的意思打算怎么样，只管说，我们弟兄听命就是了。”郭八爷连说不敢：“我们在家里已竟讨论了，据元教师说，最迟别过今天晚上，得把兵发到了，不然恐怕丁家坡的人到了那里，寡众不敌就了不得了。”张金奎问道：“兄弟，你计算着丁家坡，今天去人不去呢？”郭敬林说：“依我看，恐怕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去了。”张金奎张金顺齐说道好，咱们提前吃晚饭，我派人前去打探，然后好定去的方向。郭八爷听着这个话，还不明白，不是发兵到我的七星庄吗，怎么还另定方向呢？自己又不好过问，见张金顺叫进两个人来，一个是细高条，窄脸儿长脖子，尖头顶，细腰阔肩膀；那一个是小矮粗，大脑壳短脖子，肩宽背厚，腰大十围，细的好像长虫，粗的像个大水缸。郭八爷看着选的这两个人有意思，遂不住的上下观看，大寨主张金奎叫了一声：“八弟，你可别小看这两个人，高的叫柳四思，矮的叫鹿仁，一个外号叫柳木杆子，一个滚山砘。这二人到外面采案子，无论多难的事，全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调查的明明白白。”又给二人引见，“这是我磕头八弟，大刀郭敬林，七星庄的庄主”，二人全都各施一礼。大寨主接着说道：“现在郭庄主庄上有事，跟丁家坡打仗，特到咱们这来借兵，现在那边的情形还不知道，你们二人一个够奔丁家坡，一个够奔七星庄，看看他们有么动静，速速回报。”二人答应一声

就走，郭八爷叫道："哥哥，教他们二位前去探听，往返这么远，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呢？"大寨主哈哈大笑："他二人要是跟平常人一样，不是就不派他们了吗？他们二人要讲究当场动手，还不及一个喽卒呢。谈到了腿上，那是天生飞毛腿，任凭多好的武术家，也追不上他们二人。皆因腿这一快，就把他们二人的身分抬起来了，不管这个人是多么高的身分，也别管有多大仇，他也敢跟前晃三晃，你不追他还则罢了，只要你一追，他就如同一溜烟相仿，早就没有影子了。所以人都不知道他们二人有多大能为，要按武术道上说，有这么快的脚程，那当然够剑客的身分。"郭八爷闻听点点头道："二位老哥哥，天下竟有这样高人。"大寨主说道："这也算不了高人，不过算个特别人就是了。"正然说着，厨师傅来报道，酒饭齐毕，就在大厅之中设摆筵席，老哥儿三个开怀畅饮。将然把饭吃完了，柳鹿二人已意回来了，高声说道："报告三位老人家得知，丁家坡已经去了一百多个人。到七星庄，本打算一拥而入，没想到七星庄早有预备，并不出来迎敌，单等丁家坡的人到了切近，矢出如雨，几乎把丁家坡的庄兵打散了。退下来二次又攻上去，可是不靠近了，散布在四周围，埋锅造饭，那个意思，是要困七星庄。"张金奎一听哈哈大笑："这是你们二人奇功一件，回去休息去吧。"二人走后，郭八爷问道："老哥哥，丁家坡已然围困了七星庄，老人家怎么反倒喜欢了呢。"金奎不等八爷把话说完，接着说道："兄弟，这个地方你不敌哥哥我，皆因我们抢山夺寨已竟惯了，不敢说是深通兵法，什么围赵救魏的法子，我们可以说是常使。比如说咱们现在跟七星庄里面通气，相约好了时间，可以里外夹攻。现在就不然了，事先并没有定规，仓卒之间未必打得

好，再说就是打的好，我也不愿意教七星庄的人跟丁家坡的人交手。因为我既然得着这个信了，交给我办，别说是一个丁家坡，就是三个五个合到一处，白玉峰又有何惧！现在他不是打算长久围困七星庄吗？这个机会太好了，咱们马上整队奔丁家坡，你老想想他得着这个信，回来不回来呢？”郭八爷听到这里这才明白，果然是好法子，自己本来打算跟着一同前去。张金奎说道：“不必，头一节你的军刃没带着，再说你又是骑着马匹来的；这还都不要紧，马匹放在我的山上，军刃我给你找一口，不过你出头，丁家坡就知道我们白玉峰的人，是你搬去的了。比如说你不露头，他们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白玉峰，就许把你们这场是非移到我们这里来。真要是丁家坡跟白玉峰打，这就好办了，愿意跟他打就打，不愿意打，把山口一守，他是干瞪眼没有法子。”其实这个话也叫蒙席盖井，天下没有那么巧的事，将然跟七星庄套上事，谁没招谁，也没惹谁，白玉峰就会发兵来，人家能够不知道这是七星庄出的坏吗？郭八爷不好意思辩驳，只可说道：“既然如此，二位哥哥就多辛苦吧，小弟我在家等候。”大寨主说道：“这个话就对了，当时给了八爷一支山令，所有全山喽兵全都听你调动，你就给我们看守山寨就是了。”

弟兄二人把话说完，点齐了一百五十名喽兵，便去了。到了丁家坡，故意的虚张声势，鸣锣响鼓，急急前进。这个时候丁家坡的少寨主，被元断涧踢倒摔伤，尚且不能起来，只有一位庄兵，和副元帅吊客星于芳，在家里看守，得着这个信，小子那里敢出来迎敌。赶紧派人把住村口。其实人家打算往里打，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进去了。他可没有人家元教师那么大调动。不过张氏弟兄不愿意多杀人，也不愿意

教丁家坡跟七星庄仇上加仇，这就算是“硬了事”的举动。按说应当出头给两造说说，也就算完了，张氏弟兄却因为跟丁庆远没有多大交情，恐怕出头说和，不知道成不成，成了当然是很好，倘若是不成，再翻脸那就算跌一面儿，还不如先跟他来一场，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所以并不十分往里打，不过就是鼓噪而已，就是这一来，已竟把丁家坡的人全都吓坏了。大家已然就是怨声载道，这是图什么呢？跟我们大家伙敛钱练的庄兵，到现在把庄兵带出去，跟七星庄打架去了，白玉峰前来打庄，可叫我们来抵挡，与其我们自己抵挡，还不如省了那个钱不练庄兵呢？大家就出主意，教家里人快着逃走吧，不然被人家攻进来，可就了不得了。正在乱七八糟的工夫，于芳早已暗含派人给老庄主丁庆远送信去了。丁庆远一听这个消息，就吓了一跳，这个报信的说的也凶点儿，说白玉峰来了无数喽兵攻打丁家坡，跟着就要攻进去了，人家说了，只要打进去鸡狗不留，连房子都烧了。丁庆远听了这个话，焉能够不着急，任什么话也没说，带着人往回就跑。来到庄前一看，果然呐喊摇旗，正在攻打之际。两方的兵丁相见，这就算短兵相接，立刻交手。张氏弟兄各自颤手中大戟杀入丁家坡队伍里面，真是生龙活虎，如入无人之境。丁庆远并不认识二位寨主，舞动双戟迎将上来，高声喝道：“什么人！竟敢来到丁家坡这样猖狂。”张氏兄弟各自报名，丁庆远也报通了名姓，然后这才动手。张氏弟兄二人是两杆大戟，丁庆远是一对短戟，当时可就杀在了一处，张氏弟兄只是知道丁庆远这个人，也没会过面，也没动过手，究竟有多大能为可不知道。赶到今天一动手，不由得暗含着点了点头：莫怪这小子霸占家产，丁氏一大户人家，并无一个敢惹，小子的

武术，果然不含糊。这幸亏是我们弟兄二人，真要是单打独门，长了还不是人家敌手。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丁家坡里面得着信了，副帅于芳也率领庄兵接应出来。于芳手使护手双钩，一看大元帅那里动手，赶紧过来加入战围。

元断涧一看，准知道张氏弟兄难敌，一分短笔拦住了于芳。本来这是夜间，三处的兵搅到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彼此混战一场。打了一会儿，丁庆远说道："如果真正是条英雄，你我各自罢兵，定规好了地点，约定了明天在白玉峰、七星庄、丁家坡，三处中心点打仗，去的是英雄，不去的是狗熊。"说罢，各自回兵。张氏弟兄回到白玉峰，见着郭八爷说道："这个事全都弄错了，不是没教你出头吗？丁庆远回兵之时，你们七星庄有人追赶下来，为首之人，手使两支短笔，莫非那就是元断涧元教师吗？"八爷说道："不错。"张氏弟兄又把以彼此相约的话说了一遍，当时嘱咐郭八爷，回到庄上务必派人上夜，以防贼人暗袭。郭敬林点头答应，仍骑原来马匹，告辞回庄。到了七星庄见着元教师，把过去之事又问了一遍。元爷又向郭八爷说道："净凭在村子里面上夜也是办不到，务必要在道路之上下卡子，知会附近店房，到了夕阳西下之时，嘱咐行路之人不可前行，皆因七星庄不能通行，免得自找麻烦。"郭八爷一听："这更好了，家里我跟你，是一人守半夜，不可完全睡觉，以免有了事无人抵挡。"当时分定了元爷上半夜，郭爷下半夜，够时候早早休息，不可耗费精神，致当班时误事。不表郭八爷到后面去休息，单说的是元断涧，这个人叫神行无影，那个脚程之快，夜行术之高，那就不用跟人家比了。在他值班之时，并不是按着一定时候出去遛达几趟，皆因他的脚程快，瞬息之间，就可以顺着七星

庄转一个圆圈。老人家正然转得高兴之际，忽然看见面前，来了一条黑影，把元爷吓了一跳，倒不是怕别的，皆因这个人的脚程太快了，不问可知，当然是成了名的剑侠，不然没有那个快法。自己一想，我们这个庄子上没有这么快的人，我要不看见他，那就不用说了，既然看见了，我何不追赶前去看看，倒是个什么人。老人家想到这里，立刻哈着腰追赶下去，要说前面这个人脚程实在也不慢，老头子追了一里多地，才把那人赶上。一看长的太难看了：细腰细脖，缩腮帮，尖头顶，亚赛一条黄瓜一般。老头子高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人回说："姓柳名叫柳四思，外号人称柳木杆子，在白玉峰充当踩盘子头领，奉寨主之命，特此前来探听庄上的消息，有没有贼人在此扰乱？"元爷一听这个人说话，理直气壮，或者没有什么虚假，又一想白昼之间，郭老庄主到白玉峰去了，我何不问他看见了没有。元爷一问，四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元爷教他跟着，一同回庄见郭爷一个面儿，还有话托你带到白玉峰。柳四思明白老人家这个意思，打算看看，我是假的不是，如果是真的还倒罢了，倘若是有假，想走万难。自己虽然明白，可是也不能不答应，遂点点头道："幸郭八爷到白玉峰，我们大寨主给我们引见了，不然郭八爷不认识，我今天还得麻烦呢。"元爷一听这小子很机灵，遂道："这也没有什么麻烦，真的假不了。"柳四思点头，说着话已然来到了七星庄。

这个时候已然过了半夜了，郭八爷前来换班，找不着元爷，正然心里纳闷。这么个时候元爷到了，并且还领着柳四思，没等他们说话，八爷先问四思："你到这里来，莫非是有事吗？"四思把刚才跟元爷说的话，说了一遍，老头子明白这

个地方，就是人家元爷心思细致，恐怕从中出错。老头子本想找点事告诉他回覆寨主，正在这个时候，对面有人脚登瓦的声音。郭爷元爷闻听就是一怔，赶紧到外面观看，果然对面房上，大脊后爬着一个人。八爷点手叫道："朋友，既然来到，不可胆小，不敢说话，我也上得去。是好朋友，还不赶紧下来，不敢不也是白费吗？"房上的那人一听，被人看见了，不下去也是无益，只得飘身来到院中。手拍胸膛说道："大太爷姓于单字芳，我乃是丁家坡，庄兵副元帅，特此到你们这里来探听，顺便打算把你的人头捎回去。"八爷大怒，一抡手中大刀，照定小子便劈。这小子立刻凭一对护手钩接架相还。郭八爷春秋刀十八手，外带四十八砍，好不厉害。十几个照面之后小子不敌，打算要走。元爷在旁边看得明白，知道庄主的功夫不含糊，于芳已经不敌了，遂大声说道："小子你不想走还倒罢了，如若打算走，我便亮军刃结果你的性命，不让你活着了。"于芳眼睁睁就要输招，再延长自己就许有性命之忧，想到这里，不管元爷说什么，虚晃一招就走。元爷看着有气，要是自己没说这个话还好点儿，话刚说完，小子撤军刃走了，分明是给我来个不好看，好，我非得把你拿住，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元爷将然随后要赶，被郭八爷把他拦住说道："元老师不可，何必追赶他呢？先打发柳四思回白玉峰吧，向来他办事很快，这一次回去晚了，岂不叫我两个哥哥不放心吗？"元爷说道："也好，你就提七星庄，有个教师姓元名叫元断涧，在丁家坡前已然跟二位寨主见着了。这场事本来是我惹的，既然二位寨主出头，这也算替我帮忙，先让你带话谢谢。明天相约地点三下合兵，到那时我同郭八爷一同前去，再当面致谢。"柳四思听罢，点头答应，并不走大门口，

不过就是三蹿两纵，已然踪迹皆无。

郭八爷想起这个小子腿那么快，问元教师怎么把他叫来的，元断涧实话实说，郭敬林不由得暗含着点头，这样看来这位教师就是剑侠之流，不然他没有这么快的脚程，以后这话我要告诉张氏弟兄。当时打发走了柳四思，元爷到里间休息，郭爷值班儿。到了天光亮，一同起来梳洗，然后用饭，饭毕不敢耽误，跟着就点齐了一百名壮汉，武库里取出来兵刃，大家分配好了，齐队前行。元爷算是带队的，郭八爷手擎大刀，在后面督队。别人不说，单说郭八爷走后，家里三位少爷一位姑娘，四个人商量好了，容着大队走后，四个人编制一个后援队，每人带十个人，一共是四十人，另外派了几十名探兵。这个探兵为的是往返来回跑的，隔半里来地就站上一个人，由七星庄，一直站到动手的那里，打仗如何随时报信，这个报法就是一人倒换一人。比如说前面没有意外的事，这哥儿四个就算镇守七星庄，倘若打仗不利，四个人一同前来补助老爹爹。

不表四个人预备，单说元爷带庄兵到了所定地点一看，喝，敢情人家全都到了，正然在那里排兵布阵哩，再迟一刻，人家就许打上。元爷一想，这个事由打我身上起的，我可不能隐藏在后面不出头。自己想到这里，告诉郭八爷给自己看着，自己头一阵要会会郭家的对头，盖世英雄丁庆远。说到这里不容郭爷答言，已到了当场，站在当场通报名姓："丁家坡的人听真，我姓元名叫元断涧，别号人称神行无影，昨天打你儿子的，可就是我，有能耐出来跟我会会。"丁庆远一听，这叫欺负人，如果我要是不出头岂不教他们小看我盖世雄。想到这里一句话没说，手擎双戟来到了当场，高声说道："姓元

的，我跟你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因何你打我的儿子？再者说小孩子不好，你还可以找他大人去了，你不应当凭仗武术高强，竟下那样毒手，以至摔伤很重，难道说你们家里就没有子女不成？”元爷厉声喝道：“丁庆远住口，休要在我面前唠里唠叨，你的儿子不对，不是才打他吗？找你去，头一节说，跟你没那个交情。再者孩子不近情，不问可知，大人也是糊涂虫。大人要是不糊涂，也没有这种无故欺负人的浑蛋孩子。我就是找了你去，你也未必说理，这就应那句俗语了，遇见文王说礼义，每逢桀纣动干戈。对于你这种浑蛋人，没有那么些说的，如果你不忿气的话，只可咱们两个人当场比比。有能耐你把我打倒了，从此我就算甘拜下风，七星庄的场子我不教了，从此回家，永远不说武术这两个字。我就问你，你要输了，应当怎么样？”丁庆远这个地方，总算不含糊，叫道：“姓元的，不是你有这个话吗？有能耐你就施展吧，只把姓丁的赢了，别的话也不用费，从此我不姓丁就完了。”元爷听着这话，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进招吧。”丁庆远不含糊，并不迟疑，双戟一分，够奔元爷便刺，元教师随跟他动着手，一面慢慢的把军刃取到手中。好在一样儿，老头子这个军刃，拿着也看不出来，不拿着也不理会，要一动手就拿着他，当然人家就知道了。皆因老头子先前赤手空拳，在动着手取出这么一对短笔，不亚如两只暗器相仿。这也难怪丁庆远不知，他不但没看见元爷的军刃，他心里还纳闷，就凭我丁庆远这么高的身分，小子竟敢不拿军刃，真不含糊。二人战够多时，并不分输赢胜负。这时候副元帅于芳看得明白，老庄主对待人家动手的意思，是以为人家没拿军刃了，如果战长了非得吃亏不成。自己想到这里，打算摆护手钩替换丁

爷，这小子也忘了旁边还有白玉峰的二位寨主，还有七星庄的庄主，全都在那里观敌助阵，他们焉能袖手旁观？小子将然一出阵，早有白玉峰的大寨主张金奎抖戟拦住动手。四个人打了两对，全都不分胜负输赢。郭八爷一想，这可不是两军阵前讲什么单打独斗，还不如给他来个以多为胜，把小子打回去就完了。自己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抡起大刀帮助元断涧战丁庆远。张金顺一看，那边已然是两打一个，我干什么还怔着呢？自己也把大戟一抖，帮助哥哥双战于芳。丁庆远纵然说是武术高强可是也敌不了元郭二位，何况这位元教师单人独自，已然跟他战了个平手，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大刀郭敬林，无论如何他也得败落下风。那边于芳就更不用说了，力敌张氏弟兄，堪堪就是力已不支。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来了一个出家和尚，口念阿弥陀佛，丁庄主不必惊慌，老僧来也，动手之人留神一看，不由得都吓了一跳。

书中代言，提起这个和尚来，可算大大有名，论武术够剑客身分，就是因为行为不正，所以难以成名。他的庙宇在丁家坡正南四十里黄龙寺，和尚法名秋元，别号人称黄龙长老，掌中一口宝剑，可算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丁庆远早年就认识他，知道他的武术高强，打算把孩子丁图送到他那里去学艺，跟和尚一说，秋元说你先别忙，把孩子领来我看看，还有个可收不可收呢。丁庆远认为这个话也在情理之中，只可先把孩儿领到庙中教和尚观看。这个时候丁图才十四岁，和尚一看生得面如敷粉，唇似涂珠，不亚如美女一般。和尚遂点头道："很好，我就怕一样儿练不了。"丁爷问什么地方不成，和尚说这个练功夫跑来跑去可办不了，打算教孩儿练的话，非得住在我的庙内才成呢。我怕你舍不得。丁爷一听这

个话不成问题，练功夫当然得跟着老师，这有什么舍不得呢。当时就把这个话跟和尚一说，和尚很喜欢，就把孩儿留在了庙中。丁庆远走后，和尚把庙里几个小和尚全都叫到了近前，给丁图引见引见。丁图一看几个小和尚，没有一个不是齿白唇红的，年纪也都在十六七岁。丁图就住在黄龙寺，和尚每天清晨起来，给孩儿盘练拳脚。丁图这个孩子本来不傻，看见这几个小和尚倒换班，送到禅堂里去睡，也许连三两天，也许一两天，也许一天不等。自己看着不明白，暗含着跟小和尚打听："师兄，怎么你们伺候当家的不定规一个人呢。"小和尚们全都跟他乐，并不告诉他，丁图心里更起疑了。从中有一个爱说话的，向丁图道："你要打听你到这里来，我告诉你。"把丁图领到箭道之中，这才笑嘻嘻说道："丁图，你这孩子也太傻了，以后可不许在众人面前说这个话，因为咱们庙里忌说这个。"丁图越听越糊涂了，叫道："师兄，你说这个话我听不明白，你倒是告诉告诉我，因为什么咱们这庙里不许说呢？"小和尚要说，又咽下去了好几次，末了告诉丁图，过几天你自己就明白了。丁图一听这叫废话，那还不如不告诉我好呢，只可央求道："师兄，你就告诉我不就完了吗？"小和尚说："我告诉你也不要紧，你可是知道了就当不知道，不然这个话走漏我可担不起。"丁图道："你就说吧，我绝不告诉别人就是了。"小和尚这才羞答答说道："兄弟，伺候老师你也免不了，大概不出这几天，老师就要叫你了。我们这几个人也不是倒班，师傅叫谁谁就去，还有时候高兴，全都叫进去呢。"丁图听了更不明白啦，伺候还是专靠一个人合适，怎么还临时现点呢？这还不说，高兴都叫进去，还用的了那么些个人伺候吗？想到这里还要问，小和尚说："你要不明白，

那可就没法子了，我可不能再往下说了，这个话你可也当作没听说，千万别透出来你知道。”小和尚说到这里，撤身就走了。丁图自己站在那里怔了好半天，就是想不明白，小和尚刚才跟自己说的是怎么个话。正然在这里呆呆出神，猛然间听见有人问：“丁图，你自己站在这里发怔干什么，莫非是想家了吗？今天你到我的外间屋去睡去吧。”丁图一听，轮到我这里了，不敢违，只可点头答应一声：“是！”自己心里还觉着高兴，倒看看伺候老师，这里头有什么秘密。丁图以为是叫他进去伺候了，其实不然，除了叫他之外，还另叫了一个小和尚，就是今天跟自己说话的那个人。白昼之间，不过就是练功夫，晚斋用完，天到定更，庙里可就安歇了。丁图睡在禅堂堂屋之中，敢情那个小和尚，不跟自己一同睡，他是跟师傅睡在里间里。丁图还以为，一定是另外搭铺了，有谁知一直等到了关门睡觉时，也没另外搭铺。丁图看着新鲜，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墙间本来有隔扇门，由门缝里看见里面点着灯，好奇心胜，慢慢的爬起来，下了床，不敢穿鞋光着脚丫，一步一步凑到隔扇切近，扒着门缝望里看。屋中的灯光非常明亮，丁图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见老师跟小和尚实行苟且之事。丁图刚要往回撤，老和尚倏的站起来，开门把丁图拉住，教小和尚到丁图的铺上去睡，然后把丁图威吓成奸。就是这个样儿，半年多的光景，别看武术没练成，可是把龙阳癖练出来了。就是秋元不叫他，跟小和尚们也自行乱七八糟。

世界上的事都是该着，这一天丁庆远到朋友家去，回来的迟了一点儿，走到黄龙寺，天将然定更。老头子想到自己的孩儿，在庙里练功夫，当然是二五更的功夫，这个时候还

不曾睡觉，我何不到里面看看。又一想拍打山门未免过于麻烦，还不如我暗含着看看倒省事。丁庆远主意已定，施展夜行术飞檐走壁的功夫，到庙里各处观看，并没有人练功夫，并且各处灯光黑暗，就是禅堂之中，灯光非常明亮。丁庆远以为是在这里练功夫也未可知，自己慢慢的来到窗下观看。可巧这天秋元正叫丁图陪着自己睡觉，明灯宣淫，自己的儿子被秋元和尚鸡奸。丁庆远一看，差点没气死，当时有心吼叫一声，跟秋元一死相拚；又一想这个事闹出去，未免太不好听了，再者说自己跟秋元动手，也不是他的个儿，不如暂把气压住，明天把孩儿叫回家中就是了。自己想到这里，垂头丧气回到了丁家坡。当天晚上不说，次日清晨起来，丁庆远亲自够奔黄龙寺，见着秋元和尚，满心是气，又不好意思带出来，当时跟和尚说道："当家之中娶媳妇，他们教我把孩子叫回去，跟老师先告些个日子假吧。"这个时候秋元尚且睡在梦中，张着个咀，跟丁庆远说道："办喜事，他一个小孩子家也办不了什么事，但得能够不去还是不去好，因为这个练功夫，耽误一天三天补不过来。如果要是非去不可，只可少住些个日子才好。"丁庆远连连答应："是是是！喜事办完了就回来。"当时也没有多少话说，领着孩子可就走了。丁图也不知道他父亲的意思，走在中途路上向着爹爹问道："咱们家谁娶媳妇呀？"丁庆远听见孩儿问，长叹了一口气道："那里来得有人娶媳妇，皆因你在黄龙寺练的好功夫，我已然知道了，故此假说有喜事，把你叫回来，不用练了就完了。"丁图心里有病，听爹爹说出这句话，不由得面色一红。后来强打着精神说道："怎么我练的功夫不好了？"丁庆远冷笑一声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是练功夫去了吗？"丁图听到这里，二目落

泪，不敢往下多说，跟着爹爹回到了丁家坡，仍然跟自己爹爹练。过了有一个多月，黄龙寺方丈打发人拿来一封书信，写的明白是丁家坡庄主丁庆远，庄主拆书观看，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是问问喜事办完了没有，为什么孩儿不去庙里练功夫，好容易练了半年，打这里一搁下，岂不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吗？丁庆远跟下书人说道："你回去对老方丈说，就提我这个人不会写信，故此没给他老人家回信。丁图现在染病在身，不能前去，病好了之后，身体恢复原状，必然前去练艺。"黄龙长老得着信之后，也就不往下找了。

光阴荏苒，转瞬之际过了三年，丁图跟自己爹爹，把功夫练的也不含乎了，人也大了，知识也开了。他的爹爹因为就是这一个儿，那就算是娇生惯养，对于他的行动，并不加管束。每天除了练功夫，吃喝之外，愿意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丁图猛然间想起前三年跟秋元和尚所办的那回事，以前自然是不好，可是后来觉着很有意思。我现在一天闷闷不乐，何不到黄龙寺去玩玩，就是老师傅不在庙里，或者在庙里跟 我没有那个意思，不是还有几个师兄吗？好在都跟他们有过交情，有人在那里就成。自己想到这里高兴，怎奈路途太远，不用说当天去当天回来不便当，就让是能够来回走，白昼之间总不如夜间清清静静的好。自己想到这里，跟爹爹说瞎话，就提临村上，有几个打猎的朋友，我要出去跟他们玩玩去。丁庆远一想，这也是闯练胆子的事，倒是也可以去。当时给了他路费银两，打算派个家人跟随，丁图不要，武术家出门那里还用人跟着，收拾好了小包袱，由打家中起身。这个人要是办亏心事，自己心里发毛，一边走道总回头看，那个意思，怕的是后面有人坠着他。走出三十里开外，看了看

后面连一个熟人都没有，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往前走。四十里地本来不算什么，不过一顿饭有余的工夫，已然来到了黄龙寺。一看正赶上秋元和尚在庙里，丁图口称师傅然后行礼，和尚看了看，别看过了五年多，面目没改，倒又出息俊了许多。和尚这才问丁图："你这是往哪里去？"丁图说："我就是为到这里来，望看你老人家。"和尚接着又问："以前为什么不来练功夫，果然是病了吗？"丁图不肯说瞎话，把在道路之间，跟自己爹爹所说的话说了一遍，故此他老人家不叫我来。现在我因为想念你老人家，待我那份好处，说瞎话，借打猎到你老这里来请安看看你老。和尚听到这里，非常喜欢，遂道："听你父亲所说之话，大概咱们爷儿两个那回事，许是被他知道了。其实这个人也糊涂，就是知道了，明白又应当怎么样？这又不是女子失了节终身之辱，这才叫多管呢。"说到这里，又说你过来我看看你。丁图来到和尚怀内，秋元爱了好半天，这才问今天晚上就回去，还是明天走呢？丁图知道他的意思，赶紧说道："我打算住个十天八天才走呢。"秋元听了，非常喜欢。丁图二次住在黄龙寺，是轻车熟路云雨重逢，多少旖旎事迹，不能形之于笔，只可以意会就是了。丁图住了十三天，然后才回家。由打这一次为始，也许隔一两天就往这里来一趟，到了庙中有时候住一夜就走，也许住三五夜不一定。先前说是跟打猎的出去，后来把这些瞎话就省了，只说自己到各处游玩。丁庆远倒是也不加过问，丁图这一随便不要紧，越跑越热，简直的不能够只一个人睡觉了，差不多每天都到黄龙寺，这一天正从黄龙寺回来，早早的到家，就为的遮盖众人耳目，有人问他到那里去了，就说我起早练功夫去了。走到柳林正碰上郭宝银在这里练飞笔，小子看姑娘生得不亚如

天仙一般，有意凭着自己的脸子调戏调戏姑娘，所以他才喊了一声好。没想到没调戏成，反倒打起来了，万也没想到这个姑娘有那么高的功夫。这小子本打算将姑娘打倒之后求合，求合不允就强奸，他可没想到不但是打不倒人家，自己要是一个不留神就许输了招。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又来了个元断涧，把自己一脚踢倒，摔伤了大胯。一瘸一点，回到家中见着爹爹就哭了，把受人欺负的前后话说了一遍。丁庆远头一半是疼儿子，一半是听了七星庄三字，想起当年闹事，虽然没跌在郭八的手内，本村人给自己来了个不好看，未免心中有气，无论如何也得聚齐庄兵前去报仇。丁庆远走后，少爷派人打听，头一天打了个乱七八糟，并且还勾出白玉峰的人来，丁图知道这个事闹大了，明天约地一战，自己又动不了，就让动的了，也是无济于事。他的心眼一动，秋元和尚可以算是跟我交称莫逆，何不给他送个信，如果这场事有他出头，任凭是白玉峰七星庄谁也不行。自己越想越对，叫来个亲信的听差，告诉明白了道路，教他够奔黄龙寺，把丁家坡所闹的事，全都说明白了。告诉他明天相约开仗，到那时白玉峰七星庄两处人真跟丁家坡打，如果秋元方丈念及师徒之情，望求他老人家助一臂之力。家人把话全都听明白了，这才够奔黄龙寺。到了那里，见着黄龙长老，把少庄主如何带伤、老庄主怎样去报仇，七星庄如何约来白玉峰，明天约定地点，就是三处居中之处正式打仗，少庄主求你助拳前后话一说。秋元和尚一听，立刻气冲霄汉，这才应了大鼓词那几句话，听说徒弟有了难，我不搭救谁搭救，我不心疼谁心疼。当时告诉家人，你回去告诉你家少庄主静心养伤，明天我到居中地点替他报仇就是了。

黄龙道长这次出去，可算是一举两得，头一节对于师徒私交总算是过去了，再者说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正，未免有些个对不住丁庆远，见了面仿佛难以为情，这一次要是一出头，替他增了光露了脸，出了气，总可以赎赎以前的不好，所以和尚出头是非常高兴。到了第二天晨起后吃完早饭，由打庙中起身，计算着白玉峰，七星庄，丁家坡，居中那个方向前行。赶等他来到这里，已然就打了个难解难分，堪堪丁家坡的人就要落败；和尚这才叫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丁庄主不必担惊，老僧来了。"

这一句话不要紧，动手的人各自撤军刃，跳出圈外观看。除了元教师之外，其余的人都认得这个和尚，因为他少年采花中年攀柳，许多人都不愿意近乎他，可是都知道他的武艺高强，所以也没有人敢惹他。秋元也不喜欢管别的闲事，这一次因为跟丁图有特别的关系，要不然也是不出头。众人一看秋元到了，不由得吓了一跳，唯独丁庆远心中欢喜，当时可就把鸡奸自己儿子之恨打消了，连连说道："高僧你老人家何以知道我们在这里动手？"和尚说道："我是路过此处，我把他们全都打发了，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说罢，这才说道："老僧秋元，别号人称黄龙道长，尔等如若知道出家人厉害，赶紧逃生，从此永远不许跟丁家坡闹事，不然的话。那一个不含糊，只管过来动手。"元断涧闻听，一个箭步来到了当中叫道："和尚，休要你口出狂言，别走接招。"话到人到声音到，擎笔够奔和尚便刺，秋元身形向旁一闪叫道："站住，报通尔的名姓，然后剑下受死。"元爷报了名姓，和尚撤出宝剑，二人当场动手。这个工夫实在是一层不能跟一层比，元爷在平常堆里，那就算很可以的了，敢情跟和尚比在一处，可

差一点儿。动手也就是二十来个照面，已然被人家用剑围在了当中。大刀郭敬林一看不好，一抡大刀过去打算助战，没想到被丁庆远给拦住了。张氏弟兄一看，了不得了，就让我们一齐动手，也绝不是和尚的对手。张金奎心生一计，连连叫道："大家住手，这样打不算英雄好汉，如果是英雄，我另外有个打的法子。"众人听了这个话，关系名誉，只得住手问道："什么打法快说。"张金奎先把元爷郭爷全都叫回来这才说道："咱们分为两队站稳了，我自然有办法。"他说话的时候，已然暗暗发出命令，那个意思是自己的人回来，就叫众人放箭。他这些个喽兵，一个个称得起久经大敌，对于这种暗令很明白。当时看明白寨主的用意，看了看元郭二位已然回归了本阵，大家一声吼叫，乱箭齐发，够奔丁家坡这边射来。你说丁家坡这边，事先本来就没有预备，一时之间还是真难以抵挡，只得各自用兵刃，拨打雕翎，且拨且退。张氏弟兄也教七星庄的人一同退走，两下里全都走远了。金奎这才说："丁家坡现在约来秋元僧，就是这一个小子，咱们就无法跟他打，据我想，非得打发人够奔徐州请林二爷出头，才能制住恶僧。"大刀郭八爷到了这个时，也是没有法子可想，除此办法之外，还是真不行。彼此一计议，白玉峰守住了山口坚壁不出，七星庄也围着庄子放卡子，以防奸细挠乱村庄，单等林二爷来到这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派人当然是由白玉峰走，因为那里有两个飞毛腿。全都计议好了，各自令人回去，白玉峰有险可守，七星庄有元爷布置一切，也可以高枕无忧。每天就是这么防备着，村子里也时常闹奸细。所以由路口放卡加紧，有人非要通过不成，就把他当场拿获。

老头子李源，走的这条道上，正赶上卫大个子放卡，这

小子本来不会说话，当时口角起来，被老人家把他们完全打倒。这么个工夫七星庄锣响了，卫大个子教李老侠客帮忙，老人家问他是怎么段事，大个子这才把前后的话说了一遍。李爷一听，双方面倒是没有多大仇恨，所差丁庆远这个人有点软的欺负硬的怕，未免不像英雄气概。郭敬林并没有直接跟他为仇，他反倒小题大作，儿子被秋元鸡奸，是亲眼目睹，他反倒不敢言语，到如今反倒借仗人家势力，这个道理实在说不下去。莫若我出头替他们两造说合，能够和平了事更好，不能和平了事，说了不算，我要会会这个花和尚。老头子主意已定，教卫大个子带道，跟随来到七星庄。见着大刀郭敬林，李爷报通名姓，郭爷不知道，元断涧却晓得，知道这是侠客铁掌李源。大家坐在一处说话，就把中途路上，怎么遇见卫大个子前后话说了一遍。郭八爷向着老人家说道："我实在是不知道侠客爷到此，求你老人家莫怪。"李爷道："这倒不算回事，这不是我今天赶上了吗？你们两造所因为的事，我也全都听见说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你们也没有多大仇，就是丁庆远之子带伤，那也不过就是跌伤，过几天自然能好，其余没事。我打算出头给你们说合说合，今天夜里不用说，明天清晨起来，我够奔丁家坡面见丁庆远，我就是实话实说，打算出头给两造息事宁人，听听他们说什么话。"郭八爷将要说不行，还未说出来，元断涧暗含着一扯郭八爷衣角，八爷立刻改口说道："不是你出头，还真没有这么个人。"说着话，预备夜宵，三位住在一处饮酒。天光大亮，李爷出离七星庄够奔丁家坡。郭爷问元老师："这个事就凭李老侠客一个人出头，能够了的了吗？"元爷摆手道："那如何能成，要在他们将败的时候，或者能成，现在他们的气焰正盛，无论如何也不认

了。”郭八爷一听，暗说元教师跟我所见的一样儿，这才问道：“既然如此，把老侠客拦住才是，为什么你不拦呢？”元爷闻听乐了：“八爷这点小事，你老人家还不明白吗？你要是不叫老侠客去了，当然他老人家也就罢了。他若去了，了不成不是就僵了吗？到那时不用咱们奉求，李老侠客跟他就僵上了。”郭八爷一听原来如此：“罢了，我实在不如元老师傅你高。”

不表七星庄二位，单说铁掌李源，到丁家坡跟人打听，庄主在什么地方住。庄兵问道：“你找谁？”李爷说：“我姓李单字名源，别号人称展翅金雕铁掌的便是，我要求见丁家坡的庄主，盖世雄丁庆远。”庄兵上下打量老人家两眼，这才说道：“你在此稍为候一候，我给你到里面看看去。”庄兵进去一回话，丁庆远耳目就算灵通，知道江湖绿林道，有这么一位侠客，但不知他为什么来到我的庄上，只可整理衣服，迎接到门外，道：“李老侠客在那里？”家人从中指引，丁爷说：“不才不知老侠客驾到，有失远迎，望求当面恕罪。”李爷也只可说道：“老朽来得冒昧，望求丁老庄主莫怪。”说罢，彼此哈哈大笑，丁爷遂往里让：“侠客光临敝舍生辉，侠客里面坐一会吧。”李爷说道：“打搅打搅。”让到了厅房分宾主落座，手下人献上茶来。茶罢，丁爷问道：“老侠客你老人家光临敝舍，不知有何见教？”李爷这才说道：“我这个人在外面跑腿，向来不会说话，说的到不到，求庄主多多原谅。李源这一次是由打北京城够奔山西天锡山……”遂把中途遇人盘查前后话说了一遍。“我一想你们两造，并不是仇深似海，何必这样班师动众，何况同居一块土，总得说是乡亲，仇家还是宜解不宜结，何况本来就没有仇，打仗就免不了伤人，带伤还算是万幸，如果彼此死了几个人，这个事不就更不好办了吗？依

我说各自退步，两好归一好，和和气气不好吗？”丁庆远一听，啊，七星庄的手眼果然不小，他居然搬出来成名的侠客，出头给我们两造说和。要说李源他是自己碰上的，这个话只能哄弄顽童行了，我如何能信，你说这个事，可应当怎么办泥？如果说不答应，他可是成名的侠客，给他脸上来个不好看，他怎么出我的门口呢？你说要是答应了，岂不叫白玉峰、七星庄笑我胆小无能，出来这么一位侠客，就把我吓得怎么说怎么听了。再一说，这个事真要是不认了，闹起来他可是一位侠客，他一个人虽然不算什么，可是如果他招集了来江湖之中的剑侠，不用说我这个小小的丁家坡，就是势力再大十倍也办不到。想到这里，非常为难，沉吟了半天，好容易想起一个法子来，暗说不如我给他来个缓兵计倒很好。想到这里叫了一声：“侠客爷，按说有你这一出头，不怕姓丁的受多大委屈，也应当当时就了。不过这里面有句话，你可千万别多心，方才你说是对于我们这场事，是路遇上的，要是这么说，老侠客当然跟七星庄的庄主郭敬林，以及他那教师元断涧，一定是不认识了，连我也在其中，当然都是今天认识的了。要是这么一说，你这归为是看的起我们，当然这个交情，跟七星庄，跟丁家坡，都是一般大了。”老侠客说道：“不错，我早就知道你准有此番多疑，说我绝不是在途路遇上的，当然是以先跟七星庄的敦敬林有个来往，现在你们闹事了，他是把我请出来的，故此我出头给你们说和，这就算你思想太敏了。我还有我的一片事，现在不过不能对你们谈。说实在的话，没有这分闲工夫给人了事，皆因生来的就是这么个脾气，看见事就要管。现在我把话说完了，凭信不凭信，你自己去想，事情了啦，可是两方面全好；当中了事人可以说是双方

的福星，战凶二字你要明白，仇上加仇冤上加冤，无故叫人打了，谁也不甘心，就是现在反不过手来，将来得着机会他还是想报仇，备不胜备，防不胜防，与其我们不结仇好不好呢？”丁庆远不过是脾气不好，他的为人倒不是很糊涂。听老侠客所说之话，实在有理，冤怨相报无完无了，这是何必呢？再说自己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痕，何必多结这个仇不可呢？但得有人出来一说和，落一个虚面的好看也就算完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跟老侠客说道：“你所说之话，我完全领情，不过，就皆因是寒拘住火了，所以没法结束。既然老侠客肯其赏脸出头，这就是我们两造的福神。丁庆远感激不得了，只要但得过得去，姓丁的绝不能说出‘不’来。”老侠客一听，这个话很和平，自然心里很喜欢，将然要说话，就听丁庆远接着说道：“这个事由打闹起来之后，还有我的小儿之师，也从中帮忙，事虽然是我自己的事，到现在我可也不能专主。请老侠客你在此稍微坐一坐，我到后面给他一个话儿。”

再说秋元僧自从得着打架的信，到了那里打了一仗，丁庆远就算是感激的不得了，如果不是人家前来，跌跟头现眼倒是小事，就许有性命之忧，人家和尚不但是帮助我露脸，并且还有救命之恩，以后对于他跟丁图之事，我不但不加计较，并且还要以此相报，只要丁图愿意，教他们随随便便就完了。自己打定了这个主意，可就把和尚让到了家中，一时也没有相当的地方，就让和尚跟丁图住在一间屋子里面。秋元对于丁图摔的伤痕，给他施用手术，又服了跌打损伤的丸药，本来就不算重，一二日可也就算好了。到了夜晚爷儿俩仍然行其相爱之事。和尚也是恋奸情热，反倒怕七星庄的事完的快，

每天出主意，教人出去探听消息，说不说就是好几天的光景。白玉峰七星庄那里是等林二爷，秋元在这里敷衍其事。想不到从中来了这么一位展翅金雕，丁庆远到后面见着和尚一说，当时和尚就急了，叫道："丁庄主，打的是你的儿子，你能够忍受的了，我也忍受不了，因为什么呢？我是他的练武术的师傅，弟子被人打了，与我的门户无光，这个事你完我也不完。如果老庄主你害怕，这个事我跟他们闹，甩开丁家坡，教他们到黄龙寺去找我不就完了吗？"丁庆远又不能露出自己太软来，只得说道："高僧所说之话，倒是跟我的心思相同，不过我是前来试探试探，不认了，我们就顶着跟他打，这可是打架。现在来了一个李源，他要出头了事，这个话应当怎么回复他呢？"和尚想了想："这也没有什么难处，你不是说和吗？别的条件也没有，就叫七星庄的主人陪着元断涧，五步一个头磕到丁家坡，到里面说几句求饶的言语，这个事就算完了，不然的话，绝以不完。"丁庆远又慢慢的说道："这个李源可是成了名的侠客，如果当时把他得罪走了，恐怕与我们多有不便。"秋元闻听哈哈大笑："这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教我一看，天下的剑侠，不过就是有名无实。如果老庄主你以为这个话不好说，我可以到前面告诉他去。"丁庆远因为刚才跟老侠客已然认可了啦，这个话未免不好说，此时听和尚说，要去见李老侠，这倒不难，还不如教他去说去呢。

其实全都错了。当时带领着和尚来到前面大厅，丁庆远当中介绍，然后大家落座，和尚首先发言："方才我听丁庄主说，你也不是白玉峰请的，也不是七星庄聘的，不过因为走路路遇我们这场事，依我说，各扫门前雪，休管别人瓦上霜。闲事还是少管，不知道老侠客意下如何？"李源一听，不由怒

气填胸，哈哈冷笑道："不错，这个话分谁说，身为剑侠替天行道，管的就是路见不平。如果那些个无知无识的练武术的，把武术练到身上，就为的是欺负人，或者攀花折柳，作种种不正的行为，到了姓李的这里可就不然了，世界上的事我不知道的不算，只要我知道我就爱管。"和尚一听李源这个话，分明是绕弯骂人，当时大怒叫道："李源！休要你在出家人面前这样放肆！你还别以为你是侠客，教我一看，那也不过是有名无实，就凭你敢说见到的事全都管吗？就让你全管，惟独我这事你管不了，打算了事也成，教踢我徒弟的那人一步一个头，磕到丁家坡完事，不然的话任凭谁出头也完不了。今天我要说把你留在这里，那算是易如反掌，不过我可不能那么办，绝不能关上门打朋友，我不落这个名声，暂时放你逃走，有什么不忿，明天咱们三地居中那里见。"李老侠客听罢哈哈大笑："好，咱们就这样办。"说着话站起身形就走，丁庆远也无话可说，只得送走了李源。

不表和尚预备明天打仗，单说李爷由打丁家坡往回走，不觉长叹一声："古人所说之话果然不错，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要不是多管闲事，怎么会碰这个钉子，这一来就算行了，这就算套上脑袋了，这还跑的了吗？话可虽然这么说，事到如今说不上不算来，只得往下趟吧，一面思索已来到七星庄。这个地方可就是人家元断涧高，据他所料十成就有八成这个事了不了。所以不等老侠客回来，元爷告诉郭八爷收拾得紧趁俐落，把打仗的壮汉，点齐了一百名，全都伺候好了，那个样子，就是立刻就要出发，可是不动。老侠客将然到了村里一看，遂问道："郭庄主这是打算到那里去？"元爷答言："老侠客孤身前往，丁家坡未必通情达理，我

们这个意思，如果你再过一会儿不回，我等就要接应前去。”李爷听罢点了点头：“有话咱们里面谈吧。”三位来到厅房，叫壮汉们全去休息，元爷问道：“侠客到了丁家坡，丁庆远认可了事吗？”李爷这个人，向来不会说瞎话，把到丁家坡前后话说了一遍，丁庆远到是很喜欢了事，从中那个秋元僧太恶了，凭仗血气之勇渺视天下英雄，那个意思就是不了也没有人是他的敌手。我已然跟他约定了，明天在居中地点相会，以比输赢，你们二位不用管，我到要会会这个和尚。郭八爷听到这里无法，只可盯着打架就是了，赶紧派人知会白玉峰，请张氏弟兄协力相帮。

当天晚晌不说，次日清晨早起，提前吃完了早饭，带着壮汉百名，够奔居中地点。这个时候丁家坡的还没到呢，略等了一会儿，丁家坡的人到了，白玉峰的人也到了，几处人全都聚到一处非常热闹。郭敬林先给李老侠客跟 白玉峰的人引见引见，然后大家一计划，先不教老侠客动，就算主帅，单看对面何人出敌。如果和尚不露面，自有我们跟他周旋，如果和尚出头，我等全都不是他人的敌手，到那时你再出头还不迟。李爷说道：“好吧，别看是这么说，我也未必是人家的敌手，不过也是寒勾住火了，不得不跟他一死相拚。”大家正然说着话，头一个就是丁家坡的副元帅于芳，手擎一对护手钩，来到当场耀武扬威，眼看七星庄的人说道：“尔等已然都是败军之将，何必还要二次前来，今天本帅要大开杀戒，有不怕死的只管前来。”话未说完，张金奎一颤大戟，抖丹田呐喊道：“小子何必这样发狂，待你家大寨主早早把你打发到老老家去就是了。”说着话，已然来到近前，抖戟便刺，于芳一看来得凶猛，可不敢用钩挂人家的军刃。护手钩的钩，以及

后面的月牙子，可完全都是拿敌人军刃的，不过也得分人家用的是什么军刃，类乎方天画戟，这种军刃全都凭的是以力降十回，不用说你拿他，不拿他他还向你的军刃上找呢！只要是拿到一处，双手拧把，“吧啦”一抖，任凭你有多大臂力，恐怕也得军刃出手。于芳也是久经大敌，对于这个地方很明白，所以看见戟到了，赶紧把身形向旁边躲闪，遂用双钩往里进招。二个就算各施所能，打在了一处，可别看于芳身为副元帅，动上手他可不是张金奎的对手，不到二十个照面，于芳已然就遍体生津。丁庆远看的明白，自己不敢怠慢，教和尚秋元压阵角，自摆双戟够奔当场。金顺一看，姓丁的打算双战，自己抖戟出来拦住。大刀郭敬林知道丁庆远武术高强，前一次张氏弟兄双战，尚且未能取胜，如果不出头相帮，金顺必然不敌，自己主意已定摆手中大刀，本打算帮助白玉峰的二寨主。秋元僧看的明白，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你等休要以多为胜，老僧来也。”手擎宝剑拦住了郭八爷。李爷一看和尚出头，这可不能不出去了，亮白猿棍高声说道：“和尚，打算出头动手，是咱们两个人。”和尚看见李源，就仿佛有多大仇似的，连连说道：“好好，我正找的是你。”郭爷只可闪在旁边观看，这二位可就动上手了。这个地方可得说是身分，李爷跟和尚一动手，跟前一次，可就又不一样了，究竟老头子比这几位高。郭爷一看李爷动手，一时之间先用不着自己帮忙，我何不去帮张二寨主，回头一看，元教师早去又战丁庆远，要说人家盖世雄可不含糊，力敌二人毫无惧色。郭八爷倒躲在了旁边，自己一想，倒不如我留神看看，那一方不成，我再帮忙不迟。留神看这七个人，一共打了三对儿，大约有半顿饭时，李老侠客那里，略微有点儿不占上风。李老

侠客未免心中着急，闯荡江湖一辈子，想不到竟在此要跌跟头，真要被他的宝剑刺到我的身上，当时气绝而亡，倒也落得干净；比如说身带重伤，不死不活可应当怎么样呢？老头子想到这里，未免心中难过，手中棍的招数可不敢怠慢，不过就是用看关定式封避躲闪，并不往里进招就是了。大刀郭敬林看得明白，此时我要不过去协力相帮，还等待何时呢？想到这里遂高声说道："老侠客，请你老人家不必撤招，老夫我要上前帮忙，倒看看和尚有多大能力。"郭爷这句话，明明就是通知李源，别看见过去一个人，你就撤下去，剩了我自己可不是人家的敌手。老侠客也明白，这就叫俩打一个，郭爷抡刀过去加入战团。现在虽然还是打了三团儿，人位可不一样了，一个打一个的就是张金奎同于芳，其余的都是俩打一个，惟独就是于芳堪堪不能支持。丁庆远与白玉峰二寨主和元教师倒是还能够支持，虽然丁庆远不能取胜，一时半时也不至于输，和尚力敌二人绰绰有余，十几个照面之后，二位还是不占上风。仗打到这个地方，就算危险了，双方面的人，也全都出去了，也可以说是死拚死战，不分高低上下，绝以不能善罢甘休。人家丁家坡不要紧，动手就是一个副帅于芳不得势力，庄主能够支持，和尚看赢，最危险的就是郭八爷这边，本来凭着老侠客出头打仗，到如今老侠客也是力不能支，你说这可怎么好。到了这个时候，不用说当首领的心里着急，就连壮汉们，也是都把心提到咽喉，眼睁这一败，就许闹到家败人亡。

正在万分危急之时，猛然间听见有人嚷："启禀二位寨主得知，老剑客林二爷到。"这句话一说不要紧，就亚如大旱透雨一样。丁家坡听得剑客二字，全都吓了一跳。双方面各自

撤军刃留神观看；不错，来了一位老者，年有百岁，发白如霜，身量不大甚高，穿一件半截蓝绸子大褂，脚下高腰袜子福字履，腰里还扎着一根绒绳。往脸上看，皱纹重重叠叠，两道白眼眉搭撒着多长，倒是鼻直口方银髯遮胸，眯缝着眼，就象瞎子一样。头上白发，梳着小辫，挽了一个很大的揪儿。郭八爷，张氏弟兄，过来就要见礼，林孚一摆手："这是什么所在，那容你等见礼，你们把对面人叫出来，我有话问他。"郭八爷客客气气向着丁家坡说道："请丁庄主出头有话面谈。"丁庆远将要够奔当场，秋元僧说道："老庄主别忙，待我先问问他有什么事。"说着话，拔剑够奔当场。郭八爷向林二爷说道："二哥你看，这就是丁家坡老庄主的老师秋元和尚。"二爷点了点头，大摇大摆到了当场，双手抱拳口称："高僧请了，在下姓林名字孚字柱天，蒙天下英雄抬爱，送了我一个小小的外号儿，叫五彩凤凰镇徐州。其实我连我睡觉的那张床都镇不住，这也就是一说一听就是了。白玉峰的寨主张金奎张金顺，七星庄的庄主郭敬林，那全都是老朽的拜弟，现在听说跟丁家坡闹了点事，以至于闹得没完没了，他们所以才把我叫来。你可听明白了，我来到这里，不是打仗来的，要说讲究打仗我倒是能打，像你这个样儿，有几个人不算回事，这可不是现在的话，是我当年。现在老了，还有二年整整一百岁，武术门的规矩人老不论筋骨为能，所以我也不讲究跟人打仗。我这一次前来就为的是，凭我这个老头儿来到这里见见你们几位，以前又没有多大仇恨，现在也没打死了人命，可见得这算不了多大事。别管是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此完事就完了，常言说的好，'惜老怜贫之心，人人皆有'，如果吃了亏，就算看我老了，我这里领情谢谢你们怎么样。"和尚闻听，

念了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林孚，你的名姓我也不是不知道，你也用不着到这里来装傻充愣。不错，你这么大年纪，出头了这段事，我们就应当闪的休事和平，怎奈有两样儿办不到。李源乃是成了名的侠客，他既然说和，我们不听，现在听你的，好像是我们怕你身分高了；第二样儿，你是九十八岁的无名氏，出头了事这个话倒可以说，现在不然，你不是五彩凤凰镇徐州吗？我们如果打你这里完了，不是怕你也是怕你，如果你打算了事，除非是你我当场动手，赢的了我手中宝剑，怎么说怎么好，不然的话，你还去镇你的徐州；丁家坡不让你镇。"老头一听哈哈大笑："哎呀，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么办吧，和尚，我给你作个揖算完了；行不行？"和尚知道老头子这几是拿话斗他，遂说道："林孚，休要你在老僧面前这样卖拍，如果不亮军刃动手，赶快给我走开不然出家人一翻脸，我要结果你的老命。"秋元知道有这么个林孚，耳出耳入说是成了名的剑客，详细他也不知道，所以总叫老头子亮军刃。老人家也会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并不是打仗来的，军刃我也没带着，你可教我亮什么呢？"到这个时候，林爷就是让和尚知道自己的身分，还是不动手好。和尚生就的眼空四海，对于天下剑侠一概看不起，他说不过都是有名无实，不过就是喜欢联络朋友，你高抬我，我再高抬你，所以才叫这位是侠客，那位是剑客。我秋元就因为不善联络朋友，便也没有人送给我侠客的外号，其实真要论到能耐，我也没看见他们的能耐在那里。这个成见秋元可不是一天半天了，也算是他并没碰上过大钉子，故此他对侠剑客们，是取蔑视的态度。

今天听林孚说话，非常有气："胆大的林孚，竟敢在我面

前扬扬气气，如果敢跟我出家人动手，别的话不用说，如果不敢，你就赶紧走开。”林爷一看，这个人可算是人多高浑多大，我这样跟他说，他竟会不明白，这可非得武力不成了。林爷这个人，生平好说笑话，叫了一声：“和尚，既然我没拿军刃来，怎么跟 你动手呢？不然你把宝剑借我用用可以吗？”和尚说：“你要有能耐，把我的宝剑拿过去你就用，不然的话，慢话借我的宝剑，我还要借你项上的老人头呢。”林爷闻听也不着急，连连说道：“你是借我的脑袋，我是借你的宝剑，倒看看咱们谁先借到手，这不是脑袋在这里放着了吗？你就来吧。”话说完了，也没有架也没有式，就往那里一站。秋元和尚倒怔了，心说：凭你林孚有多大能为，竟敢赤手空拳，跟我动手？凭那么大的成名侠客，尚且不成，就让你高，还能够高的了多少了吗？你心里思想着，倒是进招啊。他就在那里怔柯柯看着林爷并不进招，林爷看着他倒好笑起来，叫道：“和尚，你不是要动手吗，为什么还不进招呢？”和尚听人家叫倒觉着不好意思，遂说道：“我看你那么大年岁，又是赤手空拳，我要先进招，那算我欺负你，还是你先进招吧。”林爷说道：“这可不成，我每回动手，没先进过招，还是你先进招吧。”和尚因为有刚才的一怔，不好意思先进招了，非教林爷进招不可，林爷说：“我可不能先入手，你要不进招，这个仗就不用打了，就算了啦，从此善罢甘休。”和尚一听，这个老头子说话反复无常，你想的倒是挺好，那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呢。遂说道：“不过我是让你老，你不肯先打，那只可我就先打了。打算了也成，宝剑到了你的手中，自然就算了啦，别走接剑。”话到剑到，宝剑劈风，照定林爷顶梁击来。老头子口中说道：“哎呀喝，好厉害！这要不躲还就得开瓢儿。”咀

里说着话，哧的向前一上步宝剑走空了，伸右手照定和尚手腕子就打。和尚一看，哎呀好快的手，赶紧撤剑变招，二人杀在了一处。在先前，是和尚用剑刺林爷，林爷双掌打和尚。二十个照面往外一开，就不然了，林爷双手不亚如雨双飞爪相仿，那叫宝剑胳膊，什么脑袋脖子胸前背后，老头子就抓起来了。和尚攥着一口宝剑，闪展腾挪，反倒心里非常害怕，“我以为天下剑侠全都是有名无实，有谁知道个林孚，还是真有两下子，就凭他这么大年纪赤手空拳，我竟会无从进招，你说这不是可怪吗。”按说和尚到了这个时候，就应当明白了，林老剑客并不是赶尽杀绝的人，只要你一说话，这场事立刻就能和平解决。和尚也是一时捣霉，他不但不说软话，并且竭力挣扎。林爷一看，心里未免不悦，这是何心呢？你的名头不如我高，在平常武术之中，人人也都知道你够剑客身分，自己就应当保重自爱才对，非要分上下高低，恐怕你难讨公道。虽然这么想，老头子还没心将他打倒。后来秋元一看，实在不是林爷敌手，他打算一死相拚，林孚这可实在恼了。这个和尚真正叫岂有此理，我跟你并没有多大仇恨；你这是何必呢，你既然出此恶心，这可就不怨我了。老人家将然想到这里，和尚那宝剑斜着劈将下来，按说老人家可应当向左上步，那才算是正招。老头子偏不那么办，晃身向右上步，左手一接剑柄儿，右手就在和尚下巴底下，吧的就是一掌。这一手的名目，叫作大鹏展翅，右左手往外开，松肩而打。其实老头子也就使了四成劲儿，秋元和尚这个乐儿可就大了，登登登，噗通，咕噜噜，往后倒退三步，身形跌倒，咕噜出去有七八尺。和尚猛然间往起一坐，觉得头如麦斗，眼前冒金星，嗓子眼里一甜，哇的一声鲜血喷出，跟着又躺下了。那

位说，这个话玄点吧，林爷只用了四成力，怎么就会把和尚打得这么重呢？前文书已竟说过，林老剑客生平跟人动手不拿军刃，这两个巴掌上的功夫，别提多么好了，什么叫铁沙掌，硃沙掌，气沙掌，凡是掌上的功夫，没有一样没练过的，还是没有一样没练成功的。常言说的好，把式好练，掐手难学，这两双如铁似钢的手，要是换在别人身上，绝以不能把和尚打吐血。只要撞上就得死，这就说林爷身为剑客，那个武术已然超凡入化了，才有这个能耐。看着是手打的，他老人家的手就如同一对暗器一样，你想拿钢铁打在人身，不让他死这够多么难。闲言不表，老人家看和尚吐血了，宝剑已然到了自己手中，赶紧叫丁家坡的人，把宝剑拿过去，搀起和尚来，稍微走几步，然后再搭着走。这个时候丁庆远可应当一拥齐上，无论如何得替秋元和尚报仇才对。前者已然说过了，丁庆远为人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他一看凭秋元这大能为尚且不成，我等出头那不是更白给了吗？当时派人把和尚搭着走。这时众人都散了，白玉峰的人，也全都来到七星庄，大家彼此见礼，然后用晚饭。

铁掌李源，这个时候倒非常高兴，因为什么呢？多管了一回闲事，不是差点没跌跟头吗？得会一位高人，这场事可就不算白出头了，不过自己不知道这位老剑客的名字，只听人传说，有一位成名剑客，人称凤凰林，可不知道是他老人家不是。在酒席筵前一问，果然不错。李源一说自己的名姓，林老剑客也知道在江湖上面，有这么个铁掌李，乃是成名的侠客，并且对于李爷的人格，老人家非常钦佩，这才问怎么会跟郭敬林认识。李爷实话实说，老人家一听这可是千里有缘来相会。郭八爷当时说明，自己的名字，因为什么叫郭敬

林，就是在拜盟兄弟之先，已竟跟林爷就认识，非常钦佩老人家，故此就叫郭敬林。元断涧也解说自己的名字，乃是幼年间，坠落断涧之中，得遇老师，不但不死，并且练成了武术，因此就叫断涧。林爷叫道："李老侠客，最初的说和人不是你吗？仍然还是你去，给他们两造说和说和就算了完了。"李爷答应了一声，将要起身，外面进来人报："丁家坡把秋元僧接回庄中，把铁打丸药吃下去，也就在半个时辰，已然气绝身亡。"林爷听了这个话很难过，想不到老了老了，又作一份孽。元断涧在旁边解释："老剑客，这事你倒不必过意，就是那一掌，也不至于打死人。皆因这个小子嗜好男色，那种事情有损无益，比好女色的害处尤甚，皆因他的功夫很好，平常日子，就算抗住了，一旦被打，故而元气接不上，他虽然说是死在你的一掌上，实际上还是他自己糟死的。"元爷这个论调，还是一点也不错，和尚果然是因为元气不足，失血死的。这时候李爷跟大家商量，秋元刚死，咱们跟着前去合适吗？林爷说道："人家的人被咱打死了，更得问问了，还是接着打仗，或者是打官司，听听人家有什么论调。"李爷只得点头，二次要走，外面人进来回报："丁家坡的庄主丁庆远前来拜见老庄主。"众人一听这个话，不由得就是一证。你说他这是单人独自前来拚命，不用说他没有这么大胆子；你要说他不是来拚命，这是干什么来的呢？遂问丁庄主是怎样情形，家人回答：身穿长大衣服，非常整齐。庄主只可迎接出来，让到厅房落坐，郭八爷只可问道："丁老庄主，来到舍下，不知有何见教？"丁庆远这才说道："有一位展翅金雕铁掌李源，不是住在你的府上吗？老朽此来就为的是见见李老侠客，望求你老人家给我转达一声吧。"郭八爷遂吩咐请李爷。丁庆远看

见李爷，连连作揖道："老侠客，你是我们两造的福星：由打昨天你到敝庄，这个事我可没说出不了来，别的话我也没的要求，就是求你证明这句话是真不是。"李爷连连说道："这话现在说未免太晚了，我昨天回来，已然把这个话跟郭庄主元教师说明，就提你对于和平了解毫无问题，不过从中就是秋元僧作梗。"丁庆远闻听这句话，挑大拇指说道："好，不枉人称侠客，果然说话作事，全都是正大光明，这个话不是你说到这里了吗？简直的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就把当年，自己送孩儿黄龙寺学艺，秋元鸡奸其子，被他暗中侦查出来，有心闹事，未免名誉不好听，只可把孩儿叫回家中不练。由此说起他是丁图之师，这一次丁图被打，他得着信也是他叫我出头来的，我有心不出来，他也一定要出头，故此没法，才找到了七星庄。我这个意思，只要一闹起来，当然有人出头给了，也就算完了，对于秋元的面子可也就算过去了，省得叫他说我软弱无能。没想到竟没人出头了事，好容易盼来这么一位李老侠客出头，老朽一听，喜欢的不得了。本打算借着他老人家的侠客大名，一把秋元压住就算完了，有谁知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当时用言语把老侠客抢白出来。我就知道这个事闹大了，不过无法，只可有霉就捣吧。果不其然恶人自有恶报，被林老剑客打了一掌掌震心房，魂不守舍而死，他死了我才敢说这个话，你我是紧挨着的邻居，应当有事互相帮忙，对外人才对了，绝不能咱们跟咱自行残杀，现在我不是把话说明白了吗，还是按着李老侠客的话，你是怎办怎么好。"

丁庆远这一来，真正是出乎众人的意料，其实这个话很容易明白，白天打仗和尚被林孚打倒，丁庆远已然就有了和

平的思想。就是再打起来，也难以抵敌，况且七星庄，近处有白玉峰帮忙，远处还有侠剑客，这样人应当跟他表示好感，设一旦有了什么事，只要他肯帮忙，这个势力可算不小，自己正然想着，和尚死了。丁庆远心中暗喜，把个丁图哭得死去活来，究竟和尚在他身上有什么好处，这就不得而知了。爷儿俩一商量，只可把和尚尸身送回庙中，布施二百两纹银，教小和尚看着发丧就是了。小和尚们受他蹂躏那就算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听他死了，也很欢喜。丁图跟爹爹要求："我的摔伤已然好了，这里的事，你去办去吧，打是已竟打不了啦，跟人家说和就完了。黄龙长老总算是为咱们的事死的，我得到黄龙寺帮助他们把老人家埋了。"丁庆远一听也好，可就打发孩儿走了，究竟丁图到黄龙寺所为何事，那除非是他自己知道，这个地方不必多表。

单说丁庆远打发孩儿走后，自己这才够奔七星庄。李源一听这一场事就算完了，把众人全都请到一处，大摆筵席，开怀畅饮，从此都反倒亲厚起来。丁庆远走后，林李老二位也要告辞，郭敬林听着好笑，那里有半夜三更走的呢？李爷也笑了："郭老庄主你这个话说的不对，要不是半夜走路，我怎么来到七星庄呢？"说罢，彼此哈哈大笑。这么个工夫，姑娘郭宝银出来了，跟大家见礼之后，非要跟随大爷，前去学功夫不可。老头子说道："我这么大的年岁，有今天没有明天，不能教人了。"姑娘不答应。林二爷一生无儿无女，看见姑娘也非常爱惜，遂说话："这么办吧，我住在你们这里，教给你练就是了，好在也算不了多远，我可以两边掉换着住，你的功夫也一样练，这不是很好吗。"话说完了，次一日张氏弟兄回白玉峰。李爷起身走，林爷问他到什么地方去，李爷提到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林爷乐了："我早就听见说这个人了，因为没有机会相见，你这时走你的，赶到你们在那里住长了，给我来封信，我要是没有事，我还许看看去呢，到了那里你给我介绍介绍就是了。"李源点头答应，拱手作别，顺道前行。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李源来到天锡山一打听，才知道贝勒爷也走了，童林也走了，问明了大寨主杜古，知道童海川众人全都够奔河南百灵如意观去了。老侠客到了百灵如意观，正赶上贺清虚，蓝衣仙姑等也走了，据说童侠客已然回归降龙寺了。其实这个时候，童林尚且没走，李老侠客只可够奔降龙寺。到这里一问，不错，是住这里了，前去探百灵如意观尚未回来。李源一想，合着我这是来回撞影壁，自己这才说道："那么童侠客还回来不回来呢？"小和尚说："大概今天就回来了。"李爷这才说道："那我就在这里等候吧。"小和尚连道，很好很好。童海川回来了，二人见面备叙前情。海川听了，不由得点了点头，看起来练武术这可太难了，没有名头的时候，豁着性命到处闯荡，有了名头，你想在家里忍着都不成。

正然大家说话之际，外面进来回禀：有一位慧斌长老，求见侠剑客。大家知道这是双铁掌到，童林出来迎接，到了里面彼此见礼，问了问和尚由打那里来。慧斌就把公馆之事略为安置安置，故此前来看看大家。慧斌也不过是将然坐下，外面又有人报：八卦山李老侠客到，大家一听，李昆来了，赶紧到外面迎接。到了外面一看，一共来了三位，另外有一个老道。一位是太爷李太极，那一位是胡建胡元霸铁臂猿，还有八爷田方田子固，神拳乾坤小武侯，老道是李大爷的师弟

吕瑞吕德兴，自从玲珑岛事毕，吕德兴就始终没离开李大爷。大家相见，各自见礼，然后让到里面礼堂，海川问："老哥哥你为什么来的这样晚呢？"这个话可不怨童林问，本来得信最早的是李大爷，为什么反走在众人后面，再说就让道路远点儿，也不至晚这么些个日了。李大爷听海川一问，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叫声："兄弟别说了，我得着十古王老侠客这个信，我就说，这才叫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个话没说完，轮到我自己头上来了。"童林一听吓了一跳，赶紧问道："不知老哥哥那里有什么事故？"李昆仑叹了一口气："说起来真正是气死人也。"李爷把所遭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第一百四十五回

风流道得趣天后宫　赤胆侠大闹樊家港

书中代言，李昆得着十古家中的信息，先打发孩儿应太和到西安钦差公馆，去找童林，约好了在来龙山下降龙寺居住，大家都到那里去相见。自己本打算跟着就起身，拿过文房四宝来，写了封信知会吕德兴等，哥儿几个一同前去。这几张字柬，写完了发上去，工夫不见甚大，吕瑞的小道童来了，只称："回禀老庄主知晓，我师傅跟外来的一个老道动手，堪堪就要不支，我们大家一想这事，非找你老人家不可，故此才来给你报信。"李大爷一听，啊，在我的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竟有这等事，莫非就他找吕德兴也不打听打听，他跟我们弟兄有关系没有吗？差不多成了名的英雄，不能说是人家怕我们，彼此全都留份面子，为什么这人就会这样大胆。想到这里，向着小和尚问道："你知道来的这个老道姓字名谁吗？"小道童答说不知。

要说这个话全都有前因后果，吕瑞自从不上玲珑岛，跟随师哥李昆来到八卦山，在先前跟李爷一同居住，后来因为他是个出家的老道，自己清静惯了，大家住在一起，未免觉着有许多不便。吕瑞这个人也是慷慨大方，说话并不吞吞吐吐，当时叫道："师哥，你能够给小弟我另找一个地方居住才好，皆因我既然身入三清，得暇打算养养静用用功夫，我跟你住在一处，我的功夫练不成，早早晚晚还给你添麻烦。"李爷一听，明白他这个意思，遂说道："给我倒添不了多少麻烦，

不过兄弟你是清静惯了，跟我们在一处乱来不及，在先前你在玲珑岛可是住居后山吗？现在咱们是率由旧章，我得先打发人看看去，咱们后山就有一座庙，庙名天后宫，乃是道家所居。在先前也有道士住持，后来不知道怎么样道士全都没有了，就在当地找了个老头儿在里面看庙，这个地方修理修理，兄弟你住那里非常相宜。”吕德兴说道：“师哥，你把话说到这里，我才敢问，小弟我倒是看见这座庙了，不过我不知道里面有人住没有。”李大爷这才打发人前去知会看庙的，问问里面都有什么地方应当修理。看庙的开了清单，把应修的地方全都说明，李大爷拿出钱来就纠工备料，大兴土木之工，不到一个月，庙宇一新，修理成非常讲究的一座庙宇。吕德兴带着自己的道童，搬到庙里居住。后来因为一个道童太少，又收了两名，一位住持三位道童，看庙的老头仍然教他照顾山门。每逢初一十五、开庙门进香火。这一来不要紧，给八卦山后山添上了风水，比以前可好看的太多了。李大爷有时候也到庙里坐坐，吕瑞可也时常到九宫连环堡，跟师哥谈话，这就算是很好。

这一天吕瑞清晨起来，到山门外仰吸天空，食朝露之气，猛然间听见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这个地方向来没有老道，吕瑞不由得一怔，留神观看，面前站着一位出家道者，向着吕瑞单手稽掌说道：“道友请了。”吕瑞只得还礼，遂问道：“这位道兄，由那里来，莫非找贫道有什么事吗？”吕瑞说着话，观看这个老道，身高六尺开外，蓝布道服，青护领青布福子云履，高腰儿白袜，腰系绿丝绦，肋下系剑。望脸上观看，参白头发高挽发髻，枣红脸膛，连鬓络腮白胡须，浓眉环眼，大鼻子头儿，折鼻梁，吹火式大嘴，厚嘴唇，两双大

耳往前兜着，像貌生得极其凶恶。正然打量，就听老道说道："此处非说话所在，请到观里谈去吧。"吕爷答应好吧，二位出家老道，一同进入天后宫。到了鹤轩里面落坐。吕瑞吩咐道童献茶，这才问名姓，敢情来的这个老道，姓吴名成字天飞，有个外号人称麒麟道长。没等吕爷问他，他就首先说道："吕道友，我这一次不为别的事，就为咱们道门中的宗派，我要当面请教请教。"吕瑞无法，只可说："有话请讲，贫道知道的完全答覆，不知道的，请你老人家莫怪。"吴天飞说道："这也无所谓知道不知道，身为三清教的弟子，不懂道家宗派，那还算什么出家人呢？我现在就是领教你是那派的，由什么地方分到这里，枝派一共多少，所住持的庙宇，都是什么？"吕瑞无法，只可把自己的门派，大概说了一遍。吴天飞听罢，哈哈大笑："吕道友，你能够叙清楚，由打哪一派，你们有人住持过这里吗？"话说到这里，吕瑞这才听明白了，哎，这个老道这是跟我盘道来的。不问可知，他一定是说在我住这庙不成了，或者有心夺我的庙宇，可有一节，你说我住在这里不算正当，可你也未必是真的，既然你问我，我可不能不问问你。吕瑞想到这里，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原先住在玲珑岛后山，以至来到这里的原因，前后话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姓吕的住在这里可不算理直气壮，可有一样儿，吴道兄，你问这个话，你也未必就是此处的根派，那么现在这个庙，就算没正当住持之人，那只可说谁住的年头多谁住就是了。"吴天飞听罢，哈哈大笑，叫道："吕道友，你所说的话，这才叫岂有此理，真要是姓吴的不是此庙的根派，我到这里来问这个干什么？实话告诉你，这个庙是我师祖所修，传到我这里是三辈，我又传给我的徒侄，徒侄又收了二位徒弟。此庙在

我们门户之中，已然见了五辈人了，我既然来到这里，当然有把握，不然我也不来。再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三清，咱们不都是同道吗？庙你占了不要紧，不应当把我的徒侄赶走，况且还有禽兽行为，逼奸我的徒孙，出家人有你这样的吗？实话告诉你，我的话完全是由打理上说的，也用不着进门就打。你要是通情知理，知时达务，你赶紧收拾收拾走你的，比什么都好。不然闹到了杀人流血，到那时你也得走。”吕瑞闻听此言，当时把容颜全都气变了，他来争我的庙宇，那倒是小事，不应当胡说八道，真正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准知道今天这场事，绝不能善罢甘休，立刻把眼一瞪道：“吴天飞，你休要满嘴里胡说八道，如果再要胡言，贫道我要大开杀戒，必取你项上人头。”吴天飞说：“我早就知道，你有这种十大恶的行为，才赶了我的徒侄，在先我当然不知道，你是怎么个人，难道说，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吗？你来看，我要不是知道你万恶，又何必带此杀人的利器。”说着话把肋下的宝剑拔出来，约有三寸。吕德兴也是十分有气，遂说道：“你的意思，也就是凭此唬人，打算教姓吕的看，若一害怕，庙宇好坏给你，这可是错睁眼了，既然前来难道说你也不打听打听，姓吕的是那样无能之辈吗？”吴天飞也是气的不得了，连连说道：“好好好，吕德兴你就出来，贫道我要跟你比试高低。”吕爷也吩咐一声叫道童取自己的宝剑。两个老道来到院中，任什么话没说，两口宝剑舞动，当场动起手来。

小道童一看，这不是闹着玩，实在是真打起来了，如果有一个不留神，当时就得死于宝剑之下。道童一想了不得，真要我们观主，把来的这个老道杀死，那倒没有什么说的；倘若是我们观主不敌，或者被他杀死，就是我们这三个人齐上，

也拿不住这个老道，回头他一跑，往那里去找他去呢？还不如赶紧到九宫连环堡，给老庄主赶上一信，有他老人家到此，也可以拿住行凶的老道。小童儿主意已定，这才慌慌忙忙来到李大爷这里。李昆听了这个话没头没脑，只得带好了自己的军刃赶紧前来。到了天后宫一看，众人全都在院中，一位是师弟吕瑞，那一位是二弟胡建胡元霸，还有两个小道童四个人围在一起。大爷遂问道："师弟，到底庙里有什么事？众人一看大爷到了，往旁一闪，李爷这才看明白了，原来地下躺着一个老道，伤在胸前，已然死于非命。鲜血流了一地，倒把李庄主给吓了一跳，忙问："这是何人。"

书中代表，小道童看见来的老道跟自己观主动手，前去给大爷李昆赶信。这个道童，是年岁最长的，其余可还有两个，彼此一商量，也打算给庄主去赶信。将然一出山门，正遇上胡二爷，接着大爷的字柬前来，先绕到了后山，正在天后宫门前经过。小道童就把庙里现在动手的话一说，二爷说道："我并未携带军刃。"道童说："不要紧，现在我们正练功夫，什么军刃也有，你可以随便挑。"二爷点头，到了庙中伸手绰起一杆大枪，高声喝喊："那里来得恶道，现有二太爷胡元霸在此。"他遂说着话，身形往前一纵，那才叫话到人到声音到，大枪够奔吴天飞后心刺来。老道总算不含糊，听见后面军刃声音，赶紧扭转身形，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吕瑞这个时候，因为一时气恼，也未介意什么双战独门，把宝剑仍然舞动如飞，跟老道当场动手。吴天飞心里有气，知道吕德兴定是仗着八卦山的势力，不然他也绝不敢这么横。今天姓吴的到了这里，就没打算活着走，我一条命死了不要紧，大概你也活不消停。本来力敌二人就够劲儿，他又是越打越有

气，恨不能剑劈吕瑞，刺死胡建。这个动手最忌讳的，可就是狠斗。工夫不见甚大，累得遍体生津。正赶上胡二爷的大枪，够奔他的咽喉刺来，吴天飞偏身本来把枪躲过去，没想到胡元霸用了个怪蟒钻穴的招数，后把一举前把一低，跟着往胸前就刺。吴天飞看见枪到了，想躲可是已然来不及了，只可把眼一闭。这个地方胡二爷就应当把枪擎住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这位胡二爷可没有管那些个事，双肩一松，耳轮中就听噗！堂啷噗咚！一枪刺中了前胸，撒手扔宝剑，死尸立刻跌倒。吕德兴一看，吴天飞死了，不由得也吓了一跳。庙宇是清净地方，说不说就杀人，这可未免差点儿。虽然这么说，人已竟死了，这可应当怎么办吧，只可先看看，能够活的了活不了。众人正在这里围着呢，李大爷他到了，问明白了原委，这就叫无法。嘱咐众人到外面别嚷襄，暗含着买来一口棺木，把吴天飞装殓起来，本打算乘机一埋就完了。

这个工夫外面有人找，道童开门一看了不的，大约来了二三十位，全都是出家的老道，年岁不等，穿着差不多，背背宝剑，手擎方便铲的都有。道童也很明白，知道这些个人，大概跟死的老道是一党，当时吓得没敢说话。从中有一个说道："你到里面告诉吕瑞，就连八卦山的众人，也叫着，我等在观后等候，赶紧快出来，如果来得晚了，必然将此庙踏平。"小道童闻听，拨头往里就跑，见着观主，把外面的情形说明。李大爷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事了，自己为首带着胡建吕瑞够奔天后宫后。见面一看，人位可不少，足够三十几位。从中有两三位不是道装的，李大爷来到近前，双手抱拳，乐嘻嘻说道："在下李昆，适才天后宫道童说，众位叫老朽来此相见，不知众位尊姓大名，找老朽有何见教，"从中有一位年岁

极大的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你就是那李昆李太极，好，我早就有心访你，皆因一时之间未能得暇。你在八卦山聚众成群，结党作恶，可说得是无恶不作。别的事不用说，听说吕德兴，乃是你的师弟，他仗着你的势力，狐假虎威，竟敢在三清教中胡行，逼奸青年弟子。因为未遂其奸，将天后宫的师徒赶走。吴天飞找到庙中理论，当场动手，仗着人多势众，竟敢将吴天飞当场结果性命。可见得尔等无法无天，这不是比占山为强盗还厉害了吗？吕德兴现在那里，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贫道我说这个话可不是欺负你们，像你等这样能为，也就是能够唬得住村间愚妇愚夫，在我的面前，你们还敢放肆吗？"大爷李昆一听这个话，不但是为天后宫来找老道，简直的就是跟我们八卦山的弟兄过不去，这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如果别的老道，或者我还许知道不清楚，谈到现在天后宫的住持，那乃是我的师弟。庙没有人，是我修的，怎么会到现在又来了庙主呢？

这个话可也不怨大爷，也不怨来的这些个老道，本来这座庙，就是这位上年岁的老道修的，他姓王名叫道真，外号人称八卦连环道王道真，此人身上的武功，以八卦为主，不论拳脚军刃全都是八卦式，因此得了这么个外号。吴天飞乃是他的徒孙，吴天飞的师傅早就死了，只有师兄弟二位，吴天飞是师兄，还有一位师弟，名叫赵士明，可就是住持天后宫的人，这个话是十几年前的话了。按赵士明这个人，虽然是跟吴天飞是师兄弟，却能书善画，什么琴棋饮酒，无一不好。惟独对于武术上，他可不大好讲究，他有他的词儿，他说这个武术，练到身上可以说是没用，自己不去欺负人，准保也没有人来欺负，那么这个武术，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

一样的师兄弟，他那个武术只可以在花前月下舞舞剑，也不过就是耍耍套子。生平他有爱美之心，就是一样的剑招，到了他手中练出来，跟别人练的大不相同。别人练是找劲路找诀法，士明就不然了，他是爱花梢，只要耍着好看，不管实用。他长的像貌面皮细白眉清目秀，红唇白齿文文雅雅，四十多岁的人，谁一看也像三十几岁。他对于收徒弟，也有这种思想，如果长的黑大傻粗的孩子，无论如何他也不要。他自己原来有一个徒弟，可是已然二十几岁了，他打算在外面再找一两个道童，为的是早早晚晚收拾屋子以及伺候自己，也好便利。彼时天后宫本来是非常富足，外面人得着这个信，有许多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天后宫去当老道。怎奈送来一看就是不成，大概看了有一二十个全都没收。后来收了很远的一个孩子，年纪十五岁，不但是齿白唇红，双颊如花，所差就是装束不同，真要是换上女子衣服，的确是一个美貌姑娘。赵士明看着可爱，这样孩子如果入了三清教下，将来年岁长大了，穿上潇洒的道服，不亚如天仙下界，这才够个出家人的资格呢。当时给送了个法名，按他娘家姓董，故名董情华。自从收了这个情华不要紧，把外面人得罪了很多，一时谣言四起，都说天后宫当家的老道赵士明不是正经东西，各处托人给他找徒弟，徒弟都去了够一百，结果一个没收，闹了半天，得选脸白的，这真是岂有此理。这个在中等人，或上等人嘴里说出来，也就落一说，以后有什么事不答理赵老道就是了。那知道这个话一说出去，可就传遍了一街。村子上的坏小子们，每天起来游手好闲，本来就无事找事，不是前街找姑娘，就是后街找娘们，再不然就是那一个孩子脸白，一定是不规矩，差不多一天起来，也就是这些个事。现在闻声抄气，听

见村子里各处传说，天后宫的赵老道收徒弟非得脸白不可，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大家听了这个话，就仿佛拿住什么把柄似的。大家街谈巷议，就有人说，“赵士明年轻时候就是兔子，你看到这个时候，还这么标致呢，不过咱们这里没有知道的就是了，现在咱们既然知道了，不能轻轻的饶他，咱们能会会他那才好了。”里面就有人说，“赵老道四十多都快五十了，谁找他干什么，再说还不一定愿意不愿意，犯的上找那个别扭吗，这么办吧，他的那个小道童，我看那倒是个俊人，把他叫出来，找个地方咱们大家开开心，我看那倒不错。”这句话说完了，大家全都赞成。

内中有一个小子，姓平外号叫平端，他跟大众说道：“你们大家净说赞成不行，得想法子怎么办到了那才叫事呢。你也说赞成我也说赞成，到底怎么办呢？”大家一听这个话有理，齐声说道：“平端的话有理，主意让他出，用我们干什么，全都听他的就是了。”众人说完了这个话，平端也不客气，向着大家说道：“众位哥哥兄弟，既然你们大家这样说，现在我把这段事分成三步。头一步设法子调查他这个小道童，是实在长的貌如天仙吗？如果实在有那么俊，不用问一定是那个玩艺了。咱们紧接着就办二步，到天后宫附近留神看着，或者老道出门到别处去，或者是小道童出门干什么，那就算机会来了。第三步咱们就是派人，谁担任把小道童引出来，引到什么地方为合适。”众人其说不一，你推我我推你，结果选出了十个人来。三个人头一天去探听，探听明白之后，算算没有这三个人的事，净等着开心了。第二步，还是三个人，就是往外调小道童的。第三步，四个人打接应顶事，全都预备好。按着步骤，每日实行起，没过三天，已然调查清楚了。不

但小道童长的俊，真正是跟美人一样，大家明白，不用细打听了，村董所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错。众人在村子外头野外地方，找好了一间看地的窝铺，大家把他修理修理，地点算是找好了。这就得出去调人去了，赵老道好静不好动，等着他出门那就太难了，老道不是不出来，小道童更没有出观的必要。一连十几天，并没想起相当法子。后来平端把主意想出来了，初一十五庙里许人随便烧香，咱们大家假作烧香的，到了那里只要看见这个小道童，随机应变设法子把他诓出来。大家一听，遂说："平端你说的全都好，怎么随机应变法？我们就不明白，你说的这么容易，到那一天不会你自己去吗？"平端一听，吆，这叫高兴，如果说，这段事我要是办不成，打这里说，我平端的名誉就算完了，这才说道："你们大家既然把话说到这里，这就叫拔扯我。这么办吧，我问一句话，只要你们告诉我，这段事谁也不用，准保我一个人就能把道童带到窝铺里面，到那时你们大家怎么办吧？"众人说道："真要是办到了，也就是让你占先就完了吗？"平端说："这可不成，本来就不是新鲜货，谈不到占先占后。你们大家备了东道，到那一天咱们先是吃吃喝喝，吃喝完了，随便找乐，乐完了有什么事回头再拿主意。"大家一听："好吧，有什么话你只管问吧。"平端说道："别的话我也不用，就问这个小道童是什么村里的，他娘家姓什么？"里面有知道的，他家离此有七十多里地，地名小吴村，道童的娘家姓董。平端一听："好了，明天是十四，后天是十五，我连一个人也不用你们帮忙，到了十五那一天，最晚不过正午，我把道童领到窝铺里去，怎么样？你们大家就在那里，把吃的喝的预备好了。我要领不去，这个东道算是平端的。"大家一听，这小子真敢叫

这个板，当时大家全都答应了他。

不表众人听闻平端这小子怎么去办，单就平端把话说完了，回家早早睡觉。次日天亮起来，带好盘费够奔小吴村去了。午饭过来到了村中，看了看很小的一个小村，统共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平端一打听姓董的，好些人都说现在这庄上，没有姓董的了，以前倒是有一家，由打把孩子送到庙去，他们就走了。平端一听有门，既然是姓董的把孩子关到庙里去，这个话说差不了许多。接着和颜悦色的说道："跟众位打听这姓董的，是把孩子送到八卦山天后宫里当老道吗？"大家连连说道："不错不错！你怎么知道呢？"平端说别忙："你们这里这个姓董的，叫什么名字？"众人说道："他本来是磨剪子磨刀的，都知他叫董五，那里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平端说："不错是董五，我这是由打那边来，他的儿子教我给他个信，倒是也没有什么事。"大家这才明白，遂说道："他们已竟走了。"平端接着打听董五家里有什么人，众人答道："老俩口子一个儿子，就是当老道的。他们那个小子，小名儿叫白儿，还有一个小丫头，就叫丫头，今年也就是七八岁。"平端又跟村上人说了几句闲话，这才告辞说道："咱们改日再谈话吧。"小子全都打听明白了，高高兴兴当天赶了回来。第二天可就是十五了，平端早已起来请了一股香，够奔天后宫去烧香。香烧完了，在庙里来回遛达不走。等了会子，才看见小道童，由打后面鹤轩走出来，平端赶紧走到近前说道："小师傅，你的小名是叫小白吗？"道童闻听一怔，一打量平端不认得，这才赶紧问："不错，你怎么知道？"平端慢慢的说道："小吴村有个姓董的董五，那是你父亲吗？"道童点头说道："不错，有什么事吗？"平端点头说道："不错，你家里就剩了

三口人，你父亲你母带着你妹妹丫头，他们现在可没在小吴村，全都来到这里相隔不远。你的父亲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托我到庙里给你送个信，千万别教别人知道了。我领你出去见着你的爹娘有几句话说，也不过不大的工夫就能回来了。”道童一听，是父母前来寻找，当时顾不了一切，也不管师傅找不找，也没问离此多远，得用多大半天才能回来。当时说道：“你领着我咱们快走吧。”平端一听，这个乐就别提了，因为办的太好了。当时领着小道童，出了天后宫往前紧走，小道童问：“我父亲在那里等着我了，怎么还没到呢？”平端说就快了，又走了好大半天，到了旷野荒郊，孤孤另另有那么一间窝铺。平端把道童带到里面一看，喝！里面还有十来位，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就在平地摆放着肉酒吃食东西。看见平端带着道童进来，大家贺彩，“你真算有两下了。”道童一看，这里并没有他的父母，遂向平端问：“你老说是我父亲在此等我，怎么没在这里呢？”平端说道：“你的父母就在离此不远，那是半点不假。可有一样儿，刚才我说我跟你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你也不算算，我今年才二十五岁，你父亲多太年纪了，我要跟他是朋友，难道说你还不认得我吗？那不过是跟你那么一说，教你放心就是了。实在你父亲这一次把你送到庙里又后悔了，这才托出我来，设法子把你勾出来，然后跟你一家老少再团圆，远走高飞。我听了这个话，我就问他了，‘卖孩子的时候你得财了，这时又勾回来，我跑前跑后还不说，闹出事来，还得担着一份罪名，难说你教我白跑吗？’董五说道：“我要在卖他的时候，当然能够谢你几两银子，现在连一个钱也没有了，指着我磨剪子磨刀，三口人有时候还没有饭吃呢，你想我那里有钱谢你，得了你就当做

行好就完了。”我当时跟他说，这个事我一个人也办不了，必须还得约出几位朋友来，大家协办相帮，才能够办的到呢。我还不说，人家那几位也连一点好处没有，人家为什么呢？后来大家出了一个主意，跟董五说：‘听说你的儿子长的很漂亮；如果不漂亮的话，天后宫里也不肯买。这么办吧，我们把你儿子教出来，教他服侍我们一天两天，然后你们一走怎么样？’你父亲一听，连连拱手，遂说道：‘这不是你们大家抬举他吗，如果喜欢他，别说三天两天，十天八天也算不了什么。’这是你父亲跟我们定规好的，这个话你听明白没有。”小孩子到了这个时候，就算半点主意没有，只是紧皱双眉道：“我父亲应当先跟我商量商量才对了，任什么也没说，又见不着面，那可不成。你把我父亲找来，我见着他，有什么话咱们再说；你要找不来，我还回天后宫去了。”平端说道：“话全都说好了，你父亲那里能够来，你想我们这是跟你要干什么，你父亲能够来看着吗？”小道童急得要哭说：“那不成，我还回庙去。”说着，站起来要走，平端把眼一瞪：“这你敢动，你看这么些人，能够让你走的了吗？我跟你说了半天废话，那就是给你留个面，你就应当顺着台阶下才到，你不是不给这个面子？实话跟你实话，天后宫的老道，收徒弟净找小白脸，我们大家看他不是东西，你来了这些个日子，不用问早就把他伺候舒坦了吧。不能让他一个人美，你怎么伺候他，也得伺候伺候我们，除非是你不来，你来就走不了。”小道童到现在才知道是被骗，正在迟疑的光景，平端说道：“你是应不应，如果等着我们动手，可就没有你的好了。”另外过来两个小子说：“平端，他知道来到了就走不了，就是不答应也是白费，他既不懂面子，咱就别问他了。”说着话，把道童按住，便欲行非

礼，正在这个生死关头，猛然间听见外面一声“无量佛，胆大的孽障，竟敢无法无天。莫非说你们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成。”众人一听可了不的了，准知道这是天后宫的老道找下来了，大家一齐说道：“这个小子找来应当怎么样，你们不是说他也是老龙阳吗？把他捆到里面，给他来个老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弄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他要是真有龙阳癖，还许从这里有了交情呢？”大家一听，全都把衣服穿上，出了窝铺，这时天已黑了，老道一看出来十几个人，自己心里有点害怕。

看官你道这是天后的住持吗，不是他是谁呢！十五开庙门进香火，天到午后，不见徒儿情华，各处找了一回，也是没有找着，这才换好了衣报，带着宝剑，出观各处寻找。自己准知道这孩子绝以不能跑回家去，因为素常待他不错，每天除去教给他写字外，也没有什么忙事，真是比在他家里好得多。这话可又说回来啦，小小的年纪，也许是想他的爹娘跑回家去了。老道随走随打听，后来在大道旁边一个小饭铺里跟人家一打听，可巧这位掌拒的也爱说话，对老道说：“今天过午，我看见一个小道童，也就有十四五岁，还跟着一位二十多岁的走过去了，看那道童的像貌，还是真好看，不然的话，我还不注意。”老道一听，那肯怠慢，紧紧随后追赶，正然走着，看见在旷野荒郊有一座窝铺。有新从大道上、奔窝铺里去的两人脚印，一对是大人的样子，一对是个小孩的样子，而且走的非常明显。老道一想莫非这孩子他藏在这里头吗？老道一想，可了不得啦，跟着一个人到这地方来，一定没有好事。想着已然来到切近，这时候众人已然全都走进去了。老道细细的听了听，只听得里面有人笑的声音，还有一种似哀求而又要求的声音，可惜就是没法了往里面看。听

的工夫很久，这才明白，原为这里面是众人轮奸的举动，被奸的人，不问可知，一定是自己的徒弟，不由得怒从心上起，遂喊了这么一声。见由里面出来十几个人，老道生平就没跟人打过架，凡事都讲说理，看见众人出来，并没有厉害的表示，遂问道："你们众人在这里作什么呢？"众人答道："你管的着吗？"老道说道："我的徒弟被你们带到这里来，我为什么管不着？"众人一看这老道文文雅雅，决没有什么能耐，遂都哈哈大笑道："不错，你的徒弟就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过拿他开开心，莫非你怕你徒弟受不了，你来替替他吗？"老道一听这群东西真是无法无天，遂喝道："你们这样举动难道就不晓得王法吗？我岂能与你等甘休，你们都姓什名谁，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跟你们是依法解决。"这群小子那里听得惯这些话，说了声打，十几个人把老道团团围住。老道一看不好，有心回手亮剑，那知道早被人家给掳住了。众人拥拥架架，进了窝铺，老道被绑二臂双手反接，有意强行非礼。把个赵老道可吓坏了，口口声声喊着救人。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就听外面念了一声"无量佛"，跟着说道："大胆狂徒，我把你等完全结果性命。"众人一听外面又来了人啦。这群小子们真是无法无天，也仗着是在黑夜之间，一齐说道："别管他来多少老道，也教他难逃公道。"大家只好暂时抛开赵老道，打算出来再把这一个也捆进去，叫他们三人同享受一样的苦处。没等出来，这个老道已然闯了进来，只见他手擎明煌煌的宝剑，身躯高大，好不怕人。这几个东西看着有点害怕。

书中交代，这个地方可算是不巧不成书。这位老道姓蔡，名叫蔡凌空，外号人称花花真人风流道。别看行为不正，功夫可真高，不用说平常的武术家，就是成名侠客跟他走在一

处，也难定胜负。他本住在山西娘子关，因为他的性情是好动不好静，一年不准在庙里住三天，各处云游，也不挂单也不化缘，没有了盘费，就作一号合字的买卖，真可以说是个贼老道。今天他正然走在这里，看见一个同道的人，在这窝铺外边窥探。蔡凌空知道一定有事，大概还不准是好事，这我可得看看。一直看到众人把老道推进去，风流道也随着来到切近，想着往里看看。可惜里边没点着灯，也难看清楚，后来听老道在里边一喊叫。蔡凌空在外边这才明白，遂高喝了一声，眼着闯了进来。就见老道的宝剑一晃，只听得哎哟一声，立刻伤了一个，其余的都想夺门逃走，风流道那肯轻放，不偏不向每人给一剑，大概都不至于废命，伤轻的都拚命逃走，伤重的央求饶命。风流道大施威严，结果拿住了三个人，这才到了跟前，打着火取出蜡捻儿点着了，粘在墙上一看。除了老道倒剪二臂之外，尚有一个道童，赤身露体，卧在埃尘，风流道略为看了看这个道童，体白如玉，貌俊如花，真不亚于女子。老道看到这里，就明白了，心说这也可以说是冶容诲淫，有这样相貌，就不怨登徒子见而起淫心了。回头又看了看老道，先用宝剑将背后的绑绳割开。老道把衣服穿好了，然后又叫道童起来，情华翻了两翻，哎呀了一声，结果还是没起来。风流道顾名思义，这个人当然就是好色了，所有他对于色欲一道的能为，可算是内行。他一看明白了，道童当然是受了创伤，行动不得，赶紧走过来，把他的双腿提起叫道："老兄，你找点什么给他把身子垫一垫，稍微过一会，自然就起来了。"风流道说着话，留神观看着受伤很重，不觉动了怜惜之念：遂由腰中取出龙虎丸。这粒药可是春药，不管青年男女，只要受创伤过重，吃下这个药去，立刻就能止住

疼痛。此药配合最难，论价值很贵，错非是老道心爱的人，绝不轻易给人吃。今天见着小老道，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动了惜玉怜香之念，取出来给小道童放在口内，又给他找了一杯水。喝下去不到半个时辰，先觉周身发了一回热，一切痛苦都不觉了。功夫不大，翻身爬起，遂把自己的衣报穿好。风流道打算审问审问，问他这群恶盗是谁，留神一看，连一个都没有了。自己这才明白，只顾给道童治伤，这群小子们都跑了。赵士明约老道一同回庙，到了天后宫，彼此问了名姓。赵士明又问了问情华怎样被他等弄到那里去了，孩儿并不隐瞒，就把受骗经过说了一遍。士明打算给风流道磕头，头一节谢谢人家搭救之恩，再者说求他老人家不要宣布这个事。风流道连连拦阻道："这话由那里说起，别说你我还是同道之人，不同道遇见这个事，也应当给人家瞒着，这个话你就多余嘱咐了，你我全都是三清教的弟子，这个话说出去，连我也不好看。"赵士明只得叫徒弟情华，过来给蔡老道叩头相谢。然后才叙了叙辈数，这个蔡老道比赵士明还晚着一辈，跟情花是弟兄。士明很不好意思这么论，风流道说那可不成，无论怎么样也大不过咱们一教去，当时改称士明师叔，情华称蔡老道师哥。士明同他到那里去，风流道也会说，因为一个人在庙里住着非常闷的慌，故此出来各处游玩，什么事也没有。赵士明一听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可以住在我的观内，早早晚晚谈谈到很好。蔡老道说道："长久打搅你不嫌麻烦吗？"士明说道："凌空你说的这是那里话，慢说咱们这样交情，就是同道之友，来到我这里说得心投意合，还能住三五个月呢？何况是你我更没有说的了。"风流道说道："师叔，你真要有意留我住在这里，我也不能天天给你添麻烦，最好你

给我找个地方，咱们全都清静。再说我每天早晚还得练练功夫。”士明这个人本来好喜琴棋书画，他是清静惯了的，不过对于蔡老道不能不这么说就是了，添一个人他到不在乎，皆因天后宫的香火非常富足，现在听蔡凌空要求另外住一个地方，喜喜欢欢满口应承，派人给他打扫出来一个东跨院。

简断截说，风流道转瞬之际，就在庙里住了半个多月。赵士明因为人家身上有武术，情华这个孩子身体太软弱，何不叫他跟凌空练练呢？蔡凌空说道：“我早有此意，因为不知道师叔爱惜不爱惜，故此没敢说。既然你说到这里，明天晚响没事之时，教他晚睡一会儿，跟我练练就是了。”说完了之后，每天晚间道童到东跨院去练功夫。情华这个孩子倒是妥实，每逢到东跨院去的时候，全都把士明打发安歇之后，没有事了才去呢。说不说练了一个多月到是很好，这一天可巧赶上赵士明肚子不好，睡下之事，又起来出恭，出完了恭，肚子还觉着疼痛，自己找出些个鲜姜来，打算用开水冲着喝，看了看天已然不早了，情华当然睡了。只可慢慢走到他的屋中，见他屋里很黑，任什么看不见，赵士明连叫了几声，不见有人答应，眯住眼神细看，原来屋中无人。赵士明不由得一怔神，天到这般时候，莫非还练功夫不成，自己一面想着，够奔东跨院。到了门口一看，门倒是关住了，轻轻一推，门分左右。进门一看院子里无人，东为上的上房，灯光非常明亮，可是不闻有人说话。赵士明未敢喊喝，慢慢的走到窗下，找了个窗户眼望里一看，几乎没把老道给气死。里面的两个人赤身露体，行其无耻之事。其实赵士明也多余生气，这个事他们二人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董情华由打在窝铺之中，被蔡凌空救回来，并且当时四肢不能动转，又蒙人家给了一丸丹药，这

才回到了天后宫。自己心里对于人家风流道，总觉着欠恩未报，所以对于一切吃喝伺候的非常周到。蔡凌空又非常客气，因为彼此都是师兄弟，总说不敢担待。后来情华跟蔡老道练武，在盘胳膊窝腿之间，断不了表示个爱的意思。小道童也似乎有些个知觉，自己可就把主意拿妥，你不说当然我不说，只要你说出来，我绝以不能够驳，因为欠人家恩情太重，不管正当不正当，本身所办到的有求必应。道童虽然有这个主意，蔡老道无法启齿，可是行为上非常带像，教人看出来走心了，情华倒替他难过，几次打算自荐，却因羞臊的关系，没敢说出口来。后来情华想起一个主意来，我听他说的龙虎丸乃是春药，我何不跟他再要一丸，从中这个法子可就好想了。主意已定，这才跟风流道说："师哥，那一次你给我吃的那个药，不知道还有没有？"凌空闻听一怔，遂说道："你问这个干什么？"情华说道："因为那个药太好了，我打算跟你再要一丸，放在身边带着。"凌空这个乐，本来非常宝贵，怎奈情华说出来，这就叫情不可却。只得取出一丸来叫道："师弟，这个药平白无故可别吃，因为他壮阳力量太大。"道童点头，把药带起来了。又过两天，小道童到后面练功夫去，提了一把壶，故意给蔡老道沏了一壶好茶。风流道便一杯跟一杯喝起来，工夫不大，把茶就喝完了。情华又给他对了一次开水，第二壶未等喝两碗，风流道觉着不合适，浑身发热，跟着性欲行动。自己心里纳闷，这不成了吃春药一样了吗？意念稍为一邪便起了作用，无法阻止。情华已然看出来了，假装不知道叫声："师哥，你教给我练练去吧。"风流道只可说道："此时我觉得腹中难过，恐怕今天练不了啦！"情华并不客气，遂走到了近前说道："既然你的腹内不舒服，我给你按摩几下

就好了。”蔡老道答应一声，便教小老道按摩。功夫不大，蔡老道有些情不自禁了，遂吐出真情，小老道满口应允，二人遂作了非人道之事。由这次开始，风流道本来是个色欲最大的人，每日也不离开这个小老道，有时彻夜不休。所以今天才被赵士明看见，自己有心当面发作，一想不成，前一次旷野之中那就是前车之鉴。蔡凌空比我能为高的多，说真了，当场动手必然吃亏。想到这里，没敢声张，又慢慢回到鹤轩，把肚子疼也气好了，自己坐在屋中想应付的法子。想了半天只有带着徒弟，找师哥吴天飞，叫他来赶走了蔡老道就完了。主意打定，却不睡觉，静等情华完了事回来，打算乘夜起身。一直等到天交四鼓，情华才由跨院回来，自己作为不知道，把他叫到近前道：“你赶紧收拾衣服钱财，随我起身。”情华一怔道：“师傅咱们到那里去？”士明说道：“你不知道，方才有人给我送信，叫我快去，你就快去收拾去吧。”情华看观主说话非常着急，不敢往下多问，只得说道：“那么咱们庙里教谁照顾呢？”赵士明说道：“你不用管了，我已然全安置好了。”情华摸不着头脑，只得收拾一切，随着赵士明起身。天明蔡凌空一看赵士明师徒失踪，不问可知，这是躲我，自己一生气可也就走了。风流道，在此不过所恋的就是董情华，真要是赵士明有主意，把童儿隐藏到别处去，或者说什么闲话，蔡老道也是一样走，因为他的生性，就是好动不好静。蔡老道走后，这个庙里就算没有人了，当地人知道了，以为是大家不赞成赵士明的行为，自己因为脸上不好看，故此带着徒弟走了，只得找了一个老头儿看庙。这一说这个天后宫空了足有十几年，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因为什么这些个年赵士明不回来，他也有他的思想，你说蔡老道是没住处的野道士，我

们师徒一走，必然称他的心怀。如果找不着我的师兄，绝不能回去，不但是庙要不过来，就许连徒弟被他霸占了，还是设法找我师兄要紧。知道吴天飞跟随师祖八卦连环道王道真完全住在仙霞岭，庙名连环观。谁知他们二人费尽千辛万苦，到了连环观一看，祖孙二人云游去了，师徒二人要说到天涯海角去找，他可没有那个能耐，只可就在连环观坐等，一直等了这些年。

祖师回来还带着二十来位老道，和三位俗家。俗家是朋友，道家是老人家的道友，大家相约一路够奔云南，转道西康，大家要去朝昆仑山，因为在连环观经过，这才到庙里看看，正遇上士明师徒，一问已然住在这里十来多年了。吴天飞问他不往云南八卦山天后宫去，为什么来到这里，莫非有什么事吗？赵士明就把蔡老道武艺高强，强奸道童，现在天后宫被他霸占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这话不但是吴天飞听着有气，就连那么高身分的八卦连环道，也气得了不得。遂向众人说道："一二十年以来，听说八卦山九宫连环堡，非常兴旺，差不多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厉害，不问可知，这小子一定仗着八卦山的势力，在外如此横行。霸占庙宇倒还能够原谅，他既是三清弟子，不应作出这样禽兽之事，正好顺路我们一同起身前往。"大家来到八卦山，王道真教吴天飞探听虚实，还跟着一个吴望尘老道。吴天飞叫他在旁边看着，吴望尘只得点头。吕瑞跟着老道进庙，二人一动手吴望尘就看见了，因为早已就上房了，自己有心下来，知道吴天飞的性子暴，怪他出头，再说这两个动手，也相差无几。那知道又来一位使枪的双战吴天飞，看着天飞就要不敌了，正在这般光景，听下面哎呦一声，吴天飞被胡建一枪结果性命。吴望尘一看不

好，赶紧跑回去报告。王道真听见这个消息，这个火可大啦，遂率领众人来到庙的附近，根据在一块空地上，打发人到庙里去送信。正赶上李大爷到了，王道真说话强暴，大有势不两立之概。

正在这双方要动手之时，小诸葛田爷到了，就知道这事里有个绕脖。当时拦住了两面："先不必动手，有什么事容着我问个明白，这样打起来到底为了什么呢？"王道真一听这话，这才叫赵士明出头，把当年之事细说了一遍。田爷听了这话，不由得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其中定有阴错阳差，果然未出我所料。话你说的是很明白，在十数年前是花花真人风流道蔡凌空强奸道童，霸占庙宇，你们就该找姓蔡的冤怨相报，为会么要找人家吕道长？这是你们的最大错处！我先把吕道长住持天后宫的情形，一一的告诉你们，管许你们立时就可反悔的。"遂把吕老道如何重修庙宇，怎样受了千难万苦，才当了主持的事说了一遍。王道真一听这个，回头问赵士明道："你看着是这个老道不是？"赵士明早就看着不对，遂摇着头道："不是这个。"王道真用手指着士明，狠狠的说道："本身无能，反使你师哥丧命，看起来你真是个废物，赶紧把死的人用棺木装殓。"李昆把众人约进了天后宫，并说明了我们因为有事，要够奔他方，这个庙正无人照管，既是赵道长到此，就请在此主持一切吧。就是吕瑞回来的话，也保管是愿同心协力的帮忙。吕德兴接着说道："我们这里第一清静，第二也有地方练功夫，如果赵道长住在这里，赏给我一室之地，于愿足矣。"二人彼此客气了一回，王道真便要告辞，跟李大爷定规道："大概这一次到昆仑山，最少也得住三年二载，如果有用我之事，只管打发人给我送信。"李大爷连连答应，众人

走后李大爷才起身。一路上无话，到了降龙寺大家见面，众人全问，老人家因何来迟，老头子这才把家中所遭遇之事说了一遍。

众人闻听点点头，这才计议老侠客王十古这件事。大家问李大爷有什办法，李昆这才说道："应太和给我前去送信，我听他所说动手之人，手中的军刃是一对针。天下使针的主儿有的是，可是只能说是会使，以此为得意的军刃很少，跟普通人动手拿着针也未必赢的了，别说跟王十古老侠客，并且还打了个平手。所以我断定此人，必然是来龙川樊家港的，不然使针没有这么大能为。这也就是凭我一想，究竟我可不敢说实在，准说是樊家港的那又有什么凭据呢？所以我们现在只可取一种调查的法子，如果调查出来，樊家港露了什么痕迹，然后想对待的法子。虽然这么说，这是二步，要探就是探听王老侠客，现在终究是生死存亡。咱们能见着王十古那就算凡事都好办，比如说就是老客侠已然死了，只要得着实信，是被何人所害，也好下手替他老人家报仇。"大家一听这个话很对，现在凡事都一点真凭实据没有，望空捕影，什么事也不好办。童林这才说道："老哥哥既然如此，当然咱们就得用暗探的法子了，单等夜静更深到了他的樊家港，探听一切如何。"李大爷点了点头，第一步可也就是这么办。

书不重叙，晚饭后众人收拾已毕，童海川于秀娘田子固这三位同行。要说这三位的身分，可是全都不算矮，要往高处说，虽然数不了前三名，也相差不了许多。就凭这三位竟会围着樊家港绕了半夜，没有找着道路。依着童林打算冒险，施展登萍渡水的法子，到对岸观看，怎奈走一处看见对岸一处有人。侠剑客的身分，讲究到什么地方去，非得人不知狗

不咬，到了那里才算能为，闯过去了，被人看见了，鸣锣响号，东追西赶，就让侠剑客不怕，未免于面子上太不好看了。当时童林找不着相当地点过去，心里着急，几次要闯过去，自己也觉着无益。急得镇八方不住唉声叹气，向着田子固说道："我等这是来探樊家港吗?这不成了给樊家港来打更了吗!"田子固知道童林情急，叫道："童侠客这个话不能那么说，大凡是一座成了名的山寨，绝不能轻易让人进得去。普通山寨能挡普通人，稍有名的山寨能挡有武术的，成名的山寨所以就挡的是成名剑侠，这是正理常情，不足为怪。比如说樊家港，任何人都能随便出入，那人家还在那里住个什么劲儿。依我说不如回去，有什么事咱们大家商量。"童林无法，只可一同回归降龙寺。李大爷等正在不放心，大家预备要前去接应，降龙寺老方丈从中相拦，叫了声："李大爷，你等前去探樊家港，我本来有意拦，后来一想不成。童侠客跟我算是初次见面，乃是成名的英雄，再加上那位于秀娘，剑客弟子武术压倒一切。比如说老僧我要从中一拦，说樊家港怎么进不去，他们信我这个话自然很好，倘若是听讹疑了，必然说我小视他等，到那时必然挂着倒火前去，去很容易，进不了樊家港，他怎样回归降龙寺?莫若老僧作为不知道，教他们三位亲自观看，回头我再一说这个意思，那自然就没有什么误会了。"李大爷一听老和尚这个劲儿，未免拿的太稳当了，就让你这个话不跟他们大家说，也可以事先跟我提一句，我不是心里也好有一份打算吗?自己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老方丈，既然你有这个见解，为何不对小弟我说一句呢?"和尚闻听哈哈大笑："李大弟，这个话我只能事后跟你说，真要是事前跟你说了，你绝以不让他们去。他们必然究情问理，结果还得透出来话

是我说的，倘若从中一挂火，那不还是一样吗？”李大爷一听好，这才叫姜是老的辣，今天一看一点儿也不错。和尚这才说道：“大约再过片时，他等也就回来了。”话音未落，童林于秀娘田子固，正回到了降龙寺。

李大爷就把老和尚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位闻听，这才心平气和。海川接着问：“这个樊家港既然不能进去，那么应当怎样探听？老方丈说道，我倒想出一个法子来，能用便用，不能用就算罢了，大家再另想别的法子。”众人齐声说道：“老方丈，千万不要客气，我们大家既然投到你这里来，就是仰仗你老人家辅助一场。要是一客气，岂不是叫我们大家失望吗？”李大爷也跟着说：“咱们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交情，不用说你的见解比我等高明，就是跟我们一样儿，你在此处多年，当然是人杰地灵，诸事都比我们摸头。有话你只管说，就让是说的不对，咱们还可以另说呢。”方丈说道：“提到我在此年头多，地理上熟习，这个老僧可以承认。如果说我比众位高明，这个话我可不敢当，说出来大家研究，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人家全都点头，老和尚这才说道：“我的意思打算明去，写一封书信，够奔来龙山下书，不过是借此为名，好进他的樊家港，反正到来龙山大寨，必须经过樊家港。也不管是下书，也不论是找人，头一步，当然得先到他那里。可以打发一位精明强干的英雄，到了那里察颜观色，顺便再用言语探听，大概火烧八卦堂是他们不是？我想总可以得个大概情形。”大家一听，不错不错！这倒是个办法。海川接着说道：“既然如此，这封书信，当然就得出高僧你老人家的口气了。”和尚点头道那是当然了，不过这个办法如果能行，下书这个人，可得研究研究。大家一听，知道这是个问题，还是

李大爷这个地方有见解，叫了一声："老人家，你就不必客气，这不是我们老少爷儿几个，全都在这里了吗？你老人家斟酌着，那位，前去下书相宜，你就派。我说一句该罚的话，不怕是老前辈的剑客，你也一样派，这还有说的吗？"老方丈闻听点点头，眼看大众乐嘻嘻说道："既然大家这样抬举我，我也就不必再客气了。这个下书人也不用再研究了，书信既然出老僧之手，可见得还是出家人前去相宜，我打算请赤胆侠慧老和尚辛苦。"慧斌闻听，赶紧站起身形，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老人家如此吩咐，慧斌愿往。"

当时大家就算计议已妥，天色堪堪要亮，大家各自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天光大亮再说。这些位可称得起都是成了名的剑侠，谈到休息，用不着预备卧榻铺盖，不过就是每人一张方凳，各自盘膝打坐在方凳的上面，闭目养神。眼观鼻，鼻视口，口问心，出入气一平，那就算睡着了。在这套剑侠图上说这个不理会，其实这就是养生第一要诀，人多不穿衣服睡觉，穿着衣服就觉很难；如果再能不躺下，衣服齐整盘膝打坐，这个话也不用甚说，自己一试就可以知道。不过这个试法，一天半天可办不到，因为什么呢？不论是多么清静的屋子，只要是没练过这个功夫的，你坐在那里，心不能定。怎么叫心不能定，就是心里总有思想，也许想起本身事，也许想起人家事，也许想起可气的事，也许可乐；还有时候什么事都有，也说不出一定想的什么，无论如何决不能心里一点儿思想没有。只要是有思想，那个心就是颤动的，心里颤动，气息也随着起伏，不过力量很微，觉察不出来。有一种最明显的比仿，人人都可以觉察出来的，就是人听了最动气的话，心里所谓发怒，那就是心弦跳动，或者气得浑身

发抖，或者气得吁吁喘气，那就是心动气浮的表现。因为是大气才有大表现，小气人就不容易知道了，能够一坐在那里，心里平平定定，无知无觉，就仿佛没有心也没有自己，那才算是心定，心定之后气息才能够平。普通人如果能够把这个功夫练好了，每天也用不着坐一天坐半夜，每天只要能够沉静十秒钟，功夫练到一百天，灵气不败，不但体格健壮，思想上也非常灵敏。如果累年积月长久这样休养，就可以益寿延年。嗜好上色欲上，再能够减少，要说活个百八十岁，或者一百多岁，那全都不算什么。不过得不着这个法，得着法子又修练不了，所以那就不用说了。何况练武的剑侠，能够由静而眠，那个心里养的就算更好了。故此成名剑侠，只要每日夜休息一个时辰，就能精神充足。

闻言不表，单说众位剑侠，稍为一休息，睁眼一看，已然红日东升。大家漱洗，然后用过了茶点。老方丈这才吩咐小和尚，赶快去取纸笔墨砚等文房四宝，老人家提起笔来，并不加思索，大笔一挥便写成了一封书信。慧斌腰里围好一条墨骨鞭，拿了一个小包袱，把书信包好，跟大家告辞，够奔樊家港下书去了。到了樊家港的港沿，找着庄口，远还就见对面站着有七八个喽兵模样的人，和尚口念佛号，然后道了一声辛苦："在下慧斌，奉降龙寺老方丈之命，打算够奔来龙山下书，望求诸位通禀一声，放贫僧过渡。"喽兵一听，是降龙寺来的，这可不能不回禀，高声说道："请你候一候，我等不敢专主，到里面回禀庄主再说。"和尚合掌道众位辛苦了。喽兵进去回话，慧斌在对岸等候。等了足有半顿饭时，然后听得水内哗啦一阵水响，霎时间几只平面船，搭成了一座浮桥。和尚顺着桥走过来，有喽兵头目向前问道："高僧，你老

人家下书，还是把书信交了就走，非得面呈呢？”慧斌说道：“事关机密，非得面呈不可。”头目答应一声：“既然如此，你就随我来吧。”往前行走很远，和尚留神观看这个道路，就预备下次再来时为的是好认识。走了多时这才来到一个村庄。问了问，这个还不是樊家港，地名叫港子外，就是外港的意思。过了外港，又走了好半天才到了一座大村镇。树木森森，房舍也非常齐整，和尚算计着就差不多，一问果然不错。来到村子当中，有一个大门，迎门影壁多高，门前四棵龙爪槐，五层接脚石，清水起脊门楼，磨砖对缝，好讲究的宅子。头目说道：“你先在此稍候，我进去回禀庄主。”和尚只得点头。工夫不见甚大，头目二次出来说道：“我家庄主衣冠不整，未便接待，请高僧里面客厅坐吧。”慧斌这个气就算大了，心说你不过就是当小贼的，何至于这么大的身分？凭我慧斌赤胆侠，见着官府大官，他也得敬我是世外的高人。居然你连迎接都没有，何况我还是降龙寺打发来的，真正是岂有此理！虽然这么想，自己可不敢发脾气，只可跟随头目往里走。穿过两道院子，这才来到一所大院落，房舍非常讲究，正中大厅是明三暗五，前廊后厦，游廊通着两边的厢房，院子是汉白玉的甬路，土地上面栽花种竹，对着大厅门前设摆花缸，下面陪衬着盆花，可以说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正然往前行走，就见由打上房出来一个人，浑身穿的衣服极其阔绰，蓝绸子大褂，青缎子云履，光头不戴帽。往脸上观看，长的太难看了，上半截脸漆黑，下半截是枣红色，浓眉环目大鼻阔口，颌下一部黄梢的胡须，真要是在三更半夜，冒然看见这个人准把你吓一跳。因为平常人中，没有这个样儿的。慧斌不认识，这就是樊家港的樊三爷，名叫樊辉字煦堂，皆因

为脸上是半截黑记脸，人送美称叫作阴灵散天空。三爷看了看和尚，面门搭撒着一条子肉，也是非常吓人。头目从中说道："高僧，你看这是我家三庄主，这位就是下书的高僧。"慧斌只得打问讯，说道："三庄主请了。"三爷也抱拳还礼，口称高僧里面请吧。慧斌也不客气，迈开大步走进了厅房。到屋里一看，还坐着二位，这位樊三爷，从中引见。一位是樊家港的大爷，天边逍遥道，双锏赛玄德，樊昌樊世隆；一位四爷，樊灼樊必华，名号人称万点飞星赛李拐。樊家港老弟兄四位，现在倒有了三位，就是二爷不在场。和尚跟他等相见彼此行礼，然后落座。大爷樊昌说道："高僧乃是世外的高人，若非有事到来龙山，轻易来不到我们的敝庄，今日在此相会，真乃是三生有幸。"慧斌口诵佛号连连说道："老僧有何德能，蒙寨主这样夸奖，倒叫老僧无以自容。"樊大爷连连说高僧太谦了。接着又谈些个天下的武术名家，越说越高兴。

天到吃饭时，三位庄主吩咐一声摆座款待高僧，有什么事，吃完了饭再说。慧斌也不明白樊氏弟兄这样举动，究竟是什么心思。和尚倒是也不在乎，让我吃就吃，让我喝就喝。在酒席上高谈阔论，谈来谈去，可就谈到了各人身上的武术了。樊家港弟兄四位，就有三位用针的，和尚一听这个闲话谈的很好，由打这个上头我可调查出来这些个事的真假。三位庄主又问慧斌："听说高僧成名是凭一条鞭，听你那鞭是……"和尚不等他把话说完，接着说道："不错，我有一条墨骨鞭。"大爷世隆说道："听说高僧鞭招绝伦，今天好容易来到我们樊家港，我说一句斗胆的话，高僧可以将鞭练几手吗？也好教我们弟兄以开眼界。"慧斌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三位庄主，慧斌身上本来就是微末之技，也

不值得一看。再者说鞭这种军刃，一个练起来太难看了，必须有人对手还可以看的出来点头儿意思。”和尚心说他们招待我那算对了，因为到来龙山下书，樊家港是必经之卡，如果说有头有脸的主儿从此经过，他们弟兄招待招待，那就算是理之当然，可不应该要看我的鞭招，你这就叫拔扯我。如果我要是练几招给你们看看，这就显着我的胆小害怕，奉了我们弟兄之命，不敢不练；如果说始终不练，必然教他们说，我没有能为，当着他们弟兄不敢练。所以和尚这才僵火，告诉他鞭招得合着练，单人走单招太没有意思了。和尚这就叫激怒他们弟兄，必然要问还是鞭跟鞭合，还是别的军刃也成呢，这是和尚的心思，那知道全都不对。和尚的话将然说完了，旁边四爷樊灼樊必华，连连说道：“这可巧极了，在下我最爱鞭招，不过所会的仅是粗俗贱艺，既然高僧愿意合练，我倒可以相陪。慧斌一听：“呕，原来四庄主也擅此道，如此说来老僧倒要开开眼界。”此时已然酒足饭饱，和尚站起身形，向着三位庄主问道：“但不知贵宅里面可有相当地点？”四爷这才说道：“你随我来吧。”头前走的是四爷同着和尚，大爷三爷全都在后面跟随。走在道路上面，老哥儿三个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和尚也没听见。工夫不大，来到后面练武术的场子里面，赛李拐樊灼说道：“我有几个小徒，听说你老人家鞭招出奇，他们打算先陪你练练，但不知高僧肯否赐教？”和尚一听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这那是设宴招待我，分明是要看看我的武术如何。自己想到这里，未免心里带着一份气，这才说道：“不论那一位只要肯的合练就成，老僧皆愿奉陪。”话将然说到这里，来了几个人，从中可就有三爷樊辉之子樊玉，带着三位师兄弟，每人拿着一条鞭，一个个全都是横眉立目，

不住的打量慧斌和尚，那个意思带出来多少不佩服。四爷说道："高僧请你亮鞭，教徒弟门开开眼界。"和尚不客气，伸手取出来十三节墨骨鞭。就见过来一位少年，年岁也就是二十左右，任什么没说，哗啦啦把鞭一抖，照定和尚搂头便打。慧斌也凭手中军刃接架相还。动上手和尚心说，可惜你们这么大的樊家港，连一位赤胆侠都不认识，这样的功夫还教他跟我过来动手，真正是岂有此理！这个功夫动手已然五六招，和尚不高兴再跟他周旋，用了个带鞭式，一脚把小子踢子一溜滚。这一个退下之后，跟着又过了一位，也是三招两势，被和尚踢倒了埃尘。他们还是真不含乎，不是踢倒了吗？跟着又过来一位，简断捷说，三位弟子算到一处，统共没战了二十个照面，一个个全都被和尚踢倒在地。这功夫又过来一个高声说道："和尚，看你的鞭招似乎很好，今天少庄主我要领教领教。"说着话，打箭步来到近前，手中鞭用的是怪蟒出洞，笔直一条线。外行看着真不知道这是十三节练子家伙，就如同一根棍相仿，够奔和尚二龙门宝，就是面门上搭撒那一条肉上下手。和尚知道这个小子，比方才那三个人，功夫全都高的多，并且这个招法也很厉害。鞭打转身人所皆闻，比如看他的鞭到了，往旁边一闪，那就算输了，因为他必然带回鞭，身形旋转，唰的一声，够奔双腿扫来无疑，一个躲不俐落，轻则被鞭抖一个跟头，重则双腿皆折。慧斌可明白这种招，并不往左右躲闪，往回一坐身，用自己的军刃怔往上缠。这招也有名目，如果缠上的话，就叫二龙戏水。但是少庄主的鞭不能让他缠，招撤回来，改招换式，二人打在了一处。和尚知道这小子比以前那三个强的多，不用说自己输给他，战的工夫大了，我就算丢人。和尚这个主意一打不要紧，军刃

加紧挂着风声，唰唰山响！不过十来个照面，小子樊玉就如同打在迷魂阵一般，也分不清哪里是人，何处是军刃，但见四面八方全都成了墨骨鞭子。小子就应当高声喊喝：高僧住手，我已经领教了。他不但不这么说，反倒如同拚命一般，往外发险招，和尚看着有气，稍为一放肆，鞭如雨点。樊玉有生以来，他也没遇见过这么高的武术家，小子好气，那个意思不认输。可有一样儿，眼都花了，正赶上和尚关门鞭盖顶砸来，这种招数本应当后退，小子一时糊涂，他往旁边一闪，和尚手腕一扁，跟着身形一转。可了不的了，墨骨鞭绕在脖子上面，被和尚这一带，怔把樊玉提起来，甩出了多远。就听噗哧一声，把脑袋擦去了半个，你说这个小子也真横，一句话没说就死了。三爷樊辉一世就是这么个儿子，眼看他遭了这样惨死，不由得哇呀呀怪叫。那个意思就要接军刃，过去跟和尚一死相拚，给他的儿子报仇。四爷樊必华赶紧相拦："三哥你不用管，这个祸由打我身上起的，你的儿子，我的侄子，并且还是我的徒弟。难道说，我心里就不难过吗？你不用管，仍然还是我跟他比赛就是了。"四爷把话说完来到当场，叫了一声慧斌僧："你这就叫不对，你到来龙山下书，路过我们樊家港这个卡子，我们弟兄把你让进来，酒饭相待，皆因看你是条英雄，所以才这样优待于你。有谁知你这个人不懂面子，说跟你盘桓盘桓鞭招，这并不是当场动手，远日无仇近日无怨，为什么意狠心毒把我的侄儿打死？"和尚说的好："本来这个就不应当盘桓，你就不知道军刃无眼吗？到了现在，是你的侄儿死了，比如说老僧武术不济，当场丧命，那岂不是也一样白死吗？"樊四爷听人家和尚所说之话，倒也很有情理，一时羞恼变成怒："好你胆大狂僧，我不结果你的性命，

怎消我胸中的恶气！”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腰中取出来一条我骨鞭。小子往外一亮这条军刃，把和尚立刻吓了一跳，不由得心中暗想，人骨鞭天下无双，这乃是十古王老侠客之物，为何到了他人之手，这样看起来，王老侠客十成倒有八成被他人所害。和尚想到这里，未免心中一阵难过，这个工夫樊灼已然抡鞭动手。可别看这小子有一点颠脚，晃动身躯不亚如风摆荷叶一般。和尚看罢点了点头，不枉他们弟兄霸居此港，就是这个功夫，已然是世上少见。自己不敢疏神大意，一条墨骨鞭，把招数看得风雨不透。四爷樊必华到了这个时候，未免心里着急，想不到这个慧斌和尚，真就会有这么大的功夫，大概我也不是他的敌手。自己越想越着急，本来能为就不如和尚，心里又一着急，未免招数上更透着非常不灵敏。大爷樊世隆，三爷樊辉一看，可了不的了，照着这样动手，时候长了，四弟也得甘拜下风。老哥俩彼此一计议，事到如今，还不如给他来个群打群殴，能够大家把和尚结果性命，也不能教他一个人把我们弟兄都赢了，何况樊玉已然当场丧命，把慧斌杀死，正是冤仇相报。弟兄二个彼此交头接耳，和尚这个地方，可是非常伶俐。我已然打死他人之子，到现在这个瘸脚跟我动手也堪堪要输，他等啾咕不问可知，当然是有意群打群殴，倒也不是我慧斌贪生怕死，前来下书不是为让我探听樊家港的动静吗？现在别的全都没看见，人骨鞭已然到了樊灼之手，不问可知，老侠客已然是凶多吉少。随身的军刃，人要是在着，决不能军刃到别人之手，我已经知道了，何必还在此跟他等苦苦恋战。和尚想到这里，动着手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老僧以为你等都是多高的武术，现在一看不过如此，天已不早我要回去了。”话说到这里，十三节墨骨鞭，

走出来龙摆尾招数，一晃身到了房上。跟着施展飞檐走壁，出离了樊宅。樊氏弟兄一看慧斌逃走，反倒哈哈大笑："你来到樊家港，如同鸟入笼中，想走万难。"立刻吩咐一声鸣警锣。在本宅里一响锣，可了不的了，全港之中以及外港，远近相接，锣声响成了一片。和尚一听，知道了不的了，头一样自己道路不熟，再者说既然鸣锣报警，各处有喽兵放卡，恐怕一时之间不能逃走。又一想，这也算不了什么，白昼之间，出不了樊家港，我可以跟他等乱转，单等天色错黑，再找路出港不迟。主意已定，这才在樊家港里面，东撞一头西扎一头，凭手中墨骨鞭，东打一阵西打一阵。到了紧关节要之处，都有无数喽兵，各持长弓劲弩看见和尚纷纷乱放，慧斌凭手中鞭拨打雕翎，有人追到了，和尚摸着再够奔别处。这个地方的小节目就叫赤胆侠单鞭大闹樊家港。

他老人家这一等天黑不要紧，降龙寺里面可就闹翻了江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李昆李大爷，童林童海川，这二位因为和尚一去未回，准知道有了意外。大家计议，打算一同到樊家港前去接应，到了那里见着樊氏弟兄，问他和尚到那里去了，没有意外还则罢了，倘若有了意外，那只可是跟他一死相拚。降龙寺老方丈连连摆手："诸位先用不着这么着急，慧斌到樊家港，本来是下书去的，一时之间也不至于闹起冲突来。真要有个言语不合，当场动手，要说慧斌一个人打遍了全港，那是太不容易了。不过他们打算拿住和尚，也是不易。董老剑客弟子，手中一条墨骨鞭，外号人称赤胆侠，就是成名剑侠，打算伸手将他制倒，这个话也不能那么容易。依我说众位放心，绝不会有别的差错。"李昆说："也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也不能袖手旁观，不然教慧斌对于我等

也是不满。”老方丈无法：“既然众位，打算打个接应也可，据我想樊家港，未必开门迎敌，众位看看去也好。”当时去的主儿，就是李昆、吕瑞、胡建、田子固、童海川、醉仙翁于大爷，各自收拾齐毕，一同够奔樊家港。到了江边果然是无法进去，对岸有人把守，跟人家说话，人家不答理，只能隐隐听得里面锣声阵阵。众位知道里头有事，干着急就是没法子进去，大家等够多时天可就黑了。猛然间看见对面西岸上的火起来了，大家莫明其妙，进又进不去，在此无益，只得回归降龙寺，有什么话等到夜晚，或者明天再说。大家回到降龙寺，老方丈问了问经过的情形，后来听说港内有火，老和尚这才放心。这样一说当然是赤胆侠隐在樊家港里面，火当然是他放的，大家因为头一次夜探樊家港白去一趟，准知道再去也是枉然。众人议妥，今天在夜里听候消息，如果一夜之间不见慧斌回来，明天清晨早起正式攻打樊家港。大家计议完了，晚饭后也没有什么事，早早的休息。

天到二更多，堪堪三更的时候，猛然间听见外面有声音。众位剑侠本来全在大殿里面打坐休息，彼此可全听见了，各自观看，屋里的人位不缺，可见得绝不是自己人了。大家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以目传神，那个意思就是外面的动作全都听见了。童林性子急，他绷不住了，站起身形微然一挺劲，哧的一声到了院中，正然看见一个人手持军刃，要够奔大殿。童林看见这个人哈哈一阵狂笑：“小辈胆量不小，竟敢深夜之间够奔降龙寺，看你这个样儿，不问可知，当然是有意前来行刺！镇八方紫面昆仑在此，小子，趁早把军刃扔了，束手就擒。”那人不含乎，站住身形高声说道：“咳！我打量是什么成名的英雄，原来是小儿童林。我跟你远日无怨近日仇，你

从中主使，打发人到樊家港，杀死我子樊玉。今天三太爷特此前来报仇雪恨，本打算将尔等在睡梦之中结果性命，既然被你知觉，那末教你死在明处就是了。”海川一听，原来是樊家港的刺客，心说，正找你们还找不着了，来得正巧。这才说道：“废话不用说，到了这里就走不了，你报通你的名姓然后受死。”樊三爷一报名，里面各位剑侠全都出来了，头一个就是童海川亮双钺斗樊辉。这个工夫，由打房上唰唰下来四位，头一个就是钟离图远，第二是贺清虚，跟着是贺玄真，后面还有一个红蝶。各位剑侠一看，才知道百灵如意观的众人已然逃到了来龙山。别人全都不说，于秀娘看见蓝衣仙姑，就如同仇人见面，摆宝剑过来动手，却被图远拦住。碧目金睛佛姜达老剑客，摆手中军刃斗的是蓝衣仙姑。李大爷斗贺清虚不敌，于大爷醉仙翁协力相帮。红蝶一看他们双战起来，也打算摆剑过去帮助蓝衣仙姑，这个工夫老道吕瑞一晃宝剑把红蝶拦住。深夜之间这一动手可了不的了，打的这几个团儿，功夫能耐全都差不了多少，一时之间，可分不出胜负来。惟独吕德兴一看红蝶的剑术高强，自己还真不是人家敌手。老道一想，这可不怨我意狠心毒，常言说的好，当场不让步，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既然我动手赢不了他，何不用我的暗器。并非是镖箭等物，就是他背后背的葫芦，可有一节，他这个玩艺，许多人都不知道。皆因他是个老道，差不多都说他背的葫芦里面，装的必然是丹药，其实里面装的是滚白蜡汁五毒药水。老道主意拿妥，故意佯输诈败，宝剑交到了左手，右手按动葫芦绷簧，身向着红蝶就如同鞠躬一样，就听“噗”的一声。红蝶赶紧躲闪，怎奈这个东西，打出去就是一片，那里躲的过去。白蜡汁打了红蝶半边脸，这种玩

艺，当时打上就觉热辣辣的，倒是也没有什么痛苦，不过就是得把这层皮这片肉烂下去。作武侠小说，这个地方就是书眼。红蝶生性淫荡，到曹州府路遇淫魔，差不多被奸致死，红蝶逃生之后，已经后悔以前之行为，自己发了誓愿，绝不再近男人吗？这是红蝶的本心，怎奈她的这付容颜太俊了，俗语说的好，“冶容诲淫”，她不是不找人吗？自有人去找她，由打如意观逃到樊家港，已经又被淫数次，皆因红蝶情不可却，所以到今天教他遇吕瑞用滚毒汁毁她的容颜。以后没有人爱她，她也灰心不去找人，闭门思过，跟随老师精研武术，居然能成正果，这是后话暂不多表。单说当时红蝶被打，动手的人可就乱了，这里观敌料阵之人，还有田子固，胡建胡二爷，金睛红龙应太和，展翅金雕李源，这些位一看，可不是乱了吗，拿贼吧。一个个各自亮军刃，这就叫群打群殴。贺清虚等一看不好，赶紧发了一个暗号，众人一齐登房逃走。降龙寺众人除了方丈之外，其余的全都追赶出来，追的紧急就是李大爷童海川。刺客之中所来的人位，要说最软的就是樊三爷。故此人人都能设法逃走，这位樊辉被李昆追了个首尾相连，堪堪就要伸手把他揪住，樊辉拚命前奔。正在着急之时，猛然间由打对面来了一个小驴，咯的一声把这位樊三爷撞了个仰面朝天。李大爷不管三七二十一，按在那里就捆。细看骑驴的非是别人，正是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龙元。细一看三侠全都在场，何立何乃中，宋百宋文元，后面还有二位不认得。欲知其详，且看下回。

第一百四十六回

苗广后大战兔子队　马元龙巧得人骨鞭

原来三位侠客由火焚万林庄，年羹尧怒斩何望何金栋，三侠看着非常生气，头一节这些人没吃着国家的粮饷，并不当差应役。不过是身上有武术，喜欢替天行道，喜欢帮这个忙儿，可并不是看着做官的面子，皆因英雄爱英雄，里头有好朋友的关系。年羹尧这种行为，不用说对于成了名的武术家不成，就是对待部下也差点儿，趁早咱们躲开他。三侠都是这样说法，老哥儿三个这才一怒不辞而别。马爷要求宋爷何爷，一同到凤翔府，皆因道路甚近，二位全都住在我那里，咱们多盘桓几天不好吗？宋爷说道："这可不是我驳你兄弟，咱们不是将从陕西来吗？你们哥儿俩轻易到不了我们山东，好容易咱们遇到一处，我想请二位一同到我的八里闸好不好呢？"还没等马爷说话，何爷说道："你们二位不必多让，这个主意全都不好。还是二位到我那里去一趟吧。"宋爷闻听哈哈大笑："咱们三个人成了勾栏院拉客了，各执一词还不说，你说到你们那里去，他说到他们那里去，我说到我们那里去，这不成了笑话吗？"何爷连连摆手："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皆因我让二位到河南去一趟，这里头有个原因，就为的是河南开封府有少林寺。里面成了名的剑侠很多，咱们住在河南，早早晚晚跟他们盘桓盘桓岂不有趣！"宋爷马爷一听这个话，倒是很有道理。净说河南少林寺，始终也没去过，何不借着这个机会到那里看看去呢？二位这才一齐点头，"既然如此咱们

就到河南走走吧。”老哥儿三个商量好了，这才顺着大道够奔河南。三位走在路上，说说笑笑很不寂寞。走在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走到了山西陕西两搭界地方，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头驴还拉着一匹马。三位一看，心里纳闷，为什么一个人出来，非要带两个牲口呢？莫非不是正经人，牲口的来路不明不成吗？老三位都是一样的思想，便要上前看看。三侠各自脚下用力，这可都是侠客身分，施展陆地飞腾霎时间可就追上了。追上一看三侠也乐了，骑驴的人，非是别位，正是金睛墨鳞猴宋玉，宋老侠客的侄少爷。皆因前者把孩儿留在金光寺，跟随老剑客一目了然和尚练功夫，两匹坐骡可就全都寄存在金光寺。孩儿宋玉到了金光寺，也没练别的功夫，就是把孩儿所会的，老剑客给他描清找齐。敢情这个功夫，不用非得什么世上无有的才算绝艺，就是平常所练的，也别管是军刃拳脚，当初那都是成名的功夫，要不然也留不在世界上面。不过就是练来练去，就把真传失了，所以这个功夫就算不上了 。因此老剑客并不多传技术，只是就孩儿所会的给他从头改正，改正完了，接着给他拆招。一年多的光景，宋玉所会的也全都改正完了，这个能耐较前就算高了一百倍。一目了然本来不好动，看了看孩儿的功夫，已然练了这程度，老剑客这才打发他回家。可巧在道路上被三侠赶上，当时把驴交给马龙元，马匹由金睛墨鳞猴骑着回家。孩儿跟三位告辞走后，马爷这个驴，倒费了事了，当着二位哥哥，人家都在地下走，自己怎么能够骑牲口呢？只可让宋爷骑，宋爷说我骑不惯。让何爷骑，何爷说我更骑不惯了。马爷只可每天带着这头驴行走，何爷宋爷知道马奎这是客气，二位一齐说道：“兄弟，你就骑上走吧。”马爷说道：“那不是岂有此理了吗？

你们二位兄长全都步行，我怎么能够骑牲口呢？”宋爷何爷说：“咱们不是自己弟兄吗，你要是这么客气，咱们就不用在一处走了。”二位非得教马爷骑上不可，马爷无法只可上驴，只是遛遛达达往前行走。白昼行走只要骑着牲口，没有走那么慢的，宋爷何爷教马爷打驴加快，马爷也乐了：“我要走快了，准得把二位老哥哥落在后面，咱们又不能谈话了。”宋爷跟何爷一齐说道：“兄弟，你这分明是欺侮我们老了，已然是腿脚迟慢，冲着你这个话，咱们倒要试试。你把牲口赶起来，我们哥儿三个赛赛走。”龙元接着说道：“二位老哥哥如果不信，咱们就试验试验。”马爷也是一时高兴，真就把驴连拍了两掌，这个驴就仿佛这几天没让他快走，心里不大喜欢，今天马爷一拍他，立刻把耳朵往起一竖，四蹄翻开跑的格外快。回头看了看二位老侠客，果然走的差不多。马爷就是怕把二位拉下，故此不肯快走，到现在一看，二位老侠能够追的上，自己放心大胆，往前可就走下去了。走到一个穿林大道那里，马爷正然走得高兴，猛然间后面有人把驴尾巴抓住，一脚把马龙元踢下驴来。马奎心里非常不满意，可就是你们二位老哥哥，也不应当把我踢下来。揪着驴尾巴，不让我走那倒可以，绝不该踢我。心里想着起来一看，并不是宋爷何爷，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儿，也就是十四五岁。马爷还真以为不是他办的，还是小孩儿自己说的：“你骑着驴走那么快干什么！我因为看你可笑，所以我才把你踢下来，从此以后不准你走这么快，去你的吧。”马爷一听，这个气就大了。我走在这路上面，没招你没惹你，你这不叫欺侮我吗？想到这里，遂说道：“你这个孩子，太以没受过教训了，大道上面走路快慢，碍着你什么相干，凭什么将我踢下来？”小孩儿厉声说道：“听你这个话，

你是不愿意是怎么着？告诉你，踢了你这是好的，如果再敢多说少道，我还要打你两下啦。”马爷听到这里，这个气实在压不住了，遂说道：“小子，我看你说话有点太横，看这个样儿，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将驴的丝缰往驴脖上一扔，走过来照定小孩儿劈面就是一掌。小孩儿并不慌忙，哈哈冷笑：“小子你是找捣霉呀！”等着掌离着切近，身形往旁一闪，也以掌相还。马爷元本打算一招两势，把这个孩子打两下，出出心头之气。那知道十几个照面之后，就见这个孩子招法紧急，双掌如飞，倒把马爷给吓了一跳。将然说要留神，小孩儿的招数如雨点一般攻进，把这么大的一个碧目虬髯赛张鼎忙合的，有些个应接不暇，堪堪要不是人家敌手。马爷才害了怕，怎么凭这么十几岁的孩子，我就会赢不了他呢？正在堪堪要输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喝道：“贤弟，因何跟他人动手？暂时住招。”马奎跟那个孩子各自跳出圈外。马爷一看，说话的正是宋爷何爷，这二位将然走到这里。马奎把方才之事说了一遍，二位老侠客也是听着有气。何立何乃中向前一纵叫声：“小辈，量你可有多大能为，竟敢这样卖狂，别走，着打。”小孩儿晃动身躯接架相还，跟何爷打了十几个招面，何爷也不是人家对手，堪堪要不行。宋百宋文元不由得看着有气，怎么就凭这么个孩子，就赢不了他呢？这才叫道：“何大弟闪过一旁，待愚兄我来会他！”何乃中赢不了，只可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宋文元过来跟孩儿接着动手。敢情二十几个照面之后，宋爷也不成了。何爷马爷一看可了不的了，宋老侠不是他的敌手，我们三侠一个不胜，可就全都跌在他的手里了，这可讲不起，能够三个打一个，也不能三个人都跌了，何爷马爷彼此以目示意，二位一齐说道：“老人家不必撤招，我等

三人齐来会他，倒看他有多大能为。”这二位将然一过去，就听有人说道：“哎，我说三个人打我们一个孩子，这个话大概说不出去吧？”三侠一听有人来了，各自纵出来观看。但见来了一位老头儿，身量不大甚高，年迈苍苍，别的都不说，惟独那双眼睛神光炯炯，不亚如明灯，连连叫道：“孩儿因何跟他人动手？”这个孩子略说了几句。老头儿打量三侠仪表气概绝以不是平常人，这才说道：“不用说因为什么了，你们三位贵姓大名？”宋爷等报了名姓。老头儿闻听哈哈大笑：“我这才叫有眼不识高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三侠。既在此相见，这也算有缘，敝舍不远，请三位侠客屈尊屈尊，到我那里坐坐吧。”三侠一听，既然老头子知道我们是三侠，当然他们也不是无名之辈。他的孩子十几岁，竟会有这大能为，这个老头儿的功夫，那就更不用问了。如果到了他的家中，也可以接近接近。所以三位侠客并不多问，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我等就要打搅了。”老头儿一听，三侠并不推辞，心中高兴的了不得。连那个孩儿，一共五位，走了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一个镇店。真是房屋整齐，人烟稠密，到了一所瓦房，那座门非常讲究。老头让三侠里面坐，三侠直到了厅房落坐，有家人献茶，三侠这才问：“未领教老人家，你老人家贵姓？”老头子说出名姓来，把三侠全都吓了一跳。

原来这位老者，乃是明朝著名的一位大贼，说不说在外面作案多端。后来流贼蜂起，老头子一想，常言说的好，“贼吃贼越吃越肥”，安善良民，我要是刮掠他的财物，未免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流贼的行为，就算是祸国殃民，有能耐我是专刮他等的粮饷。要谈到这个老头子，当初他的能耐可也不算含乎，不过没有后来这样高。壮年之时，因为作案多少次

落网，因为受刑，把双手的手指，掉去了三个，后来越墙得了性命，他就按着手研究出来兵刃，真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他姓苗名骥字越川，外号人称左跨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翁无影大侠。苗越川劫得流贼无数的饷银，看了看也足够自己这一辈子吃的了，可就在河南山西搭界之处，置买田产，他老人家就算忍了。别看江湖洗手，功夫不搁下，还是二五更起来照样练。老头子闯荡这一辈子，所遭所遇，就是甘苦皆有，到了现在有吃有喝，不说是第一的富户，平常乡间财主，还是真比不了他，总算心满意足。可就是有一样儿不趁心，偌大年岁偌大家产，并无一个子女。老头子每逢想到这一层，心里就非常难过。虽然这么说，可是没有办法。老头子以武术作为消遣，每日天亮起来，到郊外去演习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这一天老头子走到一个挨近树林的大道上，看见道边上放着一件东西，老头子很纳闷，这时候道路上面尚且没有行人，怎么这里就会有人丢下东西呢？莫非是从中有什么隐情事不成？一面想着往近前走，到了近前一看，原来是用棉褥包着一个小孩儿，可不知道是死的是活的。在小孩身上，有一张大字柬，还用绳子捆着，写的很大的字：四方仁人君子台鉴，此子无人畜养，随身有纹银二百两，如蒙将孩儿拾去，此银就算教养费用，欲知详细，内有血书一封。”苗越川一看，哎呀一声说：“这个孩子扔的时间太大了，约已死了六成。”想到这里，毛腰用手微微摇晃，小孩儿本来是自己哭，哭乏了就睡了。老头子一摇晃孩儿醒了，接着还是哭，老头子听见孩儿哭了，这才知道没死，心说这才叫天赐啊。赶紧用手抱起来，纹银二封带在腰间，老头子那个意思，就仿佛怕别人抢了去，抱起孩儿来，如飞一般跑回了家中。老头子先打发人

四出去雇奶妈，人打发出去了，老头子这才把孩儿身上的棉褥解开，在后背衣服上，另外有一个布袋，袋里缝着一封信。打开书信观看，三尺白绫，乃是用血书成，就是说小孩儿父母是何人，怎么被屈含冤，求仁人君子将孩儿养大成人，再与父母报仇。苗越川老头子别看是绿林的贼寇，这人心眼太好了。看见这封书信，老泪纵横，心里非常难过。这个工夫，已然请来三位奶妈，教孩儿自己挑奶，你说这个孩子，也真有两下子，他自己挑了一位年轻力壮的奶娘。由打这里，苗爷就将这个孩儿，看成如同亲生自养的一样，真爱如掌上明珠一般。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说不说这个孩儿长到了六岁，老头儿自己给他起的名字叫作广后。大家以为老人家这个用意，一定是起先没后，得了这个孩儿，将来娶妻生子，从此后代必广，所以给他取名叫作广后。有人拿这套话问老头子，老人家面上带着惨笑道："哎，不错，是这个意思。"老人家看了看这个孩子，体格非常健壮，搁在练武术的里头，就算第一的好孩子。老头子高兴，每天起来，给孩儿盘胳膊委腿。广后也是天然带来的福气，一天跳跳蹦蹦，高兴的了不得。到了七岁，已然学会了十几趟小拳。老头子教给孩儿练功夫，一天比一天高兴，一直把孩儿教到了十四岁，学成了一对军刃，可就是两柄槊。因为什么单练这种军刃呢，就皆因苗爷少了三个手指，对于各种军刃，拿着都不大合适，这是老人家手残之后，自己兴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一只手，手里攒着一管笔，执事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名字就叫作槊。人家那可是长杆的，苗爷这个玩艺光是头里那个头儿，后面没有杆儿，手钻到里面拿住。到现在遗留下这种东西，叫什么手撑子，大

概有点仿佛。广后所学的功夫，枪刀剑戟斧钺钩叉，当然是全会，皆因他看着这个军刃利便可爱，故此也以此为最得意的军刃。功夫练的差不多了，孩儿想起问老人家，多大岁数了。老头子也是一时忘情，说你问我岁数吗？所以我教你赶紧快练，现在我已然就是一百来岁了，如果你不用心学习，人老了就是风前之烛朝不虑夕，倘若是我一闭眼，你要再想练，可就也练不了啦。广后闻听这个话，不由得就是一怔，叫了一声老爹爹。“到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老头子说道：“九十七了，只差三年就是一百岁。”广后接着又问道：“爹爹，孩儿我今年多大岁数了？“老头子也乐了：“怎么你这小子，越长越回去了，连自己几岁都不知道了？”广后说：“我倒是知道，我问老人家你知道不知道。”老头儿说：“好，你当是我真老糊涂了，你不是十四了吗？”孩儿点了点头：“老爹爹这个话我可不应当问，你今年九十七，我才十四岁，你比我大八十三岁。”老头一听，后悔来不及了，自己不应当对他说实话，到了现在就算被孩儿问的张口结舌。孩儿一看，这里头更有假了，老头子越没话说，孩儿是越问。苗爷无法，这才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广后：“你要问，这里有一件凭据，你自己看吧。”老人家站起身形，由打衣箱里面取出来当年孩儿的血书，就连那二百纹银，以及上面那张字柬，老头子全都好好的保存。当时取出来一看，广后他那里明白，老头子只得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孩儿不听这个话还倒罢了，听完老头儿的话，怪叫一声昏绝倒地。

书中代言，这封血书，的确是广后生身之母所留。他的生身父姓广，北京城镶蓝旗人，取妻文氏。广廉自幼袭职，充当武汛守备之职。因为由打北京城调任外省，携带着家眷，由

打北京城起身，走河南大道，路过来龙山。这个时候樊家港的四爷，樊灼樊必华，因为山寨里面，尚且没有统系，所有里面一切吃喝用度，完全指着拦路劫财。谈到娶妻生子，这个话就不用说了，头一样儿樊家的名头，并不算大，跟各山寨并没有连络，除了绿林道的人，平常老百姓跟占同的人没有来往。这个亲事什么人来保媒，故此有妻的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妻子，那只可就得打光棍了。那时的樊灼年岁轻，正是情窦初开，对于男女之间，未免抱着一份神秘的思想。每逢下山作买卖，遇见有家眷的，不劫也得劫，他总想着劫一位美貌的姑娘，或者是少妇，劫上山寨作一位压寨夫人。凡事都是不凑巧，他不是存下这个心思了吗？不用说没有姑娘，没有少妇，连老太婆都遇不见。虽然是这个样儿，樊灼的心可不死，每逢到了自己值日的时候，真可以说是早出晚回。这一天可巧正碰上广廉守备，带着家眷在此经过。樊四爷一声吩咐，哗啦十几位喽兵一字儿摆开，把大道隔断。从中有头目口念山歌："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如说出半个不字，一刀一个我是管杀不管埋。"未等山歌念完，对面的轿车已然站住了，后面人翻身下马，走到前面用手点指："尔等真乃大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拦路劫人，难道说你就不怕国家的王法吗？"这个地方可算是广廉说错了，世界上的事，本来就是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身为武职官，本来跟绿林道就应当有联络，何况自己又练过武术，对于江湖黑话也懂得，当时跟他说几句江湖语，可也就算完了。这个广守备他偏不这么说，他跟樊灼来横的。话将然说到这里，樊必华来在近前哈哈一阵狂笑道："小辈，量你有多大能为，竟敢说此横话，如果哀求我几句，就许高高

手把你放过去。既然如此强横，四太爷非得结果你的性命，才解我心头之恨。”广廉听了这个话有气，伸手由打腰中将刀抽出叫道：“胆大贼子我看你往那里逃！”说着话，抡刀照定樊必华的顶门便劈。必华手擎一对双针接架相还。他们二人这一动手不要紧，十几名喽兵，已然将车辆包围，看了看里面坐着一位美貌妇人，喽兵等也全都知道四寨主的心思，每天出来作买卖事小，要紧就是找一位夫人。众人一看，今天这个妇人足够十二分人才，当时各自将军刃一举，强迫着赶车的往港内赶。赶车的说的也好，只要众位好汉爷们，肯其饶恕我的性命，便教我赶到那里去都成。必华一看车辆已然劫走，自己可就无心跟广廉恋战了，虚晃双针，转身就走，口中说道：“小辈你可千万不要追赶，如果不听，必然追取你的性命。”广廉不舍，随后紧紧追赶。这可也不能怨这位守备老爷，眼睁睁的自己的家眷被人劫走，还能够不急吗？樊必华一看，后面这人追了个首尾相连。他一时气恼，就把针中绝招使了出来，猛然间一回头，右手针上面一晃，左手针直奔咽喉。广廉想不到他用了这么一手，当时想着躲闪如何来得及。就听噗哧一声，针刺咽喉已然绝命。樊灼看了看，喽兵们已然都走了，只可紧走，赶到一起。有人报告去中少妇如何美貌，樊必华心中甚悦，以为这是无意之中，得了一个美貌妇人，从此樊四爷也不用打光棍了。

欢欢喜喜回到了寨中，这哥儿几个，各有居处，全都不在一块儿。四爷又属咐众人，不可上外面去说去。当时找来个婆子，教他跟这位夫人去说。婆子非是别人，正是樊家的老家人，张成之妻。这夫妇一辈子无儿无女，二人可就打定了主意，咱们既然这一辈子得不了好处，可见得是前世未曾

修福，无论如何也得存着一份好心，今世不说要修来世的福德。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张成可就打算教他的老伴前去，问问这位夫人是怎样被劫来的。张成打发吴氏看了看文氏太太，娴静文雅，一望便知是大家出身。先问了问名姓，然后又把自己来意说明，说现在我是被四寨主派来的，这个意思不用我说，大概你也可以明白，就是打算收你做压寨夫人。文氏娘子听了这话，并不着急，问了问才知道他的老头子就是樊宅的家人，这才说道："现在我要问一句话，就是我的丈夫，已然到那里去了？"吴氏先前不肯说，文氏娘子假意说："如果我的丈夫生死不明，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改嫁。倘若是他现在已不在人间，那就讲不起，我当然要前走一步，谈到嫁寨主那是求之不得了。"吴氏听了这个话，只得实话实说。文氏娘子要求备棺成殓，择地葬埋，皆因我们夫妻一场，既然有我活着，绝不能不管。吴氏点了点头，到了外面把这个谈话的情形跟张成一说。老头子张成一听了不的了，这女子必然别有居心，绝不是平常之流，如果要是平常人，自己被劫进来，丈夫当场亡命，不论将来怎么样，当时听见这个消息，必然也得放声恸哭，她居然连一个眼泪都不掉，可见得是胸有成竹。大概据我想，她是以嫁寨主要买人心稳定，恐怕他的丈夫葬殓之后，她以一死相报。自己越想这个话越对，跟老伴商量，你到里面跟文氏娘子说明，就提我要见见她，有话跟她说。吴氏到里面把话说明，文氏娘子非常喜欢。张成来到里面跟文氏相见，坐稳了身形这才说道："今天老朽有一句话，娘子千万要听明白了，我们夫妇二个可不是助桀为虐之辈。别看我当一辈子家人，情愿意不修今世修来世，只要娘子心里别有大志，慢说收尸，以后不论什么事，张成情愿

意，豁出性命竭力帮忙。”文氏娘子听了张成这个话，上下打量一番，这才说道：“老爷子你这话是真是假我可不管，按我想你这么大岁数，绝以不说假言诳骗落难之人。”张成说这个话不用说，如果张成有半点歹意，以天日为誓。文氏娘子听到这里，跪到身形向着张成纳头便拜。老家人向着自己老伴吴氏说道：“你快快搀起，这不要把老奴折受死了。”吴氏把文氏搀扶起来，已然泪如断线珍珠，叫了声老爷子：“既然肯其帮姓广的忙，这就算无上的恩人。现在你不是把话说到这里了吗？我把我的心思一句不瞒，全都告诉你老人家，头一样我是要求葬埋我的丈夫；二者说现在我已然身怀六甲，不然的话，也来不到这里。一路之上，死的机会很多，何至于被劫进来。我的意思打算用言语支吾，单等分娩以后，看看是男是女，如果是女的，那就不用说了，只可以一同死去就算完了。倘产生一男，再设法找佛心善人，侠肝义烈的善士，求他收养留书为记，以后好不断广氏香烟。”张成听到这里，接着问道：“孩子交给人之后，娘子应当如何？”文氏娘子听罢，反倒笑了：“老爷子这你还用问吗？自然是殉夫一死。”张成说：“好，既然如此，我成全你的志气就完了。广廉之尸我收葬之后，将来必然教娘子跟他同穴入土，话你不用说了，我就提你说的现在身怀六甲，得分娩后才能成亲。”文氏千恩万谢。

张成收广廉之尸不表，单说吴氏见了樊灼樊必华，就把这套支吾的言语一说。樊必华倒不是酒色之徒，听了这个言语，并不深问就点头了。书不可重叙，在未生产前，当然无话可说，早早晚晚伺候这位文氏娘子的可就是张成之妻。到了十月满足，文氏娘子生了一个男孩儿，过了三天，全都收

拾俐落了，文氏用白绫写成血书，把小孩捆扎好了。别看这么小的孩子任什么不懂，文氏娘子拿他当作了一条大汉子对待，叫道："孩儿，你是无父而生，生后无母，如果是广氏之子，长大成人必然要给爹娘报仇雪恨。"全都收拾好了，自己掉了两点伤心泪道："死去丈夫有灵，你要前来引路，为妻这就要随你同行了。"话说完了，腰带悬梁自缢而亡。吴氏看见，赶紧告诉张成，由张成告诉他个法子，见了四寨主，就提产后流血不止，到了今天居然气绝身亡，孩儿我先交给朋友家看管。这个话报上去，樊必华居然信了，吩咐张成将他埋葬了吧。两口子遂把文氏用棺木成殓，跟广廉合葬到一处。这倒都是小事，惟独这个孩子，可就有点儿麻烦了，打算雇一个奶子养着这个孩儿，怎奈这事是私的，倘若被樊灼知晓，必然要疑心我们夫妇从中另有作用，到那时可就算是反美不美。如果说离开樊家港，单单去养这个孩子，怎奈经济方面又没有来源。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后来夫妇二人，想了一个法子，文氏娘子临死遗下纹银二百两，咱们分毫也不能动他们的，就作为小孩的养育费用吧。还不如写好一个纸条，放在大道上面，教过路之人把他抱走倒好。吴氏说道："倘若遇见歹人，要钱不要人，他把银子拿走，那倒是小事，孩子不是仍旧没有人抚养吗？"张成说道："那个事倒是没有，皆因外面有字柬，说的明白，欲知详细里有血书，一看便知，天下人之中有一个坏的，就显着这世界上坏的不得了啦，究起真来还是好人多。再说也不能放在那里就不管，我得把身形隐藏在一处观看，我还得看看捡小孩的这个主儿是怎么个人呢。"吴氏听了这个话这才放心。

事是这么办了，可不是头一天就被老英雄苗骥拾去的。头

一天也是一早晨去的，直到红日东升，日光晒着孩儿了，张成不能还教孩儿在那里放着，只得抱回去了。第二天遇上老人家拾小孩，张成本打算，走过来问问，并且嘱咐几句话。有谁知，这位老人家抱起孩子就跑，张成追了几步，越追越远，无法只得回头归樊家港。好在血书上面写的明白，告诉这个孩儿，谁把你养大的，就算是你的父母，千万不可忘却张成夫妇的恩德，前后话全都写得明明白白。

老人家教广后看完了，这才告诉他："为什么我给你起名字单叫广后呢？皆因你的生身父母姓广，我不过是把你养成而已。叫这个名字，也就为的是说话的地步，就是说明你是广氏的后代，不是我把你捡来的吗，再加上我一个姓，叫作苗广后。"孩儿一听，生身父母死得这样可惨，心里一难过，当时昏倒在地。把老头子苗爷给吓着了，赶紧喊叫了半天，连连叫唤苗广后，孩儿喘上这口气来，这才痛哭出来。苗爷当面申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是有仇报仇，哭哭啼啼那也办不了事。"孩儿听这个话有理，这才问道："老爹爹，那么这个仇人在什么地方了呢？"苗爷告诉他就在樊家港。孩儿闻听不愿意，叫了一声："老人家，既然你老人家知道仇人的所在，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帮助孩儿一同前去报仇呢？"苗越川闻听这个话，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在前些年，谈到报仇，那就算易如反掌。怎奈那时你的年岁太小，任什么事情也不懂。比如说，我要把仇替你报了，当然你也是不知道，等到你长大成人，听见这段事，皆因未得亲眼目睹，未免仍有遗憾，这是头一个问题。再者说，彼时我对于报仇，一百分的胆子，多少也有几分害怕，倒不是贪生怕死，畏刀避剑，俗语说的好，"有事必须先虑败，然后再取胜。"真要是有个万

一不测，我死如同草芥很不算什么，所忧者就是无人抚养孩儿你长大成人。每逢我教你练功夫，教你努力勤学，不可偷闲撒懒，也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广后听老头子所说这片话，有理固然是有理了，不过自己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遂叫了一声：“老爹爹，以先我小，你不去报仇。到现在我已然十几岁了，跟你练的功夫，虽不敢说是高，平平常常的人他也赢不了我，正好爷儿两个一同前去，上阵还是父子兵，到那里前去报仇，那不就是易如反掌吗？为什么始终没听你老人家说过这个话呢？”老头子叫声广后：“你这个话已然说到后面了，我早已调查过了，在先前港内就是姓樊的，势力也没有多大。到现在我一打听可就不然了，两庄已竟联络到了一处，从中最厉害的可就是来龙山。所以我就没敢动。”孩儿听到这里，两眼饱含热泪，说老爹爹：“据你这一说，我这个仇就算是无日可报了？”老头子说道：“岂有此理，不过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日子一长，没有得不着机会的。到了有机可乘之时，打算报仇还是易如反掌。你旁的事别想，一心一意去练功夫，预备将来杀敌报仇就是了。”孩儿听到这里，不敢往下多说，只可二五更早早晚晚跟老人家加紧练功夫。老头子教给他十二个字跑字功，每天准到郊外去演习。

以前广后演习腿上的功夫，不过就是附近几里地之内。因为他知道了仇人所在，广后可就留上心了，他每逢出去的时候，顺着大道，一点儿一点儿的往前走。不过上行人还倒罢了，遇上行人就跟人顺便打听，到来龙山樊家港还有多远，往那条道上去。有个行路的人看了看广后，不过是个小孩子，这个人可就留了心了，看他的穿着打扮，绝以不是穷人，你说他要是富贵人家的子弟，绝不能教他一个人来到荒郊外，并

且还打听来龙山。不问可知，这个孩子一定是在家中受父母之气，或者是他的爹爹娶了继母，打听来龙山，当然是有意去落草为寇，到那里去充喽兵。如果我要是告诉了他真情实话，那我就算缺了德了。这算是遇见好人了，就提不知道来龙山的道路，并且还说没听见说过这个来龙山。孩儿没法，只可见着别人再打听，也有说几句的，也有不说的。

这一天遇上一个坏小子，看了看广后，也就是十四五岁，长得非常秀气。小子一时动了邪心，既然他打听来龙山，当然就是有意逃跑，我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卖了，这可算白得意外之财。这小子越想越对，这才说道："这个来龙山，你要问别人，他还许不知道，问到我这里总算你有福气。我是在来龙山出入随便。"广后一听，呕，不问可知，这小子一定是来龙山的人了，当面我可别告诉他前去报仇，等他把我领到了来龙山，然后我一掌把他结果性命不迟。孩儿留了这么个心眼儿，这才说道："你要问我到来龙山有什么事，也可以说是没法，皆因我在家里呆着，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家里人口多，我的亲娘亲爹，早已就下世去了，因此这里有许多人，全都不肯容我，我自己没了路打算出去找碗饭吃，省得在家里喝他们的眼皮子汤。据我想来龙山是偌大一个山寨，大概添我这么一个人总可以成的了。"这个小子一听这话，果然没出他所料，这才乐嘻嘻说道："你这个主意打的很好，要是凭自己到来龙山也许不收，因为什么呢？教你当一份喽兵，你的身量太矮，未免不够资格。我在那里当一名小头目，有我把你领了去，这个话就好说了，我可以托个人，荐你到大寨里面去跑上房，将来你在里面要是能够得脸兄弟，我还得借你的势力往上巴结巴结呢。我先问问兄弟你贵姓？"广后说

姓苗没有学名排行在七，你贵姓？小子说我姓毛，双名连成，有个外号都管我叫毛包，我也没有多少要紧事就是探听买卖，说行话便是踩盘子，咱哥儿俩个一同回去吧。苗广后是一时之间报仇心急，当时点头可就跟随毛连成走下去了。一直走到了夜间，找店住下，广后问毛连成，此去来龙山尚有多远？毛连成说道："明天就可以到了。"当天晚晌在店里吃喝全都是姓毛的拿钱，吃喝完毕安歇睡觉。到了第二天仍然接着往前走，打过早尖之后，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来到了一座山下。看那个地方住户非常多，孩儿这才问道："这是来龙山吗？"毛连成说道："你先别忙，回头我慢慢的告诉你。"说着话把孩子领到一个大户家门中，跟门房上人，低低说了几句话，然后带着孩子，到了一个屋中等候。广后这个时候就急了，遂问道："毛连成你教我等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所在？你趁早把话说明白了，不然的话，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毛连成将然要答话，就听外面有人说道："毛连成，少大爷教你带苗七进去。"毛连成连连叫道："兄弟，你先别着急，这不是里面传了吗？"广后这个地方，就教人小胆大，也搭着是自己武术高强的原因，心说我跟你见谁，也不含糊，如果能够在来龙山里面站住脚，找樊家港报仇那就更不费事了。自己把主意拿定了，这才跟着毛连成到里面去见着这位少大爷。一看也就是三十岁，长得猴头猴脑，毛连成从中引见，这就是少大爷。广后作了半个揖。就见这个少大爷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广后仍答以苗七，少大爷一听乐了："这里已然有了两个七儿了，现在又来了一个七儿，将来我开个七儿大会倒不错。"又问了年岁，广后告诉他十四了。少大爷点了点头叫道："毛连成，你这小子能耐真不小，这个货色你那是在那里找来的呢？

你去吧，回头账房支给你钱就是了。”毛连成说道：“少大爷，咱们可是鬼话说在头里，我一出门，就算没有我的事了。”少大爷说道：“你这个小子这才叫穷嘀咕，你就去你的，不就完了吗？”毛连成笑嘻嘻就走了。

少大爷吩咐一声把头儿叫来，工夫不大，来了四十来岁一个小子，横眉立目，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就听少大爷吩咐道：“你把苗七带下去拾掇拾掇，回头送进来。”那人答应一声，带着苗七走。小子把广后带到一个大屋子里面，这个屋子大有意思，什么梳妆台胭脂粉衣箱，好像唱戏的后台一样，在正当中放着一个大澡盆，里面搁着半盆热水。那个小子叫声苗七，脱衣裳先洗澡吧。广后就知道这里头有事，自己也不多问，走了两天路，洗洗澡也倒不错，自己把上下衣服全都脱了，跳到盆中去洗澡。敢情不是自己洗，几个女子走过来，替他把浑身上下全都洗的干干净净，然后又用手巾全都给他擦净了。搬来一张椅子，教广后坐在上面，说请你坐在这里别动，我给你拿衣服去。广后一听这个事太俏皮了，还管衣裳穿。正然想着，那个小子由打衣箱里面，取出来极其华丽的新衣一套，比自己原来的那就算好的太多了。广后一看，心说我不管你们是怎么回事，咱们先来套新衣服穿上回头再说。你说也巧，长短瘦肥正合身，衣服都穿齐了，在自己旧衣里头拿出来一对无柄槊，将然要往腰里带。那个小子说：“那个东西还不扔它，要那个干吗？”广后说道：“你这个小子，怎么这么浑啊？这是吃饭家具扔了，还吃谁去呢？”头儿一听连连说道：“苗七，你是刚来到这里，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回头衣服穿好了，再重新洗洗脸，我就领着你到少大爷那里去了。你只要是把少大爷伺候喜欢了，别说吃饭，你

这一辈子的富贵享受不完。”广后说道：“你那叫胡说，什么富贵也得带着我这军刃。”说着已然带好，头儿又把粉拿过来，还有点唇的胭脂，教广后自己用。如果自己不会用，我可以替你拾掇。广后说的更好，少太爷向来没用过那个。头儿看着他乐，何必在这个时候这么横，过不了半个时辰，准叫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广后说我不管是怎么回事，脸也洗完了，肚子也饿了，赶快给我拿吃的来。那人说这个规矩可没有，你得先去伺候大爷，在你伺候着大爷的时候，那里有吃有喝。广后把眼一瞪，说：“今天不给我拿饭，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头儿没法子，只得慢慢的跟他对付，有谁知越对付，广后的脾气越大。这个小子真急了，叫了一声：“苗七，你可别以为我怕你，实话告诉你吧，哄顺了一个，有我十两银子。你要是实在不识抬举，我豁着这十两银子不要了，我也一样揍你。告诉你这还是好的，如果少大爷也生了气，就许把你带下来，到那时给大家当了官驴，上上下下三十多人，死不了可也够你受的。”广后听他所说的话，自己全都不懂，反正知道他说的不是正经话。向前一纵，伸手把小子脖子抓住了，说：“小子你告诉我，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那个少大爷是干什么的？说了实话还算罢了，不然我把你掐死。”话说到这里，手把略为一使劲，小子那里格的住，当时苦苦哀求。广后说道：“你快说，不然我再一加劲，可就把小子你打发回去了。”小子说道：“我说我说，你撒手吧。”广后把手一松道：“快说！”小子上下看了看广后这才说道：“你要问，是这般这样这么回事，我可不知道你是干么的，你就不应当跟毛连成来，那小子已然得纹银一百两走了。”广后一听，只气得二目环睁。

原来这个村名叫六里铺，本宅少大爷姓韩，他的大爷在

北京皇宫里面当老宫，银钱赚的无数还不说，势力也不算小。这个小子叫韩玉书，生来好色，并且是水旱并行。拿家里的钱，到处去收买美童美女，明着算是买到家里扮戏，其实也就是恣情淫欲罢了。韩玉书对于男色上有专门的法子，据说经他奸淫一次，以后你不找他都不成。本县县太爷，有一位大少爷吴继福跟韩玉书形影不离，家里的少奶奶扔下不管，甘心乐意到他这里来，教韩玉书鸡奸。这个事就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就没有人敢说。现在家里已然有美童十来个，小子犹以为不足，仍然托人到处去买，说真了卖人的主儿极少，这群图财的小子们，可就到处去拐。今天该着捣霉，把这个少太爷拐来了。当头儿的这个小子姓吕叫吕四，他原先来时，也是受过宠的红人，后来年岁大了，把他升了头儿了。皆因他知道韩玉书的性情，这宅里不止他一个人，凡是在韩宅作事的，长工月工，打更的护院的，连一个囫囵的也没有。吕四把话说完了，叫了一声少爷："话我可全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几句话啊，不听那就由你了，就是你身上有武术，教我说也难打出六里铺，官私两面，我们少大爷的手眼通天，官面不用跟你说了，那个情形你已经知道了。谈到私下的势力，庄主爷不是有一座山吗，山上有一位大王，姓白名昆外号人称白龙，手下有一百多个喽兵。他跟我们少大爷是把兄弟，白龙这个交情，也跟苗少爷是一样来的，你想想这个六里铺厉害不厉害。"广后呸的啐了这小子一脸唾沫："你满嘴里这叫放屁，我先把你打一顿，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吕四一听，赶紧双膝跪倒，连连磕头："你既然有能为，别把我打死，你也别在我这里走。因为你走了，我担不了，我这个话，可不是将你，我是要求你可怜我，最好你跟我到里面，只要见着少

大爷，那就没有我的事了。”广后说道：“你不让去，我也得去。到了那里，把你和他一块儿打死就是了，小子站起来快滚。”

吕四心说捣了霉了，只得站起来头前领路，广后后面跟随，到了上房一看，差点没把少爷给气死。韩玉书已然脱得赤条条，上下没有一条线，看见吕四进来用手点指道：“你这小子太废物了，怎么拾掇一个人，会费这么大半天事？”吕四也不顾得说什么，只说人既到你这里，可就没有小子我的事了。韩玉书在一怔之际，苗广后厉声骂道：“小子，仗着家里几个糟钱任意胡为，今天你遇上小太爷我，也算是你的报应当头。”韩玉书一听，不由得大怒，伸手拿起一把茶壶，照定广后面门打来。广后微许一扭脸儿，吧叉一声，这个壶正打中了吕四，当时满脸鲜血，跌倒在地。韩玉书看到这里，不由得大怒，喊了一声“人呢。”家里所雇这一群恶豪奴，俗所谓之打手，听了这一声喝喊，一个个磨拳擦掌，够奔上房。玉书用手点指道：“你们把这个苗七给我捆起来，回头赏给你们。”众人一看，十五六的小孩，长的非常标致，少大爷有话把他赏给我们，谁不拚命过来。广后看着这群人，不住冷笑，众人可就到了。孩儿并不慌忙，手打脚踢如同闹着玩一样，把这群小子打的东倒西歪，那里撞的进身去。打的这群小子们全都瞪着眼，一个个全都不敢过来。韩玉书也害怕了，这些个人都打不了他，回头他要过来打我可怎么好，怕什么就有什么，就听广后说道：“你们这群东西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我把你全都打死。”众人一听，还是真不敢不听，大家往外跑，嘴里可不含糊：“小子你出来！”一面说着，众人都出去了。

韩玉书也打算随着众人走，苗广后一个箭步赶到了近前，飞起一脚踢倒在地，把小子的裤腰带解下来，倒剪双臂。孩儿只顾一捆他不要紧，小子这个乐子可就大了，把裤子掉下来，露出来如此一般的阳物。广后看着他有气，说："你这个小子不是人，你不是最好奸淫吗，别的刑罚我也不用，把你割了当老宫就完了。"广后这个话可不是吓唬他，本打算说了就办，怎奈这屋子里头，没有找到这类器具。孩儿随身军刃，又是一对无柄槊，要说给他砸下去，未免不像话。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齐声呐喊，听这个声音，大约像有一百多号。这就是恶仆豪奴们，一看这个光景不好，早就够奔白龙那里报信去了。吴昆一想自己本来跟韩玉书是把兄弟，把兄弟的交情倒不算什么，因为别的交情，可算是天高地厚。赶紧鸣锣聚众带人下山，本来就相隔很近，转瞬之间，已然来到了六里铺。吴昆教众人分一半围住宅院，自己带一半人到宅中。碰上韩宅家人，一个个惊惶失色叫道："吴寨主你快去，那个孩子要割我们少大爷的老宫呢。"吴昆一听这个话，更是着急的不得了，心说要坏事，真要是割了老宫，那不跟死了一样吗。自己着急的不得了，赶紧来到上房，教大家一齐呐喊，为的是快救不要割了老宫。广后正然找到刀剪，猛然间一听外面来了人了。自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由打腰间赶紧取出来一对无柄槊，这个时候吴昆也到了，手擎一口三岔鬼头刀，连连叫喊，伸手挽住了韩玉书向广后喝道："你不打算活着了吗？"孩儿一看这个小子，长得细腰乍臂，五尺来高的身量，浑身上下穿米色绸裤褂，脚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细眉俏眼，齿白唇红，也就是三十来岁。在十几岁的时候，当然是个俊品人物。广后看罢问道：

“小子你是何人？竟敢在小太爷面前耀武扬威。”吴昆不含糊，报道了自己的名姓。广后一纵身跳到了院中，架往左右一分，当场动手。要按吴昆的能耐本来不错，不过被酒色糟塌了，再说广后也实在比他高的太多了，动手只两三个照面，被广后一脚将他踢倒。幸亏小子带来的人多，算是把他抢着扶起身，蜂拥一般逃走。广后回头再看，屋内的韩玉书早已踪影皆无。又到各处观看，全宅之中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就是在后面小院之中，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躺在床榻上面，不住的哼哎，看那个情形当然有病。广后问道：“你姓什么，你可知道韩玉书逃到那里去了？”那个孩儿看见广后耀武扬威，知道是个少年英雄，赶紧把自己的历史详细说了一遍。

原来这个孩子，也是买来学戏的，因为不顺韩玉书的手，把他赏给下人了，被上下恶豪奴轮奸两日夜，然后才送到小屋里面歇着。到现在尚且不能下地。广后心说，我的养父自称为侠客，我跟他老人家练的功夫，不问可知当然是少侠了，不见着这段事，那就不用说了，既然知道了，按义务侠义道，绝不能不管。这才问明白小孩儿姓董叫董君，住家在河南考城县。自己把主意拿妥，先把孩儿背走找个地方寄存，然后再找韩玉书，必须把这个小子结果性命，好给世上除害。主意想好了，跟董君说明，当时背起来就走，走出六里铺，约有二十多里地，看见路旁一座大庙。广后一想，不如把他先寄放庙里倒好，走到角门叫了好半天，里面走出一个小道童。问明了来意之后，教广后等候，到里面跟观主把话说明。功刻不大，出来一位老道，身上穿的衣服非常阔绰，年纪也就在四十来岁，打量广后好半天，这才问道：“不知道这位施主你有什么事？”孩儿应当跟他说瞎话就对了，就提一路同行这

人，有些不舒服，打算暂借贵观存存身，略为好一点就走。孩儿他可没这么说，实话实说，六里铺韩玉书太不是东西啦，如此如彼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道说好，他既然如此，里面请吧。这个时候本来就快掌灯了，广后不问三七二十一跟随老道就进去了。到了里面鹤轩，老道先把董君安置好了，然后便问苗少爷大概你还没吃饭了吧。广后说不错，有便宜东西给我来一点儿吧。老道问喝酒不喝，广后说不喝。功夫不大，饭菜备齐，老道笑嘻嘻说道："荒村野寺，好饭菜可没有，就是清素的斋饭，少爷随便用点儿吧。"广后本来就饿了，狼吞虎咽，霎时间可就吃饱了。饭不是吃完了吗，就觉着头晕眼花，身形往后一躺就不知道了。老道看见哈哈大笑，连说道："孽障，我以为你有多大能为，原来是不知世务的小儿。"

书中代言，这个老道跟吴昆彼此全都不错，就是跟韩玉书他也认识，并且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不过自己不是那行人，并不跟他们挽合，可是交情上有。当时得着这信，就把饭菜里面下了些蒙汗药，打算捉拿苗广后。这个地方就怨孩儿没在外面闯练过，庙名也不知道，老道的名字也没问，这就是欠阅历的地方。这个庙叫青霄观，老道姓陈叫道远，身上也有武术，不过跟吴昆相较，都差不了往来。听孩儿说明在六里铺动手的情形，自己没敢动手，才想起这个法子来。陈道远的蒙汗药本来就是由吴昆那里得来的，当时把广后蒙了过去，吩咐小道童用绳子捆好，连同董君全都捆起来，找来一辆大车，拉起来够奔六里铺。到了韩宅一问没人，老道知道家里闹事，一定是够奔白龙山去了。到了山下一问，果不其然，吴昆迎接出来问道："你老人家怎么深夜之间来到这里，莫非说庙里有什么事吗？"陈道远说："不错，正是有点儿事，

我这里带来两个人，兄弟你派人把他们扛到里面去吧。”吴昆一看被捆的人中有广后，不由得就乐了，赶紧问道：“你怎么会将他拿住了？”老道摆手道：“此处非谈话所在，里面说去吧。”说着一同来到聚义大厅。韩玉书也在这里了，彼此全都认识，相见之后，吴昆这才说道：“韩大哥你看见了没有，苗广后已然捆来了。”小子携家带眷走后门，逃到白龙山，心里正很玄虚呢，怕的是广后要找到这里。吴昆预备弩箭手滚木擂石，石灰口袋，又挖了几个陷坑，上面蒙席铺土。别看就是一个苗广后，小子们如同预备大敌一般。到现在一听把广后拿住了，这才把心放下。吴昆问了问，如何捉拿的，陈道远便把经过之事说明了，然后站起身形就要告辞。吴昆知道青霄观无人，不便强留。

老道走去不表，单说吴昆韩玉书二人，商议如可处置广后，依着韩玉书先那么绑着他，也别把蒙汗药给他解过来，先把他奸了然后再说。吴昆说不成，这小子踢了我一脚，我得要报这一脚之仇，绑当然是不能去的，把他解醒过来，教他明白我们的摆弄。韩玉书这小子是吓破了胆子啦，恐怕一解过来再生变故，吴昆说道：“不要紧，你就放心吧。”二人争竞了半天，结果还是依着韩玉书的主意。当时二人主意已定，把屋里人全都请出，遂把广后搬在一个椅子上，把带腰解开，随着拉下裤子来，这时的广后可真好看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就听外面有人高喝道：“那里赶来的妖道，在这里横行逆理，还不快点滚出来受死。”这一声不要紧，把屋里的两个小子可吓坏了。慌慌张张的把衣报穿好了，战战兢兢的来到外面观看，就见院子当中站着两个老头儿。这时两个小子，勉强的高声道：“你是什么人，在这黑夜之间来探白龙山？”就

见老头子哈哈大笑道："你们身为寨主，不顾英雄之名，好汉之义，为什么这样的无羞耻呢？真是社会的蟊贼，绿林的败类，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如果有志气的话，趁早自尽，免得我老头子动手。"吴昆知道秘密已被这老头子看见了，自己也有点追悔不及了。我跟韩玉书已有多少年啦，从来没有人知道，想不到因为一个苗七把这事闹的这么糟。可恨韩玉书，不应该这样的贪而无厌，家里现有十几个，还不知足又托人去找。不是这样的贪多无厌，那里会有这场大祸，自己越想越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列位，这可不是我作书的故意的这么写作，圣人说过，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一时情欲冲动，大概就要不顾一切了，只图一时的痛快，将来总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吴昆这时候可就良心发现了，听老头子这许多话，竟是无言可答，早已面红过耳了，好在是在夜里，旁人是看不清楚的。小子转身就要逃走，他这一转身不要紧，把个韩玉书可给吓坏了。满心想跟着他一同逃走，自己又不会飞檐走壁，万般无奈，只得跪在地上磕头，口口声声叫老爷饶命！二位老头儿说道："你先站起来，随我们到大厅里去。"三人来至大厅以内，取来凉水把广后灌救过来。广后一睁眼，方知自己被获，又一看自己裤子并没穿着，不由得就是一个冷战。定神看来，眼前站着两个老头儿，有自己的父亲，遂问道："你老人家怎么会来到这里，莫非儿被他们污染了吗？"老头子摇头说道没有，我要再晚来一会那可就说不的了。说着给他把绑绳解开，令他把衣服穿好。老头才问道："你为何来到此处，赶紧说明。"广后并不隐瞒，就把自己被骗来到此处的前后情形细说一遍，老人家听完，长叹一口气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原来老头子在家等孩儿回来练工夫，越等越不来。老人家灵机一动，可了不得了，一定我把话说漏了，这孩子或者是去樊家港报仇去了，那地方就是成名的剑侠前去，也未必得的了上风，何况他这小小的年纪，又没有多大的本领。老头子想到这里赶紧带好了军刃，嘱咐家人好好看家，立刻飞开了大步，可就够奔来龙山来了。老人家外号人称无影侠，那脚底下可就不用跟人家说了，不说转眼就到，也用不了多大工夫，已竟来到了樊家港。来到了港边，老头子一想，错了，我怎么也绕住了呢，这个樊家港，别说是广后，连我不是也一样进不去吗？你说这个孩儿，他可到那里去了？老头子总算脑筋灵敏：呕，也许这个孩子，打算够奔来龙山，道路不认识将路走错。皆因这条道中间，有个鸡爪路口。自己想到这里，顺原道回归，到了岔路口，又挨着各条岔道往前追。够奔六里铺这一条道，本来在第三了，老人家每条道都追了百八十里，全都没有。到了六里铺这条道上还是没有，老人家心里纳闷，猛见一晃，似乎象个人。把七指翁可吓着了，怎么着，凭我这个脚程已竟就算很可以了，怎么还有比我快的呢？老头子正在一怔的光景，这条黑影已然来到了面前，向着老人家说道："黑夜之间，你跑来跑去，想作什么？"七指翁一听，合着是这个人注上自己的意了，只得说道："跑来跑去自有我的事，你是何人深夜光景施展夜行术，莫非就不怕有人看见吗？"那人闻听乐了："有人看见我也不怕，这一块地方不认得我草上飞的很少。"七指翁听见草上飞三个字接说道："你莫非是草上飞仙孟伯仁吗？"那人答应不错，阁下是那位。老头子也报通了名姓，彼此这才哈哈大笑。原来二位是老朋友了，孟爷这才问苗爷到那里去，苗爷把孩儿的事前

后话一说。孟伯仁说道："我这出来也有点事，是有人跟我报告，青霄观的老道，弄了一辆大车，上面载着两个捆绑的人够奔六里铺去了。青霄观老道陈道远，听人说这小子发卖薰香蒙汗药，不过我也没得着真凭实据。今天得了这个信，我来到此处等候，因为这是前后两条道，所以我两边看着。小子不来没的话说，只要是来了，我将他拿住，问他个水落石出，据我想总不是好事。"七指翁听罢，将要答言，这么个工夫听见前面有车响，霎时间来到了近前，细看正是老道陈道远。孟爷说了声来了，你我将他拦住。说着话二位老头儿，各自往外一跳，可就把道路拦住。陈道远心里还笑了，心说瞎了眼的劫道的，还要劫我呢？细一看不对，拦路的是两个老头儿。未等老道说话，孟爷用手点指喝道："深夜之间弄大车到什么地方去了，实话实说还倒罢了，不然我要追取你的狗命。"陈道远一听，可了不的了，这位是草上飞仙剑客的身分，就是我这个样儿六个也不成；有心不说实话，准知道老孟不肯善罢甘休，自己明白这个意思，这才实话实说。孟爷道："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我既然把话说明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得饶恕于你。可有一节，蒙汗药赶紧烧了，三天以后我必然到你庙内调查，如果恶行不改谅你难活。"陈道远连连答应，这才够奔青霄观去了。二位老人家得了这个底细，这才一同来到白龙山，有谁知白龙大王，竟是个兔国的英雄，当时没敢还言就走了。剩下韩玉书磕头如捣蒜，砸地有声，连连叫二位老爷子饶命。二位老人家到了里面把孩儿救了之后，广后便诉说韩玉书种种恶行。苗爷教小子把所有童男女，完全叫出来，不管化钱买的或拐来的，全都教人家领走，以后不许再有如此行为。我们也许三五天十天八天不一定，必到

你家中调查一次，只要知道恶习不除，必然要你的狗命。这段书的目录，叫苗广后大战兔子队。

说到这里就算没有多少事，孟爷回家，苗爷带广后走。到了家中老头子申斥孩儿："小小年纪作事这样大胆，真要是我路途之间，不能遇草上飞仙，大概你必然要遭小人的侮辱，到那时你是死是活。再者说他们跟你还算无仇无恨，如果要是恨你入骨，拿住你的时候，就有意加害于你，大概有十个八个，到现在也全都登了鬼录了吧。"广后无言可答，只可听着老人家申斥，可是自己长了不少阅历。老人家又说道："报仇这一节，这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只要遇上机会，绝以不能不报。我实话跟你实说了吧，别看我叫无影大侠，以前乃是明朝大贼，并不是什么行侠作义的剑侠。外面朋友倒是认得，不过对于号召上差点事。容我找着相当朋友合到一处，到那时报仇就算易如反掌。"孩儿闻听只可点头答应。这事过去，广后老实了几天，可是仍然不甘心，不是上一次因为打听道路，受了毛连成之骗，误走六里铺，几乎丢人现眼吗？这一次我想出法子来了，我在大道上面留神观看，也用不着打听，只要见有行为特别的人，我跟他找事打架，倘若是来龙山的人，那不就太巧了吗，孩儿主意已定，果然每天在路途上留神看，看的日子可就多了，并没有特别的人。今天也是活该有事，广后正看着呢，来了一个骑驴的，普通人骑驴不管多快，也没有这个人快。广后一看这个人，可有点儿特别，或者这个小子够奔来龙山也未可知，我何不把他拉下来，看看他说什么。要说孩儿的这个功夫太好了，容着小驴过去，往前一纵，揪住驴的尾巴，飞起一足，把个碧目虬髯赛张鼎给踢下来了。

动手的情形，前文书已然表过，此处不便重叙。七指翁

由打上次把孩儿丢了一回，每逢出去的工夫一大，就不放心，所以孩儿跟三侠动手，老头子就找下来了。一看可了不的了，正要三个打一个，老人家一声呐喊，来到近前。一问名姓知道是三侠，让到了家中，彼此谈话，老头子叙说前情，叫道："三位侠客，咱们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你们三位乃是大名鼎鼎的三侠，总算名满天下，比我们爷儿俩就算强的太多了。这不是你们三位赶上了吗？就求你们三位帮忙，替孩儿报仇雪恨。"三侠听了这片言语，不住连连点头。你说要是不管，枉有侠客之称；再者说苗广后如此高强，七指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人家约我们，并不是借仗我们的能为，也就是借个名誉罢了。樊家港的庄主作事伤天害理，被害之人，才约出三侠前来报仇雪恨，也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当时不能说不管，老三位全都点头答应。敢情苗家爷儿俩，全都是急性子，晚饭吃完了跟着就走，三侠只得点头。众人说仍然教马爷骑驴头里走，马爷也不客气。老少爷儿五个，顺着大道够奔来龙山去了。

三侠知道这里有座降龙寺，里面老方丈是好人，三位打算先到这儿落落脚。那知深夜之间，骑着驴走的很快，对面来了一个人，跑的比驴也不慢，可巧正迎头。黑夜之间还真看不见，赶到看见也躲不开了，咚的一声把这个人撞倒在地，后面过一个人，按在那里就捆。彼此一看，众人各自道暄问寒，一同回归了降龙寺。海川等大家一齐落坐，把樊三爷倒剪二臂带上来，别看人家被获遭擒，各位剑侠连一个侮辱他的都没有。李昆李大爷说道："樊庄主，你也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我们也不是无名之辈，咱们就算井水不犯河水，谁也碍不着谁。我们到这里来，一不为擒人，二也不为夺寨，可以

说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别的全都不打听，就问王十古老侠客的下落，这是第一。火烧他老人家的八卦堂，是你们贵庄的人不是？樊庄主如果是条英雄，必然不致于当面说谎，当然直言无隐。”樊辉听了这片言语，哈哈大笑，叫了声李昆：“告诉你，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脑袋掖在腰里，不留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呢。如果要用势力威胁，姓樊的不就是被获遭擒了吗？有死而已，说别的不知道。你要这么问，这个话我倒可以跟你说，因为是好汉子作好汉子当，我要不告诉你，你必然说樊家害怕你的势力，告诉你到广东龙县火烧八卦堂，这段事是樊家港办的不是，我可不知道。谈到了王十古我知道，他到了樊家港，也是这么说的，当场动手已然被获遭擒，这就是已往之事。”大家审查这小子所说之话，并不像假话，教人把他押下去，别断饮食，好好的招待。庙里人答应一声，当时把樊三爷押在了后面。大家这才计议，你说这段事怎么办吧，童林说：“咱们下书之人，也可以问问樊辉，为什么到现在没见呢？”李大爷一听，叫了一声童贤弟：“这个话你早为什么不说呢？我只顾问王老侠客把这段事倒忘了，只可重提樊辉二次再问。”话将然说到这里，外面有人念佛，听声音非是别位，正是赤胆侠回来了。大家一听，当时喜欢的就别提了，赶紧问高僧：“何以去了这大半天，莫非港中有事不成吗？”和尚将身形坐稳，就把在港中如何看见王老侠的人骨鞭，怎样打死樊辉之子，后来他等聚众人群殴，我才出离了樊宅，港中调来喽兵四外围住，老僧耗到天黑，打算渡港逃走，有谁知无路可出。见有火起，以为是有援兵到了，到了那里一看，有一位出家的尼姑，教我等到夜静三更，就在那里挑木渡水，并且指给我一个稳身地点。再问尼姑何人，已不知哪厢去了，

照言而行，这才得以回归。”众人一听，樊家港这样难出难入，打算前去暗暗救人，未免太不容易了，大家说到这里，求计於老方丈，和尚说道：“老僧倒是有个法子，不知可用不可用？现在不是咱们捉着樊辉吗，可以遣人下书跟他把话说明，两下里可来个走马换将，他给咱们王十古，咱们给他樊煦堂。只要是人回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众人一听这个法子倒是很好，李大爷说道：“比如说他等已然将王老侠害死，应当怎么办呢？”和尚说道：“那也不算什么，他有活十古，可以换活樊辉；如果十古丧命，教他把尸身交还，咱们也可以杀死樊煦堂，教他把尸身领回。这就叫活的换活的，死的换死的。”众人听了这个话倒是很对。这个下书的未免太难找了，慧斌已然打死他人之子，这事已闹翻了，如果再去下书，恐怕凶多吉少。赤胆侠报奋勇，打算还要二次下书，众人齐声说道：“那可不成，那就不算是下书，简直的就是拚命去了。”正然大家无法，猛然间听见一个人说话：“众位老人家，这封信我愿意去下。”大家猛然间听了这个话，回头观看，说话的主儿，乃是十四五岁的那个孩儿，干盘英童苗广后。李大爷听了，倒为难起来，好半天没答出话来，不让他去，就仿佛小看人，让他去未免太危险。就在这么个工夫，童林性急，说话又心直口快，叫了一声少爷：“前后诸事你全都听明白了吗？其中这个事可大了，明着说是去下书，暗含着关系凶杀恶战。你小小年岁，倘若有个意外那还了得！”话没说完，就听广后说道：“童侠客，你说的话很好，恐怕我没把这段事听明白了，现在我得跟你报告，事我完全听明白了。”孩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全都说完了，那算一字不差，然后又向童林问道：“你知道我的事不知道？”这一句话还是真把童林给问住了，虽然知道大

概可也说不详细。苗越川在旁边答言："童侠客，据我看广后愿意前去下书，教他去一趟也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教他认识认识他的对头仇人。"童林那个意思，还是怕孩儿能力有限，倘若发生了意外，恐怕没有逃生的能力。旁边三侠看出来了，连连说道："童侠客，苗老英雄所说之话甚为有理，这封书信，还是就教广后去相宜。"海川说道："事倒不要紧，怕的是像头次下书，倘若力量薄弱，岂不要被获遭擒吗？"三侠一听，连连摆手："童侠客，谈到武术，人家苗少爷比我们弟兄高的多。"三侠心说，你是不知道，我们哥儿三个全都败了，差点没三个打一个。童林还不知道这是实话，当时听众人说，只可过去当面嘱咐："到得樊家港交了书信，只问问他换不换，千万要见机而作，不可任性强暴。"广后点头答应，书信仍然教老方丈写好，马上不能走了，因为天已然四更过了，大家打坐休息。

清晨起来，各自收拾，用过茶点，这才打发孩儿起身。小包袱包好了书信，无柄槊往腰间一带，一直够奔樊家港。到了港边看了看对岸有人，这才高声喊叫："对面樊家港的众头目多辛苦，我是降龙寺打发来的，特为前来下书。"众喽兵一看，来者乃是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子，未免有些个纳闷。小船来到港子当中，这才跟孩儿说道："既然前来下书，可以当面交出，我替呈递就是了。"孩儿说道："头儿们多辛苦吧，到樊家港回禀各位庄主，就提我姓苗，双名广后，有书信要亲自呈递。"喽兵听罢，点了点头，遂说道："你候着吧。"喽兵头目到里面报告实话实说。众人正在合议之时，因为昨晚降龙寺行刺，丢失了樊辉，大家全都没看见，不知生死存亡。听喽兵一报，外面有人至此下书。大爷樊昌，二爷樊明，四爷

樊灼，听了这个话，接着问下书之人，莫非还是那个和尚不成？喽兵一提是个小孩儿，二爷樊继光一听，既然是小孩儿到此下书，今天咱们得拿他取个笑。不问可知，这个孩子一定是成名的剑侠的后代，总得吓唬吓唬他才对，把他吓唬哭了，放他回去就算完了。四爷樊灼也很赞成，问道："二哥，你打算怎么办？"二爷说你看着办，说罢叫来本港头目，调三百名喽兵，都要大个子，五十名大刀手，五十名短刀手，五十名长枪手，五十名弓箭手，五十名刀斧手，五十名绊马索。由打港边下船那里排起，一直排到庄门，庄门里面献酒，大厅里面完全带刀，每边站二十名。咱们弟兄正当中一坐，他来的时候，书信呈上来，不管是什么，先喝令绑出去摘瓜，再出来人求情，他要是全都闯的过去，那就算他是英雄，然后再跟他谈正事。全都布置好了，头目才出来传话，广后等的这个工夫大了，自己正然着急，就见对面的小船摇摇荡荡摆将过来叫道："下书人听真，里面庄主有话，教你进庄递书。"孩儿点了点头，看了看小船，尚且离岸约有一丈四五，他就站住不走了。广后知道这是要拔扯拔扯我的能耐，自己这才腰里叠劲往前一纵，稳稳当当纵上了小船。船到对岸，这才搭好了跳板。看了看在摆渡口上，两旁站着的喽兵，每人手中拿着一杆大枪，全都是枪尖对着枪尖，当中所留的地位，刚刚走过一个人去，一对一对直排了二十五对。人走在当中只要两边大枪往里一凑，当时就得亡命。广后也明白是吓唬人，就象没有看见一样，坦坦然然往前走。过了长枪队，就是短刀队，对面摆的是夜战八方式，刀举过顶，两口刀并在一处，如同小楼一般，人在下而走。广后这才叫把性命置之度外，满不在乎，又过了这二十五对，就到了练子这里了。你起来我

下去，来回乱动，可是看见人到了，反倒不动了，可是他要一动，立刻就得兜一个大跟头。广后两眼连望下看都不看，腆胸叠肚往前紧走，又近大刀队索子队，全都过完了，才来到了庄门。在门口有四名彪形大汉，说了一声："下书人远来，本庄庄主特派我等在此赐酒。"广后看了看两个人搭着一个大铁盘子，当中放着一只小铁鼎，大约有数百斤，里面有酒。广后知道这个意思，不用说拿不动，用双手一扶就算跌了。这才说道："多蒙贵庄庄主的雅意，在下叨扰了。"说着话，一伸手把铁鼎端起来，喝了一口酒，然后又轻轻放在盘内，摆手道酒够了。这二人下去，又过来两个，一个端着一铁盘咸肉，一个手持牛耳尖刀，吧的一声刀尖叉了一块牛肉叫道："请来用菜。"说着哧的一声，这口刀直奔咽喉刺来，广后把身形一矮张口接肉。这个地方可玄，刀到口中简直往里通，广后上下牙齿一对，把尖刀咬住，送肉的小子拔了拔，没拔动这才撒了手。广后等撒手，把刀吐出来，这才接着往前走。有人领着广后到了大厅门外，说了一声候着，头目进去回话，然后听里面说道："传见下书人。"广后听着这个话，不由得有气，凭你一个当山大王的竟敢说传见，真是岂有此理！一面想着，迈步往前走，到了里面一看。屋里站班的约有百八十位，一个个全都是弓上弦刀出鞘，上面摆着三张八仙桌，每张桌后坐一个人。有人说道："上面便是本庄的三位庄主，有书信呈上。"广后站在那里雄纠纠气昂昂，说须把庄主姓字名谁，问明了才能交书。头目本来要拦广后不让他说，大庄主说道："把我们弟兄的名姓告诉他。"小头目无法，这才说道："这位是大庄主，姓樊名昌字世隆，外号人称天边逍遥道，双锏赛玄德。这位二庄主，他老人家名明字继光，外号人称日

月交辉白毛狮子。这一位是四庄主，他老人家名灼字必华，外号人称万里飞星赛李拐。”广后听罢，哈哈大知：“樊家港的人位我完全知道，本来是弟兄四人，还有三庄主樊辉为什么不在场呢？莫非故去了不成。”大庄主将要说话，还没说出来，广后却又哈哈狂笑：“大名鼎鼎的樊家港，同胞弟兄被获遭擒，尔等尚且如此擅作威福，有人前来下书，就应当谦恭和气，谁知这样无礼。气恼了我将书信带回，教你弟兄不得团圆。”樊大爷一听不用问，这下书之人，当然关系在三弟身上了，倒不如教他把书信呈上来，看个明白。这才说道：“既有书信就应当赶快呈上来观看。”广后微然一笑：“你这话说的太容易了，使者奉命带书，来到这里，坐不赐茶不献，伸手要信，真要那么容易，我就隔着港投递不就完了吗？何必还费这么大事呢？”樊世隆关心三弟，赶紧说道：“看坐伺候。”手下人不敢怠慢，坐位搬过来，面前放上一张茶几，献上香茶一盏。广后腆着胸脯往那里一坐，伸手端起茶来，慢慢的饮茶，茶罢搁盏。这才说道：“三位庄主在上，小可奉命特此前来下书。书信不过作个凭据就是了，口头之间有几句话报告，请三庄主听真。昨夜晚间约在三更天后，贵庄有人前去降龙寺行刺，去的人位虽然很多，怎奈各位剑侠客的武术高强，刺客不敌，只可逃窜性命。有一位脚迟的当场被获，就是贵庄三庄主樊辉樊煦堂。众位老英雄来到此处，本来是了事来的，皆因远日无仇近日无怨，跟三庄主当面接谈，据说十古王老侠客，被囚在贵庄，大家计议打算彼此交换，学古世年间之走马换将，特此遣我前来，跟各位庄主商议。小可这里有书信为凭。”说到这里，这才由包袱里把书信取出来，自己坐在那里，可是丝毫不动，书信拿在手中，说了一声来。手下人只可过来接

书，转呈大庄主。樊世隆看了看，果然书信上面没有别的事，就是打算走马换将。自己看罢，递给二爷，二爷看完了，又给四爷，四爷把书信接到手中，略微看了看，吧的一声，往桌案上一拍道："下书人大胆，竟敢在本庄主面前胡言乱语！来！绑出去摘瓜。"令下如山倒，两边站班之人，蜂拥一般照广后扑上来。苗广后面不改色，坦坦然然的哈哈大笑："既敢身入贼穴，就没打算生还，死了我一个，换你们弟兄一个，那也很好。我这样人有的是，你们死去四个，樊家港就算平了。就怕你不敢这么办，如果不肯换的话，只可将姓苗的结果性命，我要是哼一声哈一声，就不算英雄豪杰！"话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大庄主樊昌说道："四弟且慢，苗广后既然有这样议论，我们把他置于死地，倒显着咱们气量小了，倒不如问他个水落石出，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这才喝退众人，大庄主接着问："我三弟被获遭擒，身上带伤了没有，你可以把话说明。"广后说道："大庄主，这个话你要不问，我还忘记了，你们三庄主，身上带伤或没带伤，以及现在是死是活，你们可以不必问，书信上面写的明白，不是走马换将吗？就是一个人换一个人。我只问我们老侠客王十古他老人家，身上有伤痕没有？比如说王老侠身带轻伤；那就不用问了，你们三庄主也是身带轻伤，王老侠身带重伤，三庄主也是身带重伤；甚至于王老侠现在已然被害身死，你我也是一样走马对换，那就不叫走马换将了，那就叫对换死尸。这个话难道说你们还听不明白吗？"

大庄主樊世隆听了这个话，手拈胡须沉吟了好半天，然后才向二爷说道："听这个话，你我三弟，当然是好端端一点伤痕没有了。"二爷樊明听不明白，遂问道："大哥，你老人

家如何见得？”大爷微然一笑：“这个话不是甚明显吗？他说王十古没伤，就拿没伤的人来换；王十古有伤，就拿有伤的人来换。如果人身上没有伤，现作伤那是很容易了；如果身上带了伤，往下去一时之间如何能够去的了。他既然敢说王十古没有伤痕，就拿无伤之人来换，可见得是三弟被获遭擒，身上并未受伤，不然他怎么敢说这个话呢？”二爷闻听这才点了点头，弟兄三位议论多时，这才决定明天跟降龙寺走马换将。大庄主跟苗广后说道：“既然你们有这个意思，换将的办法，我们答应就是了，你就放心吧。王十古虽然在我们这里被获遭擒，我们对于他好吃好喝，不用说身上带伤，连衣服都没有破损。”广后说道：“很好，换将的法子，你们明白吗？就是你们这里，备两只小船，一只在中岸，一只放在外岸，我们将你们的三庄主放在小船上，你们将王老侠也放在船上，再另外雇一只小船到对岸，载过我们那边的水手四名。说声走你们船往里，我们的船往外，到了岸边之后，我们人下去了，船可就不管了，自己去取就是了。大丈夫作事，要正大光明，彼此全要顾及人格。”大庄主说道：“好，有暗算的就是匹夫！”这个话说出来，分明就是赌誓。

按说广后这个事就算办完了，应当站起来告辞，那才算对。广后由打进去之后，不住的观看樊灼樊必华，父母被害情形，自己虽然没看见，看见生身母亲，亲手留下的血书，如果不是他，我的生身父母何至于遭此惨亡。想到这里，心如刀绞，广后的气壮，也就壮到这里了。本来进了樊家港，就没打算活着，现在公事虽然办完了，未免心里还是不甘心，恨不能一槊将他刺死，那怕当场给他偿命呢！自己也很愿意，到了现在已然没话可说了。广后又想起一个题目来，叫了一声

各位庄主："方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那凭口头一说，并无真凭实据，既然说十古王老侠客，身上无伤，请大庄主吩咐一声我要看看。"樊世隆听了这个话，哈哈大笑："苗广后你的话倒是说的很好，未免于理不大甚合，王十古倒现成，说看就看了。比如说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人，应当如何看去呢？"广后也哈哈狂笑："这个话说的太没有道理了，如果你们樊家港打发人去了，要看你们的人，我们不让看，你再说这个话还不晚。你不去人，是你们自己不去，不是我们不让你去，也不是我们不让你看。既然说好了换，就不应当不让看，如果是不教看，当然里面有诈。"樊氏弟兄一听，这个小孩子说话真厉害，按说可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让他看见王十古，他就许疑心我们，把王十古还不一定弄了多少伤呢？他这一生疑心不要紧，回头他走了，必然要难为你我的三弟。依我说倒不如教他看看倒好，难道说还怕他抢了走不成吗？二爷一听这个话有理，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吩咐把他绑来看看就是了。"大爷点了点头，这才向着广后说道："你不是要看王十古吗，这个很容易，我打发人把他送来给你看看就是了。"广后点头说道："很好。"当时打发人出去，前去捆王老侠客。去了工夫甚大，才听见许多人慌慌张张来到大厅里面，见着大庄主往上回禀："启禀各位庄主得知，王老侠客已然丢失。"各位庄主一听这个话，一个个全都是一怔。惟独二爷听了这话，急得连连顿足大骂道："你等这群混账东西！为什么押着一个人，教你们看着竟会看没有了呢？"四爷樊灼赶紧相拦："二哥，你老人家先不用着急，那是咱们的事，有话回头再说。再说这个樊家港，也并不是三间草舍可随便出入，就让丢了也出不了樊家港。回头我准能够找着，先教他们下去吧。"喽兵等全

都回归下处。大庄主这才说道："方才之事，大概你也听明白了，这是看守人一时不慎以致丢失。这么办吧，你先回去，回头我们必然找的着，明天咱们照样的换就是了。"广后一听哈哈大笑："分明是你等将十古老侠害死，故意瞒哄于我，实话告诉你，今天看见王老侠客还则罢了，如果不见老侠客一面，我要替他老人家报仇雪恨！必要取尔等项上的人头。"二爷一听，这个事可是我惹来的，虽然说我们是亲兄弟，我也不能落人之后才对。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小辈，我等不愿意欺悔小孩子，故此容你在这里多说少道。既然这样不识抬举，量你可有多大能为？既然说此横话，你敢出去跟本寨主见个胜负输赢吗？"苗广后叫了一声樊明："慢说是你一个人，就让你等三人一齐动手，小太爷又有何怕。"说到这里，由打腰间先取出来一对无柄槊，站起身形先够奔院中。

这个时候可得讲究份儿，比如说威风要是小一点儿，厅中站班之人，必然要一拥齐上。可别看广后年青，威风可不小，跟庄主把话叫到这里了，众人连一个敢动的都没有。就看着广后大摇大摆走出了大厅，二爷樊明亮针来到院中当场动手。在樊明看不就是你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吗？就让你出了娘胎就练，也练不出多大功夫来。这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凭我樊明不敢说甚高，类乎普通的武侠，他打算赢我也不容易，何况你是个小孩子，不过就是三招两势将你打倒，然后大仁大义再把你一放。不然的话，换回三弟也是个法子。小子想的满好，他可没有看见广后的能为，赶到动上手，二爷不由得吓了一跳。头一样儿，这个孩儿使的军刃就特别，招数尤其特别。动手十几个照面，二人战了个平手。樊明一看有的，就凭这么一个小孩子，居然他就会有这么高的武术，自己这

才招里头注意。这功夫大爷四爷，也全都出来了，看了看未免也吓了一跳，这孩子这样年轻，就有这么高的武术，将来他要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这不比剑客还得高吗？众人观看，斗了足有三十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败。四爷樊灼一看，真要是工夫长了，二哥输了招，未免太不好看了，自己想着，将然打算亮军刃，过去帮着动手。广后可有这个精神，自己知道赢是赢不了他们，可有一样儿，不能平平白白的落一个打不过逃走，必须等他们再过来人，我就说他等以多为胜不算英雄，然后撤军刃一走，这叫走的有名。广后不是正然想着了吗？可巧这个四爷就过来了，广后把军刃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高声说道："小子你们这就叫不人物，讲究群打群殴，我可犯不上跟你们生这个气。皆因我还有事在身，单等事情办完了，回头咱们再算账。"说着话广后走了。

四爷叫了一声大哥二哥："据我看这个王十古，定是被他等盗着走了，故意前来卖拍。"樊世隆说道："这个话也未必，如果把王十古盗走，他何必还要求走马换将。再说打发这么一个小孩儿，也没有什么可卖拍的。据我看王十古他们还是没见面。"二爷接着说道："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前一次那个和尚也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这一次这个孩儿，咱们非得把他拿住不可。人人都说咱们樊家港如同铁桶一般，到现在虽然不能随便入，但是已然随便走了，这可与咱们大大的不利。"话说到这里，吩咐一声，赶紧鸣警锣。这个锣声可有分别，鸣锣聚众是一种极大的大锣，打起来噹噹远近皆闻，全庄之人听见这个声音，知道这是聚众，当然大家全都要够奔大厅伺候。谈到这个警锣可就不然了，是一种小锣，打起来噹噹噹声音清脆，别看它声音不大，这是一种传递性，各处要紧的人，

单有传锣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听见这个锣声，各处全都接着敲，一霎时之间，锣声传遍了四外两港，可就响成了一个。这个警锣的规矩，只要是听见，并不用到大厅里去集合，各有各的地段，各有各的帮夥，只要听见警锣，不用人指挥，众喽兵就能够把樊家港，把得水泄不通。当时广后走了，后面并未见有人追赶，自己还以为得意，有谁知各处要道口上，都有无数喽兵把守，广后凭手中一对无柄槊，各处冲杀。怎奈人位太厚了，一时之间真是杀不完打不尽。广后心说，照着这样看起来，莫非这个樊家港出不去不成，虽然这么想，仍然是东扎一头西撞一头，这个天可就到了黄昏以后，堪堪到了掌灯时候了。天这一黑，广后可就得劲了，究竟喽兵的眼目差的多了，被少爷东撞西撞，撞出了重围，来到了港边，围港乱转，仍然无法渡过。正在为难之际，火又起来了，广后一看，呕，听说赤胆侠，有火引路逃出了樊家港，莫非这个火，也是引路的不成吗？自己一面想着，扑奔火光而来。到了近处观看，就见有一位老尼姑，年岁很大了，看见广后问道："你是什么人，打算干什么去？"广后这叫艺高人胆大，并不隐瞒实话实说。尼姑用手一指："看见了没有，港水最窄就是此处。"广后看了看倒是比别处窄的多，可有一样，也够上一丈挂零。自己头一样儿，不会登萍渡水；再者纵不了那么远，还是照样过不去。尼姑用手一指旁边，放着伐倒的树木，教广后找一棵小的往港当中一扔，然后往上一纵，垫一脚就成了。广后一听有理，就照着这个办法一来，果然纵到了对岸。广后过来了，非常后悔：咳！我怎么不问问她尊姓高名，她既是个尼僧在那庙出家？以后我好记着人家引路的这份好处。虽然这么想，已然就来不及了，只可顺道

回归降龙寺。

到了庙内见着老少英雄，把下书情形，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别的事都没有可研究的，就是王老侠这段事可疑，如果说他不是真的，当时得着信，他等不至于那样惊慌；要说不是假的，为什么他们还说当时不必言语，有什么事回头再说？这里面的真假，真正是教人难办。童海川说的也好："现在不是这个样吗，明天咱们就按着走马换将法子，够奔港边，把他们人叫出来，问他有王老侠没有，有的话送出来，把你们的樊辉送回。如果没有，教他眼看着把樊辉杀死港边。"众人听这个法子倒是对，不过说杀就把樊辉杀了，这个可差点儿事，皆因王老侠客生死不明，倘若是性命存在，留着樊辉还是个抵押呢？这里面怕的是有隐情，倘若老侠客没死，他一看把他们弟兄杀死了，那就是实实的无望了，他必然也要加害王老侠，到那时岂不是反为不美吗？海川一听这个话也对："这么办吧，只拿话说，别实地去办就是了。"大家听见这个话，全都点头。

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起来，除了老方丈坐镇庙宇不动，其余的人一齐够奔樊家港。到了港边高声喝喊："对面港中人听真，赶紧叫你们港内人出来答话，不然的话，可要打进港去，必然将你等杀得鸡犬不留。"喽兵等一看白昼之间，来了这许多人位，一个个加紧防守。一面打发人到里面去报告。樊氏弟兄得着这个信，赶紧集合众人，从中的人位，可就是循环道长贺清虚，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真，钟离图远，红蝶，樊大爷，樊二爷，樊四爷。几个人凑到一处，大家商量，樊四爷性子急，说："这事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常言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们不是来了吗？大家出去

跟他一死相拚就算完了。”众人一听，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可也就是如此。这才大家鸣锣够奔港外，童林看见出来了，头一个发言：“樊家港的群贼听真，你们樊辉已然被获遭擒，现在绑到这里。”说着，教人把樊辉搭过来，给他们看看。然后接着说道：“把十古王老侠送出来，我们也抖绑绳把他一放，不然的话，马上用刀将他剁死港边。”樊四爷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有气，叫了一声：“小儿童林，你休要这样扬扬气气，咱们也用不着走马换将，只要是英雄的话，你我凭赌斗换人，如果你们胜了樊家港，我们的人不要了，情愿意把王十古交出来。如果赢不了，你们也别要王十古，我们人给我们送出来。”这个话说的本来就没有道理，因为什么呢？樊辉现在已然捆到了，童林这么说倒可以，樊家港并未将十古绑出来，跟人家这么说，分明是骗人，童林就应该用这个理由驳他才对。有谁知这位童侠客，这个地方就叫艺高胆大，他因为前者来探港未能够进去，自己那个气，就算没有发出来。他说这个，不怕你能为高强，就怕的你不出来，现在你不是已经出来了吗？有能耐当场将你等多拿几个，到那时看你们还有说的没有。故此并不驳他，遂说道：“好！你等既然敢动手什么都成。”把话说完，取双钺就要过去动手。这时广后纵过去了，高声说道：“小子，你等在港中跟我动手，群打群殴，小太爷不愿答理你们，故此才回降龙寺。现在是两军阵前，小子单打独斗，你敢过来吗？”话未说完，樊灼抖人骨鞭来到了当场，叫声：“小辈，量你可有多大能为，今天四太爷把你打发回去就算完了。”话说完了，二人多余话不说，当场动手。众人看了看苗广后小小年纪，那个招法出来，真正是令人可钦，跟樊灼打在一处，居然不分胜负输赢。童林不

由得点了点头，心说我还是真没看起人家孩子，这个地方就算输眼。

大家瞪着眼看，当场已然斗了二十多个照面，马奎看见樊灼手使人骨鞭，未免有气，我得假墨骨之时，说的明白，单打奸盗邪淫，这个樊灼劫人家妇女，杀死人家的丈夫，并且抢夺王老侠客的人骨鞭，这小子准的是奸盗都有，我要是用鞭打他不是正对吗。自己想到这里，伸手把墨骨鞭取出来，够奔战场，叫了一声："广后，你先闪在一旁，待我来拿他。"广后一听马爷来了，自己只可撤手闪在了一旁。马爷这也叫犯病，自己那个能耐，本来就敌不了广后，广后尚且跟人家打了个平手，你老人家去了，那如何成的了。并且还不使他的趁手军刃，还使假墨骨鞭，那不就更不行了吗？广后撤下去，马爷迎将上来，鞭对鞭当场动手，统共没有三招，马爷那里成的了，堪堪就要输招。赤胆侠一看不好，亮真墨骨鞭够奔当场。这个时候，樊灼一鞭够奔马爷顶梁打来，马爷应当闪身就对了，他来了个特别的，身形一闪用自己的鞭一撩，滴溜溜两条鞭扯缠在一处了，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幸亏和尚赶到了，蛇吐信一鞭够奔樊灼面门打来。军刃绕上了，和尚的鞭又到了，这叫出于不得已，只可一抖手把人骨鞭的挽手去了，身形向旁边一闪，鞭躲过去了，马爷趁势给他来了一脚，把这位樊四爷咕噜噜踢出去一溜滚儿。这个工夫樊二爷就到了，赤胆侠拦住动手，樊灼樊必华跟马爷各自回归本队，马龙元这就算巧得人骨鞭。

再看了看赤胆侠跟樊明打得难解难分，和尚这个身分不矮，大庄主恐怕当场吃亏，打算教人过去帮忙，这时候贺清虚已然仗剑过来，这边于廷醉仙翁过去敌住，十个照面之后，

于廷占落下风，姜爷出头被图远拦住。上阵父子兵，秀娘一看老爹爹不是人家敌手，自己摆军刃出去，贺玄真出头又把秀娘拦住。童林摆双钺过来，被樊世隆拦住，苗越川看着有气，无柄槊取出来，帮着于爷双战贺清虚，三侠广后李源，全都照着钟离道下手，樊必华换了一对反针，二次出头帮助图远。大家这个仗就算是打乱了，正然斗得难解难分，一时之间分不出来输赢胜负。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呐喊："众位这样凶杀恶战，究竟为的是什么？"两方面动手之人，猛然间一听这个话，不知是什么人，只得各自撤军刃跳出了圈外。大家留神观看，说话的这个主儿，非是别人，正是福建下四府，漳州城的白太官。樊家港的人还不说，老道等认得这是白太官，赶紧说道："你我赶紧回归港内，如果再战必然落败。"话说到这里，各自登船，众人打算追，船已离岸。童林急的不由得一跺脚，太官白爷说道："不要紧，我自有道理，量这小小樊家港不足为虑。"大家听到这里，知道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剑客，既然这么说，当然有相当法子，这才大家回归降龙寺。童海川首先问老人家，这是由打那里来？太官白爷并不隐瞒，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大家说了一遍。众人听罢，一个个全都是咋嘴赞叹不已。

书中代言，老头子因为不放心自己的徒弟孙茂昌，由打福建出来，要到万龙藏峰岛等处，亲自去找找他。没想到中途路上，竟遇见了泥小鬼金眼貔貅陆恒，盗去了老人家的双橛。三抢镔铁橛之事，前文书已然说过。到了最末一次，跟小鬼彼此动手，恰巧遇见三位老剑客，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珍珠佛董瑞。三爷张鸿钧，口念无量佛呐喊一声，小鬼陆恒以为是他们二位老师张明志赵明

真到了，未免一差神，白老剑客乘隙入手，掳住了双橛，一脚将小鬼踢倒。陆恒逃走不表，姜爷等要求白爷同行。老头子长叹了一口气道诸位："姓白的闯荡这么些年，到了这大年岁，本来就不应当再出头到外面来。皆因教了这么个冤家徒弟，因为不放心，这才由打家中出来。有谁知老了老了，跌了这么个跟头，我这就算完了。你们几位有事走吧，白太官告辞了。"众人知道老头子脸上不挂，也不敢多让，这才各自分手。白老剑客有心由此回家，又一想我出来干什么来了呢？徒弟也没找着，白白跌了这么个跟头，未免太冤了。一时之间老头拿不定主意，你说还是走好，还是接着访徒弟好？回家于心不甘，接着访徒弟还不知道再遇上什么事。自己翻来覆去，这个主意就是全不好了。敢情这个心里不许有事，只要心里有段犹疑不决的事，能够把全身精神全都凝住了，往往在马路上看见有行路人，低着头简直往前走；后面来了汽车，笛子一个劲儿的叫，别人都听见了，他就是听不见。许多人还骂街，像这种人，还教他出来，他们家里大人也放心。这个话未免不近情理，他这个人既然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走在马路上绝以不能听不见什么。皆因他心里有事，脚底下走路，心里净盘算这一档，精神分不过来，所以就仿佛像聋子一样。这话还得说明白了，乡间来的人不在此例，原因他是没见过都市的热闹，到了大地方两个眼不够用的，他那叫神经失去了知觉，跟心里有事可不是一样。今天白老剑客就犯了这个病了，心里越盘算越不得主意，只是慢慢的信步往前走，老人家可就忘了住店了。走来走去天黑了，老人家猛然间明白了，咳！我这是往那里去？抬头看了看满天星斗，四外观看，正然是片旷野荒郊，这不是知道了吗？肚子里头跟

着也就饿了。老剑客并不着急，自己反到乐了，想不到我白太官这么大的年岁，竟会闹这个笑话，无法只得仍然往前走吧。

走够多时才来到了一个大镇店，老人家还想找一个大户人家，寻宿不寻宿倒不成为问题，就是肚里饿，得吃点什么才好。进了镇里一看，虽然不是灯光闪灼，也热闹异常，三五成群的手提灯笼往来途中，看那神情忙忙碌碌就仿佛有什么事似的。又往前走，有一家大家住户，门口房屋都很阔绰，在门前悬灯结彩，看那个样儿就仿佛办喜事的意思，可就是门前连一个人都没有。老头子略一止步，听院子里面，有隐隐的哭声，还不止是一个人哭。老头子一听这才是奇怪，门口张灯结彩，里面有人哭哭啼啼，你说这是喜事还是丧事呢？也许这个地方是这么个风俗，死了人象办喜事一样。又一想不能够，中国是天下同文，语言不同文字还一样呢。相隔这么远这个风俗绝对错不了。自己正在纳闷之时，忽然间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看见老头子不住的上下观看，然后说道："这位老朋友，天到这般光景，站在这里听什么？"太官说道："没有什么事，不过就是看看玩艺，因为看了半天，尚且没有看明白，我正要打听打听，这宅里究竟有什么事，为什么门前张灯结彩，里面有哭声呢？"那人一听老人家问，遂说道："老朋友听我良言相劝，你不是过路的吗？你还是走你的道儿吧！常言不是说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不是好事，不问心里倒干净，问明白了弄肚子气，这是图什么呢？"白太官知道这里头有事，想人家所说的这可是好话。怎奈行侠作义有一份天性，就是好奇心太胜，此时老头子又把这个心思犯起来了。当时看了看这个人，穿着打扮象是一

个家人的模样，这才说道："这个话不是这么说，我先打听打听你是这本宅主人不是？"那人说不是，我在这里不过是伺候人。老人子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劳管家你的驾，请出你的主人来，我有句话说。"管家一听说道："你这个老头儿这也异怪了，直 说我们主人有事，现在正闹心呢，他哪里有心跟你说话呢。"太官听见家人说话有气，厉声说道："我告诉你，我是看风水的，我看你们这个宅子犯五鬼，要不想法子去除了，必然要遭灭门之祸。你可听白明了，我也不打板不算卦，也不为的赚钱，皆因有这个愿心，只要叫我遇上我就管。"

老头子这个话本来是信口开河，哪知道管家一听吓了一跳，赶紧问道："老爷子你是有这个能耐吗？千万别怪小子我眼拙，既然你有这个本领，里面请。我慢慢的告诉你。"老头子一听，心中暗喜。家人把白爷让到了外面书房，这才说道："老爷子你把你看的大概对我说了，我可以到后面回禀。我家主人，他老人家必然出来当面请教。"白爷说道："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话，你就照那样跟你主人去说。"那管家是真信了，转身去了，功夫不大，只听有人痰嗽，接着进来一个老头儿。管家从中引见说道："这是我们主人，他老人家姓康单字名德。"白爷报了自己的姓名，接着又照刚才的话说了一遍。那老头子康德一听，不住的点头，说出一番话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三姐妹庙会遇恶少　少寨主排难遂成亲

话说康德听白老剑客报完名姓之后，遂长叹一声说道："寒门不幸，才遭逢这个凶事，你看看可有救没救？"白爷故意的沉吟了好半天，这才说道："老人家，我看你宅里这个事，虽然发生出来了，如果在事先可以用法子解除，到现在就不成了，事既出来，就得按事办，最好把你家里的事对我说说，我不敢说都办的了，平平常常的事，我也可以替他维持。"老人家说完了这个话，康德并不客气，就把所遭所遇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人家把话说完了，太官不由得非常后悔，越说不多管闲事越要管，事又来了，你说这个怎么办？

这个地方可不怨老头子着急，原来康德是老哥儿俩，大哥早就死了，还有一个寡妇嫂子，还有一个侄女，嫂子年岁很大了，那当然没什么说的了。唯独这位姑娘，自幼读书识字，学名叫作康梦兰，虽然长的不是如花似玉，平常堆里也称得起是美人，因此自高身分，对于出阁嫁人，挑剔的可就太严了。人也得是那份人，家业还得是那份家业，这个还不算难，就是丈夫得能通文，有功名，要是挂名的秀才还办不了，必须是饱学的秀才，肚子里得有真能耐才成的了呢。就是这一来不要紧，这个亲事就算高不成低不就，一去一来把个姑娘耽误到了二十三岁，还是没有相当人家。康德因为那是没有爹的女儿，对於她的事不敢专主，恐怕孩子受了委屈，自己落一辈子埋怨。寡妇大奶奶也是娇养惯了，无论什么事，

只是跟姑娘商量，姑娘不愿意就办不了，到了现在不是岁数大了吗，也是时常的犯脾气，也后悔不应当这么大的年纪还不嫁人，可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再要马马虎虎找个人家一走，心里更是不甘，你说相当的又没有，自己一阵一阵想起终身之事，常常在月下灯前，独自落泪。

姑娘的舅舅家有一位表妹，今年才十七，小名叫玉子，梦兰头几年见她的时候，因为她是一个无知识的小孩子，自己也不愿意跟她说什么，由打去年底下见了她一同，这时候出息的也是如花似玉，说出话来也全都是大人话了，可就是没住就走了，到现在始终没见着一面。梦兰一想，我在家里，这么沉沉闷闷，为什么不到舅舅家里，找玉子一块住些个日子呢！我想他也是个没出阁的姑娘，我们两个人说说道道，大概和她能说到一块去了。自己把主意拿妥，跟母亲把话说明白了，教人套车，把姑娘送走。康德住家这个地方，就叫康家庄，离这里十七里就是宋家庄，论到大奶奶的娘家，也是有名的大户人家，要不然也跟康家庄结不了亲，梦兰本来要教母亲同去，皆因大奶奶身上不大舒服，道路又不大甚远，这才打发姑娘自已走，送到了宋宅，车夫自己回来不表。单说梦兰到了舅舅家里，什么舅母表嫂全都支应支应，然后可就到玉子屋中去了。屋里剩了姐儿俩，玉子这才说："姐姐，我非常喜欢你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话，总是不大答理我，我知道这是我最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后来我就不大敢跟你说话了，现在想不到姐姐会赏我这么大脸，真就找我来玩来了。"梦兰为人极其耿直，听玉子这么说，自己也不瞒昧，就把以前看你是个小孩子，任什么也不懂，故此不愿意理你，到现在我看你也长大啦，说话也通达世故了，姐妹们坐到一块，可

以说个知心话，所以我这才找你来。玉子一听，笑得拍手打掌："姐姐所说之话，一点儿也不错。我每天就想这么个人，就是没处去找去，幸亏前街上也是住的咱们房子，有一家姓齐的，娘儿俩过日子，有一个儿子，在外面做买卖，轻易不回来，他们家那个姑娘叫大蓉，比我大四岁，也是个姐姐，他常常的找我来，有时候就住在我这里。告诉你姐姐，这个人能说会道还不算，识文断字，通今博古，跟他在一块呆着，没有拗憋事。你要不是我的表姐，像这个人我绝以不给引见。"梦兰一听："说着说着，又来了小孩子话了，女伴还舍不得给引见，这才说，既然这位妹妹这么好，你就赶快把她叫来，咱们大家说会子话不好吧？"玉子仰着脸，想了好半天，这才说道："别忙，我问你一句话，你得告诉我，我才能找他去呢，像咱们这种姐妹又亲又近，比如说谁要有什么不正经事，可以告诉不可以？"梦兰说道："那有么不可以告诉的呢！"玉子说道："告诉了之后，谁准能够给谁瞒着吗？"梦兰说道："你这不说的是废话吗，谁要不能给谁瞒着，那还叫什么好姐妹呢！"玉子说："说是这个话，我先问问你，你有相好的人吗？"梦兰听她这话问的不对，不但臊的满脸通红，赶紧问："你这是怎么了，一个姑娘家，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不懂你说的这个话。"玉子把嘴一撇道："你可是姐姐，我可是妹子，说不说你比我大六七岁，你准不知道吗？这是何苦呢！姐妹坐在一块儿这就叫说知心话，谁也不许瞒谁，你这就装起来了。"梦兰被玉子说了这么一片话，倒闹的无话可谈，本来自己要说不懂得这个话，实在在良心上说不下去，有心说，自己长了这么大年纪，还是真没撒过这个春，可是又不能不说，于是两个人说了些个不好听的话，二人又大笑了一阵子。梦兰

说："你不是说找大蓉去吗？为什么还不去呢！"玉子说："找去！"

到了外面，告诉婆子，一会儿把大蓉找来了。梦兰看了看这个姑娘，比自己长的可好多了，彼此见了面，坐在一处闲谈，大蓉说道："表姐长的多么体面，将来不定是那一个有福的男子，得他作媳妇呢！"梦兰一听，叫了声："大妹子，咱们姐儿们坐在一处，谁也比不下你去，你倒夸奖我俊了，这不是成心呕我吗，将来谁娶了你谁才算有福呢！"大蓉说道："听表姐这个话，对於我那就算很爱了，倘若你自为男子，或者准娶我，这么看起来，你就算我的知己。"梦兰说："我要是男的，不用说将来娶你为妻，就是今天见着面，我就不能轻饶了你。"大蓉也乐了："听你说的这个话，够多么横，可惜就是办不了，你只说你是男的娶我了，比如我要是个男的呢？"梦兰双腮微红，慢慢的说道："你要是男的，当然我也就嫁不了。"大蓉说："嫁我那也是远话，这一见面儿，就当怎么办呢！"梦兰道："我知道怎么样啊，你快点说好的吧！这可不是娶我，初次见面我说话可嘴冷，看你这个样也太难为情了。"大蓉格格的乐的了不得。"表姐，你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对，因为我这是跟你学的。"梦兰道："你要再往下说，我可过去拧你了。"大蓉笑道："你先别着急，请过来打我几下出出气吧！"说着把身子歪在床上，只是格格的狂笑。梦兰一看人家这一双金莲，长的实在是好看，不歪不斜，瘦小周正，穿着一双红缎子绣花鞋，真象红辣子一对，梦兰看着人家，未免转顾自己，心里却含有无限的悲伤和嫉妒，往下一声也没言语，只是呆呆发怔。大蓉笑着说："表姐，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出门子？心里也感觉着难过吗！"梦兰气忿忿的说道："你

还问我，难道你不是处女吗？”大蓉笑道：“表姐不要着急，将来会有解决的那一天。”梦兰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是我的命运，不然的话也早就那么着了。”大蓉接着说道：“表姐这是实情，常言说的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凭你这个人物，真要嫁一个乡下人，手伸出来跟粪叉子一样，身上泥有一个铜钱厚，叫我们怎么跟他睡在一起呢，老牛腰一抱多粗，一身的黑肉，一说话就气的死人，就是我们嫁了他的话，管保也活不成，他们一天到晚在田间工作，一到晚上，一扔脑袋就是一宿，他知道什么叫爱情。如果遇到这么一个男人，真不如在家里受孤单呢！”梦兰笑道：“你倒想的开呀！照这样看来，你的人家可很难找了，看你的心意非白面书生不嫁的了。”大蓉道：“表姐，我说一句话，可不知你爱听不爱听，这个嫁人不一定非要白面书生不可，不论是那一行的人，只要是长的好，干净，心眼好，脾气好，我们就可以跟他，不管他有无财产，就是跟他挨饿受冻，那也是甘心情愿的。”梦兰笑着说道：“想的可是很好，恐怕没有那么遂心的事吧！”蓉儿说道：“表姐，如果你要有心思的话，我给你找去，管保使你满意。”梦兰打趣道：“姐妹相好，谁能笑话谁吗，你办好了这事以后，我一定要特别的谢你呢。”蓉儿笑道：“你既然有这个心思，我一定有办法的，我到外边给你拉一个来好不好？”梦兰说道：“你别疯了吧，说着好话就不规矩起来了，听你这个话，你是好姑娘不是？跟我说实话，你靠过人没有吧。”蓉儿说：“也好，我靠人就靠你。”梦兰说道：“好，一言为定。”蓉儿道：“你这么一说不成，起个誓我才信呢！”

将然说到这里，玉子由外边走进来，笑着说道：“你们姐妹在这谈什么心事，说的这么亲热！”蓉儿说道：“我们来到

你的家中，你也不想着招待招待我们，你出去这么半天，干什么去啦！”玉子说道：“我到后面解解手，六大娘求我给他裁了三件衣服，使你们等的不耐烦了吧！”蓉儿道：“我早要去解手，就是不知道厕所在哪里，表姐你去不去。”梦兰说道：“我不去，你们去吧。”他二人一同走出去了，过了一会，玉子自己回来了，梦兰心里有许多话，想着问蓉儿，但见玉子一个人回来了。赶紧说道：“表妹你这里来，我有句话问你，方才蓉儿说她会磨什么，你叫她磨过没有，她告诉我说，叫我问你是怎样磨法。”玉子脸一红道：“姐姐，这事能试不能说，和她磨了二年了。”梦兰说道：“现在我住在你们这里啦，晚天你让她磨一个我看看成不成。”玉子答言“那可不成，你要打算看我磨，你得先让她磨，然后你看我我看你那就全都不要紧了。”梦兰听着这个话离奇，自己不明白这是怎么一段事，又说：“我不明白，这才问你到了教他磨过没有？”玉子着急说道：“你管不是老了吧，我这不是将说完了吗，回头我告诉她，教她住在咱们这里，到晚半天我到后院帮着六大娘做点活计，到半夜我再回来，你们不是早就磨完了吗。”梦兰当时也没说什么，这工夫大蓉解手也回来了，暗含着玉子就把话告诉大蓉了。

白天不说，到了晚天，玉子把铺盖全都收拾好了，自己说道：“我可不能陪你们姐儿俩说话，因为六大娘教我给她帮帮忙，困了你们就先睡。”大蓉还故意说道：“把活拿来我们帮着不好吗？”玉子说道：“成了，请你来就为的陪着我表姐说会话，你就多辛苦吧。”就这个声意，越来越远就走了，大蓉陪着梦兰闲谈，后来全都上炕躺着说闲话，梦兰看见人家脚小，拿起人家鞋来将穿下去，可是走不了道，又攒了大蓉

的脚道："怎么裹的这么好呢。"大蓉也攒着梦兰的脚不撒手，慢慢的说道："大姐姐，咱们脱衣裳睡觉，我给你解解闷吧。"梦兰心里也想明白这个秘密，遂说道："天已然不早了，咱们也该睡了，玉子还不一定多怎回来呢，咱们不用等她了。"二人商量好了，先把灯光熄灭了，然后才各自脱衣服。

梦兰当然要跟大蓉睡在一处，却没想到大蓉是个男子，他的父亲叫齐顺，一共是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大福，次子大龙，大蓉是三子，除长子之外，二子三子，全都在十六七岁时缠足留头。这个主意也不是他出的，他在外面跟一个贼伙里，当过踩盘子的活计，里头有一个同事，姓张叫张二，这个话都是张二传给他的，打算发财得有发财的道儿，养活儿子指着他长大了赚钱，就让赚可能赚的了多少，如果看看小孩儿是那个材料，小子拿他当闺女养活，由打起小就擦胭脂抹粉，脚给他裹的小小的，长大的时候，能够当女的去卖，可以赚一笔大钱，如果再有能耐的话，可以跟财主家妇人联络，只要到了一块儿，那就有了把握了，只要他不给钱，就给他泄漏，何况热到了极点，那能够离的开呀！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要什么给什么，你想想发财不发财？于顺一听这个主意很好，故此才把二子三子，全都当姑娘养活。第二的那个儿子，在十六岁的时候，因为没有钱化，已然卖入勾栏院中，得钱之后，赶紧就逃路了。于顺小子走在道上骇怕，大概是惊吓受寒死了。于顺之妻，带着大福大蓉各处寄居不一定，后来把大福荐出去学买卖，这娘儿俩才搬到了宋家庄，把卖大龙的钱拿出来一拾掇，倒是也挺好的小日子。别人还是真不知道。可巧住在了宋家闲房里面，玉子那时候才十五岁，见人家有个大姑娘，每天就凑到人家家里去玩，大蓉也不断到宋家来，

彼此都是闺女，并没有人注意他们，到了玉子十六岁这一年，大蓉跟玉子耳鬓厮磨，时常睡在一处，很容易就把玉子给糟塌了，二人结为闺中密友，真正形影不离。玉子的母亲，非常疼爱他，所有给他的积蓄，玉子也给了大蓉不少，别看这么热乎，不能常常住下，大蓉总觉着不足兴，有时要求玉子再给他介绍一个，因为没有靠得住的，所以二年光景，也没给他介绍了一个。忽然间梦兰来了，这也算太巧了，玉子倒是一份好心，有这个美事不肯独占，所以才给梦兰介绍。当时梦兰知道他是男子，可是也晚了，只可半推半就，事毕一问，大蓉可没这么说，他说他小的时候，是个阴阳人，所以就当姑娘养活大的，到了十几岁，竟长成男子了，可是头也留了脚也裹了，自己并不对家里母亲说，皆因说出去怕人家嫌寒碜，梦兰就信了。因为话说的圆满，并没有教人可猜的地方，再说凭一个姑娘家也猜不出来，那里有好好的小子当姑娘养的，如果说乔装改扮，或说他没有好心，眼睁睁人家裹的两只小脚，一点男子气象不带，女子如何能够揣摩的出来？梦兰心里还以为这是很巧的一回事，皆因那个年头，对於处女膜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虽然那么说，坏了的姑娘太少了，梦兰是二十多岁的姑娘，乍尝滋味，当然别有一番高兴，自己以为这趟亲算走着了，两个人彼此说了会子亲密的话。“玉子他们家里人多，他自己主不了事，我康梦兰可不然，叔叔不管我的事，母亲非常疼爱，在家里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将来咱们二人或者三个人拜成干姐妹，玉子未出阁以先，你可以来回跑着，他出了门子之后，你就可以常住在我们家里，我甘心为你不出嫁，咱们两个人就算密秘的夫妻，不然你现在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你不是也娶不了妻吗？”

大蓉说道："可不是吗，我自己想起将来，心里也是很难过，也不能出去作老爷们事了，可倒好作饭作活可全都学会了，因为脚裹的大小，身上也没有力气了，将来这可算个什么人呢！真要是姐姐肯其收留我，那咱们可算是前生的姻缘。"大蓉所说的话，以先是假的，后来还真是真的，自己也是二十来岁的人了，弄成这个样子，男不男女不女，简直的不算人，真要是康梦兰能够收留他．倒是个安身的机会。两个人正然说着话，玉子回来了，进门先叫了一声"姐姐，这个缸磨的怎么样。"梦兰还是真有点儿害羞，叫了声妹妹"你这图什么呢，早就把话跟我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何必绕这些个弯儿呢！"玉子这才说道："姐姐，这你可别怪，你想想这个话能够说的出口来吗？"梦兰想了想，真是这事没揭开以前，这个话怎么说呢，到现在不用说也都知道了。三个又议了一回拜干姐妹，当天晚晌不说，第二天，梦兰跟舅母把话说明白了，老太太拿出钱来，置买各种东西，教这姐儿三个烧香磕头，在磕头的时候，除了玉子没有别的思想，梦兰因祷告能够团圆一辈子就算完了，大蓉也是这样思想，拜完之后，家人吃喜面，当然有一番亲近，不必细表。

单说梦兰不知不觉住在舅母家里，就是半个多月，康奶奶不放心，到娘家来看梦兰，梦兰把大蓉引见，宋氏大奶奶也非常欢喜，梦兰得空把这个话跟老人家就说了，打算把大蓉带到家中养着，教他跟我作伴，先前宋氏一听以为不过就是这么一说，后来一问，不对，自己的女儿还是真心实意，宋氏太太这才说，人家有家那能平白无故跟咱们呢！梦兰半吞半咽把话跟母亲一露，宋氏太太知道这里头有别的意思，当时没往下问，说只要人家愿意跟着就成，梦兰还要求母亲在

家里盖座小庙，两个人全都出家当尼姑，一辈子也不嫁人。老太太知道梦兰生性最娇不过，说什么也不拦他，只得随口答应，遂说道："你要不是提庙我还忘了呢，咱那里后天有庙会了，就接你们三个人回康家庄赶庙去不好吗？"梦兰这个时候，只要不跟大蓉分手怎么着都成，跟那两个商量也都乐意，就坐宋氏太太原来的车，娘儿四个一同回康家庄。大蓉到了康宅一看，梦兰的住室等等，比玉子那里可讲究的多了。在这里住了两天，庙门开了，三个人前去烧香拜庙，在这姐儿几个将然一下车，碰上一群人，全都是挺胸叠肚，看见这姐儿三个就跟上了，从中有一个年轻的，衣服穿的极阔绰，也就是二十来岁，手里拿着一个打马的鞭子，带着这群人，耀武扬威，梦兰等赶紧到庙里烧香，打算烧完香快回去，这个庙不赶了。那知道这群人，把他们三位团团围住，直拥到了大殿上面，这时在大殿上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子，生得细腰乍臂，看那个样子浑身都是精神，看见这群人拥着三个姑娘，他看着不忿，高声喝喊："那里来得狗男子，欺压良民百姓，赶快给我滚开，叫人家烧香还算罢了，如不答应的话，我要打你们这群狗男子。"人群里拿马鞭的那个少年一听这话，留神看了看，说话的是一个十八九的孩子，不由得气往上撞，便也说道："那里来得无名小辈，敢在你少太爷面前这样放狂，来，把他捆起来。"众人一听，齐声喝喊别叫他走了，把他捆起。喊着便拥上来，少年见了哈哈冷笑，"你等这宗万恶行为，也就是吓唬寻常的老百姓，你也不打听打听少爷我是谁，今天你们老老实实滚开那算便宜，反到要自找其祸，来来来，我看看你等如何绑我。"说着话身形往前一纵，来到了众人们的近前，就见他手脚齐动，这一群人，东倒西歪，这庙里可热

闹了，大家齐声喝喊，里面大殿打起来了，看热闹的一会就围满了。这时候跟着三位姑娘的就是赶车的那个康宅长工了，别看带着姑娘走不了，他们这一打架，姑娘们倒脱离危险，不过就是出不去，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已然围了个水泄不通。从中有认识的，原来不忿气的这孩儿是玉石峰的少寨主，他父名叫熊伯森，外号人称铁掌无敌镇天使，这个孩子叫熊宝光，他有个外号叫双枪童子小天使，跟他父亲练的功夫，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平常武术可赢不了人家。那一个带着一群人的少年。住在康家庄西北，有座大村庄地名叫西林，对面还有一个小庄子东林，这东西两林本来是一个样儿的，后来西林一天比一天富，东林慢慢就穷了，人烟也不旺了，住户人家也少了，所以现在最兴旺的就是西林。

这个小子就是西林的庄主，名叫林少清。也有个外号叫选花郎，顾名思义，小子的行为也就知道了，仗着家里有钱结交官长，常作些仗势欺人的事，挨着靠着的，差不多都受过他的欺侮，这还不说，家里有媳妇姑娘都不敢让他看见，只要他见了看着好，这个麻烦就算来了，明娶暗抢无所不为，甚至於把人家的男子打死，这个事就算是常办，大家不是惹不起吗，全都躲的起，家里的人不让他看见。林少清今天闲暇无事，打算到庙里来开开心，遇见有好姑娘好媳妇，也许弄一个俩的，小子的人可没少带，带了十二个打手，他家本来请着有看家护院的教头，这些人多多少少全都会两手，所以在外面耀武扬威任意而行。今天猛然间看见这三位姑娘，小子以为是打天上掉下来的，从来还没见过这么俊的人，小子跟一群恶奴一使眼色，大家全都围了上来，指着赶车的一个人那里护庇的了这三个女的，明仗着里头有个大蓉，赶车的

头前横挡竖遮，大蓉在紧后头，当中是梦兰跟玉子，这群小子们在后面跟着就是拥拥挤挤，手在下面做活，只要一离着近，就动手动脚，三位姑娘里头最受屈厉害的就是大蓉，说玄了差不多大腿附近都快破了，好在他是一个男的还不在乎。到现在打起来了，被人家那个小孩儿把他们打的忘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大蓉看着非常喜悦。就在这个功夫，忽听见有人喊："众位我来了，全都闪开，我是西林庄林庄主家的教头，庄主跟人家打起来了，众位可别耽误我的事。"看热闹的一听教头来了，准知这个热闹上还得加热闹，不约而同全都闪开，让出道路叫这位进去，熊少寨主见了也是不住留神，打量这位教头，就是他长得猴头鼠脑，不亚如黄鼠狼一般，尖脑门缩下颏，生的戛戛脸，两道半截眉，一双小圆眼，小蒜头鼻子，薄片子嘴，一嘴的小芝麻牙，两个耳朵可不小往前兜兜着，黑面皮，黑中透青，光头不戴帽，梳着一条发辫儿，身上穿的蓝绸子大褂，白绸子裤褂，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胁下还悬挂着一口单刀，脚底下青缎子鞋白袜子。林少清赶紧说道："教头，你看看可了不的了，你赶紧将这个小子拿住，问问他倒是干什么的，如果你再晚来一会儿，咱们的人就全都被他打倒了。"小子一听伸手咯啦一声先把刀拉出来，然后刀交左手，这才迈步来到当中，用手指着熊宝光说道："我看你小小年纪，竟敢惹这么大的祸，太岁头上来动土，你还打算活不打算活，姓字名谁赶紧说出来。"少寨主并不隐瞒，说出自己的名号来，然后又叫小子报名，原来这个教头姓平，名字叫平石马，有个外号一口单刀平淌平石马，熊宝光听着这小子叫的名字就憋拗，遂说道："凭你小子这个样儿也敢在我眼前头耀武扬威，别看小子你手里拿着一口刀，我要军刃赢

你我就算跌，小子你就进招吧。”平石马看了看熊宝光精神抖擞，自己心里便有些个害怕，怎奈到了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仗不打，那个话没有这么一说，只得壮了壮胆子，说道：“小子别说大话，着刀吧。”往前一赶步，搂头就是一刀，熊宝 光，别看嘴里那里说，可不知人家有多大功夫，只得把身形一闪，用手压他的刀背，平石马往回撤刀，又换式进招，两个搅在了一处，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熊宝光就把这小子的能耐看透了，原来是无能之辈，我要早知道如此，还不如早打倒他就完了。想到这里，双手加紧往里进招，平石马他那里能成，这是铁掌无敌的少爷，双手的功夫就是不如镇天使，跟平常人比上，打算赢他可办不到，他的双手一紧，平石马的两只眼睛全都蒙了，稍一失神，被熊宝光一脚踢上，哨啷啷刀撒手，哨啷噗通一声，哎呀可了不的了，宝光倒是没把他踢重了，他自己这一跌，跌到烧香铁鼎上去了，脑袋撞在鼎爪上，噗一声鲜血暴流，小子任什么也没说，立时绝气身亡。大家一看打死人了，齐说道：“可了不的了，可别让他走了，打死人了。”别看大家只是这么嚷嚷，可没有人上前去拿熊宝光，因为都看着他害怕，眼睁睁教头过去尚且不成，别人再过去那不是白给吗。熊宝光一看小子真死了，不由得哈哈一笑，叫了声，“你等不必喊闹，打死了偿命欠债还线，走咱们一同打官司就完了。”

说着话分开众人往外走，到了庙外再找孩儿无踪无影了，这个时候地方也来了，庙里的方丈也来了，小子林少清抓着和尚说不把凶手找出来，这人就是你主使出来的，跟你有场官司还不说，誓必将你结果性命，给平教师报仇雪恨。和尚知道他在西林庄，可称得有钱有势，慢说这个庙斗不了人家，

连这个康家庄也斗不了人家。地方等众人，大家出头了这场事，要说完了可办不到，不过允许让庙里找凶手，把凶手找着了之后，然后会同官兵前去捉拿，到那时叫他们冤怨相报就完了。林少清还是不认可，后来小子把主意想出来，“叫我这么答应也成，刚才我也打听了，烧香的三位姑娘不全都是康家庄庄主的吗，咱们爱好做亲，三个之中给我两个，你们就讨限拿凶手，不然的话，我到县里递字帖，就说你们康家庄聚众打死人了，一方面齐集我们西林庄的人，跟你等一死相拚。”大家为的息事和平，全都劝老头子康德跟林少清结这门亲事，老人家这个主儿，虽然不是世代书香，也是清白家庭，林少清那种行为，老头子是知道的，宁可以拚了命，也不能跟他结亲。后来众人又出主意，暂时讨限，如果限期到了，并未访着凶手，到那时再提议这回事，林少清给了十五天限，十五天内找不着凶手，我就看好日子下聘礼娶你家的二位姑娘，当时话说完了，由庙里备棺木把这个平石马暂时收殓起来，这个事可就告一段落。康家一访查，凶手到是知道了，白玉峰的少寨主，他的父亲铁掌无敌镇天使熊伯森，武艺高强可以称得打遍天下无敌，知道到是知道了，谁也不敢去，因为平时走着都得躲着，要说人家少寨主在外面打死人命，到了山上不提这个话还算罢了，倘若一提，大寨主一立眼就许推出去摘瓜，大家合计就是没有办法。后来庙里和尚想出个主意来，我们门户之中有位师叔，他老人家自幼练的武艺，那个能耐听说够剑侠的资格，还不如我请他老人家前来，到白玉峰把话说明白了，或者有个相当办法，众人问这位师叔叫什么名字，和尚一提法名是上慧下斌，外号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如果他老人家肯其出头管这场事就好

办了，但他老人家行无定所不知隐藏在那里，就是一时之间访不着。大家不是正计议了吗，西林庄齐集庄兵一百多名，各持枪刀剑戟，为首之人叫安南义士古太平，是平石马的师叔，听见徒侄被人打死，特出来给徒侄报仇，并且还为抢亲。康家庄得着信息，合庄之人全都吓的不得了，庙里方丈带着小和尚迎出十里地，磕头拦阻，林少清发令，责打了四十鞭子，教他们回康家庄跟康德去说："现在我的聘礼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他肯其接受，这个访凶手的限期就能再缓，不然我们就要抢了。"康庄主跟他等解释，这个姑娘只有我家一个，有一个义女，一个是甥女，就让我们康家的人我主的了，人家的人我那里办的到呢。林少清说的也好，你不是办不到吗？不用你办，我自己不是还会抢吗。自从闹事的那天起，康老员外就没敢送姑娘们走，怕的是中途上出错，到现在一听更沉不住气。这时候康家庄也得着信了，有头有脸的人全都出头了解这段事。怎奈林少清不说理，无论说什么也得依着他说的那么办，强把定礼送来，已然定规好了，就是今天夜里娶人。三位姑娘之中，还就是大蓉大，说："不要紧，我让他娶了去，到那里看见我生气，顶多把我害死就完了。"梦兰玉子一听，"你更不能去了，你一去戏法叫人知道，我们姐儿两全都活不了啦，咱们三个人耳鬓厮磨，整天整夜在一块儿，回头叫人知道了你是男的，不问可知，我们两个人全都跟你不清楚，只好有这么两个法子，就是寻短见一死，不然的话就得豁出去，反正全都不是真正大闺女了，到那里不也是那么回事吗。"玉子说到高兴之际，还觉着自己这个主意很高。梦兰道："那可不成，咱们要是死的话，不能先死，先死了给家里找了麻烦了，强人一怒那个祸事还不定闹多大呢！打算死

教他娶了过去死在他家里，那他就无的怨了。如果不死，教人家娶着走，娶到人家家里，就算归了人家，始终也回不来了。”玉子摆手说道：“不对，咱们庙里的当家不是说了吗，他有一位师叔是剑侠，我们先让娶了去，不过就是跟他过三两个月，这位剑侠请到了，凭武力把小子治服了，不是还能要出来吗。”梦兰一听，摇了摇头：“这可不是好办法，到那时那失节丑名传遍天下了。”玉子说的也好，我们现在两人陪伴一个男的，不早就失节了吗，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梦兰说道：“这话是良心话，我们现在失节，大概就是你知我知他知，第四个就没有知道的了，虽然说是失节还算不了失节，到了强人家里再回来，人人都知道失节了还有何颜生存！”玉子接着说：“不用往下说了，早就知道了，当然回来之后就是不死，再打算说人家出阁也办不到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这话有我的打算，不是出不了阁吗，我们不会假装寻死，有人一劝，我们就不死了，可是有了要求，教家里给修一座小庙，不会我们三个人落发为尼吗，那么过一辈子，我看也到很好。”梦兰心说，这是我以前这么打算的，怎么他也想到这里了呢，点了点头道：“这么说，这个事可不准有把握，老方丈能够请他师叔来不能够，谁可以保险呢，倘若请不来到那个时候又应当怎么办？”玉子道：“到那个时候再寻死不是也不晚吗。”梦兰听着这个话，不甚合乎理，可是眼前想不出相当的办法，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三位姑娘住在一处愁眉泪眼，着急这还不说，把一位老庄主康德可给愁坏了，西林庄告诉他必须让他张灯结彩，如果不然。将他等一家满门家眷杀得鸡犬不留，宋氏老太太只有放声大哭。

这正是太官白爷来到的时候，见着康德就把他的事说了

一遍，白太官一听大怒，朗朗乾坤竟敢这样无法无天，莫非要造反不成。这才说道："老员外，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是看风鉴的，只是在此路过，看见你的门前张灯结彩，里面有人恸哭，准知从中有隐情，所以才问问，我本来是走路错过了店房，走到这个庄镇之中打算找个富户人家打打尖，谁知遇上这么档事，活该你们家里有德，该着脱这次大难，你们不用管，娶亲人到了我对付他就是了。"康德本以为白爷是江湖术士，有什么法术可以解决了这回事，到现在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并且还说要对付西林庄，看他老人家这个样儿，足够七八十岁，西林庄净说庄兵就有一二百位，凭这么一个糟烂老头子怎么能够对付人家，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老人家，你知道这个西林庄够多么厉害吗？如果没有特别的神法，大概不好办吧。"白爷闻听登时哈哈大笑，叫了声："老庄主，你就请放宽心吧，娶亲的来时，你们众人可以避居一室，把他领到，我自有办法。"康德问道："请问老爷子你贵姓？"白爷报通了名姓，真要有江湖知识的主儿，听见白太官三个字，也就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剑客了。这位康德他可不知道，心里还真惦念，想了好半天才问道："老爷子您有什么法子对待他们呢？比如说您要是能够把他等治住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是治不住他们，他们是人多势众，你也就了不得了，我们一家也就活不成了，请老丈您可得把这个意思想好了。"白太官知道他是不明白自己是何许人，可以先用言语说明，遂说道："我今年有一百多岁了，不用说我拿我自己不能儿戏，也不能拿你们一家人儿戏呀，如果没有法子对待他们，我也不必说这个话。"说到这里，旁边有个家人看的明白，暗含着拉了康员外一把，老头子不知道什么事，只可说："白老爷子

您稍微坐坐，我告诉后面厨下，给你老人家预备酒饭。”老剑客知道他们主仆有话说，不然预备饭也用不着亲自去通知厨房。只可说道“好吧。”康德跟家人来到外面低言悄语说道：“你看这个老头是干什么的，莫非是诳一顿饭吃吗。”家人说的也好：“他要是骗饭不就是一顿吗，那到不算什么事。就怕他给咱们家里惹祸，可是你跟他说话之时，我在旁边偷看，老头子腰里带着一对兵器，彷佛是一对铁棍，可是不很长，按分量说可不轻，凭他这么大年纪带这么重的一对铁棍，大概他就有两下子，饭我们先给他吃，在他吃着饭的时候，我们派人到西林庄，就提来这么一个老头子，我们不让他管，他非管不成，这个处分我们可担不了，故此前来送信，话说在头里，看西林庄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们来了能够把老头子制倒了，那就没有我们的事，老头子能够制倒了他们不就更好了吗？”康德说“这到是办法。”立刻打发人前去送信，西林庄的林少清听见这个话，跟众人商议，古太平一听微微冷笑，叫道庄主：“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这叫吓唬人，真要是有高人出头替他们挡横，不就早到西林庄找来了吗，这是看看我们有胆子没胆子，倘若我们胆小就许被他们吓唬住，只好告诉他们不是你们请的不是你们约的，没有你们的事，你们就不用管了，我们自有办法。”送信的人说的也好，“我们老庄主说这个，我们不是眼看就成亲戚了吗，怕咱这里多想，故此头里给您个话，再说也叫您预备预备。”林少清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表送信的人走，单说林少清商议：“倘若康家有预备，今天晚晌，我们去娶亲恐怕不准行吧？”古太平说道：“这事不用您关心，我已经打发三四拨人前去探听，庄子里面清清静静，并无半点预备。康宅门外悬灯结彩，一

点什么都没有。”林少清这才放心，单等到半夜前去娶亲。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两头儿悬心，这边的康德心都提到嗓子眼去了，又不知道白太官是怎么个人，眼睁睁今天夜里就得叫人家把姑娘娶走，平常两情相愿，聘姑娘可是也叫人娶走，跟这个意思可就不一样儿了，本来就不愿意叫姑娘嫁他的，知道他家中已然有了三妻四妾，分明是娶了去当作玩物一般，一夫一妻尚且要挑挑捡捡，这个样娶法心里如何不难过。这个功夫白爷早就用足了酒饭，看看天也到时候了，吩咐叫康宅的人全都归到一间屋中，把门窗关的结结实实的，防备强人来的太多，一面动手回头再去抢人反为不美，家人胆子大的选了三五个，院子里头多点灯笼，照的如同白天一样，全都收拾好了，远远听见鼓乐喧天，功夫不大已经来到庄中，霎时间就到了门口，家人在门口招待，一看来的人到不多，约有一百多名，把康宅前后围了个风雨不透。为首的就是林少清古太平，还有外请来的教师爷，别看是娶亲，各自手中全拿着兵刃。到了门前问新娘子在那屋里呢，家人带着他们往里走，一直来到客厅前面，太官白爷站在廊檐下面，咳嗽一声高声说道：“尔等哪里来的强人，竟敢无法无天，怔要强娶人家的姑娘，莫非你们就不知道国家的王法吗？”古太平一听，方才送信还是实在的，果然就有这么个老头儿，自己往前一上步，用手点指道：“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这里头事大了，死了一条人命你知道吗？你说有王法，打死人能够白打死吗？”白爷道：“人命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明白我还不管呢，姑娘是姓康的姑娘，打死你们人是姓康的打的吗？你们应当找打死人的那个主儿才对了，为什么找人家姓康的呢？”古太平道：“按说可没有那么大功夫跟你说，谁叫你问到这里呢，如果不

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也显着我们欺侮人，告诉你庙会在康家庄，庙也在康家庄，我们到这里来拜庙，平白无故把人打死庙内，康家庄上这么些个人怎么就会叫凶手跑了呢，凶手是谁我们可不知道，只可跟康家庄要人，这个话到那里也说的出去。要提娶亲这是出于康德情心愿意的，人命未了之先，两下里结成亲戚，以后有什么事可就好办了，你是干什么的，竟从中拦阻呢。”白爷听了哈哈冷笑：“好胆大恶人，身作恶事还要口齿狡展，跟姓康的结亲说出于人家情心愿意，不错这回事是我多管，因为我走这里听着新鲜，门前悬灯结彩，里面大放悲声，你还说人家情心愿意，你们天良何在？”一句话把个古太平说得张口结舌，当时羞恼变怒：“老匹夫你不用觉着你不含乎，依我良言相劝，趁早走开少管这个闲事，如若不然，你那白发苍苍的人头，就不打算长着了，那时怕你后悔就晚了。”白爷微然一笑：“小子你说的这句话我到爱听，这回事你要打算办，除非先把我的老人头切下来，不然的话你就办不了，告诉你我还是活够了，只要小子你有能耐，能够宰了我，老夫绝不含乎。”古太平说道：“好，你这才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飞蛾投火自寻其死，你死在九泉以下，休怨我意狠心毒。”说到这里伸手肋下撤刀，老头子站在那里腰间双橛并不往外亮，说道：“小子，你要能够在我眼前走的了三个照面，就算你小子功夫高，不是拿着兵刃了吗，你就进招吧！”古太平往前一蹦，恶狠狠照定老人家搂头就是一刀，这个武功的火候可不是说着玩的，真正是会的不忙，忙的不会，老头子站在那里并不着急，看着刀到了，白爷一上步，用右胳膊一压他的右手跟着右脚一抬，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小子刀也撒手了，咕噜噜就是一溜滚儿，老

头子看到这里不由得哈哈大笑："尔等这样无能之辈还胡作非为，难道就不怕死吗？"用手一指林少清道："你就是林少清吗？听你这个外号就不是好东西！为什么你叫选花郎，今天遇见老夫，本应结果你的性命给本地除害，念你等无知初次犯在我的手中，且饶尔等不死，如果以后不知道改过前非，老夫要你等的狗命不费吹灰之力，赶紧给我快滚。"这两个小子听见这句话，像开了鬼门关一样，赶紧抱头而逃，到了外面一看，只有三乘轿子，不用说庄兵连抬轿的都跑了，两小子逃回了西林庄，彼此一计议，如果说这场事，就是这样完了，这个地方就不能够住了，你说闹吧，这个老头儿也不知他是谁，这样厉害这还了得，古太平叫了一声："庄主，这事我不管您，就是你不闹，我也得闹，我的徒侄窝窝囊囊死了，因为报仇，我又跌了这个跟头，请想我能够善罢甘休吗？"林少清一听叫道："古老英雄，这个话虽这么说，到了现在，我们就算没有主心骨了，因为闹不过人家，不就是这里没有人吗，如果说有人能够闹的了，那怕把我的西林庄全都花了我也不在乎。"古太平一听叫道："林庄主是这个话。"林少清道："绝以含乎不了。"古太平这才说道："别看我不是他的敌手，把我的老师请出来，别说是他一个，三五个也不算什么，您给我拿盘川钱，我到昆仑后岭请我的老师去。"林少清这小子也可以说是财主秧子，也不问青红皂白，当时给古太平拿子纹银三百两，叫他快快回来。

天亮古太平起身走，这个事太官白爷全都知道，因为两个小子走，老人家随后就跟下去了，到听听他们怎么个议论，老人家听完了这才回到康家庄。这时候康宅男女老少全都吓坏了，由打老头子走后，吓得众人就全都没敢出来，一直等

白爷回来，叫他们，康德这才敢开门。见了老人家，先问怎么样了，老头子就把只把为首之人打了一个跟头，其余的人，就没敢过来的话一说，“小子全逃走，抬来的轿子尚在门外呢！”康德一听真正不知道这位白老头儿有多大能耐。老人家这才问，这个白玉峰，康家庄有人认得没有呢，康德打发人一问，有认得的，这时不说，天光明亮，老头子叫人头前领路要到白玉峰拜山，康德一听又吓得不得了，白太官并不答理他，用过早点，够奔白玉峰而来，到了山的底下，老人家把跟来人打发回去，就是自己一个人，到了寨门道了一声辛苦，看守寨门喽兵，拦着说道：“老朋友您找谁？”白爷这才说道：“受累到里面通告一声，就提我姓白叫白太官，特此前来拜见你们寨主。”喽兵看了看老头子，这才说道“等着。”进去功夫不见甚大，就听锣响，霎时喽兵如同涌潮一般，出来约有一百来名，个个军刃鲜明，衣服齐整，一对一对排立在两旁边，原来是大寨主铁掌无敌亲自出迎，到了寨门外，有喽兵指引就是这位老人家，“这是我们本山大寨主，亲自出来迎接。”白太官一听，心中喜欢，想不到我白太官这个名姓，还是不含乎，居然素不相识来到他的山上，就这样排队相迎，赶紧走上前来抱拳说道：“想我白太官有何德能，蒙寨主亲自迎接。太官这里谢谢。”熊爷赶紧抱拳说了一声“不知白老剑客驾到，有失远迎，望老人家恕罪。”说着话往里让，客客气气让到聚义大厅，熊爷用手往正当中让坐，白太官老剑客可明白，这个地方叫帅不离位，无论是谁到了人家山上，也不能坐正位，只要是坐在那里，那就算有意占山，大寨主吩咐一声，就可以乱刃分尸，这是人家山寨的规矩，大凡在外面走江湖的剑侠，全都是懂得这个。白太官那乃是江湖中成名

的老英雄，对於这个事自然非常明白，赶紧亲送寨主上座，白爷旁边相陪了。彼此落坐，然后有人献上茶来，熊爷这才问白老剑客："敝寨久闻您老人家大名，怎奈无缘相见，今日不知那一阵香风，把老人家送到这里，真正是光生荒山辉满敝寨，但不知老人家到这里还是另有贵干，还是闲游至此？"这就是问好模样得来在我的山里干么来了，有话快说，不过这么说的好听就是了。太官也不隐瞒，就把自己如何出来找徒弟，路过康家庄前后事说了一回，"听说打死平石马是本山少寨主，我这一次来，就是教寨主想个法子如何解释开了，不可叫西林庄迁怒康家庄才好。"大寨主一听不由得一怔，赶紧说道："这是本寨主平时失查。"回头吩咐一声把少寨主叫来，有人答应一声是，功夫不大，宝光到了，先给爹爹行礼，大寨主用手一指："看见了没有，这位就是福建漳州成了名的老剑客，他老人家名叫白太官，还不上前去行礼，等待何时。"孩儿到是听见说过，有这么一位老剑客，没想到真会见着了，赶紧说道："老剑客爷在上，熊宝光给你老人家磕头。"白爷伸手相挽，细打量这孩子生的五官像貌可称得起仪表非凡，行礼已毕，站在旁边，大寨主这才问道："方才听见老剑客说有这么这么一回事，你可曾打死了平石马吗？这个地方叫作造作。"其实少寨主下山游庙路见不平打死平石马之后，回到寨里把这个话跟老爹爹说了，熊爷不过说他两句："路见不平，讲究行侠作义，这倒是不能不管，怎奈咱们爷儿们管这个事差点，应该要明白，自己还占山为王呢，还管人家干什么！再者说要管也不过警戒他就是了，也不能伸手把人打死，打死之后你走了，岂不是给地方惹事吗？现在因为咱们未出绿林道，这个话就不能说了。比如说，我们不是占山为王，你办

完了这段事跑回家中，叫我知道了，送你到官完案那才算对，那就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既然是绿林道这个话就不能那么说了。只可听着吧，如果没有什么事，那就不用说了，也许有人知晓找到山上来也未可知。”宝光听了这个话，任什么话也没说，这段事可就不提了，今天太官白爷来到这里一提这回事，大寨主要说知道这个话未免不好说，只可说是失查，可就把不对放在宝光的身上了，宝光也明白这个意思，也就顺着爹爹的话说，就把当天情形说了一遍，因为他是无恶不作的恶人，我以为打死他替国家伸法，算不了什么，所以回到山上来了，没跟老人家提。熊伯森当着白老剑客对孩儿大发雷霆之怒，把少寨主申斥了一顿。太官白爷这才说道：“事已如此，提以前的话没用，少寨主是年青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不失英雄气概，不过所差就是没提，所以才闹出这个事来，老朽此来也没有别的事，不过就为是能给他们免去了争斗才好，我不过是行路之人，我在这里当然没事了，我走了，大概康家庄必遭其毒手，最好想个法子别让他们再打才好。”熊伯森说道：“要了解此事，最好教宝光前去投案，冤怨相报不就完了吗。”白爷乐了：“真要是那么办，我这不成了马快了吗？前来捉拿凶手，岂有此理！”大寨主说道：“此时并无良策。”太官白爷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法子来，天已然不早了，大寨主吩咐一声摆酒，陪着白爷开怀畅饮，在酒席筵前想办法，想了好半天，结果还是教熊宝光暗含着住在康宅，准备他们来人时，当场保护，可战则战不可战则守。白爷听到这里，忽然间主意来了，康家有女尚未字人，何不教康熊结婚，到那时叫熊宝光入赘康宅不是万事皆休了吗。老头子想到这里，跟熊爷一商量，熊伯森说道：“这个法子好到是好，

怕的是人家家大业大，不愿跟山大王结亲，如果他愿意，我是求之不得。”太官白爷听罢笑道：“这么说起来，我活了一百多岁，大概还得当一回媒人。”话说到这里，熊伯森抱拳说道：“没别的，老剑客您就多费心吧！只要老剑客办成，我就感激不尽了。”

太官吃喝完毕，回到康宅，这时候把康德早就吓坏了，看老头子出去了这大半天没回来，准知道是凶多吉少，正在大家议论的光景，白太官来了，大家接神仙一般，把老人家接到了里面，一问不但是没打架，连饭都吃了，坐稳了这才跟康德把结亲之话说明白了。康德一听连连说道：“这个事这叫老人家您成全我们，老朽康德是一百二十分的乐意，可就是这个事我主不了，皆因姑娘是我侄女，就是我那守节的嫂子也不能主十成，有话还得跟姑娘商量才成呢。”太官说的“也好赶快商量，这是我替你们打算，西林庄前去约人，跟你们决定完不了，如果跟白玉峰结了亲，少寨主住在你家中，大概就可安然无事了。”康德听到这里，说了声：“老人家，您稍微候一候，我到后面问问去。”康德到了后面见着嫂子，先把眼前的利害说了一回，然后又提到了梦兰的亲事，宋氏老太太到是没有说的，可就得跟女儿商量商量。康德说道：“人家老人家还等着听信呢，老太太赶紧去问。”康梦兰一听可了不的了，不但是答应了这门亲事，跟大蓉热忽忽的就得分手，自己已然不是处女，未免对不住新婚丈夫，你说要是不答应吧，眼看祸事就到了，遂告诉母亲您先等一等，我得想想，自己可就出去找大蓉玉子，三个人密秘商议，商议的结果，还是得答应，玉子说这个，咱们自身有毛病，到不得已的时候一死而已，绝不能因为咱的身上给老人家惹祸。梦兰又跟大

蓉说道："那么咱们两个人应当怎么样呢？"大蓉说的"也好，你别顾全着我，但得你嫁人之后不出别的变故，咱们不是还留着这个好儿在吗。"后来又研究到了新婚时，能否实话实说呢，大蓉出的主意，还是实话实说好，不然等人家看出了破绽来，再想说可就不合适了，梦兰也以为说了好，玉子又跟梦兰咕咕了好半天，然后这才前去告诉母亲就算愿意了。宋氏老太太听了也非常喜悦，出来告诉了康德，康德这才给白太官打回覆，老剑客说的更好："这段事，可是从权办理，事不宜迟，丁是丁，卯是卯，不用看黄历常日就好，我马上就到白玉峰去，回头把新郎带来，我走之后你们收拾洞房，今天晚上就得成亲，这段事可就算平落了。"康德答应，白爷够奔白玉峰，跟大寨主一说，把个熊伯森乐的不知说什么是好。当时宝光给老人家磕头谢保亲之德，孩儿宝光也看见过这三个姑娘，长的都不错，自己到是也很喜欢，话说完了，换了儿件新鲜衣服，跟随白太官，到了康宅，老岳母及叔岳一看，好体面小伙儿，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这时候洞房早已收拾出来了，康德把当村的全都请来吃喜酒，一来是叫众人知道知道姑娘是正式配偶，并不是勾搭来的，再者也为的是声言老员外跟白玉峰结亲了，叫西林庄听了这个话好心惊胆寒，别看不用坐轿，也是鼓乐喧天，新娘子装扮好了，在花堂之中双双交拜，然后送入洞房，一切的仪式，应有尽有那就不必细表了。

单说到了二更后，合宅上下全都睡觉，洞房之中新夫妇，尚且未眠，梦兰听了听外面全都没了动作，想起了自己的事，一阵心酸可就哭了。宝光一看把事想错了，不问可知他一定说我是山贼了，勉强的下嫁於我，故此洞房才有这个现象，起

先忍着气不肯说，看了看梦兰越哭越伤心，这位少寨主实在忍不住了，叫了一声“康家的女子，你我成亲乃是白老剑客之意，不问可知你一定是因为我们爷儿们出身不好，辱没了你的身价。这个事不要紧，我绝不强求，马上我把你叔叔叫了来，我立刻就走不就完了吗。”梦兰几次要过去说话，就是因为难以开口，现在一听人家少寨主把意思误会了，这可不能不说话了，看见宝光站起来要走，赶紧三步两步赶过来一把拉住，跟着可就跪下了。叫了声“少寨主，你虽然占山为王，是人间的英雄，何况庙里相救，我们感激的不得了，你别看我哭，我另有我的难过，事到如今，不说可不成了，我把话说完了，生死就全在乎你了。”宝光闻听吓了一跳，自己所想的不对，原来里面却另有别事，这才说道：“有话你就说吧。”梦兰无法，就把自己如何失身，前后情形一字不错对着宝光细说了一回，宝光一听这可是个新鲜事，跟着问这个假女人难说连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吗？梦兰说连你已经看见过了，在庙里三人之中就有他。宝光一听心里明白这个事，不愿意暴露他们的丑名，再者说这事并不怨姑娘们水性杨花，只要遇上这种人，这就叫势所难免，有心收留梦兰，这个事别人都不知道，大蓉玉子还知道呢，将来传说出去，未免于名誉上不好看，自己心里话可就说出来了，如果说洞房之中发生了变故，这一来就坏两个姑娘的名誉。梦兰听宝光这样说，这才接着说道：“我的表妹玉子还是把这个话跟我说了，如果你不收留我，我们三个人是一同死，倘若你收留我，也可以收留他，他情愿意跟我一同下嫁，不然将来不是落笑话吗。”宝光一听这到是个办法，追问道：“他说这个话他可未必主的了他父母的事，倘若他父母不允许应当怎么办呢？”梦兰说道：

“既然如此他这里不成问题。”宝光说：“还有那大蓉，他平白无故，占去你们两人的便宜，留着他在外面这也不像话讶。”梦兰一听当时也没有别的法子，叫了一声丈夫，“他今天夜里，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净听我这里的动作呢，他们绝以没睡觉，如果丈夫愿意留我们这三条命，我马上把他们俩人叫来，咱们一同说吧。”宝光自己也乐了，看我这个洞房闹的够多花梢，自己到是有意成全他们，这才说道：“别人不知道就可以教他们去。”梦兰听了这个话，悄悄的过去把两个全都叫进来，二人进来任什么没说也全都跪下了。宝光教他们起来，这才慢慢的问大蓉，大蓉把话说完了，宝光一听这话也不怨他，这个可称得起八不怨，当时对大蓉说道：“我应当结果你的性命，给一带除妖怪，怎奈看你双足裹得这样瘦小，觉得这个意思也不是出于你身上，何况是因为缺陷耽误成了这个么儿，就让我收留他们妹妹姐姐，你应当怎样办呢？如果放你走，你想想我甘心不甘心？”大蓉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满面流泪，叫了一声“少寨主，我要说给你当个奴仆，当然你是不喜欢我这个形像了，这么办吧，请您把我割成老宫，我就伺侯他们姐儿俩个一辈子就完了。不然我良心过不去，我这么办，纵然连累他们姐儿俩个，人家不是坏在我身上了吗，我也以身相报，您看怎么样。”宝光听到这里，心说除非如此不能圆满。又问：“玉子你父母不应，应当怎么办呢？”玉子说的也好，我把这话跟我母亲一说，他不但说应允，必然还感你大德。又问大蓉你跟你母亲说怎么样，也说自己去说没个不允。当时这个事，就算议妥了。宝光叫他们明天去说，说妥了再办，这二人来的更快，教梦兰跟他母亲把话说明了，明天先办事，然后再去说去，宝光说你们就看着办吧，话说完了，二人偷着

回去，当天夜里不说。次日梦兰把话跟宋氏老太太一说，老人家活了这么大还没听人说过这种事，当时叫了两声天爷，大蓉我不敢主既有这个事，玉子我就主了，也不用跟他母亲说去，我就替他办了。当时把康德请进来，叫他再预备花堂把两个姑娘也得嫁给熊宝光，老头子不明白这个话，追问情理，宋氏说叔叔别问了，这个话不能往外说，非得这么办不成，康德不敢多问，只得照样预备。老剑客白太官，本来要走，听说又要办喜事，自己不由得一怔，当时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呢？"熊宝光这功夫也来了，叫道老剑客爷"您先别问，这里面有一段隐情，回头我细细跟你说得了。"白太官这么大身分，当然是也明白这里头有事，往下也不多问，只等他们办完了事再说。果然又拜一次花堂，这一次一娶两个，比头一天还热闹，到了晚间照样入洞房。宝光亲自下手，可就把大蓉割成了老宫。宋氏老太太回到娘家，连玉子带大蓉两人的母亲全找来，当时把这话一说，玉子母亲不说，大蓉的娘也装作不知道，连连道谢，这个事就算平服了。熊宝光问"老剑客这么办对不对？"老头子哈哈大笑说道："很好很好，这个风声传到了西林庄，林少清知道康家庄跟白玉峰结亲了，准知道这个仗不能打了。皆因铁掌无敌名压西南半边天，惹不了人家就许闯出别的祸来，到不如善罢甘休到好，小子不是这么打算吗，还是真对了。"西南义士古太平，拿了盘费走后，一去就没回头，这里的事就算完 。

第一百四十八回

樊氏兄弟横行霸道　张伦儿女习武报仇

老剑客白太官，因为出来惹了这些事，也没见着徒弟孙茂昌，有心半途而废从此回去，老人家自己也打算了，我这一走，只要是到了家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出来了。自己想到这里脑子一转，哎，茂昌到哪里去我知道了，这个孩儿心有大志，必然由打万龙事后到各大名处走走。河南到此也算不了怎么甚远，或者他到少林寺去了也未可知，可是这个地方我也只是听人传说，并未能够身临其境，我何不前去看看呢。因此老人家才够奔河南。正走在樊家港切过听见有锣声响亮，老人家绕了几步到了跟前一看，正是这群剑侠跟樊家港的人打了个难解难分，白太官虽然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事，可是准知道有事，这才一声断喝叫大家住手。樊家港人一看，了不得了，降龙寺直来人，他要来平常主还可以，来的这个老头子，姓白名太官，乃是漳州的剑客大名鼎鼎，如果再要动手，也打不出好来，便借着这个机会收兵回港。

白老剑客随同众人来到降龙寺，童林问老人家由打哪里来，老人家这才备叙前情，话全都说完了。大家接着问，“方才众人跟樊家港武力解决，老人家不让再打，你老人家另有办法，但不知有何妙计？”白爷也乐了，“我来的时候看着那样动手，与咱们并没有多大利益，故此我才那么说，究竟是怎么回子事，我还不知道呢！”大家一听对呀，人家白爷还不知道因为什么跟樊家港套的事呢，问人家有什么法子，无论

是谁这个计他也难出。大家这才把火烧八卦堂，王十古失踪，人骨鞭落在樊氏弟兄之手，前后话说了一遍。太官白爷一听，闹了半天这场事比自己所遇的事还厉害，这才说道："这也不要紧，来龙山不是还有领头的头领了吗？咱这话也别跟樊家港去说，有什么事找他们的首领，如果他没有相当办法，然后正式跟他武力解决。"大家听这个话也很有理，不然制服了樊家港，不是来龙山也得出头吗？

众人正在谈话之际，外面人报，来了许多位少年英雄，从中可就是张旺、张方、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等众人全都赶到了，到了里面给老前辈挨着位见礼，然后大家各自一旁休息。这个天可就不早了，众人用过了晚饭计议停妥，明天几位老剑客打算前去拜山，一夜晚景无书。到了次日天明，众人全都梳洗已毕，用过了早点，正要打算起身走，这么个功夫小兄弟们拿进一封信来，说是来龙山送来的。众位老人家问下书人现在那里，小弟兄们往上一回，把各位老剑客气得毛发倒张。原来樊家港这段事，已然被来龙山山神庙的老方丈知晓，大概情形差不多也都知道了，自己一想，事情越闹越大，闹来闹去闹到我这里来了，既然这一群剑侠住在了降龙寺，这个话倒好说了，我可出头要求我的师弟，双方面出头给他们了了。我暂时按住樊家港，先不叫他们哥儿几个动，叫我师弟按住那面的各位剑侠，话可以慢慢说，世界上没有了不了的事。说让是武力解决，彼此以死相拚，拚完了之后不是还得了吗？老人家想到这里，可就打发人把樊家港的人请到庙中，老方丈就把自己的意思全都说明了，樊家港到了这个时候，到是很认可，当时老方丈怎么说，樊家港说怎么听。只问了问老人家是打算怎么个办法？和尚打算修书一封请师弟

出头，弟兄们先见一面，然后再计议这个了法。“我的意思打算下书去请，我这里派两个人，樊家港也别作为不知道，也可以派一个人跟随，多添一个人到不算什么，就为的是叫降龙寺的各位剑侠，知道樊家港有诚意打算了事。”樊氏弟兄这个面子全都冲着老方丈，和尚怎么说就怎么听。老方丈这才写得了一封书信，打发两名小和尚，樊家港派了两名小头目，和尚说：“这到用不着派两个人，只是选一位地位较高头目就成了。”樊家港果然照办，派了一位大头目姓张名甫外号人称赛五鬼，这才同着二位小和尚下山渡过港来够奔降龙寺。到了山门把话往里面一回，这一群小弟兄们可就坐堂了。他们大家可有他们的意思：这封书信不问可知，当然就是请安，然后山里面预备好种种消息，书信上的言语用激将之法，如果不去就不算英雄等等的言词。咱们这里的剑客全都是杉木杆子脾气能折不能弯，死不算什么，绝不能叫他们看小了，不问可知那个时候还是一定准去。去时有路，回时难，当场动手这些位剑侠不在乎，怎奈到了人家那里，头一样人生地不熟，他们再设摆下陷井埋伏暗伏庄兵，任凭你是怎样英雄，到那时也难以取胜，莫若咱们给他个未曾来水先垒坝，等到各位剑侠，被获遭擒，指着咱们去救可救不了，还不如咱们别让几位上这个当呢。书信暂时不往上递，先把他们下书人杀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众小弟兄都知道张方，心里有个算计，大家推他，“这场事你就出主意吧，你就说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张方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把下书人全都带过来，待我亲自问话。”张方这个话皆因一美，说的声音略高了一点儿，樊家港的大头目，跟一个年岁小的和尚，撒腿就跑了，这一个年轻的小和尚被众小弟兄追上了，张方有

气喝叫一声，“不用带回去了，就在这里把他打发了吧。”众人一齐下手把个小和尚乱刃分尸，然后才把书信呈上去。童林这个气就大了，把着张方道：“我这么些日可没小看你，你的能耐到不提，因为冲那一面也不能对你说出别的来，有谁知你是越得脸越不知自尊自贵，这个事有多少位剑侠老前辈在里头，连我都不能够专主，何况是你？就让你主了，也不要紧，常言说得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人家不是下书的吗？别的我全都不问你，只问你杀了他有什么用处。”张方杀死小和尚之后自己也后悔了，因为这段事作的太莽撞了，然而无法挽回。此时听童林一说，因为无话回答，只可说了这么一句：“不是我作错了吗，好在我也没跑，该当什么罪我领受就是了。”张方病太岁算计着这还有多大罪名，那知这个话说出来，寒拘住火了，童林还正在气头子上，遂说道：“别的罪过没有，就是应当斩首示众，绑出去。”童林吩咐完了，这些小弟兄不敢不遵，一个个走上前来，果然就把个张方给捆起来了，童林早就想好了，这也不过就落一说，这些个位剑侠，难道说还能够看着吗？

有谁知张方这小子这个人缘也不知是怎么走的，老的少的这些个位，连一个答腔的都没有，这不止于是把张方晒起来了，连童林也晒起来了，童林想这倒不错，没人管了。小弟兄们捆好了张方就往外推，童林自己说的话，一点台阶没有，绝不能自行收回成命，不用杀他了，这个话绝不能这么说。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过来一个人，叫了一声“童侠客，要按张方病太岁所作之事，当然太不对了，怎奈事已做错不能挽回，如果把他杀了，倒是小事，这不给来龙山趁愿吗？还求童侠客念其不过只杀了来龙山的小和尚，以张方抵命太以

不值了。”童林本来是正找台阶，看了看说话这个人原来是苗广后，童林看到这里又可气，又可笑，可气张方作事太以胆大，可笑的这小子，连一点人缘都没有，幸有这么一个苗广后给他讲情，假如说要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岂不晒台了吗？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苗少侠所说之话也很有理，既然如此，饶了他的死罪就是了。”在场众人要乐都没好意思乐，这不叫行使法权，简直的如同唱戏一般，当时众小弟兄们一听，又把张方解开。童林座上发话：“张方虽是看在苗少侠的面上死罪已恕，活罪难容，别的刑罚我也不须用，就是我这里用你不着，赶紧给我走。”

张方无法可想，只可先谢了谢苗广后讲情之德，然后跟各位老少群雄告辞，收拾好了自己的零碎东西就走。可别看童林这样对待自己，小子一点也没上心里去，准知道这场事自己办错了，人家童侠客不得不如此，自己虽然不恼童林，可是也有一个打算，童侠客虽然这一次把我赶将出来，分明是叫我带罪立功，比如说我小子，自己一个人，办不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还称得什么张方病太岁。话虽这么说，这个功应当打哪里立呢，一人走在路上，反正打算，总想不起主意来，后来主意拿定了，俗语说的好，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又说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我要打算立功别处去还成吗，自然是就在来龙山樊家港下手，港水不能过渡张方也明白，你说想在此作点事业，没法进山不也是枉然吗。一面想着已然来到樊家港边，顺着港边来回乱转，那意思打算看个机会怎么进去，那知道转了多半天，任什么机会也没有。张方观看来龙山这个山势，这面是樊家港，那边是夹龙沟，惟独正当中是陡壁悬崖，小子主意来了，两旁边既然不能走，难道说当

中还不能走吗？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利用正中的山势险要，人没法上去，我小子要是该着走运气，我由打这个山上爬进去，到里面轰轰烈烈作一番事，也不枉我冒着险来这一趟。自己把主意拿妥由打当天晚响就往上爬，敢情看着容易，到了身临其境，这个山本来没有道路，有的时候直上直下，也就是张方一点一点对付着往上爬，换一个主儿，他要是不会武术，不用说爬，连立脚都立不住，早就摔下来了。就连张方当天晚晌也不过爬了个三分之一。张方一看，心说这才叫进退两难，打算不上了都没法子往下走，只得找个稍微宽阔地方，就在那里休息休息，也不过微然睡一觉，已然是天光大亮，小子还接着往上爬，正然爬到了半山腰，猛然间听见上面有人说话："半山腰里的人是干什么的，还是行路行到这里来了，还是故意前来拜山，如果是前来拜山的你说明白了，我们设法把你弄上来，如果是走路的可就别往上来了，倘若不听，我们可要用擂石打你了。"张方一听这可是个机会，我正然打算进山还怕进不去呢，想不到他们还设法把我弄上去，自己这才说道："我是远道至此，特来拜山，因为樊家港，夹龙沟无法通行，故此我在这里走。"喽兵答应一声："既然你是拜山的，就在那里别动，我们用天秤把你打上来就是了。"张方说了一声"众位头儿多辛苦吧，"自己这才在那里等候，功夫不见甚大，果然听见山上头，哗啦啦的滑车声音，由打上面下来一个荆筐。张方看见荆筐到了近前，才高声说道："好，上面打住吧。"滑车声音停止，张方凑到近前，手掳大绳，拉了拉有劲儿，这才跃身跳到荆筐里面，看了看筐边上有个大铃铛，张方知道这是往起上的令子，用手把铃铛拿住，咯啷啷一摇，悠悠忽忽，筐往上走，霎时间已然来到山顶。张方跳

出了荆筐，众喽兵一看，呦，一个个全都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人长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早知道这小子长的这个样儿，还不如不把他弄上来呢。你可别看人样子不好看，说话还是挺横，“我今天到此拜山，打算施绝艺爬你们正面山峰，真要是被我爬上来，我那气可就大了，现在不是你们哥儿几个把我接上来了吗？这我的气就消了，你们头前带路，领我到来龙山大寨就是了。”众人一听这到好，看这个意思要是不把他弄上来，他到了上面还许跟我们算不清账呢，你可就知道这么说了，比如说我们也不往上接你，用石头把你砸下去又当怎么办呢！这个话到现在可就不敢这么说了，准知道他既敢前来拜山当然就不是普通人，倘若多说两句话招恼了他，我们就得眼前吃亏。喽兵等想罢一个个并不敢多说，只得点头答应，这才带着张方够奔大寨。

到了寨门先回进话去，来龙山退居的老和尚，烈焰苦海万朵莲循环使者智玄长老，他老人家手下的弟子很多，不过不是完全在来龙山，现在执掌大寨的共是三位，大寨主姓白名华字子秀，外号人称八面威风神刀将，二寨主姓王名晋字秀忠，外号人称金顶豹子小飞霞，三寨主姓李名叫李信，号是笃忠，别号人称豹头虎尾小玄坛。三位寨主正然坐在大厅里彼此计议老方丈打算出头和解，给降龙寺去了一封书信，有谁知这样无礼，竟把下书人杀死了一个，你说这段事跟老人家怎么回覆。这个话是白华跟二位师弟商议，李信说道：“无论如何这段事也得想法子回上去，不然问下来更麻烦了。”哥儿三个正然谈到这里，喽兵进来报告，外面有拜山的要见三位寨主，白子秀一听赶紧问这个拜山的是由那里进来的，喽兵等实话实说，这个人由打正面山峰爬上来的前后话一说，三

位寨主就知道这是高人，赶紧吩咐一声快请，有伺候大厅的差人，到门前把张方病太岁陪到里面，当面引见完了。三位寨主一问张方贵姓，小子亦不隐瞒，问我姓张名方外号人称病太岁，三位寨主见着张方看他那个长相，心里就不痛快，到现在一听，他名字叫张方，降龙寺杀死下书的僧人，主谋者就是这个小子，今天他又敢来到这里这真是飞蛾投火，想到这里这才高声喝道："呕，莫非你就是那降龙里面童林的走狗，病太岁张方吗？怎么老方丈好心好意打发人前去下书，你竟敢将下书的结果性命，今天来到我这里你还走的了吗？"张方闻听哈哈大笑："你们这三个小子说话太浑蛋了，上来龙山是我自己来的，也不是你们叫我来的，你想我打算走，还不如不来呢，皆因我杀了一个小和尚，不关甚事，我打算把你们完全杀死，也就不用帮助樊家港胡行霸道了。你等只知道占山为王，不劫过路行人，这就算是很道德，其实全都不对。山不能占，你要在这里占山，你的亲戚朋友以及手下人等全都觉着势力齐天，你本人没作非法之事，他们可就反了。这个港子里的姓樊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要不是仗着来龙山山势险要，你们这些小子武术高强，他才敢前去广东龙门县，火烧十古王老侠客的八卦堂。凭王老侠客，那个人那个岁数，敢说是年高有德，还能够惹的着你们吗！分明是欺侮人，由打王老侠客那里起手打算斗斗天下的剑侠，少剑客我这一次前来就是当面教训你等，如果听我话，赶紧打发人到樊家港把话说明，调查调查王老侠客生死以及下落如何，报与我知，不然惹我动气，恐怕你们这个来龙山难保。"

白华白子秀，王晋王秀忠，李信李笃忠，三个人一听这个小子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好大的牛气，二寨主王晋站起

身来用手点指："大胆张方，量你有何德能，竟敢在来龙山鼓唇摇舌，也不是我看不起你像你这样人，你要能够在我面前走的了三个照面，就算你小子武术高强。"张方听了哈哈大笑："小子你们不用这样耀武扬威，今天你家少剑客爷前来就是要看看你们都有多大能力。"说着话张方已然来到大厅外，二寨主也随着一纵身形来到外面，就在廊檐下放着龙头凤尾兵刃架子，王晋伸手抄起一根大杆子来，噗噜一抖奔张方便挑，小子别看说话这么横，手里没有军刃，看见人家拿起大杆子来了，遂说道："小子，我要是用军刃把你赢了，我就不算少剑客。"说着话果然赤手空拳接架相还，王晋心说凭小子可有多大能为，竟敢空手夺杆子。这个地方可算是二寨主不对，动手这个玩艺就是千钧一发，无论身上有多大功夫，也不能小看人，小看人就算轻敌，轻敌者必败。今天王晋就犯这个毛病了，他想他的杆子招法厉害，拿着军刃都未必赢的了，何况是你赤手空拳。杆子抖开了隆隆震耳，这个地方张方还是真不含乎，他就凭闪展腾挪，跟二寨主战在了一处。白华李信在旁边观看暗含着吃惊，心说这个小子未免太厉害了，凭我们弟兄手中拿着军刃，他愣敢赤手空拳，这么看起来这小子的能耐比我们弟兄又高多了，真要是他拿着军刃，我们弟兄绝以不是他的敌手。可别看这么说，究竟二寨主那个功夫不含糊，张方徒手不用说赢人家，功夫延长还是非输不可。张方心里也是着急，心说我来到这里打算作一番事业，如果到了这里任什么事没办输在他的手内，未免太冤了，动手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小子一着急，取出来迈门弩，等到二人对面之时，张方一抖手说声打，就听咯吧一声，弩奔王晋的哽嗓打来，小子到是看见了，怎奈这种东西，弹力太大了，容着

看见再躲就来不及了，这双弩箭不偏不正，就打中了二寨主的咽喉，大杆子一扔立时绝气身亡。白华李信一看不由得大怒，一个摆双鞭，一个手中擎宝剑，一直扑奔张方，高声说道："小子来到来龙山上竟敢杀死二寨主，不把你碎尸万段，怎能给二弟报仇雪恨。"张方不含糊，空着手跟这两个人打了几招；自己一看不成，这才乘机跳出了圈外，并不走大门施展窜高纵矮的法子，由打房上逃走。二位寨主那里肯放，紧紧在后面追赶，"小子你趁早束手就擒比什么都好，左右夹龙沟樊家港，正面是陡壁山崖，只要你往两旁一走，我吩咐一声传锣一响，量你插翅难逃。"病太岁一听这个小子说的却是实话，打算由左右逃走可实在不容易了，自己一时之间想不出相当的法子，这才够奔正面逃走，白华李信一看张方走正面，哥儿两个准知道他跑不了，遂喊道："让你逃走了吧。"心说这也不用伸手拿你，到没有道路的时候，你自己就不走了，张方也明白这个意思，自己也豁出去了，不就是前面没有道路吗，到了那里再说，故此仍然往前跑，功夫不大，已然跑到了绝峰断岭的近前，太岁回头看了看，二位寨主随后赶到了。张方一想凭我少剑客的身分，能够跳涧而死，也不能叫他等拿住。再者说，我杀了他们小和尚，又打死二寨主，被获遭擒绝无生理，我能够这么死，我可不能那么死，自己想到这里回头说道："两个小辈，方才少剑客就是由打这里来的，此时还由打这里走。"把话说完，双手一抱脑袋顺着山坡往下就滚，白华李信，看到这里，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你小子落一个囫囵尸身吧。"

二人准知道数百丈的高峰滚下去就死了，所以才喜喜欢欢回归大寨去了。先把二寨主尸身收殓起来，这个话再不到

里面说可就不成了，只可到山神庙里把话跟智玄长老一说，老和尚不听还可罢了，听这话立时就狼奔虎跳无法制住，心说尔等也太以厉害了，两国交兵不杀来使，为什么我好心好意打发人前去下书，你把小僧人杀死，还敢来到来龙山大寨里面杀死我的弟子王秀忠，分明是欺压来龙山无能。好，既然不讲情面这个话就好说了，老方丈吩咐一声预备，自己要够奔降龙寺，头一样质问质问自己的师弟，再者也会会庙里他们这群人。话将然说到这里，樊家港的人到了，见着方丈也是说降龙寺未免太以没有道理了，老方丈如果没有相当办法，我等跟他一死相拚就是了。老方丈说道："你等先稍微候一候，我现在打算亲自够奔降龙寺，头一样质问我的师弟，再者说我也看看这群人，是那路英雄。"这时候港子里面已得了报告，知道大寨里面二寨主已死，老和尚绝以不能甘休，樊氏弟兄准知道老和尚完不了，此来正是探听口气，当时听老和尚要亲自下山够奔降龙寺，准知道这个事起来了，就是樊家港完了，来龙山他也不完，这才说道："老人家，你去了倘若寡众不敌，出点意外那可怎么好？"老人家哈哈大笑，"你等放心，老僧到了那里也就是见机而作，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咱们再定夺。"

众人点头，老和尚独自一人下山奔降龙寺。到了山门叫开了门，小和尚一看，哎呦，原来是来龙山上，山神庙里的老和尚到了，赶紧说道："你老人家在此稍候，我给你回禀一声就是了。"老和尚点头，小和尚到里面一回禀，马王降世多目佛智慧，听了听师哥到了，就知道这个事就算起来了，自己可不能不出去迎接，来到山门外如礼如仪把智玄接到了后面禅堂。小和尚献茶智玄也不用，连连叫道："师弟，你我都

是这个年岁，全都是出家人，按说他们外面争持之事，我们不应当问，有谁知你在里面，给他等计划一切，莫非说师弟你不甘心住在降龙寺，打算住我们来龙山山神庙不成？如果有这个意思请你说明，何必借题发挥诚心跟我过不去呢。”智慧闻听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师兄，咱们可都是出家人，并且还是一师之徒的师兄弟，您可不应当说出这样话来，降龙寺来龙山不过都是居住僧人所在，出家人的行为并不是俗家有富贵的思想，住在茅檐草舍还想瓦屋，住了瓦屋又想高楼，出家人不过寄生一时，生亦无欢死亦无忧，红尘富贵不过海市蜃楼，师兄您为何说出这等言语。”智玄长老连连摆手：“你这个话就算是说的是，究竟是何居心我可不知道，如果你要说我不应当这样疑心，我这里有几个证据说出来，要你当面回答。头一样，所有来的剑侠，他们不过是反对樊家港，何必全都住在了降龙寺，如果说你跟众人之中有认识有交情，投到你这里来了，你不能不招待，可有一节，他们到此有何贵干难道你不知道？既然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的，常言说的可好，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你既认识各位剑侠，难道说不认识樊家港吗？还不认识来龙山吗？你就当出头了事，给两造解说解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既不失两方交情，又不失你我师兄弟的感情。你不但不这么办，反倒助桀为虐，帮助剑侠反来来龙山，头一场打发慧斌下书，分明是借你的名誉前去探听，这一次我打发人下书，居然将徒弟杀死，未免欺我太甚了。常言说的好两国交兵不杀来使，为什么杀死下书人？如果你当面说出理由来，咱们就算两罢干戈，不然剑侠跟樊家港过不去，他们单说莫论，我跟你就是势不两立。”

智慧听到这里反倒笑了，倒不是笑别的，可惜师哥这么

大身分，说出话来连半点情理都没有，并且还要跟我势不两立，好，咱们索兴算算账到也不错，这才叫声："师哥，你所说之话全是一面理由，您就知道剑侠全都住在我这里，那就应了您的话了，那全都是跟我道义相投的好朋友，别说他们跟人所反对的事还有一片理由，就是没有理由，他们的事他们挡，也与我无关，难得说非得无事之人闲住降龙寺才能够许可吗？至於他们跟人家套事，我当然要问问了，我要是不知道，为什么写书信一封打发慧斌前去下书呢？我本来打算出头了事，怎奈樊家港倚仗何人的势力我就不知道了，他居然看我智慧就很不算什么，书信也没有正式答覆，并且还是当场动手，当面露出来十古老侠的人骨鞭，这不是分明欺人吗？至於这一次拿住樊氏弟兄，二次打发人前去下书，跟他们相约走马换将，有谁知他等又说把十古丢失，反复狡滑，未免万恶，师哥您打发人下书我们可没这么办。"智玄说："什么，你们大概比樊家港还厉害吧，樊家港到了没杀人，你们难道说没把小僧人杀死吗？他们万恶那叫占山为王还有情可原，师弟你可是出家的僧人，怎么反倒比他还恶呢！"智慧接着说道："您先别忙，我的话尚且未能说完，这一次您打发人前来下书，是剑侠客等的弟子们接下的，不知怎么言语不和，以至于杀死一名徒弟，按情理说是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别看话是这么说，人家一干剑侠可不这么说，就认为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当时就把杀人这个弟子病太岁张方，绑起来，已经斩头示众了。"智玄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师弟你这个话当真吗？"智慧说道："半点假也没有。"智玄不由得念了声"南无阿弥陀佛，僧家五戒杀盗淫妄酒，你晓得不晓得？对我如此妄谈，可见得居心不正了。你刚才所说的什么病太岁张方，要

你不提出名字还到罢了，既然说出来名姓，我告诉你。”老和尚就把如何如何张方拜山迈门弩打死了二寨主王秀忠前事话说了一遍，降龙长老一听不由得老脸通红，自己后悔我何必跟他说这个瞎话呢，自己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张方会跑到来龙山去，自己赶紧用言语掩饰：“这个或者也许有，皆因彼时绑了张方我自己退回禅堂，或者有人替他讲情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知道是将他绑出去杀了，也不是我发的号令，也不我是当刽子手，也不是我监斩官，我也不是苦主前去收尸，至于他准死没死我当然不知道了，这也不能算我妄谈。”智玄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说道：“这分明是唇剑舌刀强辞夺理，出家人那有你这样的，别的话不用说，你不是不能赶走这众剑侠吗？这么办吧，你要是真心不帮助他等，你可以暂出离降龙寺，至於他等我自然有法处治。”智慧一听这个话太不近乎道理了，叫了一声“师哥，您这个话太以无理要求了，为什么我就应当出离了降龙寺呢！比如说我也要求一句，在各位剑侠跟樊家港事情没完之先，师哥可以别进来龙山，这个话您能认可吗？”智玄被这句话问了个张口结舌，不由得大怒道：“好，既然你不肯出离降龙寺你就是有意跟我反对，那可说不上不算来，只可以武力解决，我要跟你一死相拚。”智慧一听也是怒满胸膛，当时答应一声“好，既然如此你我以动手为标准，我要是当场落败，我就出离降龙寺，师哥您要是输了呢？”智玄说道：“我就出外云游不回来龙山。”

弟兄二人说到这里，各自站起身形出离了禅堂，来到院中尚且未能站稳，外面小和尚带进两个人来，智慧不认得，智玄长老看了看原来自己的催租徒弟，姓郎单字名山双号秀水，别字人称登天石猴小雷公，第二人人正是租户尚德，外号人

叫登云鹞子，老和尚不知他们二个这是干什么来了。老和尚不知道，这是郎山郎秀水的主意，他将要下山催租子，就得着这个信了，知道老和尚要下山到降龙寺打师叔势不两立，小子没敢答碴，自己可就走了。可巧正赶上催尚德的租子，这个尚德也是凭胳膊粗，独霸一方，对於来龙山的租子可不能说出不给来，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如果不紧要，他就打算是不给了。今天郎山这小子未曾到尚德庄上，早就把主意拿定了，心说尚德这小子痛痛快快把租子给了还算罢了，如若不然我设法把小子激出来，叫他随我够奔降龙寺，也别管是降龙寺的老和尚，也别管是各位剑侠，不用叫小子横，先让他上一场，看看怎么样，小子碰了钉子，以后他可也就不横了。别看他不算什么，真要是小子跌完了跟头不甘心，他必然去请他的老师尉林尉登山，这个事也不用来龙山跟降龙寺闹，他们师徒就够缠的。郎山主意已定，来到尚德的庄上，说话非常横，见着庄上人说道："尚德在家里没有？一份租子催八趟，要是都这样儿，这个租子就不用催了。"庄上的人一听，喝，小雷公崽，来到我们庄上，居然说话这么横，这才说道："小郎，你先别嚷嚷，你这个话见着我们庄主敢这么说吗？"郎山说道："怎么啦，见着你们庄主也是一样说，我要的是租子，又不是跟他求财借当，还得给他作揖拱手是怎么着？照你们这一说，当然是他横，这要是比他再横点儿，来龙山的租子就不用催了。"大家一听这小子今天这个气够多粗，不问可知，这一定安着打架的心来的，咱们别答理他，赶紧回禀庄主，有吵子叫他闹，大家全都说道对，这才到村子里头报告尚庄主，不是郎山这么说了吗，众人又给有枝添叶，又添了许多话，就提郎山说了，"今天咱们不给租子，非得把您带走不成，叫您

自己跟老和尚交代去，不然的话就得有场架打。”尚德那里听的了这个话，立时大怒，“小子在那里呢，叫他进来。”众人出来向着朗山点手，郎山小雷公，就知道他们把话传上了，自己本来用的是计，也不跟他们多说，跟着就往里走，到了里面见着尚德说道：“尚庄主一向可好。”尚德本来一肚气，说：“好不好不用你问，我听说你催租来了，怎么你还说今天取不去不成，冲你这句话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叫你取的了去。”郎山闻听先笑了笑。然后这才说道：“为什么你这样横呢。”尚德一听来了，不由得气往上一撞，“我就是这么横你打算怎么样吧。”郎山说道：“我敢怎么样啊，不过我打听打听你凭什么这么横，来龙山老和尚人家凭武术打出来这么一片产业，尚庄主既然这么横我打听打听，可有出手的没有？”尚德听到这里不由得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郎山，这个话还别这么说，我是观着面子，彼此都有个不错，不好意思说这个凭打，如果是谈到你们方丈，这个产业是打出来的，难道说我们就不能打了吗？由打今天说我这个租子不交，回去跟方丈说去吧，他有什么办法我全都丁着就完了吗。”郎山说道：“这个话到是英雄的气派，可有一节，对待我们老方丈未免差点，皆因他老人家待人太好，敢说是没有不对的地方，一旦之间说出这个话来，未免良心上说不下去，如果阁下打算免租我倒有个办法，可有一节得有本事才成呢。如果像我似的无能之辈，不但租子免不了，并且还得白跌筋斗，我这个话可不是激你的火儿，就怕你不敢去。”尚德说道：“郎山，照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应当不答理你，租子没有，往外一哄就算是完了，你这不是说出这个话来了吗，我到要问问你，究竟有什么事情要你说出来我就敢去，如果我要不打听也叫你笑我胆

小，小子你就说吧，到了是什么所在？”郎山说道：“这个话你既然问到这里了，我可不能不跟你说，据我想说出来也是白费事，谁叫你问呢。我跟你告诉告诉吧！”郎山就把降龙寺跟樊家港闹事，来龙山老和尚已经跟师弟彼此反目，我来的时候听说老人家要孤身一人找到降龙寺去质问，“到了那里必然要有一场凶杀恶战，倒不是他们师兄弟有多大冤仇，皆因降龙寺里住着几位剑侠，你想那还能够不动手吗？如果尚庄主你要是有能耐的话，这个时候赶到降龙寺，替我们老和尚出出这口气，真要是露了脸的话，那个租子用不着你发横说不给，老和尚自然也就不收你的了，你听明白这个话了吗，大概不是我僵火吧，没有真正的能耐办的了吗？”尚德一听，不由得自己火压不住，说：“郎山你这话不是说完了吗，不然我可管不着，咱们把租子甩在旁边，我到要到趟降龙寺，会会这些位剑侠。”郎山说道：“尚庄主，您就当没听见这个话就完了，这是何必呢，咱们平常日子又没仇又没恨，话是我说的，您由这个地方一走，倘若出点什么差错，这岂不是祸起在我的口内吗，这个话就是一说就完了，租子不是没有吗，我可得赶快回去，皆因我不放心。”尚德说道：“走，咱们一定同行，如果今天你要是不教我去，咱们两人就势不两立。”郎山说道：“这是怎么说的，早知道您是这个脾气，我还不如不说呢。”尚德说道：“废话不用说，就快走吧。”郎山说道：“您去只管去，有了什么事可千万别埋怨我。”尚德说：“这是我自己要去的，又不是你叫我去的，出了什么事我为什么埋怨你呢。”小雷公郎山心说小子这一下子你可上了我这个圈套了，不用往常取租子你总觉着有多大能耐似的，说话透着八个不含糊，要租子不给还不说好听的，你小子到了有什么能

耐，这一回自然就看出来了，自己越想越乐，这才说道："尚庄主，这可不是我捧您，素日我看您说话，就是英雄气概，果不然未出所料，这样说话这才叫做英雄本色，大概您去到那里，就是各位剑侠出头，他们也未必是您的敌手。"尚德说道："这个话不能说，好武好练有露脸就有现眼，当场动手那可说不定谁输谁赢，我不出头还算罢了，真要是出了头，就让我当场输招我也跟他完不了。"郎山心说这勾子算搭在小子的腮帮子上了。

说着话二人起身，尚德带好了自己的长杆九钩莲花枪，道路上不表，来到降龙寺，也不用人通禀，一直往里走，小弟兄等一看了不的了，赶紧报告各位剑侠，来龙山除了老和尚之外，又接着来人了，各位剑侠点了点头，可是全都不动，皆因降龙寺的方丈跟来龙山的方丈，人家是亲师兄弟，人家见面之后还不定是怎样说法，等到他们反目之后，我们大家到可以出头了。因为什么呢？不能在众位剑侠身上叫人家弟兄闹心，故此众人全都听着不动。那知道师兄弟二人正然说到决裂时候，来到院中要当场动手，可巧尚德到了，看了看这个情形遂高声叫道："老方丈，您先别忙，不就是这个降龙寺的老方丈吗？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像他这种武术家我还没放在眼里呢。"智慧一听，看了看这个小子不认得，老和尚还以为他是来龙山的人呢，不由得有气，念了一声"弥陀佛，不论是谁只要谈到当面动手，老僧情愿奉陪。"呛啷啷说着话已然亮出来双铖，尚德也不客气九钩莲花枪一抖抢步进招，谈到这种枪可实在厉害，皆因枪的头里如同莲花一般，专门拿九种军刃，动着手老和尚留神观看，知道小子受过各人的传授，可有一节他的功夫火候没到，军刃也是好军刃，招数也

非常巧妙，就是他的年头欠点儿，对於巧妙之运用还没练到，动手没有三十几个回合，老人家已然将他的招数全都看完了，单等小子枪招到了近前，身形一闪用左手铍一压枪杆，右手铍顺水推舟往里一推，尚德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如果说不躲手指头就不用要了，万般出在无可奈只可撒手哟啷啷把枪扔落在埃尘，身形向后一纵，不由得满面通红。智玄一看老和尚将尚德的军刃打落，自己只可身形往前一纵，打算亲自动手。这个时候，各位剑侠以及所有众位小弟兄们全都到了，从中就是漳州剑客白太官，走到近前叫了一声“老方丈，你们本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如果当面一动手，弟兄之情一旦尽绝，未免教天下英雄耻笑，，不就是为的樊家港这回事吗？依我说咱们有话还是大家商议，未知二位高僧意下如何？”智玄一看说话的正是白太官，心说这分明是拿身分来唬我，皆因你是成名的剑客，出头一说，无论如何我也得听从。咳，你这话可算错了，老僧不过是避免红尘世界的是是非非，所以才不愿意多管闲事，真要是临上事，别人怕你这个剑客，我可不怕，今天冲着你们这群剑侠，我到要看看你等都是多大能为。想到这里哈哈一阵狂笑：“白太官白老剑客，按说你说出这个话来，老僧就应当从此一走，怎奈这个事并未说出所以然来，我要这样一走，回到来龙山，他等问我两句用什么言语跟他们说呢，如果当面动手，不怕你等能为高强，将老僧结果性命，或者身受重伤，我也好对得起下书死去的弟子。”白爷一听这个话分明是忿气来的，如果不教他们弟兄动手，恐怕是办不到了。

智慧老方丈，也气的不得了，两下里堪堪就要决一死战，众人看着正然没有办法可想，忽然外面有人来，说启禀众位

老少英雄得知，外面来了一位老英雄，自称姓王双名叫王十古，他老人家已然走进来了。众人猛然间一听这个话不由得全都是一惊，这功夫王老侠客已然就到了，大家一看正是老侠客王十古来了，白太官这才二次跟来龙山的老方丈说道："高僧您看见了没有？起事的原因可就是因为王十古，皆因他的生死存亡，下落不明，现在这不是已然回来了吗？这个事就有个办法了，老方丈您暂时请回，有什么事咱们是明天见。"智玄一想不错，起事实起在王十古的身上，到现在有了他了，这个话就得另说了，莫若我趁这时一走，倒不错，实在非要动手不可，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老方丈点点头，叫了一声"白老剑客，适方才你叫我走，这段事无头无脑，当然走不了，既是王十古有了，降龙寺里边还有被擒的一个樊家港的人，杀死下书弟子杀死樊家港少庄主，是非自有公论，咱们是明天再说。"说罢转身要走，降龙寺老方丈，这个地方，这叫不失礼，别看几乎当面动手，师兄弟的规矩不能错，赶紧说道："师兄你老人家回山，恕过小弟不远送了。"说着手打问讯，智玄也是问讯还礼，郎秀水尚德，跟随智玄长老一同够奔来龙山不表。

单说众位剑侠看见王十古全都非常喜欢，大家赶紧问老人家这是由打那里来。十古老侠客先谢了谢众位老的少的英雄，这才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大家闻听，一个个全都是怒气填胸。书中代言，自从火焚八卦堂以后，老剑客一想，知道所来的强人，一定是来龙山樊家港的，因为现在武术家，使针的主儿太少了，就让有也不是我王十古说句大话，打算跟我走几十招的简直的就得说没有，不是樊家弟兄还有谁？好，我不知道你们是那里来的，这个筋斗就算跌

了，你们烧完了一走，海阔天空没有地方去找，外人不说我找不着，必然说没有能为，惧怕人家。这就不然了，我找到你的樊家港，以理质问，我看看你对我说什么，言语说出来有理还算罢了，如若不然豁出我这个老命，跟你一死相拚。来龙山樊家港，也是大名鼎鼎所在，我王十古死在那里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老侠客打好了这个主意，本打算给家里留个话，皆因人全都没在眼前，自己心里还有一种打算，倘若是我追赶的快，也许在中途路上，把他追上，故此老侠客没敢耽误，顺道可就追赶下去了，也没看见一个人影，老侠客一直追到港边，跟守港喽兵把话说明，“众位头儿多辛苦，在下家住广东龙门县，开设八卦堂药店，姓王双名十古，特此前来拜见你们庄主，受累回一声吧。”喽兵等不知道跟庄主是怎么个交情，说了一声您稍微候一候，这才赶紧到里面通告，大爷樊昌一听叫声“各位兄弟听见了没有，王十古找来了。”樊二爷说道：“不要紧，常言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来言咱有去语，这个话说出来不是自满，就凭他一个王十古来到樊家港又应当如何？”二爷将然把话说到这里，在旁边四爷樊灼连连摆手说道：“二哥，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王十古在剑侠堆内，也算是很有名头的人，真要那么一办势必当场决裂彼此动手，固然是他的能为咱们不怕了，可有一节，他又不是无能之辈，可以伸手把他拿住，既动起手来那就说不了一定，带伤亡命，倘若他伤了咱们的人，你我弟兄当然不能相容，如果在忿怒之下，倘若把他结果性命，这个事就算起来了，常言说的好，一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惹起众怒公忿，天下剑侠全都来到樊家港，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二爷樊明一听把眼一瞪，“老四你这个话我就听不明白，事是我办的，

莫非还能给他磕头陪礼不成吗？”樊四爷听着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将然不答言，大爷那里说话了：“老二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事不是出来了吗，咱们大家合计，谁的办法好，咱们听谁的，如果全都没有办法那也就不上不算来，只可跟他一死相拚，老四你还接着说，既然你有主意依你怎么样？”樊必华听大哥这样说这才顺气，叫了一声“各位兄长，依我到是也没有什么相当的办法，不过不知道，这个王十古到咱们这里来，有人知道没有？如果无人知晓，咱们把他结果性命，那就叫人不知鬼不觉，别说没人问，就让有人问，只要隔的日子多了，咱们就提没见，无凭无据那不就算完了吗，所怕的就是他这一来，有许多人知晓，咱们将然把他结果性命，随后那些人全都到了，未免这个话不好说。再说他有意无意把人治死，火烧了他的八卦堂也算很可以了，并没有要命的仇恨，但得一步地何须不让人，可以不结果他的性命，还是留着活口好，依我是这个意思，他这不是来了吗，先不跟他决裂，用好言好语把他稳住了，如果他要问火烧八卦堂的人，咱们可以跟他装傻，叫我二哥暂时躲避在旁边，就提他老人家外出访友至今未回，是不是这个话尚且不能证明，然后等他酒饭，在酒里暗放蒙汗药，先把他幽囚起来，听听外面是怎么个风声，如果没有人闻问，那就可以将他结果性命免除后患，如果有人前来，也可以看看来的什么人，如果都是无名之辈，也可以抖抖威风把他打跑了就算完了，倘若全都是成名的剑侠，这个话咱们就跟他单说单讲，如果过三个月无人闻问再把他杀了，大概任什么事也没有。”

大爷樊昌听到这里连连说道：“好计呀好计，二弟你暂时身避一旁，我等接见王十古就是了。”樊二爷听着这个办法也

到是不错，这才点头答应，二爷躲在后寨，这才老哥儿三个出港迎接王十古，王老剑侠一看人家本庄庄主亲自出迎，这可就应了那俗语了，先礼而后兵，自己也是客客气气，抱拳致敬，三位庄主一齐说道："不知老侠客驾到有失远迎，望求当面恕罪。"十古也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往里让，到了后面大厅，三位庄主全都报通了名姓，才大家落了坐，手下人献上茶来，大庄主樊世隆问道："老侠客一时之间来到敝港，不知道有什么事吗？"王老侠也不客气，遂说道："我是有事询问，我在广东龙门县开设八卦堂，无故的来了一男一女，教我出来，当场动手，后来那个女子打出一种暗器发出火来，将我的八卦堂焚烧，当时这一男一女未曾报通姓名，事后我一想来的这个男子，手中用的是一对针，我想普天之下，用针的英雄能够有那么高能为，也就是你们弟兄，故此我来这里问问，不论是你们那位弟兄前去的，那不妨当面明言，我王十古可不能说我自己没有错，当然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是我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才招的人家不满意，火烧我的八卦堂，话说出来我王十古也可以听听。不怕我的不对，当面请罪那都可以，如果说不对我明言，这未免可差点儿。"大爷樊昌听完了这话叫了一声"老侠客，你这个话说的我到有些个不明白，既然当场没问名姓，怎知道就是我弟兄呢？凭手中军刃，老侠客大概这个事不准一定吧，据我想任何军刃，天下无论何人也一样练，绝不能认为就是我们弟兄用针，再者说这不是我们弟兄几个都在这里了吗？就是我的二弟，由打三月个头里，就出外访友去了，除此之外并无人出港，老人家大概你没猜对吧！"老人家说话光景，仔细看了看这哥儿三个的面目，倒是全都不对，自己脑筋里一转想，莫非就是他们那个

二弟办的不成吗？要不然他何以不跟我见面呢，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三位庄主这个话是这么说，许你们不是，可不许我不问，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你们弟兄用针出名，故此前来问问，这不是你说不对吗，我只可打听打听，除你们弟兄之外，用针出名的英雄还有何人？"老哥三个全都带笑说道："我们弟兄说不说住在樊家港，已然是这么些个年了，并不在外面闯荡江湖，不怕老侠客笑话，不用说使针的英雄，无论是什么样的英雄我们弟兄也不晓得。"老侠客二眸子一转，计上心头，说"三位既然不知道，你这里不是还有一位二庄主吗？我打算在贵山搅扰些个日子，等他老人家回来，我再问问，如果还是不知道，我就算死心了。"

老侠客另有一番打算，心说既然他们是弟兄四个，怎么就会这样巧呢？他就会没在家，也许是这个人就是火烧我的八卦堂的主儿也未可知，如果他不回来，我住在樊家港不走，我到看看他回来不回来，如果他回来我看看不是，那就没的说了。老侠客主意想到这里把话跟人家说明。樊大爷说道："老侠客肯其住在敝港之中，那乃是赏脸赐光，我等弟兄求之不得。"说话光景表示十分亲热，吩咐一声摆酒，老侠客这么大的身分，这个地方就算失计，当时他老人家就没注意到，樊家港酒内放药，有意陷害，并不疑心可就喝起来了，不到四五杯酒，觉得头晕眼花，老侠客也明白了，可是后悔无及了。药力发作翻身跌倒，不知道过了多大时间，睁眼一看已然被人家四马攒蹄捆将起来，看了看坐上四位庄主，从中可就有火焚八卦堂那个小子。正然观看，樊继光用手点指："王十古，你的胆量果然不小，火烧了你的八卦堂就应当闭门思过，从此改恶向善，谁知你还敢来到樊家港，找放火之人，你看见

了没有，火就是我放的，到如今你已然作了阶下之囚，还有什么说的吗？挂牌行医，本来是济世活人，决不该借着治病把人家治死，不怕你知道这病不好，你不治倒好，不然治好了之后你不会单去打他吗？那才叫侠义英雄，你这叫乘人之危，纯粹是小人阴险，本应当将你绑到后山结果性命，皆因本庄有个忌讳，现在不是杀人的日子，来，将他的身上军刃搜出来，压在后边的土牢。”老侠客王十古，面不改色哈哈大笑，叫了声：“樊氏弟兄，我以为尔等都是成了名的英雄，有谁知都是一群无知的小辈，打算不忿我王十古，我来到你的庄中，应当跟我当面动手，不怕我的武术不敌，当场被你等结果性命，王十古是死而无怨。这样办，我不过是受小人的暗算，反不可惜，我却可惜你们弟兄，枉有英雄之称。”樊氏弟兄并不多说，就把老侠客的军刃搜了出来，当时押入了土牢，要是平常人，到了这个时候，当然要思前想后，后悔自己不应当这么办，侠客可就不然了，尤其是这位侠客高尚出众，对于自己被获遭擒或者伤生戕命，毫不介意，除了每天有人给送两顿饭之外，自己高歌朗喝，不然就是闭目养神。

过了两天的光景，在夜晚之间，猛然间听见牢门有声响，老侠客心说莫非是有人来害我不成，又一想不能够，我现在既然被获遭擒，就如同笼中之鸟一般，他们想杀就杀，想剐就剐，用不着暗含着前来陷害，如果不是樊氏弟兄，另有不主事之人前来害我，这个话我可不是说，慢说是这个樊家港，普天下的山寨之中，我也没有仇人。自己心里想着，这么个功夫牢门已开，老侠客因为是被获遭擒，所有一切全都是听天由命，不然也是无法可想，所以自己连问也不问。就见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皆因土牢之中黑暗异常，打算看看人的

面目可看不出来，就见这个人到了里面，转身往外面看了看，然后把牢门又关上了，低声问道："王老侠客现在那里，"十古一听这个意思似乎是为搭救自己来的，这才说道："那位，来到土牢之中有何事干？"这个人随着老侠客声音，来到了近前，伸手把老人家绑绳解开，然后叫他在里边走了两步，活动活动身上的麻木，老人家本是有功夫的人，把气力一叫立刻就缓过来了。老侠客将要问何人如此大德，来搭救自己的性命。就见那个人连连摆手不教老人家言语，跟着向外一指，老人家明白，便走了出来，搭救自己的人也随着来到牢门外，转身将牢门收拾好了。十古留神观看，这位原来是个出家僧人，门收拾好了，打手势叫老侠客随他前去，十古不敢不听，只得随后前行，走了约有五六里地，来到一个所在，留神细看原来是个大山洞，出家人把王老侠让到了里面，然后用一块大石块将洞门关好，里面地方还非常宽阔，出家人给老侠客一个棕团叫他落座。十古这才说道："未领教高僧贵上下怎么称呼，与十古素昧平生，何以前去相救？"和尚说道："你要问我，我的庙在山东曹州府白衣庵便是，我的法名叫作性慧。"十古这才明白了，原来还是一位高僧，赶紧说道："多蒙性大和尚相救之恩，十古这厢谢谢。"说着就要跪倒行礼，在黑暗之中，那和尚伸手拉住，叫了一声"王老侠客这很不算什么，用不着那样客气，如果我要不知道你是怎么个人，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出头救你，别的话我都不问，老侠客何以被获遭擒，请你对我说说吧。"十古并不隐瞒，就把火烧八卦堂前后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性慧闻听不禁点了点头，这才拿出来炒米一口袋，叫老侠客充饥。王十古问："你老人家为何住在港内？"性慧就把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如何聘请自己

到百灵如意观，童海川赶到那里，诸人才进到了樊家港，“我在旁边查是非曲直，倒看这场事的水落石出，我的话跟你说明白了，你可千万别动，我不能在此长久，据我想不会必然还有人前来，老僧设法将你的军刃偷出来，到那时你再走不迟。”十古点了点头。性慧就走了。老侠客别看手里没有军刃，他老人家想起一个法子来，我何不将港中地理调查明白，等性老和尚把我的人骨鞭盗出来之后，我要剿平他的樊家港。老人家想到这里白天当然不能出来，等到夜晚，遛遛跶跶顺着山道各处观看，老侠客自己纳闷，跟性慧和尚由打土牢出来的道路自己就是找不着了，但见山路纵横，凭这么大身分的老侠客，真就会把道路迷了，老人家自己倒笑了。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到港中办事，他要把道路失迷了，我必然要说他废物，今天这一来我到多长了一份见识，这才叫事非经过不知难，老人家虽辨不出道路来，仍然不甘心，似乎还想找找，自己东扎一头西撞一头，找够多时并没找着相当的道路，无法才打算找原路回去，哎呦这一来可把老侠客给急坏了，没想到连回去的道路也找不着了。倒不是老侠客着急，没有地方存身，皆因人家性和尚嘱咐不教自己动，他不知道我是走迷了道路，必然说我这个人没有信用，故此老侠客心里还很难过，东寻西找，找了两个多更次仍然未能寻出，老头子心里这份着急就别提了，虽然这么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自己不住的在那里怔怔柯柯，猛然间唰一幌，面前来了一个黑影，走的非常快，老头子一想这到是个机会，莫若把他追赶上，伸手将他拿获，他既然在山中走得这样快当然认识道路，老人家把主意拿定哈腰就追下去了，这个地方可不是作书的捧，类乎这种侠客，那个能耐就合乎上剑侠之间，跟出名的剑客比

上当然差一点儿，跟普通的剑客走在一处，那就得说不相上下，老人家把脚程放开，真不亚如飞的一般，约有两盏热茶的功夫，把前面的黑影果然追上了，前面那个人影似乎骇怕的样子，可是仍然往前紧走。老人家借着星月之光，留神细看，前面这个人仿佛是个小孩儿，老人家高声说道："前面那人听真，站住脚步我有话问你，如果紧着往前走，我可不是跟你说句大话，再有一点时间就可然将你拿获。"那个人听了这话，果然将身形站稳，回手亮出一口宝剑，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黑夜之间追赶于我。"老侠客说："不必问我，我先问问你是樊家港里的什么人，这是到那里去？"那人一听往前走了走，老侠客才看清楚，原来这人是个女子，上下打量老人家半天，这才说道："听你这话，莫非不是本山的人不成？"老侠客答应一声"不错，我是在这里路过，你是什么人？"女子说道："你哄弄我也不管，实话我也不管，如果你不是本山的人，那我就算跟你没有关系了，如你是本山的人，那可说不上不算了，只可与你一死相拚。我告诉你，我姓张名富英，有个外号人称百里池塘一朵莲。"老人家接着问道："你这是到那里去，为什么夜晚之间，孤身一个人施展夜行术，不把情由说明，今天你是想走万难。"张富英听罢并不着急，遂道："你打算问我也成，要你报通名姓，因何来到这里？"老侠客将然一报名，就见这个张富英，宝剑还匣跪倒行礼，口称"我可不知道是侠客爷，求你老人家恕过于我。"老侠客因为他是女的也不好意思伸手拉她，只可说道："请起，但不知这位姑娘何以知道老朽之名？"张富英接着说道："不但是小女知道你老人家大名，连火烧八卦堂这个事，我全都知道，樊家港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强梁霸道，现在他等已然欺侮到我

头上来了，今天不过见老侠客这就不用说了，张富英豁出性命也必报此仇。这可没别的，你老人家身为侠客，讲究的是济困扶危除恶安良，无论如何，求老侠客您分神跟我走一趟，事关数条人命，什么地方不是作德。”

老侠客听到这里，知道这个张富英有特别的大事，并且又关系在樊家港，无论如何这个事我也得管。这才问道：“姑娘你说的到了是什么事呢？”张富英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老侠客听罢不禁怒气填胸。书中代言，张富英住在这张家堡，离樊家港也就是七八里地，姑娘的父亲名叫张伦，外号人称闹海龙。本来是镖行出身，后来存下几个钱，可就在张家堡置买田产落了户，他的原配夫人赵氏，那就是张富英的生身之母，在富英八岁的时候，赵氏老太太就死了，张伦又娶了继室刘氏，所生两男两女，男叫张忠张孝，女的桂兰桂芝。张伦恐怕继母虐待前妻遗留之人，老头子自己闲着无事之时，把自己身上功夫全都教给姑娘，说不说由打七八岁就练，一直练到二十二岁，可别看这位姑娘，这么几年功夫不要紧，不用说一般人，就是普通武术家都不是他的对手。他的父亲给他起的外号叫百里池塘一朵莲，皆因姑娘不但是旱地功夫很好，水里的功夫也很不错，故此才起了这么个外号。他的两个兄弟张忠张孝也会点儿武术，不过就是平平常常，惟独两个妹妹之中张桂芝看着姐姐身上的武术心里很是不忿气，跟张爷说：“我跟我的姐姐虽然不是一个娘的，可是一个爹的，难道说就不是亲的吗？为什么都是您的女儿这样偏心呢，把您全身的武术全都教会了他，对于我们姐妹两个人，您只说是姑娘练武术没有多大用处，既然没有用处，为什么你把我的姐姐教出来呢？”老头子心里别有心思，不过到

这时看见继母对于子女都是一样看待，这个话就不能说了，只可说你们没有你姐姐性子长，练不了三天两早晨半途而废，所以还不如不练呢，如果你们准保不腻，就可以练。桂芝说道："可不知我二姐姐怎么样，反正我不腻，您就教吧。"张伦闻听一笑，你们现在打算练功夫，还值得我教吗，别说你们是才学乍练，就是有三年五载的功夫，你大姐姐教你们也是绰绰有余。"三姑娘说："这话可得您告诉我大姐姐，不然他不教不也是白废吗。"张爷说道："那是当然了，你去问问吧，问问你二姐姐练不练，如果他也愿意练，你就告诉我话吧，我告诉你姐姐就教你们了。"三姑娘听见这个话喜欢不得了，这才说道："既然如此，我马上就问去就是了。"话说完了到了后院，见着二姐把方才跟父亲所说之话全都说了一遍，这位二姑娘长得貌如仙人，性情也很温柔，惟独是那一对金莲裹得又瘦又小，说玄了真也就是三寸有点零，对於衣裳修饰上也非常讲究，所以她不喜欢练武。当时听妹妹这么说，本来打算婉言拒绝，没想到将然一表示说不愿意，三姑娘带着十分不愿意，二姑娘这个人最不愿意招人不乐，立刻就话改过来了，叫道："妹妹别看我是这么说，不过我是怕我练不了，皆因我生来的身体太不灵敏，因为这个我恐怕来个半途而废，所以不敢说愿练，既然妹妹喜欢让我凑热闹，我就练练。"三姑娘一听二姐练了，这才喜欢，赶紧去告诉爹爹；张伦一听这两个姑娘都要练，心说我的女儿到比儿子尚武，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你们全都愿意，你把你两个姐姐全都叫来吧，我当面告诉他就是了。"桂芝非常高兴，出来就把两位姐姐都叫到老爹爹的面前。

大姑娘不知道什么事，头一个就问："爹爹叫我们姐儿三

个来，您有什么事？”张爷说：“我到没有事，这不是你这两个妹妹吗，她们看见你身上有武术，她们全都非常羡慕，跟我说打算叫我教给她们两个练，我说恐怕她们没有这个长性怕的是半途而废，据他们说非练成了不可，我一想他们这个练功夫用不着我教，你就足可以教她们了，当着她们两个人，就为的是把话说明白了，明天早晨你们可以到一处练，你可以给她们上两手小功夫。”大姑娘张富英一听两个妹妹全都要练功夫，皆因自己是个练功夫的，最喜欢别人练功夫，听说两个妹妹要练，心里喜欢的不得了，这才说道：“好，打算练功夫最好不过，这个玩艺头一样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再者说锻练身体是个苦事，所以我不敢撺掇你们练，这不是你们两个人愿意练吗？千万可别练两天就够了，那么一来那个功夫就白下了。”两个姑娘听大姐姐愿意教，这才说道：“大姐姐您这不是点头愿意我们练功夫吗，别看咱们是亲姐妹，就如同我们的老师一样，该说就说，该打就打，千万可别因为我们就不好不教了，咱们有始有终，无论如何也得练出一个起落来，倒看看成不成。”富英大姑娘说道：“练功夫就应当如此，不然绝以练不成。”当时姐儿三个说到这里，三姑娘说道：“我们还拜师傅不拜？”富英说的“也好，无论是什么人，既然练功夫，就得拜师，就是师傅这方面不成问题，也得拜拜祖师，当然父亲是咱们的师傅，我就是你们的师姐，按官话说我是师哥你们是师弟。”两个姑娘闻听点了点头，不错这才叫作正经规矩，不能不遵。当时吩咐家人在后面花园之中预备供器，写了祖师牌位，三个姑娘拜过祖师父给老师磕头，然后又拜师兄，大家设摆筵宴，也算是志喜，当天就不用说了。到了第二天，天光将亮，三姑娘就起来了，看了二姐姐尚未

起身，自己就很不喜欢，赶紧走上前来，连推带叫："二姐姐您怎么头一天就起不来了，将来长了你这个功夫怎么练呢？叫我看你这个意思，还是不喜欢。"三姑娘这句话还是真说对了，这位二姑娘，本来是敷衍，她的实心就没打算练，现在听妹妹一叫赶紧翻身坐起来，带笑说道："妹妹你可别这么说，这要是不愿意练，当然我就不练了，所以我说我怕练不了，就是这个意思，我的身子股太不好了，因为昨天晚响我睡的稍微晚一点儿，所以今天就起不来了，幸亏你来叫我，不然还不一定睡到什么时候呢。"说着收拾身上的衣服，睡鞋脱下来，把缠足布打开，紧紧的以重新裹了一遍，然后穿上厚底小鞋，三姑娘一看这位二姐姐简直的是练不了，因为他的心里不带练武的思想，既然谈到练武，两只小脚你还那么拾掇呢。自己看到这里，可就没敢往下深说，等了好半天，二姑娘才收拾好了，姐儿俩一同来到场子里面，到了那里一看，人家大姐姐已经练完了好几趟功夫了，三姑娘本来是口快心直的人，叫声二姐姐你看怎么样，我要不是等你，大概都不算早，赶到明天你可千万要早起，二姑娘无法只可点头答应，大姐姐说的到是很好，"你们猛然间练，当然起不了甚早，慢慢的也就不理会了，咱们爹爹他老人家也没到，今天我给你上一手功夫，在这手功夫没上之先，我有几句话得跟你们说明白了：练功夫不能着急，俗语说的很好，万丈高楼从地起，千万得耐着性子，这个时候的功夫就是将来成的根基。现在稍微一忙，或者因为天天总练这一手，心里一腻烦，打算求快，赶紧换几手儿，那可就算错了。有时徒弟学出来能耐，远比师傅高，说文言就叫青出於蓝。这个原因可就是立根基的时候不同了，站一个架子，应当站到怎么个程度上，内气外力，到

了什么地步算对，当老师的未必全都找的到，徒弟练功夫好叫真就许找到了。要是所有的小架子都是这么找出来，将来再练出功夫来自然有独到之处。简断捷说，现在多耗一分力量，将来多得一分功夫，少耗一分力量，便少得一分能力，这个话二位妹妹不是听明白了吗？我再把外面练武术的弊病告诉给你们，什么弊病呢？就是起先练功夫的时候一分力量也没耗，站架子蹲架子根本就没练，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种是教功夫的老师没有这个能耐，他就没这么练过，当然也不懂这样教法。还有一种徒弟是富家子弟，练三天半，就打算会几套拳，如果在这三天半，你要教不会他，他就说你这个老师没有能耐，为赚钱为饭碗，只可就把那立根基的功夫全都免去了。所以那个功夫练出来，只可打的热闹，论到动手，手眼身法步一样也不成。咱们姐妹练功夫，可不能这样，头一节身为女子，用不着到处去教徒弟，练些个花套子丝毫没用，那么咱们练功夫为是什么呢？头一样儿年头不好，遍地是匪，咱们为人生在世上，将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也别管是家里外面，不一定遇上了什么事，女子人人都知道是软弱无能的，一样的事情，男人不怕是无能废，就许没有人敢欺侮他，到了女人这里就有人欺侮了，这是一种；还有一样儿女子生来这个形体，个个男子全有一份妄想，因为老天爷对于女子就是有些苛薄，到了男子之间，男子能强行无礼，绝没有女子强行无礼的，这就是奇耻大辱，人所难免的遗憾。我们振刷精神来练武术，就拿身上的功夫，补我们的缺残，我可不知道二位妹妹对于练功夫，是这个意思不是？”

三姑娘听着不住的点头佩服，心说这才叫教功夫，不然总是糊里糊涂，就告诉抬胳膊踢腿，练半天还是不知道终究

是怎么回事，正然想着就听大姑娘接着说道："我说这片言语不知道你们姐俩听着怎么样？"三姑娘说道："我听着很好，我这练武是为实地的功夫，愿意把根基站住了。"大姑娘点头心里非常喜悦，这才叫二人全都站在院子当中，头一手教的是无极式，站在那里排除一切思想，目虽看不见，听而无闻，直颈挺胸两脚并齐两手下垂，心平气和，似乎连自己都忘了那才算对。三姑娘抱着一百二十分热心，那就不用说了。惟独这位二姑娘，就是这么一站就觉有无限痛苦，因为金莲太小，站在那里立身不稳，不住的前摇后摆，不用说富英看她可笑，就连桂芝也看着她有气，心说就是你的脚比我们瘦小，也不至于就这个样儿，皆因练着功夫自己不能多说，站了半天，富英叫她们休息休息，在场子里来回徘徊，然后再站。

简断捷说，就是这个无极式，就站了二十多天，二姑娘早就腻了，不过自己不敢说，恐怕说出来招惹姐姐妹妹全都不愿意，只可以咬着牙每天勉强去练，富英也明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真练，一个是敷衍，不过在大姑娘嘴里不能说，只可叫她自己退了。她总不退，让她跟着就完了，教功夫就照着三下手就完了。大姑娘看看桂芝这个无极式练的很好了，这才给她改蹲着的架式，站着不理会，这一蹲可要了二姑娘的命了，没蹲了两天腿就疼了跟大姐姐告假，富英话可不能不说明白了，"练功夫有句俗语疼长酸落，麻木抽，如果觉着疼就歇，歇好了再练还是疼，我可不能不说明白了，如果你实在受不了就歇几天。"二姑娘说的也好，"我歇两天缓缓劲，咱接着再练"三姑娘在先前跟姐姐很生了几回气，后来还是大姑娘告诉他，这个练功夫不是勉强的事，因为人的性情各有不同，他要是不近乎，这个你就是勉强着叫他练，也是白费

劲，三姑娘听了这个话，这才不大催促二姐姐练。可是二姑娘也不断出来练，数年光景三姑娘已然练得长拳短打，各种兵刃，窜高纵矮无一不精，二姑娘仅会两套小拳，拳跟拳还不一样，二姑娘练的玩艺就是随随便便有气无力，姐儿三个每天二五更就算搁上了。

这一天也是该有事，樊家港操演水兵，有人报告这位张伦也是水旱英雄，别号人称闹海龙，那个水性太高了，如果能够将他约到港中，水军不难操练了。四位庄主就应当问这位张伦的身份，怎么请法，那就算对了。他们不但没问，并且连礼物也没备，只派了两个小头目，够奔张宅去请，到了门首，拍门一叫，家人开门看了看不认得，遂问二位找谁，两人先报名姓一个姓董名图一个姓卞叫卞忠，说明是樊家港打发来的，到这里找张伦张爷，家人一听打自己的主人，这才说道："二位稍候我到里面回禀。"董图卞忠一听，喝，这个张伦的谱儿不算小，只可在门前等候，家人到后面书房，见着老人家一说，樊家港来了两个人找您有事，一个叫董图一个叫卞忠，张爷闻听不由得一怔，樊家港我跟他向来没有往来，他找我可有什么事呢，想了半天莫明其妙，只可告诉家人到外面跟他说，"就提我衣冠不整，不能出来迎接，有事请他们到里面谈吧。"家人来到外面，照着主人的言语一说，董卞二人，这才跟随家人往里走，张伦迎出书房，家人从中介绍，彼此抱了抱拳这才让到书房里面，落坐之后家人献茶，没等张爷问，两个小子一齐说道："张老英雄今天我们二人来到了您的府上，是奉了我们庄主之命特此前来请您出头，到港内教练水兵，凭您的能力到了庄中落不了我们弟兄之后。"老人家一听这才是岂有此理，头一样儿我跟你们素无交情，不

用说你等是占山为王之匪，就是现在国家聘我出去为官，我都不准出头。再说聘我也不能这样草草略略，你以为我是家里没有饭吃的主儿，这是干什么？老人家越想心里越不愿意，打算跟这两个小子发发威，可就得罪他，但是又显不出什么来，想了好半天才把主意想妥，这才说道："你们二位到这里来约我出头，这总算是看的起我，我这里先谢谢，并且求二位回到庄中见着各位庄主也替我谢谢，不过现在家里各事，全都仗着我一人执掌，实在脱不开身。这还不要紧，我的儿子女儿全都在家中练功夫，我要这时候一出去，他们岂不是半途而废吗？话虽然这么说，你们两位来会子，如果任什么也看不见，只听我这么一说，未免叫你们心里不愿意。"说到这里回头吩咐家人，告诉少爷以及三位姑娘，把场里收拾收拾，有人要看看咱们的场子。家人答应一声去了功夫不见甚大，回来禀报场子已经修饰好了，张伦这才说道："二位随我到后面观看，便知我所说的话非是假话了。"董图卞忠听了有心说不去又觉不合适，你说跟他前去，这分明是跟我们示威，无法只得说道："劳您如此招待，我们弟兄开开眼就是了。"这才一同够奔后面，两个小子到了后面一看喝，好热闹，两位年轻男子，都是雄纠纠气昂昂，从中有三位姑娘，一个个都是貌似天仙，个个穿着短衣襟小打扮，明显着杨柳之腰，瘦小金莲，两个小子正然看得二目直勾，就听老人家张伦吩咐一声："你们每人打一趟拳吧，这两位是樊家港的头目，全都是武术家，每人练几手。叫二位看看，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改正改正。"几个孩儿果然各自练了一回，张伦这才说道："二位既然来到这里，请您给他们留手功夫，"董图卞忠，一听这句话，一个个臊的满面通红，赶紧说道："老英雄不必高抬，我

等不过是略通武术那里能够人前献丑，你老人家这个意思，我们回去替您说就是了。”张伦再三叫他们练，把两个小子挤兑的差点儿没哭了，老头子看了看好笑，这才说道：“既然二位有艺善藏，我现在的情形就求二位回去跟庄主说去吧。”两个小子听了这个话，就如同得着赦旨一般赶紧连连抱拳，告辞去了，两个小子走后爷儿几个全哈哈大笑不表。

单说董图卞忠，这两个小子来到张宅请人未成，竟自碰了一鼻灰，二人你埋怨我，我埋怨你，卞忠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张伦的份儿比咱们庄主并不在以下，像你我这样人来请人家如何成的了，这够多么难看。”董图说：“这个事并不怨咱们，也不怨人家报信的，报信的不是说了吗？人家说张伦是位老镖行，你想不用说是以前他开镖局子当镖主，就是当过几十年镖师，他当然也得眼空，不用说咱们，就是咱们庄主他也未必看的起，像请这种人，就应当庄主亲自出头，多少带些礼物，那才算对，打发咱们这种人去，凭嘴说白话，那也不过就是请个头目就是了。”卞忠一听“不错，你这话说的到是很对，不过我有点儿地方不明白，既然你能够看到这里了，为什么你不早说呢？碰了钉子筋斗也跌了，你这才想起来，这不是全都晚了吗？”董图说道：“不要紧，在先前我也没看见这个张伦是怎么回事，也是一疏神大意，到现在我看见张伦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这不是这个事怨咱们庄主吗？也不用张伦跟咱们弄这套大牛气，回去咱们跟庄主说个瞎话，就提见着张伦将然一提庄主聘请他教练水兵，他张口大骂，说咱们都是山贼，他不剿咱们就是面子，怎么样还敢请我出头，说到这里把我们二人全都捆起来了，非要每人打五百鞭子不可，幸亏他有三位大姑娘，因打人嚷闹骇怕，

在旁边讲情这才把我们放开了，每人踢了我们一脚把我们赶出来了，咱们要照着这片言语跟他说，无论如何庄主也得有气，也别管张伦怎么个份儿，先叫他跟庄主斗斗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你看见他那三个大姑娘了没有？他爹爹跟人一闹事，他们又全都会武术，必然也要出头，真要是来在咱们这里，设法子将他们拿住一个，咱们大家也成了家那够多么好哇。”

卞忠一听连连点头，这个主意不错，张伦这小子也太可恨，倒看看他是什么变的，二人计议停妥，回到庄上可就把这个话跟樊氏弟兄说了。樊氏弟兄听着倒是有气，可有一切现在拿住一个王十古，还得钉着闹事呢，本庄之中就先别闹事了，张伦可是不算个什么，怕的是因小坏大，故此樊氏弟兄，只说了一句“你们是废物东西，现在本庄主有事，等事情办完了，必然赶他出境就是了。”董图卞忠一听，瞎话就算白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两个小子退下来。卞忠说道：“这是为什么呢，白说一回瞎话，还落一个废物东西，你说这够多么冤。”董图说道：“这个瞎话总算没白说，不是庄主爷说了吗，单等庄上无事必然要驱逐他等出境。”卞忠说：“不过就落这么一说，庄上的事知道多怎能完的了，真要到了完了之时，这个事也就早忘打。”董图说道：“我也想到这里了，我这里还有个主意，如果咱们认为不出气，那只可就得豁着干。这不说完一节瞎话了吗。咱们接着还说，这事得跟大头目商量，见着他假传号令，就提张伦怎样无礼，各位庄主非常有气，不过庄上有事，几位庄主不能亲身办理，叫我们二人把这个事告诉您。庄主说了，庄上事完了必然赶他们出境，现在你们有办法更好，可有一样儿，办的了就去办，办不了的话，就不用办了。庄主们全没有功夫，千万别去麻烦。庄主

这么吩咐的，我们就这样告诉您，大头目一僵火就许跟张伦来来，可有一样儿，这个不能泄漏，倘叫庄主知道咱们可受不了。”卞忠说道：“这倒不要紧咱们也不是在外面抢男霸女，那算错，跟张伦过不去，也算是替樊家港争这口气，咱们办不到找大头目，因为大头目比我们职分高的多，不假传号令，这个事当然没法办，办好了更不用说，就是办坏了不是还有咱们庄主钉着了吗，反正咱们给庄上争口气绝不至于有多大罪过。”二人越说这个法子越对，事不宜迟，咱们就找大头目去。这个大头目一共是四位，另外有一位那算总头目，姓许名成，外号九里长江，手中用一口金背砍山刀，虽然不是出色的能力，也很够看一眼的了。两个小子见着大头目，就把所编瞎话一说。许成听着这个话有理，各位庄主因为要斗天下剑侠，故此无暇管这些个事，既然委托到这里，我还是得办出一个样儿来，绝不能半途而废再请庄主出头，不然的话也叫他们小看我这个总辖的大头目。小子想到这里告诉董图卞忠；“你们两个人不是跟我说了吗，别说还有庄主的吩咐，就是你们二人的事，既然吃了亏我也得管，可是有一样儿，这个事千万别跟别人说了，我就是用你们二人帮忙，再要用人的时候，可以到家中把你两个侄子叫出来，你看看我要斗斗这个张伦。”董图卞忠一听这个话很好，到不是别的好，自己本来是假的，不让跟别人说，那就算正对心事，赶紧说道：“总头目，如果谈到用我们的能耐，飞多高跳多远，那是您知道的，跟您比上那就算差的太多了，如果用我们跑跑腿送个信，守老堆捆个人，您就放心吧，准保没错。”许成点点头道：“好吧，我现在跟你们二人打听打听，这个张伦的功夫够怎么个份，简断捷说，我跟他当场动手，是他的敌手不是？”卞忠

说道："总头儿，咱们这可是同手办事，不过假言虚语临期误事，我们实话实说您可别怪。"许成说："这是什么话呢，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斗百胜，如果要是说假话，那我不跟你们打听好不好呢，打听明白他是怎么个人，咱们好预备，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比如说，你的能为有限，凭我手中一口金背砍山刀跟他武力解决，如果人家武术比咱们高，咱们想法子拿他。"卞忠这才说道："总头目，简直的您就设法智取吧。"许成闻听点了点头，不问可知当然是张伦的武术比自己高了。这才说道："这个智取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把他请到咱们这里来，我跟他当场动手，倘若是将他战败那就算更好了，倘若不是他的敌手，咱们预备三道绷腿绳，掘下两个陷坑。我用诱敌之法，总可以把他拿住，只要拿住张伦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董图卞忠二人答应，法子到是很好，这个张伦没什么法子叫他来呢？倘若他不来应当怎么办，许成说："这可得问你们二人有这个胆子没有，非得你二人前去不可。"

这两个小子本来就是瞎话，张伦并没打他们，那可有什么不敢去的呢，故意装作横样，"头儿您说的这是什么话，不怕我们到了那里姓张的把我们二人结果性命，那就算死而无怨，这个是我们的，您就说叫他到这里来，说有什么事吧。"许成想了想这个话容易说，你们见着他就提本庄庄主说了："是在樊家港的人，就得给庄上办事，如果叫到了不去，就得逐赶出境，如果你要不听，这个事我们可主不了，没别的您得去见见庄主。"如果他要是个够份英雄，听了这话，必然刻不容缓前来，来到这里当然你们把他领到我这里来了，我见面别的话也不说，就问："为什么侮辱我们的头目，常言说的好打狗看主人，你在港中居住，好处不用说，大概没有坏处

吧，为什么我们打发人前去约请，你出头与不出头那到不成问题，绝不该侮辱我们人。你侮辱两个头目就是侮辱樊家港，今天我把你请来也没有别的事，听说你的能为很好，我要当面看看，如果能为高强将我打倒，樊家港归你执掌，我就抱头滚蛋，如果有名无实，不是本总头领的敌手，对不起，你趁早出离樊家港。不然的话，可别说我对不起你。我要是这么一说，他必然不忿当面跟我动手。能够以武力拿他还算罢了，不能以武力拿他，使用我预备的陷坑或者绷腿绳拿他，你们二人听这个主意怎么样？”董图卞忠一听乐了，“不枉你当总头儿，果然是计谋高出我等数倍，既然如此我们多怎去请他呢？”许成说道：“今天预备各种东西，明天你们就去。”

二人答应一声，到外面指挥喽兵，应用的东西以及陷坑掘好了，上面用蒲席一盖，洒上一层浮土，全都预备好了。两个小子二次够奔张宅，上阶台叫门，家人出来一看还是那两个小子，只得问“你找谁？”卞忠说道：“你多辛苦，到里面跟张爷回一声，我们这是二次奉庄主之命，见你们主人有要紧话说。”家人无法赶紧到里面回说，张伦一听还是那两个小子又来了，心里这个气就大了，老人家想这个我也不该你的不欠你的，你请我出头，我不愿意出头，不就算完了吗，三天两头到我这里来这真是岂有此理。可是不能不见，如果还是请我出头的话，这一次索兴把话跟他说明白了，凭我张伦绝不伺侯你樊家港，自己想到这里，告诉家人叫他等进来吧，家人到了外面说道二位，我们主家爷有请。两个小子答应一声，跟着走了进来，见着老头子张伦，反到比头一次和气了，抱拳拱手，张爷准知道，不问可知这当然是请我二次出头了。当时让两个小子入座，这才问：“但不知二位今天来到我的宅

中有何见教?”董图闻听，赶紧抱拳说道：“老英雄，我今天跟您说话可得恕个罪，昨天我们是奉命前来约请你老人家，皆因你离不开家故此我们没敢甚说，当时回去，就照你老人家的言语回报了庄主，有谁知我们庄主听了这个话非常不满，据庄主说是樊家港居住之人，只要庄上用，就应当出头帮忙，非得叫我们把你老请出去不可，并且还让我们带着铁链子，如果好说不听务必锁拿，老人家请想我们庄主这不叫难人所难吗？他就听人随那么一说，知道外面有你这么一个人，就让我们来请，我们兄弟二人由打昨天就说了，类乎请你老人这么的英雄，必须得郑重其事，庄主亲自前来，备一份厚礼，你是去不去还在两可之间，绝不能叫我们这两个小头目，随便一说。别说你老人家脱不开身出不去，就是出的去当然也不出去，这是我们的思想，有谁知他老人家不知作事的这份难，愣教我们二人将您拿上庄去，请想我二人天胆也不敢，就让是敢，别说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二百不也是白废吗，庄主说了如果今天不把你拿回庄去，告诉就不让我们二人回去了。我们这个事不混不要紧，家眷都不许我们搬，我们二人家里都有六七十岁的老娘，你想想叫我们心里怎么不难过。万般无奈前来跟你商量，无论如何张老英雄你得救我们两个人才好。”二人说到这里，那个样子带着悲悲惨惨，就彷佛多么难过似的，张爷一听这个气不打一处来，真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当时说道：“听你二人这样说话，不问可知当然是叫我束手被擒，你二人将我锁拿一走，才可以给你们二位卸责任，是这个意思不是?”两个小子一听说道：“老人家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个话是你老人家说到这里了，我们多说一句话，其实你亲身到樊宅，见着庄主，他们弟兄必然是远接高

迎，当面仍然是请你出去，只要是你一解说脱不开身，不能出来，他们并不是非此不可，必然是当面托付，既然脱不开身，我等不敢甚求，现在你老人家暂时回家，俟后遇见有急事，我必然打发人去请，到那时老人家念同乡之谊务必出头帮忙才好。话说完还得留你在庄上用酒饭，可得你老人家亲身出头，见着庄主是一点事也没有，如果你要不见，我们二人的饭锅敲了还不说，恐怕由打这里还要结仇为冤，我们知道你对于结仇为冤也不怕，不过可就苦了我们两个人。”张伦一听叫道：“二位住口，这个话不用往下说了，你们这一套哄弄别人去能成，我张伦闯江湖一辈子，我还不懂这个吗？这分明是你等结好的活局子，用这一种悲调，再加上假言语，打算把我哄弄到了庄上，那里还不一定安放下什么诡计，不利於我，话不是这么说吗？按说我可应当不去，有什么能耐你们只管去使，我姓张的家里等候，这是正当办法，可有一节，我要那么一办，你们不说姓张的猜透你们的诡计，必说我贪生怕死，畏刀避箭，故此不敢前去，告诉你打算锁着我走，你们就不用妄想了，我可不是不去，尔等头前带路，我马上就走。”董图卞忠二人还要分辩不是这个意思，张伦摆手说道：“不用多说，走。”话说到这里叫家人取来自己随身宝剑一口，跨在腰间，立刻叫两个小子带路，一同出离了张宅，来到樊宅门前，两个小子叫老人家门前等候，小子到里面回话，过了一会儿这才出来点手说道：“张老英雄你里面请吧。”张伦随着来到后面，到了一个厅房之中卞忠从中引见：“张老英雄，这是我们本庄总头领九里长江许成，皆因各位庄主正然有事，有几句话叫许头领跟你说。”张爷点了点头，许成也点了点头，然后让坐，从人献茶，茶罢搁盏，许成这才说道：“阁下就是

那位老镖行张伦张老英雄?”张爷说道:“岂敢,正是在下,但不知叫老朽来到此处,有何见教?”许成把面上的笑容一收,这才说道:“我以为是怎么一个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的一位英雄,原来也不过如此。昨天打发董图卞忠到你的家中前去相请于你,你可要晓得,那是高抬你的身分,你来不来到不成问题,你可不应当侮辱我们本庄的头目。”小子就把打狗看主人那套话从头一说,末了说到要看张爷的功夫,老头子非常不喜欢,连连说道:“谈到当面动手我可不是小看你,你还是差的多呢,叫你们庄主出头,我要跟他比试比试。”许成哈哈狂笑道:“张伦你先别话说这么狂,如果你胜了我,自然我们庄主就出头了,赢不了我的话,何必还要找庄主呢,你要真是条英雄不必费话,你马上就到外面去动手。”老人家张伦本来是个暴脾气那能够听的了这种话,当时答应一声说道:“好吧。莫若我先把你打发回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着就站起身形来到院中,伸手由打腰间亮出来自己的宝剑,许成手拿金背砍山刀,二人到了院中各自亮招动手,别看许成是总头领,论到当面动手,他跟张伦较上可差的太多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小子已然就不行了,许成看了一个机会抹头就走,老头子这个时候就不应当追他才对,老人家这时候僵火全都僵错了。他说这个,无论他们有什么埋伏我也得追,因为什么,在这里动手,他要是一跑我还能看着他吗?比如说我要是不赶,必然叫他们小看我张伦没有胆量,不怕中了他的诡计我死在此处,那就算能叫他名在人不在,不能叫他人在名头坏。老头子这时算豁出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紧紧往前追赶,许成跑过了一座角门子,老头子也随后追来,将然追到里面,猛然间觉着脚底下一绊,呛啷啷撒手扔宝剑翻身

跌倒，跟着过来两个人按在那里就捆。

这两小子正是许成之子，一个许文英一个许文秀，文英的名号叫金马。文秀叫作玉兔。赶情这个外号也能把人叫坏了，二子怎叫玉兔呢，皆因他长的跟姑娘一般，身材窈窕皮肉白皙，每逢出秧歌出会的时候，他是去那个浪旦角的。他的性情又柔和，任凭怎么跟他闹着玩，不论闹得怎么厉害他也不恼。世上人多心不齐，可就有人想上这个便宜了，凑了几个小子，把文秀拉到空庙里面，那就算是强把文秀给鸡奸了，世上的事有例不可减无例不可添，人身的事也是如此，这个话传出去，都说这许二少爷让人奸了，也有强的也有壮的，皆因他的性情柔和，可就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个事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到现在二十多岁，身量也长大了，这才算把那宗事慢慢搁下。再有也就是一两个人，比从前又差多的太多了，因为这个二少爷的人缘很好，文英每天想媳妇没有人给他说，文秀娶了一个死了，到了现在还有好些人给他 说，文英气的不得了，可就是没有机会。董图卞忠知道这两个小子的意思，暗含着可就跟这二个说了，这一次要是能够将老头儿拿住，千万别往大寨里送，放在咱们这里当你钓鱼的香饵，他手里有三个大姑娘，一个赛一个都不亚如天仙一般，每人身上都会两下子武术，如果他的父亲被获遭擒，据我想他们必然前来搭救，拿住他跟他这么说打算放你爹爹也成，必须跟我们成亲，再不然容着他的两个儿子全都来了拿住之后，他们家里可就没有多少人了，夜晚之间前去也是任意而行。凭你们哥儿俩的功夫难说还敌不了三个女子吗？”许文英说：“着用不着两个人，就拿我自己说别是三个女子，六个他也不成。”董图说：“还是呀，既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必呢。”两个

小子听到这里全都是眉飞色舞，所以才高高兴兴由打家里出来，到这里守头道绷腿绳。张伦因为艺高人胆大，一时疏忽，果然被绳绊倒，两个小子跑过来按住就捆，四马倒攒蹄把人家捆好了，这个功夫许成已然走过，哈哈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张伦，我以为你是怎样的英雄，我不过略施小计，就把你拿住了，这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张伦别看被获遭擒，老头子坦然自若，也是哈哈大笑，叫道："许成好，原来英雄就是这样领教了，我不是被获遭擒了吗？杀剐存留听凭於你，就是少说废话就是了。"许成叫一声"董图卞忠，既然将张伦拿获，可以送到庄主那里发落。"卞忠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总头儿，您先别忙，这个事必须要从长计议才好。许成闻听一怔，连连说道："这不是各位庄主没有功夫麻烦这个吗，所以才交给我办，到现在将人拿住，不过就是一发落就完了，难道说庄主还嫌麻烦吗？"董图卞忠一齐说道："总头儿，你先别忙，别看拿住了张伦这个事可不算完，皆因他还有两个儿子张忠张孝，还有三个姑娘全都会武术，既然知道他的父亲到这里来，不见回去当然知道有事了，绝不能不来，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把张伦送到了大厅，以后再有人当然就得庄主丁着了，皆因他们老几位怕麻烦，才交给咱们办，将然办了这么一点，又交上去，那还跟咱们没办一样，依我说还是暂时将他押起来，单等一网打尽，再去报告，彷佛这段事才算有头有尾。"

许成听了这个话还有些个游疑不定，在旁边他的两个儿子许文英许文秀也一齐说道："老爹爹，这个事还是二位头儿说的对，办完了再交也叫各位庄主看看咱们爷儿们不是无能之辈。"许成听他们都是这样说，只可依着他等的主意，暂时

就把张伦押在空房里面，派两个喽兵看守，不可断了他的饮食。文英文秀一看老头子张伦已然押起来了，这才跟董图卞忠说道："张伦已然拿住了，有什么主意你们二位快出吧。"董图说道："二位少爷，主意有的是现在不能出，因为什么呢，张伦将然被获遭擒，今天晚响，他家里不见他回家，必然前来探山，到那时他等来了设法将他拿住，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一双，据我想头一拨来人，必然是他的两个儿子，如果全能将他拿获，父子三人完全被困，家里只剩下三个姑娘，到那时才是出主意的机会呢。"文英听了听，心里非常着急，遂说道："二位叔叔，你这不是这么说吗，我们二人可全听你的话，张家这三位姑娘务必设法给我们每人来一个才好。"董图卞忠连连点头："二位少爷，只要你们听话，这个事全都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了。"两个小子也是色迷心窍，当时答应一声，连家也不回，就在这里把上了，容着两个小子出去。卞忠暗含着跟董图说道："董大哥，你把话说的那么满，这个事你办的到吗？头一次咱们到张宅里去，他那几个姑娘练功夫，你也看见了，据我看那个功夫全都不含乎，总头这二位少爷也未必是人家敌手。"董图说："你这人真糊涂，那两个人还提的，许文英还好一点儿，二的你知道吗？"卞忠道："我为什么不知道，不就是半公半母差不多的都跟他有过乱七八糟吗？"董图说道："就是这个话呀，头一样儿我打算借着他的脸子，也许把那三个姑娘引动了，再者说，办成办不成这也不是批下了合同的事，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不会拿二少爷解解闷。"卞忠这小子本来也是个色迷，听董图一说猛然间想起来了，真是这到是个好法子。董图说："你还没想到呢，咱们现在先跟他近乎近乎，真要是凭他的脸子晃张家一个姑娘来。

咱们跟他那个事，他的媳妇还跑的了吗，真要是办好了，这个事乐子就大了。”卞忠听董图说的高兴，这才说：“主意到是好主意，但不知这个法子怎么使呢？”董图说：“就把咱们俩人那间屋子收拾收拾吧，准保今天夜里，教他来陪咱们睡就是了。”将然说到这里，许文秀进来了，叫了一声“二位叔叔，我哥哥那个性情不好，比如说要是弄一个姑娘来，你们二位替我想个法子给我才好了。”董图说：“你这个打算还是用上了，别看是三个姑娘，大概弄好了也就弄一个来，你要打算弄到你的手里，我告诉你一句话。”教文秀走到近前，爬在耳朵上说了几句话，二少爷连连说道：“这不算什么，只要你喜欢我，我不在乎。”董图用手一指“可是还有他呢，你辛苦点儿，咱们三个人在这屋里。”文秀说道：“一天一倒不行吗？二位一坏儿这可够劲儿。”董图乐嘻嘻说道：“得了少爷你辛苦点儿吧。”小子贪图女色，为的得个媳妇，只得点头答应，到了夜间三个人同居一室，行其禽情兽欲，二人鸡奸许文秀不必细表。

单说的是张宅，家人回说老人家被请到樊家港去了，三位姑娘不知道，二位少爷张忠张孝先得着的信，弟兄二人不放心打算立刻追赶了去，家人说的也好，“老人家前去不知道是什么事，也许过些时就回来了，如果是二位少爷随后一追，倘若老人家怪罪下来如何是好，依我说还不如看看，如果天晚不归再去想法子不迟。”二位少爷听着这个话也对，一直等到天黑，仍不见老人家回来，这哥儿两个可就急了，嘱咐家人好好看守门户，弟兄二人一同动身，到了庄上一找，有人把二人领到董图卞忠那里，这两个小子假装客气，把二人让到屋中，遂问道一位少爷不知到此有何事，莫非说不放心你

们令尊大人，特此前来看看吗？”二位少爷说道：“不错正是为此前来，但不知他老人家现在那里？”两个小子笑了笑，说：“张老英雄到了这里跟我们庄主说了没有几句话，就告辞走了，难道说他老人家现在还没回家吗？”二位少爷听着这个话不对，遂说道：“我父亲向来那里都不去，如果是在这里走了，当然是回家，既然家里没见，可见得是没回去，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趁早说实话。”董图把眼一瞪，你这个话说的太没有道理了，你的爹爹到我们这里来，告诉你走了，就是走了，到那里去不到那里去这个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给你看爸爸的，这个庄上人多了，你愿意找谁就找去吧，我们管不着。”二位少爷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怒气冲冲，用手点指说道：“你们这两个小子就是祸头，今天你们说了实话还算罢了，如果不然追取你们二人的狗命。”董图卞忠这两个小子本来正跟许文秀恋恋不舍，二位少爷到了，他们就不喜欢，现在又一提这个话等时大怒，可别看两个小子在张宅，像老鼠一般，到了现在就是狗仗人势，比那时候可横的多了，当时冷笑一声，“两个小辈给你们脸不懂，还敢耀武扬威，来呀！”小子一喊来呀，外面有许多人答应一声，二位少爷知道不好，赶紧各自亮出军刃，纵到了外面，董图卞忠也各自亮出刀来，本来小子们全都预备好了，外面就是许文英许文秀，加上董图卞忠这两个人，当场动手整是俩打一个，二位张少爷的功夫本来就平常，一个对一个也未必怎么样，何况是俩打一个，动手不到十个照面，张忠已竟被人一脚踢倒，早有喽兵过去按在那里就捆，二少爷看见兄长被擒，未免一着忙，也被人家一刀扎中左跨，翻身跌倒，也被人家都四马倒攒蹄捆起来了，照样把爷儿三个全都押在空屋之中，老人家张伦一看二子被

擒，心里这份难过就别提了，未免当时说了两个孩儿几句："这个地方乃是是非非之地，你们就不应当来，如果我到这里没事，你们没有到这里来的必要，真要是我不成了，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能为行吗，我都不成，别说是你们两个人，十个也不办事，平常我说教你们练功夫，你们认为这个练功夫是一件没用的事，武术本来是不用的时候一点儿用也没有，平常日子不用功夫，到了时候一时之间想用可就拿不过来了。"老人家训教二位少爷，正然说得有气，忽然屋门开了，来了两个人，手里提着纱灯还带着一个饭盒，老头子看了看这两个人不认得，自己一声也不言语，就听头里这个上年纪的说道："张老英雄以及二位少爷，我是我们二位少爷打发来的，您到我们这里来，总头奉了庄主之命，不得不如此，现在总头儿许文成已然竭力跟庄主说去了，恨不能立刻把你老人家放出去才好，尤其是我二位少爷，对於你们爷儿三个，情知冤枉，请他父亲竭力说合，现在二位少爷特备酒饭，请你们爷儿三个用。"张伦老头子，不等这小子把话说完，厉声说道："你给我送饭就送饭，不送饭饿死认命，用不着说这些个乱七八糟，姓张的不承这个情。"两个小子还要接着往下说，怎奈老人家越说越有气，两个小子无法，可把饭放下就走了。另外有喂他们饭的人进来给他们吃，这两个人就是董图出的主意，因为拿住张氏弟兄，文英文秀说道："现在他们父子三人完全拿住，张家自然就剩了三个姑娘了，咱们还是一同去，还是二位另有别的主意呢。"董图说："你们先别忙，我这里先有个善法子，他们父子已然全都被擒，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可以派能言会说的人前去，带着一桌上好的酒席，如此这般一说，如果他们父

子感念恩德就势可以提亲，如果成了，这不叫三全齐美吗？”两个色迷小子一听这个话也很对，这才派人前往，有谁知老头子这一顿连嚷带骂，把两个小子给骂回来了，到董图面前一回说，小子闻听等时大怒，遂说道：“张伦可算是不达时务，到了这个时候，稍微和和气气不但 命能够保全了，并且还可以多得一份势力，这样一来自找倒霉，这可用着这个办法了，他家中不是就剩了几个姑娘了吗，我们二人跟同二位少爷前去，到了那里跟他们实话实说，就告诉他的父亲以及两个弟兄全都被获遭擒，如果打算救他们父子，你们姐妹三人就得答应了亲事，不然的话，不用说他们爷儿三个活不了，你们姐儿三个也囫囵不了，我们将你等捆起来，马上就要强奸。”文英文秀一听，一齐说：“咱们就是这么办了，事不宜迟，说走就走。”董图这个小子把事也量大了，他一看张伦的二子张忠张孝，并没有多大能为，可见得他那三个姑娘，也不就是打蹦小拳，绝以没有什么出色本领，小子也有一份贪心，真要到了那里并不费事，把三个姑娘说顺了，或者拿住，除文英文秀两个人每个之外，还有一个难道说不是我的吗，小子越想越美，这才说道：“走！”

当时四人把军刃全都预备好了，刻不容缓就够奔张宅而来，小子们总算是明目张胆，并不越墙而过，登阶台拍门喊道：“有人吗？”家人一听喜欢的不得了，以为是天到这般光景有人叫门，不是老英雄回来，当然就是二位少爷，赶紧问谁？董图答言：“我们是樊家港的，有事给你们送信来了。”家人一听又是樊家港的人，遂说道：“我家老英雄以及二位少爷，全都出去未曾回来，你们送信现在无人招待你等，有什么话说出来成不成呢？”董图说：“不要紧，你家老少主人不是全

都没在家吗，难说你们内眷全都走了吗？我们是你们老主人打发来的，他们爷儿三个全都在我们那里呢，就是给三位姑娘前来送信。”家人一听知道这话说的奇怪，自己不等专主，遂说道：“你等一等吧，天时太晚，恐怕姑娘们全都睡了，我到后面看看去吧。”董图答应，家人后面去观看。这姐儿三个全都凑在一处看守着刘氏老太太，张伦走他老人家不知道，二少爷走了，也不知道，到现在爷儿三个全都是一去不回头，家人吃不住劲了，敢走到后面把这个话跟刘氏老太太一说，不但刘氏老太太一听急的不得了，三位姑娘得着信也都着忙了，娘儿四个凑到一块儿怎么也想不起办法来，还是大姑娘有点主意，她打算把军刃收拾好了，到庄上探听一番，那时再看事作事，刘氏连连摆手，凭你一个女子深更半夜，到庄上去倘若再出点什么事应当怎么办呢？”富英说道：“母亲请您放心，常言说的好，养儿得济，养女也得济，不然老人家到得庄上去，生死存亡不知，难道说咱就不闻不问吗？孩儿这一次也并非是凭血气之勇，到那里跟贼人拚命，我是暗含探听看看虚实，调查明白之后，我爹爹不是有一位至交的好友吗？就是我的周三太爷万里飞鹏周天民，这个事要是告诉他老人家绝对不能不管。”老太太一听还是这个话呀，“如果把周三爷请到了你们爷儿俩一同去还可以，如果说你单人独自前往我可实在不放心。”富英要去刘氏老太太拦阻。

就在这么个功夫，家人进来报告樊家港又有人来了，说是老人家跟二位少爷全都在庄上，据他说有事打发他们来的，要面见三位姑娘，刘氏太太听了这个话非常大怒：“家里尚且有我，为什么单要见三位姑娘呢，不问可知这群小子们一定是没安好心，莫若不给他们开门。”富英一听，老太太说话实

在是可笑，安着好心来的不给他开门就许走了，既知道他没安好心，不开门不是白费吗，叫了一声娘“这个不开门可办不到，你要不给开门他知道你怕他，等他进来，那个事可就更不好办了。还不如你老人家到厅房接见他们，问问有什么事，我们姐儿三个各亮军刃，在外面窃听。如果说的通情达理还算罢了，不通情不达理，当场动手将他等拿住，到要问问我爹爹的下落。”刘氏太太这人本来就胆小，听姑娘说要伸手拿人，未免心里害怕，叫道：“孩儿你们不过是三个未出闺阁女子，怎能够抵抗得住那些个强人，倘若当场落败那便如何是好。”三姑娘跟大姑娘一齐说道：“您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事到如今，净怕也不办事，不开门难道人家就进不来吗？”刘氏太太听到这里这叫无法，只可就按着姑娘的这个话办吧，姐儿三个各自预备军刃，老太太先到厅房等候，家人这才出去开门，原来是来的各自带军刃，家人一看就吓了一跳，无法只得往里让，说“我家大奶奶，在厅房相候，众位里请吧。”董图卞忠前头带路，许文英许文秀后面相随，家人把他让到了厅房，从中引见，四个小子落座，刘氏太太问道：“不知你们四位，深更半夜有什么事来到我的宅中。”董图一见是个老婆这个话更好说了，当时实话实说，张大爷已然被获遭擒，以及二位少爷被困在庄上，依着各位庄主早就把父子三个人完全解决了，从中有一位总头目许文成，就是这二位的父亲，以及这二位少爷竭力求救，现在尚且未死，庄主知道张大爷家里有三个姑娘，打算替许头目的二位少爷保亲，除了卞忠之外叫我们三个人，每人娶你一位姑娘为妻，这个话已经跟大爷说了，他老人家非常赞成，三个姑娘岁数都不小了，不然总没有人家这也是一块心病，听庄主一说已经点头愿意了。我

们三个人前来，就是把姑娘接着走，明天好在庄上办事。刘氏一听更是气的不得了，有心说女儿亲事乃是终身大事，人没见面怎么能够结婚，再者说就让是结婚也不能够接着走哇，可是这个话说出来，又怕大爷跟两个儿在庄上被害，有心说答应了，怎奈他等立刻就要接着走，一时之间自己想不出来怎么说好。这时候三位姑娘全都在外面听见了，二姑娘不说，大姑娘三姑娘早就气坏了，喊了一声“胆大强人，竟敢来到我们家中，胡说八道，可见得你等不怕王法了，还不滚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这个话说出来，四个小子自亮军刃，先把屋中椅往外一扔，四个人随后就纵出来了。董图哈哈大笑，实话告诉你姐儿三个吧，顺顺当当过来别叫我们费事还算罢了，不然用绳捆绑起来，我们也得偿愿，难道说你们三个人还跑的了吗，趁早跟我们一同到屋中成为夫妇，到那时不但有你的便宜，庄上被擒之人也死不了，如果不听我的话，你们也逃不了还不说，休想再见张伦之面。”大姑娘百里池塘一朵莲张富英，听了这个话，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连连骂道：“该死的囚徒，死在面前尚且不知，还敢胡言乱语，我看你往那里逃。”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擎剑便击，董图也凭手中刀接架相还，这时候文英文秀也各自亮出军刃过来，三姑娘也摆剑抵抗，姐儿俩个敌住三个小子，卞忠一看尚且有一个女子未动手，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摆刀就剁，别看二姑娘手攒着一口刀，对于动手他是一招也不成，看见卞忠刀到了娇滴滴的喊喝，往旁一闪，卞忠一看这个女子并不通武术，刀到切近，又擎住了，飞起一腿将二姑娘踢倒，当啷一声，刀落埃尘，卞忠赶上前去，也不捆绑，挟起来就走，这个时候可不怨大姐三妹不管，不错，功夫到是比三个贼人强，怎奈三拳

不敌四手，姐儿俩忙和这三个小子，一时之间还是真打不躺下他们，知道二姑娘落败，一时之间顾及不了，卞忠借着这个机会，可就把这位张二姑娘，挟出了张家，董图等一看，这两个女子的功夫还是真不含乎，大概时候一延长还是非输不可，既然卞忠得着一个姑娘走了，我们这一趟就算没白来，如果我们走的稍微一晚就许教这小子抢了先去，这才打了一声呼哨，三个小子往外逃走，二位姑娘随后追赶了一程，时在深夜，那里赶得上，只可回来，姐儿两个在道路上就计议了，二姑娘这一被抢必然得失节，这可怨他这个人生来的脾气不愿意练功夫，到现在果有此报。

话虽这么说，没有办法，回到家中，跟母亲一说，刘氏哭了半天，大姑娘叫三妹妹在家中看家，自己到外面各处探听，刘氏无法，只可随她便就是了。这才由打家中出来，本打算够奔庄上去，怎奈自己不常出门，对於道路上不认识，不但没到了庄上，反到走在了乱山之中。张富英这个着急就别提了，东扎西撞就是找不着道路了，不但说是上庄去的道路找不着，再打算回去，都找不着路。张富英仗着艺高人胆大，东走一头西走一头，来回找道，这个功夫，正遇上老人家王十古。看见老侠客在后面一追姑娘认为他老人家是樊家港的人了，彼此一问这才说明白了，老人家一提是王十古，这个话姑娘听张大爷说过，不过是马马虎虎记不甚清楚。姑娘把自己来历说明了，又问了问老侠客，老人家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闹了半天这二位都是走迷了道路了。姑娘脑筋再好不过，知道这王十古是有威名的老侠客，真要是我们家里闹的这场事，求他老人家出头，这段事可就好办多了，当时

非要求老人家伸手办不可。十古王老侠客，也因为这个樊家港行为太恶，老人家也非常恨他，遂说道："这个事无论怎么办，反正咱们现在也得找着道路。"张富英说："老侠客，这个道路不难找，刚才我那是因为忙里出错，所以越着急越找不着了。现在跟你老人家说了会话，我已然把方向辨过来了，怎奈这个时候太晚了，大概到庄上探听一切，多有不便吧。"老侠客看了看果然是东方发晓，姑娘这才说道："老人家随我到我们家中，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十古有心不去，怎奈天光大亮，就是出樊家港也很不便，莫若先到张宅，再者行侠作义这个事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既然知道不能不管，管当然是要管，不过我不能明着出头就是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点头答应。老爷儿俩个施展夜行术，一直够奔张宅，走错了道路，越走越远越是找不着，如果方向要是辨过来，那就是霎时间就到，来到自己门前这个时天已经亮了。富英把门叫开，把老侠客请到里面，姑娘先到上房把夜遇老侠的话说了一遍，老太太迎了出来，见着王老侠要求他老人家出头维持，打算着要磕头相求，老侠客赶紧用言语拦住，这才说道："事情能办自然就办，如果办不了那也没有法子，这个事也不用着请求托嘱，身为剑侠管的就是路见不平，十古既然赶上乃是份所当为。"老太太又托付好半天，这才吩咐后面厨房给老人家预备酒饭，老太太又提起周三爷是张伦至友，可否将他老人家请了来，老二位双观着搭救这爷儿四个。老侠客一听很好，倒不是非用这人帮忙不可，皆因张家，除了刘氏太太之外，并无男子，指着几个姑娘说话多有不便，当时听了这个话非常赞成，刘氏太太打发家人够奔周宅去请，功夫不见甚大已然

回来了，家人跑得嘘嘘带喘，见着刘氏太太连连说道："我去的太巧了周老侠客家中正赶上闹事。"这一句话，把刘氏吓了一跳，他家中有了什么事呢，家人喘了喘气这才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欲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周天民招婿纳浪子　老侠客夜捣樊家巢

这话不但刘氏太太听着有气，就连老侠客王十古也是怒气填胸。书中代言，这位周大鹏跟前就是两位姑娘，并没有儿子，长女金如，次女银如。老人家跟自己老伴商量，不是没有儿子吗，莫若姑娘不让她出门子，招门纳婿，招一个或者两个养老女婿也如同儿子一样。这个话还是前四五年的话呢，老两口子一计议，可就托人打算给大姑娘招个女婿，连子带婿可就都有了。这个事本来是便宜事，可有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来的，皆因招门纳婿得改姓，娶了人家的姑娘，就得姓姑娘娘家姓，就和给人家当儿子一样，就是进了门儿就有了媳妇了，不用说有钱的主儿，不愿意干这手，但得有饭吃的人就不愿意干这个。怕的是叫人家笑话，挺大的小伙子，干么吃不了饭，单去给人家招门纳婿，张嘴管人家叫爹叫娘，这可真是八辈子娶不起媳妇了，因为这个就是满心满意这么办，因为怕笑话，自己也就不能启齿了。所以这个话说出去，约有半年，不用说成，连一个问的也没有。老公母两纳闷，凭我这个姑娘，凭我这点产业怎么就会没有人来呢！正然说着隔壁王大娘来了，叫了一声“周三奶奶，我有点事跟你老人家商量商量。”三奶奶赶紧把王大娘让到屋中，小丫环端上茶来，王大娘客气道：“歇着吧姐姐，我来了千万别招待我，咱们是屋前屋后的街坊，跟自己一样，这么一招待我倒不好意思来了。”哩哩罗罗说了一大套，小丫环只是笑而不答，周三

奶奶也只可客气两句，王大娘这才端起盅来，将然要喝："哟这是什么茶叶呀，真是打鼻子香，我长了这么大岁数，还没喝过。"说着又想起来了，"三奶奶您喝呀，三爷你喝。"三奶奶说："请喝吧！别客气大娘。"周三爷嫌这个老婆子太贫，自己站起来说了一声："你们坐着说话吧，我出去了。"王大娘客气了一回，三爷自己够奔书房不表。单说这位王大娘，叫了声："三奶奶，我听说你这院里打算给大姑娘招个养老女婿吗？现在可有一个人正合适，岁数也相当长的模样也挺好，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领了来你看看。"老太太这个时候就算思儿子都盼花了眼了，一听说有人愿意来招门纳婿，就喜欢的不得了，叫了一声："大娘这可是你替我们帮忙了，我这两个女儿都打算招门纳婿，只要有合适的就办，但不知您说的这个人他是那里的，多大岁数，他家里都有什么人。"王大娘说："这可是个外乡人，他家里没爹没娘，他来到河南找他的一个亲戚，还是个当家子姑姑，没想到走到这里没找着，自己手里有几个钱，自己作了一份小生意，到非常勤俭，有谁知因为水土不服，得了一场病，把几个钱全都垫办里头了，还欠了不少店钱，我们那个老头子，不是天天出去卖菜吗，他这个话是听店里先生说的，今天这个人才二十岁。"三奶奶说："好吧，回头跟三爷说说，别管成不成，明天叫你们当家的把他领来看看，我先告诉你成了不说了，不成咱们可不白看，多多少少周济他几两银子，可有一样儿你得把话跟他说明白了，得随我的姓，写字据永远为周氏后代。"王大娘说道："那是自然了，明天我什么时候把他领来呢。"周奶奶说道：还是这个时候吧。"王太大娘连连答应，还打算接着说些个别的闲话，看了看周三奶奶不大精神了，这才告辞回去，

三爷看王大娘走了，这才回到了上房，见着三奶奶问道："这个王大娘他干什么来了，莫非是借粮借米来了吗？不然就是给姑娘说主儿来了。"三奶奶说道你全都没猜对，就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周三爷一听连连摇头，这个事大概不好吧，这个人又是外乡人，没家没业，咱们不知道他的根底，你想这个事能够办吗，三奶奶听着不愿意，说道："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招门纳婿是无家无业的才成呢，有家有业的人，谁好好的给人家当儿子呀。"老人家说："不对不对，你说的这个有家有业跟我说的不一样，我不是指着他产业说，不怕他怎么穷，甚至於是个要饭的咱们也不嫌，要紧咱们得知道他的出身才成呢！还得知道他确实是那里的人，别看穷准有人认得他，这个人跟他认成了父子，以后不至於出什么麻烦还不说，倘若不是什么正经人，到了这里假充好人，他坑崩拐骗点东西，那到不算什么，不是这里头有咱们姑娘关系吗，假如说他是个无二鬼，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甚至於偷偷摸摸，到了这个时候你说当怎么样，把他赶了走吧，姑娘岂不守了活寡，不赶他不像个玩艺，那不成了糟糕了吗？因为这个事不得不慎重，倘若有了毛病后悔就晚了。"三奶奶听了这个话虽然说的有理，可是挑选的这样严，恐怕三年五载也办不成，儿子不儿子到是小事，姑娘现在就十九岁了，一年比一年大那不是把孩子耽误了吗？自己这才说道："就让是那样人，那可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就得跟着生气管他就是了。"周三爷一听三奶奶这个话只是急不如快，恨不能一时就成了才好，无法只得说道："不是告诉王大娘，明天带来看看吗，现在咱们任什么也别说，单等明天看完了，有什么话再说就是了。"老两口子说到这里。就算不提了，一夜晚景无书。

第二天吃完了早饭，王大娘来了，见着三奶奶说道："人我领来了，我们当家的为这个事没出去作买卖，陪着这小孩儿在我们家里等着呢，三爷这个时候有功夫，我回去告诉话，他就把他领来了。"三奶奶说："你坐着吧，回头我打发人告诉他话就成了。"王大娘说："那不就麻烦了吗，还是我告诉他去吧。"说着站起身形出去，功夫不见甚大，老两口子全都来了，王老头儿领着一位年青的后生，身上穿的衣服非常褴褛，不过比要饭的乞丐干净点儿就是了，有家人让到书房里落座，然后请出来周三爷，教他到书房去观看，老头子周天民来到书房，王老头连连行礼："三爷您一向可好。"三爷也抱了抱拳，连连让坐，王老头又向年青的说："这位就是我跟你提的周三爷。"那个年青人，走上前来行礼，还要跪倒磕头，老人家赶紧伸手将他拉住，让他一旁落坐，说话光景老人家留神观看这个年青人，长的五官像貌到是不含乎，不过身上的衣裳已破烂了，如果换换衣服，很像个大家公子，到是不带穷像，不过就是两个眸子太不好了，滴溜乱转，这个人如果用到正经，就凭这两个眼就阔，倘是走邪了，还不定坏到什么地方呢！老人家正然观看，就听王老头儿说道："三爷您吩咐一声教人带他后面见见三奶奶去吧！"三爷点了点头，这才教家人领这个孩儿到后面去，家人答应一声领到后面，此时金银二如早就得着信了，藏在厢房里面偷看，银如向金如说道："姐姐你看见了没有？我这个姑娘跟别人可不一样，我是有什么说什么，我不管你看着这个人怎么样，我看挺好，如果给你招这个女婿，给我招这么一个姐夫那就算太好了，可别看他穿的衣服不好看，只要一换就得了。"大姑娘金如被妹妹说的满面通红，伸手把银如的嘴拧住道："你满嘴里说些个

什么话，任什么也不知道，满嘴里瞎说，这是咱们爹爹认的干儿子，你说些个什么。”银如说道：“得了你还哄弄我干什么，认成了准跟你到屋子里睡觉去。”大姑娘还要拧他的嘴，银如说的也好：“姐姐你别拧我，咱们两个人说良心话，你亏心不亏，我说的话对不对。”大姑娘着急说道：“对，应当怎么着。”这也不怨金如输嘴，本来是这么回事，银如说道：“还是这个话呀，我就问你这句话，只要你说是这么回事，我有两句话问你，你看着愿意你告诉我，回头母亲问的时候我好替你说。咱们不是姐儿俩吗，将来我也招个女婿来，又是姐妹又是妯娌，谁也没有咱们两个人亲密，他们别家的姑娘大了，有了人家，也许山南也许海北，走的亲热谁看看谁，谁瞧瞧谁，不亲热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也不准见一次面儿，咱们这就不然了，耳鬓厮磨，小的时候做姐妹，大的时候做妯娌，一辈子不离开还不说，死了还得埋在一个坟地里，你想亲热不亲热，你可别说今年才是十七岁的姑娘，我一切世事全都懂得，人家妯娌坐到一处，说起私话来，无话不说，什么跟各人男人的一切一切全都说，你有事瞒我个么劲儿。”大姑娘金如被他这套话还是真给说的动了心，叫道：“妹妹我可不是瞒你，实话告诉你，姑娘没出阁就是拦门墙，这个话不好意思说，更说我又比你大，再不能乱七八糟的跟你说了，因为这个我不跟你说，既然妹妹你不在乎，那我就把心思话告诉你就完了。我的心思不打算嫁什么有能耐男人，只要人头儿顺顺流流的跟我脾气挺好，喜欢哄着我玩就足以了，咱们家里这点产业难说还不够吃一辈子的吗？”银如说道：“既然如此刚才你看见这个人怎么样呢。”金如说：“倒是差不离，只要父母愿意我就愿意。”银如答应说：“好，这个地方算你跟

我一样的眼光，回头娘准问你，我要在旁边把这话替你说了不好吗？”金如点了点头，不表这姐儿俩，暗中计议。

单说家人领着这个孩儿，到了后面一见三奶奶，行礼之后，老太太上下观看，不由得心中喜悦，心说这个孩子，不过是身上没衣服，真要是把他一倒饰，很不错，这才问你姓什么呀？男子答言姓陈，名叫陈宝光。老太太又问“上过学没有”？陈宝光说道“也念了几年书，不过全都扔下了。”老太太又说你今年多大岁数那里的人都跟我说说，王大娘也帮着道：“全对三奶奶说说。”陈宝光这才说是原籍直隶大名府的人，三岁丧母六岁丧父，跟着叔婶长大成人，没想到在去年一年的光景，叔婶双双去世，剩下我孤苦零丁，家里本来有几亩薄田，并不能够糊口，在我叔父在世之时与他老人家做小生意养生，到了他人家死后，我自己无法生活，把几亩田地卖了，本来打算到河南找我一个姑姑，帮助着作个买卖，没想到这个姑姑在前三年前就不知搬到那里去了，本来打算仍回归原籍，手中没有路费就是回去也没有办法，住在店房之中，还是掌柜的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卖馒头果子一类的吃食东西，所赚的钱到是能够糊口，有谁知命运不好生了一场大病，连本吃了还欠了不少店钱。”三奶奶听到这里不住的点头，看起来人要没有钱，真正是活不的，这才说道你所说之话，全都是实话吗？陈宝光道：“我生来就不会说瞎话。”三奶奶这才向王大娘道：“回头我跟三爷说说，成不成一会儿就给你送信去。”王大娘说道：“哎，我说三奶奶这可不是我用巧言夸赞，您看看宝光这个孩子够多么好，别看这个时候不走运，早晚必得发达，你老人家跟三爷说不中不离就办了吧。”三奶奶只可答应：“是是，大娘不用嘱咐我全都看见了，

请先带着宝光回去吧。”王大娘这才带着陈宝光走，前面王老头儿，看见老婆走了，自己也跟着一同走了。

周三奶奶打发家人把三爷请到后面，问你看见了没有，怎么样办的办不了，赶紧说句痛快话好给人家送信去。三爷手捻胡须，微然带笑道：“你也看见了，我先问你吧。”三奶奶说：“你这个人净说这个话，我问你么，你问我，我说出来你准答应吗？问我我看着不错，跟咱们姑娘很配合，依着我就算成了，单听你的吧。”周天民微然摇了摇头道：“你都看见什么了呢？就看看外面就完了。”周三奶奶说：“可不是看看外面，还把人宰了看看五脏吗？”老头子说：“你那叫废话，你们家看人都讲究宰了，看看五脏吗？”三奶奶说：“还是这个话呀，可不就看看外面就完了吗？”三爷咳了一声道：“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看外面也有个看法，看看这个人厚道不厚道，有福气没有？将来弄到家里来，无论如何比他强的太多了，到那时要是无福消受，毛病全都出来了，那可就找了麻烦了。”三奶奶听了这个话不喜欢，“你说的是不错，你为什么不看呢？你看了半天，都看见什么了，到是有福没福？将来有毛病没有呢？”三爷说道：“这个人我早就看见了，别的全都不说，就是那两个眼睛，未免透着有浮光，归到正处，可以极其聪明，归到邪处，可以坏的无法收拾。”三奶奶说：“到了将来你看他归正归邪呢？”三爷道：“这不是跟你来商量吗，如果没有把握看不出一定来，那只可就是别办。”三奶奶说道：“姑娘今年可是十九了，明年可就二十岁，人过青春无少年，你我要是死了那就不用说了，既然有你我活在世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这可是做儿女爹娘的规矩，办完了就算去一番心事，不怕当时死了，自己也可以瞑目，省得叫孩子们骂，由打托

人这么些个日子统共就是这么一个主儿，如果再不办，倘若过个三年二载，你想想姑娘够多大年纪。”三爷一听“据你这个话，是马马虎虎，还是作了就完了。话可虽然这么说，还有最要紧的一层就是他的出身家世咱们不知道，他还不定是干什么的呢？”三奶奶说道：“怎么不知道，我已然完全问过了，听那话实实在在半点假言没有。”周三爷仍然摇头，“你可别听那么说，谁要是打算到这里来，他也会编成一套言语，那个话还能够听的吗？他的话只凭他个人一说，还有人认的他吗？那就叫一面之词，听不听不算什么要紧，不然我连问都没有问吗。”周三奶奶听了这个话更有气了，“你说这个话我就不喜欢听，哪里有家大业大的子弟给人家招门纳婿呢！”老爷子听了这个话虽然知道三奶奶是妇道人家着急纳婿，可是这个事也真不好办，本来像个样的人，谁也不给人家招门纳婿，莫若马马虎虎就这么办吧，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女儿纳婿，做娘的就应当主七成，我的话全都说了，你看着办吧！愿意作就作，不愿意作为罢论。”三奶奶说：“你把话说准了，别来回的推回轮船，我可是已然愿意了，你要不愿意趁早明言，照你这样说法我可办不办呢？”老头子被迫无法，这才说道：“办就办吧。”

当时老公母俩就算决议了，接着又商量是怎么个办法，三爷说这有什么办法，又不是聘姑娘娶媳妇，这是娶个小子家来，不过给来人开赏，给他本人几个钱去还账，然后打发个人出去跟着他沐浴更衣，接到家中，选个黄道吉日，那就算正式招亲就完了，三奶奶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应该外面的事，你在外面托人办，应当里面的事，我在家里派人，隔壁王大娘我打算谢他十两银子，办事的在候让他忙合忙合，你

看怎么样？”老头子点了点头，遂说道：“那个事都不算忙，要紧就是先给赴信，派人领着宝光沐浴更衣，今天就得把他接家里才成呢。”三奶奶喜欢了，当时打发可靠的家人，多带银两，到隔壁去赴信，然后带陈宝光沐浴更衣，出去还账，全都办完了，带到家里来，先给爹娘磕头，家人得着这个命令，赶紧够奔王宅。王大娘看见周宅家人，赶紧问道怎么样有成没成，家人说道成了，现在打发我来送信并且带着我们少爷治办衣服，王大娘听见成了，这个乐就别提了。叫了声“管家你别忙，这个事你们三爷三奶奶全都是外行，等我把话跟他说明白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家人只可同王大娘回到屋中，王大娘见着三奶奶先道了喜然后说道：“这个可不是那么办，今天打发管家哥哥给他把衣服治齐了，今天先别来，明天知会亲友，设摆筵席，算是儿子，跟着把姑娘打发到亲戚家里去，或者是后院，挑选良辰另给儿子娶媳妇，临娶那一天把姑娘送到别的院内借房子，别看是您自己的女儿，照样用轿子娶回来，就彷佛娶别人家的姑娘一样，这是连着两层喜。”三奶奶说道：我自打从小还没经着过这种事呢，既然王大娘明白这个规矩，你就多受累了。”王大娘说道：“三奶奶，我可不怕您笑话，明天您贺喜我们老两口子当然得过来忙合忙合，身上连一件干净衣服都没有，我这是跟您说不客气话，就是不是您这宅的事，我要有事也上你这里来求求，求三奶奶借给我几吊钱，我们好好歹歹做几件干净衣服。”三奶奶连连点头，叫声“王大娘你不说我也早就想到这里了，这个事由前至后你全都给忙合完了，我也不管多少，净谢你十两银子，现在你做衣服我先额外送给你二两。”王大娘说道：“三奶奶你可别这么办，我这可不是找你要谢礼来了，你可是这

么一说那显着够多么难看，再说你这院里，图我都有好处，办这么点事，怎么也不好意思要你的钱，我是因为没有分解方跟你说这个话，你这么一来，显着我太不够人了。”三奶奶说道：“这叫什么话，别看给你拿几两银子谢礼，我这里感激不过呢！你那不是还有个二侄女了吗，将来还求你多多费心。”王大娘嘴里直说这是怎么说的，可是已经把二两银子接过去，这才同管家一同出来。

到了王大娘家中管家给少爷道喜，随宝光还觉着很不好意思，这才一同回到店房，宝光问管家你带了多少钱来，管家说“带来银子二十两，够还店账的不够，如果不够我再回家去取。”宝光说：“足够足够，你把银子交给我吗，除了店之外我还有花费呢！”家人答应一声，把银子取出来，交给了宝光。随宝光还店账费去不到一两，洗澡买衣服花了七八两，给家人五两作为见面礼，给王大娘五两作为谢礼，全都收拾完了，仍回到王大家中，再一看陈宝光，面白如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望即知是富家公子，谁也不敢说是落魄小店的穷小子了。真正是人配衣衫马配鞍，一身华丽衣服穿上，立刻就把他抬起来了。王大娘跟王老头说道：“莫怪少爷有这个运气，人家就没带受罪的样子，别看受了这几天罪，这也叫不受魔难不成佛。”陈宝光只可说了几句客气话，由打腰中把所有的银两完全掏出来叫王大娘买办酒饭，连管家也留在王家饭吃完了，才回家。

次日清晨，王大娘把陈宝光送过来，给周天民三奶奶磕头认爹认娘，当时惊动亲友，从中就有认识字的，拿过黄历来看了一个好日子这一回喜事办完了，跟着就预备娶聘。说好了，上轿那一天在王大娘家里借地方，算是还叫大姑娘金

如认王大娘为义母。三奶奶可忙了，给儿子作衣服给女儿作嫁妆，又娶又聘两家的事归一家办自然够忙，忙的也差不多了，日子也到了，金如大姑娘送到王大娘家中，周宅发轿够奔王大娘家中娶亲，一时之间笙箫震耳，鼓乐喧天，把姑娘娶过来，小夫妇同拜花堂，男女亲友前来道喜，直热闹了一天，到了晚间客人才散去。

单说这小夫妇，入得洞房之中，天早不说，三更后，姑娘独自坐在绣榻上面，宝光坐在茶几旁边椅儿上，彼此对绷着，谁也拉不下脸找谁，不过就是偷眼观看。宝光心里说这个，怎样的媳妇我也不在乎，只是找着地方吃饭就完了，虽然这么说免不了也得留神看看，可是在拜天地的时候，一晃看见了不错，究意那个时候总是看不准，想到这里从眼角里偷看，虽不说如天仙也很不含糊，这是宝光。姑娘金如，在那一天见了看宝光，不过衣服褴褛，虽然是不错，不知道换上衣服是怎么样，自己虽然低垂着粉颈，也是微微偷看，不由得心里非常喜欢，又等了约有半个更次，二人仍然坐在那里不动，金如大姑娘觉着非常困倦又怕，才一歪身躺在了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光看姑娘睡了，本来打算脱衣而卧，这惊醒了姑娘，有谁知这个床非常活动，将然往上一坐把个金如吓了一跳，睁眼一看，原来是宝光，自已赶紧坐了起来，趁着这个机会说道："天已经不早了你睡吧。"宝光听见姑娘说话，自己这才把脸拉下来："可不是吗，要睡咱们就好好睡下吧，这样穿着衣服，如何睡得好。"姑娘听了这话，粉面通红一语不发，陈宝光这个时候春情发动，这才说道："我替你脱吧！"伸手给姑娘解衣服，金如忙把他推开自己动手，霎时间可就把衣服脱光了，宝光一看，肤白如玉，不亚

如天仙一般，自己也把衣服脱了，二人行那人间大道，春风一度之后，这才各诉衷肠，金如问了问陈宝光："跟我父母所说的是实话不是？"陈宝光说道："我是已经打算要死的人了，怎么会不说实话呢！"金如听了听这才放心，自此小夫妇家庭之乐别提多么好了，陈宝光对待爹娘也很好，周三奶奶一看这可就算有了理了，时常跟三爷说："依着你挑总是八下里不合适，要不是我大概这个事还办不了，由打大姑娘办完了这事之后，你看看还有人来吗？要是看着这可是便宜事，又有吃又有喝，还得个媳妇，这个事够多么便宜事呢。你不是看着便宜吗？人家就是没有人来。比如说听你的，一个姑娘这时候都二十三了，还不给他说人家那可叫个什么呢，今年二的都二十了。"三爷说："好！这总算你办的好事不就完了吗。"

老两口子这个话，说完了没有几天，忽然间外面来了一个自称姓陈的找周天民说话，老人家一想并不认识姓陈的，这可是谁呢？只得出来观看。就见来的这个人大身材有五十多岁，联鬓络腮的胡子，门楼头，抠喽眼双眉若剑，斜入天苍，狮鼻阔口，通红嘴唇，身穿蓝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胁下悬跨着宝剑，脚底下穿缎子皂鞋，高腰袜子。老人家正然观看，就听这人说道："阁下莫非是周天民吗？"三爷连连说道："不错，阁下贵姓，何以知道贱名？"那人说道："我姓陈名叫陈文海，有个外号人称五色云中一条龙，请借几步到里面有几句话说。"三爷说道好吧，这才把陈文海让到了书房之中，家人献茶，还没等三爷说话，就听陈文海说道："有一个小孩子名叫陈宝光听说阁下已然把他收留在家，今天在下前来别的事没有，特来捉拿於他，话要简爽，别的话我也不说，周老英雄肯其将他绑将出来交给我带走，咱们是万事皆

休，不然就是冤家对头。”周天民猛然间听了这个话，不亚如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竟自摸不着头脑。老头子到这个时候瞎话当然不能说，只可说道：“不错，陈宝光已然在我的家中招门纳婿，但不知与阁下有何怨仇？请你把话说明白了，有什么事回头再说。”五色云中一条龙陈文海，喘了两口气只得把已往事说了一遍，老人家周天民听罢这才叫如梦方醒，才知道陈宝光是这等人。

书中代言，陈宝光三个字一点也不错，他家中无有爹娘妻子也不错，就是他的叔婶原来就没有，出来找他的姑母，更是没有那回事，究竟是怎么档子事呢？就是他的父亲在世之时开设当店，家里很有些个资财。忽然到了宝光十七岁那一年，老两口子因为闹时疫，相继而亡，孩儿这个时候，正然在家中，请着一位老先生教读，生来的有一份天才，喜欢画，在读书闲暇之时，什么人物翎毛花卉，以及草虫等等，那就算无一不精，除此之外另有新鲜的技术，专门喜画春宫，虽然不敢跟古人媲美，在现今时代上说，也算第一了。他这个画，画出来很不少，就是不敢给人看，画的时间在夜里，画完之后，看着玩，也是在夜间，就因为是怕他父母知晓。到现在父母已经亡故了，买卖收拾了，家里有的田产，自己够过的，可是对於求学之心已经淡了，当时把老先生辞退，书就算不念了，别看书不念了，每天照样写字看书，余下的功夫，可就是画画。当村人有给他出主意的，既然老人家全都不在了，自己一个人未免不像人家，有合适的赶紧娶位少奶奶吧。宝光说的很好，事到是一定得办，不过现在还不能够提那个，皆因父母尸体未寒，不用说喜事不应当办，连亲事也不能提，有什么话三年后再说。众人也有说这个孩子读书

知礼的，可也有说念书念傻了的，圣人尚且有舍经从权之时，何况是平常人，还是顾全过日子要紧，其说不一。怎奈宝光就拿定这个宗旨，大家可也就没有法子，陈宝光用这套话把众人拒绝出去，他应始终如一才算对，敢情年轻人，有时候自己的志向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过了二年宝光十九岁，皆因每天研究春画，短不了自己有时候动情，别的意思一时之间也作不出来，不过就是夜间晚睡早晨迟起，对於自修功夫懒怠练习。

老家人陈福，有一个儿子，名叫陈七儿，比宝光大三岁，这个孩子在村子里有个外号都管他叫气死姑娘，可有一节并没别的事，皆因他的脸蛋长的白净，身体生来的窈窕，又好刀尺，男子堆里不去，净上女人群里去瞎混，七儿可不到陈宅来，皆因他的父亲陈福知道自己儿子行为不好，恐怕是到这里来，闹出什么不好的言语。可是这个陈七儿他也不愿意来，因为什么呢？这宅里没有少奶奶又没小姐，除小子就是老婆老头儿，这小子本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后来因为老主人公母俩全都死了，有时候给宅里办事小子来过几次。这一年春天，可巧又是拨灯花的时候，陈七又来到宅中帮忙，因为天色太晚了，可就没走，天到定更，全都睡了。陈七一想，我整天价东撞西撞，不但连一个媳妇没撞上，连有人提都没有。我小子这个法子本来就错了，头一节我们爷们是人家陈家的家生子，这就是底薄，再者说我应当拉上两个阔的就好了，我何不跟大少爷连络连络，他要是有用我的地方，别的不说，多少可以得他几个钱花。小子越想越对，你倒是等明天再说呀，小子一翻身爬起来了，穿好了衣服，便要到书房看看少爷睡了没有，并且还想了一套词儿，就提庄上有几盆

花打算买给咱们宅里，人家托咐我好几次，白天我把这个话忘了，因为这个来告诉来了。话想好了，便走到书房之中，一看里面灯光明亮，七儿一看这位少爷一个人，天到这般时候尚且这样明灯点蜡烛，莫非说还用功夫写字了吗？小子鬼头鬼脑，一声没言语，隔窗户，打了一个小孔，偷着望里看。猛然间一看还以为大少爷看书呢，后来再一看不对，原来是看画呢。皆因屋子里头灯光很亮，可就是宝光背着灯影呢，不过有时候一晃一晃七儿看见一点儿，彷佛画的是小人，上面有极好的颜色，小子着急看不清楚，是什么画呢。可巧宝光一转身，他是背脸冲里坐着，床榻旁边有张桌儿，在桌子上放着一盏腊灯，这一下子陈七儿可看明白了，原来这位少爷看秘戏图呢。小子更一声不言语了，留神看都画的是怎么个形式，宝光一篇一篇的看，陈七儿在外面看，看的这功夫就大了，总有三四十篇。陈七儿看的有点忘形，小子恋上大少爷看的那个画，更不走了。这才来到屋门，低声说道："大少爷睡了吗？"把宝光吓了一跳，赶紧问谁，陈七答言我是七儿，宝光赶紧把画册收拾起来，这才说："进来吧，有什么事吗？"小子没敢说睡了又起来的，说在后面收拾花啦，刚收拾完了，看见你还没睡，有句话跟你说说。"说着走了进来，七儿把瞎话说了一遍，宝光说："咱们这些个花，还怕拾掇不过来糟蹋了呢，还买干什么，过年再说吧。"七儿点了点头又答讪着说："你还没睡又读书了。"宝光："那里读书，看我自己画的画玩呢。"陈七儿说道："可是大少爷你画的最好，能赏给我两张吗？"宝光先笑了笑说道："已经画过去的画儿，再一看就不好了，你要愿意要给你现画倒成。"陈七儿笑着说道："我不要山水，我跟你要的是人物。"宝光猛然一听就是一怔，连连

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会画人物呢。"七儿说："我早就知道不敢跟你说。"宝光这也叫投其所好，遂问道："你爱惜那个吗？"七儿说："你可是少爷，我说出来回头你要骂呢？"宝光说："岂有此理，我还画了，能不喜欢你爱吗？"七儿这才说："我最喜欢看那个玩艺，每逢到了年底下一卷一卷的，我总得买个七卷八卷的。"宝光说道："那个画从前画的也不错，后来翻印走了版了，所以看着不精彩了，其实原底原画的也很好，不过这种东西不能在大堂广众拿出来看着玩儿，所以有好画的画家画出来没有人知道，你爱惜这个玩艺，你可得留神，估量估量你自己有这个把握没有，然后再拿这种玩艺玩去，不然心往别处一想，那不找了麻烦了吗？"七儿笑了笑道："大少爷你说这个话我有点不能明白的，你问我有把握没有，那么你有把握没有？"宝光说："我当然有把握了，我要是没有把握怎么能够画的出来呢。"七儿说："不对，你这叫哄弄我。在起初当然得先体会其情态，由那个姿势，又想到那上头，没有不动情的，如果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一点动情的心思没有，这个画必然是无精打彩，叫别人看见，也没有劲，你要是自己动情画出来的，给别人看的时候，当然别人也得动情。"宝光先前听他说话还不怎么样，后来一听他所说之话很有道理，自己仔细寻思了一遍，果然不错。我的画儿全都是聚精会神画出来的，今天我何不取出来拿他试验试验，如果他看了动情，当然我那个画就画到地方了，如果看了不怎么样，不问可知我那画就是平常玩艺了，少爷想到这里高兴，这才说道："七儿，你这个话说的颇合乎画理，我把我所画一切春篇，全都取出来给你看看，我倒要看你动情不动情。"七儿连连答应请少爷赏给小子开开眼，宝光在书箱里面取出来三大卷，全

都用绳串捆着，单有一搭子那是新开笔画的尚未上捆，七儿把麻绳串打开，一张一张挨着看，看了也就是七八张，七儿叫了一声“少爷，这个画画的太好了，这些个样式，还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实地作过呢？”宝光笑嘻嘻说道：“你先别问那个，我就问你怎么样吧，你看着这个玩艺动情不动呢。”陈七儿笑了笑，“我的少爷我早就动了情了。”宝光不信，以为他是诚心说好听的话呢，遂说道：“你这是故意这么说吧，是真的吗？”七儿说道：“少爷如果不信我，我就叫你看看。”宝光是考察他的画心胜，别的任什么也不顾，遂说道：“不是紧我看看。”陈七儿也是诚心发坏，竟教少爷看了个清清楚楚，一时情不自禁，竟发生了暧昧之事。到了第二天宝光告诉陈福，“叫七儿搬进来吧，后面的花不然没有人经管。”老管家拦了几次说这小子不正经干，长了叫你生气倒不合适。怎奈宝光非叫他不可，老头子心说，大少爷长了这么大规规矩矩，把这小子往宅里叫就快坏了，自已拦少爷不听，那也叫无法，见了自己儿子，先把少爷的话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嘱咐：“到宅里你好好作事，将来有你的好处，如果你耍领着少爷学坏，不用说外人说不说詈不詈，咱们爷们良心上可过不去。”陈七儿心说画春宫那是我教的吗？心里这么想，对着老人家，嘴里可不能这么说，只可说道：“咱们伺候人，怎么会教人学坏呢。”话说完了搬铺盖，可就搬到陈宅，皆因少爷叫他收拾花，不住在前面，就住在花园小屋里面，本来这个小屋，离着少爷书房只隔着一道角门，往常把角门关上。现在不是住上人了吗，角门就不关了，每天到了人静之后，七儿就来到书房之中，说说闲话看看春画，高兴俩人就通宵达旦，这个话非是一天半天，说不说就是三四个月的光景。当下陈宝光跟几个

月以前一比大差天地，跟七儿两个人每天起来怎么坏怎么研究。这一天七儿叫了一声少爷，你看咱们这么说究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找一个女人看着对，宝光问他女人应当怎么找呢？陈七一指道："看见隔壁那大姑娘了吗，那够多么好。"宝光说道："好也不成，那是当家子，那个姑娘还管我叫哥哥呢。"陈七儿一撇嘴说："你顾虑的倒宽，出了八百服了，还论什么当家。谁家有事谁都不管，这院里老太太老爷子过去的时候他们有人来吗？"宝光说："这里头有一个同宗公议，没有事人家来干什么吗？"七儿说道："还是这个话呀，别人家有事不也是那么个公议吗，叫我说别论那个，如果愿意的话咱就想法子。"宝光说道："无原无故的我看这个法子有点不好想吧。"七儿说道："你先别管好想不好想，我先问你愿意不愿意，如果有这个心思我就有法子，可有一节，并不是给你提亲，说句撰文话就是偷香窃玉。"宝光说道："你就这么一说不成，得把你的法子说出来我听听。"陈七儿说道："法子太多了，头一步，就是假说他们花有异种，我头里去，告诉我们少爷打算过院打揽看看。这就叫头一次认门，你到那随便看见他们什么花一夸奖，那个东西又不值钱，他必然说送给你，你可就千万吩咐我搬回来，这就叫搭线，以后你好再给他送。"宝光一听有门，这也不算什么，咱们这样办一办试试吧。"这话说完了。

到了第二天，宝光穿戴齐整在家里等候，先打发七儿过去，那边院里本来是老哥儿俩，大爷名叫陈文海，出外闯江湖，一走十几年尚且未能回家，皆因不务正业，自幼就好练习武功。二爷陈文岳生平就喜欢读书，一天起来除了吟风弄月，栽花种竹之外别无所好。大爷家里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姑

娘，今年已十九岁了，皆因他的父亲不在家这个亲事没有人敢给他主，误到现在照样没有人家，大奶奶吃斋念佛一天也不管这个。二爷这屋里只有两个很小的儿子，大的全说好了过继给大爷，次子六岁，两个儿子每天跟着父亲念书，二奶奶时常有病，一年到有半年给大夫找买卖。别看这大所宅院，人非常少。陈七到了门口上一叫门，有个老家人开门一看不认识，赶紧问你找谁，七儿这小子非常的机灵，一看人家不认得他，赶紧过去，给人家请了一个安，口中叫了一声："老人家，隔壁陈宅管家陈福那是我父亲，我现在跟着我们少爷呢，皆因我不常出来，所以老大爷你不认得我。"这位看门的姓石名进禄，一看小子说话非常好听，又是隔壁的街坊，一口一个大爷这叫看得起自己，赶紧说道："哎哟爷们，你可恕过我眼拙，里边坐吧。"七儿道："你不用招待，我有点儿事，我们少爷也不是听谁说的，这宅里二爷喜欢种花，并且有不少的奇种，叫我过来请示请示，我们少爷要瞻仰瞻仰这边花园子，行不行？我们少爷还等着听信呢。"石进禄说道："爷们儿，要是咱们的事我就主的了，这可关乎在后宅，我得通报一声。"七儿笑嘻嘻说道："老大爷你就多受累吧。"石进禄到里面见着二爷就把这个话一说，陈文岳一听"遍访奇种当然也是爱花成癖，嗜好相同岂非我的知音，所差敝园荒芜，不堪入目，万分惭愧，如蒙移玉当扫道相迎。"进禄一听二爷你倒是传话见不见呢？二爷一摆手："你就照我这个话回覆来人他自然就明白了，"进禄不记得这一套，又问了问这才记清楚了，到了门房见着七儿说道："我们二爷是个书迷，我把话回上去，也不说出所以然来，是让是不让，就告诉我几句话。"就把那几句言语说一遍，七儿一听也是听不明白，学了几次

才学会了，只可回去就照着原来的话跟宝光一说，可别看他们都听不懂，人家宝光可听的明白，当时喜欢的不得了，七儿问道："少爷，他这个话是让你去吗？"宝光说："不但是让我去，并且还非常欢迎呢。不可耽误，咱们马上就去。"这才仍然叫七儿带道儿，主仆一同前去，到了陈宅门首，又通报一回，这位二爷陈文岳迎接到了大门外，家人从中一指引，宝光赶紧过去行礼，口中说道："晚生腿懒，少过来给你请安，劳动你老人家迎接到门外，宝光那里担待得起。"二爷客客气气把宝光让过来，一直让到书房里面落坐，彼此说了些个客气话，然后可就谈到花上了。二爷说道："栽花种竹是我的嗜好，可惜近年来精神萎靡，所以全都没收拾，蒙贤侄过奖，未免叫我惭愧，虽然如此也不能叫贤侄枉驾，打算看看，你就随我来吧。"宝光客客气气跟着二爷到了后面园中，这个时候，七儿也在旁边跟随，宝光看了看，花倒是都不错，可是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当时看完了，夸赞了好半天，有几盆扁竹兰，宝光格外夸赞，二爷连连说道："既然贤侄爱惜，请搬过两盆摆着去呢。"宝光客气了客气，然后说道："长者赐不敢辞。"吩咐七儿搬了两盆，致谢告辞，回到家中宝光问七儿："跑到人家家里看看花，搬了人家两盆，这叫干什么呢，与咱们的计划有什么用处？"陈七说道："少爷，你对于这一层不大明白，这就叫拉线，你以后可以跟二爷套套近乎，你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咱们这里的花，你可以找几盆给他送过去，这个人喜欢文墨，你要是再作点文啊诗呀，送去，那就更好了，你不用害怕办不成，就是不成不是也挨不着咱们什么关系吗，多得一个串门子的不好吗，再者说你也不是多大的岁数，并不是等不了。"宝光说道："对，咱们就这样办吧，你说这个花

得多怎送过去呢?”七儿答道：“紧了绷慢了松，不紧不慢才成功，今天当然不能去，明天再隔一天，可就到了时候。”果然过了一天，陈宝光梳洗打扮二次够奔隔壁陈宅，送了好花八盆，叫七儿用筐子挑着，进禄看见陈少爷又到了，赶紧到里面回报。二爷又接出来，宝光把花儿献上，二爷一看极口赞美，花儿摆放在院中，二爷叫家人到里面告诉大姑娘她不是喜欢花吗，叫她出来看看这个花够多么好。家人到里面叫人，二爷往屋里让宝光，这个地方是陈七儿内行，假装疯魔，叫了一声“少爷，这是那两盆好的吗？你看看别是拿错了吧，如果错了我再去拿那两盆吧。”宝光一听小子说的是废话。当然诚心耗功夫，打算等人家姑娘来看看，只可答应着说：“是错了吗?”说着反身往花这边来，二爷也跟过来说道：“不用管，错不了，这就很好，何必还去拿呢。”说话的功夫，正房里面出来一位千娇百媚的姑娘，面似芙蓉腰如杨柳，真比画的还俊呢，可是不能紧着看，只得转身跟随着二爷够奔书房，到了书房里坐下，外面七儿到跟姑娘答讪上了，这是什么花那什么花，我们宅里的花都归我收拾，姑娘爱什么花赏给我一个信，我全都能办的到。进禄在旁边替说道：“我们宅里就是二爷跟姑娘爱花，也用不着告诉你名字，简直的有新鲜的就给送来吧，该着多少钱，给多少钱。”七儿说：“老大爷你说的这是那里话，统共所值几何？不用说还有我们少爷在头里，就是小子我也孝敬的起。”进禄道：“那你就多受累吧。”姑娘看完了花，叫进禄全都搬到后园去，自己回屋中不表。

单说的是宝光跟二爷坐在一处，说些个闲话，说来说去，宝光可就说了，我的文学太差多了，对于诗学更不成，我生来有个没出息的毛病，就是喜欢，可是也没画出来，每天闲

着没事就是瞎抹两笔。二爷一听连连说道："琴棋书画本是文人雅趣，不必非念书不可，念书就为的是明理，开化脑力的，还有一个用处便是下场子科考，如果不打算科考，用不着怎么深求，只要是通常的文理能够通顺就好了。"宝光说道："你老人家这是给懒学生遮羞，你对于画上大概也很不含糊，到不如我拿几篇，求你老人家指导指导。"二爷说："我对于画上到是不成，不过我却很喜欢看，可以拿过几篇来我瞻仰瞻仰。"宝光说道："岂敢，还是求你老人家指导。"宝光又接着说道："听说你老人家是诗家，得暇之时把你的大作赐给晚生看看，也可以洗洗我身上的俗气。"二爷本就喜欢有人看他的诗，听宝光一说乐嘻嘻说道："我也不过就是瞎作，你要是喜欢看很容易，"当时取出不少诗稿来，宝光看了一篇不过就是夸奖，一时之间可看不完，宝光打算带到自己家中，细细看看，二爷不但很愿意，又重新找出好些个来，宝光完全带好了，这才告辞回家。

到了自己家里，七儿问你今天谈话都是怎么个意思，宝光实话实说，七儿一听真是喜欢的不得了，遂说道："这可是个好机会，你不是生来不甚喜欢作诗吗，这么办吧，你勉强学学，如果不勉强学，也可以假装学，可是还是实地学学好，因为你要是学出一点眉眼来，二爷他看着一高兴，必然非常喜欢你，这可就是投其所好，那么一来，你到他们那里去，就不用下人通报了，可以随便出入。"陈宝光皆因看见了陈家的姑娘，是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听七儿所说之话这到是个法子，不由得点了点头，陈宝光心上说学诗也不过就是拿起笔来瞎写一气，什么音韵格调一概全都没有，又仔细把二爷的诗念了几遍，把自己心爱的句子，很记下来不少，到了第二天，吃

过了早饭，仍然叫七儿跟随，见着二爷，自己假装说我生平以来就没看过诗，昨天夜里一看你的诗稿，觉得我这个人浑身都是俗气，今天到你这里来，现有事相求，无论如何，也得求你收我这个门生，我要跟你练习作诗，求你老人家千万不要推辞，二爷这个人已经成为诗文癖，只要有人一说喜欢诗，那可就算他的知己，当时听宝光这么说，喜欢的不得了，遂说道："我的诗可不好，不过略为知道点门径就是了，诗这宗东西能够发挥胸志，能够遣兴寄怀，你要愿意学，咱们大家研究就是了，"宝光说道："不然，由打今日起你就是我的老师，请你收拾出一个便宜地方，我现在就要开学，以后我是早晚到你这里打扰来。"二爷说道："这个你就放心吧，这个屋子是我的书房，慢说你是早晚来，就是住在这里都不要紧。"陈宝光听道这里点头说道："好吧，我这里有胡写的几句你看看就是了。"说着由打衣袋之中掏出来，递给二爷，二爷看着虽然不是诗，多少也有点味，心里喜欢，跟着就把作的诗应当改的改了一遍，接着说了一回什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规则，说来说去这天可就晚了，二爷留陈宝光在家中吃晚饭，宝光说道："按说我不应当在你这里打扰，因为是你这里离着我的家不过是一墙之隔，今天我可不这么说，皆因你是我的老师，长者赐不敢辞，今天我一点不客气，就在你这里吃，但不知你每饭喝酒不喝？如果你也喜欢喝酒，弟子当陪你三杯。"二爷说道："这个地方就见得你甚通诗，酒这种东西与文人有密切的关系，诗家管他叫扫愁帚钓诗钩，这个酒是不能须臾离的。"吩咐一声，叫家人预备酒饭，霎时间调开桌椅，珍肴满桌，宝光素常也喜欢喝酒，今天跟二爷就算是开怀畅饮，七儿也在门房，跟进禄一同吃饭，酒足饭饱

也算是兴欢而散，当天饭后不过略谈了会子闲话，便告辞回家。

由打这一天为始，陈宝光时常到二爷这边来，什么酒菜等等的东西也常常给二爷送，这位二爷也常留宝光在家里吃饭，这个话也就是一个多月，这一天宝光走后大姑娘叫声二叔，这个人总到咱们这里干什么来了，二爷说："人家这个孩儿太好了，比你强的太多了，因为看见我作的诗好，先前到这里来学诗，足见得人家生来带着雅骨。"大姑娘秀容叫了一声"二叔，你让我每日总学诗，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学，到现在也不是因为什么，我总觉着这个诗里很有意思，现在我是打算学学，二叔你还能够教给我吗。"二爷听了喜欢的不得了，说："你小的时候，我说你学不会作诗可以先念诗，到了知识开化了，再学作的话就容易了，彼时你不知用功，到现在才知这是个好玩艺，可是这个时候还不算晚，能够竭力用功比小的时候还快，你不是愿意学吗？由打明日，先把你念过的诗熟习熟习。"

秀容姑娘这叫明知故问，由打陈宝光送花那一天，姑娘就看见了，这个学生长的太整齐了，有命准嫁这么一个，那就算不白活。这个话也不过就是一想就完了，有谁知这个人越来越勤，秀容姑娘时时刻刻全能看的见，自己心里就是一动，说这个人时常到这里干什么来，姑娘有个小丫头今天才九岁，别看是个小孩子，那个心眼比大人还多，秀容告诉他叫他慢慢打听打听这个陈宝光日日到这儿来干什么来，小丫头有意无意之间把事情就调查明白了，陈宝光怎么跟二爷学诗前后话一说。秀容姑娘脑筋一转，心说我非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可，主意已定，把自己以前念过的诗，找出来自己

暗含着用功，也不过就是十几天把诗全都念熟了。今日这才故意问二叔，这个人天天干什么来，二爷一提，秀容这才顺杆往上爬，二爷心里喜欢，遂说道："我那个书斋简直就是学房了，你要是学明天一块学吧。"姑娘说道："你得把时候选选，等那人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好去呀。"二爷连连摆手道："书生没有不是道德清高的，何况他是与咱们同宗，跟你正是平辈，那到是没有什么忌讳的。"姑娘闻听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宝光就来了，给二爷送来了两蒲包茶叶，叫什么福建的铁观音，二爷也不客气，把茶叶收下，叫家人沏一壶，彼此饮茶谈话，二爷谈到高兴之际猛然间想起来了，不是大姑娘还要学诗了吗，为什么天到这个时候还不来呢，当时打发人看看去。宝光假装站起身形来告辞，二爷很奇怪的问他道："为什么正然谈到高兴的时候你要走呢，莫非说有什么事不成？"宝光说道："你不是到后面叫内眷出来说话吗，弟子在此未免多有不便。"二爷闻听哈哈大笑，说道："这真是岂有此理，我叫的这是我的亲侄女，皆因她也愿意学诗，现在我跟你一个人说话也是这么说，她在旁边听着不是就学了吗，你们可以说是同窗学友，不但不能回避，以后还要互相研究才对。"宝光只可坐住不动，这么个功夫，姑娘到了，看见宝光止住脚步打算退出去，二爷叫了一声"秀容进来，这也是咱们老陈家的人，你管他叫哥哥就是，你们都是我的学生，进来见见面以后好在一处研究。"宝光站起身形向着姑娘作了一个揖，叫了一声大姐姐以后请你多多指教，姑娘任什么也没说，只是拜了拜然后说已坐在旁边，二爷这才说道："我现在跟宝光所谈的就是诗中要义，如果你不在这里，我自过了以后，那么不是我还得重说一遍吗？你们全都在眼前头，

我说完了话，你们可以各自悟化，到看看谁的脑力好。”宝光带笑说道：“弟子绝比不了我的姐姐，皆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日聆庭训当然研究有素。”姑娘没说什么，二爷接着说道：“他无论如何也比不了你，皆因他的文学有限，以后不成。”宝光又客气几句，二爷又接着谈诗，这二人别看，怨女旷夫相聚在一室，两个人谁也不看谁，就皆因有这位二爷在屋里，全都怕露了马脚两个人是真正是比规矩人还规矩，谈到堪堪到了午饭时，宝光站起身形告辞，二爷要留他在这里吃饭，宝光说的也好你老人家如果不觉疲乏，我吃完了饭就来成不成，二爷这才点头答应。

宝光回去吃饭，跟七儿一说，把个七儿乐的不得了，叫了一声少爷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主仆全都喜欢的不得了。陈七又给出主意，告诉你少爷，只要一得空，你就拿话勾搭，宝光问道：“怎么个勾搭法子呢？”七儿这才说道：“咱的花园东墙不是他们西墙吗，你就跟他这么说，你们花园里的花拾掇的太好了，皆因我们园中也有个高台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上到上面看去，虽然是两个花园跟一个一样，所以这边有好花我全都看见了，要不怎么到这里来看花来呢。”宝光说道：“这个话说出去是实话才成呢，回头咱们的那里没有台怎么办呢。”七儿说道：“我早已把主意想好了，咱们家里有的是板子，靠着墙根一层一层把他搭起来，然后把板上摆满了花盆，你把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听听他说什么，比如他要是有意必然要问，怎么我们时常在花园里头，没有见过，隔墙有人呢，你告诉他，本来我就不叫这边人看见，没敢站起身来，往这边看不过就是隔着花墙子而已，如果姑娘不信，今天晚间定个法子，如果这个园中没有别人，可以连咳三声，我站起来自

然就看见了。”宝光问：“看见又应当怎么样呢？”七儿说道：“以下我还有好法子，这是一节，但等办到这一步上，往下咱们再想。”宝光点头，这功夫饭也吃完了，宝光便来到了二先生的书房，二先生也正吃完了饭，仍是把秀容姑娘请来了。爷儿三个，坐在一处，谈诗论文，谈来谈去，说到陆放翁的诗，比唐诗不同之点，二先生在书架上面，要找《剑南诗钞》。这个书房是三间，两明一暗，二先生跟人说话，都是在明间屋，因为这个书架上没找着，老头子这才够奔暗间，宝光一看机会到了，叫了一声“姐姐，你听二先生所说之话，大概全能明白吧。”姑娘说话不好意思看宝光，自己也打算找句话说，头一样没有这么大胆子，再者说一时之间，也想不出说些什么，忽听宝光一问，这才恰合心意，遂眼看着宝光，先笑了笑：“哥哥你别客气了，十句之中，我也不过知道一两句。”宝光也笑了笑道：“姐姐，你太谦和了，我听说园中的花卉，全都是你栽培的，我看了可不是一天了，所以我才到这院里来寻花。”秀容姑娘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莫非早就常到我们这边来吗？”宝光说道：“在两个月以前，不但没进过这个院子，连门口我也没有到过，你忘了这边花园的西墙，就是我们那边的东墙，我们园中；有个花架子，直到上面，两个花园如同一个一样。”秀容一听，心中更纳闷了，叫了一声“哥哥，你这话是真的吗，我平常在园中看花，怎么一回没看见隔墙有人呢。”宝光暗想，陈七这小子，真有个意思，他所算计的话，就跟看见的一样，当时又把隔花墙看的话，说了一遍，然后接着说道：“姐姐如果不信，今天晚半天，只要这边园子里，没有别人，你连咳嗽三声，我站起来给你看看。”秀容说道：“那么这个话当真吗，今

天晚半天我们便可试一回，我倒看看你在什么地方。”宝光点头，这时候二先生把《剑南诗钞》，找了出来，遂问道，“你二人说晚半天干什么?”宝光听了这句问话，当时心里一阵乱跳，就没答出话来，还是秀容姑娘脑筋灵动，笑了笑道：“我们方才听你所说的诗意，打算今天晚半天，以夕阳为题，每人作一首五言绝句，明天放在一处请你看。”二先生听罢，很为高兴道：“不错，学诗本来就是这么个学法，日子长了，无事不能成题，要不我说叫你们两人一同学呢，皆因二人可以互通意思，这么学法，就非常的快了。”说着，就把《剑南诗钞》打开，掀了一本，连说带讲的，一直说到夕阳西下，宝光方才告辞回家。

来到家中一看，那个花架子已搭好了，自己先上去试试，果见隔壁之花，一些无差，然后下来，叫七儿搬了一张椅子，一个茶几，沏了一壶茶，自己就在园中念起诗来，一直念到黄昏的时候，就听隔壁有娇嗽之声，一连咳嗽好几声，宝光知道来了，于是赶紧上到花架上面，探头往东一看，秀容正站在园中，换了一身极漂亮的衣服，正在注意墙头，二人一见，彼此都笑了笑，遂点头作别，宝光也就下来了。陈七儿接着问道：“少爷，怎么样了。”宝光遂把见面的情形，跟他说了一遍，陈七道：“我早就研究好了，你拿钱吧，少爷咱们买三座山石，送给二先生，二先生必放在花园的靠墙处，皆因不是一座，要是一座的话，他就不一定放在那里了，因为是二座，无论如何，也得靠着咱们这面墙上放一座，你明白这个山石的意思吗。”宝光说道：“莫非是当梯子不成?”陈七儿说道：“正是。”宝光一听，心说，倒是有个门儿，因为他们花园之中的一切布置，全都是姑娘的主意，这山石给到了

她，她就必然有办法。宝光非常高兴，遂拿钱打发人去买，一共买了四座，自己留了两座好的，给二先生送了两座，宝光见着二先生说道："你看你们园子中跟我们园子中都缺少山石，故此我买了四座，我那边留了两座，给你送过两座来，你赶紧吩咐一声，把大门开开，这两个东西非常的大，且又沉重。"二先生说道："我们就不客气了，既然买来，那么我就收下了。"这才吩咐，前面开大门，后面开园门，遂又叫人知会姑娘看看这山石放在那里，宝光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就别提了，心想只要是姑娘安排，这个事就有门儿，但宝光心里还是不放心，遂叫一声"二先生，我看你这个园子里，这山石应放在什么地方为适当呀。"说着便迈步走到园子的当中，这时姑娘也来了，二先生也教她来看看这山石放在那儿为适当；秀容一听，以为是宝光送花来了呢，叫自己出去看看，后来一问，才知道是送来了两座山石，心中对于这个玩艺儿，到不大喜欢他，只可找一个地方放下就是了，陈宝光恐怕姑娘，不明白自己这个意思，遂说道："姐姐你要找个宽大的地方才好，一座山石十几块，每块都是几百斤，只垒好了，就不能挪了。"秀容一听这个话，心中不由一动，心说这个山石不是平白来的，当然其中是有用意的了，遂稍微一想，究竟这个姑娘也算很聪明，当时可就想明白了，不问可知，这一定为的是暗里交接，自己想好了，遂指出一个地方，叫把那山石放在那里吧。陈宝光方才如愿，山石布置完了，当时还是接着学。日子长了，说话也就没有避忌了，彼此可就传起情来了。

白日间约会好了，黄昏后姑娘在园中等候，宝光上了花架，脚登山石下来，非常省事，姑娘早已全都预备好了，园

门也关好了，二人从此往来了一个来月，虽然说，不是天天相会，最多的日子，也过不了两天。这一天陈七叫了一声少爷，我要跟你说："有几层关系，我可不敢说这个话，按陈家姑娘，你可是已竟如愿了，对于我得分匀分匀才好。"宝光也明白陈七这个意思，头一样自己并不打算要秀容为妻，这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只可告诉陈七儿顶着自己去就是了，他们每天的约会，就是在黄昏后，陈七那小子，本挺秀气，跟宝光差不多，何况又是在黄昏的时候呢，简直就看不出来，陈七因为自己是冒名顶替，又故意去的很晚，到那时天就黑了，秀容怎么也想不到会换人，虽觉有异，当时也没问过。后来被姑娘听出来，才知道是少爷的书僮陈七，姑娘知道之后，几乎没气死。后来还是陈宝光劝说，秀容想了想，这才点了头，又一想事已如此，也就无法可想，过了七八个月，可了不得了，秀容有了孩子了，肚腹之中一天比一天的大，姑娘吓的不得了，整天跟宝光问主意得他的心意，是教宝光把他娶过去。后来陈宝光一想，心说同宗之人绝没有结亲的道理，那可真束手无策，那知这个肚子形态，可不管你着急不着急，一天比一天的大，吓得陈七和宝光两个人，也不敢常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秀容的父亲陈文海回来了，老头子在外边闯荡江湖，得了一个外号，人称五色云中一条龙。所以老头子非常的高兴，回到家中，本打算忍下去，没想到回到家中，正赶上自己的女儿肚大成形了，已然怀了鬼胎。这个气可就大了，遂把秀容叫到近前问道："你既然作出这样不才之事，就应该立刻结果你的性命，可有一样儿，因为顾全我的名誉关系，无端的把你杀死，外方人必要猜疑你作出不好之事，现在咱们这么办就完啦。你把实情实话对我说了，如果

我听着不怨你，必然将你远远的配个人家，如果要是怨你，那可就论不起了，当然要结果你的性命。”秀容一想，事到如今，再打算不实说了，也是不成。遂一句不瞒的实话实说了，可就把陈宝光主仆对他调情之事，细说了一遍，老头子一听，这口气就算大了，真有心当时找到陈家，把他们结果性命又一想不成，白昼之间杀人，这个话未免说不下去，只可当时塌住性子，等到晚间，带的了兵刃，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到了陈家各处寻找。后来找到书房之中，看见一个年轻了小子，躺在了床上，桌格上面点着明亮亮的蜡烛，老头子准知道这一定是陈宝光，遂摸屋门，已是关上了，老头子用手一推，转身就进去了。及至老人到了屋中，床上的人如何也就跑不了啦，小子吓的跪在床上就磕头，老头子因道：“你当然是陈宝光了。”小子磕头如捣蒜，叫了一声“老太爷，我并不是陈宝光，我是这宅子的书僮陈七儿。”老头子道：“陈宝光到那里去了，只要你实话实说，说就饶你不死。”陈七这个时候，那里还敢说瞎话呢，就把陈宝光已逃走了的事告诉他，老头子问他：“为什么逃走呢?”小子只得说道：“因与隔壁姑娘通奸，听说姑娘的父亲回来了，并且是成了名的英雄，恐怕他夜间前来，对他有不利之事，故此躲出去了。”老头子又问道：“上那里去了。”小子这才说道：“大概到河东考城去了，皆因他那里有亲戚，打算前去避避。”老头子叫了一声：“陈七儿，你可知道我是谁吗？我便是陈文海。”小子一听，立刻就吓坏了，老人家叫他说实话，不然绝不饶你的狗命，陈七儿一听，就知道要坏，可是小子无论如何，也不敢实话实说，老人家这个时候，还是考查姑娘的话是真是假，将刀往小子脑门子上按，叫道：“陈七儿，这里面的事，秀容丫头全都跟我说了，

你敢不说实话，莫非是你不打算活了吗？”陈七儿有生以来，就没见过这个，早就吓坏了，赶紧说道：“老太爷，只要你饶了我这条命，我们少爷，就不难把他弄回来。”

老头子听小子说出实话来，这个气呀，就算大了，最末又听他说出找陈宝光，这分明是欺上灭主的恶奴，这种人不论如何，也不能容他活在世上，老人家想到这里，遂手起刀落，小子的头尸两分，死尸跌倒床上，按理说杀人灭迹才算对，遂用床上的被褥，把小子一裹，屋子里连一点血点也没有，把小子携出屋外，找了个清静地方，把小子一埋。老人回到家里，嘱咐秀容之母好好看守姑娘，我得赶紧到考城去，非把陈宝光找回来，把孩子交给他就完了，也别顾及同宗了，除非这么办，决以圆全不了。老头子把这个话嘱咐完了，自己从家中动身。

这可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老头子就在河南考城县，各处明察暗访，好容易这一天访到了店房，跟人家一打听，才知道陈宝光已竟招了养老女婿，给人家当了儿子了。听说姓周，叫周天民，乃是侠客的身份。陈文海打听明白了住处，这才找到周天民的家中，并声称，非叫周天民把陈宝光捆出来不可。后来周爷跟老头子说了一会，才明白这回事。老头子周天民一听，遂暗道，我常常的说，无家无业的这种人简直就要不的，到现在果然有这种事发现。周爷这才说道：“陈老英雄，你的话我也听明白了，这场事，由始至终，就是怨一个陈七，你老不是已然把他杀死，到现在你老人家对于陈宝光，打算怎么样呢？”陈文海气道：“这个话，请您不要打听了，当然是一刀，将他结果性命就完了。”周天民说道：“这可不成，因为以前他姓陈，你老人家，应当在他姓陈的时候，

说这话，那就没有人管了，到现在他已然姓周了，如果说你对于他有所处治，只要不死，我便可以作主，当时便可以把他叫到近前。如果说结果了他的性命，那可就不成了。就皆因他闹事以后，就来到这里，这就算是重投父母，陈老英雄，你我有什么仇恨，请你自己问问心，我也有对不起你的事吗？如果说，我不往外献人你就跟我一死相拚，陈老英雄这个话说出来，可有点不好听，谁叫我认了一个儿子呢。”陈文海本来是一肚子气，恨不能立刻见着宝光才好，听周爷这样一说，遂怒叫了一声，“周天民你这个话，就叫不明理，你也不用拿这个来吓唬我，如果你不献出陈宝光，来来我要跟你当场比试比试，倒要看看你周天民，是怎样的一个英雄。”陈文海把话说完了，站起身形直奔院里走，周爷在后面相随，老二位到了院子里头，就要比试。周爷道：“陈老英雄请，皆因你远道来此，就算客，我可不能先动手。”陈文海遂答言，也说了一个请字，并不客气的双掌一晃，身形一纵，够奔周爷便打，周爷一看双掌带风，就知这个陈文海不含糊，自己便不敢轻敌，振起精神当场比试。

就在这个时候，张家的家人到了，跟周家的管家，把话打听明白了，赶紧跑回张宅后，见着老太太以及王十古，就把周宅闹事的话一说，张大奶奶当面请求，老侠客王十古同着大姑娘富英，一同前往。说：“皆因我们跟他是患难之交，老侠客仗义管我们的事，管他们也像管我们的事一个样，没别的老人家辛苦一趟吧”。王十古一听，心说，这可倒好，这里的事还没完，那儿的事，又起来了，你说不管吧，张家的事，除了妇女之外，连个人都没有，无论如何，总得把周天民找来，这个事才好办，这就叫无法，只得答应。当时姑娘

张富英，也收拾齐备了，随同王老侠，一同够奔陈家，十古王老侠，可明白这个意思，如果不管，不论闹到什么地方，那就不用说了，只要说是管，常言说的好，救兵如救火，我们倘若去迟了架也打完了，事也出来了，那岂不是等于不去一样么，老人家想到这里，把这个话跟姑娘富英说明了，姑娘说道："侠客爷，你要是放开了腿，当然我就跟不上了，这么办吧，我在前面带路，你老人家在后面相随就是了。"

王老侠客点了点头，姑娘张富英，身形往下一矮施展飞行术，王十古一看，不由得点了点道，心说，凭一个姑娘，居然练到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几年的好功夫，绝以到不了这个地步，因而用不了多大的功夫，就到了周宅。姑娘在前面把话问明了，周老侠客，尚在跟陈老头动手，姑娘这才说道："你赶紧领我们前去就是了。"家人点头，遂头前带路，把这爷儿两个领到院中，老人家喊道："二位住招，我王十古有话相商。"这地方得说人的名树的影，当时陈文海跟周天民便是一怔，心中均暗想，耳闻王十古乃江湖上一位成名的侠客，为何来到这里，彼此都是一惊，周老人家以为是帮助陈文海来的，陈文海以为是帮助周天民来的，遂各收招，往圈外一跳，王十古来到近前，向着富英问道："张大姑娘，那一位是周老侠客，要你从中指引。"富英便给介绍了，老人又指陈文海问道："这位贵姓，"陈文海一时之间也摸不出头脑来，一看这个王十古，跟我二人谁都不认识，只得说道："在下五色云中一条龙是也。"王老侠客，这才说道："你们二位的事，我已然知道一点儿了，不过还不甚详细，详细不详细也不大紧要，大概这段事故，我想总以不动手为对，你们想想，放着事不办，反而动起手来了，这除非是一般无知之人，才有这种行

为，况且我们都是在外闯荡江湖的人，平素都是行侠好义的英雄，到了自己的身上，反倒不讲一切了，难道说你们就不怕人家笑话吗？二位全都请到里面去，如果肯赏脸赏给我王十古，我就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不然的话，王十古也不敢多问了。”二老者听罢，谁也不好意思的驳，况且这段事并非是拚命的事，二位一齐说道：“既蒙老侠客如此热心，我们就十分感激了。”周爷因为是宅主，便头前带路，把他们大家让入厅房，大家落了座，陈文海把陈宝光如何诱奸他的女儿的话，前后说了一遍。这个东西，混帐的地方，就是不应逃跑，周爷也把自己招门纳婿的话，前后也说了一遍，王十古把话全都听明白了。不由得一阵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二位老英雄，这段事，才叫冤怨缘，不过其中的大恶，就是陈七儿，然而他是作恶有恶报，现已惨遭刀下之鬼，陈宝光听了恶人之言语，遂行出无礼，以至逃出在外，并且险些丧命，这个报应，乃是自然来的。不过不是他本身作恶，才逃到了周老侠客，便将他招门纳婿，到如今，这件事我倒有最完全的办法，不过我不能说。我如先问问你们的心气怎么样？”陈文海这个时候，已经是心平气和了，周天民也不住的点头。陈爷道：“我是没有什么成见的，但我来到这里，要紧的是，见着小冤家陈宝光，多多少少，我得警戒警戒他，有谁知周老英雄，任什么也没说，言及陈宝光现在姓周，有事应当在以前找，现在姓周了，就不能找他了，王老侠客，你以为这个话能够听的下去吗？”周爷接着说道：“陈老英雄，可不是我当着王老侠客，咱们二人口角，在你进门之时，你原本就未说明白，便教我把陈宝光交出来，万事皆休。请想，无论什么人来到了我这里，教我把宝光交出来，我就得交出去吗？我周天民裁

的起这个筋斗吗？”王十古说道：“这个事已是过去的事了，当然就不用提了，如果没有阴错阳差，凭二位这个身分，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场动手呀，这不是二位全没有意思吗，我说出一个办法来，咱们大家商量，陈宝光跟陈老英雄，乃是同宗同族，儿女场中，有了别的事，打算将错就错，尚且不容易办，到现在我想罚陈宝光给周姓当儿子，你的女儿，给姓周的当儿媳，陈周结亲，这个事就没有妨碍了，从此二位就算亲家，把这些事都置于脑外，这不是很圆满的办法吗？”陈文海听了这个办法，心里倒十分愿意，皆因自己由打出来，就为的这个主意，不过因为愤气关系，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周天民一想，心说宝光这孩子，作出这样无耻之事，且被人家找到了门口，人家当然不能善罢甘休，这还不说，就凭我一个人，以武力袒护，也是办不到，倘若人家豁了出去，到了当官，这孩子也要有相当的罪名，倒不如这么办好。可有一样，要说把他的女孩子娶过来，那可办不到，皆因他虽然怀胎数月，娶过来，用不了几天，生下一个孩子来，这个名声，还是照样儿不好听吗，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王老侠客，你的办法倒是很好，如果要是陈老英雄愿意，我周天民也是赞成的很。”陈文海听他这一说，遂答道：“这不是周老英雄这么说吗，我陈文海任什么意思也没有了，王老侠客怎么说，我都可以，皆因我是个急性子的人，我的本意，不把他们男女一对杀死，别无良好办法。”周爷把自己所想的话，跟王十古一说，王十古一听，这个话也算近于情理，自己略为一沉吟，老人家的主意便有了，叫了一声“陈老英雄，现叫你假说谎言，你能够办的到吗？”陈文海道：“瞎话我可不会说，打算教我说瞎话也成，除非你老先教给我，才能办的到呢。”王

十古这才说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瞎话，你就提陈宝光是你的儿子，或是侄子，在家里因为闹气，跑出来了，你的女儿，就说是娶的儿媳，或是侄媳妇，已经身怀有孕了，因而就各处寻找，到了这里，听说被周老侠客招门纳婿，所以才如此着急，以致于当场动手。"陈文海这才说道："不用，这么说吧，不是我的闺女给他吗，就提已然嫁他一年多了，全都听明白了，故而一气逃去，现在找着了，也知道在周家招门纳婿，只可把家眷给他送了来。我看这么说，倒不错。"王十古一听，连连点头道："这不就太好了吗，你老回到家中，就提已然给姑娘说妥人家了，当然是前就亲，这就叫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事办理圆满了。"话全都说完了，遂把陈宝光叫到了近前，申斥了一顿，然后问他家中产业，怎样办法，陈宝光便大哭了一场，别人不恨，只恨陈七儿一个人，如果没有这小子从中出主意，怎么也发生不了这种事。到了现在，道也走错了，这就算没有法子，后悔也来不及了。既然老人家找到这里生死存亡，听凭发落就是了。王十古听陈宝光说到这里，遂把陈文海杀死陈七儿的经过，前后说了一遍，又把这段事的办法一说，叫宝光给陈文海磕头，一来是陪不是，二来是拜认老丈人，诸事全都办完了，这才问宝光道："你们的家产如何处置，宝光想了想，这才说道，家人陈福，为人极其忠厚不过，他的儿子乃是陈七儿，生来品行不端，现已自作自受，已经死于刀下，他却不足惜，惟有陈福，因他身后萧条，我想我把我的全份家产，分他一半，其余那一半，归姑娘的赔偿就是了。"王十古听了这话，心说，也算不离，陈文海遂也点头应允，这一场通奸的花案，到现在才算是了结，依着陈文海当时要约请周王二位老人家，到自己的家中住些

日子，王十古闻听，遂哈哈大笑道："不但现在我不能去，就是你们二位，也一个走不了。"陈文海和周天民听了这话，彼此都是一怔。

王十古一点手，把姑娘张富英叫了过来说："富英可以把你家里的所遭所遇，当场说出来。"富英这才把樊家港如何聘请他的爹爹，骗入庄里，爷儿三个完全被获遭擒，小子竟敢当着我母亲之面，就立逼嫁，故而彼此动起手来了，二姑娘已然被他等抢去了，生死不知下落，孩儿想去救应走到半途中巧遇王侠客，求他老人家帮忙，皆因我们家里没有男人，我母亲就提到你老人家这里正要前来相请，正赶上您这里闹起这场事来。周天民一听，这才明白，又问了王十古因何来到庄中，老人家也并不隐瞒，就把火焚八卦堂，自己追随到了庄上，受了贼人诡计，被获遭擒，前后的话也说了一遍。陈文海一听，原来这个樊家港，这样的横行霸道，既然如此，文海我也不回家了，不敢说助二位一臂之力，多多少少也能帮点忙。王老侠客说道："陈老英雄，你这个话不是说晚了吗，方才我已经说了，你二位谁打算走都不成，这场事还是仗着二位出力呢！"彼此都客气了几句，依着周老英雄的意思，还留二位老人家及富英在自己家中吃饭，王十古怕的是张宅有什么变故，因道："咱还是到那里去才好，"周爷听着也对，老三位这才同着富英出来，到了张宅，张大奶奶见着众人，忙把这事告诉众人，后又吩咐用饭，这时天到定更，三位各自收拾停当，周天民的随身宝剑，陈文海的金背刀，王十古和张富英找出来的一条练子鞭，告诉大姑娘在家里看守，倘有贼人到此，只可防守，不可交战，到实在不得已之时，动手务必要狠。王十古虽然没看见姑娘的武术，那个脚力可是看

见了，准知道她的功夫不错，不然没有那么快的腿，因而她一个人在家，便可放心了，三位老人家都安排好了，这才出离了张宅。论起道路来，谁也比不了人家周天民熟了，他老人家带路，就很爽神了，霎时间来到庄上，三位约会一个地点，天明在那里聚齐，如果里面遇上更好，遂各自走一条道路，这且不在话下。

单说老头子陈文海，他自己走了后，自己心里可有一番打算，在周宅跟周天民二人当场动手，并没分出胜负来，他可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个王十古更不用说了，在江湖之内也算是出头人物了，今天我们三个人一同来到樊家港，寻找张家的二姑娘，和救应张伦父子三人。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全都在一处走，那就不用说了，到如今是分走二条路，人家二位，要是把事全都办完了，我要是任什么办不了，不问可知，当然是我这个能耐不如人家，这还不说，我还得处处留神，因为贼窟之中，说不定就有埋伏，倘若一时不慎，被获遭擒，那样就更难看了。陈爷心里有一番思想，到了庄上之后，处处得谨慎小心，正往前走，看见一道大墙，格外宽大，心说，看这个意思，决不是平常人居住的地方，就让不是樊氏弟兄的住所，当然也是与他们有关系的，我何不探听探听。主意已定，来到了墙根，身形向下一矮，回头向四外观看，看了看并无过往行人，这才腰里一使劲，便纵上了墙头，单胳膊肘跨住了，探头往里观看，墙里黑暗暗，并无声息，老头子可不敢冒然跳下去，皆因看不见下面是什么情形，回手由打百宝囊中取出来一块问路石，轻轻往下一抛，就听吧嗒一声，实在是实地，老人家子才双脚一飘，跃着把身形跳到了里面。

行侠作义的人，这个地方都有讲究，这种问路石子，最

多也就是三四块，其形略比黄豆大一点儿。还有一种人说，这种石头打下去，还得把他找着，这句话，倒是有这么一说，可得分怎么个情形，比如说暗含着前来，或者是打赌，人到了这里，然后再走了，讲究半点土星，不须让他带了形迹，就说是一块石子更不能遗留在地，所以这才叫来无影去无踪。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类乎走大空院，进花园之时，小小一颗石子，慢说是黑夜之间，就是白天都不容易找着，再说无事不来，那里有闲空去找块石子呢。再说找回来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东西不过就是随时捡的，每逢走到河滩上面，选几块光滑圆小的放在囊中，敢到了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把三块问路石子全都丢去，就得回来，因为今天最凶险不过，行侠作义的人，多怎也不敢大意，再者说把三块用完的时候很少。平常差不多揭墙上的灰片，作问路之用，灰片没有这才用自己的石子问路。今天陈爷来到大墙头上，就皆因没有灰片，故此才用问路石子，听了听下面的实地，这才飘身到了里面，赶紧把身形向后一退，脊背倚定了墙根，凝住了眼神往四外观看，只见远近并无有动作，这才施展十二字跑字工，不过就是摇晃身子已然来到角门子切近，沿顺着角门子往里走，走到对面大房的后坡，脚尖点地，纵上了屋顶，遂施展飞檐走壁工夫，各处探听，老人家心里非常纳闷，过了好几个院子，全都是暗无灯光，也没有半点声息，陈文海心想，这么大的房屋，怎么全都没有人呢。正在想着，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一带极矮的房子，里面灯光隐隐的有人影摇摇，陈文海心里非常高兴，遂轻轻的跳到了下面，慢慢凑到窗台前，细听里面的动作，仿佛里面的人位不少，正在说的非常热闹，遂有一个人说道："卞头儿不准活的了，为这么一个女人，真正是

不值当的。”又有一个人问道：“那个姑娘弄那里去了？”头一个说话的人说道：“那不就归黄头儿了吗。”又有一人说道：“那也不能归他，总头那两位少爷，全都红了眼了，你想要是归他，就会完的了吗。”

陈文海一听，心里明白，准知道这几个小子，所说的就是张家的二姑娘，有心亮刀闯将进去，伸手拿人，又一想不成，他这个屋中，并不是一个人，那样一来，必得有跑的，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吗。想到这里，未免着急，这可应当怎么办呢，自己只得在背影地方等候，单等有人出来，暗地里跟随，倘离着屋子远的时候，用迅雷不及掩耳法子，伸手将他拿住，那才叫人不知鬼不觉，然后把他弄到无人之处一问，所有的秘密，当然全都问出来了。可是有一样儿，谁知道屋里这几个人，出来不出来呢，比如说他们要是睡觉呢，那只可等他们出解小便，比如说他们屋里放着溺器，要是不出来呢，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叫左右为难，后来自己拿了一个主意，他们要是睡觉，也倒不错，等他等都睡熟之后，手擎金背刀，够奔屋中，手起刀落，将他结果性命，只留一两个，那不是一样吗，老人家想到这里，心说倒是很好，有谁知屋里这几个人，越说越热闹，并没有一个人出来，话也没有个说完，把这位陈文海可给急坏了。有心闯进去，又恐怕把事从自己的身上闹坏了，教他们二位老人家岂不小看我陈文海没有身份吗？你说不进去，这得等到几时才算完呢。老人家一面着急，一面听屋里说，起先是你一句我一句乱说，后来有一个声音很老的说道：“说了半天，这个事你们全都不知道，你们要打算明白，你们且听我从头至尾说给你们听。”陈文海听到这里，也非常高兴，倒要听听他说

出什么来，倘若是他们将被抢的姑娘，说出被拘的地点来，我就可以不等他们出来了，因为有这么个企图，故此安心在外面静听。

就听说话的这个人说道："这个姑娘论理说是归人家卞头儿，皆因这里头有这么个原因"，小子就如此如彼的把这段事说了一遍。书中暗表，从打晚晌董图，卞忠、许文英、许文秀四个小子，一同够奔张宅，这几个小子，可没有想到张伦这三个姑娘，竟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到了张宅，明目张胆的，当面求亲，当场动手，意思是要打算把几位姑娘全都拿住，没想到动手之中，三个人打一个，尚且不能支持，那倒霉的卞忠，他偏巧遇了二姑娘，故而未费一合之力，就把二姑娘拿住，这三个小子也堪堪不是敌手，这才呼应而逃，所仗的是他们的道路熟，逃出了张宅之后，三个小子就忙了。文英文秀问董图道："这个应当怎么出，他们这几个大头，这么有本领，这幸亏是咱们去的人多，真要是一个人去了，你有不出来的吗，若是出来的话，就许把命送了，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怎么办，这不叫白走一趟，到现在你还有什么法子。"董图这个时候，遂点了点头道："二位少爷，你们先别忙，叫这件事，把我吓的脑筋都乱了，对于张宅，咱先不用想什么主意了，卞忠这个小子，他抢了一个姑娘为什么还不回来，再等他一会儿，有什么话再说。因此三个小子可就等起来了，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不用说，许文英和许文秀，两个小子都沉不住气了，连董图也纳起闷来了。这个小子抢了一个姑娘，莫非是找地方快乐去了吗，小子真要是有这么大胆子，我们非要小子的命不可，文英文秀这两个小子的气，可太大了，直等到了半夜，也没见卞忠回来。董图打算自己出去寻

找，文英文秀他们二人也要跟着，这才三个人一同前去寻找，董图把卞忠平常所去的地方，全都找到了，就是没有。董图心想，这小子莫非是从这里跑了，以后就不干了不成吗？三个小子无法，只可暂时回去，走到中途，看见漫洼之中，有三间天地庙，里面影露灯光，小子们一想，这个庙前面没有门，里面又没有人，怎么会有了灯光了呢，不用问，不是好事，看看有便宜没有。小子凑到面前，慢慢的往里一看，三个小子又是气又是乐，非是别人，正是卞忠跟张家二姑娘，正行其欢乐之事了。要说卞忠这小子，也会出主意，他从打张宅把姑娘抢去，本打算要奔庄上去。后来小子一想不好，头一节叫别人看着不方便，再者说，到了庄上，我就算白尽了义务了。不用问这个姑娘我连摸也摸不着呀，倒不如我找个清静的地方，说别的不新鲜，我先成其家吧。小子一面想着，一面往前走，后来一眼可就看上这个天地庙了，遂把姑娘扛到里面，这才说道："你我该着缘份，所以才来到这里呢，你答应不答应，如果答应了，我想个法子，把你弄着一走，咱们就算是夫妇，如果你不答应，咱们二人，就算是这辈子的冤家，我只手可起刀落，将你结果性命。"二姑娘说道："你也不用问我，我告诉你吧，只要你不杀我，你叫我怎么着都成。"卞忠一听，这个乐就别提了，遂大行其苟且之事。正在二人欢乐之时，没想到董图等三个人找了来，三个小子一看，这个气可就大了，董图大喊道："卞忠你小子实不是东西，四个人一块去的，弄了一个姑娘来，你自己却跑到这里到享受，难道说你的良心也下的去吗，趁早出来跪地求饶，如若不然，今天非要你的性命不可。"卞忠猛然间听见人喊，倒是吓了一跳，后来一想，他们这个话，分明是欺侮我，遂答道："是谁，

我把谁家的老婆奸了，至于这样大惊大怪的吗。倘若你们也要取取乐，我也未说出不行来，要说一个美人可以分着受用，既然你们说出这样话来，我就偏不让你们动，看你们把我怎么样。”想到这里，气便往上壮，先把衣服穿好了。遂厉声说道：“告诉你董图，你小子要是说好的，咱们怎么着都能商量，你要是这么说，那可不成，人是被我抢出来的，当然就得归我所有，你们管的着么，他们家里，又不是一个闺女，那不是还有两个了吗，谁不让你们抢啦，再说你们抢到手未抢到手，我也不知道，找到这里来，你们干什么，趁早躲开我这里，没的话说，不然我可翻脸不认人。”董图听了这个话，气的浑身立抖：“怎么着人是你抢的，要没有我们几个人，再有八个卞忠，也不是人家的敌手，到了这个时候，你又说这个话了，小子你出来，姓董的今天跟你拚了。”卞忠也真不含乎，伸手拉刀，由打庙里窜出来，两个人各擎军刃，当场动手，许文英也帮着战董图。这几个小子们的本事，大概都差不了许多，谁要有个人帮助，谁就能赢，未几合，卞忠一失神，被董图一刀扎了大腿，卞忠翻身跌倒，许文英赶过来，照定肋下又扎了一刀，幸亏董图话说的快，拦住不让他动手，并说道：“咱们犯不上把他弄死，要是把他结果了性命，也没有地方去交代，不是把小子打倒了吗，咱们把他弄回去，慢慢的教他养伤，他的伤好了后，如果不忿气，让他只管找咱们。”许文英答应一声说对，再一看许文秀，却不见了，忽又见庙里的灯光也黑了，这才高声喝道：“文秀到那里去了。”半天不见有人来，再找姑娘，也没有了。董图说道：“这可倒好，一会儿的功夫，都上那里去了，这还了得吗。”许文英说道：“一定又有色迷儿，先背着姑娘走了。”董图说道：“不能吧，

这么一点的功夫，怎么他也不能走，咱们先找找吧。”将然往调后头一绕，原来许文秀跟张家二姑娘，正在那里成亲事呢，董图不好意思说什么，许文英可火儿了，遂用手点指许文秀道：“你还是人吗，卞忠因为如此，现在已经挨了两刀，怎么你也跟他学呢。”文秀乐嘻嘻说道：“你们为么说这个呢，我很知情，很谢谢你们才成呢，你们跟卞忠动手，我要不看着姑娘，要是丢了怎么办呢，那不成了煮熟的鸭子飞上天去了吗，故此我才看着他。”把两个小子也都说乐了，这才叫他到前面，帮着董图搭卞忠，许文英背着张家二姑娘，一同回到下处，卞忠因为受伤过重，已经堪堪要死，董图等并不管他生死，遂找来一个卖花婆子，看着张家二姑娘。这是今天早晨的事，全都是我亲眼目睹，要不我说不用瞎说呢。”小子说到这里，就听有人问道：“你说这个话我也不抬杠，我们都是干这个的，除了坐更之外，没有别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的。”另有个人说：“这个杠你可别抬，当然人家知道，我们不知道，不是他侄子跟着总头当差吗？”那个人才不接着问了，“得了，别说话了，赶紧睡吧，不然到了上班的时候，又打盹儿了，叫当头的看见，说一顿够多么难看。”大家一齐说道，睡呀睡呀，天已不早了，说完了这个话之后，功夫不大，屋里的灯光就黑暗起了。

老头子陈文海这个地方，就叫做谨慎，伏身于窗外窃听，并不住的向窗里观看，到不是老人家没想到那里，皆因屋子里的人太多，再说又不知道屋里都是怎么个人物，到现在明白了，知道他们都是坐更的，起先不知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来到窗台下并未让人家走漏风声，这就算是很便宜，如果再要一出别的主意，叫里面人知道了，那可就是画虎不成了，故

此老人家出来偷看，到现在已经全都听明白了，以后也没有再看的必要，既然屋里人都睡了，我可拨门撬户够奔里面，给他们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将他们全都杀死，只留一个，回头让他带领着我，够奔庄子的前后去杀人，这到是个好办法。这个事可不能马上就办，皆因屋子里的人，都未完全睡着，只可晚一会儿，再下手，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老人家将身形隐住，容这个人过去，有谁知道这个人正是到这个更房来的，到了门首叫道："王三、李四、赵老、张大，赶快起吧，柳树那儿出了事了，叫咱们到那里去看看，快着点快着点。"屋里连连的答应道，是是，遂看灯光便亮了，一会儿的功夫，全都出来了，有人问道："为什么叫咱们去呢，这时候不让歇着，明天这一班还值不值，他们不歇班的，都干什么去了。"叫人的这个人说道："就快走吧，那里来的这些闲话，任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听招呼就完了，前庄还有事呢，人全都把守港子去了，这里要是有人，还叫我们去吗。"说着，众人够奔东庄去了，老头子陈文海，以为这可是个好机会，自己这展夜行术的功夫，大约走了有二里多地，到那里一看，可了不得了，红光烛天，烈焰腾空，一片人声喧哗。陈文海看着，不由得就是一怔，正在怔神之际，猛然间看见一条黑影，如飞似箭，陈文海一看，知道这个人的功夫不含糊，但不知他是何如人也，既然正在火光之下，不问可知，这个人也与这火有关系。莫若我道去看看，到底是谁，想到这里，身形往下一矮，便追赶过来。看了看相隔不远，老人家便在后面喊道："前面走的是什么人，请站住脚步，我有话相说。"这句话说完，前面的那个人，果然站住了，遂问道："莫非是陈文海吗？"陈爷答道："不错，你可是周天民吗？"那人答了一

声道："正是。"老二位知道，都是自己人，这才凑到一处，彼此一问，陈文海并不隐瞒，把自己来到庄上经过之事，说了一遍，周爷也说了说，自己调查的情形，陈文海一听，合着我费了半天事，叫人家走了先了。

原来这位周老侠客，跟众人分手之后，自己往前走了一会，老人家拿定了拿蛇先拿头的主意，我先到庄上，看看樊家弟兄的动作，以后有什么事也就好办了。老人家将然想到这里，从打转面来了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周老侠客遂赶要将身形隐在了黑暗地点，细听这两个人说些什么。就听后面那个人叫声："少爷我就把你送到门口，我就回来，我可不进去。"那人说道："你这是何必呢，再者说，天还这么早客也睡不了觉，进去坐一会儿，我们聊聊闲天，够时候你再回去不好吗。"那人说道："你别客气，我们把话先说明白了，谁也碍不了谁的事，如果你要是认的，我也就不必领你来了。"老侠客可是久走江湖的，对于经验阅历上，别提多么好了，一听这个话不对，既然提到了睡觉，当然这就是自己的家，要不是自己的家，为什么能够睡觉呢，既是自己的家，为什么自己不认得，还得用人家领呢，这一个还叫这一个坐会，那一个说，谁也别说谁，不问可知，这个地方是暗娼所在，我何不跟随这两个小子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老侠客想到这里，慢慢的在后相随，功夫不大，来到一个所在，当时那个小子，用手一指道："少爷就是这个门里头，你进去叫张妈就成了，"那一个还是让他进去。这个又说："别麻烦了。"遂转身就走了，于是这个小子，走上台阶叫门，连叫了两声张妈妈，里面便有人出来开了门，小子进去，大门又关上了。老人家看了看，并没有过往行人，遂身形一纵，上了墙头，跟

着一飘身，来到里面，并没敢在院子里隐藏，遂纵身上到房上，留神一看，这院子里是东南房，南房三间，东房两间，南房里灯光非常明亮，老人家纵到南房上面，够奔后坡，用双足尖掳住阴阳瓦，夜探又海式，身形下垂，用小指甲蘸上唾沫，将窗棂纸通了一个小孔。老人家眇目往里看，看个明明白白，见屋中坐着一个女子，周身穿着极华丽的认裳，粉面桃腮，长得倒是有几分人才，屋里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奶奶，进来的这个小子，年约二十几岁，穿的衣服，也很整齐，这个小子进来了，那个奶奶沏了一壶茶，自己就走了。只听那个小子乐嘻嘻说道："二姑娘，昨天因慌慌忙忙的，这个话也没得跟你说，抢你来的那个人姓卞，已然被我们用刀扎伤了，今天晚间死不了，明天一早晨也就完了，第二个，那是我的二弟文秀，跟卞忠年纪相仿佛的，他也是当头目的，姓董名图，我今天见着你，就是跟你商量这几句话，你看我们这几个之中谁好，姓卞的不用说了，皆因他是将死的人了，就说我们这三个人吧，如果你看我兄弟好，因为我是他的哥哥，当然不能跟他争执，你如看董图好，我们哥两个全都不争，如果看我好，他们两个也说不出别的，每天总是这个样子，也不像话，全凭你一句话就是了。"那女子道："现在我当着你的面，说你好，你信吗？"小子说道："这不要紧，你如看我好，我说出个办法来，你听着对才成呢。"那女子说道："我就看你好，如果一辈子，嫁给这么一个人，死也是无怨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个小子就是许文英，方才送他的那个，就是董图，屋内女子就是张桂兰。此时老人家周天民，也全都听明白了，就是要听听这两个人都说出些什么话来。只听许文英说道："你要是真爱我，咱们到快天亮的时候，跟我一

走，咱们走了之后，点把火把这个房子一烧，我再把你置于一个地方，我自己回到下处去睡觉，等到他们用我的时候，我就说从打半夜就走了，糊里糊涂的就算完了。”张桂兰也是被这几个小子缠的要死，恨不得想个法子躲躲，要是一个人，就好伺候了，当时可就答应了，二人便喜喜欢欢的行其苟且之事，老人家看到这里，不由的勃然大怒，心说，张家二姑娘遭难，本应搭救她一走才对，怎奈并非贞节之女，这样人把他救回去，也是给他们的门庭现世，本来侠义道，最佩服的当然是节烈贤孝，最恨的是奸盗邪淫，既然如此，何不将他一刀杀死，好替我张伦老友洗净门风，方才那个小子说的明白，是要用一把火把这个房一烧，我就趁势将他杀死，我就是这个主意，说罢，用了个珍珠倒卷帘，身形往起一翻，由后坡纵到了前坡，然后飘身到了下面，老头子并不用什么拨门撬户的法子，来到了屋子门口，一脚将两扇门完全踹落了，一手擎宝剑，不亚如电光一般，纵到了里面，这才叫迅雷不及掩耳，已然到了里间屋，这时候小子许文英，早已听见了，登上一条裤子，伸手打算拿刀，那里来得及，此时老人家已然到了面前，遂手起一剑，小子的人头落地，当时张家二姑娘一看，认得是周老伯父，将然哀告求救，老人老说道：“丫头你不必说了，不贞不节，岂是张伦之女，我把你打发回去吧。”谈罢，一剑挥为两段，老人家遂用桌上的烛灯，将屋里引火之物，全都点着了，看了看这个火可灭不了啦，自己这才走。本打算够奔庄上，再探听樊氏弟兄，不料将走之间，正遇上了陈文海，老二位遇到一处，彼此商量，不知道王老侠客到那里去了，张伦父子又被困在何处。陈文海这才说道：“周老侠客，我到了此处，可是任什么事也没办啦，不过调查

出来这么一段事，原来是你老人家先走了前步，我是跟着救火一同来的，可有一节，不怕老侠客你过意，这段事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你给办错了。”周爷听了一怔，啊啊但不知怎么错的，陈文海微然一笑：“老侠客请想，屋中就是男女二人，凭你老人家的本领，难道说还拿不住这两个人吧，那怕将那个失节之女杀死，也应当活捉着许文英，你老人家，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只要将他拿住，张伦父子被困的下落，我们便可以知道，这岂不是一功双得吗。”周爷一想对呀，想不到我周天民闯荡江湖一辈子，老了老了办了这么一回现眼的事，叫人家陈文海说出不对来，这够多么难看。正当想着，就听陈文海接着说道：“老人家不但这一件事错了，杀死张伦之女，也不算是怎么甚对，如果因为失节该杀，我的小女，应该早死多时了。”这时周爷被陈文海问的无话可说，自己又身为侠客身份，又不能强词夺理，只可就是默默无言，忽然间又听见陈文海说杀死张伦之女为不对，老人家这次可得着理了，连连叫道：“陈老英雄，你要说是未捉活口，以问机密，这可是我一时疏神大意。如果说我错杀了张桂兰，这个话我可不认可，因皆他不能跟您女儿比，您保全令嫒之命，即可以保全您的名誉，张家姑娘如不死，张伦的名誉就扫地了，这样一死，外方人可知道张家姑娘被抢，可不知失节没失节，反正是死了，就无从证明了，就是有奸淫他的小子们去说，那也不过就落一说罢了。实际又在那里，他的女儿是杀了保名誉，你的女儿是留着保名誉，你怎么说，我办的不对呢？再者说，这场事也不能从这里就算完了，类乎董图，许文秀，他二人也难逃性命，到那时，外面就许说张伦之女被抢，尽节而死，陈爷明白这个意思，皆因自己的姑娘有那么一点儿破绽，所

以他不能不拿这个话补上。”陈文海听罢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老侠客：“据你这一说，我留着小女还算对了。”周老侠客连连说道：“那自然了。”二位说着话，仍然计议怎么想法子去搭救张伦。周天民说道：“若是在别处，这个话我可不敢说，只要是在樊家港内，你就跟我走吧，到了庄上各处探听，无论如何，也能够调查的出来。”陈文海点头，老二位这才矮下身形往前行走，将然来到一所宅院近前。

猛然间听见一片锣声，二位老人家就知道有事，施展飞檐走壁到近处观看，哎哟可了不的了，正是老侠客王十古，跟几个贼人动手，周老侠客莫名其妙，凭十古这么高的身份，为什么叫人家看出马脚来呢。这个地方可算周爷想错了，在侠客堆内王十古称得起首屈一指，类乎到这种地方前来探听，打算不让他等听见，就是整天整夜在这里也必然无人知晓，皆因里面有一段原因，老侠客自跟周陈分手之后，自己本打算够奔樊家港，找樊氏弟兄，跟他等一死相拚，后来一想不对，我现在不是为张伦的事来的吗？还是先把他这段办成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不然耽误了，反到显着对不起朋友。可是一样儿，张伦这个事也是无从下手。正然为难之际，猛然间听见梆锣之声由远而近，老侠客听着非常欢喜，只要他等来到切近，伸手将他拿住，问他一切的事，不怕他不说，老侠客把主意已定，遂将身形隐在了旁边，冤家路窄，打更的一共是两个人，一个拿梆子，一个拿锣，每人身背后都背着一口刀，还是正奔老侠客前头来了，老人家看的明白，单等来到切近，哧的一声，纵到了近前，手起掌落，就听噗哧一声，这个小子脑袋也糟点儿，老头子这个巴掌把小子天灵盖砸碎了，小子任什么也没说，死尸跌倒尘埃。后面拿锣这一个，将

然抹身要跑，那如何能跑的了，被老侠客一抬腿，踢倒了尘埃，锣也扔出去了多远，走上前去一脚踏住，低声说道："小子你要声张，看见了没有，我也照样将你结果性命。"打更的吓的浑身立抖，身似筛糠，连连说道："老爷子只要你饶命，我是绝不声张。"王十古这才问道："本庄张伦父子被押在那里，只要你肯其说实话，我准能够饶你不死。"小子说道："张家父子怎么被擒，因为什么，我可不知道，要问押在那里，这个小子我知道，在庄主住宅前层东跨院儿，空屋里捆着呢。不信我领着你老人家前去。"王老侠客说道："倒是用不着你领我前去，我找一个地方将你捆绑起来，我自己前去，若果有了，我也就不管你了，自然有人救你，倘若是你话不实，回头我必然要取你的性命。"打更的这小子连连说道："好了，除非是现在有人把他移走我不知道，我出来接班时当头儿们还告诉我们留神呢。"十古一听，知道这个话是真的，然而可不能把这小子放了，因为怕他到庄上泄漏，到那时那到办不好了，只可解他的绑绳，将小子捆起来，又把死的那个小子踢到树丛里去，老侠客也不到别处去找，就在道旁树林之中，找了一棵大树，把小子嘴也塞上，往树杈上一放，老人家这才按着打更的所说地点，霎时间来到了东跨院儿，老人家在房上各处观看，听见小屋之中，有人说话："老王今天我这也不是因为什么总觉害怕。"又有一个人说："老李你说一点儿也不错，我才吃完了晚饭，往这个院子一来就觉得头皮子发炸，大概今天晚晌要出什么事吧，没准，还是真得留神，你看咱们这个头儿，两个钱的的猫尿一喝，扔下脑袋就睡，任什么也不管，这要没事还不说，有了事得叫他。"将说到这里，就听有一个高声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大概是受了病了吧，我

说我昨天夜里，斗了一夜牌，困的我要死，你们放着心儿的睡，穷嚼二五八，到了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老王跟老李一齐说道：“头儿，你别睡了，我们二人好模好样的会都觉着害怕，你可别打哈哈，恐怕今天晚晌有事。”那个头儿接着说道：“有么事，到了你们是胆小不得将军坐，樊家港可说是铜墙铁壁，成名的剑侠要打算进来，都不容易，平常人更不用说了，你们说说可有什么事。”老李说道：“头儿，你可别那么说，我这个能耐不是一天半天练的了，平常日子我虽然不是最大胆儿的人，可是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只要我一害怕就有事，看差事也是一样儿，守病人也是一样，无论病人病的多么厉害，只要是我不骇怕，不用问大夫这个病人死不了，我要是一了怕，趁早就给他预备吧，无论如何也活不了，在外面当差事也是一样，只要不骇怕，不怕一点事没有，也必然要出点儿事。”头儿说：“你这叫吃饱了撑的，你们俩有事，你们出去，不用在屋里呆着，我一个人在这屋里。”老王老李齐声说道：“照着这个话说吧，到不是我们躲懒，你得留点神，前头后头看看，加点小心，没有包涵。”头儿乐了，“那不更好了吗，你们二人先出去转转去，明天我打酒请客。”这两个人也不多往下说，点了挑子灯，每人拿一口铁片刀，就出来了，老侠客一看这可是活该，不过这几个小子，紧着在屋里穷嚼，这个人还是真没有法子治。这一来可就好办了，老人家在上面遂跟着这两个小子，等他们转到了屋子后头，老头子唰啦跳将下来，手擎十三节亮银鞭，不费吹灰之力，把两个小子全都打死。翻身够奔小屋里面听了听这个头儿已经睡得鼾声如雷，老侠客心说，按行侠作义的规矩，可不该多杀人，怎奈现在可不能这么说，张伦父子准在那个屋中，我可不知道，就让

是知道了，倘若带着锁子等等，我手中，并无有宝刀宝剑，又不能削铜剁铁，那不也是麻烦吗！莫若把这个小子弄出来，叫他拿钥匙开门，把张家父子救出来，现将他结果性命就完了，老侠客想到这里，转身到了更房里面，一伸手掐住小子的头颈，那一只手一提他的裤腰带，整个把小子提出来。小子想喊都喊不出来，因为掐着脖子呢。到了院中，老人家把小子往地上一扔，把小子摔的哼了一声，将然要说话，老侠客把鞭举起来道："小子如果敢高声喊喝，手起鞭落，必然结果你们性命，问你几句话，要你实话实说。"这头儿外号叫醉包，起先他还以为是老王老李跟他闹着玩呢，后来一摔才睁开了眼，看见老侠客，这才把酒醒了，吓的小子尿了一裤子尿，赶紧说道："好汉爷爷，请饶我的小命，您问么我都说。"老侠客问道："张伦父子在那里押着呢。"醉包道："现在上房里头。"老侠客说道："钥匙取出来，赶紧前去开门。"醉包无法，由打腰间把钥匙取出来，将门开开，老侠客叫了一声，"张伦老英雄在那里？"张伦父子，被获遭擒，因为小子们要借此说亲，把张伦差一点儿没气死，后来一想，可了不的了。如果这小子们想到我的三个女儿身上，我要是不答应他们，他们绝以不能甘心，我死之后，他们也必前去骚扰；又一想不要紧，周老侠客跟我是患难之交，他要是得着信，就是不前来救我，也必然能够保护我的家眷，别说樊家港不敢惹他，就是惹他的话，他那个剑侠朋友，无多带少的，真要是全都聚了来，也够樊氏弟兄斗的。自己想到这里，不觉很放心。起先张爷无论如何也不吃他们饭。后来还是二位少爷，劝说老爹爹不可如此，周老伯父没有不知道信息的，只要是知道信息，必然前来搭救咱们父子。倘若是他老人家来了，您自己饿死了，不

是辜负了他老人家这份好意吗？张爷无法这才吃饭，老人家心里难过，只可就是一语不发。今天忽然院子里头，有响动声，张爷听见了，心说别是前来杀我父子的，不然不能有这么大响声，不问可知，小子当然要算计我们父子的性命，虽然这么想着，周身被捆，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可就是听着。所以醉包开门，张爷一声也不言语，容着听见王老侠客问："张伦张老英雄在那里？"张爷这才答言："什么人？何以知晓我是张伦。"王老侠客一听果然是张伦，打算回手先把醉包结果性命，然后再救他们父子，老头子一回头不由得吓了一跳，就在说话的时候，醉包早就走了。老侠客一看不好，既然这小子走了，不问可知，当然是前去报信，如果不敢赶紧下手救人，非得晚了不可，想到这里，把话跟张伦说明白了，伸手给他解绑绳，好在一样儿并没有什么铁锁，不过就是绳子，转瞬之际完全解开，叫张老英雄活动筋骨。王老侠客又给二位少爷的绑绳解开。可别看张伦这么大的岁数，绑绳解下去，略微活动，已然就恢复了原状，这二位少爷张忠张孝可不成，被捆的手足麻木，王爷遂一个一个的，将他父子搀到了院中。十古王爷到是能够把张忠背走，张爷可办不了。说话间也是捆绑了好几天，解开绑绳，自己能够窜房越脊，这个能耐就不算小，如果说还叫他背着一个人，那未免太难了。王十古一延迟，非得叫人拿着不可，话也说明白了，张伦老英雄也非常着急，催促着叫二位少爷快走。

正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见锣声响亮，顺着声音观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借着灯光看的非常明白，一共来了约有三十位。为首一人手擎金背砍山刀，老侠客看着可不认得。书中暗表，这小子正是总头领许文成，

自从捉拿了张家父子将他就打算送交四位庄主，听凭发落，董图卞忠以及自己的两个儿子，全都说不让放，为的是排水拿鱼，等他们全都来了完全拿住，然后好庆功。总头领许文成是个没主意的人，他也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可也就听他们办就完了。这一天正然在大厅会议回来，董图慌慌张张跑了来，叫了一声“总爷，可了不的了，张伦那里有人前来搭救，醉包跟人家当场动手，被人家一脚踢飞了军刃，特此前来报告。”许文成一听就吓了一跳，皆因各种东西完全都没预备，来的这个人就让是没有能耐，也不次于张伦，当场动手，我也未必赢的了，虽然这么说也不能不出兵。小子紧着吩咐一声，一切都不用预备了，赶紧预备绷腿绳就是了，猛然间一看绷腿绳，就仿佛像怎么一种东西似的，其实就是一条绳子，两个人一个人扯一头，绷腿绳上配衬着各种颜色，按着黑天白天灯光下配好的，就为的是让人不容易看见。现在就讲不起许多了，只可找两根绳子就完了，预备好了。大家够奔东跨院，一看四个人正然往外走，十古王老侠客，准知道这个事不好办了，遂由腰中取出鞭来，迎将过去，自己不但不报通名姓，连问来人都不问，花啦一声抖鞭便打，许文成摆刀相迎，这二位将动上了手。可巧陈文海周天民老二位到了，喽兵正然要伸手捉拿张伦父子，总算这二位来的巧，一位摆刀一位摆剑，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就杀入了喽兵队内，这些个小子那里是这二位的敌手，许文成也敌不了王老侠客，纷纷逃走。众侠也不追赶顺路往外走，因为是黑夜之间，看不清楚。到了樊宅以外检点人数，别人不短，单少张忠大少爷，依着王十古还要回去寻找，张伦说道不必，咱们赶紧先回家去，回头再说。大家回到了家中，只可向张伦问道：“为什么

不让去找张忠呢。”张伦摆了摆手，“各位老人家您可不知道，这场事说出来叫人惭愧，自己就把负气找到庄上，怎样跟许文成动手，一时疏神大意，被获遭擒，小子们还以提亲为要挟，我所以不放心，就是要回家来看看，这个小子太已的废物了，死了都不算什么，既然知道我有事，就应当给周老侠客送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无能之辈吗，居然还敢找到庄上去，这不是成心送死吗，这还不说扔下家里叫谁管呢。”周老侠客听到这里就把自己所作之事，一字不瞒说了一遍，张伦听罢说道：“太好了，不然张伦一世的名誉，岂不被这个无耻丫头丧尽，这样一来太好了。”这功夫大姑娘张富英到了，就把家里如何闹事，如何二妹子被抢，自己追赶强人，巧遇王十古，前后话说了一遍。张伦闻听点头，心说幸亏是我这个大姑娘，不然家里还不一定怎么样呢，话全说完了，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这不是三位老英雄全在这里了吗，我请教一句，这段事应当怎么办呢？”周老侠客说道：“我先抢着说一句，可也不一定对不对，我们出来，咱们大家再研究，要按我的意思，现在就差一位大少爷，比如说他也一同回来，咱们就是死了一个二姑娘，可是许成家已经葬身火窟，何况又因为这段事卞忠也为此事送掉性命，大可以有么事咱们候着他的，他不找咱们，咱们也不找他，如果他再找咱们，那可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约请天下的英雄，跟樊氏弟兄干一下子。”十古王老侠客说道：“这个法子是很好，现在要紧的是找大少爷要紧，但是能够别动，还是暂先不动为妙，我王十古跟他绝以完不了，没别的，求你们二位接应一点就是了。”众人都以为有理，王十古说道：“但不知何时前去寻找大少爷？”张爷说道：“你们二位不是现在身上都有点事，我可不多留。至于张

忠，也用不着劳驾二位，我和我的老哥哥周天民就办了。依我说十古王老侠客既然失踪这许多天，外面短不了有至亲至友前来寻找，晚回去一天，众人便挂悬念一天。陈老英雄，负气出来寻找陈宝光，家里也未必放心，依我说二位一同出樊家港，我们弟兄不时到庄上去探听，只要外面有了什么动静，当然我二人竭力相助。”陈文海心里正然着急自己的事，不过赶上这个事，说不出来不管，现在一听，张爷说话这样爽快，心里非常喜欢，不过不能谦让，非要想法子把大少爷救出来再走。张伦周天民都说：“不必，还是请二位办要紧的事去吧。”十古王老侠客笑嘻嘻的说道：“陈老英雄不必让了，今天已经晚了，略为休息休息，等着天到掌灯之时，你我一同出港就是了。”张伦老英雄吩咐家中备置酒席，老几位坐到一处吃喝，早饭吃完了，几位全都休息休息，直到吃晚饭已毕。

大家才预备着送二位老人家走，就在这么个功夫三姑娘来了，遂对他父亲说道：“我大姐姐吃完了晚饭，收拾好了，带着军刃够奔庄上去了，他的意思是给我二姐报仇，就势搭救我的大哥，告诉我不让跟您说，当时我可答应了。他走了之后，我越想越不放心，这才对你老人家前来报告，趁着有各位剑侠在此，请大家给我姐姐打接应才好。”大家听了这句话，彼此全都面面相觑，张伦老人家道：“她去了就去她的就完了，用你到这里来说吗？”王爷说道：“老英雄不可怪他，一个纤弱的女子，够奔庄上，如果不言语，倘若遭遇了什么事，那便如何是好？还是说一声为对。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先别怪他，咱们赶紧到庄上看看去吧。”大家齐声说道：“当然这个办法对。”大家这才各自带好军刃，一同出了张宅，直奔庄上而去。这一次前去，比头一回更省事了，不但道路全都认

识了，就连里面各处，也全都熟悉了。统共是老四位，也不分开单走，大家全都凑在一处，来到樊宅，留神观看，正北厅里面，就是总头领的住所，里面的灯光非常明亮，借着灯光往里观看，里面正是许文成董图许文秀坐在一处，好像是开秘密会议。就听许文成苦丧着脸儿说道："卞忠究竟是何人害死的，柳树后怎么会起了火，以至于将文英烧死，这里头究竟有无别情，如果说这里头没有别的事，为什么跟张伦被救，都是在一天呢，你们都是怎么办的，可以跟我实话实说，不怕是把事情办错了，你们也告诉我，我好预备法子对待他们。这样闷着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虽然说将张伦的大儿子拿住，难道说今天晚晌，就没有事了吗？如果你们说出实话来，咱们能办就办，如果不能办，趁早通知各庄主，不然事情没办成，反到惹了祸，那才是贪功不成，反到得过，这可实在犯不上。起先拿住张伦之时，依着我把他送交庄主，听凭发落就完了。你们非说不交，到了现在出了事，你们没看见吗，昨夜来的人，一个个全都是武艺高强，可并非是我说话，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就是来的那两个人位，不用说我不成，就是咱们庄主跟人家动手，也不一定怎么样，就不用说是我们了，倘若那两个，二次前来，我们有什么法子对待他们呢？再者说，这个事我就不明白，因为什么卞忠竟会被人用刀刺死呢？我可告诉你们，说了实话没的可说，如若是不说实话，早早晚晚这个事闹起来，必然是奉知庄主，到了那里，庄主一问，不说就打，再说了也晚了，我也落了不是了，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到了这个时候，董图这小子也没有主意了，比如说这里头，要是不死一个许文英，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事到如今，可以跟许文成实

话实说了，就是落点不是，也还不大要紧，到现在既然许文成长子死了，这可就不能那么说了。只可咬定牙关，说道："这里头任什么事也没有，不过这个事，庄主也没十分说叫咱们办，可是咱们要是办好了，在庄主面前，总可以得一点好处，没想到这个事这么难，不然咱们就把张伦之子张忠的绑绳一放，这个事可也就算完了。"许文成一听，这个气可就大了，遂道："董图吾们也别论谁是大头儿，谁是小头儿，在一块作事，我们是谁跟谁也没有仇恨，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现在你又说了不办了，死了一个卞忠，死了我一个小子，这可是为什么呢。"当时董图也知道这个话不好说，只可说道，不是这事不好办吗，如果把他们的人全都放开，他们不是就不来了吗。许文成说道："得了，我知道这里头一定是有了别的事了，我告诉你吧，明天我要到后面大厅，请求各位庄主，究竟这段事，庄主怎么交代给你们的，倘若问出别的情形，我许文成当然要替死去的二人报仇，张伦之子，明天送交大厅就是了。"董图听到这里，不住的给许文秀使眼色，那个意思是叫他快说，那知道，许文秀这小子，心里怀着鬼胎，那里还敢说一句话，此时许文成可就有了气了，遂摆了摆手说道："你们回去吧，明天就是这么办了。"话说到这里，自己先站起身形，董图无法，只可跟许文秀一同出去。

当时四位老人家，在房上看得明明白白，听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彼此打了手势，打算跟着这两个小子，伸手将他等拿获，老四位这才在房上暗含着跟随。小子们将然走出角门来，这功夫，周天民老侠客，头一个就下来了，老头子也真能，伸手一掌，先把董图结果了性命。许文秀将然要跑的功夫，张爷便到了，一手掐住了脖颈，就算把小子擒住了。一

直提到无人之处，问道："你是许文成的次子许文秀吗？对于我姓张的这场事，究竟是谁出的主意，现在张忠被押何处，说出实话来，还则罢了，不然的话，今天要你的狗命。"文秀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心说道，现在已被人拿住了，不说也不成。小子遂一个字也不瞒的，从打起头以至于现在，如此如彼的全都说了一遍。各位老人家这才明白，原来这场事谁不怨，就是董图卞忠这两个小子的坏，可是现在两个小子也全都死了，俗语说害人如害己，是一点也不错。张爷这才说道："张忠押在那里，你要说了实话，我必然饶你不死。"许文秀就把张忠被押的地点，说了出来，四位老英雄，遂然手提着他前去寻找，敢到了囚张忠那个地方一看，并无有半个人影，张爷这个气就大了，忙说道："好小子，你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尚且不说实话，你也不想想你小子还有实话没有，可见得你生来就不是东西，我看留你活在世界上，也是白糟蹋粮食。"说到这里，刀如闪电一般，不过就是一摆，小子已然头尸两分，将然把这个小子杀死。

就听有传锣声音，四位老英雄，这才顺着声音各处观看，忽然间看见了，灯笼火把围着一个人动手，当时借着灯光仔细一看，非是别位，正是百里池塘一朵莲张富英小姐，四位老英雄赶紧摆手中军刃过去，杀散了众人，看了看正是张富英带着张忠。书中暗表，张富英今天救人，就算太巧了，由打家中出来，到了庄上，自己一想，樊家的住宅，绝非寻常可比，那一个地方广大，当然就是那里。姑娘打定了这个主意，伏下身形各处观看，一眼也就看见了这所宅院了，姑娘并不犹豫，一直就够奔此处，到了切近，便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各处探听，看见有一个院落，里面灯光辉煌，姑娘一

想，要知心腹事，得听他人背后言，我何不听听他们说些个什么？倘若是有机会，就许救出我的兄弟来，也未可知，主意已定，遂才慢慢细听，院子里头是四合房，各屋里都有人，并且说话的声音非常的大，听了听才知道，原来这是喽兵的住所，姑娘心里非常喜欢，心说小子们，除非你们别一个人出来，如果要是出来，我只要是拿住一个，就不怕你不告诉我现在张忠押在什么地方了。将然想到这里，从打背后出来两个人，一边说这话，一边往外走，姑娘一想，我可是一个人，他们是两个人，比如说我先杀了一个，再将那个拿住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说，如果那一个被杀，那一个准得跑了，不如我想一个法子，叫他们一个死，一个被擒，那么，这位事可就好办了。你说这个姑娘也真损，遂飘身跳将下来，绕道走到这两个小子的头里，斯斯文文的说道："二位劳驾，我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来了，我也找不着道路了，求你们二位，辛苦一趟，把我给领了出去行吗？"这个地方就叫色不迷人人自迷，两个喽兵一看，不知那里来的这么一个大姑娘，怎么会走错了路，就是走错了道路，也不至于走到营盘里来呢，不问可知，她一定是不知道跟谁不错，当然是没找着，这真可以盘问盘问她，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姑娘，"你到这里来找谁来了，不然的话，就是走错了道路，也不至于走到这里来呀，你如实话实说，不论你找谁，我都能给你找来。"姑娘一听，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人，这才笑了笑说道："我知道我找谁，碰上谁算谁就完了吗，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小子一听，连屁股都乐了，两人遂互起暗斗，这个恨不能叫那个走，那个恨不能叫这个走，话虽没说出来，心里都有这个心思。这两个小子，一个姓李叫李得胜，一个姓张叫张得

功，李得胜说道："姑娘你既然走迷惑了，你就随着我走吧。"姑娘说道："胆小不得将军作，你懂不懂，你真要是有胆子的话，你跟我来，可有一节，你们可别两个一块来，那不来一个，以后再来一个都成，一块儿来可不成。"李得胜说道："张得功你在这儿等一会，我先去吧。"张得功把眼一瞪道："怎么着我等一会你先去，以我看来，我先去你等会儿吧。"李得胜就是不让他去，张得功说："不让我去，你打算吃独的不成，要不然我们两个人一同去吧。"姑娘忙道："一同去可不成，我要是不答应，你们可是白费，如果不讲理的话，我就嚷嚷，不是你们全摸不着吗？"李得胜张得功可就红眼了，遂说道："张得功这可是我先搭的碴儿，你要不让我去，告诉你吧，今天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张得功说着，两腿遂往前一蹬，摆拳便打，这个功夫，姑娘也凑到跟前，暗含着把宝剑取出来，不管这二人是谁，当时就是一剑，扎入了肋骨，当时亡命，看了看方才知道是张得功。此时便把李得胜吓了一跳，姑娘道："你不用怕，由一见面儿我就看上你了，所以我才把他杀死，你赶紧把他尸首搬着走，省得叫别人看出了马脚来。"李得胜这个时候，就算是说什么听什么，当时把张得功给扛到了树林子里面，找无人的地方一扔，然后跟姑娘说道："吾们到那里去呢，"姑娘遂说道："你就随我来吧。"李得胜就如同中了迷惑药一般，姑娘头里走，小子后面跟随，走到了树林当中，姑娘一转脸儿，跟小子来个面对面，抬起金莲，便把小子踢倒在地，脚踏脊背，叫了一声："小子我要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尔等用诡计捉拿的张伦老英雄，那就是我的天伦。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是来搭救我的兄弟张忠，如果你要打算保全性命的话，你就实话告诉我，张忠

现在哪里扣押？我或者能够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想活也难。”李得胜到了现在，这才如梦初醒，遂连连叫道：“姑娘饶命，我全都说出来就是了，你不是问张忠吗，现在樊宅前层跨院的上房被面，我要是说一句瞎话，请姑娘把我杀死，我是死而无怨，”姑娘一听这个话，说的恳恳切切，绝以不像瞎话，不过不能轻轻的把他放了，怕的是他走漏了消息，对于救人可就麻烦了，可是要把他杀了，这实在是极端无辜了。姑娘想了想，这才把法子想妥了，莫若我先把他捆在这里，口内给他塞上东西，如果他要是说了瞎话，我回头再把他杀死，他要说的是实话，我也就不管他了，到了天亮的时候，他也不至于死，到那时必定有人救他。这个地方，按说可是老套儿，现在特别细表，就是表的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张老英雄的姑娘，可真够的上女英雄，当时把主意想好了，照着所想的办理，李得胜再三央求，他打算叫姑娘把他放了，张富英笑了笑说道：“你不是看我不错，我捆了你，就算是了了你的心愿。”说着话四马倒攒蹄的捆好了，用宝剑割下了一块衣襟来，把小子嘴堵上。收拾完了，姑娘按照小子所说的方向，一直就找到了，到了东跨院的上房门口上一看，有一把铃铛锁，锁着门，让姑娘取绳子勒锁簧可办不到，伸手抓住了大锁，用力一拧，就听咯吧一声，已经把锁头掉了下来，到了屋子里，便低声叫道：“张忠兄弟现在那里。”张忠一听，知道这是姐姐到了，赶紧答言。姑娘来到近前，用宝剑将他身上的捆绳割开，遂扶着张忠往外走，这时院里头来了一对摺子灯，统共是六个人，各自手擎军刃，就把这姐儿俩给围上了，这就是姑娘拧锁之时，咯吧的响声，被看守差使的全都听见了，赶紧各自收拾军刃，点着灯，容着他们来到切近，这

六个人也都到了。姑娘一看不好，遂把手中宝剑一横，高声说道："尔等如果知时达务，赶早的给我开出一条道路来，不然的话，我管教你们一个个全都跑不了。"喽兵因为看见救人的是个女子，这才放开了胆子说道："大胆的丫头，竟敢前来盗囚，还不给我抛下军刃，束手被擒，倘若不然，你还走的了吗？"姑娘听了这个话，这个气可就大了，遂叫张忠往后站，把手中宝剑一摆，便跟这六个小子打在一处，喽兵们那里是姑娘的敌手，不过就是三五个照面，便杀死了一个，受了伤的三个，一共六人，剩下的那两个人一看，心说不好，这才转身就跑，张忠勉强着，由打杀死的喽兵手里，拿了一口刀，这才跟着姐姐往外走，皆因张忠走的很慢，半天的功夫，才走出了樊宅。正然往前走着，就听后面锣声响亮，遂回头一看，原来是庄子里头有人追赶下来了，姑娘叫张忠闪开，自己手擎宝剑，拦住了道路。

后面来的，可就是许文成带人赶到，因许文成将然跟自己的儿子和董图，把话说完了，自己越想越有气，将然要休息休息，这个时候看守张忠的又来报告说，"回报总头领得知，现有一个女子，手擎宝剑，已然将张忠救走，我等上前拦阻，已然被他杀伤了四个，请大头赶紧设法捉拿。"许文成一听，可了不得了，遂赶紧传齐了手下几个头目，带着十几个喽兵，便追赶下来，那知道这位姑娘，真不含乎，心说你不是追吗？索性我就不走了，今天跟你等倒要分个高低，越是没有知识的人，只要看见是女子出头，他便以为一个女子，有多大能为，所以全都抢着出头动手。头一个过来这个小子，是个黑大个儿，手拿着一杆长枪，那个样儿可非常的凶，连连叫道："丫头，你是什么人，竟敢来到庄上搅闹，报通你的名姓，你

家头目，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姑娘听了，笑了笑说道：“小子我要不告诉你，就仿佛怕你似的，在下姓张，双名富英，外号人称百里池塘一朵莲，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说明了，回头判官好给你勾生死簿。”那人道“我打量是怎样个出奇的人物，原来是一朵莲花，今天我要枪扎你这朵莲花，你问我姓名吗，我就是本庄头目，过山狼刘顺便是。”随又道，别走接枪，姑娘听看小子说话有气，自己常听父亲说过，凡在外面行侠作义的，多以少杀人为本，怎奈这个小子说话，这样无理，我岂能饶恕于他，正然想着，小子的枪已到了，姑娘向左一上步，用宝剑往里一扣他的枪杆，跟着里手就是一剑，小子虽然长的这么横，敢情没有多大能耐，看见宝剑到了，他不说赶紧躲开，他反倒用枪往外拨，那如何成的了。没等把枪撤回去，姑娘的宝剑又到了，耳轮中就听噗哧一声，姑娘的剑也太快了，这小子的脖子也太糟了，宝剑一到脑袋就落于地，死尸往旁边一倒。这个功夫又来了一个，姓王名赖，外号夜猫子，长的是小矮个儿，闷楼头，卧抠眼，蒜头鼻子，大嘴岔，手里拿着一口单刀，自报名姓后，跟着抡刀便剁，姑娘一看刀临切近，不过微然一转身形，便闪开了，宝剑用拨草寻蛇，奔小子的胸口便刺，这小子还真不含乎，身形往后一退，这第一剑闪开了。姑娘这口宝剑，乃是受老人家张伦的亲传，名目就叫八步连环剑，小子虽然躲开这第一剑，没想到，姑娘跟着把身形往前一纵，名目就叫飞身刺虎，小子一看害怕，遂闭目等死，这位张大姑娘，还真是不客气，不是你闭眼吗，索性就不用睁开了，剑尖照定小子胸口一点，最多扎进去不到二寸，这小子也算娇气，居然也就不活了。许文成一看可了不得了，两个头目都过去跟人家动手，让人家

不费吹灰之力，二人全都被人杀死了。一看其余的人吓的也不敢过去了，许文成无法，只得一抡金背砍山刀，过去跟姑娘动手，倒是许文成的功夫，比他们强的多，居然跟姑娘打了好几个照面，可是依然不是富英的敌手，旁的头目一看，连总头都不是人家敌手，那可算了不得了，这才大家各亮军刃，便把姑娘围住了。要说张富英实在是个巾帼英雄，虽然许文成人多势众，但姑娘并不着忙，宝剑施展开了，力敌众人，并无一点惧色，废物就是张忠，可惜生来是个男子汉，看着姐姐被人家困住，手里虽然拿着一口刀，他却站在那里，就是不敢过去。幸亏这时候，四位老英雄赶到，这才杀散众人，将姑娘救回。张老英雄指着张忠骂道："天生废物，平常叫你练功夫，你总舍不得用功夫，到用上的时候，可就后悔了，你的姐姐因为救你，被群贼围上，怎么你就应当袖手旁观吗？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正是给我张伦现眼。"老人家越说越有气，幸亏大家力劝，这才算完了。然后大家坐在一处一合计，原来这个事，樊氏弟兄并不知道，现在咱们人不是回来了吗，先不必理他了，有什么事，听他的动静就是了，大家一齐点头，都说这个办法很对。

第一百五十回

来龙降龙两寺积怨　和尚剑客争相厮杀

话说四位老英雄救出张氏姐弟，坐在一起合计以后的行动，陈文海当面要求说："我的女儿，在咱们这方面说，是早已嫁给宝光为妻室了，并且身怀有孕，我这个话，在家里跟乡亲说可不成，当然就得说，现在说妥了人家，带着姑娘前去就亲，众位说是这个话不是？"大家遂说道："不错，就得绕这么一个弯儿。"陈爷说道："既然如此，我得当面要求一段事，王老侠客不是跟我一同出港吗，无论有么紧要的事，也得辛苦一趟，随我够奔家中，便以他老人家为大宾大保，前去迎亲。这样一来，与我的名誉上还好看一点儿。"张爷周爷一听这个话有理，三位遂一同要求王老侠，十古老侠客因情面难却，只可点头答应。

当天晚晌老哥俩可要出港，那知道，各处都有人把守，并不像来的时候那样随便。费了两天的功夫，才找出一条把守人少的道路，这二位也不惊动守卫人，便鹿伏鹤行的来到了港沿，遂各自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跃出了港外。老哥两个，连夜行走，到了陈爷家中。就照着合计好的话一说，照样惊动友亲，给姑娘预备陪嫁东西，又把老陈福找了来，前后话跟他说明白了。别看陈福是个家人，但非常通情达理，要不是陈七一个人，几乎害得两家家败人亡，既然已经杀死就倒很好，那算他自作自受。至于陈宝光的家产，分他一半，陈福说什么也不要。后来还是老侠客王十古从中劝说："陈福这

个家产你可不能不要，头一节你们是陈宅的随姓家人，这人要是走了，这个家产，就算归你了。现在既然你家主人有了下落了，当然这个家产还是你们主人的。皆因这场事发生，不管怨谁，你的儿子一死，到老来指着何人来养活你呢？因此才给你半份家产。如果你不要，当然那是你的心里别有打算，不是怀恨你的主人，就是怀恨陈老英雄，必然打算给你死去的儿子报仇雪恨。”陈福一听，遂连连行礼：“老侠客您说这个话，可真是屈枉老奴之心了，皆因我们主人逃亡在外，改门换姓，给人家去招门纳婿，究其原由，这个事是完全由于我的儿子害的，我便有失教之罪，人家不加追问于我，也就足矣。到如今反倒分给一部家产，我的良心何忍。”王老侠客说道：“不要紧，你要也罢，不要也罢，反正你的主人不在这里，他的家产也应当归你看守，你提出一半家产出来帮助作为陈老英雄小姐的陪嫁就是了。”陈福无法，这才点头。诸事全都办完了，吉日也到了，照样用轿子把姑娘搭出来，也是鼓乐喧天，不过走几里地，再以车代步就是了。王十古陪着陈爷一路护送，仍然来到港沿。依着陈爷仍然叫王十古一同进港，王老侠客，要到各处哨探哨探，对于自己失踪的事，外面有什么动作没有，陈文海点头，遂带着姑娘进港不提。

且说王老侠客主意是怎么打定呢？一时之间，还是真想不起来，如何下手。自己有意无意之间往前便走，正然走着，对面来了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说道：“只要是你真有本领，到了降龙寺，战败群侠，所有租税准保全免。”那人说道：“你就放心吧，这事就是我办不到，我还得请我们老师出头呢，不就是天下的剑侠吗？我可不是替我的老师说句大话，只要是走到一块儿，他们那一个也不成。”十古老侠客听了这个话，

就是一怔，怎么会来了许多剑侠在降龙寺，但不知这些位都是何人。提起降龙寺，我这才想起，里面的方丈是智慧长老，那也是成了名的剑客，这两个小子这样的说，我何不到降龙寺看看？就势见着老方丈也可打听打听。想罢抬头观看，方才说话的这两个小子，已然走得无影无踪，老人家不知方才说话的那两人是谁，这两人正是郎山秀水钻天石猴小雷公，那一个是钻天鹞子尚德。前文已经表过，因为催租将小子给打发出来，可巧在中途跟王老侠客相遇，老人家这才慢慢的来到了降龙寺，一看这群剑侠，老头子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恰巧赶上尚德输招，智玄和尚要跟师弟动手，白太官出头拦阻，正然无法解决，这个功夫王老侠客到了。白爷这才说道："高僧你来看，这些位所为的可就是这位老侠客，就皆因这位老人家的生死存亡不知下落，到现在他老人家既然来了，有什么话这就好说了。"智玄一听王十古有了，自己觉得理直气壮了，心说你们的人可是有了，我们死的人可怎么办，现在就是交了手，大概也打不出所以然来，莫若借着这个机会，暂时回山，有什么话回头再说。

和尚想到这里，这才说道："白老剑客，这个话可是你说的，老僧冲你这句话，暂且回山。以后再有何事故，我就冲着你老人家说了。"话说完了，遂扬长而去。王十古和大家一见面，有不认识的，给老人家引见引见，这才全都聚在一处，问了问老人家，这是由那里来，老人家不慌不忙的就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众人闻听，全都点了点，看起来身为成了名的剑侠，又不能够不出门，只要一出了门，这个事不知由那里就来了。这个时候，马奎马龙元，走上前来叫了一声："王老侠客，你老人家既然在此，那末就请你老将此物收起来吧。"

说着话由打腰中取出一件东西来，老人家问了问由那里得来的，众人也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老人家当然要向众人道谢，又向马龙元致谢，然后将鞭收起。大家又谈了一会儿樊家港，既然来了一位少庄主，跟龙山大寨寨主女人的事，当然不能善罢甘休，我等也不能从此一走，皆因这里面老方丈智慧被的嫌疑太大了。如果我等走后，来龙山也决不能跟他老人善罢甘体。智慧闻听哈哈大笑道："众位老人家这个事不能这么说，如果有要紧的事，还是请你们老几位帮忙，你们诸位也不必以此为念，就让他们来龙山，不跟我完，又应该把我怎样。"众人这才说道："头一节，我们也没有多少要紧的事，再者说有事也不能这样的走了，何况红蝶冒充刚肠女之名，他等现在都藏于樊家港，蓝衣仙姑贺玄真盗去了董海川的宝剑，我们如何跟他们善罢甘休，别说他们来龙山不完，就是他等打算完，也不成呀，除非是叫他们把这几个人现出来，不然绝以跟他们完不了。"智慧老方丈想了想，这个到也是实在，往下并不说了。

老少英雄，大家坐在一处闲谈了半天，这才一同用饭，当时也并未研究出来好的办法来。到了次日，大家仍是聚在一处商议，正在谈话之际，外面来了个人回报，来龙山现已来人下书，这个书信，非得见着老剑客白太官方能交出。大家一听，这才齐说道："下书之人，现在那里？赶紧叫他进来。"小弟兄遂答应了一声，便出去了，功夫不大，遂带进了一个人来，正是郎山郎秀水，见着众人，打了一躬，然后说道："但不知那位是白老剑客。"白爷答道："老朽便是白太官，有何言语，你就当面说吧。"郎秀水和颜悦色的说道："倒是没有什么言语，就是有一封书信，老方丈叫我亲自呈递，并且

还要等候你老人家的回书。”说着话，从打腰中将书信取了出来，双手交给老剑客，别看投书的人指名交给白太官，老人家可不能公然自己就拆开观看，这也是通常的一种礼节，比如你要是私人的信件，别人接了过来，不管人家是什么书信，别人也不能拆阅，皆因偷看人家的书信，那是很不合理的行为。这个话如果不说明白了，猛一听说，仿佛像没理似的，其实这里个很有道理，不过因为人家那个信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事，也许有背人的私话，倘若被你看见了，你的良心一有不正，就许从中坏人家的事；也许按着人家信上所说的言语，从中去找便宜理。如果你不看见人家的书信，当然你不知道，所以偷看人家的书信，是犯法的。到了公共的事，可就不然了，事情不关乎个人，人位又很多，所以就得谦让。当时白老剑客接书在手，向着各位老剑客谦让，但谁也不肯接，遂齐说道：“请你老人自己拆吧，客家尚且等候回书呢，你老别耽误功夫了。”白太官无法，这才说了一声“既然如此，我就斗胆了。”说话之间，便把书信拆开，里面的言语，说的非常明白：“老剑客台鉴，请见信转知剑侠，要紧就是童林和王十古，定于明日正午，老僧略备斋饭，即请届时光临，以便谈商已往之事，此致即请道安，智玄谨上。”白老剑客看完了之后，这才把书信挨位的传阅了一遍，原来不是什么书信，分明是战书，约童林和王十古赴会，去与不去，倒是个问题。不去如何回复，去又如何预备，这可不是一说就能办的事，当然得大家合计好了，这个回书才能够复呢。白老剑客，这才对着众位小弟兄说道：“你等先把下书这位带到前面，待一会儿，我等好给来龙山作回书。”小弟兄们答应了一声，遂把郎山带到前面用饭不表。

且说诸位剑侠，大家坐在一处计议，首先由白老剑客问道："各位老人家，你说这个会咱们赴不赴呢？"各位老人家，全都没说话，惟为童林答道："老剑客我这个话说的可不一定对不对，此事如果我们不去，他们必然说我们不是英雄，莫若不管他是刀山油锅，咱们也照样去，那怕是死在来龙山，那也是情愿。只能叫他名在人不在，不能叫他人在名头坏，不知各位老人家以为如何。"白太官跟童林论起来，可也是老前辈啦，怎奈不是直接的，旁边的姜老剑客跟童林可是本门户的，听了童林这里说话，不由得不喜欢，遂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童林小小的年纪，说话为什么这样强暴？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当然是不应当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可有一节，也得分析事情的轻重，比如说办的是一段事，有本领把这一段事办成了，那才叫有本事啦。如果到一处就死一处，试问你有几个命，能够死的了两回吗？再者说，大英雄讲究人家办不了的事，自己能够办成了，那才能叫人敬服，到处去死去，那就用不着你了，就是无能的女子不也是一样会死吗？外面的泥腿光棍地赖等人，差不多都是不怕死之辈，类乎钻刀山，跳油锅那都是他们的本领。可有一节，人家的油锅跳完了之后，还可以得一个码头，不值之中也算是值了，因为人家的后辈儿孙就依此为吃饭之门了。虽然这么说，好汉子尚且不办这个事，那不过就是无能之辈所为，我辈若豁出一条命去，那还不如人家泥腿的行为呢，你想一想这个江湖那是么闯的呢！你以为说这个话是露脸啦，就仿佛是你自己不怕死，难道说在位这些个人，全都没有你敢死吗？将来这种话，可以不必说，就让是不说，亦一样有人知道这个事情里面含着有多大的危险，何必都说出来，他那里不怕是刀山，咱们也要豁出

命去也得前去，这个话，说不说有什么关系。难道说你也不想一想，在其位的哪一个不是成名的剑侠，哪一个没从江湖上闯荡过？你会说，别人就不会说吗？别人全都不说，当然这个话说出来不好听。”姜老剑客越说越有气，话说起来可就没完了。太官白爷这才说道：“姜老剑客，不必往下多说了，像海川这样弟子，在年轻的人中，就算很好，至于说话上，那可是阅历，一年是一年的关系，咱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断不了有这种言语，不过自己不知道就是了。话既然说明了，海川以后说话也要留神了。请你老人家，先别提这个，咱们还是商量咱们赴会的事要紧，海川所说的话，其中也很有道理，他等既然来信约请，我等如不敢前去，岂不叫他们小看我等，既然不让他小看，那只可就是豁出去闯这个龙潭虎穴，不过大家应该研究研究，去，应当怎么去。”此时大家这才一齐说道：“白老剑客所说之话，甚为有理，请各位老人家赶紧研究研究，到底是怎么办好，也好给人家回复。”当时降龙寺老方丈智慧长老，念了一声佛号：“诸位叫我看，这个赴会，还是我的师哥跟我过不去，别说他还指名叫我，这次来龙山我可不能不去。”白爷听了听，不由得心中暗想，方丈去不去这个话还是另说，倘若有他前去，当然就成了鸿门宴客了，又一想就是不去，也未必平安的了，既然这样，不去也好。想罢，这才说道：“老方丈昨天你们师兄弟二人，几乎没当场动手，你老要是前去，倘若言语不投机，再要决裂了，那岂不是不合适吗？我等跟智玄方丈不认识，而没有手足的关系，如果说是师兄弟一反目，未免于门户上，不大好看吧。”智慧闻听，冷冷笑道：“这话你老人家也不必多想，虽是一师之徒，也很有关系，然而论僧道门中，慢说是师兄师弟，就是师傅徒弟

也没有关系，这句话说出来，并不是欺师灭祖。皆因一门之中，谁要是反对谁，所反对的就是理性，如果于理性不通，只有两个法子处理：一个是不理，再一个就是不论是谁，也是一样的反对。不怕这个人反对那人，以致于死，他死了仍然跟自己无仇无恨。这就说的是，反对的是事并不是人，既然不跟人反对，师兄弟不照样还是师兄弟吗？”白爷本来不过就是略说一句就完了，不想引出了智慧这一片话来，自己方要答言，就听老方丈又接着说道：“再说这段事，我身上被的嫌疑很大，老剑客你老也知道，比如说我要是不去，我那师兄他必有所推托了，种种不对，不就放到我的身上来，莫若我也一同前去，有话当面说，不就完了吗！那样倒省事。”白爷遂答应道：“好吧，赴会之中，算是有你老人家了。”白爷又道：“他这话是跟我说的，我得去王老侠客和海川这二位，也不能不去，皆因他们是信里已然指出来的，当然就不能不到了，真要是不到的话，岂不是被他们小看吗？这是人位的关系，现在到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要紧的是咱们决定一下，这是一定去了。”大家齐声说道：“依我等之意，咱们大家都去，就是不大家去，也要多去人位才好，以防意外，再者说这个回书，现在就可以答复他了，明天准到就是了。”大家全都这么说，这就算是一定了。白爷说道：“我也不客气了。取过文房四宝来，我给他等回复就是了。”一声吩咐，早有人把文房四宝，取了过来，白爷并不思索，提笔写道：“智老禅师台照，来函收阅，所约遵命，如期必到，白太官代笔。”书信写完了，便打发人问郎秀山吃完饭了没有，有人回来说道：“他早就吃了饭了，就是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诸位老英雄听了这句话，不由的吓了一跳，不知小弟兄

们又出了什么事故。遂赶紧调查小弟兄之中人数够不够，这一调查不要紧，别人都不少，就是不见牛儿小子跟坏事包张望。当时各位老英雄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遂立刻派人四出寻找，就恐怕再出了什么意外，这个事可就不好说了。各位老人家还是真猜着了，由打这个郎秀山一来，坏事包张望，总看着他长的奇怪，并且他这个外号尤怪，叫什么小雷公，本来长的跟雷公样子差不多。今天这个小子我得计算计算他，自己不能伸手计算他，皆因不知道人家有多大能为。坏事包一想，我何不将牛儿小子叫了出来呢。小子把主意想好了，这才找着了于宝光，叫了一声牛儿小子，“咱们这个能耐全都完了，你看见刚才下书来的那个人没有？他的外号叫小雷公，那小子他会打张手雷，只要他的手一张，就是一个雷，虽然把人霹不躺下，不过吓一跳，在人一怔神的时候，他或者是一拳一脚，必然可以把人打倒了，这小子真是好模样，来到咱们这里来，各位老人家看见人家的能耐大，十斤牛肉二斤酒，叫他吃喝，你说咱们倒霉不倒霉，都在一块儿呆着，人家吃那么好的东西，咱们大家伙儿就看着吧”！牛儿小子没等他把话说完了，早就气的跳起来了：“怎么你早不告诉我呢，好牛肉他吃完了没有？”张望一想，千万别说吃完了，若告诉他吃完了，必然等晚饭时才找他去呢，遂道：“他要吃完了我看着更生气了，他这不是才刚吃吗。”牛儿小子一伸手拉着张望走：“你领着我去看看去”。张望说道：“你先别忙，你要打算叫我领你去也成，你得听我的话，你可千万别把他打死了，我叫他跟你摔跤，你就摔跤，叫你跟他比拳，你就跟他比拳，还不许在这里比，得把他叫出去，你当时叫他出来，他非不去不可，到那时见着他，我就替你说，你听见了没有？”牛儿小

子点头答应，两个人这才一同前去，见着郎秀山，张望说道："这位郎爷，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我们这儿的大力神于宝元，外号就叫牛儿小子，他听说你叫雷公，必然有力气，他打算跟你较较劲儿，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郎秀山一听，呕，这是你们成心算计我，打算看看我的能耐，比如说，我今天要说不跟他，不只于我栽了，就是我师傅也全都栽了，小子想到这里，连连点头："叫了一声和尚，不论那位跟我比试拳脚，可有一样儿，这个比法，得依我的法子，我说比什么咱们就比什么才成呢。"和尚一听，心说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法子吗，这才点头说道："郎爷这个话是这么说，无论比什么，也出不了武术之外，凡是这一类的，咱们就敞开比。"郎秀山笑了笑说道："那是当然了，不比武术，难道说还比文章不成吗？但不知咱们到那里去比。"和尚这才说道："你随我来吧。"话说到这里，三个人便站起身形，张望可就把他二人带到了降龙寺后竹林里面这才说道："这个地方够多么清静，你说比什么吧。"郎秀山心中可有个算计，心说，这个小子，这么大的个儿，不问可知，他一定很有力气了，我就不能和他比力，我跟他比轻身术，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咱们这么办吧，我练一个功夫，你们二人无论谁练上来，都算不输，可有一样儿，你们两人都练不上来，那就算我赢了。"张望一听，心说小子，你说出这种法子来，你就算输了，如果你和我们单着比，或者他还能赢了，要是和我们两人比，他就算输了，我们两个，可称得起一个巧的，一个笨的，巧的飞檐走壁，陆地飞行，至于笨的，那可就是力大无穷，你想想你还能够占的了便宜吗？张望想着可笑，这才点头答应道："就这么办吧，请你先练，好在咱们这是友谊的，谁输了也算不了什么，你就先练吧。"

郎秀山说道："我也不练别的，就找一棵竹子，我要爬上去，你们也照样的上。"说罢，挑了一棵不粗不细的竹子，可别看不起雷公的那个功夫，还真是不含乎，双手一扶，便哧哧的爬了上去，把竹子坠的弯了下来，，离地不远，双手一放，身形落地。这个功夫可把牛儿小子给难住了，就是最粗的竹子，他也爬不上去，真要是到了细的上头，非得把竹子压折了不可。张望笑了笑，心说，我试一试，可不准成不成。说着也照样来了一回，牛儿小子心说，你这是那里叫我来和他比试，分明是拔扯我，这才高声说道："你们出这个主意不成，我出个主意，你们也练练。"说着，来到一棵竹子近前，双手掳住了，可就把竹子拔倒了，还有许多的根子，没拔出来，遂瞪眼睛非得叫郎秀山也拔不可，郎秀山说的也好，"咱们来的时候，吾的话说的明白，不论是怎么比法，得由着我说吗？你们如果不答应，吾还不来呢。"牛儿一肚子窝火，瞪着眼睛非说"不成不可，小子你不拔，咱完的了吗？你不拔也成，你过来咱们两人比比。"坏事包用言语劝解，牛儿小子也不听，闹的张望，也没有法子了，正在这个时候，众人就找来了，大家要叫郎秀山带信走了，牛儿小子仍然不答应，看了看各位老少英雄全都到了，这才无法，只可跟随众人一同回来。

老人家白太官，把书信交给了郎秀山，大家重新计议赴会的人位，当时姜达姜本初，叫了一声白老英雄，"依我看，明天赴会，还是不让童林去好，因为什么呢，说话作事，好留个退身步，不然的话，童林要是去了，老方丈就不可以去，因为什么呢，话要到了不解之时，不是还有个回来商量商量吗？"白爷一听这个话很对，老方丈当然非去不可，那只可不叫童林去了。当场这个人位，就算选定了，智老和尚，十古

王老侠客，太官白爷，慧斌和尚，就是这老少四位。当天不说，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并不用点心，提前先把饭吃完了，这可是赴会的规矩，赴会就是打仗，倘若不吃饱了，到了那里，要是三言两语，当时动起手来，别的不说，先得挨饿是真的。这几位都是闯荡江湖的老英雄，对于这些个事，就算是很有经验了。饭吃完了，大家这才动身，到了樊家港港沿一看，早就把过渡的船，预备好了，喽兵全都是手中擎着军刃，都是明光铮亮耀眼的，看去却很整齐，有樊家港派出来的大头目在港沿等候，看见各位英雄到了，这才高声说道："请各位老英雄上船吧，我等已候多时了。"说着话便向船上请，太官白爷客客气气，向着众人点头，四位老人家这才登上船来，船只遂往里走，敢情樊家港各位庄主也全都在里港等候呢，都恭恭敬敬又把众位老人家，接下船来，大庄主迎出了樊家港，来龙山已然有人迎接了，此时樊家港人位，全都回庄去了。众位老人家也够奔来龙山大寨，将然来到大寨门前，老方丈智玄向前迎接，叫了一声："众位老英雄，如约前来，真正是给来龙山添光不少，请诸位不必进大寨了，还是请到旗山山神庙去，老僧有话细谈。"

大家听了点头答应，一同来到来龙山的最高峰上，到了山神庙庙堂之中，小沙弥献茶，大家落坐，老方丈话没说出，先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白老剑客，王老侠客，这位慧斌高僧，这不是你们三位在这里了吗，今天咱们把公事抛开，先说我们师兄弟的意思，三位听着我的话，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便可当面质问，如果我说的话对，我对于这场事，可有个办法。"众人一齐说道："老方丈这个话说的很好，同堂拜师，就如同手足一样，就是偶尔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也可以

说话，只要把话说明白了，自然就没有事了，有什么话，请当面言讲就是了，谈不到说的对不对，我们也不能有质问之意，你们二位不过是言语有拗着的地方，我们大家可给你们解释解释，无论如何，还是保持着你们师兄弟的气义，不可犯着心事。”老方丈点了点头，这才叫了一声师弟：“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可有一样儿，你可想明白了，并不是我是师哥，你是师弟，我说话欺你，现在我是跟你解说一下理性，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理，今天我就有个办法，如果听我说的话不对，你可以当面说，就是咱们把话说反了，旁边还有成了名的剑侠，叫他们大家给咱评论一下。”降龙寺老方丈闻听，遂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师兄这个话是这么说，前一次降龙寺相见，不过是一时说急了，无论如何也是兄弟我的不对，无论如何你老人家是哥哥，总得原谅我一步，我本打算早就登山面见你老人家，皆因未得师兄的言语，恐怕发生误会。今天前来，你老人家既是不喜欢，有何言语，师弟当面领受。”老方丈听了这片言语，师弟别看跟我心怀意见，看起来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兄，自己想到这里，心里倒未免的不好受，这才说道：“好，既然师弟这样说，可见得眼里头，还有这个师兄。现在我把经过之事，全都说一遍，想当初弟兄二人同在来龙山镇山神庙，因为师弟对于来龙山的布置不甚满意，遂负气下山，自去保持降龙寺，那时候我有心竭力挽留于你，我又恐怕你不应，当时我也不肯再留，倘若以后再有不合意的地方呢，那岂不是反为不美吗。所以师弟你走之时，我未拦阻，至于现在这场事，跟王老侠客闹事，老僧并不知道，本来这里面没有咱们弟兄的事，比如说因为这个事，你我弟兄闹出意见，岂不叫天下英雄笑话吗？师弟你听

我说之话怎样，如果认为有理，对于这段事，你可以不管，可是我也不管。倘若愿意管的话，你我弟兄二人，一同出头给他们说和，两方面如不认可，那就不用说了，只可事有事在，你听这个话怎样。”降龙寺方丈一听，遂说道：“师兄所说之话，非常近乎情理，可见得樊家港跟群侠之事，大概不是因为我僵火，既然不让我管，可是你也别管，咱还是守我们出家人的五戒，这是很有道理。”

话尚未说完，小和尚进来报告：“尉林尉老英雄来了。”这句话说完了，倒把大和尚吓了一跳，皆因今天这个帖请人，大和尚可不知道降龙寺来多少人，已经派人可请了许多位，自己倒不是跟自己的师弟过不去，恐怕各位剑侠从中打闹，到那时来龙山约有一回恶战，寡众不敌，死活倒算不了什么，关系着跌筋斗，所以不得不预备，这些个人可就全藏在了东西两配殿，以及后殿等处，后面的禅堂，是专门招待降龙寺的来人。如果师弟不明白自己这个意思，也就不往下说什么，如说好了，彼此谁也看不见谁，不是显着好看吗，有谁知这尉林也是被请的，他偏偏来迟了。这也不怨小和尚们不留神，因大方丈有话，人位全都让进来，尔等各自隐藏起来，不可出入乱跑，听呼唤时，再出来，皆因大方丈有这个话，所以小和尚们全都躲开了。尉林来到山上镇山山神庙，因为不知道这个预备的法子，当然是一直的够奔后面禅堂，小和尚看见了，只可跑来报告，这时候再要拦可也拦不住了。尉林一直走到了里面，看了看屋中的人位，白太官、王十古、慧斌，他全都不认得，就是认得这师兄弟二人。尉林在家中听说尚德被二方丈打伤，自己心里非常不痛快，这可不是尉林袒护弟子，这可是尚德说瞎话。他并没说是负气跟郎秀山去到降龙

寺，他是说出头说和，二方丈说了，没有你说和这段事就算完了，这不是你出来了，对你还真是完不了，因此自己脸上不好看，才当场动手。尉林听了这个话，还能够不有气吗？心说，好和尚，尚德是我的徒弟，你也不是不知道，既然你跟他说这个话，这分明是跟我过不去，故此先到来龙山，见着大和尚说明，自己打算找到降龙寺，跟二方丈一死相拚。大和尚说道："你先别忙，这场事，大概不能平平常常的完了，我现在已经预备好了请他等赴会，单等他们来到了，有什么再说。"尉林一听也好，自己这才回庄，到了今天是赴会的日期，尉林以为大方丈，必然打发人前来知会一声，又谁知，越等越没有信息了。自己心说，不问可知，当然是降龙寺的人没敢来，只可来看看吧，所以这才来的很晚，因此一直来到禅堂里面，头一眼便看见了二和尚了，心里不由得这个气可就大了，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智慧："我和你近日无冤，远日无仇，我的弟子一时冒昧出头，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他是为好吗？无论如何你也不应当跟他动手呀，你以为他好欺负啦！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他是我的徒弟吗，他倒是好惹。你可知道我可不是好惹的，其实我这个话，也是多说，你我动起手来，我倒看看你有多大本领。"话说到这里，并没有等屋子里的人答话，尉林便站起身形来到外面，高声说道："智慧那怕你不是英雄，跟你所来的人一拥齐上，姓尉的也不含乎，你要是不敢出来，可别说我要骂你了。"二方丈一听，才知道这小子是给徒弟报仇来的，这个话可不能说出不算来，谁叫自己把人家的徒弟给伤了呢，再说又当各位成名的老英雄的面前，无论如何这个筋斗不能跌，说真了，那怕是刀山呢，也得闯，遂伸手取过自己的一对双剑，迈步往外便走。

大方丈一看，这个可太不合适了，自己的本意，只要二和尚不翻脸，这就算好说合了，至于叫他们众人来，绝以不是自己的本意，到现在这个话可就不能那么说了，只可站起身形来道："师弟不可太忙，愚兄尚有话说。"二方丈哈哈一阵冷笑道："师哥得啦，你别说啦，你的用意我早就明白了，不就是比试一下吗？好武好练的，这算能了什么，实话告你吧，如果怕死，我还不来呢。"把话说完，已然来到院中，尉林手中早就擎定了九钩莲花枪，虽然和尚德所使的军刃一样，可是尉林所使的枪杆是软的，二和尚早就知道外面的这么两个人，今天倒要会会他，遂把双钹一分，便动起手来。这个师傅，当然是比徒弟功夫高的多，可有一节，既然把他的徒弟伤了，大概他的师傅也比我高不了多少，这可是怨和尚，因为动起手来，不管人家的功夫高低，也不应当轻敌，兵法有云，骄者必败。二和尚也算是存了大意之心，后来看了看人家的军刃太快，可了不得了，堪堪自己的双钹，将要占了下风，和尚一看，可害怕了，并且后悔自己不应当看不起人家，不到现在再打算加紧，怎奈自家的招数落下，再往里进，多少可就费了事了，和尚心里一急，未免招数忙乱。尉林这个九钩莲花枪，前面枪头，如同一朵莲花相似，有九个倒须钩，并且枪杆还是软的了，和尚的双钹，都有鸡爪钩，也是为拿军刃所用，错可就错在和尚，不应当用钹拿他的枪，和尚拿钹一找他，尉林也打算用枪钩和尚的双钹，二人一凑和不要紧，咯嚓一声，九钩莲花枪跟钹挂在了一处，和尚可就忘了，人家的枪杆是软的，将然挂在一处儿，尉林往后一带，可了不得啦，和尚手中的双钹全都拿不住了，只可把腕子一松，当啷一声，钹落尘埃，和尚向后一纵，跳出了圈外。这个功夫，

大和尚一个箭步，来到当场，先把军刃拾起来，交给了王十古，二和尚说道："不是我栽了吗，咱们是后会有期。"和尚说完了这句话，遂迈步往外便走，大和尚再叫也不回来了，王十古以及白太官，慧斌，只可随着老人家一同下山。

这时候樊家港得着这个信之后，心里非常感激大和尚，大家都以为镇山山神庙老方丈，无论如何跟降龙寺的方丈是师兄弟，就是他不向着降龙寺，也不能替樊家港出力，众人净等着这个会怎么议呢，如果老方丈和平了解了，那只可抛开了老僧人，咱们单独的跟他斗，所以净等着听信呢，未想到，他居然约来了这位尉登山出头，把二和尚给战败了。这样一来，可见得大和尚还是向着来龙山，这才出头面见老方丈，叫了一声："老人家这回事全都你老办的，剑侠们所仰仗的，大概就是降龙寺的老方丈了，这一次你老人家总算已然把他治倒，剑侠方面态度自然就要改变了，事不宜迟，请你赶紧接着办，就许顺了路把这件事解决，我们樊家港死了一位少庄主，还被擒一位老庄主，擒的放开，死的怎么办，叫他们说，咱这里不是来了一个病太岁张方，打死了金顶豹子小龙霞王晋王秀忠，杀死下书的沙门弟子，趁早叫他们将张方捆绑到山上，听凭咱们的发落，是这样，万事皆休。不然只可叫他预备着跟他等一死相拚。"智玄长老这本来是出于不得已，自己的意思可没打算跟师弟决裂，错只错在了尉林身上，又一想事已如此，我们师弟然栽了筋斗，或者他从此便不出头，也未可知，真是他不出头这下书的就好办了，以理要求，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白白打死我们山上的人，何不再派人下书，请童林进山，倒问问他们这些个事如何解决，老方丈想到这里，这才又写了一封书信，打发小和尚到降龙寺二次下书。

简短捷说，书下到了降龙寺，童林接书在手，这一次自己并不敢发话了，只可捧书给老剑客们观看，请求老人家，这段事应当怎么办理，姜老剑客，这一次，这个火儿就算大了，就皆因大和尚请二和尚上山，不应当预备尉林跟二和尚动手。到如今咱们什么话也没说，又请童林上山，不问可知，当然又是安排好了。既然智玄如此糊涂，当然是有意跟我们势不两立，咱就不必往下多说了，有什么事，咱们就盯着他干就完了。他这一次不是请童林吗？别人一概别动，只叫童林前去就是了，那怕死在了来龙山，只要有我道姜某气在，我跟他们来龙山以完不了。海川一见老人家生气了，不由心中喜悦，这才说道："既然如此，这个回信，就不用作了，告诉他明天准到就是了。"各位老人全都点头，童林亲自告诉下书人，叫他回去告知来龙山的大和尚，下书人走后，老方丈智慧叫了一声"各位老英雄，这一次进山，各位全都不去，老僧我也要前往，什么原因呢？我不是跌了吗，我非得跌到了家才算完了。说一句痛快话吧，有来龙山在便没老僧。"众人也知道二和尚僵了火了，准知道要是拦阻，也是白费，再说事到这个地步，也没有拦的必要了。这时候可就是小弟兄们，牛儿小子，吴霸，张望，阮和，阮壁，徐源，邵甫，侯玉，侯俊，鲍保，阎保等这一干小弟兄们，听说童林亲自进去，大家全都要跟着。这一次姜老剑客可未阻拦，谁爱去谁去，不过不让老英雄们前往，王十古、慧斌方丈，全都一同去，当时就算议决，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早饭吃完，遂各自收拾好了军刃暗器，不亚如一窝蜂相似，奔樊家港而来，如何接进去，不必细表。且说老和尚智玄，他以为这一次二和尚准不来了，因请了许多位英雄，

打算跟童林一死相拚，接到里面，遂有人指引，大和尚眼看着童林，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童林："我耳闻你可是一位出世的英雄，为什么所作所为的事，半点英雄气概也没有呢？王十古在樊家港所经之事，不用说别的，就说我知道的吧，为什么我打发人前去下书，竟把下书人杀死。这就是不够英雄的地方，两国交兵不杀来使，难道说是，你连这句话都不懂的吗？再一说，既是打算跟我过不去，就应当明锣响鼓的找我来才对呀，为什么打发一个张方到此，说了许多假话，乘人不备，杀死本山二寨主王箭，然后逃跑而去。你想一想，这是大英雄的行为吗？"童林听罢，也是哈哈一阵大笑道："智玄别的我全都不惜，只可惜你这个岁数，如果年轻的人说话作事，或者有个想不开。像你偌大年纪，尚且这样糊涂，未免太使人可笑了，送信的小僧人，乃是张方背着众人所杀，因此我将他赶走，至于他出来所办之事，我是一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话你跟我来说呢？别的我全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偌大年岁，竟与自己的师兄弟反起目来，这未免太不合适了。自己不说说自己的错，反要说别人有错，你这才叫只知人非不知己过，何况还并不是他人之过，你这还是成了名的剑客，岂不叫天下英雄笑话你吗！"要说这位老和尚还是真正有良心，当时听童林所说之话，人家并不是没有理由，因而未免有些个张口结舌，在旁边来龙山大寨主白华白子秀，看着老师没有多少话跟人家说，准知道这是跌筋斗的地方，这才插言说道："老师，他等凭着血气之勇，不但是打死人不偿命，连一句痛快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不是讲打吗，咱们跟他较量较量就完了吗？"

老和尚到了这个时候，也就算是有点老羞成怒，他也并

未用话相拦。白华一看老师答应了。这才吩咐一声，“那位弟兄出头先将小儿童林拿住。”当时旁边有人答道：“不才小弟愿往。”留神一看，答言这个人，正是老灶王张虬，手里拿着双股剑，一直够奔当场，这里童林将然要出头，虎儿小子大踏步的走将过去，高声说道：“小子报通名姓，我把你打发了就完了。”张虬报完了姓名，把个虎儿小子乐得像么似的，连连说道：“小子今天咱两唱一出好戏，告诉你吧，这出戏叫打灶王。”张虬听着有气，遂摆剑过来，照定虎儿小子便打。虎儿小子看的明明白白，手中紫金降魔杵横在了胸前，留神一看，小子的双剑，离远了不说，要是离近了，大杵往上一撩，这一撩儿，你可别不理会，便可把双剑给撩到云眼里去。老灶王也知道他的厉害，双剑去的时候，就没敢把劲头儿用实了，看见杵撩起来了，遂赶紧往回一撤，虎儿小子一看没撩着，不由得心中有气，“好小子，别走接军刃。”说着话往前一抢步，泰山压顶，大杵照定灶王便砸，杵带风声，好厉害啦，小子可不敢用双剑接架，只可闪开身形，然后进招，二人战在了一处。忽然牛儿小子抖丹田一声呐喊，跟着一杆，奔小子分心刺来，灶王因被他一吓，未想到跟着杵到了，就在一怔神之际，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噗的一声，你说这个大杵也真快，这小子的胸脯也真糟，前心一扎，居然穿到了后心，猛然间一看，就仿佛这小子真横似的，杵扎过了胸膛，居然能站在那里不倒，其实，哪里是站在那里不倒，是被大杵架住了。虎儿小子看着哈哈大笑，然后用脚尖一点，才把小子的死尸踹倒。来龙山众人一看，这个猛汉，这样凶猛，平平常常武功，可不是他的敌手。这时候三寨主李信，可看出便宜来了，准知道这个小子，不过就是仗着力气

大，至于谈到武术看他粗粗笨笨这个样儿，必然不成。这才向着众人说道："诸位给我看着点儿，待我过来拿他。"话说完了，一摆手中的竹节双鞭，高声说道："胆大的东西，竟敢来到我的山上，打死人命，你可是有多大能为，竟敢如此逞强，报通你的名姓，你家三寨主鞭下不死无名之鬼。"虎儿小子把名姓报完了，又问了问他，彼此说完了名姓，各自把军刃一擎，当场动手，李信的鞭招完全用的是招招架架，他的心思是说虎儿小子，不过是只有力量，并不见得有多好的武术，故此打算用此滑战要赢甘虎，其实全都错了，甘虎那个功夫，跟成名剑侠常在一块儿不说，平常武术或者仗着一力降十会的可赢不了他。甘虎动着手一看就明白这小子的用意了，他是打算巧战我，心说你可错打了定盘星了，真要是把花活施展出来，咱们两个人还不一定谁行谁不行呢！自己想罢，果然把杵法施展开了，真不亚如雨打梨花一般，李信倒打算不用实招动手，怎奈大杵如同雨点般的打来，在先前还可以招招架架，后来竟有接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当场就要堪堪落败，老方丈一看，未免心中有气，常言说的好，是亲三分向。这个话一点也不错，李信是他的弟子，不用说是输招，自己的脸上不好看，多少心里也有一份偏爱，到现在一看不成了，有心自己出头把李信换回来，又恐怕叫天下剑侠，看着自己没有身份，真要是非得斗的那个角儿，那就不用说了，像甘虎这样人，不过是无名小辈，难道说还值得自己出头吗。你说本身不出头，指着自己徒弟出去替换，敢与不敢，那倒不说，就是出去也是白搭，你说这个事可怎么办呢？不错，旁边站着倒是有人，可有一样儿，人家自己不出头，未免不好意思强派人家。正在为难的光景，八尾豹路天

成，一抖三节棍够奔当场，“三寨主请在一旁观看，我路天成来也。”这位姓路的也是邀来的英雄，从前是江湖绿林大盗，后来劫了一个卸任知县，得了白银数万两，自此洗手，不作绿林盗，安家立业，就算作了安善良民。皆因在外面居住，不大方便，恐怕风声走漏了，官面想他的钱，故也住在了来龙山内大路庄，跟平庄庄主认成了当家子，说不说已经数载未曾出世了。总算是受人家老方丈的护庇，彼此全都有个不错。这一次山上有事，自己出头，也就为的是助威。在平常日子，他跟朋友谈话就说过：“来龙山大寨的寨主也不过就是有名无实，头一节老方丈的徒弟太多了，再者说，这类徒弟，都是带艺投师，只学了几手功夫，自己就觉着这个功夫很好了，其实真要是比上，我路天成不是说句大话，他们那一个也不成。”就有人听了他这个话不赞成，看你这个话，说的多易啊，人家来龙山的各寨主，都是选了又选，你想那个能耐要是不成，能够任这个大寨的寨主吗？路天成说道：“你们不是不信吗，早早晚晚有事的时候，给你来个样儿看看。”这话说出来，日子可就不少了，可巧今天就赶上了。路天成一看，三寨主李信堪堪不是人家敌手，自己一想，我自从洗手以后，自己在来龙山内，始终没露过我的能耐，所以这百十来个村庄，但知道我姓路的会武术，他们可未必知道我有能力，今这天可是个机会，我要能够当场赢的了他，这个威名可就算传出去了，藉着这个劲儿，我可以在路庄立一个把式场子，早早晚晚以此解闷，岂不很好。小子想到这里高兴，任什么也没说，一抖三节棍就过去了。

李信动手正然堪堪就要落败，一听有人前来，听他一报名，原来是路天成，自己心说你还不是白费吗，我当是那一

个成名的英雄，原来是路天成，你这个也太不自量其力了，凭我李信不是人家的敌手，你如何能够成的了，可是有一样儿，自己正在危急之时，如果说无人替换，现丑丢人倒是小事，堪堪就要有性命之忧。不管他是人家敌手不是，到不如先教他跟甘虎打两招，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到这里，遂大叫一声“甘虎住招”虎儿小子，冷笑一声，“我这回饶了你的性命，任什么也别提，逃命去吧”，李信本来还要卖拍几句，路天成摆棍已然迎上来了，自己只可擎鞭退回了本队，虎儿小子看了看来的这个人，身量不算甚高，姜黄的面目，浓眉圆目狮鼻阔口，大颧骨，凸起来多高，相貌长的极其凶恶，穿身姜黄绸子裤袄，脚底下青缎子鞋，白袜子，手里拿着一条虎尾三节棍，看那个样子，扬眉吐气的，拿着虎儿小子没看到眼里，虎儿小子看他这个意思，未免心里有气，心说，咬人的狗不露齿，有能耐比上看，这才用手指点道：“小子站住，报名受死。”路天成遂把名姓说了出来，然后当场动手，虎儿小子留神一看，这个小子，不怪他这么扬气，敢情棍法比李信强，自己不能够大意，虎儿小子想到这里，可就留上神了，手中这条大杵，舞得上下飞腾，路天成也不含糊，三节棍，不亚如出水的蛟龙一般，这两个人恰巧打了个棋逢对手，也分不出来谁胜谁负来，虎儿小子心里未免不忿，就凭这么一个无名小辈，我就会打不倒他，真正是可气。想到这里，心中着急，手中的军刃，不住的加紧，路天成一看，虎儿小子真不含乎，自己本打算三招两式，把他赢了，就算完了，我可真没看透，这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本领，如果照着这个样儿跟他打，功夫长了，或者就许输给他，我何不施展我的绝艺，将他打倒，不就完了吗。虎儿小子心里着急，遂一杵紧似一杵，一杵快似

一杵，恨不能一杵把路天成打死，小子这可就得了机会了，用手把三节棍假意一架，就听砰的一声，小子本来不是真的，遂着就躺下了，这一手把虎儿小子吓住了，自己以为是用杵将他打倒了。将然要赶上前去，手起一杵，将他结果性命，就见小子顺着地坡来回乱滚。虎儿小子一看，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小子会一种绝艺，在江湖之中很少见的功夫，就是地滚三节棍，专门练地躺功夫的，倒是有，不过练三节棍的，可太少了。皆因这种军刃，是三节软中硬，又很长，故此不容易练。路天成学这种功夫，是跟一个西域回回所学，听说这是清真教的专门的功夫，路天成装疯卖傻的，说他也是清真教，不然的话，人家可不传给他，三年的功夫，这趟地躺棍，才刚刚的学会了两趟，由打学会了这两趟功夫，小子的名声才起来。故此今天非要出头不可，当时一看，自己用平常的功夫赢了不甘虎，这才打定主意，要施展地躺的功夫。虎儿小子还真不服气这个，心说，小子你施展这手功夫，我又何惧。想到这里，手中的大杵抡起来够奔地下便砸，别看虎儿小子想的不错，人家在地下躺着，他在地上站着，这么一来，你可就不好打了，人躺下，比地皮高不了多少，虎儿小子身体长的又高，杵往下砸的时候，必须毛腰，如果不毛腰，便够不着地皮。人家路天成练的就地十八滚的功夫，在地上来回非常的快，杵将然打下去，路天成早就走了，这一来不要紧，甘虎这个乐儿可就大了，东一毛腰，西一躬身，猛一看去，谁也不知道两人是在动手，敢情人身上的功夫，练什么有什么，不练就不成，别看虎儿小子不含乎，他可没练过躬腰这手功夫。当时忙合的浑身是汗。

这边的童林一看不好，赶紧把包袱拿过来，由打里面取

出来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本打算亲自过去替换，这么个功夫，牛儿小子看着有气了，遂亦把自己的大杵亮将出来，大踏步的来到当场，叫了一声虎儿小子，“你起开，我看这小子拿着哭丧棍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的倒很有意思。”虎儿小子一听，心说这个小子一时半时也打不倒，而且自己也感觉着累了，此时牛儿小子既来替换，我何不叫他打他，想到这里，叫了一声牛儿小子，“这个小子是滚蛋，你千万要留神脚底下，别叫他打着你的腿呀。”牛儿小子说道：“你就去吧。”路天成一看，不由得一皱眉，心想，世界上这样的人，还真有对儿，刚走的这个甘虎，手中使着杵，那么高的身体，现在又来了一个，跟虎儿小子一样，不过就是长像不同，不然正是一对孪生子。路天成一看换了人，当时就站了起来，用手一指，“看你们这个样儿，都是一个长像，他既然赢不了，你不也是白费吗，既然非要动手不可，你得报通名姓，然后我再把你打发回去。”牛儿小子一听人家问他的名字啦，不由得一皱眉，叫声小子，“你不问不成吗？一问名字，可就麻烦了。”路天成哈哈大笑道：“小子怕死，就不应当出头，不告诉我的名姓，那可不成。”牛儿小子一听，人家非问不可，这就没有法子了，只可说道：“小子，你先问头里呢？还是先问后头呢？或是中间呢？”路天成一听，更觉着有意思，怎么问个名姓，还分头里后头中间呢，我真是头一回听见这么说话的，想了想，当然还是由打头里问才对，绝没有问后头跟当中的，路天成想完了，这才说道：“我由头里问吧。”牛儿小子一听很着急，说道：“我就知道非麻烦不可，没想到还是真麻烦了，”遂说道，“小子你要是由头里问，我不能不告诉你，你要问我家住哪里并哪县，哪个村上有门庭。”路天成一听，这不是唱大鼓书的

来了吗？遂说道："你就说你的姓字名谁就完了，这不是问问你的名叫什么，回头我再用三节棍将你打死，我也好叫判官给你圈名字，你家住那府那县，我管的着吗？"牛儿小子一听，遂骂了一声："你这叫混蛋，问我的名姓，不是你自己要问的吗，是我叫你问的吗，你要是不愿听我家住那里的那些话，为什么你从头里问呢？"路天成一听，心里这才明白，莫怪他的名姓分前头后头中间呢，原来里边还有这些个麻烦呢，这才说道："这么办吧，我先由当中问你，你先说你的名字，回头再动手。"牛儿小子一听，心里这才喜欢，"小子你早就这么说，不就完啦吗，为什么你先从头里问呢？"路天成无法，只可说道："我现在从当中问不就完了吗。""小子你由打当中问，我告诉你吧，姓于名宝元，外号叫海里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可别告诉别人哪。"路天成一听，这个小子倒有个意思，这才说道："牛儿小子，"宝元就是一怔，"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叫牛儿小子呢？"路天成一听，心说好糊涂，自己刚说完话，又忘了，遂说道："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别的话不用说了，你不是到当场打算跟我动手吗？你就赶紧亮军刃就是了。"牛儿小子也不客气，伸手把大杵一擎，遂又说道："小子你看见了没有，就凭这个玩艺儿，我就要你的命，"先说话，你可别打呀，敢情牛儿小子，是连手带话一齐来，咀里说着，大杵便砸了下来，此时倒把路天成吓了一跳，心说幸亏是我，要是换一个别人，这一下子就难躲的开，一面想着，忙躲开身形，往旁边一闪，大杵躲过了。遂用自己的三节棍往里进招，动手之间，三节棍跟大杵不时砸到一处，当当山响，火星儿冒起来多高，牛儿小子心里高兴，大杵抡开了上下翻飞，路天成以为牛儿小子比虎儿小子傻的多，当然他的武术不成，又谁

知他这个招数出来，全都是绝命招数，比甘虎的武术还高。不由得自己心里着急，今天这个样儿，大概我是要现眼，本打算把这两个傻小子赢了不就完了吗？谁知道这两个傻小子一个赛似一个，方才我要不是施展地躺的功夫，绝以赢不了，虽然说没把虎儿小子打倒，总算是有人把他替换走了，现在我还得施展我的地躺绝技，不然非输不可。自己想到这里，可不能拿过来就躺下，当然得看个机会，留神等着牛儿小子大杵泰山压顶砸来，仍然施展那一手儿，假装的招架不住，就躺了下来。可是头一回跟虎儿小子来这一手，牛儿小子看的非常清楚，心说，你不想这个法子还则罢了，如果你还是用那手儿，我非给你一个厉害不可。牛儿小子可就留上神了，路天成他可不知道，猛然间赶上牛儿小子的大杵砸下来，路天成果然假意用三节棍往上一架，跟着把身形往下一矮，咕噜的便躺下了，牛儿小子随手把大杵没换式，吧碴一声，来了个出手的，照定小子扔去了，这个地方可算是出了意料之外，路天成万也没想到他把军刃扔来，容着看见杵到了，再想躲可也就来不及了，你说也巧，这条杵尖，正扎在路天成的心窝，哧的一声，登时亡命。牛儿小子这个乐呀，可就别提了，随着三步两步的走过去，将自己的军刃先拿在手中，并说道："小子你不愿意站着死，你倒愿意躺着死。"遂着哈哈大笑起来。

正在这么个功夫，来龙山那里来了一个人，身高约有四尺，体瘦如柴，尖咀缩腮，两个黄眼珠子，滴溜乱转。牛儿小子一看认得，正是钻天石猴小雷公郎山郎秀水，怀抱着一对点金锤遂叫了一声，"牛儿小子，上一次我到降龙寺前去下书，你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当时我因为没有功夫，所以

才不愿意跟你比试，再说那个时候比武也不正大光明，现在虽然不是两军阵前，可是动上手也就不管那些个了，生死也就在眼前了，小子有能耐你就在这里施展吧，倘若不是我的敌手，你可休怨小雷公意狠心毒。”牛儿小子听到这里，遂说道：“雷公小子，你看你这个不是人造的样儿，还不如用杵将你砸死就完了。”

话说到这里，二人各不相让，军刃齐举，差招换式便打在了一处，牛儿小子也真没想到，这个雷公小子，会有这么大的本领，虽然没有自己的力量大，那个劲头儿，也实在不含乎，二人动手，也是像打铁的一般，叮当山响，二人战够多时，还是真打个平平，牛儿小子，不由得着急。心说，就凭这么一个小雷公小子，我就不是他的敌手，这要是老雷公来了，我不就更不是他的敌手吗？小子想着起急，未免杵上加劲，遂一招紧似一招，恨不能一杵将他砸死，小雷公看出他这个意思来了，遂诚心气他，牛儿小子看着有气，小雷公越乐，并且施展滑战的功夫，口中还不住的说，“打不着小子。”牛儿小子听着更有气了，他还是越有气越使劲，越使劲不是越打不着人家，当时把个牛儿小子累得气吁吁的，头上的热汗直流。

在旁边的童海川一看可了不得了，分明是于宝元上了这小子的诡计，功夫如果一长了，筋乏力尽，势必遭他人的毒手，自己想到了这里，把双钺一分，打算过去替换于宝元。来龙山看的明白，一看童林出头了，这个事就算大了。来龙山的大寨主，八面威风神手大将白华白子秀，一摆手中宝剑，便迎了上来，叫了一声童林，“休要逞强，可认得来龙山大寨主白华白子秀吗，你凭着血气之勇，到处欺人，欺到我这里，可

就办不到了，今天我倒要看你有多大能为，别走接剑。”说到这里，立劈华山，一剑够奔顶梁劈来，童林并不慌忙，单等他宝剑来到切近，遂上左步，用右手月挂掳宝剑，同时左手月奔小子右肋便扎，白华知道他的铖上有鸡爪钩儿，宝剑被他钩上，就得出手，赶紧一扁腕子，剑尖冲他身形向后便刺，跟着往右一转，这手剑的名目，叫作尽地成河。童林把双铖换招，二人便杀在了一处。十古王老侠客，看见童海川出头，本来是替换牛儿小子，又谁知被白华拦住动手，于宝元如果不前去替换，非得上当不可。自己想到这里，遂从腰间把戟取了出来，来到当场。将要说叫牛儿小子闪开，来龙山这边过来一个出家的僧人，长得是肥面大耳，身高不足六尺，可也差不多，面如银盆，通红的咀唇，颚下无须，看那个样儿，一大关也就是四十来岁光景，手里并未拿着军刃，只擎着一柄拂尘，口中念了一声弥陀佛，遂说道：“王十古依着我的意思，请你早早隐避就完了，既然是成名的侠客，怎么会不懂得栽筋斗呢，无名小辈可以不说，皆因你不是侠客的身份吗，被获遭擒，由死逃生，就够好看的了。到现在像这个地方，不但不应当出头，就是到了旁处，也应该不再耀武扬威的了。”王十古听了这话，不由得有气，可有一节，动手就在眼前了，这个气不敢往上犯，只可往下压，想着，遂叫道：“和尚你叫什么名字，这个话你先别这么说，凡事都有个原因，但凭你一面之辞，那当然算不了有理。”和尚听罢，笑着说道：“我的名字叫法元，有个外号叫粉面如来，你说你不算栽筋斗，难道说你也有理不成吗。”王十古手捻银须，叫了一声法元僧：“看你这样说话，不问可知，当然是阅世不久，所以你的见解，尚未通达，大凡世界上成名剑侠客，如果当场跟人动手，不

论是一拳一脚，只要是叫人打倒了，那就算栽了，从此永不出世，如果不是这样，但凭诡计将人治倒，那不过是小人行为，慢说是我王十古，就是任凭那一位剑侠，他也不能认罪服输，你愣说我栽了筋斗，但不知我栽在何人之手。”法元摆了摆手道：“王十古你这话不用往下说了，我要说你栽了，你要说不栽，那我不是也没有法子吗，当然是把你打倒了，你才认为算栽呢，你看我说这个话对不对呢？”王十古道：“此话有理，那怕你有能为将我打倒，或者是结果了我的性命，不但是我不怨恨，就是我的鬼魂也是认罪服输，如果说你敌不了我王十古，照样把你打倒了，或者是将你置于死地，你也应当死而无怨才对。”法元闻听，连连点头，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来一对镔铁双槊，左右一分，叫声王十古，你就进招吧。十古取鞭在手，就站在那里，并不往前进步，遂连连叫道：“法元，我跟你走到一处，我是成名的侠客，你是无名小辈，我要是先进一招，岂不是欺侮你吗？还是你先进招吧。”十古老侠，那乃是成了名的老英雄，向来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今天老头子说这话是有用意，故此才这么说。老人家看这个和尚气度不凡，或者身上有几手儿惊人的功夫，不管他有能为没有，我先给他添点气再说，他要是上了我的这个当，动手之间，那不就省了事了吗。所以老人家这个话，是故意说出来的，果然法元听了这话大怒，遂说道：“王十古你不过就是来龙山的阶下囚，如今竟敢出此狂言，别走接军刃。”左手槊在前，右手槊在后，够奔老人家面门便点，老人家一看这种招法最绝不过，你不躲前面这只槊，是非点着不可，只要你一躲头里这个左手槊，后头那个右手槊接着又到了，专门打敌人的太阳穴，如果不认识他这一招，头一下就得上他的当。

到了王老侠客这里，可就不然了，那真称得起是多学多练，多经多见，类乎这种招数，已然在外边见过多了。当时老人家把身形一偏，跟着把手中鞭一抖，并不答理他的横槊，这地方才叫武术，你不是打来了吗，你的军刃离着尚远，我就可以不管你，只管用军刃反取你的面门，敌人自然就想法子，闪躲打面门的军刃，请想他那一招，不是自然就破开了吗。法元一看，就知道王十古不愧是有侠客之称，果然是武艺高明，小子撤身躲开了鞭，双槊换式，这才跟王十古战在了一处。

二方丈一看童海川因换于宝元，被白子秀拦住动手，王十古出头，又会斗上这个法元僧，此时如果自己再不出头，于宝元一输招，那够多么不合适。想到这里，亮两铍，将然奔向当场，此时尉林尉登山，哈哈一阵冷笑，高声说道："手下败将，你还出头，如果退回去，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头一次打掉你的单铍，这一次我就要打掉你的双铍，但不知你信不信。"像尉林的身份总算不矮了，类乎这个话，就不应当说，这都是无知小人，偶尔得胜，才如此矜骄夸示，有身份的主儿，这个话就不应当说，不怕你有能耐，二次动手再胜，也倒没有什么说的，用不着这种扬气。当时二和尚一听，未免心里不愿意，前次自己不过是因为负着气，一时失神，所以才被他打掉了单铍，真要是二人动手，比论高低，未必谁胜谁负，这一次我到山上来，还恐怕他不出头呢。倘若不出头的话，那就算你侥幸，落个圆脸，既然你出头了，今天倒要跟你比试比试。智慧和尚想到这里，丹田气往下一沉，这个时候负气的心，一点也没有，完全是比试的思想，这才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尉林："要说你前次得胜，不过是侥幸，你必然不肯信，别的话都不用说了，你就亮军刃吧，

今天老僧我，可要大开杀戒。”尉林哈哈大笑道：“按说可就不应该再和你动手了，皆因你是手下的败将，没有多大意思，比如说我要不敢跟你动手，你必然说我怕你，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打算再丢一回人。”说着话，一抖手中大枪，别看是软枪杆，抖起来也如同硬枪杆一样，二和尚看着他并不慌忙，单等他抢到胸前，手中双钹一张，不亚如将开放的莲花一般，身形几乎一偏，用双钹找他的枪头，倒把尉林吓了一跳，上一次就是他的钹跟我的莲花枪挂在一处，因为才打掉了他的单钹，今天他未动手之先，便知道了这个厉害，就应该躲着我的枪头才对，为什么他还往上找呢，这不是自打倒霉吗。又一想，不对，他要是不知道，或者还有的可说，既然他上过一次当了，这一次还这么办，不问可知，一定是又有了特别的招法了，我还得格外留神看看，别让他把我哄弄了。尉林想到这里，赶紧把军刃撤回来，差招换式，跟二和尚打在了一处。

众位小弟兄们一看，合着是过去一个，被他们拦住一个，牛儿小子这不就算是没有人替换了吗？大家彼此一商量，还不如各自亮军刃，群打这个雷公崽子，大家一商量，还是全都乐意了，遂果然照办了，来龙山这边，人家的师兄弟也不算少，看见他们有这种举动，遂也各自亮出军刃，跑将过来，小弟兄们就算混在了一处，好在力量相等，一时之间，也分不出胜负来。这个时候白华白子秀，眼看就要敌不住童海川，法元也不是王十古的敌手，还就是尉林跟二和尚打了个平手，分不出来高低，尉林不以为前一次胜了智慧是万幸，所以这一跟和尚打了一个平手，自己心里可就纳起闷来，怎么他就跟我打了一个平手呢，他那个意思，还是不忿气，其实老人

家的能耐，尚且留了二成，未曾使出，原因是不敢把力量使猛了，不过是试着劲儿，只要跟他打了个平手，就算完了。和尚怕的是尉林留招，故此自己预备着抵抗，怕的是自己把力量用尽了，回头小子把力量再使出来，自己不能抵抗，那便是不输于能耐，而输于智谋了。所以老人家对于力量和能耐，尚且留了二成。后来动手功夫长了，二和尚看了看，尉林并没有特别新鲜的招了，自己准知道他把力量全都用尽了，于是这才把所余的力量，慢慢的增加出来。和尚这一加力量不要紧，尉林可就有点吃不住劲了，就觉和尚的双铍，如同闪电一般，尉林到了这个时候，动手未免心里着急，要是动起手来，就怕犯这个毛病，越是心里着急，招数上也失于灵巧了。尉林一想，今天我要是死在他的手中尚且可以，如果输招落败，那未免可就不大好看了。想到这里，莲花枪也是尽力加紧，小子上一次，可是用枪挂搭上了和尚的单铍，故此才赢了二和尚，这一次我何不再用那一手呢？小子想到这里，枪头不住的往和尚的军刃上找。智慧心说，这小子是吃惯甜头了，你不用找我的军刃，我还要找你的军刃呢，这个买卖，可就好商量了，就怕的是一个追一个跑，那个事可就不容易办成了，到现在这两个人，是彼此全都往一块找，不到十个回合，正赶上和尚的双铍用了个鸳鸯分翅，十字抹颈够奔尉林抹来，小子一看机会到了，身形往后一纵，用莲花枪往上一搭，和尚这一手更好，也往后一坐身，双铍一仰，故意的撞他枪头，叭的一声，和枪头砸上了，和尚跟着把双铍一合。这个铍上可有拿军刃的鸡爪，因而把枪给挂上了，尉林以为是得了机会了，跟着把枪用力一抖，那知道和尚的力量却使在头里了，双手往左一带，把尉林拉的站立不住了，有心把

枪撒手，心里又舍不得，只可随着往前一抢步，那知和尚用力向后一带之后，左手掳住大枪不动，右手钹顺着枪杆往前一推，尉林这个枪杆要是硬的，可就没有这个事了，皆因他是软的，往前一欺身，他以为和尚的双钹，掳住枪头全都占住了，他打算舍了枪头不用，欺身到了跟前，用枪杆反打智慧和尚，所以他才欺身来到近前，和尚的右手钹，正往外一推，尉林右手也正递了过来，胳膊和单钹，可就碰在一块了，这个劲儿也不知道怎么那么足，耳轮中就听见吱的一声，便把尉林的左臂剁将下来。别看是这么大的英雄，当时欠身栽倒，鲜血流满平地，来龙山众人一看，尉林的左臂掉了，未免大家都吓了一跳，这里便跟尉林平常不错的人，可太多了，大家打算一齐动手，要替尉林报仇。

就在这么个光景，忽见喽兵队里一阵大乱，内有一个大头目，慌慌张张的来到大和尚的面前道："老方丈可了不得了，现在来龙沟，大庄主黑面赛尉迟简饶简玉图，已然亡命。"来龙山众人一听，不由得都吓了一跳，这个简玉图，可不是寻常之辈，平平常常的手儿，可不是他的敌手，怎么会亡命呢？莫非是急病死的吗，当时大头目说出一篇话来，便把众人全都吓了个目瞪口呆。书中代言，简玉图死的原因，可就死在病太岁张方身上了，皆因他被逐暗自冒充，来到来龙山大寨，说出了真名实姓之后，便跟三位寨主当场动手，小子因为赤手空拳，并没有军刃在手，二寨主金顶豹子小飞霞，手中一条杵，又是凶猛无比，张方堪堪不敌，一时情急，可就把迈门弩取出来，便把二寨主射死，张方不顾拾他的弩箭，撒腿就跑，到了外面，因为不认识人家的山路，堪堪跑到绝顶峰，便无路可逃了。张方心说，这可真倒霉，莫非说我今天就死

在这里不可吗，张方忽然间就哭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张方啊张方，既然是侠客的门徒，对于一切就不应该怕，可是生平无论办什么事，也没有怕过，今天为什么忧虑这个呢，这么办吧，死我倒不怕，我就怕被擒，真要是被他们拿住，我死了倒是小事，这个名声我可栽不起，到了那时候，岂不是生死不得吗，倒不如要打算死，死个痛快。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拿住才成呢！"张方想到这里，当时可就把主意想妥了，既然不怕死，又不怕他们拿，为什么我不纵山逃走呢，可不是我贪生怕死，要是纵山的话，那还不一定准死呢，或者还有一条活路，也未可知。小子把心一横，真就直跑到悬崖上面，遂用力往下一跳，一直跳到了山坡上面，这个山坡似如直壁，慢说是张方，就是再比他功夫大的，他也没有这个能耐，无论是谁，在山坡上面他也站不住脚步。张方脚将然一站，跟着就栽倒了，张方趁势便一滚，一直滚到离地尚有十数丈高矮，小子索性倒不站起来了，顺着又滚了下去，山坡上的小花野草生出来的刺儿，扎的周身全都是伤，上山的时候，也是小子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的。到现在下山可就不然了，这乃是由山不由人，所以周身全都扎伤了。一直来到了下头，张方看了看，不认得这个地方是那里，并且连道路也分不出来了，这可不能不怨张方，皆因是滚山滚的迷迷糊糊，一时之间也分不出方向来，就见山路纵横，往那边去的都有，道路上非常洁净，就仿佛有人时常来打扫似的，张方虽不认识道路，也不能紧在这个地方呆着，只可不管东西南北的往前行走，走了好大半天也不见有一个行人，又往前走了半天，忽然前面有一道虎皮墙挡住去路，张方心里可就莫明其妙，你说这道大墙，可通到什么地方去呢。按说张方就应当从腰里

取出练锁来，抓住墙头，顺绳而上，越过大墙一走，也就算完了，又谁知张方动了好奇之心，看着这个大墙纳闷，为什么旷野荒郊竟有这么一道大墙干吗，莫非说这是什么人的宅院，也未可知，我倒要看看他到底通到什么地方。张方想到这里，自己也乐了，倒不是乐自己说这个话未免太可笑了，乐的是什么人住这么大的宅院，有这么大的院子，家里的人，得有个十万八万的，自己虽然想，心里可是不大放心，依然顺着大墙走，倒要看看这个墙，可到什么地方，走来走去，走到了头，一看这道大墙，是顺着山坡而起的，要说这个工程可真大了，张方心里不明白因为什么建这一道墙呢，身有武术的人，固然挡不住，真要是会武术的主儿，这不是一跃而过吗。想到这里，这才登墙，来到上面观看，张方不看还则罢了，他这一看，便吓了一个胆破魂飞。你道，是什么道理呢，原来里面是好好的墙，外面却是挖成的护墙壕，深浅不知道，宽够三丈多，亏得张方没越墙走，真要是打算那么走，也是白费。张方无法，他只可下来，仍然顺着大墙往回里走，这个工夫可就大了，怎奈就是找不着头儿，张方心里着急，到上面看看外面还是照样，到现在可把张方治坏，这么看起来，我岂不是被困在其中吗？心里着急，当然得紧加脚程，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张方抬头一看，可就乐了，原来前面到了一个村庄，就让这个大墙仍然到不了头儿，我也可到这个村子里头跟居民打听打听，自己想的倒是不错，往前紧走了会，便来到了庄子上，一看住户不甚多，房子也很整齐。这才东张西望的，但并不见有人出来，这个时候，已然就是日落半天了，堪堪就到了长灯的时候，张方有心前去叫门，又不知道这个庄上都是什么人，我何不施展飞檐走壁的法子，暗含着

探听，主意已然拿定，这才暗中前去探听，探来探去，来到了一所房屋，极其高大的所在，将然要于天际隐藏暗探动作的功夫，忽然听得背后有人咳嗽。张方便吓了一跳，将然要回头的光景，可了不得了，已然被人由墙后用手抓住，提起来往下便扔。张方随着来了一个猫筋斗，落在平地，将然站住，却被人一脚踢倒，吩咐着来人，把这个小子给我捆上。于是出来几个家人，模样都如狼似虎的，便把张方捆起来了，浑身一搜，可就把迈门弩给搜出来了。张方一看，捉拿他的这个小子，年纪约有六七十岁，联鬓胡子，面貌土黄色，粗眉圆目，狮鼻阔口，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绸子裤褂，相貌极其凶恶。张方看了看，自己不认得他，可是现在已然被获遭擒了，也就不便多说了，就见这个人，接过迈门弩，仔细看一回，这才说道："大胆贼人，你是打那里来，赶紧说实话，这可不是我看不起你，就像你这个样儿，你绝进不了我这个庄子，你是怎么进来的，快说。"张方一想，来龙山我要不是说出真名来，怎么会惹出这一场事来，现在我不跟他说真名姓了，张方把主意拿妥，遂高声说道："我的尊姓大名，也不便说出来了，不是我被获遭擒了吗？杀刮存留，任凭于你，我的人栽筋斗，名姓可不能栽给你。"老头子一听，这个气就算大了，不由的冷笑了好几声，遂道："听你说的这个话，还是真够横，你不是不说出来你的名姓吗？今天我还是非把你的名姓打出来不可。"遂说声："来，把这个小子给我吊起来。"可别看张方这么坏，差不多的人全都知道，说起叫人吊打一顿，这个事他还没有经过一回呢，今天也算张方走倒霉字。这个老头子可不是别位，就是尚德的老师尉林尉登山。老头子年青的时候闯荡江湖，交的朋友可不算少，得罪的人也很多

很多，所以顺山造墙，就为的是严谨门户。虽然如此，老头子每到长灯的时或半夜，必得绕两个弯儿，各处调查一回，所以今天在无意中，拿着张方。他的心思是要问张方由打那里把迈门弩盗出来的，没想到他连真名实姓都不说，未免心中有气，这才把张方吊起来。病太岁到了这个时候，还算不含乎，一声不言语，尉林吩咐一声，把鞭子给我拿过来。张方一看，心说，我这一辈子不是没遇见过这个么，今天要是挨一顿，这才冤呢，正然自己想着，就听老头子问道："小子姓字名谁你说不说？"张方一想，因为名姓不告诉他，以致挨打，未免可太不值了，这才说道："小子你要问你家大太爷的名姓，告诉你吧，我姓张名方，外号人称病太岁，我父人称风流侠，铁扇仙。我师傅欧阳老剑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不是问吗？现在已经告诉你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尉林一听，这小子分明是拿我开心，头一样儿，凭欧阳老剑客，竟能收这样的徒弟吗？再说他的爹爹叫什么风流侠，可见得这个人人品不错，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来，这分明是胡说八道。这才说道："小子你这叫胡言乱语，这个我先不问你，我且问你，你这个迈门弩是从那里盗来的，赶紧说出来。"张方闻听，遂不隐瞒，把自己的老师给自己的这个宝弩，前后的话，都实话实说了。尉林不由大怒，凭你这个样儿，越说你不是欧阳修的弟子，你非说你是不可，遂吩咐一声，"给我打"，几个恶家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果然把鞭子举起来，像雨点般的打开了，可别看张方这个样儿，由打小的时候，就是娇生惯养，这一次算头一回挨打，皆因身份在那里了，任凭他怎么打，他一声也不言语。打了半天，小子尉林还是问，后来把张方问急了，遂连连说道："小子你就是打死你家小太爷，也

是这个话。”

尉林一看，问不出别的来了，只可把张方暂时押起来，自己却连夜拿着迈门弩便奔来龙山来，皆因二寨主金顶豹子听说是用弩打死的，小子特意到此来对对。把三枝迈门弩放在一处，一看一点也不错，后来又问了问这个小子怎么个长像，尉林略微一说，大家一齐说道不错，就是他，请你老人家别把他放走了，必须拿他给二寨主报仇才是。遂把三枝迈门弩凑到一处儿，全都交给尉林，带到家中去了。尉林回到家中，这个气可就大了，还要问问张方为什么假冒拜山之人。将二寨主用迈门弩打死，自己打算给张方用私刑，先治治他，忙命家人把张方提出来，还是问他，张方仍然是那一套，尉林就是不信，少不了还是吊打，把个张方打的周身是伤，打了半天，又把他押起来。张方这个气可就大了，心说，这可真是报应，无论如何，不应当杀死下书的和尚，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我的报应，死活不算什么，到现在如此暴打，这不就是倒了霉啦吗。要是人到了难处，全都来啦，扪心自问，悔改前非，张方这时的思想，也就是这个意思，绝不能妄杀人家，只因一时高兴，杀死了下书的小僧人，那还不说，这个祸就算惹大了，由打这一场事，还不知引出多少事，伤多少人，这可是我张方不对的地方。小子想到这里，皆因这是肺腑言语，心里想着，咀里不由得就说出来了，自己一个念念叨叨。

正然自诉己过之时，猛然间听见门儿一响，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低声说道：“大胆张方，真乃气死我也。”张方一听这个声音，便听出来了，来者非是别位，正是自己的恩师欧阳修老剑客。当时自己又惊又喜。那位说啦，这个书说的

怎么这么巧呢！到了一点办法没有的时候，老剑客就到了。这里面有一段原因，叙明白了，就算不巧了。老人家自从打发张方走了之后，自己坐定一想，不由得后悔，心说，这个事全都办错了，无论如何不应当把这个镇观之宝交给张方，头一节，孩儿能耐不够，再者说他的见地也不足，手里拿着这种东西，短不了凭仗此物到外面跟人动手，不论他是多么大的英雄，他也躲不开这种暗器，这样长了，将来成名的剑客，不知受伤的要有多少呢。再者说只要有人知道他有这种镇观宝，必然有人前来盗取，真要是这种东西传到坏人之手，将来还不知道要出多少事情呢！这还不说，那种宝物，我得了好的保藏起来才对，绝不能到我这里便把他丢了，倘若真要是丢了，我如何对得起先师，想到这里，未免心中着急，左思右想的实在是一点法子也没有，只可自己亲自下山，各处访找，如果找着张方，将镇观之宝收回才是。老人家把主意拿定了，又把祥慈观的事安置安置，自己可就起身了，老剑客一想，找人得从根本找，还是先奔他的家中。他就是不在家，也可问的出来他到哪里去了，想罢，顺道前行。要说这种找人的事，本来就不应该着急，老人家在路上也就慢慢的走着，皆因天气太热。这一天来到江西地方，大道上有一座茂林，这个道路是穿林而过，老剑客一看，未免长叹了一口气，这个道路可真不好了，莫怪说绿林盗寇多集于山林之中呢，类乎这种地方，正是盗寇集聚的所在，这可是我，要是换一个，谁也不敢路过此地。老人家一面想着，一面慢慢的往前走，一会儿的功夫可就到了树林之中，走到了最深的地方，觉得凉风习习，吹到了人的身上，非常清爽，老人家很为高兴。正于此时，忽然听得前面有军刃之声，似乎有人在

林中动手，倒把老人家吓了一跳，心说不问可知，这当然是断路劫道的贼人跟行人动手了。我倒要看看，如果是那么回事，讲不起今天这个劫道就算倒霉了，我必得帮助那个行人，将他拿住，非交给当官治罪不可。这个地方可不怨老人家多事，皆因身为剑侠，行侠作义，讲究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赶不上的，那就算完了，既然赶上了，可不能说出不管来。当时老人家不敢冒然前去，恐怕惊走了贼人，遂把脚步放轻些，慢慢的可就来到了跟前了，赶到了林中一看，可不是吗，就见三个大汉，手持军刃，跟一个年青的小孩动手，这个小孩，使的是一对双刀，身形之快，不亚如猿猴一般，老头子看着纳闷，看这种动手的情形，不像行劫的样子，如果说大汉是劫路的，难道劫这个小孩子干吗？身上也没有行李包袱，他可劫他什么呢，如果说那小孩子是劫路的，那就更不对了，那里有这么小小的年纪出来劫路呢？老剑客看着不明白，这才走到跟前一声断喝："尔等可都是什么人，竟于深夜之间在此动手。"当时动手之人，似乎全都吓了一跳，各自往圈外一跳，那大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走路的吗，你就赶快走你的路就完了吗，何必多管闲事呢，快走。"老人家一听，这个人说话太横了，这才说道："你们动手，我要是看不见，我就不管，既然看见了，你说不让我管，那可不成，究竟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及早把话说明白了，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走不了。"那个小孩子就说道："我们这个事，谁也管不了，老人家请您快走吧。"欧阳修听了这个话，便知道，这几人决不是断路劫财之人，这才说道："你们越说管不了，我还是非管不可，慢说是你们的事，就是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事，要是叫我知道，我也是一定要管，你们就敢说不让我

管吗？小孩子这个话说的很好，老人家这可不是我不让您管，恐怕是把您沾连上，那是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说非管不可吗。我告诉告诉你就是了。”那三个小子一听，各自将刀一拢，一面向着小孩儿说道：“我看你敢说。”一面向老人家说道：“你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我要叫你项上吃刀。”老头子听到这里，遂哈哈大笑，连连说道：“你要不这么说，还则罢了，你这不是说出来了吗，我还是非问不可。”遂向小孩儿说道：“你说你的，他们如果敢拦我就便把他们打倒。”三个小子一听，可就急了，遂说道：“你这个老头子一定是活够了日子了，你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打死人不偿命吗？如果你要再不走，我们可要一齐动手，将你杀死，要知道咱们可是没仇没恨，到那时你死了，可休怨我等意狠心毒，这个话说出来可分跟谁说。”欧阳修老剑客听了这个话，他倒不在意，并说道：“依我说，你们是怎么一回事，赶快对我说明了，你们要是讲究动手的话，别说是你们三个人，就是六个人也不成。”老人家这个话，可是话赶话说出来的，这也不是故意的卖狂，哪知道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就听树深处有人嘻嘻一笑，遂喊了一声，“什么人这样大胆？当然是武术高强了，这话可这么说，他们跟你动手，不是六个也不成吗，你要是跟我比上，你这样儿的，两个放在一块儿，也未必胜和我这只手。”老人家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后悔，心说，这是何必出此狂言呢，惹得叫人这样不满，虽如此说，话已经说出去了，收当然是收不回来了。只可说道：“朋友你这个话，可别这么说，皆因我这个话是跟他们说的，你何必僵这个火呢？”当时就听那人接着大笑，老人家随着声音一看，就见由对面走过一个老头儿，生得银髯飘胸，六尺来高的身材，手里拿着一条拐杖，别的全

都不说，惟有那双眼睛，好似两盏明灯，老人家看罢，便是一惊。心说，这可是一位成名的高人，怎么我就会不认的他呢！看他这个年岁，已经是不小了，自己想到这里，就听那人问道："朋友你把名姓说出来，咱们倒要比试比试。"这话方说完了，旁边那三个大汉跟那小孩儿说道："你们也不用僵火，也用不着跟你们动手，就是你们打两招，我们看看就成了。"你说这几个人可真怪，他们的仗不打了，可是也不走，站在那里，看着二位老人家动手。欧阳修老剑客因保存身分，不肯把真名姓说出，遂说道："我姓欧名修，但不知你姓甚名谁？"那人道："我当是多么出名的人物，原来是无名之辈，问我姓路名飞字丹霞，外号人称赛王佐单鞭侠的便是。"老人家一听，不错，听说江湖之中有这么一位，可有一节，这个人是一只胳膊，莫非就是他不成吗？想到这里，留神一看，果然是右臂不见动弹。老人家看到这里很是高兴，不是他还则罢了，真要是他，我这次出门，总算没白来，又看见一位成名的老侠客，不然，像这样的人，就不容易看的见。

当年破江南少林寺，南北英雄比武，他是最勇猛无比的，故此被飞刀将左臂砍下，路飞他倒非常高兴起来，也未出少林寺就在里面练艺，一共练子二十一年，虽然是掉了一只胳膊，敢说是天下无敌。因而得了这么一个单鞭侠赛王佐的外号。老人家听说道："可就没看见过，今天也算是有缘相遇。"老人家思想之际，就见路飞身形向前一推，不亚如潮水一般，遂叫了一声欧修，"你既然说那么大的话，来来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老剑客已然把假名说出来，有心再告诉他真名姓，未免不合适，莫若先跟他动手，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吧。自己想到这里，也不着急，伸手把宝剑亮将出来，高声

说道："路飞你就进招吧。"路飞也不客气，把手中拐杖一擎，够奔老剑客便打，老剑客以手中宝剑相还，这二位糊里糊涂的就算打上了，也不过就是十几个照面，路飞一看，心说不对，这位老人家的剑术太快了，遂赶紧把身形向外一跳，连连说道："我看你这个功夫，乃是成名剑侠，绝不是平常之辈，老英雄请你不必隐瞒，你要实话实说。"老人家遂笑了笑道："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麻烦，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复姓欧阳单字名修，为什么你还问呢。"路飞闻听哈哈大笑，"原来是欧阳老剑客，这可是你老人家的不对，为什么告诉我叫欧修呢。"老剑客这本来是赖词，当时也笑了笑，说道："路老侠客，你何以知道我的名姓？"路飞说道："大名鼎鼎的成名剑客，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你说我路飞，也是成名的侠客，也不是我说话自满，当然就知道了。"老人家知道这位路飞，是一位正经人，这才问道："老侠客您既然知道我的名姓，他们这几个人，您当然也知道了，但不知他们这是什么事。"路飞笑了笑道："既然你老人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皆因我走在这里，正赶上你老人家蹑手蹑脚的，就知道有事，故此随行至此，又因看你老人家是一位高人，故此暗地前来会会，如今果然不出我所料，今天得遇成名剑客，真是三生有幸。到现在你问我，他们这几个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是不知道，咱们可以问问，他们究竟是怎么段事？"这时这三个大汉和那个小孩儿，也都怔了，再说跟二位动手的这个话，也谈不到了。因为也全都听明白了，一位是侠客，一位是剑客，这个手还怎么动呢。想到这里，四个人全都跪下了。老剑客一摆手，叫他起来，遂说道："你们在此动手，是因为何事，可以对我说说。"众人站了起来，彼此对说，老人家道："你们不

必这么说，一方面说完了，一方面再说。”结果让小孩儿先说。

这个小孩儿不慌不忙的说了出来，老人家听罢连连点头。书中代言，这个小孩儿姓吴名叫吴兴，兄弟二人，哥哥吴祥，以贩布为业，家里头就是个嫂嫂，哥哥时常不在家，家里就是叔嫂度日。吴兴由打七八岁时就好练武，天天到把式场里去练，小孩儿生来的很聪明，一面在场子练功夫，一面到各处访友，凡是有点功夫的，全都跟人家连络。小孩儿长的又英俊，说话也温柔，所以所交的朋友，凡是有点功夫的，没有一个不愿意教给他的。其中有一位姓陈的，名叫陈友三，家里有两个妹妹，大妹妹也是生来的好练，皆因也是穷困人家，大家可就打算组织一个玩艺，俗所谓之跑马戏，如果要是弄好了，也可以赚钱吃饭。友三的大妹妹叫秀兰，二妹妹叫秀红，听了这个话，也倒很愿意，故此当时也就点头答应了。众人全都赞成之后，就得起首练功夫才成了，陈友三的大妹妹练的稍快一点，皆因他时常好跳跶，二姑娘可就慢一点儿，陈友三自己有几位朋友也全都邀来，好在家里是大院子，大家凑到一块儿练习，类乎跳绳走线等等的功夫，应有尽有，挨着全练。秀兰已然二十一岁了，皆因生性好武，那倒没有什么说的，惟独这个二姑娘跟吴兴同岁，两个人长的都很好，日子长了，彼此就生了爱情，于是二人便发生了关系，这个话可不是一天半天。大家的功夫呢，也练的差不多了，遂后大家又研究着出去作艺，到各处去赶庙会，倒是很有人欢迎，赚钱不赚钱倒不说，这群人能够在外面找饭吃，就很使人佩服了。

这一天来到一个大村镇之中，镇上有一财主的少爷，姓千名霸，拿着祖上留下的几个遗孽的钱，胡作非为，就算是

无恶不作。小子跟家人各处去玩，可就看见他们这一群玩艺。当时看的时候，给了许多钱，回头又打发家人去找那里头管事的，陈友三出去一看，原来是干霸打算叫他们扣锣。陈友三一听，气的脸色发白，当时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可就把家人给骂出去了，干少爷得着这个信，这个气可就大了。当时就要齐集打手，跟陈友三去打仗，家人里头有一个叫坏三的，姓王，这小子仗着主人的势力，也是无恶不作。当时他就出了主意了，叫声少爷："这个事这么办不成，人家是玩玩艺的，又不是妓女，人家想卖就卖，不想卖那不是办不到的。咱们跟他们打架，倒是官私两面，那方面咱们也有人，不过是净凭打架这个事办不了，咱们不是打算达到目的才算事了吗，您不是打算跟他们干一下吗。我倒有一个法子，咱们先找他们里头一个主事人，慢慢的把这个话透给他，或者倒能想出法子来。"于少爷说："你就去办吧，办成了更好，如果办不成，我非得跟他干一回不可。"坏三这才过来，爬在案上说道："我办可是办，少爷你可得花钱。"于少爷说道："不要紧，钱咱们不是有的是吗，你就办去吧。"

小子听了这个话，喜欢的了不得，本来陈友三他们都住在一家店房里面，小子可就去了，在店里面呆的功夫很大，一看可就看上了吴兴了，遂一点手说道："这位二哥，你过来，我跟你打听一段事。"吴兴看了看坏三，衣服穿的很整齐，遂来到近前说道："你有什么事？"王坏三说道："你现在忙不忙，如果不忙的话，我跟你到店外面谈会子，我看你是个朋友，故此打算跟你近乎近乎。"吴兴的年纪又轻，身上又有武功，那个胆子当然很大，不问三七二十一的，跟他可就走了。走出了店门外，来到一个小树林之中，王坏三儿这才说道："我要

叫你哥哥，你没有我的年岁大，我说你贵姓呀。”吴兴把名姓说出来，又问了问这个小子姓名，王三只说姓王行三，遂说道：“我今天到这里来，多少有点事，可有一节，不是我自己的事，我可愿报告你这个消息，也不是送人情，就是借此咱们两个人交个朋友。由打你们头一日到这里来，我看见你就喜欢，我的来意可对你说明，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吴兴一听，只可说道：“既蒙三哥错爱，打算跟我交朋友，兄弟我是求之不得了。”王三说道：“是这个话，我可要当面要求一段事，无论如何，兄弟你可别驳我，你要一驳我，打这里说，咱们两人就算完，那当然是兄弟你看不起我。”吴兴说道：“你有话只管说吧，只要是我办的到，我绝不能不答应。”王三用手一指：“就在咱这街上，有一家小饭铺，我约兄弟到那里喝两杯酒，咱们谈会子，把我听见的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说好不好。”吴兴是年轻人，脸皮最热，听见这个话，就算被他用言语买住了，不答应也只好答应了。当时二人一同就走了，到了饭铺之中，要完了酒菜，就在雅座里喝上了，王三儿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才提到本镇上有一位土财主姓干，听说他要如此这般，是有这么一回事么？吴兴点头说道：“不错，正是有这么回事，那两位姑娘是陈友三的两个妹妹。故此他听这个话非常有气，就是我听着也气的了不得。”王三说：“姓干这小子，这一次我听说拿话把他骂出去了，小子非常有气，听说要花钱约人，非得跟你们干干不可，我一听就火儿啦，别说人家不是卖的，就让是卖的，虽有钱，人家还不一定卖给你不卖呢？凭什么人家不答应你，就得跟人家动横呢？要说这小子是个大头，就应该吃他，那才对了，他还是真有钱，只要吃上他，就能吃上三五百两，这是咱们弟兄说私话。叫我

一说，那么大的姑娘，到外面出头露面卖戏，所为的不是钱吗，真要是有这个主儿，为什么不赚他一头子呢，再说又不是本地人，把钱赚到手一走，到了家中谁知道呢，这是我的心思，说一句不害臊的话，要是我的妹妹，我就那么办，兄弟你说怎么样？”吴兴听这小子说的有来有去的，要说可是实话，到外面来卖戏，也是千人瞧万人看，实在到了家乡的时候，未必说是好人；真要是能赚个三头五百的，要是凭着卖戏一辈子，也赚不了这许多，何况这位二姑娘也是跟我有过关系，这个事实在可办。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这个话咱们说不成，因为咱们没有这个权限，要是我的妹妹，有人这么一说，我就照办。”王三儿说道：“你说的这个话我爱听，现在我问兄弟你这么一句吧，有人要是看上兄弟你，打算在你手里花个一头二百的，你说这笔钱，你赚不赚呢？”小子这一句话，把吴兴的小脸说的通红，勉勉强强的说道：“不是为的钱吗，那也算不了什么。”王三儿一听，遂说道：“像兄弟你这个样儿，这就算特别明白，眼看着一笔财，就是到不了手，这里头还关系拚命打仗呢。我一出头，就把这个事给拦住了，他打算叫我出来说和，大概是三天听信，如果办不成，这个事可就起来了，你们得着这个信了没有？”吴兴摇头道：“我们倒没有得着这个信。”王三儿说道：“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明的，就是这个事，兄弟你回去跟他们说一声，这里头还有一段，我可就拜托兄弟你了，如果要是再有人出来提这节事，你可别答应，如果要是答应他的话，那可不如咱们办了，皆因这里头有一笔钱，比如说陈友三有意叫他妹妹卖呢，只要兄弟你跟我说了，由打咱们这里办，我得叫兄弟哈哈一乐。”吴兴一听，这才明白，合着人要是无利，谁也不早起，他这

个意思是贪财来的，遂着点头道："好吧，三哥你不是托咐到这儿了吗，有什么消息我给你送信去就是了，但不知我可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去？"王三说道："不用找我，我每天早饭后，我必然到店里去一趟，有什么话你不就跟我说了吗？"吴兴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是酒足饭饱了，王三会过了钱，二人这才分了手。

吴兴一路思想，天下真有这个事，陈友三他可算是过于梗直的人，我跟他的妹妹有了那个事，他尚且不知道，真要是叫他知道了，我们两个人就有算不清的帐，真要是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赚姓干的一笔钱，我跟他妹妹的事，可就脱了。心中思想着，可就来到了店房门口。迎面遇见陈友三，连连问道："吴兴你作什么去了？"吴兴道："你要问我么，我现在得了一件消息来，咱到里面说来吧。"陈友三跟吴兴，到了里面看了看人位太多，不得说话，这才两个人又来到了外面。吴兴可是个实在人，把王三的那个话说了。陈友三一听，遂气忿说道："姓干的这个小子是不愿意活着了，他不跟我打架还则罢了，真要是跟我打的话，我非把这小子结果性命不可。"吴兴说道："那个事也不能，人命关天，不是闹着玩的，难道说打死了人，就能平平常常的完了吗？"又把王三儿所说的话，又说了一回，陈友三一听这个话，似乎有点动心，这才说道："凡事都是为的钱，不过未免太难看了，咱们虽然没在家乡，可是咱们这些个人还不知道吗？如果有一个走漏风声，那够多么难看。"吴兴一听，这个话不对，这才说道："打算办这个事，当然就得想法子瞒着他们大家，不然的话，不是怕走漏风声吗？大家还要分钱呢，咱们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不是说过吗，所有咱们赚的钱，不管是怎么赚的，是人人有份。咱

们那个时候不是说过吗，既然说明了，到现在既然是有了这个事，他们当然要分钱了。你想这个事行不行？”陈友三点点头，“兄弟你说这个事办的办不的呢，二姑娘她行不行呢？”吴兴说道：“你这句话可把我问着了，办不办我也拿不了主意，二姑娘点头不点头，我更不知道了。”陈友三问的也好，“兄弟这个话这么说吧，要是你的亲妹妹，你行不行呢？”吴兴笑了笑叫了一声大哥：“我若是把话说出来，你可别怪，要是我的事，我是非办不可，皆因我是贪财，要是指着耍这个玩艺，多怎能够赚这些个钱哪。”陈友三点了点头遂叫道：“这个事我要办，非得兄弟你不成。”吴兴说道：“这是怎么句话，用我干什么呢。”陈友三这才说道：“只让兄弟你一个人知道，千万别叫别人知道，还得当面要求你一件事，只有你点头，咱们就办，赚的钱，咱们是二一添作五。”吴兴说道：“你求我什么呢？我这里绝对没有说的，风声绝以不走，我能办的事，你说出来，我必然办。”陈友三说道：“我说出来，你就得答应，不然的话，说出来可收不回去。”吴兴说道：“你先别忙，我要办不到，我也不答应。”陈友三说道：“那是当然了，我要叫你搬山去。那不叫废话吗，既然跟你说，当然你就办的到，你先猜猜我要说什么？”吴兴说道：“你要说的话，我怎么会猜的着呢。”陈友三说道：“这也不是想什么说什么，当然关系本身的事。”吴兴想了想说道：“叫我对天盟誓是不是？”陈友三笑了笑说：“咱们不是那个交情，不用对天盟誓你也不能去泄漏，你上关乎你自己身上想。”此时吴兴可真难住了，心说你有什么事呢，遂说道：“简直你有什么事快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陈友三说道：“我说出来你可不须抗。”吴兴急的直起誓，陈友三说道：“也没有别的事，就是从今天起，我

打算把我的二妹妹许配给你，你就算是我的二妹丈，你听见了吗？”吴兴当时羞的满面通红，将然要说什么，陈友三说道：“别说话，认什么也别提，并且这段事，还请你跟他说去。”吴兴听了这个话满心喜欢，口中只可客气几句，陈友三说道：“废话不用说了，我马上告诉我的二妹妹去，你们两个人可千万别带出形迹来，你们说笑依然跟从前一样，不然可就不合适。”陈友三把话说完了，就找他二妹妹去，叫了一声二妹妹：“我已经把你许配吴兴了，以后我再给你们圆房，千万别拘泥，还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不过眼前头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告诉吴兴了，有什么话你们两口子商量去吧。”秀红听了这个话，也不由得面色通红，这时候陈友三催着二姑娘叫她快去，秀红无法，只可够奔外面去了，一出门便看见了吴兴，遂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吴兴说道：“你先别忙，我由打起头儿跟你说就是了。”吴兴这才一句不瞒的，把经过这之事说了一遍，二姑娘一听这才明白，原来如此，我说好端端就会把我许了人呢，他一说倒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是咱们二人的事被他看出来呢，这就是要打我的身上发一笔财。”吴兴说道：“你打算怎么办吧？”秀红说的也好：“到如今我已是你的人了，我要这样一来，你便成了什么人了呢，这个事得问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意，当然就办不了。你要愿意的话，我是无可无不可。”吴兴说道：“你哥哥因为这个才把你许给我的，我不愿意那里成的了哇，何况你也不在乎，现在吾们两个人便是夫妻了，到这种地步我也是没的可说了，你要是许给别人，人家不是也当了忘八了吗？这里面有个因果报应，谁叫我偷人呢，所以我才落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可有一节这可算不了什么，我的意思是打算办。”二姑娘听了这个话笑了笑这才说

道："还是你这个人有良心，有什么主意你们就去办去吧，我在这里听信就是了。"吴兴把这个话问明白了，这才去告诉陈友三，陈友三这个时候净顾钱了，可就不顾别的了，当时跟吴兴两个人出主意，怎么才能够躲的开他们众人呢，那知因想脱开众人，竟引出一场很大风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晓。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单鞭侠路飞除暴安良　老和尚脱尘传授绝艺

话说吴兴费了好半天的功夫，也没把这个主意想了出来，还是陈友三倒有个法子："这么办吧，不是姓干的说要跟我们打架吗，我们就借此为题，就提吾们大家顶着跟他干，二位姑娘在这里不大方便，还是先把她们弄走。我把兄弟你打发走了，你们三个人另寻一个地点去安身，我们顶几天听不见信也走，这样不就成了吗？"吴兴一听倒是这个办法，计议好了之后，第二天吴兴跟王坏三一说，坏王说道："这个姑娘打算要多少钱呢？"吴兴点了点头想了想这才说道："你不是给我一百银子吗，也不用给我了，统共给我三百银子，叫姑娘陪着干少爷去就完了。"王三一想不离："就是这么办吧，兄弟这个银子也不能先交，你先把人领到门口，把姑娘交给我，我再交给你银子，两手一换你看好不好？"吴兴点了点头："这就算说定了，"王三回去见了干霸就提五百两，酬谢中人五十两，干霸当然是不在乎了，跟手就把银子点过来了。银子到王三手里，此时这个事就算成了。吴兴跟陈友三一摆瞎话，陈友三钉着跟人打架，吴兴送着姑娘回家，这个事不过就是摘摘眼罩就完了。还是真把众人给哄弄住了。吴兴走出了庄子外，另找了一个村子就住下了。这个话就这么说了，二位姑娘同行，吴兴单单的要把二姑娘领出去，大姑娘还能够不问吗，秀红如此如彼的这么一说，当时陈秀兰也无话可说。

单说到了晚间，吴兴把人领到王三那里，银子也领下来

了，说好了十天之后，叫吴兴来接人，别看吴兴这个人外面很规矩，跟秀兰住在一块，一个住外间一个住里间，都是规规矩矩。等到了十天头上，吴兴到那里去一找，叫了好半天才出来一个人，一问王三都说不知道，我们这里向来就没有姓王的。吴兴一看可就明白了，这分明是用三百两银子打算把人买了去，有心跟他打闹，店房之中只剩下一个大姑娘也不放心，这才赶紧回到店房，急忙的把大姑娘送回家去，头一样跟陈友三说说这个事怎么办，再者说那怕是回来拼命呢，可也没有累赘了。于是吴兴这才起身，到了家中，没敢实话实说，不是还瞒着人家大众吗，就提走在中途路过一个山寨，被山大王把二姑娘抢了去，背地里就把干霸霸占之事一说，又把银子拿出来交给陈友三，陈友三听了之后可就急了。这也不怨人家，皆因话未说明白，陈友三以为是就睡一夜就完了，未想到睡了十夜，到现在又说不往外交人了，这分明是你把我的二妹妹给卖了。吴兴一听也急了，到现在出了事了，反倒不想法子去办，还说我把人给卖了，这真是岂有此理。二人这一生气不要紧，当时可就动起手来了，未分胜负就被人拉开了。陈友三说道："姓吴的你不把人领出来，我跟你完的了吗？"吴兴说的也好，"我今天晚响等着你，别看你不管，我先把你这个无能的废物杀死之后，然后我再找他们去。"陈友三也不含糊，二人就定规好了，吴兴本来就是一脑门子气，遂带了一对双刀，够奔长林而来。陈友三也知道吴兴不是弱手，又恐怕自己不是他的敌手，这才约来自己的两个内弟一个叫张盛一个叫张茂，三个人每人持单刀一口，来到长林中见着吴兴，陈友三头一个过去抡刀就剁，吴兴凭手中之刀接架相还。陈友三还真不是吴兴的敌手，当时张茂张盛各自摆兵刃

相帮，这个就看出人的能耐来，别看他们是三个人，吴兴把双刀施展开了，居然跟这三个人打了个平手。

正然战得难分难解之时，正赶上欧阳修老剑客来到这里，跟单鞭侠彼此一问，吴兴并不隐瞒的就把这个话说了一遍，欧阳修一听别人全都不恨，最恨的是干霸，不应当用祖遗的孽钱，来买良为娼，像这样的人就应当将他结果性命，给人民除害。单鞭侠听了这话，不由得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老剑客"这个人杀的吗？"老剑客说道："这个人怎么杀不的呢？真要是把他杀死，那才叫行侠作义的英雄。"路飞说道："是，那算是老剑客你高抬了，干霸早已死在了我的拐杖之下了。"这个话说出来，不但是那四个人就连老剑客欧阳修都是一愣。

书中暗表，这位老侠客由打陈友三等组织这个马戏，老人家以为他们这是借此行道，必然作些个不法之事，他们众人走，老侠客暗含着就跟下来了，干霸等所为之事，以及陈友三树林之中跟吴兴说话，老头子全都听见了，及至把人送交干霸，以至于吴兴跟秀兰同居，老人家也都亲自看见了。这幸亏是吴兴这个孩儿跟秀兰规规矩矩，不然的话老头子绝以不能相容。后来干霸不往外献人，这个毛病是老头子办的，秀红是为穷所迫，出于不得已，打算挣人家几个钱，这里头倒是情有可原，最可恨的就是干霸这小子，他不是已经把钱化了吗，我叫这小子来个人财两空。老人家把主意想妥了，可就隐藏在干宅的房上，等到小子们诸事都办完了，干霸打算睡觉之时，再动手惩治于他。这个话就是这么说了，人要是该着倒霉，凡事都来了，路飞正然在房上隐藏的时候，随着风送来了一阵阵的哭声，极其惨切。老人家看了看干宅的房子很多，这个哭声当然在他们的宅中，莫非这小子家里还有

别的情形不成吗？老头子一时之间，因好奇心所使，慢慢的可就顺着声音来了，不是越走越近吗，这个哭声也是越听越大。老侠客更不放心了，非得看看不可，走来走去走到一所极小的院落，房子也很矮，里面是三合房子，北为上，这个声音就是由打东西厢房出来的。老人家看了这个房子前面窗户很小，后面也没有后窗户，只可飘身下来，凡是有功夫的人都说是身轻似猫，其实老人家落地无声，比猫还轻。到了院子里头，各处观看，一无人声二无犬吠，老人家这才慢慢的凑到了窗前细听，就听屋子里头这个哭声似乎是两个人，老人家用舌尖舐破窗棂纸，眇一目往里观看，看了看里面是两个姑娘，大约都在十五六岁，不说都是国色天香，全都有几分颜色。两个全都是倒剪着双臂，并见每人身背后都有一根木棍，虽然不是紧紧绷绷的，捆上之后，最多也走不出三步去。二人面对面的哭诉，那个姑娘说道："人家都有得病死了的，为什么咱们人死不了呢，咱们为什么不替那些有日月有福气的人去死呢。"那个又说道："越是有福气的越是怕死，象我们这样苦命的人，不一定受到多怎才算完呢？"二人说到这里又哭了起来，老头子听着着急，心说听了半天一点头绪也没听出来。这可得说艺高人胆大，当时遂来到屋门口用手一推，里面倒是没关着，原来是在外面倒锁着呢，老人家只可取出绒绳将锁勒开，然后开门走到了里面。老人家将然一进去，两个女子便破口大骂道："缺德的将来缺的你们家里断子绝孙，就是有了儿女，也是男盗女娼，你及早把二位姑奶奶一刀杀死，万事皆休了。"老人家这个地方可就明白了，这当然是为姓干的家人，这才说道："二位姑娘不可满咀胡言乱语，我也不是干家里的人，不过在此路过，看着姓干的这小子仗

着祖上留下几个缺德钱，所行皆非正道，我看见不能不管，这才前来探听，你二人有何冤屈快快跟我说明。”两个女的一听老头子说话一派正气，抬头看了看果然没看见过这个老头儿，可有一节他这个话可不让人敢信，因为什么呢？听他说话的意思，就仿佛是江湖剑客之流，怎奈他这个样儿不对。这种人当然都是好武好练，雄纠纠气昂昂，凭他这个老迈不堪的样儿，难道说还有大能为吗？故此心里迟疑，这才说“老人家既然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的话您也别说，找口刀来将我二人杀死，那我们就算脱离苦海了，您要是作了这份德行，必然寿活百年。”路爷闻听之下也乐了，“你们二人这个话说的也太可笑了，我既然打算出头救你们，绝不能将你等杀害，自然是杀奸人才对了”。话将然说到这里，二人一齐说道：“老人家您可不知道这个人的势力哪，慢说是你老一个人，就是象你老这样的老头儿，有几十位又应当怎么样，救不成我们二人，反倒把您搭上了，我二人照样儿也免不了死，那是为什么呢，还是不如痛痛快快把我们一杀，您这个德也算作了，我们也脱离苦海。”路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道：“你们这两个女子，小小的年纪，竟没把老夫看起，我要是不跟你们说，大概你也不知道。”遂说道老夫姓路名飞，外号人称单鞭侠赛王佐，慢说是一个干霸，就是百八十个，我要打算要他们的性命，也是易如反掌，你们倒是有什么冤屈快跟我说明。”二位女子听了这话又惊又喜，准知道老侠客是成名的剑侠，我二人的性命就算保住了，遂都跪于老头子面前磕头，叫了一声老爷子，“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先把我们救出干宅，皆因这里说话不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干宅人到此，倘若被他们碰见，岂不就麻烦了吗？”老人家一摆手道：“你们就只管放心

吧，有我在此那怕他有千军万马，也无妨害，因何到此快说。”二位姑娘这才不慌不忙的说了一遍，把个老头子的肚子气的几乎破了。

书中代言，这两个女子一个姓张，一个姓陈，姓张的名大富，姓陈叫金子，金子的母亲是大富的舅母，大富的娘是金子的姑母，这二人是姑表姐妹，金子十六岁，大富十七岁，皆因金子住的这个地方叫陈家沟，因为久旱不雨，几个庄村的人合在一处，许愿求雨，这个雨还真下了，到了时候当然要唱戏还愿了，故此把大富也接到家中，二位姑娘一同前去听戏。可巧干霸这小子带着人也来了，他这个听戏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花花世界的红男绿女，由打一出门就把主意想妥，只要看见有美貌男女，必须设法弄几个来，好在家里消愁解闷，可巧一眼可就看见这二位姑娘了，其实这两个女子也并不算怎么好，多说也就是五六成人才，只要是他看上了，这无论如何也得弄到手里。今天看见这二位姑娘，当时跟家人说就要伸手抢人，当时王三在旁边答道：“少爷这么抢可办不到，倒不是咱们怕事，这样明锣张鼓的把他们抢了去，您想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完了吗？当然得要生出麻烦，如果他们后面有人赶来，您能办那个事吗？”干霸一听不错，“你说的倒是很对，那么依着你这个事怎么办呢？”王三说道：“我倒有个法子，准保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两个姑娘弄到咱们家里去了，等着他们家里来人找的话，咱们也就脱了。到那时候再说再议，您要不愿意要他了，再叫他们家里人把他们领了去，如果你要喜欢要，就提他们姑娘把道路失迷，跟他要救人钱要饭钱，再者说他一打听咱们这个主儿，准不能够无故的碰钉子，到那时候就算怎么说怎么

好，你听这个主意怎么样？”干霸欺着小蒜头鼻子说道：“全好全好，你快说怎么办吧，到底是什么主意？”王三儿这才说道：“这个主意太容易了，就是你得化几个钱买出一个人来，说明这两个女子姓字名谁，是那村上的人，现在听戏的都是什么人，家里有什么人，全都说明白了，我就有办法了。”干霸说道：“小子你太浑了，这个话你就多余说，我多怎在乎过化钱，有么事你只管办去就完了吗，用多少钱家里拿去。”王三儿点头答应，这才来到一个卖糖果的摊儿上，略为一问，这可太巧啦，卖糖的这小子也是陈家沟的人，姓赵因为眼上有毛病，都管他叫赵瞎子，这小子别看是卖糖的，平常也给人家说媒，今天忽然听王三儿一问，就知道这里头有事，看了看王三身上穿的非常讲究，这小子以为王三是财主秧子，看上了这两个姑娘了，这才问道您贵姓，打听这二位姑娘有什么事吗？王三儿一听这小子说话是行家，自己便不能不跟他说痛快话，彼此把名姓说完了，王三这才说道：“要紧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真要是知道的话，告诉完了我，可不许你走漏了风声，事情全都说明白了给你十两银子。”赵瞎子一听这个话说的没头没尾，自己当然不信，遂说道：“王爷除了我之外，知道他们家世的很少，你得跟我说明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净说给我十两银子，我知道这个事怎么才叫完呢，至于事情办完了，这十两银子我到那里去领呢？你不是打算叫我发点财吗，你可把话跟我说明白了哇。”王三听罢就把干霸的势力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有心抢这两个姑娘的话又说一遍，当时我把他拦住了，以后打听明白了之后，我能把这二位姑娘接来，赵瞎子听罢说道：“这么着吧，我说完了之后你去办去，只要车把二位姑娘拉着一走，你就给我钱，你看怎么样？”

王三连连点头，赵瞎子遂把金子家世说了一遍，又把大富的家世说了一遍，现在就是这二位姑娘在这儿听戏。王三说道："你到那里看看去好不好？"赵瞎子点头答应到了那里一看，果然就见二位姑娘，此时王三就跑回家中，套好了车，一直到了二位姑娘近前，高声叫道："大富金子，你们两个人快上车吧，你姑姑他的娘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死了，先把金子接走了，金子的父亲陈老九托咐我把你们二人快送去，我这是跟人家借的车，这个功夫已经耽误的不小了，你们快上车吧。"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的猛劲儿，二位姑娘本来就不认得王三，不过是一个心里想娘，一个心里挂念姑姑，并未问出所以然来，二人便上了车子，王三亲自把车赶起来就走，赵瞎子一看成了，就把银子取了走，依然去做他的买卖。一会儿的功夫王三把车停住，叫了一声到了，二位姑娘一出车门就愣了，原来来到一家过道里，房子很阔，陈金子这才问着王三道："你这是把我们拉到那里来了。"王三笑了笑道："你们下车到里面就知道了。"

正然说着话，由里面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妈妈，便把二位姑娘领到这个小院里面，另外给他们二人拿过胭脂粉等修饰品，叫二位姑娘沐浴更衣，打扮一切，二位姑娘摸不着头脑，这才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这里来，赶紧把我们送回去吧。"那婆子说道："二位姑娘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们的父母已然为五百两银子，把你们姐儿俩卖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这里的少爷姓干名霸，家里家大业大，不用说何这一个地方，就是全县之中也得算第一，我们少爷收你们姐俩作第二第三两房姨太太，要说银子钱一辈子也化不了，真有吃不尽的家产，要是跟着他，这一辈子的福气也就

大了。二位姑娘赶紧拾掇拾掇，回头少爷摆一桌酒席，你们二位陪着一喝，今天就算是好日子。”两个姑娘一听可就急了，当时说道：“我家里虽然说穷，反正不致于卖人，不用说这一定是你们把我们抢来的，及早把我们送回万事皆休，不然的话，难道说国家就没有王法了吗？”另外一个婆子说道：“二位姑娘这个话可别这么说，已经到了这里，千万别有福不会享，如果少爷一怒发下令来打你们，这个门户虽然说不是官府衙门，就是打死几个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自找不自在呢？”此时大姑娘大富不等他把话说完了，就啐了他一口道：“你们这一群该死的东西，你们拿着我姐妹当做什么人了，慢说是打，就是刀砍你家的姑奶奶也不惧。”此时婆子们仍然好一套坏一套的劝说，正然劝着的这么个功夫干霸就来到了屋中，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二位姑娘不允，这才跟婆子们说道：“他们不是不答应吗？这么办吧，你们把他们两人的衣服全都脱了，捆在板凳上面，我稍停一会儿就要用他们了。”婆子说道：“你们二人听见了没有？到了这个地方，还逃的出少爷的手去吗。”二位姑娘听了这个话也很害怕，真要是那样，就是再死了也没有味，还是大富心眼多，当时恐怕干霸强行无理这才把言语改变，遂说道：“你们不要如此，是我们家里卖的也罢，是你们哄弄来的也罢，就是这么样叫我们成亲可不成，得把我们的爹娘或是近人叫一位来，不怕他们说一句话将我们许配这里了，就是叫我们作婢作妾我们也是情愿的。”要是依着干霸的意思，可就不听那么一套，还是婆子作的德性，遂说道：“少爷这个事可不能这么办，常言说的好强摘瓜果不能甜，您何必这样呢？”干霸说道：“依你有什么法子呢？”婆子说道：“这个事好办，只要日子一多了一边说劝

一边耗性，等到把他的生性耗下去，自然就顺利了。”干霸这才说道：“我问问王三有法子没有？你们这里也想法子劝，如果王三有法的话，当然再告诉你们，要是没有法子，只得依着你。”婆子点头答应，干霸这才到里面去问王三，王三知道干霸到后面去了，见着面先道喜，干霸把咀一撅，“喜什么呀，我生了一顿气啦。”王三说道：“人到了手里怎么又生气呢，莫非少爷不愿意往外拿钱吗？”干霸说道：“那倒不算什么，这回事化多少钱你先告诉我，我马上就给你，先别叫小子你不放心。”王三说道：“你别看抢了两个人来，钱可太少了，就得先给那个报信的一百两。”干霸说道：“我给你二百两，一共是三百两银子。”说着便打发人到账房支了来，交给王三，王三一看银子到手了，这才说道：“少爷莫非这两个女子不是处女不成吗？不然你怎么说不喜呢。”干霸这才说道：“处女不处女我不知道，就是他们都不从我，这不是麻烦吗？依着我说把他们捆起来就完了，当时婆子们都说，这个事不能那么办，还是想法子劝顺了好，叫我先到别处找人下下火。我只可问小子你，你可以给我找个人吗。”王三听了一皱眉道：“叫声少爷我们这里的人，你全都腻了，一时之间你说可叫我到那里去找，不然我们先出去蹓跶蹓跶，散散心或者可以差乎过去。”干霸说道也行，不然你先跟我到这屋里吧，王三跟干霸到了卧室之中，呆了好半天，这才出来更换衣服传齐了家将一同到外面游玩，将然一出来就得着信了，原来本镇上来了一伙卖戏的，这才一同去看，干霸一眼就把这个二姑娘看上了，这才叫王三出主意把秀红弄到家中。

路飞越想干霸这小子越可气，当时就把两个姑娘救出来，暗地里把他们都送到家中，嘱咐他们家中就提二位姑娘到不

常走动的亲友家中去了，到现在才回来，老人家嘱咐完了。二次又回到干宅，正赶上小子干霸打算睡觉，老人家一时有气，遂破门而入，手起一杖便把干霸砸死，又到前面找着王三，一杖又把双腿砸折，当面告诉他们，干霸死后不许你等声张，就提他是得病死的，不然的话我把你们一个个的狗命杀死。老头子把话说完，带着秀红就走了，准知道他们是十天的约期，把秀红送到家中，回头再告诉吴兴不晚。老头子这个意思，也是恐怕把秀红送到店房之中，从中再出了什么事反倒不合适，只要把姑娘送到家中，交给一个人可就不怕了。错可就全都错在这里了，容着老人家把秀红放到自己家中，再向店房去，吴兴和秀兰早就走了，老头再到干宅一打探，果然是静悄悄的，人家的事都办完了。在附近一打听才知道干霸是官宦的后代，祖上很做了几世官，所以家里很趁钱，到现在干霸一死，他也没有当门家族，只有一个妻子王氏，带着一点家产，也就择夫另配了。其余可就让家人们平分了，从此之后干宅就断绝了香烟了，因此全都给众人趁愿了。此时老头子单鞭侠这才明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看起来人在世上种因收果，这才叫丝毫不爽。

老人家叹息一回，这才赶紧回家，准知道吴兴到家之后，必有一场麻烦，这个老头子也生来的好闹玩，按理你直接找他们去不就完了吗，又谁知这位老人家偏不去，只在暗中打听，陈友三跟吴兴说定树林中相见，老人家早就知道了，至于当场动手，老人家也亲自观看，后来看见欧阳修老剑客出头，路爷可不认识，不过知道是一位高人，故此这才诚心斗趣，直到把话全都说明了，吴兴等这才跪倒磕头。老剑客不由得暗暗赞成路飞，这正是身为侠客所作，本来应当看着有

什么不仿佛的事，就应当暗中跟随，这才能够于事有济呢，不然的话，事后知道了也就无从措手了。说到这里才领着吴兴等众人到了路爷家中，把秀红叫他们领了去，于是这一场事这才算完。

可有一节，老剑侠爱惜路飞的为人，因而在他这里很盘桓了几天，然后才告辞而别。这么一说老人家出来找张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得说是东扎一头，西撞一头，后来好容易打听明白了，张方这个孩子跟童林等在一起，正然跟钦差年羹尧当了随行委员。老人家这才慢慢的调查出下落来，到了西安府，倒是把钦差找着了，但是一打听不但童海川等没有在这里，就是所有的侠客也全都没在这里，后来才知道到天锡山去了。老人家再到天锡山又没见着，又听说到河南如意观去了，直到了如意观这才听了准信，知道众人都在降龙寺，为救王十古，已然跟来龙山闹事了，这段事情可实在是怨张方，山上来人下书，他就不应当暗地里把下书之人杀死，他只顾这么一来，可就惹起了莫大的风波。到现在童侠客，已经是把他哄走，不知到那里去了，老剑客一想，合着是费这么大的劲，找到了头儿还是没找着，这个孩子既然被童侠客赶走，我就别去了，不然的话，童海川见着我倒觉着不好意思的，还不如我不进去才对，老人家这个地方可不算不对，千里遥远的路程为的是找徒弟，到了现在叫人家把徒弟赶走了，别管理由对与不对，未免显着不好看，故此老人家反倒躲了。可有一样，心里更不放心了，如果跟随童林还有许多成名侠客，大家在一处，他的行为尚且不至于张狂，到现在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在外面不定又闹出什么祸来了，又想到他擅杀小和尚，可见得这小子野性未除，老人家到了现在倒为起难

来了，如此的海阔天空，你说叫我到那里去找呢。自己又想这个来龙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着的功夫，何不前去看看呢，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打算进来龙山，到了港边，怎奈因为闹事闹的已经没有桥梁通行了，老人家围着来龙山转了三个圆圈，居然就没找着道路，老人家还真是僵了火了。不是找不着进山之路吗，打算顺着山坡走，这个主意白天可办不到，因为白昼之间被人家看见多有不便，等到了夜间老人家方才开始登山。这个地方可得说是能为的关系，除非是剑客有身份，谁也不敢僵这个火。老人家正然登山前行之际，忽然间看见面前发现了一道大墙，老人家乃是久走江湖的老英雄，当时一看这墙不由得心里打了一个转，要是平常的人家绝以修不起，又不是城池又不是庙宇，你说他这可作什么用的呢？据我看来，里面不是占山为王之类，便是出名恶霸在此居住，既然跟来龙山连在一起，当然与山上也有关系，我既要打算到来龙山来，不如先到此处看看，或者能得着来龙山中的底细也未可知。老人家跟来龙山的人可以说是无仇无恨，头一节来龙山既然跟剑侠们闹事，以自己的心思，必然是来龙山有不正当的行动，按说我走到降龙寺的门首，就应该进去会会众人，怎奈张方这个小冤家胡作非为，被童海川赶走，我见着他无话可说，故此不能前去。如果来龙山里面，得出一点什么消息，岂不是助他等一臂之力，也可以给我的徒弟张方赎罪，这就是老剑客进山的用意。再者说也是行侠作义理所当为，现在发见这道大墙，可不能不前去看看。老剑客主意拿定，遂施展一手功夫叫作猿形。类乎这么高的墙，如果没有这手功夫绝以上不去，按猿形可也在十二形意之中，讲究的是蹿高纵矮里头，可就是这手不好练，这个功夫，练

出来大概的意思，比如人紧挨着墙根站着，身形不动，只凭丹田一口气，脚掌用力往地上一登，半点声息也没有，嗖的一声就得纵上去，这就叫猿形，把这手功夫练在身上，平常纵八尺，现在可以纵到三丈。可有一节，要是练不好连三尺也纵不起来。老剑客看了看这个墙的高矮，大概施展这个功夫，也不准能够纵的上去。说时慢那时快，主意已定，丹田一叫气，嗖的一声已然到了墙头上面，老剑客不敢冒然间就下去，用手在墙头上抠下一块瓦来，轻轻的扔下来，听了听都是实地，这才飘身到了下面，矮身形四外观看，皆是旷野荒郊，并无行人。老头子可不耐烦一步一步的走，把身形向下一矮，那就叫陆地飞腾法，要说够怎么快法可不知道，不过微闻沙沙的声音，转瞬之际便走出数里之路，老人家不觉纳闷，心说好长的大墙，当初修的时候，这个工程可太大了。

老人家可也不能半途而废，当然看看究竟通到那里算完。又走了一程这才来到村庄上面，果然里面的房舍都非常讲究，找了一所极其高大的房屋，老头子够奔前来，这个地方就得算是巧，正来到尉林的宅中，老人家前前后后并看不出来什么动作，这才到各小院子里探听，正听见张方说话，把老人家吓了一跳，但不知张方因何来到此处，知道已经被获遭擒了。只可走上前去，把小子搭救出来，当时张方见着老师，先跪倒行礼，然后叫一声师傅呀，“你老人家早一步，这小子也不致于把我打成这个样子，”老头子摆摆手道：“能够走路不能？”张方说道“可以走”，这才爷俩一同出离了尉宅。这个地方也就是人家太岁张方，周身打成了这个样子，尚且施展飞檐走壁，赶等来到后面，已经到了无人所在，这才叫了一声师傅：“我这身上有伤的地方，总是粘衣服，你有办法没有？”

老头子说道："前走几步我给你医治就是了。"张方咬着牙又往前走了几步，小子实在走不了啦，遂叫了一声师傅："你可别和我开玩笑了，我实在是走不了啦。"说话之间，已然来到一道小河近前，欧阳叫张方脱衣服下去洗澡，张方一听好，心说老师呀你老人家这不诚心惩治我吗？小子想到这里就透出为难的样子来，当时老头子也笑了，要说实在也是难为情，打破了肉皮到河里洗去，这个滋味大概不好受，老头子这个跌打损伤的药，还是真特别，打算上他的药就是不到河里洗去，也得用冷水把伤口洗净了，这个药上上就干，那就可以说是好，最慢用三天连痂子都掉下来了，如果说是不洗这个药就算白上了。张方无法只可咬着牙往下撕衣服，为么要撕呢，方才不是说了吗，衣服被血全都粘上了。好半天才把衣服脱下来，遂往河里一跳，破伤的地方一着水，就如同针扎的一般，小子无法在水里呆了半天，算是把伤口全都洗干净了。老头子告诉他不叫他带一点儿水，叫他全都弄干净了，好的地方当然就干净了，破的地方就是弄干之后，仍然是往外冒血。当时老头子从腰间取出一个扁形的药瓶子，里面装着是绿色的药面，凡是流血的地方，全都用药面去堵，将一上药微觉刺痛，过一会儿就麻木不知了，伤处全都上完了，跟着叫张方把衣服穿上，这么一治小子可就乐了。敢情老人家这个药上完了，立刻就能止疼，如同好人一个样，这才叫声师傅："早知道你老人家有这么好的外科药，还不如那个时候不当随行委员呢。"老头子听了这个话不懂，遂问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张方说道："我买一个串铃去卖野药去，也能赚钱娶媳妇呀。"老人家一听这小子是生来的料货，身上将然不疼了，玩笑就上来了，当时就哼了一声道："张方不要胡言乱语，我

且问你因何在此处被获遭擒？说了实话情有可原，为师就饶了你，不然的话定按门户规则治罪。”张方一听，心说我的妈呀，敢情还有一案没问呢。张方就由打下山之后所有一切经过一字不漏的跟老人家说了一遍，直说到被获遭擒，老头子一听不由得一皱眉，别的全都不说，镇观宝三枝迈门弩已然丢失，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真要是落在外人手里还不定惹多大的祸呢，这可实在是怨山人一时之错，如今我就是为此事而来，果然还是把这个迈门弩丢了。老头子无法只得叹了一口气，有心责备张方几句，这个东西并不是孩儿自己偷出来的，是我自己给他的，他的能为不够，得怨我传教的太少，事到如今可埋怨谁呢，只可说道：“张方我知道你的武艺有限，就恐怕遗失了镇观之宝，到现在果然不出我所料。”张方说道：“师傅可实在是我的能耐不行，皆因孩儿的三楞凹面透风吕祖锥也被人削断了，六只枣核镖也快丢完了，迈门弩是一块包的圆，老师呀你老人家再晚来两天，连孩儿我也没有了。”老头子听完也觉得可笑，这才说道：“孩儿不必难过，我这一次找着你，第一样要取回镇观宝，再传些武艺给你，也好在外面闯荡江湖。”张方说道：“这倒是正经办法，不然我是你老人家的徒弟，人人都知道我是剑客弟子，回头人家一看一点能耐也没有，不是连你老也跟着栽筋斗吗。”老头子也不答言遂带着张方就走，张方问二次学艺应当到那去练，老头子说道：“当然得回清源山。”张方说道：“老师这一趟可太远了，咱们不会行走之间，看见那里孤庙山洞等处，只要是清静无人之地，你老人家就传，弟子我就练不就完了吗。”老头子准知道没有地方找去，就是找着了，我说不成不也就完了吗，故此他并不多说，只是点头说道：“好吧，只要你找着就成。”爷

两个走的可快，不到一天一夜的功夫，已然来到了山东地界，行走山路又是夜间未免行走之间就得留点神。

正然往前走着，张方一眼看见前面有两只小灯笼，其小如星光一般，依着老人家不管他是什么走过去就完了，又谁知张方这小子淘气，一声没言语的把身形一矮，够奔灯笼跑了去了，小子来到跟前一看就是一怔，那里来的小灯笼，原来是山洞里面坐着一个人，目光射出来就这么亮，张方一看心说真有两下子，这分明是坐在这里卖派呢，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张方想到这里，走在近着高声喝道："你这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洞里这个人一声也没言语，张方一连问了好几声，那个人仍然不理，张方心里有气。莫非你是聋子哑叭不成，你不是不言语吗，我先把你拉出来。"这才伸手往里去拉，里面的这个人也伸手，两个人手搭着手，张方说道："出来吧。"就听叭的一声，可是张方进去了，这时候老剑客也赶到了，心里便知洞里的这位必是成名的高人，这才喝道："张方大胆还不与吾出来。"他这个意思并不是叫张方出来，分明是怕洞里的人伤害自己的弟子，有了自己这句话，洞里的人也就不好意思的了。不一会功夫，就见张方从洞里爬出来，就听里面有人念声佛号，声音非常洪亮，接着问道："何人竟于深夜之间到此何干？"老人家说道："山人欧阳修是也，方才小徒无知多有冒犯，未领教洞中是那位？"老人家说到这里，就听洞内的人哈哈大笑跟着就走出来，师徒一看，原来是一位出家的僧人，老剑客将然要问，就听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欧阳老剑客大概您不认识我吧，老僧叫脱尘。"老人家一听心说不错，这脱尘和尚的名声可太大了，脱元脱月脱尘，不过这一位我尚且没有会过，别看没见过面，准可以

说道义相投，当时老和尚问道："这位就是欧阳老剑客的高徒吗？"老剑客念了一声无量佛，"正是无知小徒多有冒犯，望求老人家多多原谅。"脱尘只可就是一笑，遂说道："但不知爷两个这是到哪里去？怎么会就走到老僧的面前。"欧阳修并不相瞒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和尚一听原来是打算二次教给徒弟学艺，这才说道："老剑客，老僧说一句话你老人家可千万别过意，令徒这一段事完全是怨你老人家自己，功夫没传会就不应该打发他下山，何况镇观之宝交给他尤其不应该了。"老头子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师兄，"你老人家所说一点也不错，故此我见着小徒并未责备于他。"张方在旁边插言道："师傅你老人家只顾说话啦，可给我们爷俩引见一下呀，然后好借他老人家这个地方练功夫啊。"欧阳老剑客给张方引见了一回，张方叫了一声："爷们我这里给你老人家陪礼了。"和尚说道："少剑客免礼，方才你说借我什么地方，这个话我听完之后很不明白。"当时欧阳老头子闻听，不等张方答言，在旁边哈哈大笑，接着又把爷俩在道路上所话之说，跟和尚一说，脱尘一听，说道："既然如此，这可算对极了，我这个地方并不能够练功夫，这也就是到了夜静更深之时调调气而已，走过这道山岭不远，那里有一座山庙，别看庙小，谈到练功夫有个三五个也放的下。"当时欧阳老头子也算计不到，竟会在这里遇见脱尘，就是把张方带到自己庙中，也不过是传习功夫，在这里先盘桓些日子倒也不错，张方把功夫练上了，他自然也就不跟我去了。想到这里当时便点头答应，和尚带着路一同来到山门下，借星月之光看了看庙门的横匾，写的玉皇庙。到了里面有小沙弥倒过茶来，和尚看了看张方的身上并未带着军刃，以为他学的是腰带军刃呢，这才问道："少剑

客所用的是什么军刃，你可以走一趟给我看看。”张方也不隐瞒的就把被人家这一次削断吕祖锥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又向老师说道：“师傅，这一次弟子学艺，我不练吕祖锥了，我要练一对量天尺。”老头子摇了摇头道：“你这个话说的未免太容易了，你生来的就不是那个身段，那一对量天尺共合是十六斤，你练的这个功夫又是内家拳，对于这种军刃你不能用。”将然说到这里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张方你不是打算练这种军刃吗？谁叫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呢，现在我要传给你几手外家拳的功夫，增长你的气力，但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张方这个小子这个地方可算太机伶了，听了和尚说出这句话来，当时爬在地上就磕头，遂说道：“教我一艺也是老师，我先给你老人家磕头。”和尚一看这个孩子虽然长的不好看，小子可真聪明，如今话已经说出来了，那只可就是这样吧。欧阳老剑客也念了一声无量佛，“张方的福分不小。”和尚说道：“老人家不必客气，这徒弟你已然指教成名了，我这不过是多事就是了。”此时张方行礼已毕，站起了身形叫了一声和尚师傅，“但不知你老人家传给我的功夫，得多少年才能练成？”和尚说道：“你打算快呢还是打算慢呢？如果乐意慢，十年二十年也是练，快的话一年半载的也是期程，甚至于十天半个月也能练的成。”张方一听和尚这分明是跟我开起玩笑来了，一年半载本来就练不出什么功夫来，十天八天那不更成了笑话了吧，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听，这才说道：“和尚师傅，我这个功夫是越快越好，我就先练十天吧。”和尚点了点头说道：“我可告诉你这十天就是三年的功夫，如果分着练，可非常舒服，要是用十天练这三年的功夫可就不然了，虽然说死不了，可也得脱一层皮，我恐怕你受不了这个苦。”当时欧阳老人家在

旁边一听就知道脱尘打算给张方用蒸骨之法，其力量如同脱骨换胎。这部剑侠图上可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在金风山，传给慧斌练艺之时，那是由硬变软，这一次可就不然了，是由软变硬，这里最高的就是这一手。硬变软小巧的技艺成了之后，刚勇之力一点不失，并且是只能长不能抽。这个软变硬也是一样，硬功夫练到身上，软的也能长，并不是硬了之后连腰也毛不下了，所以这才叫练功夫。常言说的好，无师不巧这个话一点也不错，不经师傅自己练硬功夫，什么抓砂子碴胳膊，日子一抓长了手指也变成了小棒棰一样了，拿什么东西也不便当啦，把胳膊练的象棍子一样，几乎自己的身体都练僵了，那还叫练什么功夫，简直的是练病呢。到了身为剑侠谈到教徒弟可不能那么办，软硬皆有，所以才称为绝艺。今天和尚所说这个要用十天练三年的功夫，欧阳老剑客就猜着是硬练了，和尚先问张方受的了受不了？张方说的也好："不是死不了吗，真要是练死那只可怨我小子无福享受，别的我全都不怕，就怕您不教。"和尚笑了笑叫声张方："你个话说的可容易，不是身临其境可不知道这份难苦，我就怕你到那个时候来个半途而废，我的心也白用了，你的罪也白受了，依我说你还是多练些日吧。"张方说道："不要紧，无论如何我也要练这十天的。"和尚说道："是这个话，今天夜间先不算，由明天就算练起。"张方点头，一夜晚景无书。

次日早早起来，和尚就把张方叫到了近前，自己先给张方摆了几个架子，这就是达摩老祖易筋经，敢情这个架子难站极了，最多也就是站了斟一盏茶的功夫，张方可受不了啦，遂高声说道："和尚师傅，我可站不住了。"和尚说道"站不住也得站。"张方说道："不成呀，这回头要是倒了怎么办呢？"

和尚笑嘻嘻的说道："你就放心吧，绝以倒不了，只能站的起不来了，也不能够倒。"张方一听无法，只可站着吧，这份难过可就别提了，浑身上下那个汗出的如同雨淋的一般，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脑袋上的汗哗哗的往下直流，要说张方还是真有个狠劲咬定牙关就站在那里不动弹，赶后来这身上也不觉疼了，可是身上不觉疼啦，敢情是全都木了。和尚说道："张方你现在觉乎着怎么样了？"张方说道："我现在觉不出什么来。"和尚这才说道："你站起来吧。"张方心说这可完了，一用劲两用劲就仿佛是作梦打把式一样，虽然这么样的使劲，这个身子一动也不动，小子张方起先不肯言，尽量的往上起，怎奈费尽平生之力，就是动弹不了，这才说道："和尚师傅可了不得了，我怎么这样的使劲也站不起来呢。"和尚点了点头，由打腰中取出一丸子药来，预先在旁边预备好的黄酒，亲自给他拿着这丸子药，遂叫张方张了嘴，然后把药放在张方的口中，叫他嚼碎了，给他一口酒把药送下去。和尚告诉他起不来也得往上起，多怎起动了就行啦。张方还是真听话，把药吃完了之后，遂用尽平生之力往起站，并且起的功夫很大，别看没站起来，浑身这个疼劲又上来了，以先不过是小疼，后来也就大疼了，遂连连喊道："和尚师傅，可了不得了，站也站不起来啦，这个身上又疼了。"和尚说的也好，不管他疼不疼，仍然是使劲的往起站。"张方咬着牙，这个汗可就又下来了，使的劲大，疼的时间也大，使的劲小疼的时间也小，此时和尚在旁边催着让他快起，张方只可就得用力起，越用力越疼，那份难受呀可就不用提了。实在疼的难过了，眼睛一阵阵的直发黑，可别看身上这么疼，这个力气可觉着一会儿比一会儿大，可是周身的筋骨也一会比一会疼的厉害，张方

咬定牙关，心说只要死不了就行，仍然是用力往起站，直站得足有一顿饭的功夫，你说张方他还是真站起来了。和尚一看赶紧一个箭步来到跟前，一伸手把张方抓住了，这个地方可得说是行家，那个架子站的是比蹲档骑马式略为矮点儿，那可不叫骑马式，那乃是达摩老祖易筋经上面的，名叫铁腰法。这一式就是管腰的，只要把这个劲儿耗过去，那一丸子药名是“鹿筋虎骨丹”，那个力量就算增加了，和尚抓住张方，小子就象没有腿一般，晃晃悠悠的，如果不是被老人家抓住了，还得非得摔倒下不可。到了这个时候可是最怕摔，皆因正是行力的时候，巧了就许摔死。和尚拉住张方可不让他好好的在那里站住，拉着小子在场子里就跑，张方的双腿那里会迈步，和尚嘱咐他叫他用力走，起初不过是和尚拉着他，后来张方真就迈开步了，和尚叫他慢慢的加快，张方不管心里多么难受，连死都豁出去了，和尚说什么他听什么，走的这个工夫可就大了，张方这个时候把痛劲也过去了，就觉着周身发紧，就仿佛是肉皮往一处绷似的。

和尚又叫他抡双臂等种种硬劲的功夫，全都练了一会儿，最末要叫他耍一回八十四斤铁柄大刀，张方准知道自己拿不动，似乎有点儿难色，怎奈和尚紧催，非叫他拿不可，张方心说该看现眼受罪是脱不了的。要是不拿也不成，这才走到军刃架子近前，用很大的力量双手拿那口刀，刚往起一拿，差一点没把张方晃倒了，皆因用的力量太大了，刀的分量也太轻了。张方一看自己的力量加增了，心里又是喜欢又是纳闷，当时小子就在场子里面耍了一趟大刀，耍的很是不错。和尚容他把刀练完了，放在军刃架子上。老人家这才说道：“张方你今天所练的这个功夫，这就是三个月的功夫，今天一天之

内全都练了，我再告诉你导气之法，这个功夫是躺着练的，你这时候已然累的不得了啦，当然得休息一会，所以我才传给你这种法子。”和尚就把鼓荡气息的法子，全都教给了张方。小子也真是天生聪明，并不觉很难，和尚一说他就会了。当时把功夫练完了，张方就在配房屋里的板凳上躺着休息，就按和尚所说的导气的法子，练起来了。后来又休息了有半顿饭的功夫，这个精神才恢复起来。二次又到场子里练功夫，这一回姿式又改了，只要是够时候和尚就给他吃药，到了夜间睡觉可不能躺平了睡，和尚给他垫了几块砖头，就叫小子躺在上面睡，平常的人还是真睡不着，皆因张方太已劳累了，躺下就着了，到了第二天天明依然接着练，张方觉得这个罪实在不好受，自己因为要练绝艺，遂把心一横，就是死了也要练。简捷的说，张方可真就在十天练下来了，以前小子不是就够瘦吗？到了现在比从前还瘦。小胳膊如同麻杆一般，你可别看这么细，那个力量可长了，跟从前一比就如同两个人一样，和尚又把外家发刚力的拳脚功夫给他一说，到了张方这个份上再学艺，只是有高人一告诉就可以明白了。欧阳老人家也把内家的功夫给他合了合，张方这个时候的能耐比从前可就大的多了，二位老人家相合着把量天尺教给了张方。这个时候打算用万俟羽修的量天尺，那个力气就算绰绰有余。不过这付军刃，可不在这个地方，现在四川成都府收着呢，二位老人家告诉张方，现在你身上的功夫已竟差不多了，不是打算用量天尺吗？你自己到成都去取就是了。

张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遂给二位老师磕头告辞，出离了玉皇阁，本应当顺着四川大道前去才对，小子张方一想，以前我没有功夫，我尚且东扎西撞，现在这个功夫可比从前大

的多了，何必非得用军刃不可呢？小子有心不向四川去，打算二次到来龙山跟小子们再干干。自己把主义想妥了，返回来可就够奔来龙山，不消一天的功夫，已然来到了河南地界，自己正然往前走着高兴，在旁边道上碰见一个人，正是太平侠智亮。张方赶紧说道："老爷儿们你这是到那里去？"要是别人猛然遇见或者还有个想不起来，惟独这个张方，只要是认得他的主儿，一见就可以知道，智亮这才说道："呦我打量是何人呢，原来是张方，你这是到那里去？为什么不跟随钦差老大人呢。"当时张方遂把自己的经过略说了一遍，太平侠闻听点了点头："活该你小子走运，遇上了我，还来龙山可就好办了，我也是有事前去找个朋友。"张方问道："老侠客您找谁，但不知有什么事。"太平侠闻听之下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唉别提了，在剑山小蓬莱，把诸事办理完毕之后，我可得回家看看去，结果遇到了不少事。

书中代言，太平侠家里倒是一个人没有，老侠客要上坟祭扫，这是为人子者不可少的礼节，主意已定，遂顺着道路回家，当时也没有多少要紧的事，当然在中途路上就很自在了，这一正然往前行走，忽然阴云密布，立刻黑暗起来，那个情形是要下雨。当时的天也不算晚，也不过就是午时将过，堪堪不到未时，老人家一想，又不是赶路程，何必还往前走呢，如果雨一下来浑身便淋透了，还得趟雨脚泥水，可是想的这个时候正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老人家往前看了看，大约在四五里路前面仿佛是一座村庄镇店，这时候道路上除了老人家之外，并没有第二个行人，又向四外看了看，也全都没看见有一个人，老人家也是一时的高兴，遂把身形一矮，可就施展开了陆地飞行的功夫。一会儿可就来到了近前，

一看果然是一座大镇店，老人家进东村口往西走，走的功夫不见甚大。路北面有一座大店，大门全都是新上的油漆，大门的两边是雪白的粉壁，上面有字写的是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别看这么大的店门前可冷冷落落的，还一个人也没有。智爷来到近前慢慢的往里走，走过了过道，这才有人出来问道："您是住店还是找人的？"智爷一听这个话说的真难听，心说就是找人的吧，你也可以当住店的招待，我要是找人的不就告诉你了吗，再说这也不是城池地方，到这里找人的人很少，靠大道的店房，如果有人进来一定是住店的，这真是岂有此理！老人家心里虽然不乐意，可是明面也不能发作，只可说道："我是住店的。"那人说道："这个天可不晚，要说住店可不是时候。不用问当然是看见阴天了，怕遭雨淋湿，所以才住店，这个话咱们可说好了只要住下就得给一天钱，不怕是过一会儿天晴了跟着就走也得给钱。"老人家一听开店的说话太无理了，自己因为是身份关系，只可把这气往下压，遂说道："我给你一天的钱就是了。"那人点了点头这才说道："话咱们是先说明了，这不是您愿意花钱吗？还不一定有屋子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住，没有呢就算拉倒，你再上别处找去，你等一等我看看去。"老人家越听这个话越难听，心说既然你是开店的，有空屋没有不是全都在你心里放着了吗？怎么还得现在看去呢，人家开店都是叫客人去看他，这个可倒好，连答理都不答理，他自己就走，今天我倒要跟着看看，那小子头里走，老人家在后面跟随，过了两道院子，差不多里面都是闲房，看了半天那个小子说道："没有房子呀，你向别处住去吧。"智爷问道："你们这里不是有这么些个房子吗，怎么会说没有呢。"那个小子把脸一沉说道："你看看这些房子，都

是放东西的所在，告诉你没有不就完了吗。”老人家这个气就算大了，又一想人家既然说没有房子，因为这个跟人家闹也说不出理去。再说人家还会拿财神爷往外推吗，当然是没有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天也是成心跟人过不去，正说到这里外面可就下起雨来了，并且下的很大，老人家这才说道：“我既来到这里住不住都得花一天钱，可就为的是避雨，到现在雨可是下了，就是你没有屋子，也得叫我在这里避避雨呀，等雨住了之后我再走。”那人说道：“那可不成，在我们这里住下的人都得上屋里去，不住的人一刻也不停留，别的话你不用说及早快走。”老人家说道：“好吧我在你们这里站一会儿大概总不能不成吧。”那人仍然说道：“不成。”智爷这个火在心里冒起多高，可就是因为自己是侠客的身份，不能跟这种没有智识的人一般见识。遂连连点头道：“好吧，我到别处找去就是了。”下着雨老人家往外走，一直来到过道之中，老人家看了看左边放着一个凳子，遂一声没言语的就坐下了。当时那个小子说道：“喂你倒是走哇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回头我们一关大门还得把你关在里头是怎么着。”智爷说道：“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连一点通融都没有呢，就是你们这里关门吧，也不能关的这么早呀，何必下着这么大的雨你非叫我走不可呢，就是你们这里不是店，无论是买卖商户，或是住户人家，我要在这里避避雨也没有多大妨害呵。”那人把眼一瞪说道：“你少说闲话，我这里就是不让避雨，你还是赶紧快走，你要不说这些话或者还可以在这坐一会儿，既然你说的这么应该责分，今天这个雨我还是非不让你避不可。”智爷听完这话这个火可实在压不住了，遂说道：“今天我偏不走，你应当怎么办吧。过道里避雨也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我就是不走。”

那个小子遂冷笑一声道："我看你这么大的岁数不好意思打你，今天看你这个样儿分明找打呀，好了我就问你一句痛快话吧，现在你走不走，要是不走的话我可打你了。"智爷说的也好；我今天是有点儿倒霉，大概是不打我两下子还是真不行，如果你要是喜欢打人的话你就打吧。"那小子一听，便把二目瞪圆连连说道："好好，我倒要打打你。"说着纵过来照定老人家就是一拳，老人家看着他可笑，心说凭我七步七星连环掌，我也没有这么大方过，拿过来就打人。怕的是不定在什么地方遇上什么样的英雄，栽了筋斗更难看，故此到处小心谨慎，又谁知象他这样的能耐居然也要扬毛炸刺。今天我倒要教训教训你一顿，老人家心里想着，这个拳可就到了。就看老头子微然把身形一转，小子这个拳可就横在老人家胸前了，老头儿并不费吹灰之力，一伸手就把小子的腕子拿住了。这小子一看不好，赶紧往回便夺，武术可就讲究打的个筋劲儿，老头子抄着他的手了，又就着他往外一夺，随着使了三成劲往外一送，口中说道："小子你出去吧。"你说这个小子也真听话，不管外头下雨不下雨，真就登登登退到了店门外扑哧一声坐在了泥洼之中。小子这一坐不要紧，把雪白的粉墙上溅了一下子薄泥，这小子连连喊"好好好，小子你要是人物你可别走。"智爷说道："本来我就不走么，我要是打算一走，还跟你打不起来了。"这小子爬起来冒着雨就走了。

功夫不见甚大，就见有三十多个人全都冒着雨就来了。每人手里全都拿着单刀花枪各种军刃，高声喊着："小子胆量不小，竟敢来到郭家店前来打架，小子今天要是叫你好好着走了，我这个郭家店就不开了。"来人之中似乎有两个头目人，大约也就是三十来岁，全都穿着缎子裤褂，喝住众人道："你

们先别这么乱闹，李四到哪里去了，问问他打人的是谁？”说着就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小子带着一身泥就过来了，遂说道：“那不是还在过道那里站着了吗？”当时为首的那两个人走在智爷的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们这里的伙计。”智爷说道：“我是到这里来住店的，因为这里没有房子，又兼外面的雨下起来了，我当时要求他在过道里避避雨，他非让我走不可，我跟他一说理，他扬手就打我，我不过就是一推他，他可就摔倒了，如果我要是打他的话，有两个也都打死了，还能让他活到现在吗？”老头子说完了这个话不觉的大笑起来，这两个小子上下打量了智爷两眼，这才问道：“据你这么一说，不问可知当然是个大武术家了，不然的话说话不能这么狂气，有理没理倒不说，就看你这个狂气，今天我得看看你有多大能为。”智爷说道：“很好，这个地方太小点儿，如果有宽大一点的所在，你们所来的这群人全都可以一同上手，那也算不了什么。”这两个人不由的冷笑道：“好好好，你就随我们来吧。”众人一同穿过院子，够奔后面而来，一直来到一所大罩棚底下，下面是黄土铺地，原来是一个很大的把式场。众人来到了里面这才说道：“你姓什么，报通了名姓咱们好当场动手。”智爷并不隐瞒的把名姓说了出来，这两个小子那里认得太平侠，只说了一声原来是无名小辈。话说到这里就要过去动手，老人家说道：“别忙，你们二人的姓字名谁说出来我也听听。”两个小子听罢叫道：“姓智的你要问我们弟兄的名姓吗？告诉你吧姓郭单字名龙，这个是我兄弟郭虎，我外号人称花枪将，他的外号叫六合神童，离这几十里以内有不认识我们弟兄的很少，你无故的前来简直是找倒霉，也许是你的报应当头。”老人家听了这个话也乐了，心说对了，还

不定是谁报应临头呢，看你们这俩人的长像，再听听你们两个人的外号，大概也没有多大能为，想着这才叫道："郭龙郭虎依我说这个手咱们别动了，我看你们连站都站不稳，要是动手不是白给吗？"郭龙听完这话未免心中有气。遂说道："姓智的，说大话当不了挨打，这是图什么呢，别走接拳。"可别看不起这小子，拳头出来也真带了风声，照定老人家便打，可是老人家如果叫他躺下，不消一个照面他就得躺下。皆因老人家倒要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为，所以才跟他走了三招，然后用手在他的面前一晃，抬起一条腿来把小子踢了一个筋斗，在这么一个功夫郭虎也过来了，也就是两个照面小子就栽倒了，当时这些个人一看便把军刃一举，可就把老头子围起来了。好在地方很大，老人家晃动身形声东打西，别看智爷空着手，反倒把这一群拿军刃的打得东倒西歪。郭龙一看不好，群打群殴尚且不是他的敌手，可见得这个人的能为大了。大概这回要是不去请老师绝不能赢他，想到这里仍然打发李四前去请老师去。

第一百五十二回

兄弟反目酿成杀戮　太平侠客无能太平

这位老师姓徐名明号也叫明，外号人称明月当天天下明徐明徐又明。徐明本来就在这里头的后边住，当时李四这小子忙去传信，不一会的功夫可就把徐明请了来。徐明来到这里一看，见有一大群人围着人家一个人动手，可是都被人家打的东倒西歪，徐明高声喊道："你们众人闪开。"李四接着说道："老师来了。"大家一听老师出头了，这才一个个全都躲在一边，徐明先看了看太平侠，然后问他的徒弟郭龙道："这个人姓什么，因为什么跟他动手呢。"郭龙把方才的原因一说，徐明闻听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这当然是东庄派下来的了，不问可知姓智的你当然是有两下子了，不然你一个人也不敢来，姓智的我先问问你东庄到底花了多少钱把你买出来的，如果要是真朋友的话，你可别太认识了银子，你想想这个银子准摸的着花吗?我们这里也是拼着命的跟他干，任凭你有多大能为，常言说的好，好虎还不敌群狼啦，何况你那个能耐还未必比得上虎，你想想那不叫平白的送命吗，依我说跟他们不甚相靠，就不用找这份是非。"

太平侠一听他所说之话，那才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人家那里知道哇，原来这店里的老东家姓郭名芝轩，开这个店就是凭赌博赢来的，到了开了店房之后，还是离不了赌钱，给地方上拿点花销，店里头随便的招赌，什么宝局牌九等应有尽有。这个地方就叫郭家西庄，跟这里相隔约三里地的那

个地方叫郭家东庄，要说这个地方不是全都姓郭了吗？其实可不是那么回事，姓郭的倒是一大户，不过在东西庄上也就是占十分之一，外姓的可太多了。郭家店里的这个赌，并非是专给当地人预备的，离着这儿三十里五十里到这里来赌钱的也有的是。郭芝轩有个堂叔伯兄弟，从小的时候亲爹亲娘全都没有了，可就是跟着郭芝轩的父亲长大成人的，名字叫郭成。也没念过书也没起过大号，后来年纪大了，就排着芝字叫郭芝成，这个小子生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生性好偷。也不管是家里是外面，只要看见有贵重的物件，必然想法子去偷，日子一常了，大爷恐怕传出去难看，遂暗地给各亲戚朋友家送上一个信儿，就说我那个兄弟郭芝成再要到你们这里来，请你们要格外留神，千万别因为他伤了咱们感情，大家听完之后俱都答应了。赶郭芝成再到亲戚朋友家中，人家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小子芝成用冷眼一看，暗自点了点头，回到自己家中坐定了一想，忽然想起，哦！这不用说了，今天看各家这个样儿，一定我哥背着我给他们送了信啦。你不是不叫我偷人家吗，我偷咱家里头，小子把主意想好，于是对于嫂子田氏，以及两个妹妹随手用的东西，簪环等物，尽着量的偷。日子不可长，天常日久把田氏大奶奶偷的身上连个换的都没有。无论你留多大的神，稍有一个不留意，东西就算没了。田氏大奶奶也知道是兄弟芝成所为，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亲兄弟，不忍泄露，恐怕闹起事来叫外方看见有个好听不好听。这天可把田氏气着了，因为天气暑热，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了屋中，去到厕所走动，就这么一点功夫，回到屋中再找那件衣服踪影皆无。田氏这回可压不住气啦，自己坐在屋中叨叨念念骂的是兄弟郭芝成。小子郭芝成是贼人

胆虚，听见田氏叨叨念念气的他不得了，以为家中没有人，大娘大妈也睡了，哥赌钱还未回来，小子怒气冲冲走进田氏房门，与嫂子口角几乎要打起来。就在这般光景大爷郭芝轩来了，小子郭芝成一看哥来啦，花言巧语退到自己房中。郭芝轩进门来看见夫人田氏面带不悦，遂问道："夫人你因何这样发愁？"田氏大奶奶并不慌忙实话实说，郭芝轩听了心中有气，无奈一样儿有父母在堂，自己又不敢发作，连连的点头："遂向田氏道 常言说的好，捉奸要双拿贼要赃，你说兄弟郭芝成好偷东西，我也有个耳闻，不过我在家他还好一点。"田氏闻言未等他把话说完，接着说道："你要打算要证据却也不难，你假做出门我跟他嚼口，到那时你也就知道了。"郭芝轩点头跟着藏在了当院里头，把街门开开，田氏才坐在屋中高声叫道："芝成兄弟你哥又回局场了，你把门儿插上。"小子郭芝成出来把街门关好，由打田氏门口经过，田氏大奶奶泼口大骂，郭芝成听了恼怒，先至田氏屋中大声说道："姓田的闺女你也不用骂了，偷你东西是我，拿两个妹妹簪环首饰也是我，我看你有什么法办吧。"大爷郭芝轩在当院一听心中恼恨，也不等田氏叫，自己假装由打外面进来似的说："喝你都睡了。"这一声不要紧把个郭芝成吓了个亡魂出壳，小子不敢跑了，打算慢慢的溜出去，郭芝轩假装不知道，一伸手把小子就抱过来了，低声说道："我好些个天不家来一次，我刚进门你出去干么去。"幸亏郭芝轩把他放在炕上了。小子借着这个空儿可就跑了。心里纳闷大门不是关住了吗？他怎么进来的呢，莫非说藏在屋里不成吗，这小子担惊一夜，后来想起一个主意来，我何不到东村局上打听打听，我哥昨天到底出来了没有？小子主意打定，到第二天清晨起来就去打听去了。到了宝局

上一问，大家都说："你这小子到哪里去了？你哥赢了那么些个钱走了，你都会不知道，由打昨天黑夜他就家去了，你要找他要钱赶快家去吧，在家里呢，小子芝成一听心里明白这不问可知，我嫂子把我的事已经跟我哥说了，昨天夜里他们两口子分明变的是戏法，我说他怎么那么晚回来的不能再走呀。再者说就是走，我嫂子也一定跟着关门去，为什么偏偏用我去关门呢，这里还有令人可疑的，我哥走了之后大门已经关好了，他回来的时候并未叫门，难道说他能跳墙家来吗？后来又想到他哥把他抱住，这分明是寒蠢我，彼时幸亏我没说话，假如我要是一言语，还不定发生什么变故呢。小子越想这个事越不是滋味，皆因自己所说之话还能够记得，倘要我要偷我的嫂子的话，我嫂子还不说么，我一时没留神把偷我两个妹妹的话也说出来了，叫我哥哥听见，你说可叫我怎么见他，自己越想越没有道儿，这才一横心，心说像我这么大的小子到外面干点什么不能吃饭呢，非得在家里边囚着不成吗？小子这也是无脸见人，自己从东庄出来，在街上绕了个湾儿，一直候到了天黑，溜进大门到了自己的屋中，把所有的零碎东西全都收拾好了，自己有寻常芝轩给他的零花，大约有个七八两银子，小子带在身边作为路费，乘院中无人，可就走出去了，从此这小子就算逃往在外，这且不表。

且说家中众人，一天没看见芝成，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还以为到晚间必然回家来睡觉，又谁知直到掌灯之后，到他屋里一看可了不得了，连行李全都没有了，再一看是他个人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别人全都不知道这个孩子一声没言语因为什么就会走了，这个事唯独芝轩心里明白，自从昨天晚晌听小子把话说完了，准知道这位田氏少奶奶并没有跟他

有过别的事，这事还不要紧，这小子可称得起万恶之首，原来他还偷过他两个妹妹的东西，幸亏这个事压下了，不然还不定闹的多么难看呢。要按这小子的所作所为，就应当一顿把他打死就完了，真要是那么一来这个罪名就算扬出去了，故此才打算把他惊走就是了，所以才假装不知道，就如同由打外面刚来的一样。自芝成走了之后，这夫妇便安歇睡觉了，直到躺在炕上，田氏这才问道："你如果听明了芝成所说之话，我失节没失节你就知道了。"芝轩知道田氏是好，遂就把这小子行为不正的话，全都说了一遍，你猜这小子怕不怕，如果他要是明白的，准知道我这是给他闪一空，从此就应当改恶向善，那才对呢。比如说他还是仍然不改，下一次再有这种行为，我可就要有特别的法子对待他了。芝轩只是料他从此怕了，不敢有别的行为就是了，他可没想到他逃往在外，从此竟会走了。到了第二天回来，行李包袱也没有了，故此芝轩明白小子准是知道了其中的底细，因为无脸见人，故此走了，如今他这一走，芝轩可不能不找，遂托出人去四下寻找，那如何能够找的着，找了许多日子没找着就完了。芝轩的父亲却很难过："这是怎么说的，如果要是我的亲儿子，他要是走了倒没有什么说的，如果要是给他娶了媳妇，他再走了那还好说点儿，到现在媳妇也没给他娶，他便拿起腿来走了。知道的当然不说错待他了，不知道的绝不这么说了，准说那不是我亲生自养的，所以人家孩子受不了虐待啦，故此才逃往在外。这不是有一个比方在这里摆着吗。本想给他说个媳妇吧，人家有姑娘的主儿，因为他没有亲父母故此都不愿意说给他，不然的话不就早给他娶了吗：到现在这孩子一走，可就给我招了外言了"。老头子由打这段事一发生之后，心里头

一窝囊，便得了个喘吁病，统共也就是四天的工夫，老头子可就一命呜呼了。芝轩当然得尽为子之道，顶灵架丧的可就把老头子埋了。后来又过了二年多不到三年，老太太也因病故去。这个时候田氏大奶奶可就身怀有孕了，等到产下来之后可就是郭龙，后来又挨着肩的添了一个郭凤，没出满月就死了，第三个就是郭虎，第四个是一个姑娘名叫郭凤如，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大爷芝轩看着一喜欢，才开了这么一座郭家店，因为自己好赌，所以店房之中也设着局，这个气势可也不减东庄的威风，便坐地拿钱，芝轩对于官面走动的也很宽，这一来不要紧就把东庄的人们可给气坏了。因为芝轩这里热闹，把他们那边的买卖都给扯过来了。可就是只有生气没有法子治他，遂也花钱买了两个地赖，成心到郭家店来要钱，故意来打架，可是也没把郭家店里搅的怎么样，芝轩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几手儿功夫，到了现在有了孩子了，还是让他们练，自己教了些个日子，然后又请了一位老师可就是徐明徐又明，每天起来教给郭龙郭虎以及姑娘郭凤如练功夫。这三个之中除了凤如之外这两个少爷可太笨了，后来芝轩看自己的女儿练的功夫太好了，可惜没有名师把孩子造就出来，净等着在家里这个功夫可练不出来，跟田氏商量打算把孩子找个地方送去练艺，田氏说道："你去找去吧，如果找着了，我跟她同去，反正在那里也是一样的住着。"芝轩听了这话很为高兴，便跟人家一打听什么地方有高人，后来真被他给打听出来了。

离着这儿有一百多里不到二百里的地方，有一座庙，这庙里就是三位尼僧，二位老的是师兄弟，其余的那个是徒弟。当家大师傅法名普济，二师傅普化，徒弟名叫天禅。庙名为

金龙寺，这二位尼僧身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并且是来无踪去无影，论到长拳短打那就不用说了，无一不精，师徒三个各处云游，已经出去七八年了，这才回来一年多，皆因他们那里雇有看庙的老头儿，要不然这个话还传不出来。大爷芝轩听了这个信，自己遂亲身前往面见二位尼僧，把话一说，尼僧说的也好："既然你投到这里来，我们要说不会武术未免叫你失望，不过我们这个会武术的，实在是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不是你的女儿要练吗，我现在可不能说一定收不收，因为什么呢？皆因你自己来不成，你得把姑娘领来我看看，比如说我现在说收下了，你的孩子要练不了不也是白费事吗？就是孩子能练的话还得跟我们投缘，要是不投缘也是不成，总而言之，请你把姑娘领来我们看看，然后咱再定规。"芝轩一听人家说的话有理，只可答应回家，到了第二天把姑娘送到金龙寺，见了二位老尼行礼，然后落坐说话，普济向姑娘问道："你一个女孩子不在家中学习针黹，因为什么非要练武不可呢？"凤如赶紧站起身形来回答道："这个练武倒不是完全出于我自己的本意，在我无知识的时候，那乃父母的栽培，叫我学什么我也听从，到了现在因为练武练的有些个得意了，这就是我自己愿意练的，就是父母现在不让我练也不成了。至于您问我练武的用处，这事可大可小，要往大处说，虽然我是一个女子，也一样能够保国卫民，往小处说也可以保护自己，杀奸除妄、剪恶安良，也未偿不能办，只要是有那份成就，女子跟男子也没有多大分别。"当时凤如说话之时很带着一份英勇气概，二位老尼僧一看很为爱慕，这才说道："我们就收下你吧，但是这个练功夫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要是跟别人练有上三年二载就可以练出点儿意思来，到我这里练功

夫可不成，十年八年也不准练的出来，你有这个耐性吗？你如果有这个耐性才可以练啦，要是练个半途而废，那可就不如不练了。”凤如姑娘一听遂叫了一声二位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慢说是十年八年，就是练一辈子我也愿意，如果你老人家不信的话，我情愿意削发为尼，给你老作佛门弟子，不知道您的意下如何？”二位老尼僧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倒不必，我已经看过你的相貌了，倒是清福有限红福不浅，我这样问你不过是怕你没有远大的志向，要是果然愿意将来成名呢，那只可下上十年八年的苦功夫，至于练功夫的苦处就不用跟你说了，皆因你已然练过了，当然明白其中的意味。”凤如连连点头，老尼僧这才说道：“咱们这个也用不着看什么黄道吉日，练功夫是多练一天多得一天好处，也跟念书是一样的，应当要爱惜光阴，现在马上叫你去拜师祖”。郭爷在旁答应着遂说道：“还有一层关系可不知道二位老师能够允许否，就是孩子的母亲，头一节因为姑娘这么大啦，不肯让他独自在外面，怕落出外言来？再者说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很疼爱他，一时之间也离不开，打算跟二位老师借一间房子，叫他们母女一同居住，对于他们母女的吃喝倒不用二位老师关心，自有我来供给他们，但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普济听了这个话想了想这才说道：“住在我这里给我庙里倒添不了多大麻烦，所怕的就是孩儿练功夫，恐怕多少受点儿影响，这可在乎他个人了，这个办法也很好，皆因咱们并不认识，一旦之间把姑娘送到我这里来，至于我们到底是作什么的，老人家你可不知道，净说道德良心不成，因为你老人家没看见过，如果离着贵府不远的话还可以，又离着这么远，出家人作事向来不愿意叫人家悬心，这样办也好。”郭大爷一听二位

老尼僧允许了，心里非常喜欢，遂由打腰中掏出纹银三百两，叫了一声二位老师傅："请你老把缘薄取过来，我郭芝轩布施这几两银子吧。"二位老尼僧也不客气，当时便把银子收起来，郭爷又取出二百两来给他们母女作为瞻养费，当时普济说道："这可以不必，不过我们这庙里清苦，没有多少香火，现在来两个人吃饭实在是供给不起，既然您布施三百两银子啦，那就足够数年的用度了，到了没有的时候我再找你要去，现在你可以不必往外再拿钱了。"郭大爷再三的相让，怎奈普济和普化全都执意不肯，郭大爷无法，只得把银子带了起来。当时二位尼僧带着姑娘到后面去拜了祖师，然后又给师傅磕了头，这就算是正式拜过了老师了，到晚晌姑娘便住在庙中，老人家返回郭家庄，次日把田氏太太就送来了。

金龙寺这庙虽然不大，在庙的旁边还有个小院子，便叫他们母女住在这里面，天禅和姑娘作伴，每天清晨起来师兄弟二人一同练功夫。田氏在庙里也不闲着，替他们做做饭缝缝衣服什么的，倒是很合适，郭大爷每隔三两个月到这里来看看，龙虎两个小子成家的时候，田氏太太回家看看，等到过了喜事可就又回去了。说起来这已经就是七八年了，姑娘的功夫练的也很象个样儿了，他还是越练越高兴，那个意思非要把老师的能耐全都学会了不可，所以凤如每天什么事也不想，就知道练功夫。田氏是爱女儿的心胜，姑娘不愿意回家，自己也不好意思的回来。郭爷在自己的店房摆赌局，倒是很自如，这一天正是牌九局上，来了两个小子，统共带了两三吊钱，压了半天，可巧他起了个大天三六，这两张牌有算一点儿的，可也有算天九王的，那就单凭坐下的时候一说了，当时说什么就算什么。郭家店的这个牌九推的可不是--

天半天了，向来就算是一点，到这里要钱的主儿，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今天这两个小子到了这里，可就起了这个牌，庄上起的是九点儿，这两个小子非叫庄上赔他钱不可，推庄的跟他说这里边的牌九，向来是没有天九王，无论推在谁的手里也算一点儿，说着话就要搂他的钱，这两个小子忙用手把钱按住，遂用力把牌一推，并说道："干么，你当是叫你抢钱呢，告诉你吧今天不赔我的钱那就叫不成。"推庄的也就急了，"你说什么赔你钱，赔你坐着都没有那么大的功夫，你及早把钱叫我搂过来没事，不然的话你说怎么着我也不含糊。"那两个小子一阵冷笑，遂拍了拍胸脯说道："小子，你还别这么横，告诉你我们要是怕这个还不上这儿来赌呢，你不是不给钱吗，这个局你就不用摆了。"说到这里小子一伸手可就把桌子推翻了，当时看地子的过来就给这个小子一个咀巴子，两个小子一齐动手跟看地子的就打起来了，推庄的一看赶紧叫局上的够计给掌柜的送信，郭大爷得着了信，跟着伙计来到店中，郭爷说道："别打。"大家也一齐说道掌柜的来了咱先别打，有什么话咱先跟掌柜的说说，当时打架的全都住了手。郭爷才上下的打量打量这两个小子，一看全都不认得，遂说道："朋友，还就是因为要钱角咀打起来的，还是有别的事呢，我听说怎么着这个局不叫我摆，这个话可不是我吹说，在这里摆赌局也不是一天半天差不多三四年了，我还是真没见过这么个主儿，真要说是不叫我摆也成，除非是没有姓郭的这口气了。"两个小子把眼一瞪说道："姓郭的，你还别跟我说这个大话，今天就凭我不叫你摆，你们这儿不说理欺侮人就不行。"郭爷冷笑了一声叫道："朋友今天就欺侮欺侮你吧，有骨头的话你就倒在那儿吧。"这时众伙计们的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棍，

听掌柜的这么一说，准知道是要打他，这才齐声说道："小子既然到这里耍横，你还不倒在那儿吗。"这两个小子一怔神的功夫，就早过来几个人，把两个小子给拉倒了，郭家店的伙计统共有二十多位，这个棍子可就如同雨点一般的打将下来。这个地方猛然间一看，就仿佛郭爷这个人不讲理似的，其实不然，怨这两个小子把话说错了，你不是为赌钱来的吗？掌柜的出来绝不能叫你在钱上吃亏，小子不应当不让干这个牌局，因为什么呢，这句话里头的关系很大，也别管你是不是为揽这个局来的，只要你说了出来，掌柜的可就不能不拾这个碴儿，如果不跟他闹吧，那就算是栽了，这个局可就真干不了啦，况且只要有人说出这句话来，你要是不答理他，跟着就有比他横的前来，所以牌局中最忌讳的就是这句话，要说别的都成，只要有人不让干，无论是谁也得先打一顿，倒要看看你怎么样，真要有骨头的话，那不每天给你拿两吊钱呢都成，如果说要是打含乎了，那就不用说了，及早滚开这儿，不然的话真可以把你活活的给打死。这是开这种买卖的规矩。再者说如果要真有人来到这里，打算揽你这个局临到时候你不想法子应付他，岂不叫人家笑话死吗，郭爷今天僵火可就僵在这上头了，不管你是为什么来的，先打完了有什么话再说。所以这才喝令叫伙计们一齐下手，别看人多可没有照致命处上打，净奔他下部打，一会儿的功夫，两个小子的腿全都被打折了，当时有一个小子可就含乎了，打的直出声，那一个可一声没言语，郭爷一看心里却很佩服，这才喊了一声道："这个是个好样儿的，那个尿了的别打了，回头单打那一个。"大家忙撒手一看，那个尿了的还有点儿气，这个不言语的早就死了。郭爷不由得一皱眉，心说怎么也没想到

就会把这小子给打死了，大家便七手八脚的打算窝把窝把他，怎奈死的功夫过长了，怎么救也救不活了。郭爷说道："不用管他了，问这个小子是那里的，有么事先把他送回去再说，反正咱们这儿钉着他就是了。"当时这才问道："朋友，你们是那里来的，赶紧快说吧，我们这里你是知道的，我们掌柜的郭大爷及在其位的一个也少不了。"

当时那个小子这才说道："我就是东庄上的，要问我跟你们没仇，不过这里头有一段事故。"小子便从头至尾的说了一遍。书中代言，前文业已表过，东庄有一个姓马的，可就指着摆牌局为业，郭大爷所赢的这份家产，就是在他的局上赢来的，自己倒不是打算顶他的买卖，皆因他好这个，再说那是东庄，这是西庄，按理说不是谁也管不着谁的事吗？其实不对么，这个买卖也是讲究义气，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郭爷这个局一开，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些个要钱的人一个个全都到西庄来了，起先还能够支持，后来东庄就没有人来要钱了。姓马的一忿气要就把赌局收了，这是口气，不过就是不能跟人家姓郭的说什么，这个话一说可并非是三年二年，已经就是十余年了，倒是有几次，吃局的人撺掇着叫老马跟郭大爷干，就是不能把他打倒了，也得算两个人经营。老马拿耳朵在外面一打听，郭大爷在外面对于官私两面的人缘很好，这个话可就这么说了，倘若是找不好这可关系栽筋斗，真要是办不好这个地方你说还住不住呢？故此老马就没轻易动。郭大爷对于他也不含乎，知道东庄的老马因为没有局了，手里短不了缺乏银钱，郭爷以前不是到他那要钱吗，这时候还关着那个老面儿，他平常有个长短不齐的，郭爷可就接济他，老马从此之后不但不找郭爷吵闹，并且心里还很感激他。这一

来不要紧，老马手下的那些个吃局的，可就全都炸了，都说老马借着咱们大家的势力，居然他自己得了实惠啦，他可把咱们大家给甩开了。咱们可不能放过这个过节，因此大家好几回要跟老马闹事，老马可就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托出朋友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这么回事。老马也真算不含乎，当时便把众人全都请到家里来，一解说这段事，“可并非说是我姓马的怕事不敢找他，皆因我听说人家郭芝轩这个时候很是个听头，咱如果要找他弄好了那叫有名有利，要是弄不好咱们还在这个郭家庄住不住呢?这个话我可不是胆小，真要是有一位用钱有钱，用势有势的主儿，能够助我一臂之力，那个不是人的不跟他闹一场，你们大家以为是我不找他，好象得了他的实惠似的。我跟他的金钱上的串换，可不是由打现在，自从我设赌局的时候，有个长短不齐的我也使过他的钱，到现在我什么话也就不能提了，你们如果要是不信，咱们大家一同到西庄找郭芝轩去也成，不然的话，你们单独去打听也成，我敢跟你们众人起誓。”从中有知道底细的又接着一解说，大家这才明白，当时有个王九叫了一声马大哥：“这件事你不用这么着急，我平常就知道你不是那个人，这不是这个事已经这个样么，咱们大家的误会那就不用提了，最要紧的还是想咱们吃饭的法子，据你这一说跟郭芝轩闹事怕的是站不住，要是一个弄不好不就是关乎栽筋斗现眼吗?”老马说道：“我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比如咱们跟他去闹事，只要是争的出利益来不怕是死了也不冤，如果我们的势力敌不住人家，那就太不值得了。”王九说道：“我也就是这个意思，可有一节我有一句话先得问好了你，比如我们身后头再找出一位横的来，这个事咱们能跟他闹吗?”老马明白他这是拿话扎

我，我要再说不成不问可知，当然我是跟郭芝轩通气了，再说他们要是真有僵火的找出一位横的来，弄好了这个事可与我的便宜很大，我为什么不愿意呢，主意已定，这才说道："只要有一位横的接我们的后场，这个事当然就得闹。"王九说道："是这个话，马大哥你候我们的信怎么样？"老马当时点头道："好吧。"遂看大家这才散去，众人走后老马心说，你们也不过就是落个说横话就完了，好样儿的那里找去呀。

这话说完之后，老马也没把这个事挂意，过了三个多月，忽然间王九由打外面进来了，高声说道："马大哥在家啦没有？"老马问了一声是谁，赶出来一看是王九，这才叫道："老九进来，有事吗？"王九乐嘻嘻说道："告诉你马大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既然来了当然就有点儿喜音。"老马说道："但不知道什么事有喜音。"王九遂坐下说道，"马大哥活该我们大家走运，上一次我跟你议论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去找一个朋友，可巧他到北京城去了，我当时可就给他留了一个话，只要他回来请给我赴上一个信，说完了这个话，我可就到家中等候，直等到了昨天信才到。我这个朋友姓李名明，是给王府催地租的，不敢说有势力，差不离的事全都可以办的到，这个人有个朋友，马大哥你猜是谁？"老马说道："老九你这不是成心吗，我连这位李爷还不认识呢，他的朋友我怎么会能够晓得呢？得啦，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吧。"王老九笑了笑道："他这个朋友姓郭名叫芝成，你认得不认得？"老马皱眉道："郭芝成这三个字，倒是有点耳熟，不过这会儿想不起来啦 。"王九道："你这个人可完啦，连郭芝成你都不认得，不是郭芝轩的当家兄弟吗？"老马一听说道："是他吗？"王九说道："不是他是谁呢？小子现在可太阔了。"王九便说了一遍。

本来这小子自从那年因为要偷房契，夜间把他堵在屋内，虽然没有交谈，小子越想越没有脸见人，故此逃走，当时走的时候是一股勇气，赶到真出了门儿可就坏了，心说海阔天空的到哪里去好呢，好在自己现在还有点儿钱，要是再没有钱的话，那可更坏了，没出过门儿的主儿，一愤气由自家中出来，往往全都是受这个病，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不是上吊就是跳河。谈到了沿门乞讨那还真算是有魄力，不然拉不下脸来非得寻死不可。小子在出庄的时候，那个横劲还是真大，等到真的离开了家，小子的那个横劲儿，慢慢的随着脚步往下落，自己未免后悔，这是何苦来呢？每天在家里舒舒服服，偏偏作了不正当的事，到了这时候只知道因为脸上不好看出来了，到底是到哪儿去呢，其实我那时候不走，把脸皮往下一摩，也是一样的在家里呆着。再者说我也可把我哥哥请到没人的地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时我磕头陪礼，大概我的哥也不致于把我杀死，何必非得出来不可呢？小子由打一出来之后，越想越是后悔，真有心打算回去，又恐怕被人问干什么去了，遂由打这个后悔上又生了气，不是气别人，气的就是田氏，你看见就看见，何必把这个话告诉我哥哥呢，到现在以致于把我弄的人不人鬼不鬼，我在外边不得势还则罢了，我只要是得了势，无论如何我也跟他完不了。这小子是气一会儿悔一会儿的慢慢的往前走，心说没有投奔处倒是走上那儿去呢？郭芝成所带的盘川钱有限，走了不到一个月，腰里的钱可就没有了，小子这一着慌可非同小可，既无投奔，又没有认识人，你说每天这两顿饭，可怎么办呢？小子到现在又后悔了，还不如出来几天，自己一回去就完了，这小子要是要饭吃他也拉不下脸来，不要饭吃吧眼睁睁就得饿死，此

时再打算回家也不成了，因为手里钱已然没有了。当时小子的心里可就拿不定主意了，这已经可就是两天多没有吃东西了，起先因为心里着急还不觉得怎么饿，赶到日子一多，可就不成了，肚子里如同打雷一般，一抬头金花齐放，腰眼发酸，不用说站不住，连坐着都觉着身上发软。等到实在没有法子了，走到人多的地方，便把随身的衣服卖给了过路之人，可是自己所带的东西有限，统共也就是敷衍了四五天，可就又没有法子了。小子往前行走，来到路旁一个树林之中，因为太阳晒的非常难受，肚子里头又没有食，顺着脑袋往外冒热汗，小子一头可就扎入树林中去了，躺在树林之中，自己越想越难过，不知怎么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仿佛已经回到了家中，田氏还埋怨他，你这个人太小性了，又没有人说你长道你短，为什么就离家逃走呢，又不会做买卖又不会手艺，到了外面，岂不是就得饿死吗，不用问你一定是还没吃晚饭了吧。芝成并不隐瞒，不但是今天的晚饭没吃，连昨天的早饭不没吃呢。田氏便赶紧给他做饭去，酒肉饭饼无一不有，小子闻着这个香呀就别提了，也不等拿筷子来，伸手拿起酒来先喝了几口，然后就着菜，遂就大吃八喝起来。正在吃的美味香甜之际，忽然听说郭芝轩回来了，把窗户全都给支开了，打算叫众人看看郭芝成的行为，这一来不要紧把小子可给吓坏了，赶紧下地逃走，迎头正遇上郭芝轩，遂一把将小子抓住，举起手来就给小子一掌，这一掌不要紧，却把小子醒惊了。原来是躺在树林之中作梦呢，睁眼看了看眼前有两个人全都看着他笑嘻嘻的，郭芝成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个人就是李明，旁边带的是家人，主仆骑马行走此处，因为天气不热，打算进树林中凉快凉快，遂把

马拴在树上，主仆一回头的光景，看见了芝成倒在地上睡着了，并且咀里直动。李明叫道："三儿你看见了没有，这小子作么啦？"三儿看了看这个形状非常难看，因也是不住的笑，李明一细打量，这个人身体长的非常细条，像貌长的也非常俊俏，看这个样子是异乡落难的样子。如果要是饱食暖衣，其貌像真不减于美女子。李明看罢这才叫三儿你过去把他叫醒了，我问问他是作什么梦呢？三儿这才走过来，吧的一声拍了他的肩头一下，郭芝成睁眼看了看，就见李明身上穿的非常讲究，就连那个年轻的小孩，也穿的非常整齐，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财主了，郭芝成正然观看，就听那个小孩子说道："喂，我们大爷要问问你作什么梦呢？"郭芝成爬起来，这才说道："别提了，我是快死的人，作的也不是好梦，但不知你们从何处看出我是作梦呢。"小孩子听着大笑，李明这才接着问道："听你口音不是本地的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因何来到这里，姓字名谁跟我说说，我看你不是受罪的样子，怎么这样的狼狈不堪呢？"郭芝成一听这可是一个机会，我可不能不跟他说，还不能实话实话，只要是把话说好了，他还许周济周济我呢，这才赶紧说道："我没有领教大爷你贵姓？"李明说道："我姓李叫李明，你是那里的人，咱位坐在这里谈谈。"郭芝成的姓名倒是没说瞎话，不过就说家里有个嫂子不贤良，我因为跟她不合，故此我才走出了家门，又因没有投奔，手里有一点路费也用完了，我打算死在这个树林里就完了。芝成以为这个话说出来，就得着仁人君子可怜了，又谁知李明听了这个话，点了点头半天没言语，心说这个话倒许有，这小子长的本来够十分人才，免不了他的嫂子被色所动。不过这个人太已不好了，无论如何也应当设法敷衍，为什么要走

出家门呢，这不是自找其死吗？想到这里连连摇头，过了好大半天这才说道："你这个人可真是自找其死，你这种性情我可不赞成。"芝成一听，心说合着这个说法砸了，这才叫声李大爷："不错我这是自找其死，您说的这是实在话到现在我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李明问道："你后什么悔呢。"芝成说道："我后悔不应该出来。"李明说道："还是这个话呀，你这个人心眼也太死了，本来就不应当出来。"芝成一听这个题目全都翻了个了，早知道还不如不这么说呢。小子这才改咀说道："李大爷你先别着急，我这里头还有事呢，不过不能跟你实说，皆因此话说出来恐怕旁人笑话。"李明倒是明白这个意思，赶紧说道："三儿你把那马领着蹓蹓去，我用你的时候再叫你。"三儿这才答应了一声，遂拉着马去了。李明这才说道："现在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了，眼前这不是没有别人了吗。"芝成这才叫了一声李大爷："我要是把话说出来，你可千万别怪我。"李明说的也好："别的话我全都不怪，我所怪的就是你不说实话，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我有心搭救搭救你，你可千万不应当说瞎话。"芝成这小子一想，心说别麻烦了，我简直就跟他实话实话了吧，这才把自己偷东西的事说了一遍，李明闻听乐了，遂说道："你这个话要是这么说，我听着倒痛快，要说因为这个逃出在外，这个话还合乎情理，那么你现在有办法没有呢？"芝成说道："我这个办法只有一条了。"李明问道："你先把你的办法说出来我听听。"芝成说道："刚才我不是把话跟你说明了吗，这个办法就是一死方休，别的那里有办法呢。"李明遂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么还愿意活着不愿意活着呢，你要是不愿意活着的话，那我可就没有法子，就是给你几个钱也把你救不起来，如果愿意活的话，我现在有

个办法。”芝成叫了一声李大爷：“你这不是成心拿我打哈哈吗，真要是你救小子我不死，就是叫我改姓为奴，我也愿意，就求大爷你可怜吧。”李明闻听一笑，遂叫了一声郭芝成：“这个话我说出来怕你死心眼，不准答应。”芝成遂说道：“李大爷请你快快说吧，只要你说出来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李明说道：“这个话不说大概你也明白了，要是当面说出来未免不大好出口。”郭芝成这小子本来就很聪明，一听这个话就明白了，这个地方可不敢跟人家装胡涂，怕的是人家恼了，再打算遇见这么一位可就难了，故此答言说道：“我猜的可不定对不对，我说一句不知道深浅的话吧，如果要是你老人家抬爱我，小子我是无一不从，这不就完了吗。”李明听罢很为喜欢，遂说道：“既然如此，别的话不用说了。三儿呀拉过马来咱们走哇！”两匹马三个人，这就没有法子骑，只可叫芝成跟三儿倒换着，往前走了不多远，便到了一个大镇店上，李明给小子买了两套新衣服，又到澡塘子洗澡，然后住在店内，吃喝已毕不过就是安歇。

一路光景没有多少事，就是到了家中，李明并不到后宅安歇，每天跟芝成在书房里闲谈，过了些日子，芝成这才说道：“大爷你老得在宅里派我点儿事作，不然的话天天这么呆着也怪不好意思的。”李明这才说道：“我看你这个意思，跟我倒是一心，现在我有几处地租你去给我收去吧。”小子听罢心中非常喜欢，因而借着这个机会，就在外边广交些个狐朋狗友，几年的光景，小子也就成了气候了。岁数大了，也跟李明也就不常在一处了，李明因为怀念以往之好，又给小子娶了一个媳妇，手里也趁几千银子，按说自己整理的就很不错，真要是好好的守着过，也就算不含乎了。那知道这小子

记恨前仇，他倒不是跟他哥哥，他越想田氏对待他越不好，只顾你跟我哥哥一说不要紧，几乎把我的命要了。现在我要是打算报仇，非得想法子把他的男子杀死不可，叫他守了节我就趁心了，小子也知道这里离郭家庄不过就是一百多里地，只要是有这边的人，到了他们那里，小子就必须打听打听。后来见王九找李明来了，小子以为是机会有了，在王九来的时候，李明和郭芝成都没在家，等到回来的时候才听见这个信，遂赶紧打发人到东庄去送信，当时王九可就跟着来了，见着李明就把东西庄的这件事一说，李明说道："这件事是怎么一个出入我也是外行，如果说闹起事来，打官司我可以托人，谈到用钱化个三百五百，我也不在乎，你们是怎么个闹事法，我可不明白，可是我有个朋友，大概对于这件事，总能够帮你们的忙。"王九说道："那不就更好了吗，但不知大爷你老这位朋友现在那里。"李爷这才喊了一声来呀，遂跟着进来一个差人问道："大爷你老有什么事？"李爷吩咐一声请郭二爷，差人答应一声，功夫不大就把郭芝成请到了，李爷给王九一引见，郭芝成说道："以前我们不过是没见过面，我就是郭芝轩的兄弟，因为他们两口子对于我虐待，故此我可就出来了。现在已经是十多年了，你们和他是怎么一回事吧，如果你们跟别人闹事，我不管你们跟李大爷是什么交情，由打我这说起就不成。如果是跟郭芝轩过不去，我敢说我能尽其全力，如果有办法到的时候，再叫李大爷接着。"王九一听这个喜欢就别提了，跟着把东西庄设赌的话一说，郭芝成说道："你们那里有人没有？"王九说道："要是没有人怎敢和他们闹事呢。"芝成说道："这不是说的平常的人，说的是豁出死去的。"王九说道："这个事您更可以放心了，如果我们这个堆里找不出

这样人来，我们还跟人家闹什么事呢，不用说别的，要是用人的话我王九绝不能含乎。”郭芝成说道：“好了，既然如此你们就先去两个人闹去吧，抓住碴和他们打架，打过他们还好，打不过他们，就挨他几下儿，这一场下来，再给我赴信就是了。”王九点头答应，按说可就应当走了，小子仍然不走，可是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郭芝成一看明白，话就凭这么一说，人家任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的，这岂不是等于白说一样么，这才取出来纹银一百两，叫声“老九这算是我的，以后有什么事我还能接济你，如果用钱多的地方，那只可叫大爷帮助我们了。”李爷说道：“芝成你这是何必呢，话我不是说了吗，主意是你出，用钱用势是我的，这场事无论怎么也不能叫你花钱哪。”芝成说道：“不对，按说可不是我找你来的，话可是这么说，这件事里头也算有我的事，如果事情闹好了，也可以替我出口气。”李爷执意非不叫他拿钱，芝成说的也好，“大爷你就别让了，我的钱不跟你的钱一样吗，如果要是我没有花的，倘若是用钱的话，不是照样和你要吗。”小子说的倒是外面话，情实还实在是这么回事。李爷听了这句话，也就不往下说了，当时王九就算是求着了，遂带着银两告辞而别，回到了东庄。

先找着老马叫一声马大哥，“这可到了咱们出头的日子了。”说着把银子向案子上一摆道：“这是我垫办，以后用钱的话还有人接着。”老马问还是什么人，王九这才说道就是郭芝轩的族弟郭芝成，老马听到这里也很高兴，当时就聚集了众人，大家议论这件事怎么个办法，王九说最好是咱们先去两个人要钱，抓碴跟他们打架，这一场打完了，那就算挑开头儿了，众人之中一看这个事有钱，大家可就全都愿意出头

了。王九说道："不成，无论如何不能去咱们本庄上的人，彼此全都认识，恐怕这个架打不成，咱们到了那里一省事，郭芝轩一个不打，来到咱们庄上一说，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呢，这一次不去还则罢了，只要是去的话，那就是卖骨头去的，无论如何也得卖到那里才成呢。"这个时候众人之中外村的本来不少，愿意去的主儿很多，当时就选定了两个人，一个是赵老，一个是何八，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两无业的游民，心里总以打架为能事，再说平常打架不过就是打个腿折胳膊搭拉，痛的时候好吃好喝，好了之后，把赌局一套过来，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套不过来，由打这儿说起，饭门就算有了。这是赵老跟何八的心思，所以当时就领了这个差使，前去郭家店抓碴打架。两个小子想的倒是挺好，那知道叫人家一打，便把赵老生生打死，留下这个何八，虽然没有死也差不多了。郭芝轩一看把人打死了，遂喝令不让众人打了，这才问这个带气的，当时何八先把名姓说出来，然后说道你们把我送到东庄去就是了。

郭大爷一听这个气就大了，闹了半天这个邪火还是东庄上出的，东庄为首的没有别人，已然就是老马了。小子这个办法可不对，寻常素日姓郭的不是对不起你，无论怎么样你可不应当来这个，要不是东庄上来的倒有个另说另议，既然是东庄上的，今天这场事情算是跟他闹了。当时便吩咐伙计，套了一辆车子，连死的带活的全都放在车上，都送到东庄上去，老头子把这个话不是说完了吗，局子里的这些个人，连一个答腔的也没有，老头子一看好，看看我交的这帮朋友，这就莫怪东庄的老马和我来这个了，连我手下的人尚且如此。老头子往下一句话也没说，见车子已经套好了，遂亲身够奔东

庄。当时店里的伙计们，赶紧把这个话告诉二位少掌柜的，郭龙郭虎一听可了不得了，既然把人家打的一死一伤，这一出头当然是凶多吉少，又没带着人，这还了得，当时和老师一商量，这个事应该怎么办，老师一听也吓坏了，这乃是打群架，并不是单对单个对个，打算前去接应非得有硬碴人，还得率领着多人，结队成群的或者还能生效，二位少爷不敢怠慢，这才来到店中招集了众人，大家的意思上也都不愿意去，可是都不能说出来，只可捏着鼻子各自带着军刃，一共二十几位将然前往。就这么个功夫，迎面来了一群人，正是东庄的众人，抬着郭大爷来了，看见西庄来了不少人接应，这才说了一声这是郭家店的掌柜的，你们把他抬回去吧。

书中暗表，郭爷这场祸可是自找，就是受伤的人不送，也不能亲自前往，郭爷这一僵火，跟着车子到了东庄，就和他们骂起来了，当时骂道什么人打发人去的，有话可以跟姓郭的说。老头子这一骂不要紧，早有人给老马送信去了，王九等把人打发走了之后，正在预备打架的时候，有人说郭芝轩来了，连同我们这里的赵老何八一同也送来了。大家一听全都炸了，可不知道是郭大爷一个人送来的，当时大家可就拿着军刃迎将出来，王九看见郭芝轩，想起了郭芝成所托的那段事，就是把姓郭的打死，这个官司也有人钉着打，因此一声喝令，“大家一同动手，别叫他走了！”郭爷吃亏可就吃在未带军刃上了，也是因为上了几岁年纪，当时一个没留神，脑袋上可被小子们打了一个窟窿，于是老头身形栽倒，这一来可就坏了，这群小子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打，几乎没给打死，后来还是老马出头，这才拦住了众人，看了看郭大爷已然死去了八成，赶紧吩咐众人把老头子到来西庄去，可巧正

遇见郭龙等众人，当时二位少爷把老人家抬回店中，身上的伤痕倒是不轻，不过就是这口气实在不好喘，所以老头子没有到三更的时候便死去了。二位少爷可也就忙了手脚了。这一来不要紧，立时就没有主心骨了，局也摆不成了，这还不说，东庄有人说还要跟西庄没完，二位少爷跟老师一商量，只可每天预备好了人，全都在家里等候，店房里留上一个人，告诉他说如果东庄有人来了，就给家里送信，所留的这个小子，还是一百个不含乎的，早就说好了，不是老掌柜已然死了吗，来的人多多打，来的人少少打，打死了的人命，不是还有人钉着吗，这一方面预备好了，一方面到金龙寺去送信，赶快把田氏请来，是打算打官司还是跟他干一下，好有个主张，赶在送信还没回来的光景，太平侠智爷来了。当时把众人都打倒了之后，所以老师来到当场，才问智爷贪图了多少银两，智爷可就莫明其妙，一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智爷把自己的来历一说，郭龙郭虎一听，可就给老头子跪下了，遂说道："既然你老人家有这么高的武艺，无论如何这场事得求你老人家帮忙。"智爷说道："你们二位请起，这个事我既然赶上，当然要看个水落石出。"大家一听智爷肯出来帮忙，这个胆子可就壮起来了，人也在家里预备着了，店里的房子拾掇出来，大师傅也到了，给老人家作饭吃。正在大家商量怎么跟东庄办这场事的时候，智爷可就走了，大家立时就麻了脉了。于是东找西找，那里有半点儿踪迹，众人说道："莫非这位智爷还能骗一顿饭吃吗？"众人正在其说不一的时候，智爷又回来了，众人这才接着问道："老爷子你老到那里去了。"智爷闻听一笑，我到东庄看了看，大家听了这个话不由得都是一怔，遂问道："老爷子你老既然到了东庄，莫非说跟他们交了手啦

吗？”智爷不由得一笑，这才说道：“我之为人，我可不敢说我的能为出众，类乎咱们所住的房子，那很不算什么，就可以来往探听。”大家这才问老人家道：“既然你老人家前去探听，这场事是怎么起的呢，大概你总会知道了吧。”太平侠智爷说道：“现在我知道倒是知道了，不过这个话不能当着众人往外说，我听说二位少东不是还有一位老太太，已经打发人前去赴信了吗，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郭龙说道：“明天正午准可以到了。”智爷点头：“既然如此咱们现在什儿话也不用说，但等老太太回来，我有要紧的话和他商量，现在我要不告诉你们一个话头，大概你们也不放心，我略为一提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弟兄二人可记得有一位当家的叔叔么？他的名字叫郭芝成，本来是在你们家里长大成人，后来逃出在外不知道去向，你们知道吗？郭龙郭虎可实在不知道这个事，但是常听他死去的父亲念叨过，虽然不详细，可是马马虎虎知道有这么个人。当时听智爷一说，这才答应道：“不错，听说有这么一位当家叔叔，这里头有他的事吗？”智爷点头道：“不错，正是有他的事，不然你父亲还不致于被害呢。”郭龙还要接着往下问，智爷说道以下的话就不能跟你们说了，因为以前的事你们也不知道。

的确这个话可不怨智爷不说，皆因他老人家到了东庄，当然是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要谈到老马的住宅，那就如同走平地一般。老人家到了宅院之中，正赶上老马跟王九等会议，老人家一听，才知道老马王九是主角，另外还有一个人，众人都称他是郭二爷，这个小子可就是郭芝成。皆因当时众人把郭芝轩打完了，一定得打发人给李明和郭芝成赴信去啦。芝成这个小子一听，心里想着非常顺气，心说当年你们两口子，

几乎没把我挤兑死，我逃门在外你们以为是走了就完了，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有这一天吧。当时跟送信的人说道："这个事不是我已经知道了吗，你暂且回去告诉王九爷，跟着派人打听芝轩被打之后怎么个动作，无论怎么闹我在这儿钉着，有了特别的事，赶紧给我赴信，到了要紧的时候，我必然到东庄来布置一切。"当时送信的点头答应，这才回归东庄，王九遂暗含着派人探听，当夜晚晌得了信，知道芝轩死了。王九一看，心说这就是一边一条人命，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遂亲自到了李明宅中，和芝成把话说明。小子一听这个喜欢呀，可就别提了，当时托咐了李明听信，在衙门预备着打官司，芝成可就跟随王九一同来到东庄，大家坐在一块出主意，现在咱们只是往他们那边飘风就是了，有什么变动咱们这里钉着，咱们这儿的出人多预备，打伤了有养伤费，打死了也有瞻养费，怕死的主儿，也不用来。小子把主意出完了，老马等果然就这么办了。据探信的报告，郭芝轩两个儿子每天带着许多人预备，店房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全都挪到家中去了，郭芝轩的死尸尚且停在那里，众人一听准知道这个事没有完。大家可就有点儿害怕，老马到了晚间设摆欢宴，把有头有脸的主儿，全都请到了。所为的是大家计议计议这段事究竟是怎么办。郭芝成说道："诸位放心吧，这件事全都有我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有我在这钉着，就是打官司，不是赵老已经死了吗，就拿他们二人算命对命。以后要是再出了人命，你们就报告我，有用钱的地方，一律从我这拿。再说李大爷在各府州县里都有点儿面子，托托人这个官司也比他们好打的多。"众人闻听自然心里痛快，大家坐在一处可就开怀畅饮起来，在酒席筵前就有好说话的主儿，向郭芝成问道："郭二爷

你跟郭芝轩是同族弟兄，听说是还不什么远，为什么你跟他有这么大的仇呢，你当年由家里出来的时候，可是因为什么呀？”郭芝成这小子也是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这才说道：“众位，要是搁着别人这个话也不能往外说，我郭芝成可不在乎，因为什么呢，事到如今，我正愿意说说叫大家听听呢。”于是把当年没有钱花，拿他们的东西的话，前后一说，如何逃出门去，怎么遇见李明，细说了一遍。大家说道：“他这可真正不对。”小子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可不知道，被这位太平侠智爷听了个清清楚楚，一直等他们说完了，老人家才回归西庄郭家店。当时不好意思的跟郭龙等众人说，只说了一个话头儿，有什么事但等明天老太太回来再说。当夜无言。

次日清早起来梳洗完毕，将然用过早点，外边的人报告老太太已到，大家便迎接进来。田氏到了家中，看见丈夫的尸体，不由得放声大哭，二位少爷也哭的了不得，唯独带来的这位姑娘郭凤如，由打进门之后多说也就是掉了两个眼泪。看着家里的人哭，她却一声也不言语，后来哭的功夫太大了，这个姑娘才走上前来劝老太太，田氏看见自己的丈夫死的如此可惨，本来就是越哭越痛，这二位少爷又在旁边陪着，所以姑娘怎么劝也劝不好了。当时凤如不由得有气，遂向二位哥哥说道：“大哥二哥你们这是怎么的了，难道说还能把仇人哭死不成吗，爹爹既然是惨死了，想法子报仇才成了，只管哭会子，那可管什么呢？你们这么一哭，把母亲的难过更引起来了。”太平侠智爷一听，心说罢了，这位姑娘这个话说出来，倒是很有英雄气概，当时郭龙郭虎听妹妹这样一说，只可止住了哭声，弟兄三人把老太太劝住，老太太这才问道：“究竟是怎挡子事呢，怎么会就叫人家把老掌柜的打死啦，你

们这群从都干么去了。”当时郭龙把以往的事跟老太太说了一遍，后来直说到来了这位太平侠智爷，如何到东庄探听，听说里面有我二叔的鼓动，老人家说：“不能和我们细说，净等着您回来跟您计议呢。”田氏闻听不由得一怔说道：“你们的那个二叔？”二位少爷说道：“不是你老人家常提的那个逃往在外的二叔吗。”老太太听完点了点头，不由得紧咬了牙关，遂说道：“智老侠客现在那里，赶紧请过来，老身有事相求。”当时二位少爷遂把智爷请过来，田氏在先前可不懂得什么是侠客剑客，到现在可就不然了，皆因在金龙寺同着女儿跟二位尼僧练艺，每天老师教完了功夫，凤如姑娘必要对母亲说一遍，因此田氏也沾染了剑侠之风，一听说这位智爷是侠客，从打心里就佩服，准知道这回事要是有这位伸手一管，任凭东庄是谁，这个仇也必然报的了，这是田氏心里的话。当时看见两个孩子把智爷陪过来，老太太便双膝跪倒，口称“侠客爷在上，郭田氏给你老人家磕头。”智爷一看人家这么大的年岁，这是怎么说的，别看心里这么想，可不能前去伸手相搀，这就得说是礼节的关系，不怕是一百岁，也得讲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只可向着郭龙郭虎说道：“二位少爷，赶紧搀起你们的老太太来，如果这样相见，智亮就要不辞而别了。”田氏道：“老人家不必客气，既然你老人家一步赶上了，活该我家有福，老侠客这场事你老可要多多受累。”智爷道：“老太太不必这样客气，智亮本无多大能为，因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太平侠，其实也是名实不相符。话可虽然这么说，但我平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赶不上不说，只要叫我遇上，我必须要看个水落石出，这乃是我个人的一份天职，老太太你何必这样的请求。”田氏听了这个话，心里非常喜悦，这才说道：

“侠客爷如此热心，总算是天爷有眼叫你老人家赶到这里，方才听说你老人家已然到东庄探听了一回，但不知调查的都是何人所为？”当时老人家抬头看了看，这才说道：“谁是谁非我不得而知，怕是他酒言酒语，我当时可不能误杀好人，是不是他当年偷盗家中的东西，被您看破，因为没脸见人，便逃出在外。”田氏说道：“侠客爷这个话我自己说出来，当然是无法考查了，就说你老人家身为侠客，武艺高强，到东庄捉拿一个郭芝成，那不是易如反掌吗，可是你老人家可千万不要把他杀死了，别看我说的是报仇，究竟我的丈夫也命该如此，再说岁数也不算小了，所以我要求你老，就是把这个郭芝成拿到我们家中，我要和他解说当年的是非。”

智爷一听这才明白，当时这个气可就大了，郭芝成他自己作错了事不知改过，这种人太可恨了，遂说道：“既然如此，单等今天夜晚我前去捉拿于他就是了。”老人家一面又叫二位少爷派人够奔东庄随时探听，郭芝成他绝不能在东庄居住，如果他住的地方与东庄相隔不远，最好是叫打探的人调查他在什么地方存身才好。当时伙计中有个叫小六儿的，他有个朋友姓丁叫丁得山，这小子跟东庄的人没有不认识的，不但这个他言谈还好，要是叫他假装报信，有什么机密也可以探的来。智爷说道：“这就更好了，事不宜迟，赶紧打发他前去就是了。”郭龙于是派人把姓丁的找着，当时就打发他去了，这小子要说也真能耐，到了东庄见着众人，小子还真是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大家都说丁得山你这个小子干什么来了，得山说：“我听了点机密的事，打算跟马大爷说说。”众人问他是关乎闹事的事吗，得山道：“要不是那个事还值得来说吗。”众人闻听连连说道很好，我们领你去，就势我们也可以听听。说

着一齐来到马宅，老马一看是丁得山，这都是素日不错的人，本来还想见着他打听打听西庄的事，还没等自己说话，丁得山可就来了。当时丁得山说道："马大哥，现在我得看一件消息，打算跟你说说。"老马说道："什么事，请你快快说来，我正要打发人找你，就为的是叫你对于西庄的事，留神打听打听。"得山道："我今天要说的可就是郭家店的事，据说他们得了一个消息，说这场事里有个郭芝成。"老马一听遂说道："知道有个郭芝成又该怎么样呢？""他们说这事的起因，完全出于他的身上，跟东庄倒没说什么，跟郭芝成可没有完，并且说这个郭芝成不是俗家，是个出家的和尚，当初在郭芝轩的家里，长大成人，后来因为偷东西受责备，故此逃出在外，因为到了外边没有饭吃，遂就出家当和尚了，据说练得一身武艺，三个人五个人都不是他的敌手，这一次郭芝轩就是被他打死的。"马大哥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心中暗笑，暗想郭芝轩手下所用的人，这不都成了废物啦吗？统共东西庄离着这么远，他们连点真实的消息都调查不出来。这也倒不错，事不用郭二爷自己往怀里叫了，人家已然认定了是他所为，这才问道："既然他们这样说，可有个办法没有呢？"得山道："已经请人去了，大概是请了三位，里面有一位出家的和尚"，老马闻听觉得非常可笑。得山说道："怎么样大哥，他们说的到底是对不对呢，你这里的事我也不知道。"老马就道："倒也差不离，这里确是有个郭芝成。"得山问道："到底是出家的和尚不是？"当时老马笑了笑道："那里来的和尚呢。"得山道："大哥咱们这个交情可不过瞒着，如果你要多心我是那头儿的，由打今天说起，我永远不上东庄来，这是图什么呢，人家那边调查的非常清楚，说是和尚吗，怎么你说不是和尚呢，

这么一来我倒成了奸细了。”说着话站起身形就要走，老马说道：“别忙兄弟，谁以为你是奸细了，你也得听个下回分解呀，再说我这里也有真凭实据，不过略沉一会儿，我就可以叫你见见这位郭二爷，这你还不相信吗。”得山假装着说道：“怎么这位郭芝成真没出家吗。”老马说道：“兄弟我瞒你个么劲儿，别说这还不是私弊，就让是私弊也不能瞒兄弟你呀。”得山说道：“既然如此，你把这位郭芝成请出来我看看。”老马说道：“现在没在这里，兄弟你要是没有事，可以在这里多坐一会儿，他也就快来了。”得山说道：“那么他现在到那儿去了呢?”老马说道：“你别忙呀，听我告诉呀，人家这个逃出在外，可就算是发了财啦，所有的家产也不在郭芝轩以下。”就把李明如何帮着他，前后的话一说，得山说道：“这位李爷是那里的，也是这庄上的吗?”老马摇了摇头说：“怎么会是这庄上的呢，离这儿大概是一百多里地，出庄看正北，那地名就叫李庄子，郭芝成现在就到那里去了，大约也就快回来了。”得山说道：“那么郭家店里传出话来，为什么说是和尚呢?”老马想了想说道：“这个话连一点儿音都没有，这还不定是什么人哄弄他呢，再者说郭二爷也不会武术呀，不过是人家一发财了，在外边喜欢交朋友，也有不少象样儿的捧他，这位郭二爷可是个说呀，讲到钱吧不用说自己有个万儿八千的，就是用个三万两万的，只要跟李大爷一说就成。”得山听着不住的点头，遂接着问道：“大哥你说的这是实话呢，还是为郭二爷吹嘘呢。”老马说道：“咱们弟兄说话过的着吹吗，人家有也给不了咱们呀，这是实话，不但是我这么说，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这还是假的吗?”得山说道：“大哥这个话我实在是莫明其妙，任凭跟人家作什么事，也不能说

是要几万给几万哪，就让是这位姓李的有钱不呢，也不能这么花呀。”老马说道：“兄弟这个事你还不明白呢，按说我可不应当说，既然我们是这个交情，这里又没有外人，说也没关系，因为你没见过这位郭芝成，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漂亮就别提了他遇见李明李大爷，大概有点别的关系。”小子丁得山听完这话可就明白了，遂站起身形来说道：“既然大哥有什么话不瞒我，那边有什么消息，只要是我知道就来告诉你。”老马说道：“兄弟你就多费心吧，日后牌局要是办好了，不是咱们大家全都有饭吃吗。”得山说道：“大哥你可别提这个，我对于局上的事是一点也不敢贪，实话告诉你吧，咱这是交情段儿，别的贪图是一概没有，你要是这么一说，下回我倒不好意思的来了。”老马说道：“得了兄弟，怨哥我说错了不成吗，有什么事情兄弟前来。”得山道：“要是这么说我倒是万死不辞。”话说到这里便和老马告辞而别，遂到了西庄，没敢直接到郭家店来，先到了自己家中，坐了一会这才够奔郭家店来，见着二位少爷，将然要说话，二位少爷说道：“咱们别在这里说，咱们家里谈去吧。”说着就把小子让到家中，见着太平侠智爷，就把自己在东庄见着老马所说的话说了一遍，智爷这才知道，原来郭芝成住在李明家中，当时先叫丁得山在店房里休息，老人家跟田氏说道：“老太太听见了没有，打算找郭芝成大约今天晚间他仍然到东庄里来，这可不是姓智的说句大话，只要是他今天到了东庄，我准何把他拿住。”田氏闻听可就感激的了不得，半日的光景不提，直到吃完了饭，这个天可就黑了，老人家略休息了一会，就打算动身前去。

忽然听见院里，有人喊说道：“我们大家全没看见哪，您

可以叫叫。”老人家听了听非为别事，原来是姑娘凤如，由打吃完了晚饭就没见，田氏不过是一大意，也没留神，因为天已然不早啦，老太太打算叫姑娘安歇，那知道不一会儿的功夫姑娘就不见了，在先前老太太还以为是在茅房里解手呢，于是东找西找连半点踪迹也找不着。田氏一着急这才问众人看见了没有，大家才一齐说道都没有看见。当时智爷闻听此言便吓了一跳，赶紧来到外面说道：“怎么看姑娘不见了吗，老太太快看看他随手用的军刃在不在。”这一句话不要紧，可就把田氏太太的醒儿提起来了，遂打开行李一看，姑娘十几年所练的宝剑一口和袖箭六枝，一样儿也不见了。又打开姑娘的包袱一看，白昼之间所穿的衣服，全都在里头，唯独不见了那身夜行衣以及包头青帕和软底缎鞋。田氏看到这里，心里可就明白了，不问可知这个孩子是到东庄报仇去了。当时田氏心中可就未免着急了，心说任凭你有多大能为，你总算是个女子，何况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再说你那个能耐也不见得怎样，究竟有多大能为，我可不知道，一旦之间前去报仇，这要出点儿别的意外呢，岂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吗。老太太这个急着的可就别提了，这才叫了一声侠客爷：“据我想这个孩子一定是暗含着把上东庄的道路听了去，前去为父报仇去了。这要是再出点儿什么意外，你说可叫我怎么活着，这可没有别的，只可请你老人家多多费心，无论如何也得设法把姑娘找回来才成呢，不但是关乎这孩子的生死，而且这里头于名誉上也很有关系。”

当时太平侠智爷，也很着急，用不着田氏要求，自己的心里早就有了打算了．心说这个姑娘有多大的能为，我可没有看见过，听说跟二位高尼已然练了十几年了，二位尼僧是

怎么个身份，我也不知道，倘若真要是成了名的剑侠，不用问姑娘的这个功夫也就很可以了，他这一去不要紧，不能不叫我多想，现在人人都知道我是太平侠智亮，这姑娘还许是跟我僵火呢，别看你是成名的侠客，我们家里的这场事，要是没有你也照样的办的到。老头子又一想，这个话也不对，我智亮对于他家之事，是没有说了不办的地方，谈到今天夜晚够奔东庄捉拿郭芝成，这不是时间还没到了吗，又不是过了一夜我还没去，到那时也有你这一僵火，当然是因为父子情重，痛父惨死，恨不能立时报仇，大概也许是这个意思，其实孩儿你全都办差了。有这个心思，可以跟我把话说明了，甚至于咱们二人一同前往，亦未为不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独自私行，你要是不遭意外还则罢了，倘若是有了意外，你可不算什么，太平侠这三字可栽不起。再者说郭芝轩的事没办，又叫人家姑娘遭了意外，这幸亏是家里还放着一个侠客，不然的话全家老幼就要活不了啦。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跟田氏说道："老太太不必着急，姑娘这一走不是东庄便是李明家中，待我前去追赶就是了，别的全都不怕，我怕的是他到了人家那里，用宝剑杀伤人命，现在东西庄的这个事不是在这里摆着吗，如果有人到了东庄杀死人命，或是在李明宅中作出意外之事，不用问谁都猜想到是西庄郭家店所为，到那时恐怕这个话可就不好说了。又何况姑娘年轻，真要是拿住郭芝成，她一怒就许把小子杀死，到那时候我还不如不了，事不宜迟我还得快去。"田氏只得再三托咐，老人家也忙了，跟田氏说完话之后，一转身形够奔外面，顺着大道可就下去了。

先到了东庄老马的宅中，前后的探听了一番，见众人全都在那里纳闷，都说郭二爷临走之时定规好的是一会儿就回

来，怎么会出去一天，竟没有回来呢，别人都不要紧，唯独王九有点儿毛了手脚，皆因这个事是从他手里办的，郭芝成也是他请出来的，真要是闹到这个场中，郭芝成撒手不管了，这个祸可就是我惹上了。怎奈现在这个天已然不早了，再到李宅去找也来不及了，有么事只可明天再说了。这几个小子正然在这里计议这段事了，智爷听完了这话之后，知道郭芝成没在这里，凤如姑娘当然也没在这里了，当时自己不敢怠慢，赶紧出离了马宅，顺着道路一直向正北走去，要到李家庄李明宅中观看，智爷可也不认得，这是头一次走这个路，不过是由打丁得山咀里说的，方向是正北，也就是离东庄一百多里地的路程，究竟这个李家庄在那里，老头子可不知道，如果要是白昼之间，走着路还可以跟人打听打听，这个时候可就不成了，黑夜之间，道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你说可得跟谁打听去呢。这个走法可就是海底摸锅了，只可就是摸着往前走，好在老头子走路脚底下有根，紧一阵慢一阵的，大约走出来约有五六十里。正然行走之间，忽见前面一晃，来了一条黑影，老头子这个喜欢得劲就别提了。真要是前面这条黑影是凤如姑娘，这一趟就算是没白来，想到这里，脚下用力随后追赶，那知道前面这条黑影的脚程还真是不慢，老人家追了有一顿饭的功夫，也未把这个人追上，智爷心说可了不得了，真要是凤如的话，这个头就凭他的脚程，并不有我智亮之下，老人家追着心里未免着急，心说凭我太平侠，对于武术虽然算不了甚高，可是也称得是成名的侠客，就让他的老师是剑客，他是少剑客的话，他也不见得比我高，怎么我就会追不上他呢？老人家越想心里越有气，遂用力的往前紧追，这一着急不要紧，真把前面的这个人堪堪的就给追上

了。当时借着星月的光浑，看见前面这个人，身材矮小，腰肢苗条，并且步下极其轻巧，看来还真是个女子，老人家一想这不用问了，当然是凤如姑娘了，老人家看明之后，反倒不紧着追了，你不是够奔李明的家中吗，莫若我在后面随着你就是了，我倒要看看你对于这段事怎么办，也可就势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这个功夫老头子离着前面的这个人也就是三丈多远，这样二人走了有五六里的光景，忽然间来到一座大庙近前，就见前面的这个人已然走进了庙中，这一来把个老头子吓了一跳，心说他到庙里有什么事呢，当时老头子不敢怠慢，也随着来到庙中，再看前面的这个人已竟看不见了，可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此时老头子心中便着起急来，遂在庙中的前前后后寻找，这个庙里的地方还是很大，前后一共是四层大殿，左右还有四个院子，别看这么些个房子，全都是黑暗暗的并无灯火，当时老人家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各处探听，在西边后跨院的上房里面，灯光很为明亮，智爷留神一看东面大墙头上藏着一个人，正是方才那个人，智爷莫明其妙，这个人也许不是郭凤如，只要是他的话，决不能忽然间来到这里探听，将来想到这里，就见那人已然飘身跳下来，双足落地一点声音也没有，智爷不由得赞成人家这个武艺高。老人家也不客气，人家在头里走，他老人家在后边赶，不是那个人下去了吗，老人家也到那里去了，敢情在这个墙上面往对面四围的屋中观看正好，隔着上亮子看了个真切，不过就是一样不好，上亮子太高，只能看见来回的有人走，略为往前一凑就看不见了，老人家再看看那个人，已然凑到窗台下面，用舌尖舐破窗纸往里观看，老人家有心够奔上房后坡隔着后窗户往里观看，又怕看不见这个人了，如果想要看着前

面这个人的动作，屋里是怎么一回事，可就不知道，老人家现在十有八成以为前面的这个人是凤如，故此老人家不舍，在墙头上观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老头子思想的光景，听见上房屋里有人说话："什么人竟敢前来暗探，莫不是不打算活着不成吗。"说到这里，便把灯吹灭了，老人家知道不好，准知道要有场热闹，就见窗外的这个人骂声说道："你家太爷林相南特此前来，探听你等的恶迹，现在尔等的行为，早已经被我看见了，尔等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智爷一听人家已然报了名啦，叫作林相南，这准知道是错了，有心赶紧出庙够奔李家庄，怎奈眼前的这个事就算起来了，不问可知屋里这个人绝非是安善的良民，眼看着这个林相南必定是跟他等一死相拼，我可是个侠客，既然来到这里，如何能够不管呢，只要稍为的看一看，回头再走不迟，老头子主意拿定，就见由打上房中纵出一个人来，手提着亮光光的一口军刃，林相南也取了双股剑，当场可就动起手来，屋里出来的都是些个出家的和尚，这两个人动着手的光景，从屋子里又出来两个人，是一男一女，也全都各擎军刃，站在庙檐下观看。

智爷一看这位林相南的武学，心里很为佩服，但不知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深夜之间前来探听。书中暗表，这个林相南今年才二十岁，住家在柳营庄。他的父亲当初在江湖绿林之中很有名的人物，外号叫白鹤子林孚，以双股剑成里，这个孩子的能耐是父传子受，别看他岁数小，功夫可练了十几年了。住家离此庙十五里地，这个庙名叫竹林院，当家的和尚叫武修，那是道德高尚的人，已经圆寂了三年啦，他统共就是三个徒弟，一个叫道生，一个叫道晋，一个叫道成。全都随师练艺，三个人的武术可全都不含乎，道生生来喜欢

天下云游，由打老师一死，他可就走啦，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庙里头就是道普道成这两个小子主持，又谁知这两个小了可就胡作非为起来，本来这个庙里的香火就很兴旺，这两个小子就算是饱暖生淫欲了。遂想了一个办法，每逢初一十五，开庙门受香火，里面增加了一位佛像，名叫绣花娘娘。其实也没有这么一个佛名，这就是道普道成出的主意，愣说绣花娘娘到庙里托梦来了，说是这一方的姑娘和年轻的妇人遭劫，娘娘特地前来施散神药。凡是年轻的姑娘妇人，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把病原写明了，用黄表纸叠好，送到庙里去，这个名字叫挂号，先挂上了号，到了初一十五再去烧香讨药，在挂号的时候必须得亲自前去，得在挂号童子那里磕头，这两个淫僧散布这个谣言，倒也不是为的赚钱，就为的是好把各村镇的姑娘妇人全都看着，在出主意的时候，也就是看看就是了，倒是别的心思一点也没有。当时那个年头儿，人民的迷信，可以称得起十足，听了这个话之后，前来挂号的可就一天比一天的多，当时道普道成两个人计议，人家挂了号之后，当然要于初一十五就要前来烧香讨药了，比如说就给人家一点香灰吃了，不问可知，对于人家的病当然是好不了，那么一来不但人家以后不来了，而且我们这个竹林院的名誉上也不好听呀，道普说道："我早就想到这里了，不然叫他们写病原干什么呢，吾们除了给他香灰之外，再给他们开上三四味药，使他们吃了之后，当然病就能见轻。"道成说道："你说的倒是容易，这个药材你我都不懂得，找谁来给人家开药方呢?"道普说道："我这不是正为这个作难啦吗，你说到外面找一个医生去吧，这个秘密岂不是叫人家知道了吗。"道成说道："这个我倒是有个办法了，吾们可以到远的地方，最少

也得出去五百里地之外去找，那样可就不致于有人知道了吧。”当时道普听着点头说道：“好吧，也就是这么办了，如果要是找不来医生，吾们可以写些个告白条，贴在外面，就提现在竹林院里的这位佛爷尚未竣工，初一十五暂不舍药，修理停妥之后，再为告知。”

道成一听这个办法非常圆满，于是道普在庙中看守，道成够奔山西省，请来一位医生，年二十四岁，长的别提多么漂亮啦，这两个和尚一看，不由得淫念起动。这才一问医生家里有什么人，这个医生姓于名春，到是很有名声，就是一个老娘，今年四月死了，家里任什么都没有了。这两个和尚一听这个机会太好了，当时就劝于春出家，于春因为他父亲就留下他这么一个儿子，倘若一出家岂不断了后了吗，据道普说道：“现在你出了家也不要紧，将来不会再还俗吗，皆因咱们这段事，庙里住着一位俗家，恐怕叫人家多心。”于春一想不成，当和尚就得把头发剃下去，到了还俗的时候，那够多么麻烦哪，当时道普给他出主意，这么办吧，要不你按照老道的打扮也可以，于春一听这到成，这才点头答应。和尚遂打发小和尚给他买了道衣，于春穿戴起来，衬着那张粉色的脸蛋儿，更透着好看了，道普命人单给他收拾了一个院子，有人问就提是云游至此，借房居住，爱这庙里清静，过了几天全都预备好了，把挂号的人，于春都给他们开出方子去，另外都按表写上年岁姓名，又预备了一个小签筒，等人家烧完了香之后，把神药抓完了，就问他多大年纪，姓什么，然后给他讨签子。就是摇这个签，可有一节不管摇出那一根来，那上面的号码烧香的也不认得，小和尚拿着去对了票，因为名姓年岁都写完了，照名一查一点错也没有，这个全都预备好

了。于春又想起一个办法来，打算要求二位当家的把他举出来，就说是这是由五台山请来的，说是绣花娘娘有令，叫这位于道爷到此专为作司药方子，要是这么一说也合适，凡是供娘娘的庙宇，都是老道住持，现在既然娘娘落坐于和尚的庙中，仍然叫道士出来照料香火，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两个和尚一听很好，果然照着这个话传出去了。

这一来不要紧，这个烧香求药的可太多了，头一个初一，由打早晨起来，一直挤挤到了日落，才没有烧香的人了，等到庙门关闭之后，一查点香钱，现钱就是一百多吊，这一来对于于春不但管饭，而且每月还给十吊钱，两个和尚要是按着以前的计算所进的香钱可不够，但是也添不了多少钱，没想到现在竟进了这些个钱，这个钱怎么给他呢，香钱收的越多看病的人也越多，烧香的人越多呢，大家可就越忙，这个钱也得多给人家点儿才对了。这个庙里本来就富余，并不指着这些事，这一次两个和尚看了看这些个烧香的，差不多都是少妇姑娘之流，当时不由得欲火发动，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两个小子一计议，莫若跟于春这么说，所进的香钱都给他，可有一样儿，得叫他改装一个女子，咱们看着一乐也就罢了，然而这个话怎么跟他说呢，当时道成叫道普说去，道普叫道成说去，后来因为道普不善于谈话，还得叫道成说去，道成想了好多的功夫，才想出一个法子来，这才到西后院，见着老道，给他拿了三十吊钱，叫了一声于先生，我请你的时候，不是说每月二十吊钱吗，现在因为烧香的人多，你也多受累了，所以给你加上十吊钱。于春一听喜欢的了不得，在外面行医卖药顶好也不过就是赚这俩钱，想不到来到这个庙中，管吃管穿，一个月还能赚十吊钱，心里一喜欢，少不

得就要说几句客气话，“二位当家的对于我总算不含乎，请不用给我加钱了，何必多费这个心呢，这倒叫我不好意思的了。”道成笑嘻嘻的说道：“这是小意思，算不了什么，我们这里倒是不在乎这个香钱，这一个月之中，才是半个月，除了你的吃花工钱之外，还余着七十几吊呢，到了下半月还是这个样儿，就可以余富出来一百几十吊钱。我要说一句话，可不知道于先生你笑话不笑话。”于春说道：“咱们都是里手人，何况二位当家的如此待我，无论什么事我只能帮忙，绝以不能笑话。”道成说道：“我料着你不致于笑话，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跟你说这个，这不是余富这个钱吗，我们弟兄俩谁也不愿意收起来，打算想个法子把他花出去，这可不是出家人应该办的，这个话你还不明白吗。”于春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这可不算什么，离着我们那里不远，有座老爷庙，那里面的和尚，一个人都有一份外宅，这并不算什么不对，明面上不过就是那么说，本来么既然是红尘世上的人，为什么戒红尘上的事呢。”说到这里，略为住了住，又说道：“你们二位要是花这个钱去，多少可得严密点儿，倘若是走露了风声，对于烧香求药的恐怕是要有点儿影响。”道成一听这个话由打于春咀里说出来，这可算是个机会，这也就是三十吊钱的关系，真要是没有烧香的了，他这份钱不就是赚不了吗，所以他很关心。既然是如此我就顺着他的话说才好，道成想完了，这才说道：“这个主意是我师兄说的，我也计算到这里了，打算花钱还能出去百八十里吗，当然就得在附近这几个村镇上，再者说常去还能够没有人知道吗，我倒是这么说了，他说那可有什么法子呢，我可跟他透了这么一句话，最好是不出庙那才好呢。”于春也点头说道：“这个话很对。”道成说道：

“我师兄问我了，不出庙上那里找去呢，往下没说别的，于先生你猜我想到哪里了？”于春说道：“是想到远处暗含着弄一个女子来吗？”道成说道：“不对不对，那个办法不是私监包吗，庙里也不能放。”于春说道：“庙里不放女子，我可就想不到了。”道成说道：“我说几句笑话，于先生你可千万别恼，这是我想的，可是还没有对我的师哥说呢，我先跟你来说，咱们就作为谈闲话，谁也不许过意，如果是我说的对，咱们就接着说，要是不对的话，咱们就是一说一笑。”于春说道：“二当家的以后说话不必这样的客气，咱们不是有交情吗？既然是有交情，咱们就是无话不谈，那里还用这些个客气话呢。”道成说道：“这不是客气，因为这个话有点儿关系，如果于先生以为我说的对，我们接着一研究，那自然不算什么了，如果以为不对，未免有点不好听，所以我把话说到头里，你也就不致于怪我了。”于春说道：“请说请说，不用客气了。”道成先笑了笑，这才说道：“要说这也真是笑话，我这是自己想出来的，由这么远我把你弄到庙中，还得把你改变了道装，所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的赚这三十吊钱吗，要依我说来，既然为的是赚钱，那就什么也别在乎了。只要多落几个钱，不用娶妻生子，买些个田宅地土，不是到不能赚钱的时候，还可以吃饭吗？我的意思是这么想，要不怎么想到这一点上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师兄弟，他也不愿意赚这个香钱，打算想法子把他花出去，又恐怕外面落了不好听的名誉，对于烧香求药的很有关系，我可就想到于先生你这里了。”于春听到这里接着问道：“怎么打算借着我的名义弄一个女人吗？”道成说道：“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打算把这笔钱全都归你。”于春说道：“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如何能要这些个钱呢，现在

我不就是多拿着好些个钱了吗？”道成说道：“这个话你还没听明白，我们找个女人来不也是陪着我们师兄弟一说一笑吗？如果你要陪我们说笑，你还赚这个钱不好吗，要不我怎么说你别过意呢，咱这也就是一说一笑，如果于先生你愿意呢，那就算是我没白说，要是不愿意的话呢，咱们就作为罢论。”于春一听心说说了半天合是琢磨我这里来了，又一想这也不算人家琢磨我，总得说是人家二位和尚这是为好，不是打算叫我多赚钱吗，又一想不过这个事太难看了，自己想了一会儿，心说谁叫我为的是钱呢，遂说道：“当家的你说怎么办怎么好。”道成遂道：“好吧，”遂吩咐小和尚把衣服及胭脂粉等全都买来了，小子于春也豁出去了当时就把女装换上了，本来这位于春身体生得就很苗条，面貌长的也很俊俏，穿上女子的衣服，还是跟女子差不多，这一来不要紧，外面这个风声可就有了，都知道竹林院内藏着一个女人，这些个香钱差不多全都给那个女人买胭脂粉了。

这个话传来传去，可就传到少侠客林相南的耳内的，心里一想，他要是离着我这里远我就不说了，统共不到三十里，居然有了这种僧人，我们父子可称为侠客，别人不管都可以说的下去，唯独我们父子不管，未免有失侠客的身份。这个事要是告诉我的天伦，他老人家是以少事为本，必然不叫我管，莫若我暗地里前去打探打探，如果没有这个事还则罢了，真要是传言不假，我就要凭手中的双股剑，将他等尽皆杀死。孩子这种地方就叫侠肝义胆，他也不打听打听人家庙里的和尚是怎么个人，单人独自的前去，如果不是人家的敌手，应该怎么办。这就说是年轻人心高气傲，并不知道危险，当时在窗前窥看，可就被和尚看见了，和尚怎么也没想到是外人，

以为是小和尚来窥看呢，故此喊了一声，又谁知外面答话了，自称林相南。凶僧知道不好，如果不将这个人结果性命，我们的秘密就要保不住了，这才摆军刃出来动手，这个和尚就是道普，后出来的三个人就是道成，觉尘，女装的是于春。老头子智爷看的明白，庙里头放着这么一个妖艳的女子，当然他们都不是好人了，这回事我可不能不看看。本来和尚跟林相南打了个平平，就见廊下的那两个和尚也各自摆刀出来交战，俗语说的好，好汉架不住人多，当时林相南不是他们的敌手，因为年轻的人好气，就是不肯落败，那个意思就是耐战三合，谁知道终久是三拳难敌四手，一个躲闪未及，被觉尘僧一脚踢倒，双股剑全都抛在了埃尘。三个和尚走过来按住就捆，捆绑已毕，然后提到了屋中。又把双股剑拾起来。智爷一看，可莫明其妙，这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年轻的人，一个人来到庙中，寡不敌众，被获遭擒，心想这个孩子一定是好人，那几个和尚绝不是正经东西，按说这个孩子落败之时，我就应当出头救他，可有一节，年轻的人不叫他受点挫折，以后他的胆子可就越来越大了，等他被获之后，我再出头救他不迟。这是老头子打定的主意，故此看见林相南落败并不管，容着他们把孩子提到屋里去。老人家这才不敢怠慢，赶紧飘身下来，仍然到林相南所呆的那个地方偷看，就见几个和尚全都落了坐，把林相南往当中一放，道普用手一指道："胆大的孽障，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打探，实话告诉你吧，这位于春先生是我们的男友，他是男扮女装，难道说你敢拦阻你家祖师爷吗。"说着话气恨恨的，那个意思就是要举刀过来。结果林相南的性命，林相南面不改色的仍然带着笑容说道："好，你赶紧把你家的少太爷结果性命吧，总算是我一时失慎，死

于禽兽群中。”这功夫二和尚拦住了道：“师兄先别忙，你看不出来吗，他还是真不含乎，不是他不含乎吗，今天咱们非叫他栽这个不可，他不是骂我们是禽兽吗，我们也叫他装女子，再结果他的性命不晚，就是他死了也叫他蒙着羞耻而去。”道普一听这个话很有道理，就是这么办了说话这就动手，遂抓住了林相南的衣服，孩儿到了这个时候未免有点儿后悔，心说不应当冒然前来，死我倒是不怕，他们如果作践，我可真是没有办法，想到这里有心说不算，可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才泼口大骂，几个和尚说道：“你不用骂，回头就有你的乐儿。”站在外边的智 爷一看，心说这可不能不管了，只可一声喝喊，叫了声“众淫僧休要无礼，尔等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众人一听，谁又来了，这才告诉于春看守林相南，当时几个凶僧拿起军刃出来，智 爷可没有带着长军刃，就是腰里带着一对点穴撅，当时可就取将出来，就与凶僧打在了一处，倒底是姜是老的辣，两个和尚一齐动手，老人家跟他们两个人打在了一块，尚且逍遥自在，这个地方可不是说武术，这就是论的是阅历火候了，林相南也不是功夫不好，不过是火候的关系，跟人家动手压不住气。一上手恨不能就将人家打倒，这还是单打独门，到了人一多的时候，心里更着急了，所以才换招。到了老人家这里，可就不然了，打的自自如如不慌不忙，看那个样儿不过是才打了个三五个照面似的，老人家这一沉住气不要紧，两个凶僧可吃不住劲儿了，准知道这个老头子厉害，也忘了没问他的姓字名谁，大概准不是平常人，小子心里这一心有所思不要紧立刻招数就见着慢。正在这么个功夫，林相南手擎双股剑，骂了一声凶僧，我看你等往那逃走，和尚看见林相南跑出来了，未免就是一怔，心说我们不

是把他捆起来了吗，而且还叫于春看守，如今他怎么会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他等还有余党，真要是那样的话，于春的性命休矣，其实小子们那里知道，于春一看外面又来了人和他们打上了。心说这件事一定外面有了风声了，这个小孩长的多么好，他们又要糟塌人家，我是为的是钱，人家孩子是为什么呢，现在既然是我一个人在屋里，我何不将他放开，如果要是他帮着外面那个人，把这几个和尚杀死，或者把我赶走了，我弄的这些个钱，也足够用的了。不然的话想走也是走不了。当时于春把主意打定，遂走过来说道："这位林爷，我把你的绑绳解开，你把我绑在这里，他们必然要问我你的绑绳怎么解开的，我就告诉他们说，是被一个老者救出去的，但是你出去之后可要把他们赶走，然后再把我放开，你看怎么样。"说着话不等林相南回答，遂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了，然后自己站在一边，林相南一看如果不把他捆上，真要是那几个和尚回头一问，他就有性命的危险，想到这里遂伸手把他捆上了，又把他的咀给堵上。这才拿着自己的双股剑出来，两个和尚本来打算找个机会逃走，皆因他们不知道外边有多少人了，如果要是被人家拿住，到了那时可就不好办了，当时小子们打了一声呼哨，这才一齐逃走。当时老少二位英雄把人追出了庙外，可就回来了，林相南先到了屋中把于春放开，然后再找小和尚呀，可就一个也不见了，遂问了问于春，这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赶紧的叫他换上了男子的衣服，老少二位英雄又叫他把庙里的银钱带着，然后又把他带到林相南的家中借住一夜，等到次日又打发人把他送回山西老家。小子于春谢过了二位英雄，遂告辞而去。然后林相南把这个事跟自己的父亲一说，林孚问道救你之人现在那

里，林相南说道，现在我们家里，老人家赶紧出来拜见，后来一问才知道是一位成名的侠客，虽然是没见过面，可是二位老人家都有个耳闻，林老侠客这才叫了一声相南："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了，因为我的儿子，已经被竹林寺的和尚打死了，现在你的性命全都是智 老侠客所救，他老人家就是你的再生的父亲，你还不赶快过去见礼等待何时。"此时孩儿也实在是感激智爷的大德，救我不死那倒是小事，如果要是他老人家略为迟慢一会，他们要是把我给糟践了，虽然死了也羞耻呀，孩儿想到这里，遂走过来就给老人家磕头行礼。智爷说道："这是怎么说的，林老侠客这不是诚心寒蠢人吗，我们在外面行侠作义的人，要是在外面遇见不平的事就得伸手相助，因为这是礼所当然的，怎么这还值得一谢吗。"林爷说道："不止于是一谢，从此之后这个孩子可就是你的儿子了，与我可就毫无关系了，如果你老人家不点头，我可就不叫这孩子起来。"智爷一听可倒为了难了，过了一会这才说道："林老英雄休要如此，在下收此孩儿作为义子就是了。"当时林爷方才点头答应，遂又叫相南见过了礼，此时把个智爷给乐的可就别提了。当时林爷非得叫智爷在家里多住些天不可，智爷说道我实在是没有功夫，又将自己住店所遇之事一说，因为未追赶上郭凤如，以致误遇了林相南，前后的话一说。林爷一听，因为人家搭救了自己的儿子，口头上虽然不说，但是心里却是万分的感激。

第一百五十三回

郭凤如突袭玉顶山　林相南风火结良缘

当时听说老人家有事，这可不能说出不管来，只可说道："智 老侠客，既然有这种事，为什么不早说呢，你我一同前去，赶紧把姑娘找回来才好。"智爷闻听遂说道："如果蒙老人家肯出来帮忙，这不就更好办了吗。"林爷还未等答话，孩儿林相南，也要跟着，当时智爷说道："既然如此，我们是事不宜迟，趁着天光尚未明亮，我们爷儿三个可以追赶一程。"老爷儿三个说到这里，跟着起身，出离了林宅，顺着大道往前追赶，要说由打这儿到李家庄去，这几步脚程可不算什么，就有一样儿麻烦了，皆因三位谁也不认识道路，又不知道李家庄在那里，不过是每过一个大镇店，就得进去探听探听，正然在各处寻找之际，猛然间听见前面有脚步声音，老少三位留神一看，前面来了四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这个说："老张你看见这个事了没有，叫我看恐怕办不好，西庄姓郭的不是说了吗，人家那里并不打官司，听说已经约了人啦，今日我一看呀可了得不了，就凭这么一个女的就这么厉害，如果我们把这话一告诉郭二爷，他老人家也就傻了。"又有一个人说道："不要紧，郭二爷可有两种势力，又有钱又有势，无论如何也斗的过西庄。"那个又说道："人家西庄是现打不赊，再者说人家又不打官司，你就是有钱有势，到那里去用呢，打算这件事要用钱把人家靠穷了，这件事可不是那么容易，再说西庄的财势也不算含糊啊，不用说是一时半时，就是三年

五载也未必把人家靠的穷。”又有一个说道：“你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对，只要郭二爷到衙门里说一句，立时衙门里就得派人到郭家庄去捕获凶手，常言说的好，光棍不斗势，他们就是有人又应当怎么样呢。”当时头一个说话的那个小子非常着急的说道：“你们竟说这些糊涂话呢，人家约来的人全都是什么剑客侠客，而且都是些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你打官司不打官司人家不管，人家要是在深更半夜暗中前来杀人，你应该怎么办呢。”当时那三个小子听完这话，俱都反对他道：“你这简直是长人家威风，人家郭二爷外头认识的人也很多，他们约的来人，人家就约不出来人吗。”

四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走往前紧走，智爷听的这个功夫可大了，准知道这几个小子是东庄打发出来到李家庄送信的，老人家本来要探听里头有什么机密没有，听了好大半天，也没有听出什么来。也不过就是几个小子打嘴搅，这才叫了一声林老英雄：“你老人家听见了没有？这四个小子就是到李宅去送信之人，听他们的口气，大约这个凤如姑娘是到东庄去了，可有一节，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东庄探听一回了，里面说的什么，我也都听见了，似乎那个意思姑娘还没去呢，难道说我走在她的头里不成吗。”林孚一听，遂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很可以将他等伸手拿住，详情一问便知了。”智爷答言道：“不错，我也是打算这么办。”老二位计划已毕，这几个小子可就已经走过去了，不过这老少三位，打算追赶他们，可就太容易了，不过就是转眼的光景，可就把几个小子赶上了，当时孩儿林相南把自己的双股剑亮了出来，然后往当中一站，高声说道：“呆小子们站住。”几个小子一听，差点儿没给吓坏了一个个全都跪倒在地，口称：“好汉爷爷在上，我们几个人

是走道的，身上没有带着钱。”林相南这才厉声说道：“胡说八道，你们为什么不带着钱呢，你们赶快说明了你们是哪里的人，到哪里去，办什么事去？如果说的有情有理，我就放你们走，不然的话，你们没有钱今天就要了你们的命。”当时几个小子也不敢隐瞒，只可是实话实说了。书中暗表，姑娘郭凤如自听了丁得山的言语，心说相隔不就是这么远吗，何必请人家太平侠去呢，我可不敢说我的武艺高强，如果说要是到东庄探听一下，或是前去捉拿郭芝成，这件事大约还不至于有什么难处。要说这个地方可得说是艺高人胆大，于是自己把主意想好了，又把自己随身的军刃，拾掇利落，遂一声也没言语的就走了。先到了东庄各处去探听，因为没见着郭芝成，姑娘一想，我可不能白来这么一趟，我必须要警戒他们，到底看他们害怕不害怕，想罢来到正中大厅的屋顶上，故意一踏阴阳瓦，耳轮中就听咯吧一声响，把屋里的这群小子可全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胆子大的，打算出来观看，姑娘站在房上看的明白遂伸手掀起了几块瓦，照定小子们就是一下，说来也是这几个小子倒霉，姑娘的这个手法可太准了，一瓦打下来，不歪不斜的正打在小子的天灵盖，当时小子哎呦一声，身形栽倒，屋里的人虽然不少，可是一个敢出来的也没有了，姑娘知道这小子死不了也够受，也准知道这个信算送到了。心说既然这里没有郭芝成，我可就要到李家庄去了。好在这个道路的方向我已经知道了，遂出离了马宅，可就顺着道路够奔李家庄去了，老马家里的人，知道这是西庄来的，一个个可全都害起怕来，当时大家一计议，这还了得，净说郭二爷有钱有势不成，人家西庄派来的人，都是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人，人家要是打算要咱们的命，那简直是易如反

掌，到现在郭二爷要是不出来，这个事可实在是不好办了。大家商量好大半天，别的话别说，赶紧的到李爷的家中，给郭二爷送信，现在被打的人已经快死了，这可是怎么办呢，于是大家一商量，这才打发人前去送信。

赶到了李明的家中一问，原来这位郭二爷新近又买了一个小老婆，每天除去取乐之外没有别的事，既然西庄出了这个事，可不能不打发人告诉郭芝轩的这位二兄弟郭二爷去。送信的人把经过一跟郭芝成一说，小子郭芝成也害怕了。自己还是支撑着，恐怕叫人家看着不好看，当时只可说道："不要紧我有几个朋友，他们认得不少的成名剑侠，只要给他们一个信，就可以把那些位剑侠请来，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他了。你们今天先回去吧，我明天就到西庄去。"送信的人走了之后，小子不由得后怕，因为自己知道郭芝轩在地面上交往的很广，真要是知道了我的所在，打发人前来暗中行刺，到那时可如何是好呢。小子是越想越怕，有心回家吧，现在已经晚了，于是就在李明家中住下。这么个功夫李明来了，见着郭芝成说道："怎么你净在家里呆着呢，我这几天非常想念你，你应该问问西庄的这个人命怎么样了。"郭芝成闻听，先长叹了一口气，遂说道："大爷你别问了，这段事可是越弄越不好办了，方才东庄来人送信，说是西庄约了几位成名的剑侠，暗中到了东庄，用房上的瓦打伤了人啦，据说很有能为呢，现在我这儿正为难呢，他们这么一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李明一听这个话，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你这个胆子也太小了，叫你这么一说，连坐官的也别得罪人了，不然的话剑侠们就要暗含着前去把他们杀死了，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有世界吗，剑与侠也不过就是一说，难道说还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吗，那不

过就是这么一说就完了，纸糊的人落在地上，还有个响声呢，还不用说是肉人了，再者说无论他的能耐怎么练，难道说还能把骨头肉练没有了么，剑侠也不是树上长的，地里生的，难道说他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除非是大罗金仙，能够驾风御气，那才算是来无影去无踪。”郭芝成说道：“你说这个话不成啊，眼睁睁人家能够高来高去，你说这应该用什么法子抵抗呢？”李明听了遂冷笑一声道：“这个有什么难处；不过多找些个人看家护院不就完了吗。”郭芝成说道：“恐怕不成吧，就是看家护院之人看见了也是无用。”李明听了这话，不由得一怔，“怎么家中来人行刺，不是就怕看不见吗，怎么会看见之后倒没有办法了呢？”郭芝成道：“这个话你还听不明白吗，看见了当然就得动手，人家那些个人都是武艺高强之人，要是三五十个人，就许不是他们的敌手，请想这不等于白费吗。”李明闻听笑的不得了，“我说你是怎么的了，你又不是女子，怎么这样的胆怯呢，常言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叫你这一说，公伯王侯的府院，要是得罪了人，高来高去的人，也是一样前往，人家花许多的钱，找看家护院的干什么呢？所怕的是人单势孤，家里没有人，并且还是身通武艺的人，两三个人不是人家的敌手，倒有可虑，如果说是家里预备好了人，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郭芝成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武术，对于这些个事，不过就是想像而已，要说怎么样为对，他也是不知道，当时听了李明的言语，虽然还有点儿不服，可是已经就好的多了。李明这才说道：“天已不早了，有什么话咱们再说吧。”当夜情况不表，且说次日早晨起身，本打算到各处去约人看家，那知道夜间之事，均被姑娘看得分明。

要说就凭这位姑娘可来不到李家庄，皆因姑娘出了郭家庄，走了没有二十里地，路途之上遇见了一个老头，也是够奔李家庄去的，当时姑娘问了问老头子，这个李明居住在那里，老头子说道："你要是问别人我或者不知道，唯有这位姓李的，那乃是我们庄上第一财主，因为这个李家庄就是人家的，人家家里住的房子，都是清水砖瓦，住宅是四个院子连在一起，大门就在大街的正当中，那房子别提多么讲究了。"姑娘闻听点了点头，心说这可是个巧事，不然的话向那儿找去，又问了问庄子的情形，由打这儿起得过了几个庄子才可以到了，这位老头子说的明明白白，遂又问姑娘道："天已这般的时候，你一个姑娘家到那里去呢？"姑娘说道："我就是向东边的林子里去，咱们改日再见吧。"说完了这个话之后，姑娘便离开了老头子的前面，遂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要说几十里地的路程，可不算什么，不多一会儿的功夫可就到了李家庄了。当时看了看这地方的形势，跟老头子所说的全都一样，这才到了里面观看，果然路北有一所很整齐房屋，大门的意思，也跟老头儿说的一样，当时姑娘便知道这总不会错的，于是才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到里面各处打探。此时正是李明和郭芝成两人正睡得有味儿呢，姑娘借着灯光往里一看，还是看了个满眼，姑娘当时可看着有气，打算下房去撬开了屋门，手起剑落，将这两个小子结果了性命。就在这么个功夫太平侠智爷和林孚父子老少三个到了，这一点说得可未免有点儿离忽，前文将然说到林相南假充劫路的，尚未问明了那几个小子的来历，怎么又来到了李家庄来了呢？其实这儿略一表说你就明白了。皆因当时老少三位问明了送信的道路，然后又把四个小子往树上一绑，于是便按着他们所

说的道路找去了。将然来到了李宅，可就看见了凤如姑娘了，屋里的动作，三位也看明白了，当时姑娘倒不好意思起来了，依着林相南打算下去把郭芝成拿住完了，智爷说道："不可，剑侠客作事，要动就得有要动的机会，绝不能无缘无故下去扰乱。"孩儿问道："这么一说，你老人家应当怎么办呢，莫非就看看罢了不成吗。"智爷当时一笑，这个事可太好办了，就是绿林道常用的法子，叫作调虎离山计，到他们别的院中，给他们点起一把火来，他们的家里头必然就是一乱，到了那时候，难道说他们两个人还不起来吗？如果外面一乱，我们就可以伸手拿人。"相南点了点头道："这种办法就叫人不知鬼不觉，果然还是姜是老的辣。"当时老头子林爷要争着去点火，智 爷一想凤如这么大的姑娘，不可以叫他在眼前，当时便打发姑娘前去点火，叫孩儿林相南给他寻风，二人去后功夫不见甚大，这个火就起来了。外面的人一喊，可就把两个小子惊起来了，各自穿上衣服，赶紧到外面观看。

这个地方可得说是智爷的机伶，当时飘身来到下面，远远的叫道："郭二爷请你到这边来吧。"郭芝成不知道这是谁，果然来到了近前，老头子一摆手叫郭芝成往外走，郭芝成也是倒霉，也搭着火起来的可怕，当时也不问老头子是谁，跟着就走了，老侠客林孚，看的明明白白，也在后面追下来了，一直到了庄外，智爷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说道："郭芝成你认得我吗？"当时芝成一听吓了一跳，紧紧问道："你是什么人？"老头子哈哈一阵冷笑，这才把他的罪状说了一遍。这功夫林爷也到了，遂说道："问问这小子打算跟着咱们走，还是绑起来扛着呢，你就不用打算跑了，及早到西庄去见你的嫂子，有什么话我们到那里说去吧。"到了这个时候，郭芝成可

吓坏了，有心认罪服说，又仔细一看说话的不过是两个老头子，心说就凭这么两个人把我吓住了。将然想到这里，又来了两个人，正是林相南与郭凤如二人，小了一看可了不得了，各个人手里都拿着军刃，不问可知当然是有会武术的人，如果是我一走，招恼了他们两个人，别的不说，眼前的这个亏当然要吃，你说不走吧，就得叫他们把我带到西庄，见着田氏这个可怎么说呢，小子正然想不定主意的光景，相南走过来一脚把小子踢倒了，当时解身上的衣带就绑。智爷说道："不必绑他了，叫他跟咱们走吧。"相南这才撒手，遂厉声说道："小子快走！"郭芝成无法，只得跟着走，别看这几位走的那么快，到如今加上郭芝成可就不成了，走到了天光大亮，统共走了不到三十里地。遂找个酒铺，众人打尖，郭芝成一看，同行之中，还有一个姑娘，长得模样跟田氏差不多，可是比田氏俊美的多了，小子可不知道这是谁，这个时候要想问问，那个话简直就是谈不到。

几个打尖已毕来到了郭家庄，先到了店房之中，告诉郭龙郭虎，把田氏太太请了出来。田氏一听把郭芝成拿到了，自己不由得这个气可就大了，跟着就来到了店房之中，当时看见了郭芝成，不由得一阵难过，后来悲哀了好大半天，田氏这才手指郭芝成道："你看见了没有，我现在的儿女已经都这么大了，现在我说这个话就算毫无避忌。"田氏说到这里，跟着就把当初的事前后说了一遍，把个郭芝成问的张口结舌，一句话没说，田氏又谈到"郭芝轩亲自看见你的行为，并没有赶尽杀绝，诚心把你放走，这个事就叫人不知鬼不觉，你要是由打那里改恶向善，把以往的恶习除去，好好的在家里度日，那不是很好吗，你倒甩手走了。你的伯父因为你不是亲

生自养的，忽然间逃往在外，当然是待你不好了，因为这个老人家心里一憋拗，遂得病死了，这就是事中因由，绝不能算是死在你的身上，他老人家也到了岁数了，别的事我全都不问，为什么你使人出来，把你的哥哥害死。”郭芝成到了现在那就算是良心发现了，听见田氏这么一问，他也哭了。听来听去田氏说他使出人来把郭芝轩打死，小子连连说道：“嫂子你这个话可实在冤枉我，我哥哥跟东庄闹事，那是摆设赌局时结的仇，与我并不相干，无论如何，我也不至于害死我的哥哥。”田氏闻听冷笑一声道：“这个事我要是没调查清楚，何必单跟你说呢。”郭芝成将要起誓，在旁边的太平侠说道：“郭芝成到了现在，任凭你怎么说，也是白费了，如果你再说不是，我马上可以把见证找出来，这不是你的嫂子把你的罪状全都说出来了吗，我再说说你的经过，这个你还能狡赖吗。”老头子当时把小子由打家中出去，如何遇见李明，怎么卖身，一直说到勾串王九，帮助老马，跟郭芝轩闹事，昨天晚晌尚且如此如彼，这可全都是亲眼看见。郭芝成听了这个话，臊的小子恨不能钻进地里去，小子准知道这个事瞒不住了，只得实话实说，最后悔就是一句话，绝不该助着东庄打死郭芝轩。到现在没有法子了，只可该什么罪领什么罪就是了。田氏向智林二位老人家问道：“这可应该怎么办呢。”二位老人家这个时候可不能多说话，因为人家是当家子，再者说事关重要，里头有好几条人命呢，再者这个事凭公断定，一时之间也很麻烦，故此彼此面面相观，谁也不肯多说，当时姑娘郭凤如插言说道：“母亲你老也不用多问了，这个事这不是全都在这里摆着了吗，凭他一个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莫若求几位老人家，同我到东庄去将王九老马一同拿住，然后归官

就是了。”智爷一听这个话，到也合乎情理，这个也实在太麻烦了，倒不如听凭官厅，更觉合适，小子郭芝成一听心里也乐了，心说我现在被你们拿获就算是没有法子，如果要是归了官司，我就算是逃出活命，小子这才答应一声“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到公堂口说去吧，只要是官断我什么罪过，我是无一不领。”当时话就算说一定了，林孚智亮林相南，老爷儿三个，一同够奔东庄，谈到拿老马王九等，那就算是易如反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小子全都拿到了，套好了车辆，知会当地地方，一同够奔县衙打官司。

东庄里的人早就把这个信传到李明的耳内，没等众人到了县衙，小子可就早就去了。县官姓董名文清，是个班头出身，他这个县官的位置，完全是借李明的银钱买到手的，当时看见李明来了，总算是财东了，自然不敢怠慢。忙问有什么事，小子这才说道：“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老爷多多分神，就是郭家庄开店的郭芝轩，有个当家的兄弟，因为没有父母，跟随郭芝轩的父亲长大成人，后来郭芝轩娶妻田氏，对他不能相容，说是郭芝成有调戏嫂子的行为，把郭芝成逼的逃往在外。因为无法谋生，以至于自寻短见，可巧被我在路上遇见了，将他搭救下来。因为这个人很老诚，因此叫他帮我收租，说来已经是这么些个年了。这个郭芝轩在西郭庄开设赌局东庄有个姓马的也开设赌局，因此他们两下里为仇作对，彼此群打，郭芝轩因受伤身死，东庄那边前后也死了三个人。现在他们说郭芝成有意陷害他的哥哥，说他们打这个架是郭芝成的主使的，并且使出强有力的人来，已经把郭芝成拿到西庄去了。郭芝成为人老实，唯恐受他等的欺服，这才要求打官司，这段事请老爷你给调解调解吧。”当时董文清答应道：

“好办好办，请你就放心吧，我这里替郭芝成作主就是了。”小子又把西庄诬告郭芝成的事又说一遍，董知县说道：“大爷不用管了，只有我一人承当就是了，如果在我这里顺当解决了，就算完事，如果这里解决不了，送到府里的时候，我必然给你赴信，李明点头答应道：“好我这里谢谢你了。”遂站起身形告辞而别，小子刚走了不多一会，这个案子也就到了，在那个时候打官司，别看到了衙门里，论到过堂得听官厅的吩咐，暗含着就得花钱运动，不然的话，捆在一边，就许三五个月不准过一堂，唯有田氏的这个案子，可就不然了，皆因李明走后，董文清就传出话来，只要是东西郭家庄的案子到了，不分早晚，赶紧预备升堂，班房的人役，那里还敢违背，当时看见这个案子到了，立即到里面传话，功夫不见甚大，遂就打典升堂，先把田氏带上来，董知县照例问了姓字名谁，家住那里，作何生理，来到县衙状告何人，田氏当时也不添不减的实话实说，就把郭芝成如何逃往在外，怎样主使外人打死他的族兄，前后的说了一遍，当时董文清听毕，把惊堂木往桌上一拍，这才说道：“田氏妇人，你这个说话，可太已的胡来了，常言说的好捉奸要双，拿贼要赃，你只说郭芝成窃盗你，可有见证没有。”这一句话可把田氏问住了，心说这个事要不是自己告诉丈夫的，就连郭芝轩都不知道，本来这种事就用不着叫人知道，要是能够叫别人知道的，那又算不了坏事了，田氏只得分辩这个理由。当时董文清把桌子一拍，不须你往下胡说，你们东西两庄，纯是因为牌局群殴，你们这边死了一个人，东庄那边死了三个人，论理说一命抵一命，东庄不是比你们多死了两个人吗，你们得给他们三百两治丧费，你们两边都是犯了私打群殴之罪，每边罚你们三百两银子，以

作赈灾之用。田氏将然要说话，董知县便吩咐衙役带下去，并说道："如果不听本县的判断，本县必要以大刑拷问，遂着衙役喝喊了一声堂威，把田氏带下去，然后又把老马王九带上来，知县告诉他罚银二百两，老马听罢，遂连连答应，都吩咐完了，遂令退堂，便来到花厅里面，把郭芝成请到了后面，就把分派的各事跟他说了一遍，虽然这个面子是李明的，可是对于这位知县，也很感谢，小子又托了人跟田氏说："官司咱们算完了，所有衙门里叫你们拿钱，你一文钱也不用往外拿，全都有我们一面承当。"田氏这个时候，心里可气得要死要活，还是太平侠智爷，在旁边出主意道："这个官司也不用打了，就是上告的话，他们也是使这个手法，仍然是白生气，倒不如暂时先叫他把银子拿出来，有什么事以后再设法报仇就是了。"

田氏当时一想，一个女人家出入衙门口，也实在是不应当，倒不如先把这个压下去，于是当时可就答应了。东西庄所拿的钱，全都是郭芝成小子一个人办理，小子把钱交了之后，这个案子就算完了，双方各自葬埋了死了的人，全都忙合着办完了，然后再找姑娘可就没有了。这一来不要紧，可就把田氏给吓坏了，遂派人到庙里去找也没有，田氏可就着忙了，于是要求二位老人家先别走，为他寻找寻找，当时二位老人家，也是没有法子，只可答应了。遂带林相南，先到县衙附近隐藏，怕是到了夜间前来杀官，因为年轻的人肝火太盛，他可不知道杀完了之后，这个祸可就算惹下了，老爷儿三个隐藏了两三天的光景，也未见什么动静，这才知道这个姑娘并未到这里来。只可又到郭芝成的住宅去调查，恐怕姑娘把郭芝成杀死，给他死去的父亲报仇，谁知道来到郭芝

成的家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房子全都倒锁着门儿。当时老少三位只可又到李明的家中去调查，来到了李宅一看，正赶上李明和他的爱妾饮酒取乐，就听李明说道："郭芝成这一去不是打算躲祸吗，他这一去还是非把祸找来不可，他不听我的话，那可有什么法子呢。"智爷在外边一听，这才知道郭芝成这小子躲避到别处去了。

可就是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地方二位老人家当然不知道，皆因郭芝成这小子，有一年出去催租去，大约带着有几百两现银，路过玉顶山地方，被一群劫路的人们，把小子给围住了。别的事他不懂得，要说这个断财的，他可明白，当时跟劫路的人们说道："众位你们不用着急，你们不是打算要银子吗？我身上所带的有限，现在可以留下，如果大家还有用项，以后我还可以给你们送点儿来。"当时劫路的这几个小子们一听，心说这个人倒好说话，遂说道："你有多少钱，先拿出来给我们吧，可是你可别吹呀。"郭芝成说道："我这不是吹话，你们可要知道我绝不会说瞎话的，但不知你们这些位中，那位是头目，我不但是情心愿意往外拿银子，而且我还有事相求呢，因为我时常走这个路，如果要是保护我，不怕是把我每年所有的钱给你们，我也是情心愿意的，到那时不就又交了这些位朋友啦吗。"贼人们一听遂说道好："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这位王头儿说吧。"当时郭芝成便和王头拱手，遂说道："王头你辛苦了，在下姓郭名叫郭芝成，要提我你老还许不知道，我们的主家姓李单字名明，是给王府催租的，我就在他的家里，当一份小差使，就是替他要要地租钱，我今天就要租钱回来，现在我这里有五百银子，请你们弟兄先留下吧。"王头儿一听，提出李明这个人来了，心说不错倒

是有这么一个人，从前也听玉顶山寨的寨王提过，对于李明的人，千万别动，只要他们来了，我们设法子把他请到山上来，咱们可以跟他借一点，那倒可以，如果动了他，就跟劫了皇扛差不往来，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声势可斗不了人家，到那时不但是本地面吃不了，就是走到别处去也有点儿吃不开，皆因人家势力太大了。”王头自从听完了寨主的嘱咐的话之后，可就一回没劫过，今天可真算是巧了，我何不约他上山呢，就这么一说叫他上山可不成，话又说回来啦，难道说我们就白遇见他不成吗？莫若先叫他把银子拿出来，我们大家一分，然后有什么叫寨主跟他说去，当时小子把主意拿定，遂改过面孔来乐嘻嘻说道：“郭爷，闹了半天你是跟李爷是一事呀，往常有别的要租钱的，只要被我们遇见，他要是送个十两二十两的，我们也不能要。因为是不好意思的，以前李爷有个朋友，大约是托咐过。郭芝成一听更乐意了，想不到这个李明还有这么大的声势呢，这才说道：“你们要说不要，那可不像话，这是我各人的私礼，也不是给山寨拿钱，别说是现在寨主没在这儿，就是见了面，我连提也不能提，因为咱这是私交。”说着一看一共是八个人，郭芝成拿出二百两银子叫他们大家分散。王头又请郭芝成上山见见寨主，玉顶山的寨主，姓裴名龙，外号人称金刀太保，这小子的功夫很好，如果要是在江湖上走正当中的大路，也可以称得起侠义之流。可惜他有一种毛病，就是好喝酒，酒后又爱贪色，的确够一个酒色之徒。因此才落草为寇，以前倒是娶过妻室，过了不到一年可就死了，到现在仍然是光棍一条，当时王头带着郭芝成到了山寨上面，先把话回进去，裴龙迎接出来，彼此报完了名姓，郭芝成一提自己是给李明催租的，听说你对于李大

爷有个关照，我到贵山来，也就是感谢这个意思。既然寨主能够这样大仁大义，我们也不能不感激，只要是这山寨上面，要有用钱的地方，就可以到在李宅给我送上个信就是了。要是用多了也办不了，要是你们用三五百两，那可算不了什么。裴龙闻听喜欢的了不得，这才说道："实话跟兄弟你说吧，我这个山上一共是五十多名喽兵，八个头目，每天是四班守山，四班到山下作买卖，天天差不多总有买卖，虽不能说是怎么样的富余，可是也不至于怎样的为难，除非是赶上有事，不得出去作买卖，只得想法子在外面找点儿什么了，要是平常的时候，可用不着。"郭芝成当面一夸赞裴寨主如何的英雄，裴龙一喜欢，这才说道："如果兄弟不嫌弃的话，我们弟兄可以结成金兰之好。"郭芝成一听，当时可喜欢的了不得，当时可就吩咐一声设摆香案，两个人便冲北磕头，裴龙是大哥，郭芝成是兄弟，要说两个人拜把子可实在是有点儿不好看，其形好似结婚一个样，冲北一磕头，和拜大地差不多。二人拜把子之后，彼此呼兄叫弟，裴龙又吩咐一声摆设酒席，二人便痛饮起来，一直喝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小子裴龙他自从和郭芝成结拜非常高兴，自此结拜之后，郭芝成每一个月必到这来一次，到山寨上面住个三五天就走，说来也是十数年的光景了。直到小子遇上了官司，自己一想虽然凭李大爷的面子，官司算完了，准知道田氏这口气不出是不行，因为自己的族兄实在是死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他要是主使出人来，夜晚之间前来行刺，那便如何是好呢。故此小子想起玉顶山来了，我何不到那山寨里去躲藏一下呢。要是携家带眷的往那里一住比什么都强，小子把主意拿定，于是就把这个意思跟李爷一说，李爷一听甚不满意，遂说道："还是不去。"

小子当时自己想的好，自己的盟哥身为寨主，那个功夫可不含糊，我要是住在那里，准可万全无忧。大约我在那里，不用说他们找不着，就是找的着的话，他们也不敢进山。即或是进的了山，也未必得的了便宜去，因为小子越想越有理，这才跟李爷说去。当时李爷也不好意思再拦，怕的是真要是在家里出点什么事，那不是不合适吗？只可告诉他叫他对于山寨里的人多加小心就是了，小子这才偕着家眷上山。裴龙一看郭芝成来了，心中可实在喜欢的了不得，又一看把家眷也带来了，一位妻室一位美妾，长得都如同天仙一般，小子这分喜欢，可就别提了，赶紧把房子给打扫出来，郭芝成可就在玉顶山上住着了。到现在李明因为饮酒饮得高兴，出于无意之中露出真言，可就被太平侠智爷和林老剑客以及林相南听见了，这才知道郭芝成这小子已然逃上玉顶山上去了。他这一去不要紧，唯恐怕姑娘凤如得着这个消息找上那里去，智爷当时问道："林老英雄你老认得这个玉顶山的道路吗？"林爷说道："我倒是听说过，这个道路我也知道，可就是没有去过，我也常听人说，玉顶山的这个裴龙不法，因为我是抱这不出世的宗旨，故此我不想管这个，我总说外面成名的剑侠有的是，就是我不管，将来也总会有人管的，没想到这个小子现在还在那里了。没别的咱们去一趟，就是见不着凤如姑娘，也可以惩戒裴龙。"

于是爷儿几个并不怠慢，遂出离了李宅，一直够奔玉顶山，天交三鼓，老少三位才到了山寨上面，暗地里一探听，就见郭芝成跪着，就听裴龙压声说道："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拦阻我。"郭芝成磕着头叫声大哥："你到了现在，拿住了我的侄女还要强奸，这未免可差点儿，如果你要是传令把他杀了，这

个话我倒不拦，唯独强奸这种事可实在是不对，望求大哥饶过了他吧。”裴龙把二目一瞪叫道：“郭芝成你这个人太混障了，你的仇人前来行刺，要求我前去拼命去，到如今好容易拿住了，你又说是你的侄女了，你不用在我的面前麻烦了，我看现在留着你也没有多大用处，莫若把你打发了，两个媳妇留在我这里作压寨夫人，别的我全都不管，这个办法最好不过。”遂说道：“来呀！”左右答应一声，裴龙吩咐一声把郭芝成推到后面摘瓜，喽兵答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拥将过来，把个郭芝成提出了大厅。在外面的智爷看的分明，当时留着林老剑客在前厅监视裴龙动作，自己带着义子林相南可就跟随过来了，将然来到后山，就听喽兵叫郭芝成跪下，现在的郭芝成，吓的已然如一摊泥土一般两条腿连站都站不住了，跪也跪不下了，架他的喽兵一放手，当时就摔在了山坡上面，当时喽兵哈哈大笑道：“你怎么这样没有骨头，还要跟我们大王交朋友。”那个说道：“赶紧把他摘瓜就完了，用不着跟他说那些个闲话，寨主那里还等着呢。”于是才走过来一个喽兵，把双手高高举起，还没等往下落，就听哧的一声，拿刀的这个小子的人头滚落地上，死尸倒在一边，余下的两个人在一怔之际，两个喽兵没动地方的完全作了无头之鬼了。郭芝成躺在地上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年青的孩儿，两手拿着两口宝剑，并不认得，林相南可认得他，皆因把这小子已经吓坏了，当时的脑筋辨不出来是谁，林相南这才说道：“郭芝成你还不起来等待何时。难道说你连我林相南都不认得了吗？”郭芝成一听可更吓傻了，准知道这个林相南是帮着侄女报仇来的，别看小兵被他杀死，我可脱了裴龙之手，到如今我也难逃他们之手，这才爬起来磕头道：“林少爷我郭芝成已经知道所作所

为不对了，现在我改过前非就是了，我因为给我的侄女讲情，才惹得裴龙杀我，这个事少爷你还不知道呢。”

当时智爷在一边说道：“郭芝成我们要不是因为救你的侄女，我们还不来救你呢，你赶紧起来快说，你的侄女现在那里。”郭芝成一听说是救他，这个胆子才算放开了，赶紧把他的侄女到山寨的事说了一遍。书中暗表，皆因姑娘看着父亲的丧事全都完了，自己的这口气可没出，既然是叔叔郭芝成，把我父亲给害死的，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杀死，给老人家报仇雪恨，我也不能冤枉我的父亲。姑娘把主意拿定，暗含着就走了，先到东庄看了看，知道自己的叔叔并不在这里，然后又够奔李明的宅中，也未看见他的叔叔，虽然知道他的叔叔在别处有住家，怎奈自己并不认识，心说我也用不着到别处找他去，只要李宅就可以把他等来，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不到这里来，故此姑娘白天买些个吃食东西带着，就隐在坟地里，到了夜晚之间就够奔李明的家中来探听他叔叔行动。这一日夜间来到了李宅，无意之中听李明把玉顶山说了出来，姑娘当天晚上没敢动。因为不知道玉顶山这个地方在那里，只可等到次日天明，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如果遇见行路的就跟人家打听，可巧姑娘把路正走对了，来到了玉顶山下。先围着绕了一个湾儿，看看上山有道路没有，把道路全都看好了，又找了一个地方吃了饭，吃饱了喝足了，于是找了个树林子一呆，等到了夜晚之间，前去探山。要说姑娘这个功夫可真不含糊，登山过岭如行平地，施展开了陆地飞行之法，其快无比，这个玉顶山又搭着不甚险峻，故此不费力气的上去了。来到了山上一看，巡逻下夜的人也不少，可是一个看见姑娘的也没有，便一直来到大厅院，隐在房上往里观看。姑娘不

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几乎把自己没臊死，就见郭芝成和一个少妇，还有一个大个子的男子，三个人全都坐在一处调笑。当时姑娘不能多看，随着身来到了下面，喊了一声："郭芝成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这一喊不要紧，把屋子里的人吓了一跳，因而把裴龙的欲火也给喊退了。但他并不着慌，回头先把灯光吹灭，这个地方就叫行家。他这一吹不要紧，姑娘虽然知道自己的叔叔在屋里，可就不敢进去拿他。比如说屋里的灯光不灭，他等要是不出来，姑娘可以闯进去拿他们，这不过是绿林道的规矩，真要是灯光不灭，姑娘也不能进去拿人，因为三个人是一女二男，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的进去。当时裴龙把灯光吹灭，然后拿起自己的军刃，就是金背砍山刀，要不怎么叫金刀太保呢，就因为他使的这个军刃，才有的这个别号。小子金龙预备好了，可没敢冒然间的出来，怕的是受人家的暗算，于是先拿起一张凳子来，往外一扔，然后随着窜了出来。姑娘借着星月的光华一看，正是屋中那个不认识的男子，这才厉声喝道："小辈你是何人，献出郭芝成还则罢了，不然的话今天叫你死于我手。"裴龙一看来的这个人手擎宝剑，好似娇滴滴的一位大姑娘，小子先哈哈的大笑了一阵，你问我"我就是本山的寨王，金刀太保裴龙便是，如今你既然来到了我的山寨上面，你就给我作个压寨夫人就完了，也省得你家寨主动手了，你想你既来到这山寨里，你还想走吗！"姑娘一听这小子说话如此无理，这个气可就大了，本来看他刚才的那种行为就应该将他杀死，何况说话又如此的无理呢，遂说道："小辈死期已至，尚且不知，如今还要满口胡言乱语，今天你家的姑娘郭凤如，把你打发回去就完了。"说着遂把宝剑一擎说道："别走接剑。"招定小子的脑袋便砍，小

子躲开了宝剑。本打算用力相还，怎奈姑娘剑法太快，这一招走空了，跟着就是三招，小子晃动身形，东躲西闪，姑娘的这三剑过去，于是便看招换式，小子借着姑娘看招换式的功夫，这才接架相还。统共战了不到十个照面，金刀太保那里是姑娘的敌手，已经就落了下风。这个时候屋中的二奶奶和郭芝成，也全都把衣服穿好了，他心里知道来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侄女郭凤如，心里可非常的害怕，真要是裴龙不是她的敌手，自己可就有性命的危险。打算出去隐藏起来，又不敢走，心里又害怕又不敢看，不敢看可是又想看，于是隔着窗户往外观看，到底看看谁胜谁负。别看郭芝成不懂得武术之道，可对于动手的上下风，他也看的出来，看了看姑娘连砍了裴龙四五剑，裴龙方回砍一刀，后来一看裴龙只有招架之功，几乎无有还手之力。郭芝成一看，心说我的老老，大约今天我这条小命要玩完，正在害怕的当儿，就见裴龙一摆刀跑走了。姑娘随后追赶，裴龙顺着角门往外跑，姑娘也随后赶到了。这时的喽兵也得着信儿了，到了外面一看，寨主输了，大家可就都害起怕来了。猛然间就见姑娘一出角门，噗通的一声栽倒了，当时裴龙也不知道郭凤如会怎样摔倒了，自己心说我是好福气嘛，这个姑娘如果肯跟我作亲，这就算是天作之合。凭他的这个功夫，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栽倒了，这不是上天使然吗？不但是这小子这么想，就是姑娘也不知道是脚底下是什么东西绊的，不过自己后悔，小子既然逃走了，就不应该追他，不是来捉拿郭芝成来的吗，就应当照郭芝成下手，到如今这不问可知是中了他的诡计了，必定用绳子将我绊倒的，姑娘心里未免着急，心想莫非说父亲的这个仇，就不许孩儿我给他老人家报吗？不然的话，为什么你老人家在

天之灵，不助孩儿我报仇成功呢？正想及此时，裴龙一声喊道："快给我捆上。"当时喽兵等过来就把姑娘给捆上了，当时凤如心里这份难过呀，可就别提了，倒不是被拿之后怕死，因为自己是女子，要是死于当场，倒也算不了什么，最怕的是被人家活擒，倘若被他等一糟塌，就是死了也不香。果不其然还是真被拿了，可惜练这些个年头的功夫，这算是头一次出头，就落个这样的田地，真正是太已不幸了，现在姑娘的思想没有别的，就是打算快死，可就是不得手寻死。再者说方才姑娘又看见了小子的那种行为，今天的这个难关绝以逃不出去，正然想着，裴龙走过来亲自将姑娘挟起来，宝剑仍然给她插于背后，这才笑嘻嘻的来到了大厅里面，遂叫了一声"二奶奶看着，我到前头去喝点酒去，回头给他来个乐儿。"小子说完之后，可就走了出来，二奶奶果然就把凤如拉了过来，这且不提，且说郭芝成看见了凤如被获，不由得心里就是一阵难过。哥哥郭芝轩的死，确是死在自己的身上了，到现在因为躲难，就把自己弄成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儿了，如果我要是不害我的哥哥，怎么也不至于到了这种地步。从这里看起来，果然是害人如害己，到现在我的侄女要是不为的是给父亲报仇，怎么也落不了他们的手里，如果他要是再死了，当然这也算是我给害死的了。那知道郭芝成这个打算和裴龙所要作的全都相反，小子郭芝成这个时候心里就别提多么难过了，心说真要是自己的侄女再遭了他们的摧残，这个罪恶可就都在我的身上了，莫若我前去要求一回，看看他行不行，如果要是放了那就算再好也没有了，真要是这孩子再遭不幸，我怎能对得起这个郭字呢？小子想到这里，将然要到里间屋去找裴龙，正赶上小子出来，打算喝点酒助助兴，

郭芝成见了他就跪下了，并叫声大哥："现在我有一件事情相求，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就是请你老人家把将才拿住的那个女子放了，因为他乃是我的侄女。"裴龙当时闻听有气，说道："你这个人是怎么说话法呀，你也不知道来的这个丫头，是怎么样的厉害啦，几乎我没被他战败了。真要是被他战败了，你们倒先不说，我是不是得头一个死，虽然说是你们的仇人，实际也跟我的仇人一样，可是我死了之后，你们也绝以活不了。我既是把他拿住了，你就应当前来道谢才是，为什么反叫我把他放了呢？今天我也不管他是谁，一定叫好在我这里作压寨夫人，如果他不答应的话，我就将他奸完了之后一杀，怎么到如今你又叫我把他放了呢，你可知道放虎容易擒虎难，如果放他走了也不要紧，你准能知道她善罢干休吗，如果她要是二次前来，有一个留神不到的地方，就要遭他的毒手。到了那时连你也不一定活的了，大约你也就不想来说情了。再者说这个事你也管不着，我是本山的寨主，你们投奔我这里来，不是为的是叫我保护你吗？现在刺客到了，未能要了你们的命，就算我把心尽到了。你就应该谢谢我呀，现在我跟人家说想要纳此女为寨夫人，怎么你又认起亲来了？难道说你还要前来违反我的山令不成吗，你可知道我那里写着可有山规，就照你说的这几句话，理当先把你结果性命。在我们二人动手之时，为什么你不认亲呢，在那时你要是喝喊一声侄女不可动手，叔叔我在这里了，那也算你对了。彼时你吓的一声也不敢言语了，这是我把他拿住了，比如说他要是把我杀死呢，你又应该怎样呢？看起来你不是到我这里来避难，分明有意前来谋害我。"郭芝成当时说道："不对，大哥你这是多想，我实在是我的良心发现，皆因我的族兄死在

我的身上了，如果这孩子再死了，不等于死在我的身上吗？果他要是再遭了不幸之事，不也就是从打我的身上所起吗，如果说是大哥因为没有压寨夫人的话，小弟情原将你的二弟妹相送，你看以为如何？”裴龙闻听一阵冷笑道：“你只顾他们死了是因为你，难道说你也不想想别人死了是因为谁呢，谈到你的妻子，早就为我所有了，难道说你还想要不成吗？”郭芝成一听准知道这个话是白说，这才说道大哥既然你老人家不肯放他，现在我只要求你把他杀了吧，难道说有我们两个人伺候你还不成吗？”裴龙当时笑道：“按说有你们二人可也成了，不过还不趁我的愿，心里还觉着不痛快。”当时郭芝成哀哀恳求，裴龙像没有听见一样也不答应，后来把个裴龙可给惹火了，才喝令把郭芝成杀了。准知道自己如果把他杀死，一妻一妾可就全都归他自己了，不然早晚也得有这么一回。他在这里避难，绝不能长久，早晚必然要走，到了那个时候，我要说不叫他走，不过一种客气话，就是他们再多住些日子，难道说我还总不叫人家走吗，真要是叫他们永远不走的话，非得杀了他不可，早杀晚杀反正是这么一回事，杀了就杀了吧。这才喝令推出去，智爷在外边把话听完了之后，心说郭芝成这个大难，总算是受出来了，不然的话他绝不能后悔，既然有此后悔之心，这个人就可以留在世上，现在姑娘既然被困，这个事可不能延误，不如我先到前面把姑娘救出来再说吧。当时郭芝成这个时候准知道林相南不能加害于他，心里也就放心了，跟随一同来到前面大厅，到了院中一看，老剑客林爷手擎双剑，正然跟裴龙动手，金刀太保那是林爷的敌手，可就被老头子用双剑圈住，不用说是战，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啦。小子当时一着急，恨不能一刀把老头子劈死，又谁知老人家

的身形一转，便躲闪开了裴龙的刀，可那把宝剑放在他的脖子上面，耳轮中就听哧的一声，把小子的人头削落在尘埃，腔子往一边一倒，这一辈子这才算是结局。这时候全山的喽兵一看寨主死了，便知道这个地方守不住了，山上跟着就乱了。“老头儿们哪快走吧，这个窑儿是叉不住了，瓢巴已经摘了瓢儿了”。众人说着黑话，各自逃命。

就在这么个功夫，大厅那儿可就起了火了。当时智爷一看，心说郭凤如尚且在屋中摆着呢，这个火一着，还了得吗，老人家打算够奔里面去救人。正于此时，迎面来了一尼姑，口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尔等大胆，竟敢前来搅闹我的山寨。”说着遂把宝剑一擎，口中说道：“别走接剑。”智爷一看剑到了，只得凭手中的双橛接架相还，正在动手的当儿，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尼僧，手擎宝剑捆住林爷动手。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二位尼僧是那里来的，听他们说话也好像是本山寨主，但是喽兵等全都逃走了，似乎又不是。要说这二位的功夫可太高了，林爷也就和他们将然战了个平手，功夫要是一长，还不定怎么样。智爷也不过就是招招架架，这个时候郭芝成和他的妻妾，已经全都逃走了。当时在一边闲着的人可就是一个林相南，于是老人家吩咐他道：“你不用在这儿管我们，你赶紧走救凤如姑娘要紧。”林相南这才来到的后间套间，这个时候屋里已然就见了火啦。当时相南一看姑娘仰面朝天的在那里躺着，于是相南用宝剑将他的绑绳割断，怎奈这个火已经就着到下面来了。当时相南也顾不了那许多了，一伸手可就把姑娘抱了起来，于是冒着烟火就逃出来了，将然来到了院中，大厅的房屋花啦一声，全都烧塌了，于是相南把姑娘放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便来到智爷的面前。再一细看动手的

二个尼姑，任什么也没有说，便各自撤军刃退走了。于是相南就把搭救姑娘的情形跟二位老人家说了一遍，智爷便赶紧叫相南把姑娘弄到这里来，相南答应了一声去了，功夫不大可就回来了，并回说道姑娘已不知到那里去了。当时二位老人家一听，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把一个救出来，到如今怎么会又把姑娘给丢了呢。当时智爷可就埋怨相南做事不对，既然是把姑娘救了出来，到了外面你就应当把她捆绳给解开为对，这一来不要紧，可应该到那里去找呢。林爷看了看全山的火势全都起来了，救火当然是没有人救，只可把个玉顶山烧个片瓦无存，这才说道："智老侠客你也别埋怨他了，皆因他年轻，作事分不出轻重来，我想姑娘一定是被别人盗走，不是两个尼姑，就是本山的喽兵，不管他是谁盗走的吧，山上已经不能容留了，就是被人盗走的话，也得下山呀，叫我看来事不宜迟，你我随后追赶倒是正理。"智爷无法，只得依着林爷这个主意，这一追赶可不要紧，可就要了郭芝成的命了，当时郭芝成说道："当此深更半夜之时，我带着两个女子下山，已经就太不容易了，如果老少英雄全都走了，我们要是遇见了歹人，我们三个人一个也活不了。"智爷一想这个话很对，眼见火焚完了玉顶山，已经走了的喽兵等，全都隐伏在附近呢，如果看见了他，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才叫声相南，我们老哥儿两前行一步，你同着郭芝成走吧，相南点头答应，于是就和郭芝成一同走，不表他们这一起。

且说二位老人家，顺着山道施展陆地飞行的功夫，不一会的光景，已然来到了山下。将然到了大道边，就听见旁边有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二位老人家辛苦了，"两个老人家

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在小山上动手的两个尼僧，在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女人，正是凤如姑娘。二位老头儿不由得一怔，就听姑娘说道："二位老人家大约你老不认识他们吧，这二位是我的恩师，这一位是林孚老剑客，这位是太平侠智亮。"二位尼姑各自把名姓报完，然后说道："二位老英雄千万不要见怪，适才山上动手，就为的撮合一段姻缘。"要说太平侠智爷的脑筋很快，心里可就明白的，他们和我们动手的原因，就为的是把我们粘住，故意叫相南到屋中看见姑娘赤裸的身体，但是可不知道二位尼僧怎么会来的这么恰当，这个地方就看出来教徒弟不易了，弟子称师傅这句恩师，是一点也不冤。自郭家闹事之后，郭宅打发人到金龙寺把田氏和姑娘娘儿两接回家中，自姑娘走后，普济和普化一计议，既然郭家庄出了这样烦事，孩儿回到家中，短不了要为父报仇，如果妄杀了别人，可就给他自己招出了祸来了。这个孽可就是你我弟兄造出来的，咱们既然教了徒弟，可不能袖手不管。普化说道："师哥所说之话很有道理，我想咱们到他们的家中看看去吧。"普济连连摆手道："你说的这种举动，那是俗家人所作，咱们弟兄既然和他有师徒的关系，可不能那么办，如果说不管，那只可就不问了，就是管的话，也不能叫人家知道，咱们可以暗含着去办，也用不着人家知情。再说这个事咱们出头，也并不是为郭家的事，所为的是咱们弟子，皆因他练艺十多年，头一次出去，当然他不知轻重，如果他的胆子太小了，咱们可以用言语激励激励他，假如说胆子太大了，可以暗含着警戒于他，叫他知道是撞了钉子，以后自然就知道多加小心了。"当时普化闻听点头称是，这才分咐着小尼僧，叫他好好看守庙宇。于是二位老尼僧略为收拾，遂一同就起

身了。

简断捷说，二位老人家便暗地里跟随凤如，所有他的一举一动，二位老人家，全都看个分明。到了最后这一次，郭芝轩丧事已毕，姑娘单人独自的这一走，二位老人家可不满意，因为人家智爷和林爷，这都是成名的剑侠，对于江湖之上的阅历可太好了，凤如不能不应当不跟人家商量一句。再说又是个姑娘，单人独自的出去，外面的道路未必全通达，倘若有个差错，生死倒是小事，名誉可实在要紧。如果要是出点意外，不用说他的本人，就连我们也不好看。因此二位老人家不敢远离，就为是以防不测。一直等到姑娘只身够奔玉顶山，这二位老尼僧的这个气呀，能就大了，这才叫初生之犊不怕虎，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只要得着机会，必须惩戒她一回才好，不过这个孩子的胆子也太大了，凡到山寨上去，当然就得知道人家山寨中的底细，不论有多大能为的人，也不可冒然前往。因为不知道人家山寨有什么安置，大凡山寨全都不一样，有的凭着人力的，又有凭消器埋伏的，也有凭着山势险峻的，如果你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愣撞上去，那个危险可就大了。如果是男子，最大也就是一死，栽跟头而已，你是个女子，那可就更得慎重了，因为里面关乎名节，岂可这样轻心的大意。二位老人家当时把主意拿好了，留神看了看孩儿跟金刀太保动手之时，裴龙竟已落败逃走，按说不追他也就完了，当时姑娘非得追赶不可，比如说人家要用最俗的法子，就是用绊腿绳儿，就可以把他拿住，于是老人家普济便忙藏在角门子旁边，容着姑娘追赶出来当儿，一伸手可就把她绊倒了。这种举动非得够身分不可，比如说小子裴龙看见凤如栽倒，有意前来加害于他，老人家当然就不费力气的

把他打倒，在老人家心里想着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辈，没有一个不贪恋女色的。小子裴龙的动作，果然不出老人家所料，当时把凤如捆起来，后来郭芝成良心发现，情愿赠妾求放凤如，裴龙不听，反倒一怒要杀郭芝成。后来林爷监视裴龙，智爷和相南救郭芝成，二位老人家，可就全都看个分明，故此并没有管郭芝成，暗含着看了看凤如被人家仰面捆着，那个样子可就太难看了，心说看你下次还这样的大胆粗心不？正然观看的光景，裴龙要够奔套间，就听外面有人凶声喊道："小辈休要如此，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裴龙一听又有人来了，于是拿起军刃，跟着就纵了出来，并不问姓名的，举刀照定林爷便剁。林爷把手中宝剑一摆，真是光华万道。当时把二位老尼僧吓了一跳，心说不知道这是那一位，怎么这个功夫这么高，看这个意思，除非是成名的剑客，绝没有这样好的武术。这么个功夫，智爷和相南可就全都到了，别看二位老尼僧不认识林爷，他可知道相南是他的儿子，准知道这个孩子含糊不了，心说凤如也这么大了，如果说给他配个人吧，也没有合格的，再说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样不是长久的事，只要是配了人，可就脱出了不少的危险，再说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可就放心了。于是老人家这才纵身形到了大厅后面，点着了一把火，点完了之后，林爷已经把裴龙杀死。当时老人家恐怕这两个老头子到里面搭救凤如，因为凤如在屋里躺着的那个形状，被二位老人家看见可有点儿不雅，所以这才摆手中的军刃，拦住了林爷，智爷将然一到，普化又拦住了。这个时候火势已经起来了，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不到里面去救人，谁知果然又被老人家算着了。听智爷吩咐相南到里搭救凤如，相南冒烟突火，把个姑娘抱将出来，够

奔黑暗地点放下就走，二位老尼僧便看出这个孩子将来绝不难成名。于是二位老人家撤军刃一走，可就把凤如挟着走了，把绑绳解开，又给他换上衣服，当时凤如睁眼一看，原来是二位恩师到了，将然要跪倒磕头，二位老尼僧一摆手，遂带着孩儿就走。一直到了山下，二位老人家把姑娘责斥了一顿，当时凤如后悔的了不得。正然说话之时，林爷和智爷到了，姑娘这才从中引见，林爷不由得佩服人家二位老尼僧高明，遂说道："听二位高僧所说这个话，是有意将令高足配于犬子，此事实在是使我欣喜，但是这位智爷也不是外人，乃是孩儿的义父，不过您得把这件事情须跟郭家庄的田氏太太说一声才好。"二位尼僧点头答应，这才一同回归郭家庄。姑娘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无话可说了，本来在灯光之下光身露体，不但是被人家林相南看见了，而且还是人家给抱出来的，真要是不嫁人家，这就算是一次失节，到了这个时候，林爷也不能说出不要来。所以这个话可太容易说了，直等到了郭家庄。二位老尼僧见了田氏，把所经过之事跟田氏一说，当时田氏闻听之下可喜欢的了不得，心说每逢一给姑娘提人家，他就坚持不允，你说这种事将来怎么办呢，想不到如今得了这么个好机会，这真是除掉了我心中一块大病。再说林相南这个孩子长的也很好，如果要是不发生这些当事故，恐怕还寻不到人家这个主呢。大家正然说话之时，林相南以及郭芝成，还有他的一妻一妾全都来了，当时先不提郭芝成这段事。林爷先吩咐孩儿给岳母叩头，林相南一听立时就是一怔，遂说道："这是岂有此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娶郭氏之女，皆因在火场之中我将他救出来的，如果我要是娶人为妻，那不成了有意以此要挟吗。"智爷一听可就火儿了，遂骂了一声胡说："小

小的年纪任什么不懂，不听尊长的吩咐，还要强辞夺理，你只顾发出了这个话来，难道说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吗？为剑客之子，难道说男女授受不亲你就不明白吗？你在火场中救人当然是好意，皆因那不是你自己的意思，那是我打发你去的，可见得这不是你的主意，再者说姑娘在火场中的情形，你已看个分明，而且你还把他抱了出来，你想谁家的大姑娘叫男子抱呀。如果说你不娶人家为妇，便是你坏了人家的名节，还叫人家怎么嫁给别人呢，不过众人全都明白你不是出于成心便了，如果打这儿说你不娶人家，那可是你作事不合道理了。不然的话看见人家姑娘的那种情形，你就不应当抱他，不但不能抱，就连屋子也不能进去，只可出来，任他死于火场之中就是了。既然你有怜惜性命之德，到现在你就不应当说这种话，你所说的这个话，如果传到姑娘耳中，当然他是无面生存人世，合着你这一救还不如不救呢？如果你要是不救他，任他死去，那倒是人家未曾失节，这样一来仍然是免不了一死，虽死尚且含羞，你可以细思细想，然后有什么话再说。”老人家这一片言语，把个孩儿说得闭口无言，林爷这才说道：“还不赶紧给你岳母行礼，等待何时。”孩儿无法，只得过来给田氏叩头，当时把个田氏喜欢的了不得，林爷遂又叫他给二位高僧叩头，于时二位尼僧说道：“这段事不是解决了吗，我希望跟着就办，好在居住相隔不远，我等弟兄可要告辞了，林智二位老英雄，如路过金龙寺时可以到里面住些日子。”当时林智二位老人家也说了几句客气话，谢过了宾保之德，然后二位尼僧就告辞了，凤如把二位老家送出庄去，才叩头作别。

这件事完了之后，郭芝成这才叫道二位老英雄：“这不是

当着你老的面，我的错处我也全承认了，到现在我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我跪在我嫂子的面前请罪，他老人家不让我活，我马上就死，如果他让我活着，叫我受什么罪，我就顶什么罪。”智爷一点头说道好好，当时小子郭芝成，果然跪在田氏面前，这个时候的田氏既然知道郭芝成后悔了，常言说的好杀人不可头点地，别说他还因为护屁凤如险些被杀，幸亏是机会巧了，不然的话，早已死去多时了。到现在也不能提及前非了，于是田氏说道：“二叔请起，闹事以后的这些个事，我已经都知道了，要紧的就是你自己得知道改过前非，到现在就算是一天灵雾俱散，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可以不提了，以后咱们再说新鲜的。”郭芝成听到这里，便磕了一个头，谢谢嫂子的恩典，遂说道：“嫂嫂现在我还有一事相求，就是我要回家居住，不知嫂子肯其容纳否？”田氏听到这里，可就乐了，遂说道：“兄弟，到了这个时候，嫂子已然是老迈不堪了，就是你回到家来，也没有可嘱托的了。”郭芝成听了这个话，由心里可就带出不安来，虽然未曾说出来，可是已竟表示出来万分惭愧，接着田氏又说道：“这个事由二叔你自己看着办，这个家也并非是我自己的，你要不在家里，那可有什么法子呢，谈到我这一层，只是要求你悔改前非，别的一概不必问我。”小子这才站起身形，当时把他的妻妾安置安置，回到李家庄，把家全都搬过来，并请林爷回家预备。郭芝成愿彩聘侄女，太平侠当时要辞行，田氏不叫走，非等到把喜事办完了再走。林宅那边也是这个话，你的儿子成家，为什么你先走呢，如果说是你要在外面的话，还得想法子把你找回来呢，何况是在这里呢，无论如何也得过完了双礼才成呢。智爷无法，只得就住在了郭家店，到金龙寺去过两趟，也时常到林

爷那儿来住，倒是很有意思。

转瞬之间，喜期到了，郭宅道边所有一切的事，全都是郭芝成办理，可是并不和嫂子要一文钱，完全把自己的私产拿出来，要富富余余的聘这位侄女，到了过嫁妆的这一天，所陪的东西可实在是数不胜数，差不活过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没看过有这么富余的陪嫁。到了正日子，鼓乐喧天的，可就把这位凤如小姐娶了过去，论人品乃是天生的一对玉人，论门户一位是剑客之子，一位是剑客之徒，可称得起是门当户对。老头子智爷受完了双礼之后，便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又到郭家庄看看，听田氏说，这位郭二爷的行事很好，对于田氏身上，真比自己的儿女还孝顺呢，郭芝成所经过之事，凡是跟他坐在一起的人，他就一句不瞒那全都说出来，就为的是劝人学好作好事，因为这个年头儿现世现报，最快无比，我要不是藏有歹心，也不至于成了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儿，这个报应还不算完，到了玉顶山又差一点没被杀，看起来作恶事的报应，可实在是太厉害了，每逢郭二爷，跟 人家一说这件事，还是真把那些为恶之徒给提醒了的不少。

第一百五十四回

张敬山聚赌悦来店　苗广后揭发胡知县

智爷一听这件事居然落到如此的圆满，心中一高兴便告辞走了，打算到河南地界红梅岭，找着龙亭村的周琪周映光，双锐扫日月风里飞虎啸九天，把这件事去跟大爷念叨念叨。谁知行走在中途恰遇见病太岁张方。当时张方问老人家由打那里来，太平侠这才备叙前情，张方听罢点了点头，老人家又问了问张方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张方说道："我不是被人家赶了吗，到现在也没有地方可去，我想在来龙山立点功劳，然后再到四川成都府取量天尺去。"太平侠说道："你要打算打听来龙山的事，得到红梅岭内找这位老大爷，他老人家一定知道。"张方一听可喜欢的了不得，"既然如此，我就跟你老人家去一趟，不知可以不可以？"智爷一听小子说话如此客气，遂说道："那有何不可呢。"说罢二位一同前行。

行走中途，迎面遇见了一个人正是名剑客欧阳修，当时张方上去行礼，智爷也见礼已毕，张方这才问老人家到哪里去，老剑客一伸手，由腰间取出一个布包来，交给了张方看，并说道："我这一次下山，就为的是收此宝，怎奈看你刻苦练艺，尚且还有福管理此宝，故尔二次给你，你要好好的保存，不可随便乱用，以免捐寿。"张方也知道老师给的这是镇观之宝，当时磕头谢过。张方并没敢深究老人家怎样把迈门弩得回，这件事要是搁在人家剑客的身上，可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张方洞中学艺之时，老人家就够奔了尉林的家中，各处探听，

要找这个镇观宝，须得其法，不然的话，还是真没有地方找去。老人家便在这位尉林的门口，等候着他，果然不出老人家所料，尉林自从丢失了张方之后，自己的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暗想我的宅院，如此严密，怎么就会有人随便出入，这还不说，尚且能够将人救走，这个人得有多大的功夫呢，既然如此所得他的迈门弩，我必得要好好的保存，不然就许被他们盗去，想着便把迈门弩取出来，重新看了好半天，然后收放在一个书箱之中。小子心说，任凭什么人到我的家中偷盗军刃，怎么也想不到把这种玩艺收放在书箱之中，当时小子越想越得意，那知道却被老人家看了个明明白白。容着小子回归外面卧室，老人家遂由后窗进入屋中，并不费力的便把镇观宝得到了手中。彼时可没给张方，因为不知道小子二次练艺成绩如何，如果要是能够刻苦用功，再给他也不为迟，后来见张方还是把达摩老祖易筋经练下来了，果然成绩可观，于是二位老师打发小子够奔四川成都府前去取一对量天尺，这个地方也就是看看小子的胆气如何。当时和尚可没动，欧阳老人家可暗含着跟随于后，到底要看看张方怎么去取军刃？果见小子先不去取军刃，转身仍然打算够奔来龙山，老人家看着倒是有些个英雄气概。又看见小子遇见太平侠，打算一同够奔红梅岭去，只要是到了红梅岭，必须还要二次前去来龙山，皆因小子手中并未有寸铁，到了紧关节要之时，可未免差点。常言说的好，人老爱子，出家人老了爱徒弟，有心不把迈门弩给张方，恐怕孩子遭了意外之苦，老人家这才出头把迈门弩给了张方。老人家把话吩咐完了之后，遂跟太平侠作别，小子张方三次行礼，才送走了老师欧阳修。小子张方这个痛快呀可就别提了，行路之间跟太平侠说道："老爷儿

们，这可不是跟 你老说句大话，我这二次练艺之后，内外两家的功夫，不敢说通达，要说是平平常常的主儿，打算赢我可有点儿不容易。”太平侠一听，心说这小子也不是真有能耐没有，你看他这个吹说劲儿还真不小，这才说道：“既然你有了这样绝艺，你可以想法了露一下子我看看。”张方摇了摇头道：“这个功夫要是单练出来，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早晚可以遇上机会，若是彼此动手，才能显示出来功夫好坏呢。”当时智爷点了点头，心里明白，准知道这小子是说大话，当时只笑了笑就完了。遂接着说道：“一时之间当然是找不着机会，咱们放着这个碴儿吧，将来有机会再说吧。”正然说到这里，听见那边有人说话：“小子你也用不着我费事，准保三个照面我就能够将你打倒。”就听又有一个说道：“小子说大话当不了动手，告诉你吧，你不是三个照面可以将我打倒吗，我一个照面就能把你打倒了。来来来不用多说，有能耐咱们走上看。”当时二位听的明明白白，分明这是两个人动手，不过树林深密，一时还没看见这两个人在那里呢，于是智爷叫道：“张方这不是机会到了吗，如果你要打算施展施展你的能为，可以过去打个抱不平去。”当时张方哈哈大笑道：“老爷儿们，这个话还用你老人家说吗，别说是现在我的能耐长了，就是没有能为的时候，遇有不平之事，我也要管管，何况现在二次练艺，能为又长了呢。到现在我更要管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能为，如果要是成名的剑侠，我跟他动动手，还可以显显我的能为。”当时智爷越听小子说话越大了，不由得暗中含笑，顺着声音来到了打架人的跟前，原来不是别人，正是苗广后，跟广后动手的那个人跟张方长的一般不二，张方一看可乐了，心说这小子是跟我来配对儿来了，这才叫声广

后住手。智爷一看，遂也高声说道："那不是望天吗！"那人也住招观看，当时张方问："智爷这是何人？"彼此一引见，才知道这个望天，就是周琪的少爷。张方这才问广后到哪里去，因何在此和望天动手？广后也不隐瞒的，就把自己出来的原因说了一遍。原来张方自被赶走了之后，许多人谈起闲话来，仍然提张方被捆要杀之时，许多老少英雄也没讲情，就是苗广后把他救了，又谁知他走出了之后，却惹了这么大的祸，这个话也不能瞒怨他，因为广后年轻，想不过来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当日他不出头讲情，童海川也不能把张方杀了，广后以为这是众人瞒怨他呢。广后一想，不是我讲情把他放了吗，我还把他找回来就是了。这也只不过就是这么一说，谁知道张方他到那里去了，如今他可没有地方去找，不过就是东扎一头西撞一头。广后心里也有个打算，心说这小子既然敢到来龙山搅乱，当然他是没走，一定在附近隐藏着呢，倒不如我围着来龙山转，早晚一定可以把他找的着。广后把这个主意拿妥了，果然可就照办了，凡是山前山后，大小村镇以及庵观寺院全都找到了，可就是一样儿没有。苗广后不由得心里着急，有心回去，已经出来这么些个日子，你说不回去，这个张方就算没处找去，真比海底捞针还难呢。后来孩儿想了一个主意，白昼之间找人，也不过就是东看看西看看，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地方，白日可以不必找，只须单等在夜晚之间，可以各处探，叫我说也比白天好探听，甚至于还许比白天还清楚呢，因为在白昼之间人是活的，明明他在这个地方，找到了那里他就许出去告便，等他回来，我又走了，如果在夜晚之间，可就没有这个弊病了，够时候人就都安歇睡觉了，绝不能深更半夜的他一个人满街上乱跑，他要是准在

那里，我到了那里，不是一定可以把他找着了吗，这不过就是小孩儿的思想，只想一面绝以周到不了，你想的倒是不错，可就是夜间，人家全都睡了，屋里也不点灯，也不说话，就是一个人在这屋里睡觉，你也不知道，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这样你怎么会知道。广后一时之间可没想到这里，可就照着他这个办法办了。白日找了个小饭馆，喝两杯酒吃点什么，于是这么一歇着，直到夕阳西下之时才起来，跟着用过了晚饭，这才出去找人，凡是到了一个村镇上，都是这个办法。这一日来到了龙泉寺，这个庄村虽然不是镇了，但是可也不小，大约总够三千多户人家，心说我由打出来的那一日，还没有看见有这么大的村子呢，莫非说张方他在这里，也未可知，于是找了一家店房，字号是悦来老店，到了店门前，有伙计把广后让到了里面，在后院里找了一间东房单间，虽然不算讲究，也倒是干干净净，广后落了坐，伙计倒茶打脸水，伺候得非常周到，全都完了之后，这才问道："爷台您吃什么？"广后便随便要了点酒菜，吃喝完了之后，自己就歇着去了。等到夜晚之间，出去各处找人，大约这个天，光景也就掌灯之时，就听前院里面人声喧哗，孩儿猛然间一听，还以为是打架的呢，再一听不对，似乎这些个人是游戏嬉玩呢，但不知他们所玩的是什么，广后正在听着，这么个功夫伙计进来了，把手里拿着的两枝腊烛点着了之后，然后又给他倒了茶，广后这才问店小二道："伙计，前边院内这许多人，都是干什么的？"伙计闻听一笑，遂说道："怎么您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出来，前边热闹极了，牌九宝盒子等样样俱全，往返豫陕大道的主儿，差不多积存两钱，都上这里来两场，您要是高兴的话，我陪您去看看去吧。"广后一听，原来是赌钱的，

自己是一样也不会，这才摆手说道："不成，这个玩艺儿我不懂的。"店小二说道："得了爷台说别的或者有不会的，要说赌钱这个玩艺，没有一个不会的，就让是真不会，也用不了三眼的功夫就明白了，别说爷台您这么聪明，拿着小子我还会呢，怎么样？您跟我到前面看看去吧。"广后说道："你先给我预备酒饭吧，吃完了我还有事呢，闲着的时候，咱们再去看去。"

伙计答应了一声出去，跟着又回来了，见他说道："二位爷台您到这屋里好不好，这个屋里亦很清静整洁。"广后一听，这是让进客人来了，遂站在门口看了看，店小二打着灯笼，借着灯光看的非常明白，一共就是两位年轻的客人，全都是面白如玉，身材苗条，身上穿的衣服，也极其华美，一看就知是两个有钱的子弟，但不知年轻轻的这么两个人，来到这儿作什么。正然看着，伙计便乐嘻嘻的走出来。对广后说道："你看添上街坊这够多么热闹哇。"说着走到了近前，直往屋里走，广后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就听店小二叫了一声爷台，："你看见这二位少爷了没有，好大的财主了，每年要在这里过几回，到南省贩卖绸缎，一带就是上千成万的货物，你要是喜欢耍钱，这可是发财的机会，那一次这二位来了也得留下三千两千的，所以我现在给您送个喜信儿。"广后说道："伙计，你这个说的我不明白，你别看我不会耍钱，但是我知道耍钱耍的是输赢，有钱没有钱谈不到，谁输了往外拿，人家有钱，不是赢了才能给了吗，如果说要是叫人家赢了呢。"当时伙计不等少爷把话说完了，遂连连摆手道："爷台你可不知道，这二位虽然爱耍钱，但是耍钱的经验一点儿也没有，除非他不耍钱，只要是他一耍钱，那是一定输不可。不然我们

这个泉龙村的人，只要是听见这二位一到，比收了秋庄还喜欢呢。”当时广后点了点头说道：“那么这两个人是给人家作事呢，还是自己作买卖呢，如果他要是作买卖的话，总得有一本账呀，路途中的盘川当然得花了，如果说在路上输几千几万，他这个财怎么算呢。”伙计一摆手道，爷台这不怪你不知道，实在是怨我未把话说明。在头年这二位是跟随他们老人家，他们的老人家，姓杨名飞龙，排行第七，人们都称呼他杨七爷，说来人家可趁几百万家当，这二位少爷是杨七爷跟前的，他们是亲弟兄二人，杨七爷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当家，那个时候就不说了。由打老头子一死，这二位少爷别的不好，就是欢喜耍钱，不但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在北京城家里，也是天天的常到赌局里去。”广后这才明白，“原来是两财主秧子”，伙计说道：“可不是吗，要不大家都管他们二位叫放财的啦吗，你想你来的这是个好机会不是?”广后一听，心说合着这小子是个财迷呀，当时笑了笑，伙计这才出去给广后预备晚饭，广后吃完饭之时，广后假说：“给我倒一壶茶来，就得了，今天我觉得特别的疲倦，我要早一点儿休息。”伙计只可答应照办。少爷闭目养神，耗到天交二更，自己收拾好了，于是够奔外面来，将然要出店房，猛然间想起前院的耍钱来，心说吾何不看看去呢，想到这里，来到前院，这店房里，除了耍钱的人之外，差不多全都睡了。广后隔窗往里一看，喝：里面的人位很多，就见那二位杨少爷在里面端然正坐，果然那个赌局真不小，四张方桌接连在一处，四周围都是押的，那一场也有二三百两银子。广后看了看，并未进去，于是才出离了店房，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各处探听了一回，那里有张方影子。一直到了四更天，这才回来，先

到前院看了看，那一间要钱的仍然是那么许多人，看了一会儿才回到屋中休息，要说这么大的村子，一时半时可探听不完，无论如何也得住些个日子，以后每天要出去探听，探来探去，差不多全都看见了，孩儿到各处看看的原因，就是倘若要是碰见张方呢。

这一天在太阳西下的时候，广后一个人在龙泉村的周围漫步，将然走到一个小树林里面，听见里面有人哭，另外还有一个在旁边劝道："哥你心里难过了，我就知道你一出来心里不痛快，故此我紧紧的追赶出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寻短见呀，不是张敬山也答应借给咱们钱吗。"哭的这个人抽抽搭搭说话听不清楚，广后慢慢的走过来偷着看了看，这两个人非是别位，正是那二位杨少爷。广后不由得心里纳闷，听店小二说这二位，乃是富家之子，既然那样的富足，就是把所带的金钱全都输了，也不至于寻死呀。这个地方广后他那里知道，这两个人，一个叫杨宗一个叫杨绪，可算是败家子。由打他的父亲死后，二人昼夜不停的长在了赌局，不到几个月的光景，把家中所积蓄的浮财，完全输净。小子们因为手里没有钱，暗含着各处借贷，后来全都借到了，始终也不还人家，当然再借就费事了，二人一商量，这才通知他的母亲，打算变产。杨老太太对于他们以前的行为是一点也不知道，如今一听说要变产，不由得吓了一跳，这才说道："杨宗杨绪，你的父亲临死之时，家中余产很多，慢说是数月的光景，就是数年的光景，也用不完哪，何况每年还要到南省做两趟买卖呢，那一回也得赚个一千两二千两的，到现在因为会么要变产呢？"当时两个小子可就实话实说了，就提受了坏人的勾引，因为赌钱输了。老太太听了这话，心中不由得一惊，心

说不好，看起来指着银钱不能兴旺后世，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么几日，就把余财输尽，这样看起来，就说是家大业大，要照他们这样，几年的功夫家中的门风就要更改了。老太太想到这里，可就想起当年的事情来了，杨七本来就是给人家南省一位老客当伙计的，在酒饭之中给人家下了毒药，把人家害死在店房里，因此由打这里发起财来，可见得这个财发的不正当，他才不出好子弟，莫非说这就是报应循环吗，是不是报应先别说，只可先说眼前的就是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你们可要明白，变产可不是不成，如果不变产，南省这个货也不用发了，这个话是这么说，产业变了钱之后，你二人赶紧到南省去发货，不许你们再要钱。"当时二人一听老太太准许他们变产，这个喜欢呀可就别提了，当时要求老人家把地契拿出来，于是老太太取出八里庄十三顷的地契来，对他的两个儿子说道："这要是变了钱不就足够了吗。"两个小子一听，遂叫了一声娘呀，八里庄这个地方，已经指着借了一千多两银子了。老太太一听，既然如此，再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心里那份难过就别提了，只可又拿出高屯八顷，二人又说指着借五百两了，当时老太太一赌气，把地契全都拿出来，一共是三十多顷，已竟借银一万三千两，老太太一想这个产业就算完了，就是再卖出去，也不过再找回一笔钱来，除此之外，就是有十几处房屋，也指着使了银子不少了。老太太暗含着点头，任什么也没说，遂把所有的房契地契，完全交给两个儿子，并对他们说道："这不是你死爹留下这个东西吗？全都在这里了，你们二人看着办去吧，我这么大的年纪，也操劳不了啦，再说到了我这个年岁，也是有今天没有明天，还不知道死在哪时呢。你们二人可要明白，妻子也给你们娶

了，要是现了眼，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所有房地契，你们全都拿去吧，至于怎样变卖，不必和我商量。”当时两个小子非常欢喜，遂叫了一声娘呀，：“你老不用嘱咐我们，我们绝不能把这些产业全都变卖了。”说完了拿着就走，这个话可叫两个儿媳妇听见了，一齐找到了老太太的跟前，一见可就哭起来了，遂叫了一声娘啊：“你老这一来不要紧，您这分明是不给我们留饭了，您说您的岁数大了，别的全都不管了难道说叫我们将来跟他们受罪吗？”当时老太太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着急，反倒乐了，叫了一声二位儿媳：“这可不是怨我不管，皆因房地契虽然在我的手里，可是他们已经指着这个借了人家一万多两了，你们想想我要是不给他，不也是白费吗。”当时老太太反倒把两个儿媳妇劝了半天，当时姐俩心说，咱们婆母大概受了疯病了，要不为什么不但不生气反倒乐了呢，你说这是怎样的了。这个话还是真说对了，老太太由打把房地契全交给两个儿子之后，每天起来都是欢天喜地的，并且还到各处去游逛，可别看这么喜欢，饭是一天比一天吃的少，人是一天比一天瘦，也就是数个月的功夫，老太太可就病了，不到三五天的光景，老人家可就闭目而亡。这时候两个儿子的手里正富余呢，把所有的房地，托了十几位跑合的，全都卖了。他两个人每天就长在赌局里，自从他们的母亲刚一得病，就打发人给他们二人送信，以先不肯回来，老家人有气，叫了一声二位少爷，“别说要钱还不是正经事，就是领凭上任，要是赶上父母病危，都不能去，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去呢，何况老太太还想二位少爷呢。”这个时候大少爷正推着高兴呢，老管家说话的这个功夫，一共起了二个闭十，心中不由得着急道：“你看你够多么可恶，老太太病了，叫我

回去干么，我要是会看病也可以，到家里看看是什么病，就是我们回去，不也是没有用吗？反正请医生看病就是了，非叫我们回去干什么呢。”当时老家人一生气，可就回去了，回到家中跟二位少奶奶把话一说，气的二位少奶奶直落眼泪，老太太虽然病了，那个心里可明白，面上一点不带出来，只是心里难受，也搭着岁数大了，因而心中一阵难过，绝气身亡。二位少爷拿出钱来给老太太发丧，哥俩个商量好了，一对一天的灵前守孝，匀出功夫来仍然到局上去耍钱，隔了不多的日子，草草了了的把丧事办完了。别的词没有，依然是接着耍钱，二位少奶奶，这才劝他们两个人，过日子要紧，不要因耍钱把买卖耽误了，你们可以走一次货，赚了钱再耍也不迟呀。两个小子一想，这个话倒也是对，手中的钱本来就没有多少了，产业也全都没有了，所余的也就是身底下这所房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所房子卖了，真要是卖了倒也不难，怎奈到那里住去呢。兄弟二人把金钱收拾收拾，倒是还够走一次货的，两个小子这才走货，可巧路途上这个悦来店里摆着这么大的赌局，小子倒是往返的走了几趟，这个本钱可亏的不少了，在南省贩的绸缎，已经就压着人家一套了。这一次到了北京城把货物卖出，换下钱来，本打算给人家送去，没想到中途在悦来店输了。杨宗一想这可没有办法了，南省的钱不付上，货就取不出来了，家里的产业已经就算完了，本想在这里赢一场，还可以富余富余，想不到却输了个干净，当时心中一窄，心中便生了上吊之心，此事可就被二少爷看出来了，于是便跟随他到了柳林之中，当时劝大哥别死，张敬山有心借给咱钱，杨宗说道，“那个小子还惹得，听说他借给人钱，不是想着人家的姑娘，就是想着人家的媳妇，再不然

就得合他订立特别的契约。你得把话听明白了，别看找这个便宜，该着立字还得立字，该着行息还是行息，头一样咱们跟他借了钱，没有指项还他，再者说，倘若是再输了，那不就更无法办了。”当时二少爷听了这个话，想了好半天，这才叫声大哥：“这个话可是这么说，你也别净往那个地方想，我们回去问问他，借钱都是怎么个章程，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杨宗想了想，既然如此，我们可别叫他看出穷来，就提发货的日子已经到了，如果回到北京去取钱，这个日子就算晚了，绸缎一个到晚了，我们的赚利就没有了，叫他借给我们钱，先到南省发货，我们只要有钱在手里，不就不怕了吗。二少爷一听，遂答道：“这不是现成的法子吗，如果他有什么特别的章程，哥哥你也不用管，我钉着他还不成吗。”当时兄弟二人计议好了，这才回归店房里去。广后把话听完了，不由得起了一种好奇心，这才跟随于后面，单听他们二人回去怎么办，由打这里，广后就把寻找张方之事暂时压起来了，先要探听探听这弟兄二人怎样结果。每逢他们二人的一举一动，广后全都调查的清清楚楚。诸位要知道一枝笔不能写两项事，以下所说的杨宗杨绪，苗广后全都看见了，但不能随时表他们。

且说弟兄二人回到了悦来店，打发人把掌柜的张敬海找来，就照所出的生意一说：“这一次我们把发货的钱全都输了，北京城家中钱有的是，怎奈这个日子太少了，回到了北京城，往返一耽误，这个货可就没利了，你们大爷张敬山不是手底下很富余吗，打算托你跟张大爷说说，可以摘个肩吗？”张敬海听了这话，不由得一笑，叫了一声二位少爷：“您可把话听明白了，这可不是我驳你，别看我们是亲弟兄二人，向来不共事。因此关于他的事，我是一点儿也不管，这个事你找我

就算白费事了，别看我办不到，我可有个法子，谁叫你们找我会子呢！就是在我们本村有个账迷侯三儿，凡是他出手放的帐，都是他从中跑腿，这个事你跟他商量足能够办的到。”杨宗说：“我们弟兄不认识他，怎么能找他呢？”张敬海说：“这小子也常在局上要钱，不过你们不注意就是了，只要你打发伙计一找他去，就可以把他找来。”张敬海说完了，略为沉了沉说道：“二位少爷现在可别去，他们大约到别的村里去办事去了，到掌灯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找着了。”杨宗杨绪答应一声，掌柜的告辞出去，先回到家中，见着自己的哥哥，把这话跟他一说，遂派了一个人把侯三儿找来，这才把店房中杨家弟兄的话跟他说了一遍，并告知侯三儿道：“这两个小子可是财主，他们既然打算使钱，你可别轻饶了他们，这还不说，借完了钱之后，哥儿俩一块走可不成，得留下一个在这里作抵押。”侯三儿这才说道：“大爷二爷你不用嘱咐我这个话，你的意思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只要他一找我，你们就给我信。”张敬海这才说道：“他们来找我，你想大爷这些个事，我是他老人家的兄弟，你说这个话多不好说，所以我才想到小子你这里了，也为的是叫小子你挣点么。”当时侯三说道：“二爷这个话我很明白，你不用说啦，反正我小子吃饭，就仗着二位爷们拉把了。”小子说完话，可就慢慢的来到店中，杨家弟兄早就把话告诉伙计了，得功夫把侯老三请来，我们兄弟有点儿事求他，店小二可不知道这里的事，只可高声答应，此时看见了侯三，这才说道：“三哥，你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侯三明知故问的道：“他们找我有什么事？”伙计这才说道：“咱们店里的住着的那二位杨少爷，你知道吗？”侯三儿说道：“是呀我知道。”小二道：“他们二位请你有点儿事。”侯三说

道："人家是财主，咱们跟他并没有连手，他们找我可有什么事呢？"小二说道："你看看去不就知道了吗，看那个意思是很要紧，大概是有要事求你。"侯三说道："他们二位没跟 我说过话，怎么会找我呢。"小二说道："这个话我倒是也问了，据他们二位说的是我们掌柜的介绍的，打发我跟你说一声就成了。"侯三一听："哦，这就是了，既然有张二爷的话，不论他是谁，认识不认识我也得看看去。"这才同着小二来到了后院，来到杨宗屋门口，小二首先说道："二位少爷，候三哥来了。"杨氏弟兄一听，赶紧迎出来，满脸陪笑的说道："候三哥在那里了。"当时伙计从中引见，杨氏兄弟看了看，这位候三的样儿，可实在看不上，怎奈有事求人家，这就不能说出旁的来，弟兄二人先抱拳说道："候三哥你请到屋里坐吧。"候三略为抱了抱拳，那个意思带出来待答不理样子，答应了一声好字，这才来到了屋中，伙计出去倒茶，侯三这才说道："方才伙计和我一提，把我说了一怔，后来说是你们二位，其实常见面，皆因我这个穿装打扮太不好看了，故此不愿意和外路人接近，当乡本土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要是外乡人，可就不然了，咱要是说话来，人家就看不起，那又何必呢。"说罢便笑了起来，杨氏弟兄知道这个话是说他们弟兄以前没答理他，现在求到他的面前了，这是拿话找补找补，弟兄二人这才说道："侯三哥你说这话一点也不错，可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外面常跑腿的主，绝不能那么没有眼光，常言说是远逛衣裳近逛人，既然守家在地，这个衣服就不成问题了，再说人不可貌象，海水不可斗量，凭眼一看如何知道的了。"这么个功夫，伙计把茶给倒来啦，当时弟兄二人忙给侯三倒了一碗，这个候三倒把架子端起来了，心说财主秧子没

有一个好东西，求不着人家的时候，跟他说话别说不理，叫大爷都不准答应；现在你们求到我这里了，我得惩治惩治你，回头再说，小子把主意拿定，看见他们弟兄倒过茶来，只略为欠了欠身，说了声劳驾，回头告诉伙计："你忙你的去吧，我在这儿坐一会就走。"小二这才出去，侯三问二位少爷道："但不知把在下叫来，有何事故，望求当面言明。"当时杨宗未曾说话，先叫了一声侯三哥："这段事非你办不到，掌柜已经把话全说了，就是我们弟兄二人，带来几千两银子，本来是够奔南省发货，没想到数月的功夫，玩了几场牌九，把这个钱可就完全输了，要说这几个钱可不算什么，不过这个时候，可太要命了，如果上北京城再取钱回来，这一季的货就算晚了，里外里一耽误，可就是七八千两，我们弟兄打算跟张大爷摘个肩，可是我们跟人家说不上话去，后来跟掌柜的一打听，这个事非你办不了，所以我们弟兄才把你请来，打算麻烦麻烦你。"侯三闻听便一皱眉，这才说道，："张大爷的钱倒是有，外路人恐怕是不好借吧，我先听听你们二位得用多少钱，如果把钱借去之后，拿什么作抵押，既然你们求到我这里了，我也不能说出不管来，可是办的成办不成那可不一定。"杨氏弟兄一听遂说道："三哥这个力量全在你的身上了，如果你办成了，我们弟兄一生也忘不了你的好处，再说如果发回货来，所得的利息那不跟三哥平分呢，那都可以。"侯三连连摇头道："这个我可不在乎，我在这个村子里，也不指着这个吃饭，给我好处不给我好处那到谈不到，不过多交几个朋友就是了，现在请你们把钱数说了来，我先听听。"杨氏兄弟道："最少得三千两。"侯三点了点头道："数目倒是有限，但不知拿什么作抵押呢。"杨氏弟兄一听，当时可就为了

难了，你说中途路上，向那里找抵押去呢，想了好半天，这才叫了一声三哥："你得明白，我们弟兄走在中途，这个抵押可实在不好找。"当时侯三嘻嘻一笑道："没有抵押可办不到，皆因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又没有共过事，说不说就是几千两，你想逃怎么办呀。"杨氏弟兄一听，急得在屋中直转磨，有心说两个人走一个留下一个，恐怕叫人家说留下一个大小伙子作什么，故此这个话不肯往外说，除此之外又没有别的办法，这才叫声三哥"我说一个法子可不一定成不成，要不把我们弟兄留下一个你看怎么样？"侯三道："这个倒也是一个法子，我再问问这个花销利息你们认可吗。"杨宗说道："只要办成了，什么花销我也认。"侯三翻着白眼计算了半天，这才自言自语的说道："要是十抽一的佣钱先去三百，当月作利钱又去三百，文契费五十两，一共是六百五十两，这才说道："你们要是借三千两银子，就是办成了的话，留人作抵押人家也认可，这一笔钱净剩下二千三百五十两。"当时杨宗哎哟了一声道："我的妈呀！借三千两银子才剩二千三百五十两，这叫什么利息呀。"虽然心里有这个话，可不敢说出来，因为是爱借不借，就是这样还未必成的了呢，不过所错的数可太少了，遂叫声三哥："既然如此，只可请你帮我们办四千吧。"侯三又计算了一回，这才说道："要是打算着借四千两的话，可就净剩下三千一百五十两银子了。"杨宗这般时候，也顾不得那些了，只要拿三千两银子来那不留下一千都成，赶紧答应一声："好吧，求三哥多费心吧。"当时侯三道"好了，二位晚睡一会，我马上就去问去。"杨氏弟兄一听还是真快，遂说了一声好吧，三哥你多费心吧，于是侯三站起来就走了，杨氏兄弟把他送到了前院门外，彼此作别，少爷杨绪同着哥哥回到屋

中，叫了一声兄长："看见了这个难劲了没有，真要是把钱借来，咱们以后可别要钱了，好好的作个三年二年的买卖，要说把以前的家产挣回来可不容易，但是剩个万儿八千的，那不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来钱呢，如果现在接着再要，你可要知道，南省的货物咱们已经压着人家一套半的本钱了，再加上这一批借款，说不说这就是一万多两，如果要是一个弄不好，那就应了哥哥的那个法子了，除了寻死之外，别无他途。再者这一次款子借下来，给中间人一千两还不定成不成。"杨宗一听只是点头不语，于是哥俩吃完了晚饭，可不敢睡觉，净等侯三的回信，一直等到定更时候，侯三还是真来了，当时杨氏弟兄把他让到屋中，几位落了坐，侯三这才乐嘻嘻的道："把你们二位的这个事，我已经跟张大爷说了，这位张大爷他倒是很信服我，利息抵押等项，那倒是全不成问题了，可就是有一样不成。"杨宗听以前的话头可倒是喜欢的了不得，到后来一听说不成，可就是一惊，赶紧问道："三哥你说因为什么不成呢？"于是小子候三先笑了笑道："要说可也没有什么不成的，就是怕你位弟兄办不了。"杨宗说道："有话你就说吧，谁叫我们是为买卖呢，不论是怎么着，只要是张大爷点头借钱，我们弟兄这方面，可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候三这才说道："今晚我要来到这里，所为的就是跟你们说几句话就完了，别的事一点也没有，因为我不能不来一次，谁叫是求我会子呢，我绝不能不打回复。现在你们弟兄二人既然非问不可，我只可就得实说了，你们二位得把话听明白了，我们先把借钱的这个碴撇开了，等于我们闲谈张大爷的这个人性。"大少爷说道："好吧，三哥你就说吧。"侯三这才说道："张大爷生来的毛病就是好偷咀吃，其实他老人家一位太太二位美

妾，把他把持的很紧，结果还是等于白费，只说我知道的吧，有一次他老人家借给东庄的一笔钱，人家家里有一个守节的媳妇，他拿那笔款要挟那节妇。其余的还有几笔大借款，其中可全有这个关系。据他老人家说这个可不算是取巧，说这是套交情，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事，他说是就和他没有交情，绝对不能共事。方才我把你们的事跟他一提，据他说别的问题全都不要紧，如果要是不依着他的要求，那就算没有商量余地。你说这个事可怎么办？”当时大少爷一听，心说果然除了行息之外又加别的要求了，因为自己是行路的无家无眷，就是给他点便宜，不是也办不到吧。当时二少爷在一旁答道：“侯三哥你既然替我们费了心了，就求你老人家一个揖作底就是了，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只要你说出来，点头唱吗，还不成吗。”侯三说道：“这个事我也没有办法。”二少爷说道：“不对，方才你不是说了吗，其实不算什么，是怕你们二位办不到，分明是你已经有了办法了，或者是不好往外说。”侯三儿说道：“对呀，就是我的话一点也不错，就是跟张大爷交朋友这件事，本算不得什么，怎奈你们二位就是弟兄在此，这件事情可难办的到，这不是实话吗，莫非说你们二位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请你当面说出来，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二少爷道：“我的侯三爷，我们这不是因为没有主意可想，才叫你给我们弟兄划策吗，还是那句话点么唱么，这个话可说到家了，你还叫我说什么呢。”侯三道：“说了半天这不是还是那么一句吗，因为你们二位是行路的，就是弟兄两个，你说这个法子叫我怎么想呢。”小子说完这句话，当时他们弟兄也是无话可答，过了半天屋子里非常清静，忽然间侯三一笑道：“我再说一句笑话，大概你们二位也不至于过意。这位张大爷喜欢

漂亮人作他的用人，你们哥俩年龄容貌还是真不错，如不嫌屈尊或者能办的到，不知意下如何？除此之外我可就别无他策了。真要是接着这个办法说成了，你们二位办的到吗？”二位少爷一听不由得呀了一声，一时之间这个话怎么答，到底还是二少爷年轻，拉的下脸来，叫了一声三哥：“尽你的心力去办吧，要是实在没有一点儿办法，那就不用说了，如果要是有一线的道路，能够办的成，那就得请你费心，怎么着都成，无论什么我钉着还不成吗。”侯三说道：“这也就是打哈哈，要不咱们就照着这样去想法子，别的可实在没有办法，这也是试办一下。”当时弟兄二人红着脸儿道：“你就多多费心吧。”话说完了之后，侯三告辞说道：“我们明天早晨见，好在张大爷睡的晚，我现在还到张宅去。”说着便走了，小子走后，弟兄想起以前家大业大，想不到今天我们会落在这种地步上，心里非常难过，不由得往下落泪，当时哥儿俩彼此哭了会子，净哭也是办不了事，又计议了半天，大少爷说道：“侯三这小子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如果要是真的，这件事倒有八成看空，倘若他们要是捏好的窝窝，这个事可就成了，弟兄俩猜了半天，也猜不出一定来，于是就安歇睡了觉，单等明天听信就是了。一夜光景无尽，到了明天早晨，将然梳洗已毕，小子侯三到了，一看小子倒是满面笑容，到了屋子里，连坐稳了都没有，遂说道：“这个事可是越办越不好办了，恐怕你们二位要白委托我了。”当时弟兄二人道：“怎么样你把这话说过了没有？”小子手拍着大腿道：“别提了，我要不把话说过去，还不至于碰钉子呢？”哥儿俩一听这就叫满凉，可是也不能不问问，只可说道：“这个话你怎么说的呢。”小子说道：“这个话我说的太好了，可并不是照着我们昨天晚晌那

个话说的，是我另编了一套话，说你们二位打算向大爷借贷可没有旁的抵押，哥俩留下一个，情愿屈居青衣之列，将然说到这里张大爷听着就是一怔，当时问我这个话是人家弟兄说的吗，我当时可不能露出假来，只得说是真的，难道说我还会瞎编吗？张大爷很奇怪的问我，这个话真透着新鲜，莫非说这二位的出身很是低贱吗。二位请想，我能够说出你们的出身吗，如果说出你们的出身，以前所说的家里头如何，那不就成了假话了吗？我只可说怎么会人家是出身低贱呢，皆因跟您通融这笔钱，可是无可无不可，故此才说出这个意思来。张大爷连连说道不能，这个话当然是你说的，既然不是下贱之人，没有说这个话的。于是我又拿话一找补，请你们二位想一下，这位张大爷他说什么？说到这里又笑了笑，“要说这个话我可不当往外说，好在咱们没有分别，好在这是笑谈，你们二位也别过意，张大爷说要是内行，却没的可说了，既然不是内行，打算叫你跟我作底下人，他说你得排演管教成熟，对各种礼节皆须通窍，再到我这里来，随后我又说了好些个话，张大爷就是不听，他说你先教导些日子，再到我这里来。你说这不是笑话吗。”杨氏弟兄将然要问这是什么话，就听侯三又接着说道：“你们二位这个事如何办的到，后来我说我可办不了，当时张大爷说道，我找你去了吗，办不了就拉倒哇，你们听听这个事不是越办越没有成的意思吗。”此时杨氏弟兄才把话听明白了，要说大少爷虽然是年岁大，谈话方面倒不如二少爷有两下子，一听小子说出这个话，只可说道：“三哥你别往不成上办呀，无论如何还是办成了好，随便你说怎么办都好。”小子当时装腔作势的道：“那如何能办的了，真要是照着张大爷的言语，我可实在办不到，不照他的

言语，我跟他说个瞎话又不成，这可不是我推托。请想这个事还怎么办呢。”二少爷问道：“你有什么办不成的呢，请你只管说，难道说我的话你还不明白吗。”小子说道：“张大爷的那个意思，是要先看看你们，你想我这个人办过那种事么，再者说我也不好意思，于是我就说了个瞎话，就提办不了，真要是叫张大爷知道了。我这个跟斗可栽不起，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吃饭全仗着人家张大爷拉拔呢，真要是因为这个，把我的饭碗砸了，你说可怎么好。”二少爷这才把话听明白了，心说这姓张真有点新鲜，用个家人都有须多排场，这个人性真各别，这个事我真难，心说也许是这小子从中刁难，打算从中取利，二少爷的这个话还是真猜着了，小子这个意思叫利上加利，自己的心里满不喜欢，这个话可不能那么说，皆因这个钱借不出来，眼前就是绝地，故此不能不就和着，这才说道：“三哥我们弟兄既然托到你这里了，不论是怎么样，还是办成了好，既然是为办事，还能提好意思不好意思吗？无论如何你还得伸手维持。”小子笑着说道：“兄弟这不是我推辞，咱们都是朋友焉有实行管教的道理，不然你们弟兄又不明白，这如何成的了呢？再说咱们又是新交情，怎么又能够办的到呢。”二少爷到了这个时候，也就豁出去不顾一切了，叫声三哥“你别的话就别说了，就求你这么一句话办好了才好，怎么样办成了，咱们就怎么办，我们弟兄既然全都豁出去了，难道说你还不放心吗。”当时小子张开了菱角口，哈哈直笑，这才说道：“这不是诚心吗，简直说吧，我实在是办不了啦。”二少爷说道：“你要是实在办不到的话，那只可就求你想法说瞎话吧，反正也得把这场事圆全过去，不然打这里可就算是完了，这个事就不能办了。”此时小子反倒拿腔作调

的，二少爷又死央活央的暗许了他许多好处，他才允许周旋，隔了一天，小子侯三可就把张敬山陪来了，这才重新商量借钱的这个事，利息用钱都是一个样，得留二少爷作押，在抵押的时候，得作为用人。

当时双方商议好了之后，杨氏弟兄拿着钱，除了还账之外，所余的不过才三千两。于是大少爷也不敢怠慢，遂拿着钱够奔南省，因为在路途上并没有耽误的事，也就是一个月的功夫，大少爷就回来了，在这里也未改呆住，便一直到北京城发货去了，等到货物发出去之后，果然就赚了不少的钱，此时大少爷可就非常的欢乐，遂带着银两回到了龙泉村，先把四千两银子的账还清了，所余的还有一千多两，二少爷到了这个时候才算脱离了束缚，所受到的痛苦那就不用说了。

当时二少爷说道："好容易现在把钱还了，咱们是赶紧回家，再凑上点钱，跟着好好的作买卖。"杨宗不听，并说道："那里丢那里找，要是咱们手里没有钱，那就不用说了，如今我们的手中既然有钱，无论如何也得跟他们来两场。"二少爷一听，遂叫了一声哥："咱们这个钱不能耍了，赢了固然是好，如果要是再输了，那可应当怎么办呢！"当时大少爷听了不由得有气，遂说道："钱还没有来呢，就先说这个丧气话，咱们现在不是有一千两银子吗，先拿出五百来，如果要是赢了就接着来，要是输了，咱们再拿着那五百两一回家。"二少爷对于哥哥向来不能过于违背，自己却暗含着叹气，也只可任他去耍吧，大少爷把要耍钱的事跟张敬海一说，等时大耍钱手全都来了，大少爷在前院耍钱，二少爷却在后院屋中一呆，当时伙计问他为什么不去，自己只得说是不舒服，故此才在后面静养静养，可是心里这份难过呀可就别提了，又一想倘若

老天爷保护着赢了，到了那时也算不错，这不过是妄想而已。等到了第二天醒来看了看兄长正在那里睡着呢，心想他怎么不脱衣服睡呢，想系是睡的功夫不大，遂着自己起来了。他这一起来不要紧，却把大少爷惊醒了，当时大少爷睁眼看了看二少爷，不由得面带一份难过，遂着一翻身也爬起来。当时二少爷一看这种情形，想是一定又输了，自己也不过问，此时大爷忍不住了，遂叫了一声兄弟："此次耍钱，果然未出你的所料，莫非说老天爷非要我们死不成吗。"二少爷这才说道："哥昨天晚晌输了多少钱呢？"大少爷说道："别提了，连一文钱也没剩，全都输了，你我这个时候要是打算回家，连个盘川钱也没有了，你说这可怎么好呢。"二少爷一听，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好大半天这才说道："兄长你现在可有什么主意没有呢。"大少爷说道："我现在的意思，还是打算跟张大爷借一笔款，皆因一千两银子太翻不过个儿来，如果说再借个三千两千的，我想总可以翻的过来个儿了。"二少爷一听，闹了半天，借下钱来还是耍呀，如果说是再耍输了，可应该怎么办呢，这才叫了一声兄长："上一次借钱时候那种因难你不知道吗？"大少爷听了，立刻就带出来不满意的样子，遂叫了一声兄弟："我们不是手足弟兄吗，我到了现在就算是难住了，难道你还看着我死吗。"二少爷听到这里，心里难过，遂说道："兄长你先别着急，到了这个时候法子也得想，这个话我也不过就是说说就完了。"杨宗听到这里心中才喜欢，接着说道："当然还得找侯三去。"跟着把伙计叫了来，告诉他去请侯三，这个小子，昨天晚上，也在局上，给张大爷看地子，杨宗所输的几千两银子，都教张敬山赢去了。及至杨宗钱输完了，侯三见了张敬山说道："既然我们把钱赢完了，到

明天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当然他们二人还是找咱们借钱。”张敬山说道：“他要不找还则罢了，这一次再找当然他不能说是去发货去了，不管他们说出什么词儿来，留人抵押也办不到，如果这么一逼，就是借了钱去，当然还是在这里耍，如果小子再借钱我们就借给他，但是不让他带着走，只要是叫我们把钱赢过来，他要是再找算借的话，我们还借，你不说他们在北京城是财主么，借完了之后，我们一同到北京跟他们拿去。”侯三听了说道：“据新近得的信，听说这两个小子，北京也没有甚么了，到那个时候他们要还不了，不也是白费吗。”张敬山一听说北京没有什么了，这才低头想了半天道：“不要紧，没有什么我们少借，反正他家里得有房子，给不起钱，我们不会合他们的房子吗。”侯三听了点了点头，遂各自回家。到了第二天小子将到店里，伙计说道：“侯三哥后院杨少爷有请。”侯三答应了一声，这才来到后面，杨氏弟兄又把因为没钱的话一说，打算求你跟张大爷说，再借个三千两千的。侯三说道：“这一次借钱借成借不成，这个话就好说了，因为以前借了一次了，所有一切的规矩你们弟兄也都知道了，成不成我去说去你们候信吧。”杨宗又说了许多客气话，侯三儿这才走去了，功夫不大就回来了，一进门就摇头说道：“不成，张大爷问了你们头次借钱是因为发货，这一次又不发货了为什么还借钱呢，再都说如果回家没有盘费，既然头里有个好儿，十两八两的大爷能够送给。”小子杨宗恐怕兄弟一答言把话说坏了，赶紧接着就说：“侯三哥昨天夜里我输的够多么苦呀，难道说我不捞捞吗，真要是不打算捞的话，回家有的是钱，大爷愿意借就借给，不愿意借的话我弟兄只可回家去取。”侯三说道：“这个话到差不了许多，如果借两钱在这里玩玩或

者到成。”心说大概借了去，也不能带着走，又听杨宗说道：“我因为输的很苦，打算捞捞，三哥你再跟大爷说一下。”侯三又找张敬山，不大的功夫，就回来了，叫声少爷这回事算是成了，跟着就立了契约。要说这回还是真不错，前后统共六七天，才把这一千多两银子输完，二少爷见了，几乎没昏过去，过了好大半天，才说出话来，叫声哥哥：“我说的话你不信，到现在可怎么样了，大约这一次就不好办了吧。”杨宗宗到了这个时候也没话可说了，心想到现在亏了这二千两纹银，叫我到那里去拿呢，真要是回到家中卖房子，家里的人口应当放在那儿呢，自己越想越没有路自己便想寻死，一声也没言语出来找了一个地方，于是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又接上一根行李绳子，就拴在窗椽子上，遂高呼了一声：“老爹老娘呀，你老人家如果要是死后有知的话，在九泉等等你的儿子吧，遂又叫声：“贤妻我实在是对不起你，谁叫我落到这种地步呢，兄弟我也顾不了你啦”，于是手把着绳套，眼中不住的眼泪流下，遂把心一横就钻进去了，敢情上吊这种事不好受呀，只要是把绳一套在脖子上，再打算弄下来，可就不易了，当时手刨足登的，不一会的功夫，可就气绝身亡了。到了第二天早起来，二少爷因为夜里太乏了，睡着还没有起来呢，伙计便进一打扫屋子，一眼就看见了大少爷的吊尸，当时可就把小子吓的鬼叫，遂着就跑了出来，把众人也全都唤醒了，大家这才知道是杨宗上吊身死了，后来大家看了看死尸都凉了，知道再救也救不活了，大家都知道死尸不能离寸地的规则，当时谁也不敢动，忙去把地方叫来吧。此时二少爷可哭了个死来活去，非得到官衙告状，说张敬山逼死人命不可，这时候可就有人出头劝道：“二少爷不必告状，简直叫

张大爷拿出点钱来发丧他就是了，你可要知道，人死了不可复生，就是告回子应当怎么样呢，难道说还有人抵命不成吗，就是有人抵命的话，也不过是多死一个而已，无论如何大少爷是活不了啦。”当时二少爷不听，还是非告不可，这个时候侯三也忙了，恨不能给二少爷跪着，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要是闹起来，于他很有关系，故此小子才这样的央求，二少爷因为心中难过，二次借钱，这分明是拢络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当官理论。侯一看这个事压不住了，这才跟张敬山商量，这个事可应该怎么办呢，一会县官要是一验尸，他总算是尸亲了，一定要传他问话，当问话的时候，他要一喊冤枉，这个事可就起来了，于是张敬山把兄弟张敬海也找到家中，大家彼此计议，后来张敬山说道：“不然的话我们找出几个人来，把这小子活活的打死，豁着打两条人命官司了。”此时张敬海连连摆手道：“这个事可使不得，两条人命的官司更大了，要是那样一来，我们是非输不可。”

后来小子们在本村里请出一位刀笔来，姓吴名阴之，这小子早就有意想张敬山两钱，就是人家没有事。无从入手，眼看着人家有钱，就是到不了手，今天一听这个消息，把这小子可就欢喜的了不得，遂叫了声张大爷：“这个事是这么办，不花在这头，就得花在那头，打算不花钱可办不了，要是花在死人的这一头，如果苦主方面不认可，那不就等于白费吗，那只可就得花到衙门去，但不知张大爷对于这个案子打算花多少钱。”张敬山这小子对于这个事是个外行。遂说道：“吴先生，这个事我哪里知道呢，这只可听你说吧。”吴阴之说道：“这个事里头可有分别，花样多的有多的办法，花样少的有少的办法，这个分别可就在你的身上了。比如说你打算始终不

到案，那自然得多花上几个钱，如果是你出头打官司，也得同原告一同押在狱里去，那样子钱可就花的少啦。”张敬山道：“我要是始终不到堂呢，得用多少钱呢。”吴先生说道：“就那头路钱，最少得花八千两。”小子一听，遂说道：“吴先生你就去办吧，现在我这里愿出八千两。”于是吴先生点点头，不等县官到来，带了三千两银子就先下去啦，县里边有一位最主要的先生，是吴阴之的妹夫，小子仗着这个门子，运动的非常熟识，指是小子到了县衙里面见了妹夫，就把这件事情一说，他这个妹夫叫赵文，县官姓胡叫胡蒲，别看他断案没有多大成见，对于贪赃卖法就别提多么能耐了。当时赵文听了这个话，便赶紧到院里回禀老爷，县官一听这才叫送上门来，可就有了打算了，非得吃他们一下儿不可，赵文把话说明白了，县官说道：“别人都不管，我自己得要三千两。”赵文对于衙里的人又运动了一下，一共了五千两，其余的三千两，可就算赵文和吴先生落了。等到全都运动完了之后，已经就是三天的功夫了，这时县官才来验尸，大少爷的尸首全都臭了。好容易把县官请来了，果然二少爷便喊起冤来，那知道县官不容说话，先叫张敬海预备薄棺把他成殓起来，然后带着二少爷和张敬海一同回衙，等到过堂的时候，二少爷把经过的事情一说，侯三跑合，张敬山放的加一利，此外还有佣钱，并日对于我们弟兄二人还有轻视的行为，这一次所借之钱，他们勾串合谋的全部赢了去，他们把钱赢完之后，就立迫我哥哥要钱，故此才被他们逼死的。当时县官把惊堂木一拍道：“胡说，任凭他放什么样子的钱，你不会不使用吗，你们要是不用他的钱，还有这个事吗，再者，到赌局去赌钱，他们还能立迫你们非赌不可吗，你们不愿意赌的话，他们还

能够勾吃合伙的骗你们吗？谁叫你们去赌的呢，到现在人死了，你说是逼死的，这个话你有什么根据，你们欠人家的债，人家一问，回头你们的人死了，这就算是人家逼死的。要是照着这样子，不是以后就没有敢借钱的了吗？如果要借出去的话，始终就不能要了，倘或是人家一要账，人死了就算是逼死的。你弟兄一定生来的是要钱的骨头，那个事更不能到我这里来说了，我就不信，怎么没有人来欺骗本县呢，当然是你们喜欢要钱。事到如今，又来告状，真是岂有此理，所欠的两千两银子，赶紧回去办钱，一半还张敬山，一半交官留着放赈。”遂又向张敬海说道：“你是店里的掌柜的，在店里的一切，每天你都应该检看到了，有住店的上吊你们就应该把他救下来，这一次念你们是初犯，下一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本县决不轻容。”张敬海连连磕头，于是退了衙就走了，后来胡县官派了两名衙役，到北京城去取钱，因为当天去不了，只可暂押在班房里面。

此时胡县官，把案件全都问完了，便吩咐击鼓退堂，自己坐在屋里一想，这个案子办的非常俏皮，于是叫科房办理上文，就提悦来店，有一名叫杨宗的店客，因患不起之病，已经病了六个月了，因而被病所魔，竟行短见而死，现在已有尸亲杨绪领尸。正然跟科房先生商量上文之际，忽然间屋子里的灯光灭了，耳轮中就听桌案上“吧”的一声，屋里这个臭呀就别提了，这时胡知县和科房中的先生，都拉了一裤子屎，过了好大半天，听了听没有别的动作，先生这才慢慢的打着火把灯点着了，一看可了不得，在桌子上面插着一把匕首尖刀，刀上写着几句：“混蛋知县，贪赃卖法，逼死人命，反倒不拿，倘敢如此，必用刀杀。”当时知县跟科房先生，看

着这个桌子呆呆的发怔，有心不理这个吧，又怕脑袋长不住，如果要是理的话吧，你说这个案子怎么办呢，后来计议多时，还是以为性命要紧，于是就立时派人出城捉拿侯三张敬山到案，此时吴阴之一听可着忙了，便也跟着一同进城，到了衙里一打听才知道有这么宗事，心说这可是奇怪的事。等到天光大亮，县官将然要升堂，府里的三班总役大班头到了，进来给知县请安，胡知县赶紧欠身问道："不知大班头到此有什么事？"班头儿这才说道："下役奉命前来。"这般如此一说，把个知县的脸全都吓白了，原来府里要调这个案子，当时胡知县可就发起慌来了，心说这个案子府里怎么会知道的呢，其实这小子是莫明其妙，这都是一个人办的事，非是别人，乃是这位苗广后少爷。

自从那天暗视杨氏弟兄之时，倒看看他们如何结果，好在住在一个店房之中，从中也可暗中探听，所有经过的这一切事，没有孩儿不知道的。至于张敬山放加一利，并索要佣钱，当时孩儿又可气又叹，可气的是张敬山这种东西太可恶，叹的是杨氏弟兄，因为要钱，叫人如此轻视，未免的太可怜了。但是杨宗这种东西也实在是可杀，当时孩儿看到这里可是没敢动作，到底看他们是怎么个结果，直到杨宗上吊的时候，广后可看了个清清楚楚，这个地方可不能愿孩儿不救他，皆因要依看小孩的心思，早就应当把他杀死，到现在他自己死了，这算是正好，像这种人死了，也省得耗费粮米。故此孩儿才见死不救，等到他死完了，张敬山等出主意，请刀笔吏，吴阴之在衙署之中运动，孩儿全都知道了。县官如何得贿赂，全都被孩儿调查的明明白白。容着他们把案子问完了，在书房中研究上公事的时候，孩儿这才预先写了一张字笺，预

备一把尖刀，到了县衙之中，用燕子三抄水的功夫，纵到屋中，先把灯吹灭，然后吧的一声用刀把字柬插好。要说施展这个能耐，在知县面前，他那里能看的见人呢。当时孩儿办完了之后，一想这个事还不算完，如果这个知县要以为我这是吓唬他呢。到那时又应当怎么办呢，难道说非得我杀他不成吗，到不如我再来一状告到府衙，这个做官的绝不能个个都是贪赃卖法，倘若是知府是个清官，当然要治他罪名。孩儿越想这个法子越对，于时二次回到店中写成一张大状，这才够奔府衙。赶到了府衙一看知府已经安歇了，孩儿到了卧室里面把这张字柬，用尖刀插在了床边上面，然后用口在知府脸上一吹，此时知府孙大人由梦中惊醒。于是将长随喊起，把灯光掌起，一看有一把尖刀扎在床边，可就把这位大人可吓了一身冷汗，心里就知道从中有冤枉情事，于是叫随人把刀起下来，抬头一看，文词上说的非常明白，知府看完了之后，不由得勃然大怒，遂厉声骂道："别看七品知县的官虽不大，也是朝廷命官，像你这个赃官，真正是死有余辜。"遂立时吩咐八班总役，叫他们够奔县衙，去调查这案件及所有的在案之人。孩儿吹醒孙大人之后，在一边看的明白，自己觉得非常痛快，等到犯人带齐，天已经大亮，当时孙大人连茶点都不用立刻吩咐一声升堂。一会儿的功夫，孙知府升了大堂。孙大人由打升任以来，不管是什么案子，全当时坐大堂，问案的时候，老百姓随便听，大家给他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孙青天。广后由打夜里就没走，一看知府升座大堂，随也用不着隐藏了，也站在人群之中观看。孙大人当中落坐，三班衙役排列两旁，孙大人这左右看了看，遂压住了声音，这才吩咐一声："请知县胡大老爷。"当时胡知县一听，吓得两往直

颤，走到大堂上向上行了礼，“口称大人在上，卑职胡蒲给大人请安，”知府用手一指公案旁的圆凳，遂说道：“贵知县请坐。”当时知县可不敢不坐，于是孙大人又吩咐一声：“带杨绪。”二少爷由打昨天被知县判决了，追索欠债，自己屈的要死，然而也没有办法，自己的心里也很明白，人家是本乡本土，当然有些个手眼，又何况是有的是钱，常言说的好，有钱买的鬼上树，不用说，一定是人家花了钱了。自己的这口气可就没有法子出，没想到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这个案子又翻了。于是便到府里过堂去，当时二少爷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心里可盼望这位知府是个好官，我这个冤屈就可以伸出来了。到了往上一带，二少爷口称：“青天大人在上，小人杨绪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说话的时候，已经泪洒满面。当时知府叫他抬起头来，二少爷往上一仰脸，孙大人一看倒是满面正气，五官长得非常清秀，状上写的明白，已经断定有八成是实的了。这才问他的家乡住处姓字名谁，作何生理，因何久住在悦来店内不走，当时二少爷向上叩头，于是就把哥哥如何好耍钱，后来到了悦来店输净了，两次向张敬山借钱，怎样行息，直说到兄长被迫寻短见，前后的说了一遍。当时知府听罢点了点头，遂着叫他下跪。又把侯三带上来，问完了姓名之后，这才问他杨氏弟兄借钱你可是中人，侯三答道是。知府问道：“为什么放加一利还要加一佣钱？”侯三道：“大人圣明，借钱行息不过是一分利，佣钱没有，大人不信的话，张敬山那儿有字据可查。”知府点头，微然一阵冷笑道：“这样的问，大概你是不肯说的。”遂吩咐了一声来呀给我打，说着话伸了四个手指头，执刑的班头，明白这是四十大板，于是一个个过来如狼似虎的把小子拉到廊檐下打了四十大板，

把个小子打得皮开肉破鲜血直流，口中止不住的爹妈乱叫，“我的大人呀别打了，现在我说实话就是了”，此时小子说出招来，四十板子，也打得够数了，于是二次拉到堂前跪倒，孙大人问道：“侯三你现在招不招呀？”侯三这小子生平以来，也没有受过这个苦，早就吓得周身立抖，遂说道：“大人不必动刑，小人全招。”把借钱的前后话一说，跟二少爷说的分毫不差，最后说道：“大人明镜高悬，小民可是个穷小子，给人家跑跑腿，为的赚两顿饭吃，这个主意可是张敬山出的，我是被张敬海找出来的，望求大人开恩。”知府摆手叫他下跪，带张敬海，此时张敬海早就听见了，和三已经全都招了，如果自己不说实话，也是白让皮肉受苦，于是也只可招了。又带上张敬山来，小子更不敢不承认了，皆因有自己的兄弟把话全都说了，他如何不招呢。招倒是招了，就是不认因为索债逼死人命。当时知府也叫跪在一边，孙大人又吩咐一声带吴阴之，吴先生到堂上只是作揖并不磕头，小子因为有捐监的功名，见官可以不跪，知府看见了他，这个气可就大了，平常小子就是挑词架讼，极其刁奸无比，到了堂口知府别的话也不问，就是问他替张敬山如何行的贿，小子听完如何肯招，孙大人遂吩咐一声拉下去打，可别看不起小子，四十大板打完了之后仍然不说。孙大人吩咐一声动大刑，大刑就是夹棍，小子生平也没尝见这个味道，本打算抗刑抗过去，这件事可就算弄对了。那知道三根无情棒，太已厉害了，小子本打算不招，怎奈实在是受不了啦。这才说道：“大人免刑，学生招认就是了，小子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顾命要紧，当时就把他妹夫赵文如何行贿，前后说了一遍，知府也叫他下跪。这才传各吃私的官人，各科房的先生，以及头目，全都传到了，孙

大人在座上说道："胡知县业已在本府面前完全招认了，他本人得银三千两，你们都各得银子多少两？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赶紧招认，免得本府动刑。"当时这些个官，知道这回事，已经漏了，心里说就别找倒霉，遂各个把真情实话说出来。孙大人眼看着胡知县说道："贵知县你听见了没有？"县官一听可就坐不住了，超紧把帽子摘下来，孙大人伸手接了过来，遂说道："你听候参奏就是了。"当时胡知县无法，只可说道："请大人恩典。"全案全都问完了之后，孙大人判道："杨绪年幼无知，以致被人欺骗，他哥哥之死，乃是自取灭亡，领尸回家好生度日，以后不可再赌。侯三助桀为虐，处徒刑一年，张敬海与侯三同，张敬山乃万恶之首，罪大恶极，徒刑八载，前后所剥夺杨氏利息一千三百两，立时交还，作为杨宗之发丧费。"后又叫各人全都书了口供，官人等听候参奏，到了现在这小子就算是撤底办完了，后来知县处五年徒刑的事，这都可以不必细表。

且说张敬山由打家里拿出了一千三百两银子，当堂交给了二少爷，于是二少爷磕头，谢过了孙大人，赶紧回到店房里起运兄长的尸首。到了这时广后觉着这件事办的非常痛快，心说这一次寻找张方虽然未找着，总算是办了一件好事，总算我没白出来，这才是不愧为行侠正义。自己将然一笑，又一想不成，这个事我还得暗含着探听探听，既然是知道这么判断了，小子们的爪牙很多，如果要是心中有所不甘，必然还想法子陷害这个杨绪。广后越想越不放心，这才暗含着到张敬山的家中探听，广后不去探听还则罢了，这一探听，不由得自己机伶打了一个寒战，只知道自己这么一办，在官场中算是给杨氏兄弟把冤伸了，那知道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这

群小子们果然气忿不出，可就花费了许多银子钱，买了许多亡命徒，打算到路途之上去截杀杨二少爷。这亡命徒中最厉害的就是宋平，他便是从中的首脑，另外寻着的是李成、刘三、张玉、张顺，已跑到前头于要路口的地方等候去了，广后得了这个消息，不敢怠慢，赶紧顺着大路就追赶下来，还幸亏是杨二少爷走的慢，不到一站地已经就追上了，当时苗广后并不出头，不过就是暗含着看看就是了。要说那个年头儿，这一道还真是平安无事，要说宋平可不敢在近处作那些不法之事，出了河南境就到直隶省了，于是小子们就找了一带靠大道芦塘，几个人可就隐在了里面。这一天二少爷随着灵车往前行走，可就正走在芦塘切近，此时天还不算甚晚，也就是太阳将落的光景，不过这个地方是个旷野的所在，上不着村，下不靠店，二少爷正然走着，猛然间听得前西一声断喝，由打芦塘之中纵出四五个人来。一个个都手拿着军刃，其凶状好不怕人，就见其中的一个人说道："小子慢走把脑袋留下。"这时赶车的一听就是一怔，倒不是怔别的，因为平常赶车的对于劫财拦路的这种事也遇见过，差不多都是要钱，可不知道今天这伙人为什么要留脑袋呢。人家赶车的向来不管这个事，只要前面有人拦路，立刻就把车停住，自己往旁边一蹲。这是走道的规则，绿林英雄就知道，这是雇的脚，把客人劫完了，仍然把他放走。如果要是不懂，一听到前面有人断喝，你要是往前一跑或是往后一退，必然被害。今天这个赶车的乃是行家，不管他要脑袋要银子，赶紧把车停住，将然往旁边躲。这么个功夫，就听有人说道："站在那里别动，你们既然来到这里，难道说你们还跑的了吗，告诉你们吧，今日你们来到这里，就算是来到了阎王殿了。"说着手擎着军刃，

直奔近前，用力向二少爷一指道："你就是那杨宗的兄弟吗，告诉你吧，今天你的死期在尔，你死了之后，休怨我意狠心毒，这乃是悦来店的东家，将我等约了出来的，特为前来要你的性命，有冤有仇可是你们，与我等毫不相干。小子不用害怕，你算活不了啦。"二少爷一听吓得浑身立抖，于是连忙跪倒："好汉爷你老人家那不是行好作德，就算是买鸟放生，把小子我放了吧，不然我们弟兄二人，由打家里出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里头连信都不知道，死后无人收尸，你不是悦来店的店东，花钱约的您吗，小子我所带一千多两银子，情愿给你老人家。当时宋平一阵哈哈大笑，连连说道："你怎么会这样糊涂呢，你所带的银两我早知道了，如果不是为你这笔钱，还没有人来害你呢，除去你这一笔钱之外，另外还得给一千两，就饶了你的性命。"二少爷往上磕头，连连说道："小子我暂时没有，如果有的话慢说二千三千就是四千六千，我也情愿奉上。"当时宋平一阵冷笑："今天要是没有钱的话就不用说了，既然有钱，及早把所带的银两拿出来，然后再受死，你死还是小事，连赶车的也得陪着死去，这可叫赶上刀口了，恐怕泄漏了机密，你想想你们弟兄缺多大德。你要打算还生，那如何得了，告诉你吧，这可不怨我们，所怨的就是你们弟兄不应当得罪悦来店。事到如今你跟我们说，那如何办的到呢。"那位说啦，这个贼人不是杀人不睁眼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个话呢，这个地方可就得说是人情了，别看绿林的贼人拦路劫财，他所为的可是银两，如果你要花银两给了他，当然也不能要你的命，到了非得杀人不可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不肯给钱，要不然就得当场动手，那可就没法子了。只可是当场杀害以遂他们目的，没有好模样害人性命，因为

害死一个人与自己并没有便宜，何况二少爷口口声声说把银子给他，还不住的磕头求饶，这地方已竟就算狠到家了。不然早就把刀扔了，小子们自己也觉着天良下不去，所以才说出这并不是我们跟你为仇作对，你是另外有仇人，多说几句话似乎觉着良心上还好一点儿，所以在二少爷磕头求饶之时，小子不肯过去一刀将他杀死，要诉说诉说自己的来意。二少爷磕头如捣蒜，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劲儿的求饶命，赛飞虎不由得着急道："杨绪你这个人太糊涂了，越说这个事不在我们身上，既然来到这里你不想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呢，叫我说好话你也不用说了，横着点儿把胸脯挺起来，叫我一刀将你杀了就完了，你跪在我的面前不起来，我也不能饶你的性命，不过我不把话对你说明白，过去将你杀死，未免显着我这个人太以的厉害了，话我可都跟你说了，你愿意横着的就站起来，不然你可别说我太狠，我可要过去结果你的性命了。"二少爷这个时候就如同傻了一样，咀里也不知道说些个什么，仍然往上磕头，小子赛飞虎这才说道："天下真有你这样糊涂人，既然如此当然你是愿意跪着死了，这到好办我就这样把你打发了吧。"

话说到这变身形向前一纵，将然要擎刀杀死杨绪，就听有人一声断喝："小子大胆，人家与你无仇无恨，敢用刀杀人，明有王法暗有神鬼，难道你这小子就不怕亏心吗。"随着了声音纵到眼前一个人来，赛飞虎一看也是个小孩儿，比杨绪还年轻呢，不由得有气："小小年纪尚且未能离汙乳食，你也敢多管闲事，我要不看你是个小孩子，我就先一刀将你结果性命，我有好生之德，不然你是想活着万难。"广后说道："我要非管不可，你应当怎么办呢？"赛飞虎听到这里把手中刀一

擎道："你看见了没有，你非管不可，我要追取你的狗命。"广后冷笑一声："小子我要不追你的狗命我还不来呢。趁早把军刃扔了束手被绑，我把你送到当官，别看你们拦路劫财，或者还可以有不死之罪，不省迷途我叫你死在眼前。"小子看了看孩儿一大约也就是十几岁，不用拿军刃，一拳就可以把你打死了，凭你也敢说这个大话。遂厉声说道："你赶紧走开，再要多说我可要动手了。"广后说道："就是小子你不动手我也要动手。"说着话由打腰间取出一个无柄槊，往左右手上一套，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小子看不清孩儿这是军刃，还以为他是徒手呢，正然看着孩儿已经走到了面前："小子你自己把刀扔了认错，我少打你两下，如果说等我动上手，多多少少得叫小子你带点儿伤。"赛飞虎那里把广后看到眼里，虽然看他这个意思是要动手，凭他也能以是我的对手，不过年轻的小孩儿学了几手武术自己觉着不定有多大能为，也要路上打个不平，今天我不给他个厉害他也不知道，主意已定，叫了一声。小辈既是前来找死，别走接刀"，说着举刀搂头就剁，广后看见刀到了并不闪躲，单等刀到切近，用左手拳往上一迎耳轮中就听呛的一声，可了不的了，小子虎口震得生疼，这口刀拿不住了，堂啷啷坠落尘埃。小子一看不好把身形往后一撤，叫声众位弟兄们快动手，后面四个小子，各自举刀把广后给围起来了，就在刚一动手的这么个功夫赛飞虎疼劲也过去了，二次把刀举起，容着他过来四个人已经躺下三个了。小子这才追奔过来，知道苗爷的拳头厉害，不敢往上碰了，躲躲闪闪二人战在了一处，赛飞虎他那里是广后的敌手，不到五个照面一脚把小子踢倒埃尘，刀也扔了，把气喘岔了，躺在地下干嗳呀就是起不来。那四个小子早已不知道跑到那里

去了。二少爷杨绪一看搭救自己的这个人认识，正是在悦来店中一块住后院东屋的店客，听伙计说过这个人姓苗，二少爷紧紧走到跟前跪倒磕头谢救命之恩，苗广后一摆手叫他们赶快逃走，二少爷非得问问名字，少爷也是一时福至心灵，忽然间心里一动，心说官司虽翻过来，可是这人救的不彻底。想到这里，广后因见劫人的赛飞虎还在旁边呢，如果把话说出来，那个小子回去一定去报告张敬山弟兄们。事情已经完了，大丈夫何不作事堂堂皇皇。我要把话说明白了，也省得叫姓张的跟姓杨结仇，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把以往之事自己如何全都探听明白了，胡知县贪赃是我如此那般，故此知府才调卷复审，“问我姓苗双名广后，事是我办的有不忿气的你就找我，这个事与人家姓杨的并不相干。”话说完了，叫二少爷赶着车走。孩儿又看了看赛飞虎已经能够慢慢的爬起来了，广后用手指着说道：“按你小子这个行为，就立时结果你的性命，念你无知姑且饶恕，以后要改恶向善，倘若你旧习不改，犯在我的手下绝不轻饶，”赛飞虎连连说道：“少爷饶命，我一定改了。”广后问他：“刚才我所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没有，回到悦来店去学说，就提事情完全是姓苗的办的，告诉他从此以后叫他们改恶向善，不然的话我一定要他们的狗命。”赛飞虎这小子连连说道：“少爷我听明白了。”当时广后说了一声快给我滚开吧，小子如同得了圣旨一般，抱头而去。到后来张敬山因为一口气，可就死在监狱中了，这一且都不必细表。

第一百五十五回

张方说媒两全其美　太岁呈艺三贼殒命

且说少爷广后自从把事情办完了之后，遂顺着道路依然够奔河南，心说我要是找着了张方更好，要是找不着张方，我也犯不上在外边着这一份急，只可回归降龙山就是了。广后这个打算本来就算很对，不然的话净想找也是找不着，这一次广后再找，以前走过的地方，可就全都不去了，没走过的地方，全都去一次，都找完了就完事，广后这一次也真算是急了，各处观看细细查找。

这一天正在查找之间，可就看见了张方，正在那里仰头往树上观看，广后心说，原来你在这里了，你可呆的真消停，想到这里并不喊叫，只是慢慢的来到张方的背后，照定张方就是一掌，遂说道："小子你在这儿作什么呢？"当时把小子张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不认得，这一来可就急了，遂说道："小子我没招你没惹你；这不是成心欺侮我吗，今天我要是不把你的屎打出来，你也不知道太爷我的厉害。"广后听完了这个话之后，细一看，原来不是张方。于是广后才知道是认错了人啦，按理说他就应当说几句客气话就对了，这位苗广后少爷可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心里净想着纳闷呢，心说怎么世界上竟会有长的一样的人呢，如果你跟别人一样还有可说，张方这个长像已净就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的模样，还有跟他长一样的，因为心里纳闷，怔怔的站在那里一声也不言语，这功夫人家就打了来啦。广后一看赶紧躲开，忙用双拳接架相

还，二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可巧太平侠跟张方到了。这倒不错，太平侠智爷认得假张方，真张方认得苗广后，彼此一引见这才知道全都不是外人。张爷问广后由打那里来，苗广后这才把寻找张方一路上所遇之事，说了一遍，众人听着全都不住的点头。张爷看见了这周游世界小瘟神周到周望天，不由得心里就是一怔，暗说道这个人为什么还有跟我一样的呢，望天也是纳闷，这小子照着我这样儿长来的，这个事可就太新鲜了，二人彼此看着相对一笑。广后知道他们二人的意思，这才向着望天说道："嗳，刚才我把你认错了，你说这怨我么？"这一句话说得大家全都笑了，广后这才问张方到哪里去，张方就把太平侠说的话说了一遍，广后一听没法奔来龙山，不由得心中大慌，本来广后由打一见面就爱喜这个张方，所以他非常愿意跟他在一处，这才老少爷儿四个一同进村，张方走在路上向着望天说道："咱们两个的人长像正好是弟兄，想不道还得论个老爷儿们。"望天说道："小子这可你得委屈点，萝葡小谁叫长到背上了呢。"

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直来到龙亭村，望天头前进去回禀，老人家周琪一听智亮来了，当年跟智爷的父亲八拜结交，就是喜爱这个孩儿，老头子对于智爷非常客气，也搭着心里一喜欢，亲自迎接到门外。智爷看见了盟伯，撩衣行礼，老头子伸手相搀，大家相随到了屋中，智爷又重新见了一回礼。老头子手撕着银髯，上下看了看张方病太岁，不由得哈哈一阵大笑，望天的长像家里的人，全说他是怪物，到如今又来了对了，真有意思。可别怪周望天那个样，老人家爱如珍宝，周琪知道这种长像，这叫五反之貌，外面看着虽然不好看，秀气全都在里面呢，到现在张方也是爱的不得了。又看了看广

后，遂叫这几个孩儿一比，看着广后不亚如粉装玉琢的一般，好似莲台童子，俊的太俊了，丑的太丑了。老人家看见喜欢，立刻吩咐家人到后面告诉厨师傅，赶紧预备酒饭，话传出去功夫不见甚大，家人调摆桌椅，酒菜上来了。可别看住在山中，席面上也是山珍海味，老爷五个团团围坐，周琪老人家也不客气，自己就在正当中座，智爷上垂首，广后下垂首，张方望天两个人投缘对劲坐在一处为的是好说话。周望天因为是少主人拿起壶来，先给智爷满酒，智亮把酒杯往旁一拿，叫声兄弟你给哥哥满上酒，哥哥倒不客气，可有一节不是有老人家在座吗，先给他老人家满，回头哥哥再领。望天无法只得先给自己爹爹满上，然后给智爷满，智爷这才说道："这个办法这就不对，按说广后张方到了咱们家里就算是客，就算不是外人，怎么应当先给我斟酒呢。"望天说道："咱们不论那个，除去老人家之外不就你的岁数大吗。"说着又去给广后满上一杯，张方这才说道："这大概该着我了吧。"望天说道："他也不是外人不必忙。"说着就要自己先斟，张方说道："好么，合着我还在你的后头呢。"望天笑了笑道："这不是试试你沉的住气不？"说着把自己满上的这杯酒却给张方送过来，张方见了老爷儿们这还不离，望天说道："怎么着，这还不离。"说着还想端回去，张方赶紧喝了，却喝下去了多半盅，大家笑了一回，这才各自端起杯来，老爷几个开杯畅饮，尽醉方休。酒饭已毕，老人家周琪这才问道："但不知你们三位由打那里遇见的，还是一道同来的呢？"智爷先把自己到这里来，路途上所遇之事说了一遍，然后又提到路遇张方有心要进来龙山前后话说了一遍，大爷周琪一听遂道："上来龙山只有两条道路，那边就是樊家港，这边还有一条小道路是夹龙沟，既

然事情闹起来了，樊家港的道路当然就隔断了，除非夹龙沟可进不去，要打算说进夹龙沟可也并非是多么容易，不过你们来的这个机会太好了，我跟夹龙沟的庄主，向来有份人情，谈到了交情可没有多大，不过就是有个人情而已。每年他的寿日我必然出山给他祝寿，这就快到了，统共相差还有十来多天，到那时打算进来龙山可以随我一同前往，足可以混进他们的山寨。”张方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当时表示出来喜欢的不得了，大爷周琪这才问道：“我说一句话众位可别过意，来龙山这个地方是藏龙卧虎之地，如果平平常常的人可千万别进去，到了那里也是白费。”智爷听到这里将然要答话尚没说出来，这么个功夫张方答言，叫声老爷儿们：“你就放心吧，这位苗广后父传子受一对无柄槊，可称得起天下无敌，谈到了我侠客之子，剑客之徒，二次学艺学兼内外两家，所虑也就是无法进山，真要到了里面准可以搅他们一个地覆天翻。”周琪一听别看孩儿们年轻，说不说这也全都是成名的剑侠，老头子这才非常喜悦，话说完了，这就只可等简尧简玉国的寿期了，当时把他们几位安排休息地点，智爷留在书房内跟老头子作伴，望天仍然到后边去安歇。东房上三间一明两暗，可就是太岁张方苗广后两个人，一头一个，天交一鼓各自安眠。头天晚晌，平平安安任什么事也没有，白昼之间老爷儿几个凑到一处高谈阔论那全都不表。

单说到了夜里，广后正自己屋中打坐养神这际，忽然间听见外面有衣裳襟带的风声，把孩儿吓了一跳，心说居然有这么大胆的贼人前来暗探，又一想也许我等来到龙亭村，这个消息传到了来龙山，故尔有贼人前来暗含着探听也未可知。孩儿想到这里一声也没言语，打算暗含着出去将贼人拿住，也

好显露显露自己的能为。孩儿把主意拿妥这才慢慢的走到外面，看了看院子里面并无有动作，抖身上房，就见由打后坡过去一道黑影，一直够奔后宅去了。广后一看更不能舍了，倘若贼人到后面扰乱内宅那可怎么好，心说小子我要叫你走了，我就不叫苗广后。一面思索随后紧追，来到后院花园之中，这个人站住了。广后也是一位少年英雄，显出一番威武气概，广后用手点指大胆贼人："你还跑的了吗，依我说趁早束手被擒。"那个人一声也不言语，身形向前一纵挥拳便打，广后因为人家并不拿兵刃，自己也不拿军刃，徒手相对，二人就打在了一处，你还别不理会这两个人，还是打了个相逢对手不相上下。正然打到难解难分之际，听见有人喊好。原来病太岁张方也听见了，广后头里走，他也随后跟着，看见二人动手打得不分胜败，这才喊了一声好，这声好没喊完，就见那个少年飞起一腿够奔广后胸前踢来，广后往旁边一闪，伸手把那人腿腕子掳住了，少年不含乎，跟着单腿向上一踢，腿倒是夺出来了，靴子被广后给擦去了，这一来可了不的了，赶情靴子脱去，里面露出来窄窄金莲。张方哈哈大笑，小子赶情跟我那回一样。把个广后可给吓着了，慌忙之间莫明其妙；这是怎么当子事。就在这一怔之际，周琪周映光太平侠智爷，以及周望天全都来了，这时露出金莲的女子一抹身走了。老头子周琪这气可就大了，遂说道："你们年纪虽然年青，可全都是成名的剑侠的徒弟，行为上应当正大光明才对了，怎么敢在我的家中夜间来到后院，跟我的姑娘动手呢。"大家一听才知道方才那年轻人是女扮男妆，乃是老夫子周映光的姑娘。提起这位姑娘的武术太好了，名字叫周梅影，有个闺中的外号，叫作梅花仙子雪上飞，这也不怨姑娘，因为太平侠等到

此，老头子到后面去夸奖，前面所来的人位，除了智亮老侠客不说，其余有两个年轻的孩儿，可别看岁数都不大，全都是侠剑客的子弟，那个武术太高了。姑娘听了这个话有点儿不忿气，心说高又应当高到什么地方呢，莫非说还要高出我周梅影之外去吗。这位姑娘，平常日子本来就爱女扮男装，各处去玩耍，那一份英雄气概非旁人可比。他听了老人家这个言语，因为不忿气，打算试探试探这两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大能为，故此才来到前面，还没等她故意弄响动，将一上房，就被屋里人听见了，姑娘本来打算施展飞檐走壁，回归后面就算完了，那知道广后在后面追赶的甚紧，梅影一看既然如此，我何将他领到后面花园当场跟他动手，倒看看他有多大功夫。姑娘这才并不够奔后宅，一直把孩儿引到了后花园二人当场动手，姑娘一看才知道老人家所说的话一点不假，及至靴子掉了，姑娘觉着一害臊这么个功夫，老爹爹周映光到了，梅影这才趁着人多一乱之际回归了秀房，这里面的情形老头子周映光可不知道，当时表示出来很不满意。张方过来说道："老爷儿们这话你先别这么说，广后是跟我一同出来的"，遂就把在屋中听见动作，以为是有贼人前来，故此才在后面追赶，我们怎么也不知道，这是你的姑娘，如果知道的话也用不着动手了，早就找老爷儿们你说去了。"周琪一听这小子还不含乎，如果要知道是我的女儿还要问我了，倒不知他们问我什么，这才说道："张方，但不知你们要是知道是我的女儿问我什么？"张方哈哈一笑："老人家这个话难道说你还不懂的吗？我们来到你的贵府，我们可不认识你，我们可是跟老侠客来的，你敢留我们可也是看着老侠客的面子，咱们这叫因亲即亲，因友即友，如果你要说不愿意叫我在这里，也可

以把话说明白了，别的一概用不着，你想你女儿夜晚之间前来探听，我想是一定有什么作用，莫非说是有意行刺我等不成吗？别看我这么说，我们可不能那么想，话虽然这么说，你老人家回到后面问问姑娘，因为什么到要我前边来探，这个话不就明白了吗？”老头子周琪一听心里很纳闷，心说不错这是怨我把话说错了，我还以为是他们暗探后宅来的呢，闹了半天还是姑娘到他们这里来探听的。老头子话不好翻咀了，只可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更要到后面问问。”老人家这叫给自己下台阶，借着这句话够奔内宅去了。太平侠智爷把两个孩子全都让到了前面，广后这个时候非常后悔，“按说周老英雄也不对，为什么打发姑娘前来暗探，这不是戏耍于我吗。”智爷连忙拦住说道：“广后咱们虽是初次见面，虽然说是没有交情，在外面闯荡江湖就是一见如故，这个事不是已经这样了吗，你就别言语了。咱们说一句实话吧，人家那是姑娘，别管谁对谁不对，不是你把人家的靴子掳下来了吗，满都是他的错儿，你也就别说什么了，就拿咱们三个人说如果不是姑娘，另外来这么这样一个人，连咱们都不能答应他。”张方也跟着说道：“告诉你小苗有我在头里，绝以不能叫你吃亏，等到我说话不成了，论到动手的那个时候我叫你，你再出来还不晚。”这才把广后说的不言语了。这么个功夫后面打发婆子出来，请智老侠客到内书房，智爷知道这里头有事了，立刻够奔后面，老头子周琪看见智爷来了，这才叫了一声老贤侄，：“你说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吧，要说怨可情实是怨你这个妹妹，不应当夜之间前去暗探，我到了后面一问，姑娘呜呜的哭起来了，怨谁咱们先别说，这个话传到外面去与我的名誉有关系，再说姑娘因为羞耻的关系，也难保不出意外，我的意思

把姑娘嫁他，求老贤侄从中多多为力，除非如此怎么办也不能算圆满。”智爷闻听点了点头说道：“这个办法可倒是不错，就是有一样儿我跟这个苗广后也是初次相见，靠的住是他跟张方，你这不有这个意思吗，先别说出来，把张方找来你问他这个事如何解决，如果这个话由打他咀里说出来，这个事就好办了。头一节他们二人接近，再者说张方这小子别看年轻真不亚如智多星相仿，如果他要是点头答应了，广后那一方面就教给他去办，到那时我算姑娘这边儿的大宾大保，他就算男的那一头儿，这个事不就双方圆满了吗。”老头子周琪一听，心里想了想凭广后这个孩儿，如果跟我的女儿梅影配成夫妻这倒是天生佳偶，老人家心里自然是很喜欢，这才说道：“既然如此，老贤侄你暂且回归前面我打发人去请张方就是了。”智爷点头出来，老人家把家人叫过来附耳如此如此，家人答应来到前面见着张方叫了一声少剑客，：“我们老爷子在后面书房，请你到那里有句话说。”张方一听乐了，“喝，还请我到后面，这是什么事呀，说着话看着苗广后不住的直乐，家人旁边催促，张方这才够奔后面来到的书房。老头子客客气气让张方上坐，这小子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下了，遂说道：“老爷子叫小子到后面来，不知有何见教，请你老人家当面说明。”老头子周琪，手理着胡须先哈哈的笑了一阵，然后这才叫声少剑客：“适方才老朽说话一时的莽撞，望求少剑客勿怪我，我回到后面一问才知详细，这个事虽说可也不怨我的小女，只是怨老朽多说话，皆因你与苗广后全都小小年纪，这样英雄将来实在不可限量，因此我到后面夸奖了你们几句。小女也是好奇心盛，打算开开眼看看这位少年英雄到底是怎么个高法，本打算到了屋顶上面，故意的弄出音声，要试探试

探你们的耳音如何，没想到只是衣襟带风，却被你们听见了，姑娘有意回归内宅也就算完了。皆因后面追的太急，故此才想起和他当场动手，试试武术如何，这才奔够了后面花园，少剑客这个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事当然是怨我们爷儿们，到现在咱们先别提怨谁，我的女儿当场跟广后动手，以至于脱靴现足，常言说的好女子撕袍掳带，就算失节，这个话要是传出去，与老朽的名誉大有妨碍，这时候小女，瞒怨老朽不应当留你们在家，不然那里会有这种事，老朽可也埋怨她，不应当背着我私自前去暗探，事到如今这可应当怎么办呢？智亮已经对老朽说过了，少剑客年岁虽小足智多谋，故此老朽请你到后面，替老朽想个相当主意才好。”张方把话听完了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老人家，：“这段事分明你老人家跟智亮已竟有了相当的办法，依我说打算什么主意，就请你明说吧，方才不是说了吗，因亲即亲因友即友，你跟智老侠客是至友，我跟智老侠客也是至友，打算叫我干么你就说吧。”周琪一听这小子这个坏，话虽没说他早就明白了，老头子这才哈哈一笑，“少剑客既然如此聪明，不错，老朽正要有事相烦，我的心意打算把小女许配广后，但不知人家已经有妻室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算是巧极了，望求少剑客多多为力。”张方说道：“我早就知道这么回事，除这个办法之外，别的还是没法，广后倒是还未娶妻，可有一节这个人的事情非常不好办，这不是你说到这里了吗，我办着看就是了。”周爷只得再三托付，张方告辞够奔前面。

看见广后他一点手二人可就够奔东上房去了，将然一露这个话，广后说了八个不成：“岂有此理，本来我们就担着份嫌疑了，如果是那么一办，那不是诚心这么办了吗，无论如

何我也不能答应。”张方说道：“这个话是这么说，人家那是姑娘未出阁的秀女你知道不知道？你跟人家当场动手把人家靴子掳下来了，你说人家姑娘还怎么活着呢？这个话要是传说到外面去，人家的脸面得应当往那里放，妇女全都心窄，你这个应当知道，你要说成不了夫妇，或者人家姑娘就得自尽死了，真要是这样你想想这是缺德不是。”广后一听遂说道：“你不能把这个缺德放在我的头上，这个事不是怨我，我找他去了，无缘无故前来探听，我那里知道他是女的，如果他要跟我说明了，不但不能掳靴子，连手都不能动，当然不怨我，无论出了什么事，怎么怨着我呢。”张方说道：“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人家的话呢，既人家也说是怨自己呀，不过事到其间，除非是这么办，别的没有办法。”广后连连摇头，这时张方可真急了，遂叫了一声苗广后：“我是已经这么说了，如果你再不答应，你那就叫不够朋友了。”当时广后一听遂着说道：“张方你说这种话委实是欺侮人，既然这段事不怨我，答应不答应不是由我吗，你为什么强迫着我答应呢。”

两人说话，越说嗓音越高，这时候太平侠可不能不问了，这才走过来问道：“你们二位说闲话这是为什么呢。”张方一听叫声：“老爷儿们你进来吧，我这里正打算请你去呢，现在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情，他非不认可不成。”太平侠智爷这才叫声：“苗少爷这个话是这么说，往好处说那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往不好处说已经闹到这样了，非这么办圆满不了。”广后一听智爷不给自己评理，自己是不是应当答应呢，想到自己家里有老人家这个事总算是大事，应当由老人家主持才对，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办，太平侠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叫声苗少爷：“可别看我跟你们令尊可不常接近，提起来也全都认

识，老人家那一方面全都有我智亮一面承当，这个事你还不放心吗。张方算是男家大宾，我便是女家的大保，有宾有保这还有什么包涵么。”广后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个张方也没言语，走过来强在广后万宝囊中搜出一件东西乃是钢铃一个，这本是护身的暗器，跟人动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以此打敌人，别看东西不算甚大，打在头顶上面立刻就得亡命，就是打在身上也得立刻栽倒。当时张方把这个钢铃搜出来，就作了定礼。这个时候的广后无法也就算答应了，当时张方手托钢铃够奔后面去了。老头子先谢了谢张方，然后把钢铃接过来，亲自送到后面，交给梅影，嘱咐姑娘心里不必难过，跟你动手之人，我已经将你许配于他了。这就是人家的定礼，你要好好保存，过门之后再交还人家。姑娘梅影听了这个话满心欢喜，可就是抬不起头来去接这只钢铃，老人家也明白这个意思，说完了话后把钢铃放在后面，对周老太太把话说明，老太太当然很喜欢了，在这时天也就才交半夜，这场事就算平复了，别的全都不表。

单说的是姑娘周梅影，等着爹爹出去之后，自己把钢铃收拾起来，心里那份喜欢就别提了，到不是喜欢别的，皆因自己身上的武术，不敢说第一也很够看的，倘若嫁一个无能之辈，未免这一辈窝囊了，苗广后这个能耐，自己跟他当场动手，这算是亲眼观看，只在自己以上，不在自己以下，除此之外那份人材长得那样标致，真正是天匹良缘。钢铃收起来自己越想越乐，心里一高兴想起寒池村卢安妹妹来了，不如我前去她给送个信，这个姑娘是寒池村主望海犀牛赛哪叱卢明卢子芳的女儿，可算世代交好，卢家姑娘外号人称飞星穿明月妙手卢馥英。这二人时常女扮男装各处去游玩，就是

夜间也不断的你看我来，我看你去，皆因身上全都有飞檐走壁的能耐，往来很不算回事。故此今天晚晌梅影一高兴，看了看这个天时还不算晚，这才给馥英前去送信，到了卢宅并不行走大门，仍是越墙而过，到了后宅正赶上卢馥英尚且在后园里面练习武功，看见梅影到了。二人这才一同进入绣房。馥英叫声姐姐你这是由打那里来，梅影告诉他由家里来，有一段事我特此前来给你送信，梅影将话说到这里又停了停，像周梅影她就应当实话实说就算完了，一时之间羞愧他又觉着这个话不好出口，他把这个话倒过来了，叫声妹妹“你猜我送的是什么信？”馥英说道：“这个事可叫我上那里猜去呢？有话就请你说吧。”梅影笑了笑：“我是报喜信来了，我的父亲给你说了一门亲，这位妹夫太好了，乃是剑客之子武术高强，你说这个事可喜不可喜。”在周梅影这是说着玩随便一谈，可是馥英也不信，遂说道：“你这是诚心斗着我们玩，没有这个事，听你这一说来路就不对，没头没脑无名无姓简直的就是没有那么一种事。”梅影又重了一句道：“怎么你不信我还能赚你吗，这人姓苗双名广后，现在还在我们家里住着呢。”馥英说道：“那么这是实在的事。”梅影说道：“可不是实在的事吗，到明天你就得着信了。”彼此又闹着玩了半天，时候也不早了梅影回家。

馥英一想，既然有这个事明天我的周伯父必然请我的爹爹前去，我何不今天晚晌先送个信给他老人家顺便探探爹爹的意见如何，姑娘把主意拿定，够奔书室，看了看老头子秉烛看书，尚且未睡。姑娘启廉笼到了里面，老人家卢明抬头一看姑娘到了，遂问道：“天已竟不早了为什么还不睡去呢。”这位老头子跟前无子就是这么一个女儿，那真正是爱如掌上

明珠，只要姑娘说出来，不管是什么事老头子就没驳过，就是早早晚晚这分爱护，真称得起是慈父。故此看见天时不早了，才问姑娘因为什么还不去睡，人要失了眠可容易不舒服。姑娘这才说道："不劳爹爹惦念，不然孩儿也就早睡了，皆因周家姐姐将然走了，他到咱们家里说是特为送信，周伯父那里来了几位朋友，从中有个姓苗的叫苗广后，人品端正，武艺超群，我周伯父给孩儿我保了亲了，说是已经主了，到明天早晨就给你赴这来了。"卢子芳这份喜欢就别提了，叫了声英丫头："这可是你周伯父跟咱们爷儿们有交情的地方，你看不出来吗，在咱们这个红梅岭之中就选不出一个可做亲的人家来，我正然为难这件事没有办法泥，凭孩儿你这个样儿，要是给一个窝窝囊囊的人家，不用说孩儿你心里不甘心，就是为父我也舍不得，如其经你周伯父选的人，那当然错不了。他老人家是阅历江湖的一位老英雄，既然出头保亲当然是一点挑儿也没有。既然老哥哥如此分心，明天我就别等请了，明天清晨起来我先前去看看去。"爷儿两个说了半天话，这个时候天可实在不早了，周爷叫姑娘到后面去休息休息去，自己也好歇歇，晚间无书。

次日天明老头子卢子芳，梳洗已毕用过了茶点，自己可不敢耽延，怕的是老哥哥打发人到了，自己觉乎着过意不去，换好衣服这才由打家里动身，这个寒池村离龙亭村才三里地，红梅岭地方最大的村庄，可就是龙亭寒池村，其余还有些个小村庄，离着这个村子很远，三里地搁在周爷的步下很不算什么，霎时间到了，来到周爷门首，家人看见请安，"二爷你里面请吧"。周二爷往里走着家人头前报信跟大爷回周二爷到了，周爷一听二弟来了迎到书房门外，叫声二弟我这正打算

打发人前去请你泥，这巧极了。周爷是因为姑娘说妥了人家，当然今天得摆两桌喜酒，难道说那么知己的朋友还能够不请吗，那知道周爷一听正对簧，来到屋中道才说道："既然哥哥如此费心，兄弟既已得着信了，还能够等请吗。"周爷一听不知道是怎么句话，也许是他听见说了，我今天请客，要不说我费心干什么呢，昨天夜里的事，他怎么就会知道了呢？也许他的姑娘来找梅影把消息得去，当时周爷也就是随口答应"啊"了两声，这么个功夫从人把茶献上来了，老哥儿俩对坐也不过就是说些个闲话。卢爷想着过了一会，周爷当然得把姑爷叫出来见见岳父，不但不见连提这个都不提。卢爷又怕说急了叫哥哥笑话，绷了一会又绷了一会，过了这个功夫很大，周爷始终不提，卢爷可实在绷不住了，这才说道："大哥不是蒙你给你侄女保了一门亲事吗，请你费心把我们姑老爷请出来见见。"周爷一听就怔了，半天没答出话来，心说这是那里的事，我多怎给你的姑娘保亲了，老人家净怔着不成，只可问道："二弟你说的这是那里话，愚兄并没有给侄女提亲啊，是你的侄女梅影已净许配苗广后了。"卢爷一听当时脑筋就蹦起多高来，事到如今不能不实话实说了："昨天夜晚侄女梅影亲自去送信，当面跟小女说的，说是你老人家给保亲了，怎么到现在又变成你的姑娘了，这真是岂有此理。"大爷周琪叫声二弟，："这并不是变的，昨夜晚是如此这般这么一段事，愚兄始终没说这句话。"卢爷一听不由无明火起，叫声哥哥："咱们这样交情，你可比我岁数大，别的事都能够打哈哈，这个姑娘说婆婆家也有闹着玩的吗？小女听了这个话亲自对我告诉的，所以我才早早来到这边，到现在是这么段事，叫我回去见着小女说个什么呢？光棍做事可怕翻过来，比如说你

的姑娘要是有人这样对待你，你愿意不愿意，这个话我没法子回去说出。”周爷一听无法这才说道：“兄弟，这个话可并不是哥哥我说的，这可是孩子们没有见识。”卢爷说道：“别的事都可以没有见识，这是说着玩的话吗，你这叫戏耍我们爷儿们。”周爷一听也急了：“话要是我亲自说的当然也没有这个事，小孩子的话根本就不应当听，咱们这个交情可不过说别的，是我周映光戏耍你们吗。”卢爷道：“老哥哥到现在咱们就别提交情了，有交情还能有这个事吗，别的话不用说，那只可是你回复你的侄女去吧，不然我没脸回我的家门。”老头子周琪道：“我去回复他却倒不算个什么，不过兄弟你这个话说的太差着了，你我弟兄不是这个交情。”卢二爷听了这个话更急了，叫声兄长：“咱们说话可得上理上说，拿着姑娘亲事打哈哈，这是有交情人办的吗。”这二位言语之间非常激烈，那个情形似乎就要绝交情，这时候太平侠智爷听了不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不在这里住着那就不用说了，既然住在这里人家有事，可不能不管，想到这里这才走进了书房，将进到了里面就听周爷说道：“这就是我那盟侄，太平侠智亮昨夜之事他是完全知晓，你打听打听这个事怨我吗。”智爷这才叫一声伯父：“这位是谁？你给我引见引见。”周琪从中指引这是寒池村的庄主，姓卢名字子芳，外号人称望海犀牛赛哪吒，也是我的拜弟，智爷一听一听这是老人家的朋友，这才过去见礼，卢爷还礼让坐。智爷这才问道：“但不知二位老人家何事这样着急？老弟老兄的了，有事慢慢的说。”卢爷先抢着把昨天晚间之话说了一遍，那个意思是抢着与太平侠评理，智爷一听这个错可错的新鲜，这才向周爷说道：“老伯父你老人家先分辨这个理由，到后面先问问姑娘，究竟这个话是怎么说

的，还是姑娘把话说错了？还是那边姑娘把话听错了？你先问完了回头再说。”说话之间智爷暗含着使了一个眼色，周爷明白，遂着应一声；“也好我先去问问去。”老头子说着话站起身形够奔后面去了，老头子一见姑娘这个气就大了，叫了一声梅影：“你昨天到寒池村怎么跟卢家妹妹说的，你的二叔找到咱们家瞪着眼，非跟 我说给他姑娘要女婿不成，这个话是你跟他们姑娘说的，究竟你是怎么一回事。”梅影一听这本来是假话，人家认了真了，这个事不大好办，姑娘也不隐瞒把昨天跟卢家姑娘说话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头子闻听急得直跺脚，叫了一声孩儿：“你只顾这么一说，到现在你的二叔在前面不依不饶，你说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吧。”老头子说话的光景，家人外面说道：“智老侠客请老爷子有句话说。”老头子长叹一声这才转身出来，家人悄悄的说道：“智老侠客说的，他老人家陪着卢二爷谈话，让你老人问计张方，或者他有相当办法。”

周映光一想这个话也近乎情理，自己才够奔东跨院，找着张方因为有广后在旁边，这个话不好说这才把张方叫出来，叫声少剑客：“昨天的事尚且没办完，紧跟又出了事了，没别的还请你想个相当办法才好。”遂就把卢二爷不依不饶前后话说了一遍。病太岁一听好家伙这位小姐怎么这么淘气，卢家姑娘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多大年岁，周爷说道：“不过比小女小一两岁，容颜武术全都差不多。”张方听到这里乐了，“这么好的姑娘，还怕找不出婆家来吗？何必还要讹着人不答应呢，他不是跟你要姑老爷吗，你就给他找一位就完了吗。”周爷说道：“话说的明白，我到什么地方找去呢。”张方说道：“这不是现成放着一个人吗？”周爷说道：“他已竟定了亲，如

何能够再娶。”张方笑了笑：“老爷儿们，阴错阳差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想着不管办不了。”张方道：叫我出主意惟一的办法就是平分秋色，老头子一听明白了，莫非你有心把卢家的姑娘，一同嫁苗广后吗？”张方说道：“除此之外并无解决的办法。”皆因话已经说出去了，请想这个姑娘说亲还有闹着玩的吗？如果这个话当了笑谈，那就等于骂街，这个话就是这么说人家还不定愿意不愿意呢，到了那个时候不分谁先谁后二人一般大就是了。周爷一听就是这个办法倒也不错，可就是怕卢爷不答应。又一想这个事，也没有什么不赞成的，当时叫了一声张少剑客：“我们二人这个交情，可不是一年半年了，无论怎么圆全，还是把这段事压下才好，就请你照着这个样儿办去吧。”张方答应一声这才够奔书房，智爷一引见，把这位卢爷吓了一跳，好跟象望天长像整是一对儿，天下事真正是无独有偶，张方看了看卢爷叫了一声老爷儿们：“你跟周老英雄阴错阳差，有点儿未能解决，但不知是怎么当子事，你要看的起小子张方，你可以说一遍我听听。”卢爷一看张方这个样儿，心中说一个小孩子还要打听这个事，有心不说观看面子不好意思的，只得把经过之事说了一遍，张方听完了，嘻嘻一笑老爷儿们：“姑娘大了给他说主儿，这是当父母应尽的职责，为什么你还不给你姑娘说人家呢。”老头子一皱眉叫声张方少剑客：“这个话谁不明白，都知道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不过我们这个红梅岭之中就没有一个相当的人，你说叫我把姑娘给谁去。”张方闻听说道：“当然像你这么高的身份，平常的人不能给，类乎侠剑客的后人，不中不离撒手就完了，你看看我怎么样？”这句话把老头子吓了一跳，好家伙莫非说要叫我把姑娘给他不成，老头子将然一打沉，张方说道：“你放

心，可不是我，我说类乎我这样的人，你的姑娘能给不能给。”卢爷一听遂说道：“莫非你所说的是望天不成吗？”张方笑道：“望天不成，长的跟我这个德性一样，再说你们老二位又是通家之好，也没有结亲的必要。”卢爷一听这小子说话吞吞吐吐，说的这么容易，眼前头有的是人，到底叫我把姑娘给谁呢，张方说道：“可惜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连这么点儿事都听不明白，不是眼前头就摆着一个苗广后吗？长的也不含糊，那个武术也很可以，如果把你的姑娘许配给他岂不是天匹良缘吗。”卢爷一听这小子说了半天全都是费话，这才说道：“苗广后已竟定亲那乃是周家的女婿，这个话还说什么呢。”张方一听哈哈大笑：“老爷爷儿们你这个心眼太死了，难道说一个男子就不许娶两个媳妇吗。”卢爷一听叫声张方合着是你打算叫我的姑娘作二房啊，张方笑了笑道：“不对，同时定婚将来一块过门，怎么叫二房，如何叫大房，我就不明白。”卢子芳一听这倒是个办法，、莫若叫两个姑娘完全嫁了广后，往常他们就很好，无大无小这倒不错，想到这里心里是倒很喜欢，可有一节就怕人家不准满意，这才说道：“张方你说的这个办法倒是有这么一说，可有一节，亲事究竟是人家先定的，倘若我大哥那方面不满意怎么办？”张方一听准知道成了，这才说道：“老爷爷儿们，如果周老英雄他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可是应了那句话了，我情愿帮助你兴问罪之师问问周老英雄这个戏亲之罪。”卢爷一听很好：“现在我的周大哥尚且在后面，就请少剑客前去把这个话跟老人家说明了吧，如果没有别的话，那只可求你们二位多多分神玉成其事。”张方点头答应，这才够奔后面，跟周爷把话一说，老头子倒很喜欢，早已就通知了梅影了。梅影这个姑娘倒也喜欢，他恨不能叫馥英也嫁了

广后，这也是姐妹走的好的关系，当时周爷也来到前面，老哥儿俩相见，周琪叫声二弟："我已竟问了你的侄女，不错他这个话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把他申斥一顿，然而这个事也无法挽回，张方少剑客他出了一个主意，未知二弟可肯其叫侄女屈尊了吗。"卢爷说道："这个事在我这里就算没有说的，不过就是得问问你的侄女，据我想果然这么办了，你的侄女他也不能不愿意，就是未必人家广后点头。"周爷这才说道："这个事这样一来，那可算是三全其美，我也就对的住我的侄女了，至于广后这一方面那只可托智老贤侄张方少剑客去办，或者不至于不成。"卢爷叫声大哥："你既然这么说我可以吩咐一声，叫家人把广后请出来当面求他们二位说了，成与不成小弟好听个回信。"大爷摆了摆手道："这事不是大庭广众可以说的，现在就请他们二位前去就是了。"

智爷同着张方够奔东跨院，见着广后一提，苗广后不由得就是一怔，遂说道："这都是那里来的事，周家姑娘，只可是埋怨我，总算我跟他动手了，脱下靴子来了，这个卢家的姑娘难道说我也招着他了吗？"张方道："你这种话先不用说，我先问问你，周家姑娘已竟定妥了，那是你的未婚妻不是。"广后说道："那自然不能反悔了，我说不是不用说姓周的不答应，连你们二位也跟着没完哪。"张方说道："还是这个话呀，既然是你们未婚妻你就应当管这个闲事，虽然你没招着卢家姑娘，你媳妇可招着人家了，你为么不管呢，到现在人家好心好意打算把姑娘给你，你倒不愿意了，如果你要说未婚妻惹祸你管不着，我也有定下没娶的媳妇，我想法子把他叫来当面骂你一顿，你可别找我，别的话不说，快快拿定礼来。"广后还要分辨，怎奈张方不容，无奈这个定礼可真没有了，因

为孩儿身上所带的全都是军刃，除了军刃之外别的东西全都没有，就是头一次拿去的钢铃那是护身的暗器，到现在再找那里还有呢。张方想了好半天，一眼看见了广后晚间扎的丝绦了，遂说道："快解下来，千里姻缘一线牵，拿绳子捆上更结实，就是这个定礼吧。"话说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愣给解下来了，拿到书房交给卢爷，"因为行路之间并没有可当定礼之物，老爷儿们你把这根丝绦收起来吧，"卢爷这才说道："各位全都在这里呢，咱们这儿算是没的可说的了，当然就是这个样了，我这个话说出来可不怕众位笑话，小女养得过于娇盛，这个事我先跟他说说回头见。"

卢爷说到这里站起身形告辞，老头也就是一盏热茶的功夫，就跑到了家了，来到女儿房中，先把定礼收藏起来不提，老头子怕的是姑娘不点头，先说周家姑娘昨夜前来他跟你所说之话完全是假的，所说苗广后倒是有这么一个人，小孩太好了，（其实老头子还没看见呢。）这个人已竟作了他们周家的女婿，自己说妥了亲事偏要前来哄弄你，妙手卢馥英一听，当时这个气就大了，叫了一声老爹爹："这个话是实在的吗？"老头子说道："我还能冤你吗，你听我把这个原因告诉你。"老人家就把周梅影如何夜探东跨院，花园动手，脱靴现足，因此成亲的话说了一遍，馥英连连说道："好既然如此，老爹爹你不用管，待孩儿我去找他算账。"说着话站起身形伸手由打墙上就摘取自己的宝剑，老头子说道："你先别忙，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这也用不着你不答应他们，为父一听也火儿了，别的事都能够闹着玩，姑娘说婆婆还有打哈哈的吗，当时我就跟你周伯父翻了脸了。"姑娘说道："我周伯父说什么呢。"老头说道："他不过是没理胡说，我们哥儿俩言语激烈，势在

动武，这个功夫有太平侠智亮病太岁张方，他们从中解说这段事，说来说去，打算叫你跟周家姐姐，两个人无大无小，一同许配广后，这个话我可不能不跟你商量商量，如果孩儿你愿意我就回去告诉他们，这个事可就算妥了。如果说你不愿意咱们再单说吧。”卢大姑娘一听跟梅影嫁一个丈夫这倒不错，不然我们姐妹离开还要想念呢，这样一来死了，还埋在一个窝里，这够多么好哇，这才问道：“这个办法，你老人家可知道我梅影姐姐愿意吗，如果他愿意孩儿我就愿意，假如是她多心我这个事当然就不能办了。”老头子听到这里心中欢喜，这才说道：“你的梅影姐姐，非常愿意，他所担心的就是怕你不乐意，实话告诉你定礼我已竟都拿来了。”说着由打腰间把广后丝绦取出来交给姑娘，老头子这才说道：“你周伯父今天摆酒贺喜，为父当然还得前去。”姑娘这时心里也凉森了，喜喜欢欢的说道：“老人家你就去吧，到夜晚之间，我再去找我梅影姐姐。”老头子才二次回到龙亭村周宅，大爷周琪不放心，一见面就问：“怎么样？二弟，侄女有别的话没有？”卢爷这才说道：“还是他们姐俩交情深，他说梅影姐姐愿意他就愿意。”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算平复了，张方接着说道：“这才叫不偏不向，别看周宅这分亲事早定一夜，姑爷还没拜见岳父岳母呢，一位岳父不值得拜，两位一块拜见。”

说罢到东跨院去请广后，苗广后到底还是年轻他觉着很不好意思的，跟张方说道：“暂时不见成不成？”张方说道：“你说什么，不但说不能不见，并且到了那个时候，还要你高声呼唤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广后给你老人家磕头。”苗广后一听，叫道：“张方你别琢磨我了，我连去见见都觉得不好意思，你还叫我如此真是难人所难了。”张方说道：“难不难管不着，

快走。”说着话拉拉扯扯把广后拉到了书房，张方就当了赞礼生了。姑老爷苗广后拜见二位岳父大人，先用手向周爷一指，这是岳父老大人，行礼吧，孩儿广后无法赶紧向上磕头，行礼毕。又一指卢爷道：“给这位岳父大人叩头，”孩儿照样行了礼，把两个老头子乐的，胡子不捋拿手往下揪。张方说道：“按说智老侠客是女家的大宾，我是男家的大保，也应行礼谢谢冰人，好在咱们都不是外人，暂时写个浮欠，等到迎娶的时候，我再等着受双礼就是了。”广后打算出去，却被张方一把拉住，“走可不行，回头还有喜酒呢，咱们大家得坐在一处，痛饮一场。”这个时候可也就到了饭时了，周映光吩咐后面厨房，赶快摆酒，老爷儿六个，齐齐整整正一桌，大家团团围住，在酒席筵前少不得要说几句客气话，智爷张方跟二位老人家道喜，两个老头儿也还礼道谢，谈笑风生非常热闹，酒饭已毕大家可就说起正经话来了。

卢爷打听因为什么张少剑客要进来龙山呢，张方就把樊家港如何跟广东龙门县八卦堂的王十古套事，前前后后全都说了一遍。卢爷听罢这才明白：“要说来龙山他跟我们弟兄是井水不犯河水，谁也碍不着谁，至于夹龙沟原先他也不是跟来龙山一致，就皆因跟樊家港闹事，来龙山出头了解，这才三方面合而为一，彼时他也会劝我们弟兄加入来龙山，由来龙山寨搬喽兵来看守庄村，可是显着威风的多，我们弟兄因为名誉的关系，不肯跟他等合作，但是简家弟兄对于红梅岭够着交好，大爷以为不好意思拒绝，故此才跟他来往。这一次打算进来龙山当然就是在来龙山入手，来龙山的道路就是分为两条，一为樊家港，一为来龙沟，如果到了夹龙沟闹起来，人家没有个不知道，红梅岭从此就算跟来龙山套上仇了，

咱们大家可要防备好了，以防贼人暗算。”周爷想了想：“年岁老的太多了不成，光年轻人当然办不到，只能带领两个孩儿，或者再带两个徒弟，咱们这个人位当然也得研究研究。”卢爷道：“张少剑客广后当然是准去了，望天去不去呢。”周爷说道：“他跟张少剑客可算是一见如故，既然张少剑客前往他不能不跟着。”卢爷道：“这就有了三位了。”老头子这才说道：“我当然不能去了，向来不去，猛然间去了，岂不叫人多疑吗。现在不是三位了吗，叫你的侄女跟去也倒不错，寒池村有我看家，这边叫梅影姑娘看守，外面还有太平侠照料一切，大概不要紧。”周爷一听这个话也对，如若再叫梅影去了，家里就没人了，再者说我们这边去的人太多，卢宅一个人不去，也显着不合适，好在这二位姑娘都会女扮男装，可见人家卢家姑娘比梅影还强着一层，人家卢馥英是天足，绝以没有脱靴露金莲的事，漫说靴子脱不下来，就让脱下来也不怕人看，看也看不出是女的来。周爷一想这倒不错，两个丑的丑如鬼，两个俊的俊如仙，我这个上寿带的这四个孩儿太有意思了。这个话计议完了，也不过就是等候日子，二位也见着面了，梅影还嘱咐馥英到了山中多多留神，千万别自己冒险，遇见什么事情，可以跟诸位英雄商议一下，千万别固执己见。

数日的光景无尽，这天可就到了人家夹龙沟催生的日期了，寿贴也就送到了，大家这才预备寿礼没有问题。孩儿望天跟张方算是老人家的儿子，广后跟馥英算是老人家的徒弟，由打头天晚晌，馥英就住在了周宅，次日清晨梳洗已毕，换好了男子的服装，好漂亮小伙子，在院子里面遇上张方，小子连说道：“咱们一路同行的师兄弟可是四位，有我有望天，

有姑娘你，还有一位姑娘你不认识我给你引见引见，苗广后你快来我给你见见。”姑娘遂说道：“好，你把广后叫出来给我们见见吧。”张方看人家姑娘不在乎，自己可也就不斗了，不过哈哈一笑，自己可就走了。众人来到书房里，这对夫妻尚且没见过面，免不了彼此全都看看，当然是心满意足。这个地方周老英雄算对了，当时跟广后说道：“这位姑娘是馥英，见面之后不可拘拘泥泥，皆因你们二人算作我的徒弟，张方望天二人算是我的儿子，你们四个人当然就是师兄弟相称了。”四个人各自答应，这一说不要紧，张方又占了便宜了，就属他的年岁大，当然他是大师兄了。全都预备完毕了，老少五位动身。

礼品有两名长工挑到山口，交给守门的喽兵就不管了，老头子说明来历，有人回进去。霎时间听见锣声响亮，原来是本山二位寨主亲自出来迎接，老人家带领四个孩儿跟随二位寨主来到了大厅院中，就见高搭寿棚，真正是高朋满座。要是别位到了山上，简家弟兄当然就得把所有的亲朋全都跟老人家引见引见才对，惟独周爷到了可就不然了，简尧简大爷知道周爷的毛病，对于外面这些个江湖的朋友全都不愿意拉拢，所以他不给引见，单把老人家让进北面屋中，可就是四个孩儿在屋内相陪，这里候外面所有来的亲朋人等大家可就全都纳闷，别人到了，不过就是栏下招待，怎么单单这个老头儿来了，就让到这里来。从中有好说话的当然要打听打听，连着来过几趟的知道这个意思，众人说道：“这可不是头一次了，怎么这位老头儿来了，也是这样招待，这大概是这个老头儿好静，跟庄主有这个交情不能不来，所以才让到屋里。”说这个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子姓程名玉，外号叫花里游

蜂程玉，这小子一听向这说话的人问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那个人说道："马扎扎大半是姓赵吧。"另外有一个人说道："这个你可说错了，怎么会姓赵呢，他是红梅岭龙亭村的庄主，姓周，名字我可不知道。"花里游蜂程玉一听红梅岭三个字，遂说道："既然你知道红梅岭，我跟你打听，那里还有一个大村庄，你知道是什么地名吗？"那人说知道："红梅岭之中就是两个大村庄，一个是龙亭村，那一个是寒池村。"程玉说道："这个寒池村可是东西街道分前后两道街，在前街一进东边村口，路北有一座老爷庙是不是？"那人还："不错不错，你到过吗？"程玉说道："去过几趟，说是他们是红梅岭的，我倒要看看。"小子说道将然站起来，旁边他的盟兄弟醉八仙李香一伸手把他拉住了，"你看人家有什么用处呢？"程玉向着李香一使眼神，小子不但不拉他了，跟他一同站了起来，在周老英雄门口来回走了几趟，小子看够多时，用手一拉李香的衣裳襟，两个小子来到无人之处，程玉向着李香叫了一声兄弟："你看见老头带的那几个孩子了没有？"李香点头答应："我已竟看见了，难道说这里边还有什么事不成吗。"程玉一皱眉，喝了一声："你这个人记性太坏了，你看见他统共带了几个孩子。"李香说道："一共四个，难道说这还看不见吗。"程玉说道："既然你看见四个了，都是什么长像你看明白了吗。"李香被程玉这一问，似乎想起一件什么事来，点点头啊了几声："莫非说是他吗。"程玉说道："不是他是谁呢，你说看看好不好。"李香说道："看看又有什么呢。"程玉说道："嗳，既然看明白了，咱们可以跟简大哥摸摸根，倒看看他是怎么个份儿，说不定这里头就许有便宜。"程玉一想这个话很对，遂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去打听打听。"两个小子这

才一同够奔大庭，悄悄的就把大庄主简尧叫出来了，走在以前那个无人之处，程玉这才叫了一声大哥："方才来的那位老头儿，你老人家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位老头你认识他吗。"简爷一听不由得说了："兄弟你这倒话说的够多么奇怪，人家来到这里来拜寿，我能够不认识他吗，不止认识并且还是交情莫逆，不知道二位弟兄问他作什么？"程玉闻听点了点头，叫声大哥你可别多心："既然前来拜寿当然是有交情了，不过我这个话不能不这么说，你老人家既然跟他有交情，他所带的那几个年青的孩儿，你全都认识吗。"简大爷一听这句话倒被他给问住了，他所带几个孩儿还不知道呢，更谈不到认识了，皆因一时忙忙乱乱，他也没顾得给我引见，他们二人既然问这个话必然有事，这才说道："这个事是今天很忙，他尚且还没给我引见，这事要打算明白非得我去问问他不可，但不知你们二位有事没有。"程玉说道："大哥，如果这里头要是没有事的话，我们弟兄也不叫你，既然把你叫出来这里头当然有事，既然你不知道，你可以设法子去问问，究竟四个人是老头的什么人，回头你再跟我们哥两个说。"简爷一听知道这里头有事，这可就不能不问了，道说道："好，二位在此别动，我去问问就来。"老头子说完了话，一直够奔大庭院来，到周爷屋中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说道："老人家你是好福气，这几位全都是你老人家跟前的吗，周爷一听遂用手指望天张方说道："这两个是我的犬子，又一指广后馥英这是我的两个徒弟，"说着叫四个孩儿过去行礼，简尧伸手相扶，先问了问小瘟神叫什么名字，然后又问张方，张方因为他叫望天，他才说道我叫望云，这哥儿俩到挨着。又问广后孩儿姓苗叫苗秀，馥英说姓唐名唐荣，四个孩儿的名字除望天之外，这

三个人都是当时编出来的，周爷听着非常可笑，几个孩儿全都够聪明，在家里还是没预备这一手。简尧把话问完了，说了几句夸奖的言语，这才叫周爷坐着，自己要去别处张罗张罗，周爷说道："不客气。"简尧出来一直走到前道，见着程玉李香两个人，就把刚才问话的情形一说，程玉一听不由得哈哈一笑，遂说道："老哥哥怎么样，这不是这个话已经说到这里吗，我先得跟你打听打听，你跟这位老头子是怎么的交情。"简尧到了这个时候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如何约周爷入伙，周爷始终没加入，自己因为爱他是条英雄，故此才套交情。程玉一听遂说道："可了不的了，既然如此这里面一定有了别的情形了，今天这个老头儿绝以不是安好心来的。"简尧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句话，遂说："二位兄弟，何以见得周老英雄不怀好意。"程玉这才说道："他所带四个人之中，我们弟兄认识一个，只是最矮的他并不是男子，那乃是个姑娘女扮男装，在红梅岭有个寒池村，他是寒池村第一首户的姑娘，既然瞒着大哥你，大概另有别情亦未可知。"简爷听着这个话可不能不相信，遂说道："二位兄弟这个话有没有先不用话，就让说是女扮男装，但不知二位兄弟怎么认得。"程玉说道："今天若不是赶上这个事，当然这个话不能说，这就没有法子了，不怕老哥哥你笑话，当年是这么一段事。"

书中暗表，这个小子他怎么会认识卢家姑娘呢，原来这两个小子是著名的拈花淫贼，终日各处闲游，后来想起来龙山夹龙沟，简庄主的生日到了，小子跟简尧还是数年前认识的呢，按说小子来了一直够奔夹龙沟不就完了吗，这小子他偏不这么办，在来龙山附近游逛，这一天正然行走，碰上一位年青的公子，长的这个好看真比姑娘还俊，程玉看见了以

后，好像是失掉了魂魄一样，向李香说道："兄弟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他就跟一年前看见你那个时候一样，这我要是想法子弄不到手里，我就得得了病。"二人说着话等这位公子走过去，程玉李香二人随后跟着，跟来跟去就跟到了寒池村内宅去了，程玉说："好了这个地方，到晚间前去探听，在东房口隐藏的时候，猛然间来了一条黑影，小子看看就是一怔，莫非说也有跟我一的嗜好的吗，小子暗含着观看，就见这条黑影，到了后院，明目张胆的跳到了院中，一直够奔东厢房，推门到里面去了，小子这才明白知道这是本宅的主人，赶紧绕到东厢房后坡，隔着后窗房往里观看，屋子里灯光很亮，小子一看心里又喜欢又为难，喜欢的将来这个人，正是白昼之间所看见的男子，为难的有这么好的夜行术，大概不容易手，小子正看之间，由打后面进来一个丫头，向着这位公子叫姑娘，程玉一听心说，莫非这个人是女扮男装不成，不然男子长的这样美貌的很少，真要是个姑娘是一等的人材了，别忙我得细看看，就见这个姑娘先喝茶然后洗脸，全都完了，打发丫头出去，这才把隔扇关好，坐在铺边上，那个意思要脱靴子，小子心说这就成了，只要你一脱靴子，我就明白了，果然不出小子所料，靴子到是脱了，露出来里面雪白的袜子，也不是窄小金莲，不过比普通男子脚鸭瘦小就是了，这一来小子可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想法看出这位到了是男是女，正然没法子呢，又见女子脱去了外衣，里面是石榴红缎子小紧身，这一来小子可看明白了，实在是个女子，因为胸前的双乳鼓起来多高，小子这个喜欢就别提了，可是喜欢了半天无从下手也是枉然，要说这小子可也真有个耐心烦，他在后窗那里等的这个功夫大了，就为的等姑娘睡觉，也不知道这位姑娘

想起什么来了，把宝剑及护手钩，全都放在眼前头擦了又擦，然后又取出来神桶甩弩，梅花钉，龙抓亮银镖，小子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这个丫头，既然有这么些个暗器，可见得他的武术并不含乎，按说小子看到这里就应当走就完了，他还不走，还要看看，姑娘把军刃全都擦完了，自言语自说道："人家却闹贼，我这里越是预备这么些拿贼的军刃，他偏不闹，这要是来个贼试试我的暗器，不也可以解闷吗，不用说别的就是这几样暗器，别说来一个就是三五个他也跑不了。"小子一听这个话不好，一拧腰上了后坡，慢慢的回归店房去了。李香见着问道："怎么样到手了没有。"程玉说道："咳别提了，咱们白天所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个男子，乃是个大姑娘。"就把前后的情形说了一遍。李香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别想看了。"程玉说道："那可不成，今天晚晌我还得看看去，或都可以下手也未可知，今天晚晌看完了之后，有什么话明天再定规。"李香听着这个话本来就很骇怕，那个意思劝程玉还是不去好，平常人家的女子还可以，既然他有那么高的武术那可不是玩的，倘若一个不留神，就许被他人之害。程玉说道："兄弟你不知道，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男装女子。"李香听了无法，只可由着他去就是了，一日无事到了夜晚，小子果然又去了，这一次却赶上姑娘拿着各种军刃到后面花园中去练武，小子隐在房上连一动也不敢动，等了姑娘回来，小子又爬在后窗户观看，他本是双足掳住阴阳瓦，用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隔着后窗户往里观看，小子看到这里，心里却发颤动，身上一软，双足就掳不住阴阳瓦了，哧的一声把小子给掉下来了，幸亏这小子功夫还不错，在半空里一折腰，算是没把脑袋着地，登落地上可是噗咚一声。姑娘馥英早就知道小子

在外面了，就是假装不知道，打算要拿自己的功夫把小子镇住就算完了。这倒不是姑娘不知道他有多大能为，怕他不敢出来捉拿，皆因这里面有个原因，姑娘的屋里一闹贼，这个话传出去未免不好听，没有别的意思也叫人琢磨有别的意思。莫若鸦雀无声，叫他自己走了就算完了，所以姑娘才擦军刃，这是昨天晚晌。到了今天小子一来，姑娘就知道了，故意的前去练功夫，就为的是叫这小子看看，他不就死了心了吗。谁知道这小子冤魂不散又跟回来了，姑娘未免有气，这个人可算找死，既然如此我今晚间我把这小子引进来，我给他个厉害，不然他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姑娘把主意想妥，这才故意把长衣脱去以色相引诱，在姑娘想这个小子看了这种情形，当然就进来了，那知道小子来了个坠楼，几乎没把卢馥英斗的笑了。程玉知道自己失脚当然被里面人听见了，不敢在此久呆，赶紧就跑了。

别看小子这时候走，那个心更迷的厉害了，回到店房，李香接着问怎么样了，程玉连连摆手就把经过这事全都说了一遍，李香听着这个话也是非常可笑，仍然劝小子别去了，程玉说的也好："你说不让去那不成，是我死了才成呢。"到了第三天晚间还去，姑娘可真急了，听见小子来了，就开门纵上房了。程玉这小子在后房坡听见了，反回身来一看，就见房上一条黑影够奔后坡而来。在黑暗暗中，他可看不出是姑娘来，他也万没想到，姑娘说够奔花园，又上房了，你还不知道个人是干什么的呢，这小子打算隐藏起来不动，看看这条黑影的动作，想到这里就顺着大脊爬下了，姑娘因为夜里常出来眼非常好，早就看见小子隐藏了。这位姑娘也是坏，他不是看见小子躲藏了吗，他就作为没看见，顺着小子身往后

转，你说这个姑娘坏不坏，转到小子的身后头，看了看小子正然在那撅着呢。伸手拿镖，一抖手照定小子的肛门就打去了，这也算是太巧了，不偏不邪，正打中了。姑娘使的这个镖，不过就是四寸来长，又非常的尖锐，再说离着的太近，劲头使的也是足，嗖的一声，这个镖的后面要是拴上点儿五色绸子还好，因为姑娘用的这是纯粹暗器，既不明带镖囊，也不挂镖尾，就是光溜溜这么一只镖，那知可了不的了，一下就给小子打进去，再想往外拔，都没法子拿。也仗着这小子经验宏富，有这份功夫，并不管这只镖，站起来就走，姑娘也并不追赶。这小子跑回店房，李香照样问："怎么样大哥，弄上了没有。"程玉说道："弄上了"，李香听着也非常喜欢，问："快乐如何？"程玉说："倒是没有快乐，痛苦不小，不但是弄上了，到现在还没弄下来呢。"李香听着这个话莫明其妙，怎么还没弄下来呢，程玉说道："叫人家弄上了，快着点兄弟。"说着话赶紧解中衣望炕上一躺，程玉说道："兄弟，快着点儿给哥哥设法子弄出来吧。"李香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赶紧观看，原来程玉顺着屁股往外流鲜血，李香将然要问，程玉就把被人家一镖打进了肛门话说了一遍。李香摸了摸，倒是可以摸的着，但是也没有办法往外拿，程玉自己倒想起来了，蹲在地下往外拉，你说这个法子还是真灵，并没费事就把这只镖拉出来了，还拉了不少的鲜血，擦抹干净这才上炕睡觉。李香问道："明天晚间还去不去呢？"程玉连连摇头，不但不去了，休养几天快快离开这地方，倘若叫他知道咱们在这里住着，她要是跟咱们遇上的话，也当然不能放松。李香嘴里不说话，心里这个乐就别提了，心说要不是来这么一下，这小子也不死心，这一来就完了，小子养了几天之后，又跟李

香游玩了些日子，可就来到简国玉的生日不远了，二人够奔夹龙沟。简尧这个人最好交朋友，皆因二人是祝寿来的，当然是扫除舍宇，让两个小子住下了。盼到了生日这一天，由打早晨起来，拜寿的宾朋来的很多，到了老人家周琪周映光来到这里，因为简爷特别招待，众人说闲话，提起夹龙沟外的红梅岭了，小子想在那里得过便宜，这才前去观看，如果说看见别人小子程玉他不认得，这位用镖照顾他的肛门，这如何能够不认得呢？当时简尧一问小子就是没把镖打肛门事说出来，夜晚前去采花未曾得手的话说了一遍。简国玉一想这个话，可不敢说一定，再说程玉这小子行为也不正当，早知道他在外面采花作案，我还不交他呢。忽然间又想起，你说这个小子要是有了别的可怎么好，话虽然这么说事已过去了，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又多心这位周映光他为什么带着卢家姑娘女扮男装前来上寿呢，自己又想了想，啊，这个周琪周映光，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他就是一个儿子，他说他有两个儿子这个话也不对，莫非说他按着什么心不成吗？还有一样，就是他带了卢家姑娘，这个话也应当跟我说明白了才对呢，为什么瞒哄着我呢，想了好半天这才跟程玉说道："你们二位先别忙，等着开了筵席之时我先用言语探探他没有假不用说了，倘若有什么破绽，请二位贤弟帮忙把老儿周琪当场拿获。"像这个问题简尧就应当告诉有交情的主儿，告诉有能为的主儿就对了。他因为是大寿日子，来的全都是祝寿的，叫人家知道有这种情形就仿佛不好看似的，对于谁也没说，这个地方可就算简尧的错。

过了功夫不见甚大可就到了午饭的时候了，当时调摆桌椅，大家谦谦让让入位全都坐好了，山肴海味陈列满桌。另

外把周家爷儿几个单让到一张桌上，这可到好连个陪着的都没有，张方跟望天这两个小子，本来都是坏透的人了。当时小哥儿两个，跟茶房要了一个大碗，二人把酒满上就划起拳来了，呼三喝四喊了起来，一块坐下的统共二十几桌，那一桌也没有他们喊嚷的厉害，这些个坐席的人没有不看他们的。两个人彼此都有输赢，谁输了就喝一大碗酒，霎时间把所上的酒全都喝完了，喊了一声来酒，有人从中上酒，不大的功夫酒又完了，又喊来酒。这个功夫程玉李香两个人，他们因为是跟主家接近一层，当然不能先坐席，这小子得替主家照顾照顾就对了，这两个小子不但是没管照顾站在旁边净看周老头，小子想起卢馥英打他肛门一镖仇来了。心说我今天抓个岔头跟他当场动手，不用说简氏弟兄武术高强，所来的那些宾客，那一位也含糊不了，好虎打不过群狼，就让你们几个人是铁又能捻的了多少钉。小子安着这分心了，故此在房坡观看，越看张方跟望天这两个人长的像哥儿俩一样还不说，高喊怪叫的那个情形就是旁若无人。小子正然在房坡观看，忽然李香一使眼色出来了，赶情这两个人划拳输的时候，并不是真喝酒，顺着胳膊把酒全倒了，暗含着告诉程玉："大哥，你看见了没有？这两个小子，那里是喝酒，分明是搅闹。"程玉留神一看果然不错，小子这可有了词儿了，走到了近前对着张方说道："你们二位大半是喝多了吧，酒端起来还没到咀内全都酌在地下了。"张方闻听看了看程玉，然后说道："小子你真是浑蛋，花天酒地，你都不懂，讲究喝就得把地上都得泼湿了，不然那可算不了乐，你是疼酒是怎么着，不知你跟简庄主是什么亲戚，莫非说你打算要接受他的家产不成吗？"程玉闻听立刻就火儿了，遂问道："你为什么说话骂人

呢。”张方说道：“小子我骂你这是好的，如果你要再多说少道，我还要打你呢。”程玉说道：“很好，我这个人就是有个挨打的毛病，你要不提打我我还不管呢，既然说要打我，这个闲话还是说定了，可有一节我这个挨打的并不是不动手光叫人家打，咱们得先说好了，如果说打不过我的话，那可对不起，我还打人呢。”张方说道：“小子这个话你就不用说了，我这个打人的也有个毛病，如果看见那里不动弹卖打，那叫傻小子我不打，顶大我冲你一泡尿就完了，我得溜溜达达的我才愿意打呢，可有一节小子你可得留神，倘若不是我的敌手，被我打倒了的话，我就许拿你当狗。”程玉说道：“很好，既然如此咱们就比比看吧。”二人说着话，老人家周琪一声不言语，这么个功夫别的亲友，把这个话也告知了简家弟兄，简爷一听周琪前来，带着女扮男装不知道他安着什么心事，倒不如我先不出头，看看他们闹起来是怎么意思，没有其他的行为然后我再了事，倘若被我等看出破绽来，那可不能算我不对，我要吩咐一声当场把尔等拿获，倒要审问审问，你们是安着什么心来的。

故此简爷虽然知道了，隐藏在后面并不出头，程玉也明白简大爷的意思，当然叫自己探听探听，小子不含乎当时把长大衣服一脱，连连说道：“来来来，我看你倒有多大能为。”张方站起身形叫声小子：“你把桌子椅子全都搬开，咱痛痛快快的耍耍。”这功夫所有坐席之人也全都不吃了，围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一个劝的。因为什么呢，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事，座上分明坐着一个老头儿，年轻孩子跟人口角起来，堪堪就要动武，人家老人家尚且不管，你说这是什么事呢？故此大家全都看着不管，小子程玉果然吩咐一声，把院子里的

桌椅全都收拾好了，等时院子里面异常豁亮，程玉耀武扬威往当中一站，叫声小子有能耐你过来，张方说道："小辈我也不是小看你，你跟我动上手，若叫你走的了十个照面，就算小子武术高强。"程玉心说看你这个德性，要说旁人跟我动手，输赢可全不敢说一定，惟独你这个样儿，我也不是跟你说句大话，大概要是打你也不费吹灰之力。小子想到这里心里一美，不由得哈哈一阵狂笑，说道："倒是不准走的了十个照面，可不一定咱们二人是谁，小子你就进招吧。"张方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你打听打听这老爷多怎跟人动手，也没先进过招，今天跟你动手是先进招，那就算欺负你，小子不用费话你就进招吧。"话说到这里程玉还有点不愿意进招，我是坐地为主，你是外来的客人，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先进招。这个话还没等说出来，就听张方说道："小子你就不用琢磨了，你要不先进招你就是个忘八蛋。"程玉一听骂人了，这可不能不先动手了，"既然如此小子你就接招吧。"说着纵身形向前一抢，左手一晃右手一掌照定张方的面门上便打，张方看见掌到了，按着动手的规矩，可应当跨步闪身，双手进招。张方这个地方可叫欺负人，看了看程玉这个样儿，准知这小子没有自己的力量大。张方用的是截法，这是武术里最好招数，他看见掌到了，站在那里不动，容着小子掌打下来，他用右臂往上一搪，耳轮克哧一声，小子程玉哎呀一声，赶紧把身形往后一纵。你说这小子不是受了病了吗？他也不变招动手，左手抱着右胳膊，不住的弹弦子，张方一个箭步纵到了近前，一抬腿嘭的一声把小子踢出去一溜滚儿。这才哈哈一阵大笑，："小子谁看的起你，还是老爷我看的起你，我还说你在我眼前走不了十个照面，赶情连一个照面也走不了。"张方说着话一看程玉

躺在那里并不起来，张方说道："你装死干什么，打算讹棺材是怎么着。"说着到近前一看，程玉七窍流血，早已气绝身亡。这可不是张方诚心把他打死，就因二次练艺之后，自己知道长了劲头了，究竟长了多大他自己也不知道。跟人动手还象从前使的那个劲儿差不多，在二次未练艺之先，这一脚踢上，也不过就是踢一溜滚就完了。现在慢说是程玉，就是比程玉强点的，他也受不了，小子的内腑，热血往外一涌，呜呼哀哉。张方这才明白，赶情现在自己长了这么大的劲儿，直喜欢的了不得，这才扬扬得意的说道："小子太不结实了，这一脚都搪不住，还要在我的面前逞强，真正是屁股眼拔罐子成心捉死。"这个程玉一死不大要紧，亲朋之中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心说这真正是岂有此理，你们就让是有仇，按说也不能在这里动手，就让是动手也不应当将他打死，就算是失手打死了，你应当诉说诉说这个理由给大家听听才对。拿着人命毫不介意，并且还要说这样的大话，这未免太已欺人。

从中有一个姓李的，名叫李申，外号人称金甲神，小子有横练的功夫，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之猛，小子看看张方太狂，看这个样儿不问可知，这个外号儿当然是也有横练，不然的话他的招数也不敢那么用，我倒要看看这小子他有多大能为。其实这小子也是多管事，你没见着本主，你又跟庄主不认识，何必僵这个火呢，这就算好气，小子想到这里抖丹田一声呐喊："呸，小子你不要这样耀武扬威，量你可有多大能为，来来来咱们二人比试比试，告诉你小子要被我一拳打死，可休要后悔。"张方闻听抬头看了看，但见这个小子长的，身高差不多有七尺，大闷楼头，重下巴，生得虎背熊腰，漆黑的一张脸，倒是浓眉阔目。张方看了看他这个长像知道这

个小子的力气不含糊，早就把主意打好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可是兵法的规矩。这小子既然是这么个长像，当然有一膀子力气，别忙我慢慢的试试他，这可不能大意了，主意已定，这才说道："小子你也打算比试比试吗，好办，你就进招吧。"李申并不多说话，向前一赶步举拳便打，那个拳头带着风声，嗡的一声就打过来了。张方见拳到切近，双手往旁边一按，左右手一分那叫老和尚开山门，下面就是一脚，把李申吓了一跳，赶紧往后一退步，再往里进招，二人打在了一处。按说这小子这个能耐没有多大，张方就为的是看看他是怎么个意思，故此跟他走了几个照面，力气跟自己相仿佛，就是不如自己也差不多少，不过武学上差的太多了，张方看完了没有那么大功夫跟他动手，用了一手赚招，引得小子往里一进身，张方甩脖噗的一声把小子撞倒尘埃，个儿大身体沉，栽倒在地，好似倒了半截塔相仿，噗的一声把人吓了一跳。原来这小子一躺可了不的了，他是水清塘的，跟他一同来师兄弟多了没有，总够二十多位，看见李申出去，大家本来就不愿意，因为什么呢，咱们这是拜寿来的，人家本宅的主人又没求咱们，这是何必呢，当场输了本人现眼，赢了人家倘若人家跟本主有交情这不是左右不合适吗？人家这里来的人位很多，别人都不管，咱们何必出这个头呢，话可虽然这么说他已竟出去了，当然不能再叫回来，比如说往回一叫，头一样儿李申也未必听，就让是李申应了，这里头也关乎着栽跟斗，所以不如不叫就是了。单看他跟人家动手怎么样吧，能够赢了任什么也不用说，倘若输了，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我们大家当然要替他报仇。无论如何清水塘不能栽在这里，几个小子这样一想不要紧，这场事就算热闹了。李申将

然一躺下，头一个过来一位白双城，应声说道："丑小子，你的胆量不小，竟敢打倒我们清水塘的师兄弟，我看你是要倒霉。"张方一听跟着说道："小子，我是讲究跟你当场动手，讲的是能耐，可不让相姑爷，你管我丑不丑干什么呢。"白双城闻听有气，小子少说闲话别走接拳，双手一展，狮子大张嘴的招数，够奔张方便打，张方如何把他放在心上，看小子招到切近，向前一上步，单臂一穿，跟着向怀里一掳，你说这个小子也太笨了，真就被张方给掳住了，小子千错万错，被人家把胳膊掳住了，不应当往后夺，小子一夺可不行了，张方顺着他的力量，猛劲往前一送，白双城这个乐儿可就大啦，噗的一声摔出去约有一丈多远，脑袋瓜子够奔大厅的台阶就撞去了，无论小子脑袋多么硬，他也撞不过石头台阶呀，克哧一声把小子的天灵盖撞了个大窟窿，不枉是清水塘的英雄真不含乎，任什么也没说就死了。众人一看好，这小子太厉害了，踢死程玉，撞死白双城，大家还跟他单打独斗干什么，哥哥们兄弟们，趁早给他来个一拥齐上，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难道说咱们大家还不是他一个人的敌手吗，他把话将说出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哗啦全都围上来了，要说张方可全不在乎他们，不过那边几个可不能看着，老头子周琪、广后、馥英、周望天，爷儿五个一位没剩，各自往当场一纵与群贼就混战起来，别看周老英雄的人少，这个角色一位赛过一位硬。清水塘这群小子们，如何是这几位的敌手，霎时间打的忘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后来打的这群小子都不敢上前了。这功夫可就有人给简氏弟兄送信去了，简尧简舜一听立刻就恼了，各自抄起趁手的兵刃，赶紧够奔前来，到了当场一看，可了不的了，但见这老少爷儿五个不亚如生龙

活虎一般，这才高声喊道："大家住手，我先问问周琪你这是什么道理？"周爷众人，也各自擎住了手，简尧向周琪哈哈一阵冷笑，叫声姓周的："我们弟兄跟你交朋友，可没有对不起你的，但不知你这是为什么呢？"周爷一听答言说道："我姓周的跟你们交朋友，也没有对不起你们的，但不知你们这是为什么。"简尧一听合着这是学话来的，我说什么他说什么，这倒不错，简尧说道："何以来到我这里打死人命，就让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不是冲着我来的吗，有话应当跟我说才对了，绝不应当场动手。"周爷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无话可说了，只可跟他揽理，说道："小子你先别怪我，我好心好意的到这里来拜寿，你为什么预备人跟我动手，这是我们武术高强把你们打死了，你有话说了，比如说我们力量不敌，要是被你们打死应当怎么办呢？"别看周爷把事办错了，话说的还很有道理，简氏弟兄还是想不起用什么话来答对，简大爷一着急，可就把程玉的话想起来了，叫了一声老儿周琪："别的话我全都不问，你为什么带来的人，分明是寒池村的姑娘女扮男装，他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你为何不对我说实话。"周爷一听知道有人把底细泄了，事到如今就没有藏着的必要了，不过自己不能认，就皆因这个话不好说，这才说道："姓简的你那叫胡说八道，我们所来的人位，并没有一个姑娘，分明是你安心陷害我等，还要满咀里胡说，姓周的可也不是怕你，你不说是有姑娘吗，就是有了，你也不应当安排人跟我等当场动手，不怕你看着不合适，不会问我来吗。"这个地方别看是映光揽咀，这也得说是个能耐。周爷就是这个话，真就把个简尧给问的没有话了，过了半天没答出言语来。二爷简舜替哥哥着急，在旁边插言说道："姓周的这个话你就不用说了，前面的

情形我们弟兄也不是不知道，何必你还搅理呢，真要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来的说什么，如果不敢说那就可以不必来。”周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声姓简的：“这叫给你们留面子，你们都不懂，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要够奔来龙山，打算借你们这条道去，如果知时达务，趁早退出夹龙沟，不然的话你等也难保守。”二爷土堆金刚大力神，听了这句话也是冷笑一阵：“告诉你吧姓周的，交你这个朋友，这就是我们大爷的主意，我早就看你不够朋友，到现在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借道倒是不算什么，看见了没有？只要赢了我手中的这条热铜棍，你们就敞开借道，不然的话慢说是借道，连你们几个人的命也带不了走。”周爷说道：“好，来则不惧，惧则不来，你我就当场比试。”二爷简舜听到这里身形一跃，来到院子正当中，周爷本打算亲自过去动手，这么个功夫张方过去了，高声喊嚷：“小子，别看你手擎军刃，我要是拿军刃跟你动手我就算欺负你，来来来我要徒手跟小子你比试。”张方说这个话，不但是小弟兄们不放心，就连周爷都觉着不放心，简氏弟兄的武术并不是平常之辈，各持军刃都不一定鹿死谁手，何况是徒手呢。有心拦他，张方的话已然说出去了，当然不好挽回，有心不说心里非常放心不下，没法只可是留神注意观看。倘若张方不成的时候，赶紧过去替换就是了，老人家正然想着，张方已然跟简爷二人打在了一处。可别看张方是徒手，招数敏捷，闪展腾挪不亚如活猴一般，霎时间到把个土堆金刚累的浑身是汗。老头子周琪在旁边一看，心里不由得纳闷，这样看起来，我周映光的能耐远不如人家，周爷想到这里不住的撕髯瞪目留神观看，这个地方不但是周爷纳闷，苗广后心里也纳闷的不得了，以前这个张方似乎没有这么大的能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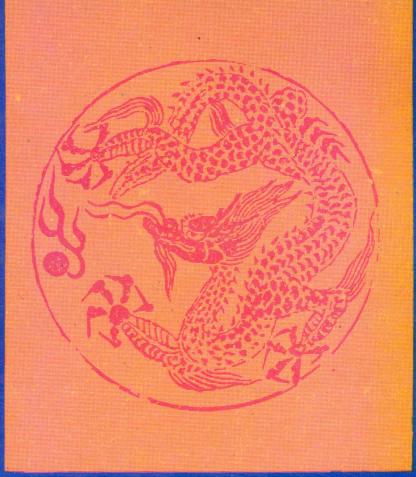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倒是跟我说了，二次练艺日子很少，就说练可能练得了多大功夫，别的我全都不纳闷，这小子怎么长的这么大力气呢。众人正然纳闷观看，猛然间就见张方闪身一躲人家的军刃，脚下未曾站稳栽倒在地。老头子一看可就急了，将然要过去救护张方，就见这小子咕噜噜一滚，到了简爷的近前，就见小子一打旋，用腿一扫地，到把简爷扫的噔啷一声铜棍也撒手扔出去多远，张方一挺身早就站起来了。大爷简尧一看不好，赶紧一摆双鞭拦住了张方，病太岁并不含糊，仍然徒手当场跟大爷动手。这个地方并不是张方故意卖拍的，皆由是这小子没有军刃，不能不徒手打。周琪因为看见张方跟二爷动手，那个功夫很不含糊，自己到现在到放了心了，只可在旁边看着。要说大爷简尧这个功夫可不含糊，要是含糊了，也不能外号人称赛尉迟，可见得那个功夫就不含乎了，怎奈打算赢张方可不容易，皆因张方这个功夫，刚柔全有，速迟全行。围着简爷来回乱转滴溜打盘，简爷手擎着双鞭居然跟张方打了个平手。张方一想照着这样打不成，我不给他一个便宜，他绝以不肯上当，我要打算赢他非得先给他一个便宜不可。张方把主意打定，这才故意卖了一个破绽，你说简爷他也真上这个当，擎鞭往里一进招，被张方向旁边一转身，双手把鞭全都掳住了。简爷是个急劲儿，往回一夺，张方并不跟他较劲，飞起一脚来，通的一声，恰巧踢中了大爷的肾囊，反身栽倒，当时绝气。二爷一看就知道不好，准知道再没有便宜，一转身来到后面带着家眷，顺山道逃奔来龙山大寨，禀知了大和尚有什么话再说。

赶来到夹龙沟，正是二和尚铍断尉林胳膊之时，老方丈烈火神师万朵莲，循环使者智玄长老，一听夹龙沟这场事，完

全被病太岁张方一人所搅，想起这小子大闹龙山寨，打死寨主，正打算找他还找不着呢，到如今他又到夹龙沟去了。并且打死大庄主，先把这小子拿住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大和尚吩咐人抢走了尉登山，这一群剑侠等也就出离了大寨，和尚无暇管，这些位带领众人一同够奔夹龙沟去了。到夹龙沟一看可了不的了，所来的宾朋人等也不知道全都逃往何处去了。夹龙沟火起来了，借着里面无数的树木，烈焰飞腾，智玄无法，只得先派人把三个死尸抢出来，然后监督众人救火。火救灭了之后再找红梅岭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智玄准知道夹龙沟一时之间难以修齐，到不如将龙山道路隔断就完了。人多好做活，不费一个时辰的功夫，用砖石乱木，把道路隔断了，只派二十名喽兵把守，全都办完了，这才回归龙山寨。到了寨中一看就吓了一跳，樊家港的二爷带领家眷也来到这里，智玄就知道有事赶紧问。樊二爷把经过之事从头至尾一说，原因童林等这些位侠客，顺着龙山寨打算往外走，到了樊家港一看，正打得难解难分，正是姜达姜本初等，因为童林跟二和尚到龙山寨去的功夫太久未见回归，不问可知当然是吉少凶多，所有的一干剑侠连于秀娘，以及小弟兄们一位不留，一同够奔樊家港攻打，樊氏弟兄不含乎，率领着庄兵到外面迎敌，也就是将然打上。这么个功夫，童海川等由打里面撞出来了，这时把船完全夺过，对岸的樊氏弟兄一看就知道这个仗打不了啦，一个个全都落荒而逃。樊二爷让过海川众侠客，赶紧带领家眷逃出了龙山寨。

智玄长老一听可了不的了，一旦之间这样险要的夹龙沟樊家港，竟会容容易易就丢了。将要打算派人前去踩探现在樊家港有人没有，这个话尚且没说出来，外面有人回报，降

龙寺二当家的带领一干侠客，各自佩带军刃前来，请老方丈向外答话，不然就要攻打龙山寨的大寨门了。智玄长老闻听，呀，何以师弟这样赶尽杀绝。其实这个也不怨二和尚，当时樊家港的人全都逃走了，两下的人全都会到一处，于廷醉仙翁出主意，大家不可回归降龙寺，这个难从中就难在这个樊家港上了，趁势把他的樊家港占领了，再跟龙山寨办事可就省事。大家一听这个话很有理，这才全都归了樊家港，所有该港的船只等等，完全派人守住，以前樊氏弟兄如何设置，到现在还是一样，全都安置完了。童林一眼看了见穿云玉白虎刘俊，自己不由得吓了一跳，孩儿过来先行礼，童林问道："你不好好的在公馆之中保护大人，为什么来到这里，莫非说有什么事不成吗？"孩儿刘俊这才不慌不忙，把公馆里所遭所遇之事说了一遍，海川闻听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欲知公馆里发生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